《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七〇冊目次

懷星堂全集三十卷　（明）祝允明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陳以聞刻本　〇〇一

整庵先生存稿二十卷　（明）羅欽順撰　明嘉靖刻本　三七六

懷星堂全集三十卷

（明）祝允明撰

明萬曆三十九年陳以聞刻本

懷星堂集三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蘇材小纂、已著錄。明史藝文志載祝氏集略三十卷、懷星堂集三十卷、小集七卷。本傳稱其詩文集六十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載祝氏集略外、又有金縷醉紅窺簾暢哉擲果拂絃玉期等集。今行於世者惟祝氏集略及此集、凡詩八卷、雜文二十二卷。允明與同郡唐寅竝以任誕爲世指目。寅以畫名、允明以書名、文章均其餘事。寅詩頹唐淺率、老益潦倒。袁袠所輯六如居士集、王世貞藝苑巵言以乞兒唱蓮花落詆之。顧璘國寶新編稱允明學務師古、吐詞命意、迴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其推挹誠爲過當。然允明詩取材頗富、造語頗妍、下擷晚唐、上薄六代、往往得其一體。其文亦蕭灑自如、不甚倚門傍戶。雖無江山萬里之鉅觀、而一邱一壑、時復有致。才人之作、亦不妨存備一格矣。

祝枝山懷星堂全集序

自昔文蔚吳中寸臻江左言偃業于孔氏獨得精華厥后嚴朱並鍏漢典顧陸競揆晉庭方翔寓爲書師伯喈隱茲談藝彬彬盛矣其爲俗也民有輕心士多師古伎尚奇巧物必精良攷覽左生之賦而驗山川之巨麗誦平原之詩而測土風之清嘉考持正之序而覩氣狀之英淑至乃俞輕清以爲性結泠汰以爲質呴鮮榮以爲蒨美稱竹箭槃等春葩且至德造自泰伯峻節亮於延陵故士之生也沄沄玩睨壽脈跌宕琴史雖稻穰未遇而擬綴不輟申孫憤於一羽流芬聲於千載此王

孫之詡我公子者也余家食時蓋聞祝枝山云迨遊京師每學士大夫持其片言寸翰爭相傳眎咸加彩賞惜乎未覩其全也戊申之秋叨奉簡命來務茲邦軍旅之暇躬歷山川周爰土風延眺氣狀其紘霖英淑固無爽於乘諜所載也奇巧精良物產工師猶昔也握珠抱璧文獻之彬彬具在也間詢所謂枝山公者則已物化將百載矣而公之孫子文學廉僅守不絕之一氊訪其廬蓬逕蕭然也索其籍珍叢匧中也輸墨僅存其一又蠹所殘鈌也蓋公少落魄不事家業而方伯克守其祖參知公清白之遺力莫能梓

翰墨爲時所重書竟人皆持去家無餘也世徒其実矣恭以諱允明字睎哲性靈夙授操敏點成五歲而手作徑寸之書九歲而目兼數行之覽稍長益篤於學夏無卷帷冬有穿榻遂綜貫百氏銓析九流旁鏡玄緇覃研緗素誰輶使采謠爾雅闡載靡不究而習其說焉其爲文也旁腴融於心極雕繢賜於辭鋒取無竭源叩有餘響分吏占牘則十紙互通對客揮毫而千言立就同時乃有楊儀曹之博極都太僕之沖澹徐迪功之俊娩唐受士之縱誕以將益之自謂取高第反覆掌耳乃僅舉於鄉晚歲試

輦興寧超倅京兆著有異績皆非所好也因自免歸而四君者仕罔通顯業並踐寠謂非伯季之風節潑之猶羽諱閱以集述道德則簡而弗畔紀象緯則覈而有徵論政治則可推而行陳事情則委曲而款談名理則標致慧宗志靈怪則不誣幽祕至文賦綺靡而有則詩藻瞻而寄深辭託諷以感物聲諧律以赴節神擣匯襲肺吐沁新體裁具備意無不逮者矣鴻匠如以不獲振鷺羽於彤階奏鳳音於清廟亦命也方王文恪掄材之初徐嘗卿揚譽之日豈直以鉛槧垂聲桑里欲銘彝鼎而不朽者也悲夫〻〻再閱

大遊一篇則又識蒙叟之危言隱公
孫之纏辯逸騁雕龍指深喻馬探其
襟抱將扶搖宇內豈區〻搶揄所可
控而嘆哉昔魯南披卷以臨虞燕公
視予於戎幕予婉非其人悼注指之
不作而懼斯集之久湮也遣其孫方急
登梓而苦剞劂無資不肖念先達
久湮时吳令蘇識陳君飾吏右文
樂任其事爰廣其傳云集之分類凡
十有二曰騷賦曰樂府曰古詞曰歌行
曰近體曰古體曰論議曰書牘曰碑版
曰傳志曰紀敘曰分教勒為三十卷總曰
懷星堂集皆公手自編定富矣哉其
四六著作都未閑於辭賦唐則篇章

辭寥楊復荀帙散失傳者徐集耳
公別有祝子通祝子罪知藴林小纂浮
物藝苑太中遊予野記興寧縣志
祝子徽祝子蘇諧燃麈鋒音江海殲
渠記多未遑及後有好事者因予興
起庶搜群庫玉不丈輯觸名山也是
為序

萬曆己酉五月十有一日奉
勅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
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通家侍生周孔教謹撰

懷星堂全集

第一卷
騷賦
大游賦
第二卷
騷賦
訪隱
思兒子歌
欲作賦
罪賦

傷賦
秋聽賦
蕭齋求志賦
知秋賦
脩夕詞
蓮花洲詞
江洲旨居詞
龍歸辭
一目羅賦
懷遇賦
望韓
蘇臺春望賦
飯苓賦
棲清賦
余侍御游靈巖賦
石林賦
南園賦
一江賦
哀孝賦
擬齊梁內人送別贈拭巾賦

顧司封傷寵賦
第三卷
樂府
從軍行
前緩聲歌
董嬌嬈
盧姬曲
邯鄲才人嫁爲厮養卒婦
隴頭樹
驄馬驅

關山月
雉子班
天馬來
隴頭水
吳趨
柳枝六首
林鳥二首

古調

秦風
詩五首

雜詩

述言行情詩五十首
金蘭操二首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秋懷
己巳閏九月十二夜夢中爲游山詩
春日酬國威效太白
別唐寅
夢作月山獨步歌
擬傷亂
代江南水災謠
九愍九首
水詩
沈憤
知山堂雅集
雪後楊儀部[illegible]用湖官成韻分得湖字
召父歌送朱[illegible]曹月之守延平

第四卷

古調

鳳駕適皇邑

怨詩

京館登樓眺遠
舟行汶上薄暮看月作
自京師南赴嶺表仲冬在道中
五十服官政效白公
夢游
讀余侍御游泰山記詠其間三四處
方烈婦詩
龍川山中早行
莆田鄭殿中綠野亭

贈倫解元（三首）
贈王翰林（思）
題黃山人詩卷
吉湖口湯泉
鷄黍詞
讀嘉靖改元　詔書并閣部報臣敬作詩一
首
過湖
溧水官舍
出高淳縣望寶積寺塔
喜雨篇送推官李公
送盛斯徵中丞巡撫江西
送徵明計偕御試
鶴章
夏日林間
泛舟登都西諸山作
雜吟（四首）
賦得春陽曲戲柬天文
秋日作
偶述情事

爲張孝廉題留犢圖送吳邑楊明府
夢唐寅徐禎卿（亦有張靈）
賦得君馬黃送黃翰林（才伯）
又絶句（二首）
詩（四首）
答黃魯曾
懷知詩（十九首）
挽歌詩
寶劍篇
黃金篇
八詠（禁省　軍戎　田家　漁釣　禪林　宮觀　俠少　宮闈　共八首）
太行歌
金臺
漂母祠
題隱士山居
唐人寫胡騎圖
家藏馬遠春山行樂大幅
戴文進松崖
劉西臺（珏）畫松
題畫（二首）

秋山琴月圖
詠新安許氏石潭
次韻得之看梅
草閣玩水圖
神游篇贈黄勉之
尚書内相毛文簡公挽辭

第五巻

歌行

長安秋
呂梁行
濟陽登太白酒樓郤寄施湖州（聘之）
歌風臺
清溪宮夢仙吟
纖塵全體作星字詩
答孫山人（一元）寄吟卷歌
送徐先輩（中行）
招鳳辭送彈琴楊三游金陵
王右丞山水障歌
任月山九馬圖歌
俞漢遠雲山圖

曹民部藏何太守山水障歌
戴進風雨歸舟圖
唐寅畫山水歌
驀嶺歸樵圖
董烈婦行
懷施侍御（儒）遂贈三首
送方行人（鳳）新擢南道侍御
北崖行
獨當奇處行
鸛鼠
月泉篇
玉泉詠
將歸行
短長行
月烏篇
贈戚翰林（端明字希道）
鳳凰篇（寄盛王二太史）
王提醮畫古松歌
樂儒歌
孟五備畫瓜

題徵明寫贈潘崇禮灌水寒泉大幅
卧病懷勉之
文
閶門歌送郭令
首夏山中行吟
夢與表弟王世交卿表甥陳鰲子魚散步河
曲鰲邀飲其室覺而賦之寫似二子

第六卷

近體

悲秋（三首）
秋宵不能寐
丹陽曉發
旅情
江行（二首）
長途
看月懷内
答錢二
代東園梅見嘲
燕京陌上遊妓
京館聞鶯

宮詞
詠都城貨騎驢馬
自末春入初夏歸舟即事
沿潞河直北淮滸岸柳蔚然
苜蓿
蘆溝橋
法駕
卧病
宮詞
兒子績入對　大廷感激因賦
兒子召試館職
兒子召試後忝竊收録遂蒙　欽改庶吉士
留學翰林
舟中憶績
追和皮陸夏景冲澹偶然作
閑居秋日
婁江舟中述夢續事狀
壬申閏五廿六曉紀懷
絶句
淚（二首）

壬申夏夜不寐
醉
苦憶
對酒
山
詠林頭劒
早春江行
乙亥五月五日王僉憲文明邀宴廬陵螺川驛樓觀競渡
縣齋早起

縣齋
歸與
循州春雨
戲作口號
廣州戲題
丙子重九戲題
題廣州客邸壁間
戲爲口號
廣州别表弟趙二（二首）
巳卯春日偶作韓致光體

庚辰二月廿七日曉官窪舟中口號
危機
夜歸
看山
冒冷行役
次韻丘殿丞寄道友詩
句曲道中
傷
次韻將煒翁敏見贈（四首）
口號（二首）

卧病
無題
病卧北牖仰見飛鳶戾天忽然口占
寶夢
衰病
病閑
漢室
滄浪池
宿金山寺
夏日游慈雲寺

舟過故表伯父王氏宅前有感
秋晚由震澤松陵入嘉禾道中作（二首）
泊嘉善東橋
途中即景
即景復爲七言兩韻
錢唐女妙道觀夜賦
山窓晝睡
晚上吳山風雨驟至
赴報國院海會喜侯二葛大同集
追賦内相吳公邀往書石山中雜題

雨中句容道中喜看山色
寓黃輕車宅雨夜禁直歸因戲贈
與沈二秋寓建業山院夜話
嘲客含山脚下井
幽州歲殘
暮春山行
萬安道中
贛州
上下灘
庾嶺寄謝江西白大參宗憲副
山人獻白鷴
思食豆腐
失白鷴
夏日城南郊行
游和山麻石巖
北郊訪友
過林頭看修竹數里不斷甚愛戲題
和王太學見贈（四首）
登越王臺
惠州西湖

懷鄭河源自脩
三月初峽山道中
贈李士亮
市汊阻風
宿茅峯
登千佛院塔
高淳道中
經舊游
詠公館花木
未足句

與何曲李令徐博士等夜飲
贈江秀才
宿攝山棲霞寺（三首）
出湖見山
當塗歷陽溧水界中數還往途懷李翰林
舟行守風阻險輒睡酣適成詠
謝楊大送梨花栽成
謝呂禹平惠玉鞭粉團花
中秋日燕客晚雨
十六夜召集

爲唐子畏索劍
簡趙西臺寬（二首）
過鄭六不遇
送傾司封守開封
戲爲朱氏部索鼇
留別鄭上舍
吳文定公挽歌詞（三首）
贈翁隱居
答日本使

第七卷

近體

簡伊僉憲
西臺伊公枉和贈篇至于再三重次呈答
與吳大（用欽涓）
贈孫山人一元
贈俞隱君
寄謝雍
贈朱孝廉
方吳二子償金之什
友人郊墅

艇子
題龍歸洞
寄汝德周學二秀才
上元日喜晴柬董博士及諸秀才
神光山
贈王希賢秀才
謁張文獻公祠
峽山寺
潮州韓文公廟
次韻和湯公 迴鑾志喜之作

傳聞郊祀後　大駕復出疑信未得門用前
韻紀事一首
和顔憲副梧州謁韓都憲祠堂
夢故知
謝湯文守惠地黃煎
夢故人
和元和
東園訪梅巳謝
愍時
寄吉安太守徐士元同年
懷陳蘅得句因寄
足夢中句（二首）
哭周院判
哭蔣燾
哭陸大叅
哭王麟
荅史通州
訪華光祿
廣川城
途中

故陳僉憲直道祠五十韻
題湯三城南莊子
道院樓子
贈太倉汪使君
登太倉州中山子懷故襄陽李使君
游武將軍園亭
贈邢奎
題衲子詩稿
太傅王公款月臺
南洲詞
武帝傳
卞將軍廟
鍾山
金陵眺古
太湖
虎丘（二首）
包山
昆福寺
白蓮寺
崑山清眞觀

滄洲姚家涵碧閣
贈鄧駕部
三月三日施侍御邀宴姚將軍莊宅即舊名
東郭草亭遺趾（三首）
金華見山亭
與胡二游海珠
雨窓有懷連韋二博士
戲簡連博士
題杭州蔣自容江湖游卷（三首）
番禺留別衞明府公式

隱者
次韻郡守胡公太湖（二首）
次韻郡守胡公閶城登姑蘇臺
又次登臺望虎丘諸山
哭子畏（二首）
再挽子畏
送姜夢賓（二首）
贈羅抱拙
贈張守之工部
戲爲毛百朋索炭

題沈山人藏王舍人竹枝
夢啖菜甚美
贈承公
戲作紀夢
送楊禮部
觀湖宛轉思及交人
贈蒲輿陳使君
柬松江馬別駕
柬嘉定王令
贈分司鈔關于戶部

送戴守曾公擢河南僉憲
重過元抑
贈董丘
顧秀才陽山草堂
口占寄陸三
贈隣院深上人
送王先輩納言歸郴州
題人園居
東莊
容中以徽扇貺人

都門送施秉直歸吳興
贈同年趙繕部天常
贈鮑元卿
都門贈吳淵父
贈崔鴻臚
送藏戶部仲鳴督漕淮閩
長樂贈陳叅軍
次韻奉和左轄方公紫薇東閣之詠
答鄭河源見贈
春夜懷鄭河源
海珠寺送黃提刑
次韻答河源鄭侯見贈
借韻贈韋慱士
又借韻自賦一首用呈諸公
答張掌教再次韻
送張掌教致仕歸臨江

第八卷

近體

寄李刑部子庸
送嘲言邑慱

送連邑慱
送張大參
廣州贈龍鴻臚
口占贈徐閫令
廣州旅舍有懷提舉醝司王廷輔
爲王提醝索畫
讀河源鄭明府公牒有感
實應衞君公式授宰番禺在郤諸君爲燕掌
春餞之什君至粵出示允明倩爲補賦
贈鄒生啟邦寧
贈安愚柳大中
次韻郭令虎丘千頃雲夜坐（二首）
遺安堂
喜友人過訪
贈杜三表弟
和孫二九日
贈觀
贈楞伽老僧
贈道士（二首）
送萬壽恩住持續砂

送僧還山
送洽住天王寺李弟請贈
送謝幼和分教興化
送蘇瑾
和吳文定諸公聽琴聯句
靜女眠春曉
閨懷
無題
戲題秉叔燕月之什（二首）
秋夜曲

浩月
秋宵苦雨
錢園桃花源
菊圃
月潭
謝道士竹鶴齋
梅隱居
贈鐵柱宮閔道士
南浦驛送周訓
題葑門外馬生東谿

贈江陰方逵之
簡楊三
金陵送徐子昭
故相延陵文定公孫仁冠弁竊喜爲詩亦以
遺之
見月
贈張卿
賀湯弟還居
山行遇瘦石大叅因疾歸舍馳懷得句奉呈
壽徐瘦石大叅七十

題徐子芳秋庭
詠梅雪
挽都良玉
挽沈材廣
挽陝婦人
壽陳叟
壽王貞齋七十
謝道士挽詩
月槎
松壽

海棠
題人扇
鴉
竹
水仙
芙蓉
含笑
辛夷花
芙蓉兔
啣蘆鴈

和日本僧省佐詠其國中源氏園白櫻花
牽牛花
鵓鴿
鸂鶒
宣宗皇帝畫馬圖
家藏劉松年小方
家藏李典宗毛女
小米山水
家藏高尚書松陰落澗圖
錢選水仙

子昂小景五首
吳鎮小筆
戴文進小幅
沈徵君過小景二首
邊文進翎毛二首
爲朱民部題陶成水仙
題徵明畫
徵明畫草
徵明墨菊
堯民小筆

金山圖
小景
題何大參菊花圖卷子
戲題于畏墨竹
胡馬圖
省耕圖
子儋畫梅
琵琶士女
佇立士女
題畫二首

道士鵞
絶句（二首）
雜題畫景

第九卷

古體
篤初
三詁（三首）
達旨
夏后氏之圭
歸範

公孫暉伯爲銘
探順
耻僞
晉侯弗政
衛侯好内
感游
測玄
七悲文（序 道 志 學 時命 于先 黨 文章 共八首）
冬宵美月文
鸑鷟訟大鵬文

箴銘
三箴（心 舌 筆 共三首）
覲大銘
趙公羅巾銘
溧陽侯廟銘
梁太府卿鄭公湖山書堂銘
羅翰林墨池銘
紹興賜張魏公硯銘
休陽孫氏孝友堂箴（孝箴 友箴 共二首）
重恩堂銘

宜禄堂銘
植本堂銘（有序）
壽節堂銘
錫類堂銘
忠愛堂銘
聚玉堂銘
安雅堂銘
尊聞堂銘
受益堂銘
靳氏祭器祭皿二銘

約齋銘
固交
畏欲
別鄭惟益詰
安晚堂銘
硯銘
止飲箴
酒銘
小酒巵銘
茗盌銘
樗蒲銘
書鄭生書房壁
吳郡沈氏良惠堂敘銘

第十卷

論議

性論
爲邦論
治亂論
古今論
國年論

後國年論
戲論
心氣體交養論
心氣體交發論
燒書論
學貴於宋論
管夷吾小論
燕昭王小論
稽叔夜七不堪論

第十一卷

論議

讀宋史王安石論
臧論
元臣論
趙孟頫論
楊維禎論
孔子廟堂續議
貢舉私議
奴書訂
斥仙

說史
策問（二首）
論高憲副義田事
約菴論
辯滿生爲孝事

第十二卷

書牘

擬上天公書
上閣老座主太原相公書
上堂尊少宰四明先生書
答人勸試甲科書
衒過
示繪
答張天賦秀才書
與張天賦秀才書
答鄭河源敬道書
與宋憲副書
與陸侍郎論捕賊事宜狀
復其逵官勸會試事
復徐生

第十三卷

書牘

白郡侯林公爲校勘郡志帖子
上俞都憲論備賊事宜狀
與興寧師生論鄉飲帖
與分巡黃僉憲
呈分守劉叅
與徐判
呈分巡傾僉憲帖
呈分巡黃僉憲
六月廿四日河源東鄭尹自修
與施聘之僉憲
上巡按陳公辭召修廣省通志狀
與唐寅
答梁文伯
柬何文西
柬錢二
答史隨州
與都穆論郤餽書
與施別駕書

與連博士勸勿食牛飲水書
東韋邑博
復連博士
答韋博士（二首）
請范簿
請連教與諸生
答盛檢院
復惠州邵司訓
九日請客
答毛尚書家卟
請會試友人小簡
請合志友人小簡
與休承

第十四卷

碑版

蜀前將軍關公廟碑
蘇州府城隍廟新井碑銘
鎮洋山碑
都帥郭公葬部人陳順之碑
崔氏祠堂碑

無錫華氏濬二涇碑銘
淮晉氏先德碑銘
監察御史前長洲令俞君遺愛之碑
吳縣令鄺君遺愛碑

第十五卷

傳志

先妣陳氏夫人墓誌
東南人傳
九境畸傳
系論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錦衣衛指揮使徐公碑
顯妣武功伯夫人蔡氏祔葬誌（代母舅作）
王府君妻祝氏碩人墓誌銘
明故南京太僕少卿李府君室恭人王氏墓誌銘
徐府君妻孺人高氏祔葬誌銘
外祖迪功郎江西安福縣縣丞陳公誌銘
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湯府君墓誌銘
王烈母江氏壽穴銘

孺人王氏墓誌銘
湯永之妻徐氏祔葬誌
史在野墓誌
賀先生誄
仙華先生誄
第十六卷
傳志
元故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恒齋葛先生墓
表
葛先生墓補誌

明故文正書院主奉范公墓誌銘
薛先生墓誌
故處士顏公墓銘
錢處士誄
故詔旌義民錢公惟常遺像贊
記吾鄉二老者
金孟愚先生家傳
柳義士歸金贊
徐處士碣
韓公傳

朱丈人小傳
第十七卷
傳志
封刑部主事伊公傳
陳公季昭墓誌銘
潘公孟誠夫婦合祔之碑
文林郎南京光祿寺署丞李公夫婦合祔誌
銘
唐子畏墓誌并銘
秋月生小傳

燕山三士小述
熊先生小傳
徐君墓誌銘
周山人墓誌銘
處士金君墓碣
顧烈婦傳贊
文林郎河南汝寧府光州判官趙公墓誌銘
湯君墓誌銘
守齋處士湯君文守生壙誌
第十八卷

傳志

中憲大夫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公行狀
伊府教授吳公妻宜人鄒氏墓誌銘
蘇州府醫學正科盛公墓誌銘
散官李公并室太恭人高氏合葬誌
方承事墓誌銘
王衛使哀辭
王氏招魂（代唐寅）
朱守中家傳
施處士哀辭

保齋徐公墓誌銘
袁介隱誄
吳羅公壽藏之銘
劉介翁墓誌銘
處士丁君墓碑銘

第十九卷

傳志

程文林誄
劉時制墓誌銘
[illegible]翁可節墓并銘

癡雲子葬銘
張翁墓誌
王宗肅墓誌銘
孫功權墓誌
陶孟曾墓誌銘
承事郎欽[illegible]墓誌銘
承事郎盧君墓表
趙君墓表
盛至剛墓誌銘
崔孝婦傳

陳子中室李氏墓誌銘
賢婦呂王氏墓銘
舉人謝君妻盧氏合祔誌銘

第二十卷

傳志

賀節婦家傳
李碩人墓誌銘
姜氏誌銘
故袁天祿妻王氏令人墓誌銘
張廷潤妻錢氏墓誌銘

陸德芳室謝氏孺人墓誌銘
張文聲妻左氏墓誌銘
告殤穴從叔弟姪遷葬文
南海回祭先墓文
祭王文恪公文
趙姑夫啓殯祭文
祭錢處士文
兒婦祭其母文
祭王廷瑞文
吳氏新阡叙銘

王昌傳
義虎傳

第二十一卷

紀叙
丁未年生日序
自送會試序
偶然書
夢述
丁卯年生日記
祝文二篇

窅冥記
動靜記
建康觀雲記
冬夕起坐小記
譙樓鼓聲記
興寧縣城隍廟碑
興寧水記
游羅浮記
越臺諸游記
懷星堂記

第二十二卷

紀叙
游福昌寺入佛殿後記
再游福昌談卧記
游雍熙寺雜記
杭州夏日以文會諸君從聘宅序
言醫贈葛君汝敬
知山堂雅集詩序
太倉州儒學記
重濬湖州塘記

邦侯晏海頌
江淮平亂事狀
河源尹鄭侯旌奬政績序

第二十三卷

紀敘

周氏遺侍　能庵序
潘君子大水勸農圖記
梁推郡善政記

毗誦

江右平寇詩什刻行本後序

諷政

中丞周公致政詩什後序
休寧孫氏孝友堂後記
歙許氏孝義序
許氏感慈記
謝氏世德記
感慈詩什記

第二十四卷

紀敘

王氏復墓碑陰記

卧病頗究醫理畧説其意三首

書述

太倉州新志序
重刻鄂州小集後序
新刻龍筋鳳髓判序
重刊王著作文集序
伯時父史圖記
宋徽宗畫猫記
陳氏藏宋元名畫記
九歌圖記

書魚記
新刻震澤紀善録序
高陵編序
考德後録序
遥溪詩集序
重刻中原音韻序
刻沈石田詩序
潛庵游戲引

第二十五卷

紀敘

杜憖古易序
西洋朝貢典録序
書漢唐秘史後
約齋閒録序
洛溪崔氏族譜序
蘄州甘氏重修族譜序
莆陽林氏世德圖序
江陰夏氏新輯族譜序
跋鍾元常薦季直表真蹟
跋定武蘭亭
跋王方慶進唐臨晉帖
跋藏真千文
跋王右丞書真蹟
跋褚摹右軍枯樹賦
跋東坡草書千文
跋米元章淡海等九帖
跋米九帖後又書
跋東坡王仲儀哀辭
跋蘇滄浪草
跋米臨蘭亭

跋文潞公三帖
跋華光禄藏宋代遺墨
跋蘇文忠五帖
跋米書天馬賦
跋宋人墨帖
跋山谷書名詩
題米老着色桃花障子
跋宋儒林郎王大本遺墨
跋重勒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草石刻後

第二十六卷

紀叙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勅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劄石刻
跋宋賜江賓王進士出身勅
跋趙子昂書文賦
跋趙書團扇賦
跋趙書韓詩
跋趙松雪管夫人與中峯手帖
跋錢舜舉明皇擊梧桐圖
題顧司封藏舊人畫卷

跋石勒問法圖
題元人寫崔鶯鶯真
跋元末諸人帖
跋太宰王先生藏饒叅政書罪言後
二研志
跋元末國初人帖
題王安道華山圖後
跋沈書徐公歸田賦
跋俞陳二先生遺稿
記鐵長史答鄒處士書事
跋侍御成公紀行集
朱氏家藏手劄序
跋雪夜聯句
跋諸田藏賀氏帖
題馬刑曹畫草石後
跋亡友劉嘉綸秀才手帖
書文選呂氏大祖邦（蔓）詩卷後
寫各體書與顧司勲後系
跋爲葛汝敬書武功遊靈巖山詞後
戴進畫蘭贊

題池州章汝愚秀才藏顧吉九華山歌
書相人金生卷後
徐博士草書卷後
題草書後（二首）
題人來書卷
題楊允循藏余伯書盧仝詩卷
題草書後（二首）
書與王希賢秀才寫卷後跋
送楊松泉序
送進士秦君詩序
送梁道夫序

第二十七卷

紀叙

奉餞大方伯方公朝　覲序
東烈歸　覲序
送憲副黃公按察八閩序
送王禄之會試詩序
贈錢君醫效序
將赴京師與朱政言
杭州奎上人署書贊

三望一首贈杜子
隱士贊
朱母大耋頌
蔣外生西樓讀易圖記
甘泉陸氏藏書目録序
陸陵[illegible]易餘序
慎齋記
從一堂記
夢墨亭記
保和堂記

寶善堂記
燕翼堂記
懷振堂記
賔山堂記
寄[illegible]堂記

第二十八卷

紀叙
存義堂記
嘉靖堂記
保堂記

雪堂記
葛秀才小樓記
訥齋記
審齋記
斐齋記
恬隱齋記
坦軒記
招隱亭記
於物亭記
清芳亭記

吹綠亭記
楊氏祭田記
南山隱居記
石田記
東山竹屋記
眼空臺記
菊花莊記
芝亭記

第二十九卷

紀叙

桐園記
南村記
南江記
西郊記
可齋記
陳氏燕翼堂記
潘氏湖山佳勝樓記
笠澤金氏重建安素堂記
南園序并詩
表弟蔣秀才遺文序

表弟號懷海生序
銀浦序
毛夢梧字叙
楊氏三男子名字叙
徐氏三外弟名字訓
史在野字叙
羅曉字辭
表植字叙
表氏四子字叙

第三十卷

外教

重修蘇州府開元禪寺之碑
蘇州五顯神廟記
吳郡三茅觀碑
會道觀修建記
南京洞神宮崇玄閣碑
鎮江府道紀司移建記
勑賜蘇州府報國禪寺記
書繡觀音後
了菴記

簡義上人
記夢中作伽陀
顧居士頌
書須溪經說後
北禪雨花臺修造跡
福濟觀造殿跡
跋拙老書與李漢雲後

懷星堂全集目録終

懷星堂全集卷一

騷賦

長洲祝允明著

大游賦

允明以宇宙之道於我而止矣渾鴻包之萬象條之三五肇構于其先宣尼總齊于其後君建爲極臣咸爲業士治爲學民遵爲世隨其時也易曰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允明時不自立身名隨人拘維將老而神明中亮問學外廣有無之際三五宣尼之所營葢嘗冥訪其間焉斯用亨之利也暇日敘之爲大游賦可以垂諸千載焉爾

夫何悏應之大人兮邈縱覩於域中柯柘檍以爲車兮畢妙制於輪工建六等以道遠兮職三材以行空旣軒之以華轙兮又積中以堅軏招鈴且使附輿兮僉虎鞭而右從帀九圍而窮轅兮跌章亥之有終跨四渤以脩征兮隃華封以臨戎左賓賜於二桑兮右嚮晦於三春前炎洲以玩鳥兮朔幽紘之夢夢耳覿象其文朱兮朋旅瑣於蠡封偍皇盤之下繼兮中六閶而作宮命旋轅而內歸兮攬覆載之所有薉蕭稽之被壞兮蕙芳蘭之不茂喬隰榛與山樗兮斤文梓令速朽獺貙豹之犴犴兮藐麟虞之在囿叩鵂鵩之啾唱兮梧不集其鳳鳥夷高岸爲深谷兮堀墣礫以爲阜翦珞磬以圍椁兮童丘隅俾不菲睨洪河之橫怒兮恒襄陵而汨宇汹漫滮以突徙兮數失邑而病漕懷神功之難續兮悗夏蹟之非舊帶衡江而脩截兮判二戒於左右聯南濱之百蠻兮豈千泉而下湊亡晝夜而建瓴兮濜交注於揚數滸散衍於三江兮甚伯若而爲湫灤始潑而繼湮兮瀆氾濫以妄走蹇重咽之中楗兮焉孰咎於授受慨眚災之歲成兮彝殫虐於吳瓜騾沮洳而莫遣兮耘十千之維耦驅玄黃以高驤兮循中原之舊服畫州邑以星瞰兮敞曠

土之沃沃邈山川之遐隔兮空千里於一矚憶先王之位天兮經九井以爲國掌地政於司馬兮詳同戚而澮洫衕萬里之基楨兮厚烝人之安宅固君民之比輔兮食無爲之帝力屢諸聖之造述兮與世期而亡戰何秦孝之顛暴兮盜衛鞅之薄刻始必墾以阡陌兮繼稅人而蕩潏墝坤元之綱紀兮勢一剝而弗復艾因時以苟爲兮優彌古而偕極覬蒼黎之增增兮祿千百其品倫伊四業以各守兮劉百役以駿奔恫窮縈之顛隕兮憯惰游之猭罟緣戕之以究賊兮摟豺贊而食人痡九夫以征穀兮飼凶餘俾悍涽擅

田事而不男兮競逐末於錢刀集千蕘以爲利兮細
無卹於戚曹擅泉布而操壅兮靳濟物於一毛鄙逡
縮於狡窟兮酋驕戾於王侯工不度而作滛兮聊湏
庸於斤陶皇天生此元元兮惠司牧以大君建萬邦
以諸侯兮賦官士而臣鄰寧一夫以非農兮而戴履
於乾坤怵茲辰其何時兮農八一而僅存（八民一農）飧饔
簋罔稽田兮畯曾弗得以食新鈞含氣於化育兮褒
細人之特勤予既未穀於道邦兮吁釋錢鎛而被此
韡紳氣紆蔚而不解兮意周章以交馳逆瀧野而即
市兮求化理於官司鬩訟堂之恌恌兮倒懸予而榜

笞大夫驟騁而焦萃兮不得知其所爲輿胥五百柙
千獷兮引羔豚而飲之檄氄磔而橯運兮格辰道而
申齊士呻癖于饟輓兮伍病空於陴垂悁四方以暴
嗸兮甫焉得而驩熈操艅艎之蒙衝兮晨橫江而西
漸扣曾城之九重兮闕臯應而疊五印天京之鼎立
兮顒絳闕以崇鶩欽萬域之攸則兮拱北樞之遟附
嵏三殿以中巖兮（奉天華蓋謹身）矗雙樓之夾輔（文樓武樓）闕樧
閑之沆肅兮峻丹陴之複護列八屯以周廬兮離千
晢而張署啓巖閣以弘文兮宅大訓而稽古半嵩城
以實亮兮諧寀勿以贊務蕆法筵以尊師兮訪道揆

於墳素倣明堂之法象兮裁歷代之踰矩近堯階之
三尺兮削漢宇之萬戶廟四親以致享兮宮崢嶒於
左祖右社祠維太社兮同先稷而爲伍毓儲聖於青
禁兮昭英華於文武（文華武英二翼殿）觀靡究於中祕兮規
載考於庶府張五督以詰兵兮毋六官而開部廣通
政而給諫兮謹臺察與大理太常典厥禋礿兮宗人
掌其圖譜謐翰苑之閑清兮都成均之綽膴守信玉
於符臺兮顓筆削於史注欽天睿其曆象兮大鴻傳
其臚句光祿精夫玉食兮僕馬備其徒御條萬幾以
組褻兮錯群工而牙布沛周詳以章徹兮互責稽而

棐備奕　神祖之開業兮濯　神宗而善遷爲王賔
以觀光兮遵大路而北轅歷揚徐而齊魯兮趨豐鎬
於幽燕瞻　帝居之際天兮服　王心之所甄葵啓
承之有道兮益同經而異權屹　高皇之奠鼎兮介
哉格乎淵算承乾休之凝注兮憮坤輿之饒瞻執天
德以守國兮豈徒防於天塹來百蠻之賓王兮會諸
侯之覲獻岠　文宗而上徙兮扼荒戒之突騎居高
屋以尊臨兮繞衆星而北面提四外於有截兮瞻奉
時之英見亶鴻仁之積洽兮熠光重而紊宣麟百揆
以具張兮轂皇極之中懸臟工僚其儞儞兮稟成憲

而周旋惟弛張之殊科兮深忻慼而眩惋殆愚固之莫憭兮綷有幾於攸先山臣銓草樹而牧麋鸐兮焉能覘其韋弦匪余位之所諆兮嘖奚煩於羌言思沈潛而內求兮憺將歸乎故死縶佚足於管限兮捋鴻芬於枯簡眂萬夫之交鳴兮佩六編之神典探經邦之遠猷兮察庶務之奇變達長古而周歷兮該千歧而綜練勵勵跡於滔天兮抽幽緒於獨[illegible]繹精誠於至思兮肩无象而諧恭情[illegible]以倏恍兮忘強毅而逾鍊遺上升於至陽兮曬皇人之垂見發秘鑰以授余兮叕象鈞之玄笈象吟微辭以啟悱兮歎樞栝之精

雋忽不悟其所如兮屑僮佪而徯旦宓閉關而函光兮幸韜聞而滅見散神明於空靈兮泳皇冲而敷衍蕪萬化於芒機兮統三極於一貫識天人之變成兮假幽明之互贊寤道器之相成兮歸有亡於亡辯嘶歷聖之繼天兮討千文而同鍵杲曜靈於永宵兮齊受法於皇旻承皇命者犧兮始拜受此玄文九穹無言不愛道兮勑地實以龍呈栝五十而有五兮[illegible]大道之靈根互相得而有合兮成變化以行鬼神觀穹文而祗理兮載取物與諸身爰立卦以生爻兮出四尚而成萬營居觀玩以既得兮動假筮以質成事萬

化以鼓舞兮瀲千妙之幽源崇守位以財成兮繼出入之紜員洞生死於原返兮了情狀於游冥冒承壽以彌綸兮貫異同於千門逮農軒而顓嚳兮迭奉帝而詔人因龍鳥與草木兮依水火而風雲備物象以周世兮拂養本於生民代恭穹之何言兮睟神心於三墳司重黎於二正兮構貞曆之四分唐欽昊以授時兮宗曆象而三辰虞絜齊彼七政兮在璿璣而玉衡原欽明而被格兮址時雍於睦親棨重華之協帝兮終命位於升聞恭垂裳以無爲兮巍成功而莫名扈文命之神靈兮默取道於清玄奠山河而再造兮

相天地於成平帝重錫用玄範兮詰靈龜而聆陳敘九章以列對兮姒乃第之以類成遘殷周而容昇兮今箕武以載申揭建極之元則兮握天人之關鈕擾神契以設教兮假泰卜於歸連恭岐豐以下鳳兮勑尼泗而來麟三聖演翼夫犧畫兮（文王周公孔子）旦蹤官而盡君（周官）壹群經之自聖兮以時差而錯出孔完天以總聖兮萃整齊而立極道有本末而著微兮本微既其在易張未著以長世兮諗禮樂之爲急誠脩身以御家兮弘治平於邦國作人備乎儀文兮宣和與於樂律稽疇典而作緊兮耿二史之在策左右放增丘之

耶綿兮綜唐文而姬曆昞嘉謨與大猷兮心偕事而録實閟删述以詔來兮立型模爲永式體二篇以樹本兮用四典以示則（二篇者易四典禮樂詩書）張人綱以持世兮參成位而撰畢世惟遵而勿渝兮醽天心與聖職寘弗由以顛隮兮教乃廢而代汩聖何道而援若兮懋不位以敷德掇侯史以衛經兮溯子奪而作格尹天明與王憲兮準賞刑於箾筆三代絶而世變究兮六册具乃聖功訖理與事而偕著兮勸交懲焉縣植从爲治以位天地兮違斯亂而乾坤兆乩既翳齊乎千牘兮攣綱要而綴集愾漢武之中興兮業蹈孔而均

結兜獲僅於百篇兮訓終代而已給云理道其亡堠兮亦庯傷於多逸（書）柎欽落於完籍兮咨三簡之不沒（儀周小戴三禮）何長息于逝者兮摩存緒而弗繹抒人情以合化兮亮聲詩之爲特悲忽亡以永昧兮睇天聽於瑱塞眂律天而襲地兮睚憲章而祖述（此下還謂今五經）維天地之爲大兮代天言而不息蒙邉克以辭贊兮伏犇走而靡斆迒作息而顯微兮咸由戶而出入考群聖之攸作兮罔非天而自騭縒顯微之敘庸兮覆相質而弗忒普含生於兩間兮誰違天而已立感微賦之有閒兮偲白棼其鬐習揃脩辰而覱寄兮矢敷

乾以永訖泉千氏之攢叢兮駒駛蹴而翔翼覽諸師之纘述兮披衆聖之膺臆芭鴻纖以條疏兮冉衷表而協一適洊漢以游唐兮惠畀受以綿審考靈無示乎度躩兮瞍焉察夫天日被賢恩如命面兮等父仁而焉域咻後者之剿贊以沿茲兮吾將暴諸同心而未覩彼固自爲至一兮謂精義之我集泯前脩之夏業兮迹深扃而固㥶何斯今之膺獵兮悠指甲而逐乙頻　高皇之垂誥兮酌交从而無僻（詔士注經用古注疏與某期）（傳說云云）群生曷靡靡乎顛視以奔時兮敢背　祖而妄執寘　聖謨賢教於公擯兮趯胡悍而胡逆噂嗚闢

以一貫兮撑千載之流溺歲悠悠以隤頊兮洪章殆絶乎聲滅聖秉時以施化兮賢隨時而成謀禔憂樂以行遠兮肆有用而亡求賤將五十未服政兮憮往日之藏修辰其息而亡閟兮謦將放乎大游擁良謨以覽韞兮弁消搖以夷由摯千業於一函兮諒奚之而不優出衞宇而遵塗兮邁九壥以環流駛一日以千里兮快崇朝而九縣指河冀之上鎮兮嶽嵩洛之中壁紆三五之吏都兮應玄樞而流建則乾元之用九兮繳海寓之疆佃大畫圻於方州兮細規土於井田烝哉先王之宅中兮憲井牧之攸徑佇荒泯於周

渠兮流一潰而下返沈余慮以構術兮撫餘規於漢彦籍民品以有定兮括肥壤而制限定永業於口授兮分授新以購羨縣百級以酌授兮人無食而不佃（井田不可復請爲均田盡地平賦三道立田制爲三科每科爲三限五十等百級自五十畝至五千畝也凡一民不得過一科先過制者籍之禁毋得更市田成其羨爲待分平易二法待分者分其羨於餘口及逾制凡官民無田及少者酌授之而歲收其入之半爲償償故主足則已或能頃償者聽自籍民品以至此言均田也）析巖田之南民兮易中原之隙衍每縮析而羨授兮足牛粒與舍广稽十秋而合貞兮廿有一而始斷（平易者取其十則易償以中原西北隙土十有五家牛粒廬舍凡二十乃分其口令徙墾歷二十年而其稅定然後征其十一永不加益自析巖至此言盡地也）既均田而盡地兮乃平賦之有漸都一郡之稅額兮總重輕之原版篤覈畝以周句兮核腴墝之實算各斟勺以損益兮爲新條而升殿第融紐以少均兮總無減於舊貫既不縮夫邦計兮庶重負之微嘽自理郡乃通藩兮究寰內而普徧　明明后之牧宇兮更審地而制典租必當於壤力兮居中正而永貞（此言平賦天下賦率東南今賦特蘇郡極重民皆病賦不當田又偏重緣以　王制不敢易請蠲經之如一郡之賦四重而六輕并爲十分乃覈其畝康幾何隨以定賦蓋之損之以總足於舊制瘞十則不編國賦而賦無偏重又以是廣於他郡又屏於　蕃者以通乎天下然少平爾不當地之輕重若華請　上更隨土以定額始爲中正以上三法具於祓乎通此所陝乃其租累瀾）憲東南之倚重兮最水利之難著僕崗

平之所列兮足紀綱夫群辯（范公劉呂中丞）滌宣歙之上流兮濬百瀆之亟瀏宣三江之故道兮堅圍埒之防堰瘵白茆之海咽兮難百川而吞嚥病雄潮之日至兮扶塗沙而壅填非時抉而歲剔兮道奚出而不泝遡民勞而費穰兮役頻興而宴胥顧嘶疴以有瘳兮而却藥之瞑眩茲譚固諧理叶務兮又焉睹夫物狀之繁變盤盂之有稱兮道中卑而表淺（謂吳地與江平其間田又有更下於　外水者）沮洳已膏腴兮欲夷之而且戀（戀猶惜潮淀爲田者亦利官民是亦一理然猶害多益少）撤梁而斬荻兮揆亦非济疴之專驗（如微長橋刈茭葑至欲療吳江縣恐上流非盡緣此而阻若陂此獨疾壩丁田幾何許耳水既出橋辭少緩洩不全陞安得專尤之）循諸猊以發救兮又豈一端之已辨救術獨統夫宣防之二歸兮在交施而各殉穰衆瘽以叢軀兮緊曷弗周詳而異按長河滔滔而東駛兮欻怒嘯而橫濫夏跡漠其非故兮洸亦不恒於一荐術固率彼其二歸兮亦與徙不超乎三撰相時宜以各庸兮厥亦斯其樞楗瘼征輸與兌漕兮擬重陳而歎倦（征餉雖弊在隨時酌救此不詳既奠北都此不可易）官斂民以藝賦兮傷哉冗或踰禮（踰禮謂名不正者）慽牛毛於先王兮又安能一切而屏置率土殫供正之願兮誰將不恭以沽戾慼綿肌之殄瘠兮而剔刲以無已嗟五材之給世兮出與

泠宜相覩彼濫耗而潛匱兮顧不與司存之計（謂不經之費戶部不得知之爲行也）傷財匱莫由斯兮責求之而獨委（傷財不全）（釋養兵及土木等事必自有在）版十稔而審易兮徑一霜而均制四法良而情隱兮職競人以舉替業春陵而秋谷兮能鑑察而銖諦切考心以仁公兮予殆少於偏蔽惘存用於智數兮神鉤察於聽慧拱默化以望孚兮茂茲途之攸貫齊民生生大校兮凡農商之歸一丁不足隼兮田亦多昧（丁或少而雄多而的昧言難的）田多聲而鮮貫兮商逌盈於內外（田有寄肥稅徭偏重商多肆華[illegible]薄或本假貸或附戶而盜稅或豐貨外行類）惻怛[illegible]上之加悲兮從或董之王吏征余駕而流觀兮韙傷化之遑遑明王厚下安宅兮類四族以爲邦搴冠領於士儒兮曳尾內於末商雖撙撙其異等兮貞萌萌之天良譏異世而殊道兮荐多門而分張繁胥徒之蜎蒸兮裂兵農而別行悵庸主之失馭兮魚不麗于王綱耿邦本之逾寡兮縱冗雜而日昌閔四窮之無告兮憧三游之陸梁棼汨蠹之旭旭兮鼠化虎而斧狼忮乖絕於人道兮曾何有於天常余蒿目而傍睨兮孰同淚之淋浪諰同類之亂亡兮寄食貨以爲生古君王之子民兮廓一視而均情制生食與衆散兮擇群柄而不頊自彼君之繆術兮務姑息而

倒衡算工車以爲利兮崇婦臺之懷清商交農而傚厲兮末顛本於不平悲歷國之臨財兮每剥下以踰龕賦哉安石之聚歛兮詭市術於王經（謂周官）茂均田以建本兮僥垢源於流澂匹公姬於仲鞅兮企仁周於暴龕倂后民田均利兮實符戕以互蘦歔既無克於迷復兮盍鮮取於無名走中原爲治亂兮信珠玉之不脛持大道以生財兮聕千古之聖程慄氓斯之巳慽兮日盡氣而淵精彤少拚以敝隸兮任嗇嗇以無生彼多逐於商末兮呰移之以豢兵或徒食於釋老兮武鎗齎於來庭嗟何有於二教兮朏頑冠與馘髡唯玉食而海富兮烏有尚夫並耕鉅創至濫以寘輸兮時有在而靡懲（所在見後）懵丐子之乞人兮奚有政於周矜耿寠甲之徵限兮如來者之日增亶是蓄之爲養兮俾溝壑之不盈簡夫夫少強力兮并闒析而牽征資官飧以免乞兮婦給衣以妻軍（取丐不廢者什伍之代挽繩卒婦可與人處者補戍妻以貲費半治衣余半給之詳子通）泊流莩之遝積兮勿客視而宅營至即圍以爲戶兮給廩飼以爲恒移土邑以財輸兮吾特爲之鼎鎗（移文滿[illegible]本貫令以財[illegible]）綏潛運以交拼兮一仁視而不病苟客者之過繁兮著于屋爲士氓懠汨治而戕天兮所鉅寂惟氓跫擾喃嬰之

微餮兮饁饔夫之己膯禽郊牷之肥腯兮養群逸之蒼鷹委精純於塗泥兮虹邦彦於一粤沓伾伾之蝮虺兮吾何舌以指稱（此予通所謂洎蠹之民前言賦財二端故及所在即斯耳）皇威無祟而必醬兮震乾剛之氣剖凛岳壓以霜教兮烈鈇鉞之馮陵慓神令之赫迅兮驚歘電而轟霆奮寇賊而姦宄兮追洎蠹之伯淘孰承天而法祖兮屠群家於一鋒聽萑苻之日繁兮欲屏戕之爲從聖訓止於不欲兮賢獄市以并容予其懲而猶異兮有殊初而同終矜狗鼠之偭餒兮怒貙梟之鞠凶先釋苛於歛徭兮遂嚴致於摟窮毖宥過以刑故兮茲刑罰之爲中坦大沛於潛竊兮劉姦殺之惡雄勿參差乃絕判兮皎氷凛而曦融省潢池之披猖兮舉兩初以爲萌懇原情以審勢兮愼蔽法而即戎戢反側於招綏兮肩凶渠於大蒙報怙虐以洪威兮與捐苗而芘蠢須愼察而痛劉兮裨皇穹之仁公王古者之保邦兮作師旅於地水茹容民而畜衆兮田偕武而興制垂列國以交更兮之秦鞅而大戾后厥時以逾遠兮猝摫裂而爲二醜類波以下注兮寧能返乎消溢畟譚計之諸諸兮僉傷養於大費亮先作之巨復兮棼後述以多貳怛熙寧之保甲兮筱拓跋而猶虐微

因損益以張規兮亦善謀之亟誠采材官於漢矩兮擥府兵於唐載踶長源之嘉尚兮擷稚圭之美議（唐宋）（李韓二公）重時募而精教兮乃要切之至最竊虞夫謫戍之永終兮棊甲令而文致法常隆於滋久兮即三五而須異（異者改）蠶匹夫之麗辟兮將不宥於十世（遂至無窮）豐廩養之長麋兮且望深而感細況懷土而迫寠兮繇竄迸以川潰遂益之用核追兮煩鉤擿而郵遞紛張官役徒以擾擾兮日馳驅於四海實惟益薄而損厚兮宜亦矢謨而請裁萬幾數求言以罷行兮曾不狂犬之爲嘷非犯忌而亂成兮謂効忠而褻治既未爲乎野謀兮敷公仁而從事軫鄉思而甲蟣兮懲抽力而誅賄完家室以固志兮周粟帛以強體時番上以休容兮辟賂免之姦怠拔私徑之長瘵兮襄侵掊之積穢故雖小而必刑兮兵無伍而不次挽千漏於逸罘兮剔百門之宿滯力訓閱於往圖兮帶射蒐於儒吏揆張皇之弘要兮知亡踰乎簡帥祖仁義以爲質兮厥楨之以勇智律經籍之典訓兮研歷史之成敗厲瞿瞿之廉節兮伉矯矯之直氣勤步伐於苗獮兮豈臨機而尋藝推請論於司馬兮命畀簡於　宸衷論必斷於援賕兮斥浮聲與柔恩置伐鉞而推轂

兮勿參之以弟子軍容何爲徃監厠兮嗟乎李趙之階厲將檇壹而僨克兮夫焉有於此係繫諏研於績敗兮昣賞罰之昭㓗彼屠降與殪良兮兼䄫級之作僞（僞多報級數） 殺戎昭而不弛兮飛蕭斧於誅刈毋狗免於援議兮必姦絕而良勸銷枉毁於貝錦兮破㴱謗於珠㦲熊虎毅其六師兮魚鶴輯其七萃務顡識而音别兮啓閑練而褒義悛强足與客代兮亘寄命於童戲（謂臨事募不精實偷用充數與私情代行）腰姦宄於中邪兮行大險於荒裔林建國而所民兮虔有整於[illegible]川跡於陁陴兮垂堅寨於關梁崇函夏以立道兮附白代之大防訏 天王之集統兮越歷古以包囊樊封畛之峻截兮戒勸懲之否臧頒迴譯於異貢兮只收誠於來王（事見羅訓）宜包羞以醜女兮焉自殘而割疆無歲賂之坐彫兮有互市之交僨鑠 皇代之神武兮跨振古而無雙璕 神祖之清漠兮恢 王威而四張熯簡任於干城兮專權力而鷹揚弗牽肘於彼夫兮譴賕得而姦妨爲恤士之無實兮猶餔餽而搤吭眀衡轄以入燭兮迴浩刼而未央愁遐斯之繹繹兮附丸埏之芒芒徂日用而莫巳兮串出入以隨陽宣亂衆而治寡兮唱樂短而憂長念蚩蚩之錯産兮不越茲

以成邦憎美惡之必蕉兮謎獨藉乎四良嘖茲良之自植兮埭素履以獨守每自彼以戕陵兮歸帝爨之固有相斯辰之攸賴兮秪俊髦而畯叟旷旣瘰夫不井兮睎三法之或救（三法卽均田書地干賦） 尚稽實於征輸兮還微息於頻歹恐二子之終夢兮虔和綏之懷手藹大氣之紆蟠兮壬㕞靈而降秀顓蒼惠錫夫后王兮君成之乎黌校詳養射於叀殿兮具司徒於周教帝首出以廣運兮幾新邦之綱要令賢能而安藉兮投碩材其安構渡長江以整旅兮倫[illegible]而利道築禮賢以館傑兮聘名哲而探討及鴻圖之戀建兮夙教士以有造漻辟雍之湯湯兮溥侯頖之浩浩範端嚴以恢緻兮思周微而懇倒曰成賢以爲期兮意羅才而畢考謂思皇之濟濟兮徫周楨之廣效其在今之司存兮澌郵委而同眇眺儒堂而間其兮凝沈沈之半沼籍東閣以停披兮琴絕絃而欹操填胄省之青衿兮日聚散而三造伊庠黌而率由兮亦胡辨於土偶之淫廟獨糜財以備牲兮疇蔀牖之爲了凍法意於餼羊兮名將實而枘鑿崇術四而尤餘兮僅偏聞其邇小辯曾患乎先務兮茲弁藝而草草幸王國之克生兮士不乏於蕢髦業毋料於高遐兮優亦周

於末杪驫騋牝而如雲兮夫奚失得於櫪阜嗟嗟吾黨之徒兮要賢聖以爲期放四科而入行兮舉六藝而百家究學問以思辨兮劭仁行而寬居行成物以博濟兮卷善道而遯肥通天地人以稱儒兮贊化育於玄微國縣斯以求嫞兮士執應而登之學由循以成士兮教率章以爲師時與道有逆行兮台詎隨以推移呷蝟蝡以自細兮胡不輪冶而馴奚矜既育乃后舉兮儴科條於隋唐務拔萃於大公兮信峻立其周防索理性於經術兮故全畧於文章方政事之需試兮策時宜以多方爲程寧弗良盡度兮遂有司而淑浴來薄海之彥異兮危尺戢之莫當孚歷觸於禹穴兮胡鼓尤於鯀鰭（余有貢舉議大旨若此）　迅賢豪之絕群兮挺堂堂之贊皇麾時科而弗即兮喻龍媒之越行洵要駕之不種兮聳萬夫之攸望鄙負羞於大人兮空趾壯而心長進而逡而前卻兮澹胡爲乎皇皇矚時髦之升庸兮擢勳華而頡頏倞霜蹄之超驤兮傒何有於王良羅目千以得一兮先民所爲感傷（羅以多目故一目得禽今爲一目羅則安得禽此古語王通亦論之）睿謨固經於神運兮勿拘梏於尋常彙小大以兼收兮悉明側而明兮[illegible]白村於場師兮共京構於明堂掄梲楔以畢良兮[illegible]豈獨

於柱梁以周完而大壯兮厖備具而豈康害超等以異懸兮擢萬羽之孤凰或科存而弗舉兮徒惋遺於衆芳爲國惜才何人斯兮謨罄畢於鴛鶩鱗甲乙於一斑兮可百年之短長何斯據以卒躬兮信輕軒而弛張上既馮以升沉兮下亦自爲摧抗坐弊日以淪胥兮叢倖望而縈妨（望總也）尋世科之有無兮與第差之低昂鑒才出之先後兮及卷舒之靜庸孰失得以餘不足兮孰隆汙之存亡（隆汙謂美劣存亡猶有無也）　爾其鋪觀而平角兮成效不其已彰繚庶位之崇卑兮環中外而周設尸脩政以立事兮並陳力而就列今視昔以異宜兮沿與易而殊節　祖建典以官士兮掄時宜而章別多率舊以監成兮掖無期之皇業劫蕪山之止位兮臣何知而嘖嘆想拱職以綢繆兮熙庶績以咸凝唐虞和于朝兮賡元首而股肱昔秦人之憍亢兮儕百辟於倌伻後秦胥以沿洄兮且肅體而諧情貌隆坐接兮呼莊君卿塗黃還命（塗勑繳詞頭）兮席前目征（目逆）崇庳必詞兮揚抑告行　皇王建設兮簡要以般（般中）譴守官而罔道兮愚深眯于慈評玉用道以命官兮官將道而爲命蒙夫昧體而守支兮直置道以狥名逾追勢以滋顛兮個騙圻而拒撐交隔鼇以無

通兮不相謀以相能臣殊條而一政兮肢連體而析形咸左趾以將東兮引右矛而西腔各稱官而罔道兮烏不病殘以殞生卒萃上而一命兮粗因科而下上既荒政以稽績兮復何初以爲量年疇力於良庸兮才奚由於耆壯木不谷集而郊韡兮材將鳴冤於

族匠非　祖宗之感心兮贓後時之膠狀假三五揀斯兮以舉錯兮當亦迷八四（之在人恆八世）何莫峻登其異傑兮年序以餞夫羿丈傑雖工以隱僃兮濁銅驅而穀養汙王章以蠟緣兮誨邪陵而貞障猥胥紈之流蔭兮偉漢跡之直諒（王吉請除任子法）繼故襲之未革兮又何弗涯於涔沆凡斯亦不局之貫兮非清波之都喪（非盡無諸流也）聲復侵夫無擇而無止兮益皇涂之決瀼闢方人之不暇兮識野求之無謨將循位以求理兮匪稱人爲標榜槩焉名襲而任別兮姑試徵二三之攷尚公孤寵貴以年登兮未或倚其變亮（明爲九卿資深）（之寵）寄鎔甄於中相兮獨調衆而拯病天曹天下之才庾兮無邂逅而倖調懸鴻鑑以八照兮能簿號之故實基邦本難罔而易變兮盱司徒之斯伏黨耗國之職恩兮拱三緘而不創（繼創）非睟膛於竭澤兮衣舊字以循罔　祖議禮以作制兮綱維誕正其貫實自條

之無倏兮虛百年而亡訪俾哉今之爲政兮執邦刑以不爽懵死法不死情兮殲十九之國命抗儒抑法誰爲異家兮腐生迷而弗講豈三尺難求於六籍兮對刻木而惝怳世乏才以爲士兮才弼辟以親民顯利用以成務兮幽履道以媞身靜庸蕉維天之命兮士也乏三才之珍偏有才而舊用兮聊銷慚於宦塵守罷駑或不肖兮世何罹而尊親彼斗筲仕以爲巳兮用以學而爲人（已當爲人求知）民何杖以爲長兮后河藉而爲臣巘余周艱夫欲議以畢備兮亦謝此不尊而弗諒氣心亨而道寒兮日綿綿而斯往庖人不越乎尊俎兮陶師握其范模作者懸其亡爲兮藏山澤而爲瓛余懷靡得於斯兮求茲人以爲徒去城郭之垢氛兮嫁巖谷之鬱紆漫陁靡以谿廓兮倩芊綿而周遮岑崟嶔而譎鬼兮流濾瀰以邅瀦儔窺覽而騰伏兮連庚乙而几几絢時榮以繪繡兮戛鶴貌之笙竽闃無人乎崖竇兮鞫幽求而罷居未寢食於息區兮安平康而樂分綴聲籍於士舉兮足瀕申而猶邅裹

君恩以無酬兮慚曾子之葵悶抽長沙之太息兮夢宣室之宵問敷前聞於沈聽兮嫐婉約而莫盡功必一於天人兮理不隔於顯隱通下與於一畀兮右

皇靈於無泯爽明王之天造兮蒞日中之豐運塞王猷以登咸兮丕重堯而襲舜學無恥於不縠兮尚席珍而玉韞若木不示乎世標兮神鳳無諧於塵韻天錦莫覓其機杼兮勝三籟而微引先素王之昭誨兮萃二方以庸世謂初道而繼齊兮有政刑而德禮上焉耻且格兮亞且免而無耻明良誠務其至兮烝率次以侁侁并殄殙以諄掮兮積人注而時否政刑洵異夫今古兮緒言無庸以究齒德如已而無僭兮禮司存其議擬俶鴻濛之巳渙兮佑作聖以啓剖大人後天而奉時兮惇五典以爲紀揩三百以爲經兮綖

三千而曲致摯元功於賛化兮全備體於唾涕措萬品之手足兮秩其紛而壹貳衆高沈而驪燓兮參（音森）嵒砥而柴虒賨一決以横趨兮倏滔天而洸潰非因情以植則兮溘焉一而焉濟唏失德而信薄兮忍謝嘅於周史荒哉庬訐遏乎標枝之不還兮將非禮而奚以禮陰作與生俱兮樂陽來而儷啓聲容達而生神兮體音澌而死鬼肆儀娲迨姚姒兮極陰陽之文理裁衣裳以吹匏竹兮黖殊造而均音柯出穉以爲華兮毛傳皮而成美奏至治於雲池兮盡物性於宮徵邀咸皇之厭世兮寓大柄於遞位雜彼童與昏夫

兮嬪王㚏於裹委娮何別於芻靈兮冠裾具而亡褻維禮綱於五端兮吉無先乎郊類莽欺天而侮聖兮軾輦申以傅會唐既蕪以竝配兮宋逾淫於赦賚設有妄於祠衣兮位有汨於祧祐（以上言前代郊廟之誤）家庸行而不知兮曾無達之能幾猥趙氏（武靈）與北代（拓跋魏高齊宇文周）兮䍐變夏而由裔底蒙古之遺醜兮騷增尤於九圍非穹皇之命聖兮疇撥亂以勇智　祖一匡以再造兮篤百王而絕儷篤父子以孝慈兮協周文之敬止董百官以爲朝兮截冠舄於首趾肅大制於掖壼兮斬收承之顛穢圖前星之繼明兮郁青坊於繼體

羅九服以樹屏兮藩不億之其麗釐群神之淫號兮叙百辟之覲第推文質以四達兮布方策而漸被萃郊廟之大儀兮時乃定于睿志馮三重而建制兮曰非君其不議儻時　命以下詢兮嚴丘澤而敬事象雷豫以張樂兮薦祖考而配帝侂權輿以成德兮善武周之斯後遲昌期而惰倡兮抑將順之能怠較民用於茲辰兮繞一合而百戾胥濫逃以敗矩兮淪逐慾而鄰戲詠輕重之不權兮詆僭隨以交昧委簡力於無情兮擿貲財於空牽儀衣冠以臨莅兮況大君之斯侍端章甫如會同兮可非褻而去佩詎公庭之

爲燕兮褻長褱而蒞視噫人服之不衷兮㚇孽孽於卉毳玩窮佽之盈觀兮惡衣妖之怪忌發室舍以什皿兮等衆歎於一敝余既未聘乎上國兮望王懸而不耳過閭陌而或聆兮関緇黃而倡伎亂一雅以萬鄭兮臬四戎而錯廁日作息以震驚兮駭律呂之焉寄嗌六合以恒瘖兮聹九陔而悉瞶八門張而何風兮四時行而何氣雅烏噪於豊川兮獄爲鶯翥而不睍頷穹輿之定位兮磤風雷之鼓吹廡草木以有條兮雍蝕蟲之吟喉僑仲佐伯以尊士兮使片民而有義亞何望於　今堯兮不觀與于茲禩　王乘龍以中

方兮治六有於鑪韝根人綱而植初兮落有家以儆截篩媚奏之世貴兮愛任姒之徽嗣逑關雎之窈窕兮論鍾鼓而樂只貽銑鍰以前郤兮暢迭御于朓朏親郊禖以降乙兮儀姜嫄而茀予擇周宗之妊傳兮拜后夔而教肄寥緝熙于光明兮斮刁牙之侵嬖扞千邪而勿接兮賦萬幾而歷試（太祖故事）隆親親於九族兮楙章條而登穀鏡前壁而邁拔兮蓋田恒之惏類黻實產以隸國兮歲坐觀其銍艾保堯畦於不棘兮供虞接於無匱弸文豢而土限兮司存寧能以熙槩維天王廟世以七兮寔殷周之弘制洪皇古之靡究

兮二代亦復宗異（古未審夏五宗商六七宗然七世之文本商書）如姬周之二室兮固不祧而非次（文武二世室不祧其後王時七世固在二室之外二室非七數）別太祖以特立兮三昭穆以對蒞乃一祖而二宗兮與四親而共備迨後王之復宗兮猶文武之不替迺七世以爲恒兮確古今之通誼於　皇明之握符兮兼天涯而地際睠既廟於有七兮那千萬而莫計皇　高文之巍巍兮亙百世之永繼在承烈於歷葉兮列諸宗而祼餟撫大典以徐諗兮意　中葉之不易纘昭穆以無紊兮乃傳世之常系或郁[illegible]而高單兮儀焉從以位置匪今晨之攸闕兮法周知以爲典

裝　聖祖之不訓兮定儒臣之請禘（御史答祿與請立禘祭命儒臣議議者以始祖所出未明而寢）矎趙氏之禘祖兮亦時夢於藝侯王儀之不襲兮曷由疑而永廢當肇統而慎兮固宜存而不遂（始謂始祖所出）累重光以欽承兮將神靈之有俟盍懋建于崇典兮儞闕義而時起（高帝時固宜存疑未六今七廟已備宜立禘祫以義起者正東向之位又今位與古昭穆亦異）　高地時正而道合兮從心究於外内罄孝順而禋潔兮㒺　皇羲之極至洎儀章與物數兮比槩詩而容綴載采采於群神兮莫不審於享祀開明堂以嚴父兮汗大號以施治隆法宫之九成兮冀前朝而後市書三接于[illegible]侯

兮旦五徹於弼士（請舉祖宗日三朝故事）更叔孫之蕝貌兮整鉤陳之法衛幄明王之采章兮東鹵蹕於群代被黃虞之法服兮襍日火於繡會貞輿旂而籩簋兮盡生用之百器蒐古今以分宜兮區雅俗之殊裁革淫巧之哤靡兮絕胡戎之陋悖后模臣以逮民兮宮刑廷而御海王有三以寡過兮果風草之相逮常經總乎嘉吉兮與賓軍而喪祭周上下以用旅兮惟目見之為帛爛揖讓於交際兮或玄黃而牢醴纚目縷以條支兮陳更僕其焉既雖殊王之吏徹兮儒亦紛其輤轄孚往辟之故秩兮紛三典之略在（儀周禮氏三禮）辭有踔

而已蔽兮道有一而知二迪在者以推施兮僅含氣而亡愧徽列君之有作兮荷群正之勤惠諦繩矩於銖權兮研節度於旒綮覓迷途於擿埴兮與證辨於張蝟胥根枝以交參兮部優劣而互採鑠開元暨君御兮亦司馬而元晦類今昔而時措兮斯數家之為懿後三經以疏繪兮又莫茂於先輩（前後議禮作述者浩不可數互有得失得之多宜於今者大明開元禮杜氏通典及司馬光[illegible]朱熹[illegible]如馬融三禮章昭王肅[illegible]等皆經[illegible]）煥堯文於　神祖兮大集成而頒賜甾賴柢於恆性兮順條柯於日優申邪教之森曠兮補未充之偉細鋪纖

邇以折裁兮要刪時以為撥劃昏狂之僭濫兮備眇忽之不暨臣以居正之名兮章以昭明之軌來九苞以均儀兮諺相鼠之遄死遵王度于截防兮九蒲盧之可企觀天文以察時兮貴順叙而貞明昊穹峯而西股兮儀娥錯以東行訂俱右之臆談兮淵鑒破乎迂寘（太祖詔改朱熹日月俱左行之謬）檢班陳之分土兮何壤扃而霄弘（班固陳卓星上之說天大地小不為允審）當[illegible]分星兮亦未究其諦精夏曷不中近天心兮三階偏測而密經舍軫以環轂兮二十有八而咸趨中詔秋[illegible]而邊裔兮分顱古於規零豈理未能御器兮器乃因理而不

迴測進留與伏逆兮校客流與無名綜天官於靈憲兮罔休咎之分徵珠璧信其有期兮同上下而清平氣多符而罕戾兮貫微脩之有行（天文祥異應不應者以氣理事人四者參錯不齊非可以類必驗何執一用類索不視三端不應正宜兩乘除消息又本各不一如日月五緯合聚以算本有常期期屆是氣之亢亨世當大治斯自然之符或世不應氣此徵戾也故君子者當恒儆心脩其行以應氣耳）矧氣否以變沴兮漠不省其遑寧暨歷代之悊臣兮邇治曆以齊政邇都閎而下之兮孔難劑於一定監往故而丰造兮大統於斯而為令彙群造以折衷兮改月行於守敬兌久紐之必矯兮微良師以時訂爰校時之冋採兮祀四十而已衲（[illegible]時法上[illegible]載不）

（繆而下以推來禨四十年已差一度）嚴緹室以候氣兮莊脩表以測晷于製律以治物兮鍾一正而萬應既禮達而政脩兮馴刑清而世康愷人蕃而物條兮曼至和以充盈王中正以居心兮氣驩通於蒼黃玉燭炘熹乎泰宇兮員嘉來而八風平禔仁浹而功振兮烏沒世而不忘騰風詩以交宣兮鑠作樂以薦亨本吹筩以造律兮擢五要以為綱（劉歆奏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五者上下相須樂之要衆言不齊不復能易此）緒審黍以定管兮丌九寸之黃鍾各三分以損益兮於相生以旋宮均七始以為調兮八十四而成章問者潤爲夔曠之無作兮術布策而炳明（上詳國語並見漢書史）渺杜荀之神解兮代已希而非亡（京房杜夔荀勗阮咸萬寶常張文收華）諧述者之悟諝兮議驤烟以詰攘（自漢以來張光嚴宣錢樂之祖瑩梁武帝信都芳陳仲孺鄭譯蘇祇婆祖孝孫王朴和峴竇儼阮逸胡瑗劉几房庶范鎮司馬公滸拓蔡元定等尤難偏舉如何妥牛弘輩無可言至魏漢津蔡京等益繆爾）遂執隨而成渝兮非數詞之已彰肇和聲以製器兮倚度曲而綴行摘窈眇於純和兮扳絲寄於腐常衎歆神而賓德兮戡哇鄭之猥尨哤金元之猾夏兮聲後國而猶荒沸俗躁而胡疾兮且將裁而未遑（躁令人輕輕則多犯疾急也急令人險清則多咋）嘵斯音之幺末兮徧猶昧其條章（今北曲沿金元因非雅製十七宮調今但十一而律又過音全失中和病本由絲音肉音）躐杭都其何響兮鬼

嘯啼於晝梁（習今所謂戲文南曲本出南宋溫州全無絲髮可成音律畧不足接耳目）嗟吾聲之有作兮融噍殺而鏗鏘須皇烈於神明兮適今時之豫昌（假令今製樂大畧律宜大下於今俗部而微高於古律緣古者氣大和今氣大戾更化之若從大戾驟返大和亦恐未遽得或漸次徐變俟少久人與天地氣應乃更歸純古可爾）延鴻碩以倡攜兮逝効工於更張即二裔（金元）之俗譜兮鑄昌詞以雅莊給比開之小奏兮肄備部於下堂猗

帝德之夏殷兮般穆穆而鍠鍠誕光天之下兮至海隅之蒼生帝幽明以效答兮部六幕而同風遐休嘉之弗呈兮抑玄文之或爽五燿潤於乾坦兮五財理於坤軫河岳位而澂靜兮四類效其靈命萬祗嚴以衛翼兮魑魅伏而不眚民於變以時雍兮同虞方而風動薜王區之棫樸兮天命生於熙朝皇契道以盡受兮非行違之異標器必蘊於微庸兮志須亢於沖遼愚幸賦此玄玄兮愕夫人之宅操潛茲未之或閟兮令達又胡以宣驕已焉哉俗以勢而成世兮勢以時而自然漏時勢以太順兮存茲道以為楗森三端而翕張兮亘宇宙以推遷仰惠銜生於黔雷兮肯棄受於崇園飛元靈於泰虛兮收萬寶於甫田發大一以貫之兮觳有無而齊詮撫群有以日用兮來神張之淵淵羨諸子之緜脩兮尚交通而互全兆流

而皆海兮億嘗瞰而均天微無拂於風烏兮碎或檮於莛篿躡太乙於九宫兮丙離章於太玄機條條於木獸兮數斤斤於銅丸灼華降之非異兮易蔽兵之戔戔（上四事謂諸葛公木牛馬張平子地動儀神降華郭景純事舉四以例餘）抱鴻通以欵塞兮疾細滯而浮漫卷蟲沙而願遂兮當猕猰而不懸惟無欺與至慈兮所不負於高旻坦詔鬼而交神兮直衣娓而踐川譩凡夫之妄覬兮北二子以睽分謂殊儒而端罝兮繆世教而為三昔杜下用袁而存中兮師左[illegible]我文宜從尊儒佛道之本兮其何事於嚚讕千門萬戶鎖六内兮朝營波而夕煙坤既尚

此皇符兮炬百幽而一焱威城隍之湫仄兮赦群蟲之所廬解故蹝於黟垢兮翺洪翼於蒼墟樛脩雲以為輧兮結浩氣以為輿並三辰以循紀兮極八遐而同區晙睎髮于若榑兮夕留輧乎融都蓐收前以道轅兮詰玄冥使迎余召飛廉以興飈兮暈屏翳而滌塗氛祲伏而淑朗兮恣余襟之所如覩群生之起滅兮觀兩儀之渙儲朋山河以結解兮賓曜宿而盜虛嚮紫皇之黙詔兮偕金女而同邏統父母於元氣兮或天神而一徧問日月其何紀兮咍死生而焉殊真一性以長覺兮去六凡而不居大哉余游奚適而奚

來兮譽焉往而不歸與

一卷終

懷星堂全集卷二

騷賦

訪隱

長洲祝允明著

君不來兮何居蹇幽求兮山嵎空林兮出復入慨即鹿兮無虞白雲兮朝飛紛紛木葉兮皆下望夕以歸兮且復吾駕君何居兮我行于野

思兒子歌（戊辰歲續在南京）

思兒子兮若孺時今而成兮吾誠懨吾誠懨兮有別離有別離兮何遽見之人各有道兮道乘時道乘時兮胡卹其私路曼曼兮望吾兒吾兒吾兒兮慰吾思

咎往賦

承五秀之豬委兮結昭質於堪輿遵先靈之下愛兮章多識於明謨性空同而善受兮夙擇術而作圖蹇皇命之涼塞兮猝罹弱極之萃誅緊忍性之應厲兮出沫谷而躋遐徹皇不誘余以嘉道兮俾荒泆而縱如高余譚之業業兮放趣指於靈虛曰玄化之脅脅兮探三古之根株揭生人之元一兮徵泰始於百殊謂芳蘭之巳抽兮橫四海之荒塗謂鵷鷟與鸛鷄一兮吾孰爲此梟鵩堅吾視之耿耿以獨諒兮任吾趾之所趨迴郤東西行兮動格格其褰而濡謂達視之

賓宸兮吾孰脩此維隅推真精以薄物兮物抗其廌鍔而弗吾受衆支離其形身兮敗踵傷氣而弗已吾誠不能匿志役氣以毀體兮悁白日以昔犇走慕井氏之崇簡兮曾不解拜跽之在手衆朋輿而征榮兮闒官人之能事信三生之欲義兮茲吾民之攸止蹇吾力之未克兮服漆雕之本旨守窮廬之故脩兮緊自淬以自噴諒通岐之莫容兮爇有百之叢毀維經緯之華業兮宿鑽切於腎腸或蜩螗之時吟兮吾胡計群蝨之吾妨圖脩娥之嬋媛兮婉燿燿其清揚怍組纂之何紅兮而以來娟女之聚妝彼纘綸以周章兮競附麗爲比周吾既託此孤標兮矢履坦而甘幽絕憧憧之往來兮抱姬公之玄猷乃反以速咎兮將弗任其訾尤嗟夫人之莫易知兮余乃有能乎是也維蕭蘭之蕪畜兮曾無力於扶薙也亦疾亂之悰徵兮又潛化爲冀也夫何物之難遷兮而彼乃以吾皐也皇播氣以生民兮鮮渾元之通曾民正命以虧偏兮肆陽紓而陰悴紓多可以雍含兮悴憙刻削而善制審余受之愆陽兮乃懷惘之散易撫岐路而裹回兮意淹留而容泄非北南之勿辨兮曾失料之無幾狗吾目之遼廓兮用吾心寵辱之細用往往以茲繇

兮晏以交手而廞事兮欽以葆淳兮流濡首之橫議
賤貨以廣道兮病泉刀之重累朝馳市以覔布縷兮
夕爭關而索米役潔質於塵泥兮對牛醫而校屠儈
識王生之米貫兮解平仲之踊對歸分食諸牛馬之
走兮獨高眠而養息童猶吁腹之弗充兮姍憎糲而
不食信烝烝之長勤兮余胡懟於斯職紛衆非之吾
出兮吾誠意阸而顏彈匪心席其不可卷兮日悠悠
而就惰頗余馬之玄黃兮柅余軔之轗軻吾既無藥
乎細行兮而復祟此大過怛雅烏之孰報兮恐豺獺
之辜我傷鶺鴒之終鮮兮冀睢鳩之永和撫群蟲之
有道兮吾負死於類倮皇寧生以遽獮兮俾幡幡而
悔禍孔不咎既往兮嗟補過之有弘道心焦敖以恌
悰兮氣邅迴而蔚蟠仰蓋玄之旻旻兮禮飛光願少
遄亂曰匪內訟難兮囏其還兮皇毋以金柅之復牽

罪賦

夫哀無文者禮之程也法在惘直或將鳴而強瘠之
亦過矣瘠而呻者人弗尤之矣因目其章曰罪賦
閔生平之靡延兮譸弁弱而百罹恙生初以無爲兮
爰即路而逢之降鉅劇以瘨毒兮親再代而咸失抱
惸單而疇依兮瞻穹旻以不極彼百夫之完慶兮余

何尤以永慼稽稽昏而莫田兮中摧崩以顑頷慮麻
菅以脩號兮固九死其奚賧齊草木以覆載兮惟霜
霰之余憐願莽驅以及踵兮喟蹇子之霧昏思言立
以有極兮守隅庭而茂闡泪先揆以下祿兮從揚名
之孝謀又道命之將廢兮[illegible]緒有司載終儆以
自華兮親無逮亦焉爲抑[illegible]庭而侗惻兮怉於邑而
增尤惜逝日之勿再兮瓶思信之弗脩操異方之紛
徼兮牽百志以殊岐亮迅徑之蹶顛兮慮交手以失
斯衆繽綸以干進兮兢周容以務入錯登禾以蕭稂
兮將安析其貞慝帝錫余以[illegible]昭兮薄汚溷而堅白
詹先民之好德兮揭神師之皇則羅琛寶之不斬兮
帳藏庚之周隔路曼眇以緜邈兮矢乾乾以終日緊
燕居而多慕兮澹周章乎東阁睎芳婥以晨燿兮湛
露斯以爲恩倏淒風以夕振兮拊繁榮以曷存惟何
物以特立兮卬胄胄以懣寃聰上去哲之脩名兮躬巳
往而不泯知時日以莫與兮惋降汚之同勤卬孰惡
斯勤兮無他好以怵也尊大中以前行兮完皇錫以
周卑也亂曰氣爲龥戲道不可移往者聵迷盡追于
來帝棲余宮余弗敢黎彼美人兮淵騫攜余以與余
同歸兮

傷賦

玄雲冪兮白日曀烏潛棲兮木葉交墜塗無人兮閴然異世閴闃伏息兮曾不得以出氣目曉曉兮涕涔涔傷哉厄兮厲熏心誰爲聖人兮無悶傷哉傷哉兮誰侶此困

秋聽賦

詹旻天之泬漻兮旋素皇之金騶蹙白生以入機兮憯悽憭而牢愁吷峁嶆以噫喻兮吹萬籟以戚號槁柯戌削兮飈葉隕投濫泉泚縮兮寒澌咽流沙礫礫礫兮城郭不周松檜若篁兮寒鶩鷙以拏空巖哢鶴兮猿狖嘯金石爭觸兮鏘戈矛顥商吐響兮悲音啁啾群喙奪息兮噤嘎以伏紛吾耳兮離騷憂皇命物以元亨兮秋貽實以各正也吾成實以吾親兮成斯捐而考終命也噴爣涼其序代兮往不返以長竟也魄陽淫游兮地天夢夢屑然以默兮絕氣以聲吾焉求兮投耳於玄清與黃寧白藏鳴以迎予兮四每值而逖驚霰霜寒聰兮蕭蕭五兵剸膚切肌兮五鼓震崩欵𪗴巖辭兮慨如慈音噍殺煩毒兮不知和平元間閟而爽射錯參兮代惡有青陽與朱明匪秋之聽兮以入予聆蹇訇鏗兮聽希不得兮砉然雷霆重曰闓不耳兮秋不遷親之駕兮蓐收後先酷商日宣畢吾年兮號哀究

蕭齋求志賦

斐然自尚者亦靈區之助歟非恩丘兮絕世猶先井兮攸附帶邇郭兮成構挹遥坰兮爲趣雲岑列兮縣邈芳洲緯兮縈互賈聲止兮層垣幽風暢兮洞戶碧蘿交兮施宇紫蕤圍兮繡路虛泉鳴兮漱除淨壁晃兮搖樹宵竹鏁兮黃月曉松沈兮蒼霧露旒蕃兮璇綴霞標建兮錦傳擷兮馨兮蓀蔭玩躍奐兮麐兎肆珍圖兮高張陬嶠名兮特署爾乃登丘陟墳沈章漂句寶蔡子兮祕笈侍房君兮豐庫流瑋琬兮華瑑絢星河兮森聚苞周紘兮廣獵泝真源兮孤赴測潛機兮太冲懸皇鑑兮鴻素抗五太兮齊襟揖百氏兮獨步攬萬化兮棲臆操三才兮在馭於是謝將迎遺倡和任簡傲安晏惰九域蠛蠓萬類溴唾或同心兮晨集菟佳人兮宵過寥滄留兮英華聊從吾兮妥憤攬蒙瀨兮齊塵侍周孔兮末座平伯禹兮後淬補皇媧兮餘破摩丹霄兮鵾運函玄珠兮龍卧乃歌曰浮青陽兮蕩素秋日月居諸兮與化同流今我不樂兮乃將焉求歌已爰命樂童陳浩倡奏元間鳴清商極變

聲兮靡曼陶淫思兮太廖余乃掩抑衆律孤引圓吭凌青旻以飛嘯兮拚衆音而不揚揉皇雅以獨鼓兮寫神襟於混茫忽白日兮晝冥振衝飈兮襲堂川鱗躍兮出潛霄翼接兮不翔吟九淵兮神蛟舞千仞兮文凰騰江河兮擊春盪泰華兮低昂斯時也獨御正陽高犇物先呼吸罔象遨嬉泰玄與神明兮乘居視蕭齋兮罍然

知秋賦

庚午六月丁未立秋其夕頗凉不俟一葉感淮南之論稍爲賦之

遡陰陽之愆伏適儆予於茲歲伊蓐后之堅方獨秉貞而不戾受帝命以握矩布金行於區內日耿耿以謝炎風蕭蕭而助氣侍隸逸而卻扇閨媛戒於紈綴聊閉關以偃息觀燒炬之可憩憙青蠅之遰遠悅玄蟬之餘嘒雖序令其靡爽廼興悲而起嘖信擊歛兮致刑將遠仁兮肅義劉百生以一腰易榮華而彫瘁匪皇穹兮好殘緊舒慘其相倚始爲露以作霜聯堅冰之必至感茲秋之既知豈曰童心之傷逝

修夕詞

嚴冬窮兮夕氣脩月環輪兮遲不得周雞俟曙兮謂跛不疾情曼曼兮共不可極握忠誠兮函元和氣意多兮彌山河夕兮夕兮如何如何

蓮花洲詞

漾脩陂兮遵中流若有人兮在洲締昭質兮又好脩美窈窕兮含靈思月肌兮皓態芬苕苕兮襲蘭風微褰兮碧裾水璫鳴兮玄珮滿泥兮滌瑕皎灼灼兮容之華乘清風兮願衆飾帝冠兮峩峩帝命予兮沃心呈予腹兮琳琳彼調飢兮予吶予不悅兮荒之潯嫣妹兮鼓歌泛娜兮乘波伯倡兮予和君不樂兮維何

江洲書居辭

拊長江兮安流高吾樓兮南洲樗蘭堂兮約房締梓軒兮桂樓石梁兮衡渠竹牖兮交疏涵清暉兮夕朝汎靈華兮圖書芳何爲兮杜衡躍何爲兮文魚淵淵兮春瀾濺濺兮秋瀨寫聖襟於逝者蹇茲辰兮余慨蛟龍起兮水增波挾浩漾兮伊滂沱濡焦槁兮蘇八遐君不行兮如台何

龍歸辭

潘紫淵兮旋鯢惛洞房兮滯亡泥余蜿蜿兮傾而下倏或躍兮以歸乘蒼雲兮驂綠霧泳天池兮擲曦輅扣天門兮矯首逝壁頓胎兮扶珍以嬉翔九縣兮多

靈娱穴泓泓兮闕沈虛需爲膏兮露爲醴邦之富兮稷嶷嶷馥肥兮蛟腥招鱷侶兮嘯螭朋媪縞袂兮倚青巘嶓金符兮望不可見佰神飇兮忽來滌氛妖兮景光開紫莓兮黄蘺椒絲窈兮晝集以歌咏故宫兮幽幽君昔樂兮今我何愛來婆舞兮嗚嚶君歸來兮無夷猶

一目羅賦

淮南子曰羅以多目故一日得禽今爲一目羅則安得士余吊其語感之又感遂爲賦

虞則有羅鶩鶩之離彼萬其目一則不遺孰爲逸羽方空是闕唐虞日百厥逸乃九夏商以倍周用千數孰爲虞程張一覓萬孰有萬鳳雅烏莫算鳳巨弗闕雅碎群入姑雅之獲寧鳳其失曷不于鑒伯益之術羅兮曷一虞兮曷益鳳哉鳳哉曷入曷逸

懷遇賦

允明知命後始調輿寧長憂虞不堪大方伯吳公扳異幽側若重有可與者君子之知士無責報知於君子必克報乃鳴則感槩蹈厲且有時窮遇輒鳴以永懷有儆惕之力焉故命以懷遇

覬性氣之生扃兮曾亡類而不進援丹砂以脩年兮去疢扳彼小草桓諏道於老馬兮越龜式其武闕之金收於陰石兮又曷用玄膺而爱巳嗟今之人兮謂知曰昧藝蹊龍使守闕兮繡悅目而莫爲服被嗟蒙之無肖兮肆汗漫以稚鄙皇不余右兮俾嘉道之莫予有耄顛頓攖以長物兮承事君子嗟茲之疢惡兮固易忽以眯大人無我以博愛兮胡寵特乃吾以騶駼顧伯樂嘶于駕兮尒諵夫良治無熒而轂兮田莫有滯穗懷哉至遇兮無稱以自棄

望韓

戊寅之歲四月十九日在潮州獨往謁文公廟步浮梁自步方半當用舟渡風雨横厲江水洶怒系舟不可濟退俟橋尾風色轉厲乃望拜而返寧言楚聲

驅塵轍以遵海兮隮三宿而信不遑躝脩梁以東騖兮恙中路而阻于凌寒雨以蒙霧兮飈長號以瀕怒波峩峩其如擊兮予不知其戾之故屏息鞠脊以伏處兮遲公怒之霽也夕徜徊以抑厭兮曾弗少假以濟也時既暮而氣暝兮予猶惝怳之至也乃瞻巖以存沾廟兮敬而拜以退止昔夫子悲孔之遑遑兮亦既入于路以浮此道拙塗棘以趾蹇兮又何異夫小

子道故至難求兮予胡以萬里而爲易巳焉哉童餒白而日師兮依門墻而莫引君臣師友合弗易兮子寧不與其潔以進慨旋轅於環堵兮吾見夫於無隱

蘇臺春望賦

蒼龍集于重光協洽鄰國賓爲士會考言于春曹吳興施子先三載巳奏名春曹而未投策于　天子庭兹徃道蘇臺樂多賢友居久之而行蘇之同人餞以言曰春望之什允明年當首選爲賦以叙屬錢子（凡別則思思則望深亦多思如蔡別離子先分携子徒望之交至于徒先集識卜望施于來施子亦應望端至而篇子於當又望子徒復交合曹子徒又望施子首選于后與自望奉而從施了後也望之旨如是）

登高能賦臨別贈言況青陽兮獻歲將敷華于紫閣六合齊風八表一雲吳州東西烝然同人若夫英雋絢柯衝牙襲紳霜桐洗翠露柱凝熏服膺乎丘回尚友乎雍騫分馨乎遷固擷芳乎機雲濯濯施子超哉軼倫僕等末游乃際光塵松頹靜兮靡謝芝韻郁予恒新忽蘭襟兮中判嘅葭姿兮失倚升崇丘兮寅餞睇喬林兮榮始土花繁兮封級柔茸緑兮循址漾脩波兮微縠揚芳颸兮嶷嶷瞥覇圖兮從王念縣金兮莫擬與子期兮高明聊一盡兮吳醴乃歌曰契莫契兮同心人思莫思兮遠離群望莫望兮共復集樂莫樂兮　帝京春歌巳下臺賡嘯遝籍南風甚競遄徃觀國

飯苓賦

僕少自三河歸蘇臺過首陽道且來陟降宗巖經行喬林憩息旅痡因遂幽尋忽有見者塡壤墳起光氣離奇封以英英之雲覆以尢尢之枝恍兮忽兮不知其中之物爲誰也有仙人雲中來斲地而去迫而問焉仙人告曰其爲物也出自松柂本乎膏液天和融鬯地氣蹯蔚凝脂之所滲漉流肪之所滴瀝始焉驟沫終以成質積雪結皓靈砂貫赤柔匪若酥堅不及石非附木而稱神未瑩膚而名珀此茯苓也言巳而逝僕恒識之昨日友人彭城子來謁請賦飯苓僕曰子之飯奚如也曰始訏蠲痾后祈脩齡按玄經於炎皇稽隱訣於初平迺察靈餌采植英或食熟或啗生和雲盛筐帶月入鐺剥膚乾蒸集露共烹浮浮兮蒼霧之滃輿樅樅乎皓霰之溥零或異製而單飧或它劑以佐幷於是垢腐刮焦府榮股肱彊中氣盈椓完元淳開通神明將翔九寥而彫三精焉徵苓之勳亦欿哉僕曰然此亦子之讓辭也未究玄績吾聞李生招識於魏人陶子受餉於蕭辟雖梁國之寵有嘉必

牛溪之負斯極也彭城子腸杼文繡腑鏡日月幽磬蘭芷温理環玦淵騫授德商偃詒業故其需嚌以道而服食以時匪損其疾乃觀厥順寧含龜乎周薇而采顧于漢芝乎樂國者既搴其芳談易者亦受其幾推繁華於寂寥兮保明哲於希夷斂志意而彊氣毋兮康能聲於七之遺乘元精而上征兮謂洪化之無私挽喬眺而游五岳兮與羲炎而一期即仙人之所告也吾與爾豫之

棲清賦

若施公悰氏隱君子也身不庶祈清爲居以棲署曰棲清乃爲賦云

何人區之雰深乃靈鑑之甄奇睎城市兮湫煩將塞裾而高逝無吏役於誘滅惡先慮之不弊乃惟歸安之邑眷茲大姥之墩梓桑樂鄉枌檟故門坦素履離喧群抱玄璞揚幽芬高尚其志疇從顧言集百勝以爲居宮一畝而安儒席以芳圃疏爲流渠山石犖确草木扶疏簇爭高兮梅竹陰合秀兮蕉梧級壁爲梁累碩爲島奇撫海外異拔霄表鶴鳴于皐魚在在藻龜扶芰以巢蓮鹿交角而眠草若夫覯堂崇廡重軒連欞臨以層臺敞以廣庭煥以曲館涼以丘亭左琴

右書前壺後觥鐘磬在懸户牖有銘於是息廣胖凝虛靈祓垢滓游神明俯仰至玄消搖泰宇燭造化之樞灼萬物之情玩四埋之幽文研六編之遺經尋曼倩十洲之詭覽伯禹山海之形遞鐘一鼓商歌數賡煙霞爲之飛動日月助其光晶既對聖賢亦多賓客玉麈時揮卮言日出式燕且歌或射與奕客曰美哉掌人之棲乎濁穢遠著哉掌人之清乎中外一詞薦署曰棲清庶斯名之實賓客有太原祝生嘉其旨因稱曰卬非正則兮胡濁而下居卬非須無兮棄馬而遂邦泳黃生之平陂濯孺子之滄浪睎廉立之伯夷符得一之昊蒼稱既題之屋墻以揚先生之耿光也

余侍御游靈巖賦

侍御桐城余君正德九年銜　勅按山東允明自京師道天津遇之君道昨六月有二游之勝先靈巖院次泰岱咸有詩記乃出卷錄下疾讀信語可以張大麗奇君謂余能賦之懼非日得燕樸鄙當不稱謝而君不可因稍繼文内次第排比一二爲賦靈巖

秉冢斧以東按遵鯨浸而有驚若豺逝兮云屏庶鹿游兮能赴釋訶從兮岳震縱滕策兮巖步喻琵琶之名鑾憩遲賢之遺寓（遲賢亭）訪盧生之靈洞（盧景洞）睎靳

公之殘句（亭有碑宋斬入公受呂公藥術得仙題五言一章刻其上語意不可曉）於時蒸澍驟訖微飈薄扇折旋曲阿拾級遥顛芳飄菲襲岫接峯連走白足以道乎投金宫而合旃栩伏龜之隕石味甘露之淵泉稱以白鶴卓錫（[illegible]）顛以紫蚓鳴絃鷄鳴歌舞師象進蜣（[illegible]三山名）猱援乎以升木鶺鷸羽而戾天木葉蕊以嶙峋草葱蒙而芊綿異種之果比實莫名之卉交妍若夫檀栴被金氛鷲流翠華樂借宫兜率移地則有石花澄明千佛般若靈藏飛輪功德不瓦（石花庵明千佛般若靈藏皆名德宗察榜曰澄明功德）殿浮圖數成以錐立崇樹九層而表跨二衣鐵食（古鐵[illegible]業重餘萬斤）造

百碣蘚稼（西魏以來碑甚多）歆曠翫之不厭嘯流景兮渠夜九十未家其曷能舍持椽炬以破冥覓輪般之幽竇（錄燭入魯班洞二鼓而出）於是靈域畢呈玄襟獨寫吐納萬象沐浴皇治答流雲而長嘯等群有於一咤且夫神可以境怡俗乃用理化神區必名塲平政則多暇匪王度之晏熙豈探尋之斯假懷悽商兮潛襲驅予車而遄下

石林賦

震澤溉包山峯遥岳紩潛川衇執焜沃瑶葩玭果瓌區靈域玄真府仙室誰得而易宅也乃劉毛公洎焦君子浮游汎覽中谷有士衛阜匽進輿澤徒倚其色有皜其氣不滓弗仙弗凡爰踞爰止二真頫而疑擬而謀（叶）曰异哉曷乎其孰恃而偕謚者歟山枝儒臞經行焉真即以稽山枝儒臞曰天予之鍾地予之逢淵詎馳驥柯莫棲鴻此其爲物今説而不宫者矣是故胄條金天字云敝大丘鑿結胸幹栢立脣合萬硌而猶林卧隻玉而成居彼此諧資實名協符爾乃苗引岈礴柢磷嶒磈楨樹礄碆葉布嶒碊璇蘭琳蕤琛秕琬檜[illegible]而以交拱僚戟列行而森衛聯广作會出雲爲（[illegible]）紺丹䔩以春榮簪蒼薇而夏陰黄疑樵

以秋裏皓瑩雪而冬深甘露之源乃其獸金陵之鸞乃其禽若夫一拳莫臧五車靡崙花饒紫黛叢絶椿棘鼇簪肖蓬萊之狀鶩羊剩長沙之跡風聲奪岣嶁之響雨彩發南雄之墨謝彫楮之宋拓曠綱瑚之海客長不藉於奔鞭化無勞於皇叱蓋遘賞而爲聲又奚愧於煩嘖二真曰俞腭噎未悉乃稱曰硜硜戒小珞珞厲德孔絶磨礪莊尚堅白宅攻存乎周雅介貞著於姬易仙用儒梯物以道極此何人歟齊山作仰喻景行以偕行體艮爲身思其位而不出者也

南閣賦

不逢年以千進依靈丘以肥遯違王侯而尚事聊消搖兮無悶則有澗阿之間廬广之前闢彼荒壤繚之長垣令流水以成池象洞天而爲山交蹊迂逈以午達寛石陂陁而底安慕樹井立名藹櫛植脩筠軒挺豐蘺綿密四叙有接豔之葩比歲有遞新之實栝栢杉松栟櫚梧桐文梓美漆高椅茂榕榆分光於星田桂得種於月宮桃李兮成滿牡丹兮專叢海棠兮泚殷蒨藥兮翻紅灼清漣之香蕖爛曲塘之金蓉帶以鬖荇鋪以水蘋莧不陸陳亡厭水立靡窮千穀萬萌不可得而極諸其形容也至於桃杏梅李棗柿梨栗

蕉藕菱芡榛榧棖橘含桃枇杷龍眼崖蜜梟茨鴨脚雁頭湖目菰筍蹄鴟署蕷卬貫爾其百喙歌春孤蟬吟秋貴語雕籠之吉了巧囀碧隂之栗留或雌谷雉或走置兎或屏隱孔翠或沙立鷗鷺或阜鶴和鳴或麀鹿行顧大抵人場既偏圃事非周累多名苑而兹其特優歟夫辟疆專聲習氏遂稱金谷積麗離垢揭清董廢闕以儒振陶日涉而趣成展也獨樂允矣莫京掌人於此將攀轍而抗衡者邪況方之白南火離攸奠類陽而明象文以顯雖因勢以就築亦可以物而取諸遠矣於是庋圖袟著筆硯張琴筑展壺箭流

吟嘯肆觴燕祛凡襟虛玄見如易賁于而有喜如詩樂彼而不倦若是乎其陽明哉士安上爲君子儒其文顯邪吾爲爾作逸民傳

一江賦

伊斯江之爲物也渾湏洪渀泬涓浣滌漻瀉以汪濊淢澆濟以汋淙滔汳淵澍淇漫洶澎滂浩浩湯湯汪汪洋洋滃兮青蒼湑兮迷茫廓兮而儻良吐日吞月漸玄漬黃肇自堪輿之開闢化機之翕張儵帝滌源繫混沌以利涉昊天設險畀聖明而爲防是以蕩五嶺漂三湘帶吳楚襟荆揚拍蓮掌滋扶桑會地脉

兮連天潢浹兩儀兮洽八荒兼三才而共濟東一統之華邦信矣天塹雄哉谷王所謂祖百川而父五湖弟四海而兄三江者歟觀其千古之有常五彩之時彰金焦相衛乎舳艫煙霞互織乎帆檣或扇以飆颸則雷霆忽助其震盪或媚以晴旭則金碧緩搖其景光或微生漸而氷花雪蘂激庶品之神爽或淨如練而天經地緯開萬世之文章容成袖手以靡曆豎亥跰足於窮驪璿璣玉衡雖虞廷之儀欲測和鈞關石計夏后之器難量涵泳四靈神出而鬼沒沉浸萬象黿游而龍驤玄妃往來採明珠而拾翠羽法駕上下

乘清風而御陰陽至奐乎徵妙理於蠶絲諒蘇姑於濫觴若夫蛟窟散處龍宮深搆瑶房九重貝闕雙轇水精之柱駢立火齊之九鱗覆懸珠作燭梁飛萬萬之月圍絡寶爲簾簷走千千之星宿其下則有瑪瑙硨磲琉璃珊瑚決銀汞以成池築璵璠而爲區五金夜發競光華以呈乾后萬珍日產如沙礫之走坤輿其上則有彌天作帷極地爲載遥岑輕沫卿雲微帶月娥臨鏡以脩眉天女沐鬟而匀黛齊州回繞班班九點之紫煙仙府平臨朶朶三霄之翠蓋其中則有鰒鯉鱛鰷玉柱銀珧河伯導旗海客寄綃風從吹浪

之江豚雷應鏗鍧之蒲牢羲和鎔金沸洪鑪之衮衮馮夷剪雪鱗銀海以滔滔其傍則有蘆洲戰煙牙檣揷天菉笠鳥道燈火漁船風凝軟沙而鷺立雨浥厚莎而鷗眠福地洞天巢鸞鶴以遐峙萍花荇葉暎鸂鶒而淪漣至於龍堂晚雲嶒艤暮月善才之石砥定毘盧之閣嶫嵲郭賦鳴萬夫之喙陸泉激千人之舌物過之而拔凡品人鍾之而爲世傑邦家倚之而治忽古今由之以興滅傳諸圖經登在國牒灝灝漾漾未遑暇以殫說也若稽使君於斯奚取我契其大才學志度是故語其才也如江之波東底瀛壺西起岷峨歷瑶花兮沓沓爍雪山兮峩峩飛濤濺空兮漬千堆之沫鶩湍擊地兮旋無底之過撼紫皇之寶宮倒織女之銀河無遠不至跬步數州之域有重必載鴻毛萬斛之艖舲轆正霹怒霆而迅驚雹擾擾乎舞鼠蜃而飛黿鼉通四夷之歸王象貝文犀湧梯航而霧瀚入九壤之貢賦錦衣玉食紛帆席以雲擧濟天下兮往來又豈俟於盈科語其學也如江之瀾書名淮東之院堂有富文之顏緗帙綈縢梓雕銅刊六籍馿卑百家周完富誇牛腰之軸勤助熊膽之丸口誦手校左畢右丹縢萬口於千載據尺几而一觀若乃擬

其志高惟江有潮突乎其豪瀧乎其遥萬流秋毫千潨斗筲莫不障而東之以會同而來朝坱圠初分即稱其拔萃汝漢既決誰得而瀾淆懷子胥之孤忠與伯若而爲僚四瀆首推其廣大六合咸讓其弁包方其度洪惟江有容元氣流通乾坤混融衡截海內平分域中際天淵於不一齊物我於大同引重致遠通其變於不息含垢藏疾淨諸有於太沖高以下基當其無有有之用滿而不溢天下莫與汝爭功大抵陳事之方有通有會放之彌者收必密極其細者生乎大如其大而不約恐華談之已泰故觀江之說則疑

其過夸審一之理乃識其非汏交助互益非人奚待嘗試問於江靈祭川勳之攸在是故符堅玩之而狼戾江總恃之而顛沛壯從擊檝之祖生奇賞燒舸之黃蓋三國鼎峙六朝遞代水無變於安危人每異其利害其故何也蓋以天設地烈禎又無託緜緜延延數千百年必至於我　皇祖而始得其真宰也觀其發祥於始蒙六飛之首渡創業於成遂九重之斯屆煌煌漢闕日照而月臨蕩蕩羌彌乾覆而坤載然後華夷一統長通道於安流河漢九霄恆效靈於上界而有如使君者又復沐浴恩波漸濡大瀨提提巡之

專節守信誓之若帶志業浹內聲名溢外尚亦防之有法而備之無懈俾外者無窮而內者不息揚波而清水怪濫天驕兮淨紫塞甲兵洗兮玄圭拜旌功進爵加祿賚家流國澤並江滅一江晏然世永賴斯名稱情乃無愧賦而颺之載采采

哀孝賦

允明與太學生無錫華雲從能友雲母張夫人沒允明以遠不能往相其喪或能有以發章母夫人賢爲少以紓雲之至痛亦友道可爲而雲之志會雲示邵林二尚書先生所爲誌銘及張都運與雲自述事狀夫人賢節不勝舉其間備其孝事尤弘偉因掇敘大槩稍韻其詞以歸雲蓋識其大者可模後來婦無徒懟雲爾始雲外大父福州太守時敏以子幼用夫人館雲父太學君時禎丁寧福州既宦游夫人告時禎請迎養舅姑乃白舅姑舅姑難之即時禎亦難之夫人曰我得之也解飾首之資築室於石羊竟致之徃而覲饋隆於婦禮來而理職脩於家政於是舅姑夫子宜於適而父母安於遠又左右其孫弟弟已既歸其政趣往事舅姑盡恒理舅姑後先沒相時禎送死倍常力及喪福州時已丁張家持服比在室曰身

始本在室禮與其常也寧厚姑之沒哭不絕聲或絕粒蓋二日而病比襄事毀如初加勞焉遂彌留以卒嗚呼女婦性多闇滯又沒世無姆教乏究明理道通達古事之功故自儒宦大家外凡女子嫁者輒忘其親時以歸寧飾儀文而已甚則視舅姑殆途人比安得有如華夫人之知識即知之梗焉弗能處也或曰知而克處者固有之或病於財不得以爲悅曰病於財已耳吾安得厚誣世以絕無若夫財不足以病知與處而不知與處也者抑多矣不賢華夫人得乎夫人之事豈獨二族儒宦教染以然固繇其性資凡其

事蓋本之以仁裁之以知成之以勇是君子之王道者其殆庶幾乎近之者歟邵先生曰若人者從從皆義信矣夫然而總其實孝也故題以哀孝

皇播氣以降性兮無昭昧而必仁孰二道異夫成形兮可非孝而無親夫人既抱此淑貞兮又申之以高慧靈荃粲其中秀兮函瑜琬之温厲鏡皇倫之紛賾以相奪兮曷不善修以燕濟相先民之鴻訓兮女從人而無專建剛柔之弘義兮坤必求往而歸乾像寡世之改度兮招靈脩使來賚旣天命之不諒以香蓮兮吾敢偭天彛以人靡從移天於尊章兮胡寧夭而

弗戴諏靈脩其往請兮來胥宇而承饋尊卑禮我其難之兮將緯繣而東戾豈道有窮於茲人兮緊弗觀其通會攬旁塗於周行兮聿典禮之必行髮余首以撤飾兮資構宇而導迎尊誠動而感誠兮爰居處以胥寧止幹父蠱兮往帥婦經親謚于遐兮尊逸於庭備連枝以丕植兮印也歸政肅褰裳以從尊兮脩日事之有定尊先後以罹恤兮以襄事無或不信以不誠逮顯父之繼恤兮服服與在室而同情亡於禮者之禮兮因心從宜以有與恤復終我聖善兮我恫瘝而弗勝永號不粒性幾滅兮愬戮禮以忍生終靡支於恒瘁兮奄溘死以遐征何女婦之必孝兮何行孝必禮也禮有弗周於天常兮夫何善以義起也巳焉哉彼賦之懸兮用爽天明或祭而固兮行靡有方相古淑媛兮交馳並翔哀夫恒焉兮德任躬逝焉得世姬兮皆華之儷匪女之程兮惟士之軌寧孝之至兮引申長類臣忠厥忠兮幼迪其悌孤慈友信兮百行攸致一毋之烈兮一族之燁用燭邦勸兮風曁四海赫禪皇極兮完命于　帝錫爾不匱兮以引勿替

擬齊梁內人送別贈拭巾賦

初裁白紵白如霜舊遺團扇月含光紵拭不滅何郎

汗扇搖空相婕妤凉何如贈巾意勞君轉蕙腸若乃龍胡交錯玉線綢繆輕挹珠散舒動蘭浮不忍挂匡床詎忍委玉箱留取炎熱將歸去茱萸幔底拂鴛鴦

顧司封傷寵賦

滿不久秦臺月聚不住楚巒雲雲彫月墮兮紅粉黃塵於是緬邈宵情芊綿晝臆憐生信誓之留怨觸箱奩之歷則有鈿釵孔翠繡領鴛鴦窓窺鸞照珮解風篁髮燕草之碧絲臉越蕖之紅房望惑弓韄兮隻脫魂迷黼帳兮半張昔喻麗於群芳茲萃芳而何益悲瑤草之不蕣痛瓊華而無息苦莫苦兮斷知心悼莫

悼兮難國色撫幽棲兮淚盈巾傷四海兮無佳人便爲巫女終成夢便作姮娥有底親銀蠟九枝光綠沉百和香香香香不歇光光光不滅瑤瑟鼓殘兮湘水咽紫簫吹斷兮黃泉裂雖令魂返少君丹假使貌成虎兒筆爭如歌出李延年會道佳人難再得

二卷終

懷星堂全集卷三

長洲祝允明著

樂府

從軍行

腰刀帊首報君恩初事將軍出雁門回首家鄉無限意秋風吹上五陵原

前緩聲歌

瑤川遵穆晏汾水從軒游玄王啓靈會道宮亦文酬蒼禽喚金支瓊鸞翥絳幡靈賓戞韶石子登引空謳聖日麗萬舞祥吹振清球川后迎皓蜺波臣趨翠虬湘姬偶瑤席巫女行玉羞天老獻秘文聖年無時秋

董嬌娆

京洛何迢迢紫衢通麗譙采采誰氏子不解意飄搖強腕折高枝卑指攬柔條詎知枯殘日不受彼穠朝何當華堂上麗曲歌此辭此謠同君情不移芳與彫吾將持贈子聞是董嬌娆

盧姬曲

盧姬貌似月復有伎如雲青絲覆鸞額歌舞漢宮春參差銅臺上宛轉受恩頻君不見太祖會殺聲清人復留妙妓西陵裏盧姬幸不爲寃鬼爲名嫁人枕老矣人生行迹自有時莫以遲速歎盧姬

邯鄲才人嫁爲廝養卒婦

高下理有定金房頂王骨不解理有異漢月亦胡沒昔爲錦綺叢今爲作卒寮驕邯鄲皂甸夜半聞馬嘶遙夢趙王宮盈盈望秋月

隴頭樹

隴頭多嘉樹君持作梁柱清晨覆賓相白日抱歌舞哀哉北邙麓日日聽人哭

驄馬驅

驄馬紫游韁光輝照洛陽朝辭上林苑晚入鬬雞坊無因道下甲城邑少斜[illegible]

關山月

明月度關山中天照胡漢十萬良家子嫖姚甲待旦胡兒秋牧馬天子曉射鴈亦有王明君獨抱穹廬歎

雉子班

雉子班何牡不顧女來語啄斑斑吾不如絞頸谷中班班何班班何

天馬來

天馬萬里來天閑（牢缺）一開天馬入群馬辟立覷其驁長安亦有苜蓿食飽天子德天馬天馬在宛野

隴頭水

流水出隴頭白石亂高樹四海遠深淵原泉日夜注不見人物異獨向東流去

吳趨

閶闔紅樓起皇橋流水廻綺羅揺日麗車馬逐雲來施旦非吳豔機[illegible]見人[illegible]欲歌道古調風俗轉堪哀

柳枝（六首）

夾汴春來千萬枝綠陰隨處繫金羈慇勤休負東風意曾把青芽細細吹

紫泉宮外晚煙和萬綠條含太液波只有帝家春色好爭禁人世別離多

樹猶如此我何堪長笑殷郎氣不男若見女兒腰十五一生蹤跡只江潭

隋家蕭后解傷春內苑親栽幾樹新入虜歸唐春漸老美人恩倒樹恩人

白家只說舞腰肢不把紅妝鬬翠眉贏得美人憐又妬一時都不愛花枝

營門只阻羽葆幢爭似連雲蔭漕艘護國清風四千里百年人說老平江

林鳥（二首）

無柰恩情容臨別自依依思君如林鳥同宿不同飛

與君如林鳥暫聚還長離得夜乃共宿入明不同飛

古調

泰風

泰風儆時也歲律默遷夕颸儆物起坐多念歌以永言

灝商回秋泰風凄零衙常蒙非其音蕭蕭　蜩咽烏棲蟋蟀試吟豈無憂欣以耿遐褋　肖形含氣亦有裳衣無作我羞朝日將暉　昔之撫景鮮騅薄游今之撫辰力非及脩　五十無聞先師無畏無曰其遲其日如駛　皇序遞代沒漫百年天之將旦無然爰

詩（五首）

巍巍大山高瀰瀰長河流人生百歲間有樂亦有憂
蔥蔥陵上槿朝華夕已休儆哉向南畝歲乃亦有秋
少壯在努力老大且假息假息安此生此生須有成
努力不在少老死終無名
滔滔川上水纍纍陟邊草行行遠方客歷歷山下道
道遠行易疲白日坐已馳無憂白日暮秖恐嚴霜垂
日暮行復朝嚴霜草以彫
中谷有道士顏色常鮮好被以松栢葉啖以靈藥草

守氣存谷神後天可難老授我鴻素書相期青雲表
衆人不盡聞安能不枯槁神農遺世經穀食烝民寶
物生天地中萬形同一鈞小大各自齊聚散常相因
高岸忽爲谷滄海亦飛塵弱質非金石誰能獨久存
生世六七十永者僅百年相去幾何許等死焉足論
仙人莊子休爲序頗同陳
夭夭南國子蕣伎妙入神當音類子野歌舞傾都闉
城邑不足留引領奉韶鈞浮步躡廣路且與閭里親
倡家日還往濡累其有爾兮前上處謂言不足珍
樂府久隔絕繁籍猶相因嘯詞且自樂亦以共嘉賓

雜詩

鳳凰執聖符有道乃來儀白鶴抱仙姿俗士每豢之
棲啄非梧竹肥穢苟羈縻烏戾與靡孳性在哺雛雌
翩翩幾滄海嗷嗷鳴聲悲肯負一舉翼萬里乃通岐
潔食获中菜渴飲清川湄孤翔無亂偶高風羞詭隨

述行言情詩（五十首）

其一

昔受皇靈命結此軒奇姿一從辭鋼璞雅負遂參差
英光沒騰越皓素變爲緇兹辰起遐想推髮倘還施
但恐時日促璋琥竟無期乃知萬物貴治琢當及時

其二
大鈞鼓群有黃祇効成物流形隨風氣結性亦殊律
吾生托燕黃抱泉愧沉鬱返兹寛柔方茹和克疆倔
所耻非平康徒勝此對顔

其三
結髮膺偶何辭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微晗羊叔髦譽追勝王
明昕内外祖公叩張衡[illegible][illegible]劒多教術董弱企高翔
安知三紀後栖栖守榆枋

其四
蒼姬建鴻厤祝丘脩遥封豐穰託后稷疏條邑周遍
九江樹崇議司徒奮阜庸信栝櫚材器闓建扇遐風
淵淵都濟君涎官來南江雄畧絕類群宏圖奠兹邦
五子綮馬管椒以闡吾宗

其五
曾祖抱至德天倪以和神著閑木無楗泯燿沒見聞
辟時遁朱黃傾否逆皇運微情委塞聰遵養晦衡門
洪源浚且㵾大川乃雄犇

其六
赫赫惟王父自天擁英休宗德奠瑚璉大積苞墳丘
敷言對清問獻納襄王猷宅憂秉大防（景泰初公居內憂詔令起）

（任戎務公執禮典不應）佝宣向閩州冀方猶虞岳懋緯騰詩倏
懸車耳順歲高烈方弸彪

其七
公有高明居安老亦命小時從息經笥偃仰思至道
繁英焉修榮高節挺不凝㝢羅千載語竹素光燿燿
憶跪聽公詔拜此濟生寶懸斗躡級階侍日恣尋討

其八
先人備百行爲仁乃其基至誠動萬物大孝敷弘覢
慈愛無爭倫日月洞肝脾豈惟天止性在三道兼師
母氏既聖善孝敬極壼彝坤儀絕振古直當任姒期
喣乳幬載間春秋望翔馳

其九
七世美仁里八葉通德門五教植本始百行郁華文
仁義日可見金石作眉言鷄鳴總準出舉足宮徵存
厚趾靡顛仆長津從泝原何爲末受者卑垢辱華先

其十
高閎衆祥集泰日百美具豐屋陵飛霄崇樓臨大路
高齋敞華噐芳臯羅嘉樹良時經邁郭麗舫汎妍淑
紳杖旦日臨星曜時夕聚群公皂威儀百彥盡能賦
圖書恣讎核琴瑟鏗在御崇議每徵今幽求兢稽古

危言謁蘭馥雄辯激水怒觴詠富章什絃吹暢情素
西園繼清夜何愁白日暮
其十一
泰否寅斡運小大互來往童齡何倏忽使墮毒枉
焉知循陔慶遄成陟屺望萬生皆有終逆旅胡不喪
其十二
大憂纓弱裹意氣盡荒漠向未遊長衢中路履綦錯
零霰殺翹榮朱光就凄薄辰運萃華滋運消易零落
其十三
人理有太合太合及茲辰來楚當星戶（建辰之月）虹梁就
烏津彼其行結悅予亦御周輪從雲來粲者啚醴合
良人永始承遥緒昌圖啓後珍嗛嘅山河誓與子並
千春
其十四
執業稟公訓士節謹干禄力脩貴潛蘊進達戒征逐
踰冠聞有司寮業就甄録校考既充賦膠庠且餼育
其十五
人生有窮憏大化當極否偪蹙適三月凶割降重累
鉅痛深故創沈冤等墮海人生覆無天云胡不遄死
其十六

六極蕪弱貧百罹萃凶孤素薄綜物懷坐爲鄙人圖
倉箱既涼厲米鹽務錙銖自持綺桐姿埋沈向泥塗
其十七
讀禮訖祥禫試琴成笙歌丘墳肆畋狩志行窮琢磨
天人貫纖微昔今紛綱羅大道彌宇宙眇溥將如何
其十八
先人有高棲遺我端居室幸無喪志物寀檻簡編集
皇王植丕訓子氏張萬術閉闢斷來軼庶以究昕夕
其十九
學聚勤殖藏息游解紆結究原或流衍激泉共甘洌
彝條采碩果循畦屏莠葉幽禽答遐韻候蟲依氣節
芳霧蒙晨榮明輝揚夕月拔時附絕駕塞兌謝塵轍
其二十
服膺從聖軌厲志尊前聞敦厚覓砥道高明抗浮雲
玄元極三古蹤通窮八垠焉能爲栖栖擯抑斥鷃群
其二十一
老聃貴知希莊周識齊物山淵故應平精象藏恍惚
因知在矢溺居然返冥極安知臨牢豕終爲祝宗縶
其二十二
昔在狀膝下樹頂稱佳兒珠鳳已驗文綦虎亦彰奇

所企自有立名位豈足期自從勝簪弁顚隮逢百罹
握志壯室餘薦名僅鄕司逸足遠市肆永媿英賢規

其二十三

浮名雖或就夙尚乃彌堅漆雕有風期恒處終邈然
英游並策征予猶畏爭騫玆辰更不伸蚇蠖盤黃泉
因知隨時義聖謨固昭然

其二十四

戔戔抱微槧自擬猶蓱蓬企瞻先哲民終羞絶雙松
追隨不越群胡足爲不同何爲蕩蕩世亦復此不容
無閎見君子先師嘗發矇平平王道閒萬厲頻交攻

苟無反躬術何以禦諸兇皇仁卒全物莫高匪玄穹

其二十五

斯人各有尚沈潛與高明伊予獨坦蕩未解懷戚嘗
旣不畢狂狷安得遂中行所睹恒廓如萬有通一平
泰嵩輶如毛瞳眴已千齡不知要其終得喪將焉徵

其二十六

同人貴郊野氣度本惡狹出入州閭閒清濁且參夾
無衰桑梓敬幸共枌榆洽鳥獸不可群非人其誰狎

其二十七

大儀靡停運百生豈淹息麗天星漢度附地蟲鳥疾

把策詣有司五往五見黜巖棲豈無尚廬託病多役
錢刀壞心氣霜露損毛質蕉萃勿復言流塵蒙白璧

其二十八

陳根託九壤材樸各能蕃剝果存孤碩微稀僅不殘
芃芃萬枯中吾獨妬其艱空務封沃勤柯條竟疏單

其二十九

疏單勿復道幸抱此尚標妙鑑旣弘照大車亦雄任
如何罷截洪行迹復淹沉孤征即長道纏綿荊莽侵
焉能不跼蹐日月坐以深

其三十

績勳惟在力穫應非緣飭每當紛紜閒倏忽發靈虛
皇樞一納籥神明隨闔如其來眇亡岐湏臾充九區
猶操獨繭綸一引盈車魚又若陟春囿萬榮一時敷
研覈皆可食自實皆古腴自家白不識秖覺本所儲

其三十一

岐路紛百慮三十尚擇術覬空際無象踐迹窒寸尺
先師有遺榘四十迺不惑氷鑑端服膺物貌詎纖忒
交衢紛總總大路遵有一皇皇孔氏程聖愚乃同則

其三十二

萬理盡東魯群空乃西來餘子騁于塗憧憧何取材

學聚敲穹壤白紛無遺哀慹然對今古至樂不自裁

其三十三

百代爲宇宙升降成興衰興衰極變化忽已邁茲期方策布群賢建粥各隨時森羅內法戒所在吾有師

其三十四

有師蒙雅當君子貴爲己每求同若人力勇由知耻周身飭百行建節廣綱紀任重扛九鼎致遠道千里細德未足論大幹敢摧靡丈夫生所期恒存在後死

其三十五

明王方御寓世才乃微庸禮樂建皇極風猷歸大中

亭育茂登殖聲名粲光融卑高百有位道術何終窮

其三十六

仲生能樂志爽吾性善養恣任總勿關道林胡偃仰名都富甲第山池半邑業榮麗摩浮雲瓊筵日弘敞水陸窮羅羞歌鍾沸繁響妙伎逾二肆游童列彌葷畢性聲色中麟臺進功賞

其三十七

素無經世懷學仕本先訓終然拙枘鑿株木竊久困渾玄當有期或合阮君邈元龜幸垂兆長往乃無悶

其三十八

築舍負崇巘高卑綠秀林翠嶺絢晨暉丹崖麗夕陰入坐交飛英當窗語幽禽山人適云覯寫性將清琴郊居賦旣就白醪亦可斟循麓者時藝桑麻長方深未必談名理歡暢已彌襟

其三十九

槩榆樊石扉垝垣阜四周前檻俯廣場後宇環澄流微淪帶山趾半覆花竹幽去夏且游浴高蔭終日休豈必商丘開點爾聊同游

其四十

清晨風候淑引策出郊郭青黃交遠疇循澗桑沃若

白雲被華岑飛澗瀉幽壑汎眺思累新冥會神逾廓命儔賞已豪孤尋寂倍樂

其四十一

雅尚窮關覽遍躋幌卑纏甘游空能賦道觀多歷年終南華岳接峨眉太白連九疑元無地太行非有天岱宗日華浴夜涵星漢懸朝飧亦咸霞夕拂匡廬煙洪河春裂壤橫江秋勁弦因過洞庭水自櫂瀟湘船東海本吾宅太湖襟爲前龍宮多寶藥洞穴鑠禹編靈期似當值旦暮相付傳

其四十二

驅車出衡門薄游覽九州東征畧瀛海西陟升昆丘
冠巾岱華竦襟帶江河流駿蹟章亥趾裁貢禹王疇
汎觀山海圖遐尋府穴幽八維何所極撮土此可求

其四十三

璇穹積重霄廻運迅不停曜靈爍神燭望舒循九行
三垣列君臣萬緯流物形河漢夜半轉四時各財成
靈憲炳乾文至精存吾徵

其四十四

萬齡同一域千哲共此契遥遥幸相聞師友文室內
行止每討論音辭時廢棄罕躬事百賢其益故宜大

其四十五

遥賢故懷葢宿哲重應欽四海三數君垂眷後先深
年位非所限存沒或殊今淵淵玄酒味粲粲瑤華音
懷哉以拜嘉畢世銘卑襟

其四十六

仲尼欲無言六籍終亦呈林藹向春敷有喙隨風鳴
齋房坐清晏文言時有成左生潤瑚珮莊周厲風霆
二漢隆體骨六代繁丹青至哉統其全周後惟唐聲
山鷄且自愛蠅辯方營營

其四十七

學優在用行時舍乃含章士業豈空言斯世存維綱
脩政用熙載樹禮爲周防生養蕃卵胎变夷謝蕭稂
文思翊無爲樂聲薦祭康本末有宏模千目森鋪張
褐褋裹短簡可布亦可藏

其四十八

至道極心性域外有真覺曠生幸聞脩督辯豈喧較
萬變終不繆吾自了滅樂

其四十九

鳳鳥不世見四海以德稱虎豹伏深山雄鷙乃馳名
日月遞經天夕伏亦沈冥目趾待成功誰不仰其明

所以孔仲尼君子疾無聲嗟予蹇淹留閉戶乃浮名
高卑共彰徹近遠均一鳴惟憂邦必聞求之無其情

其五十

六籍統宇宙七緯鍵天人百子錯町畛萬家騰煙雲
眇眇予日接泳洽如淵鱗冥蒙日思道粲發時摛文
紛綸向一貫光彩摩三辰向來覺性言寂寞難重陳
至樂終百年與爾同埃塵

金蘭操二首（初趙魏公子昂與先總管友善游吳輒就館嘗爲總管泥金寫蘭二本祭酒胡文穆公爲先參政題二楚聲允明保之復綴二琴聲以語兒孫）

金蘭之猗猗兮寫我心以貽兮聊與子同歸兮
兩公閑閑兮貽我金蘭兮金蘭也且閑閑也且

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

僕本拙訥繆忝時名兩年之間三謁京國游趣既勸
風埃黯然簏中有二蘇和陶詩夜燈獨酌讀其飲酒
二十篇不勝悵慨聊復倚和

昔者病斯世庸人常攖之百物安大化甚似垂裳時
哀哀元化中吾生託於玆學道三十年今辰聊寡疑
願言戒迷塗靈臺亦有持

明時耻韞玉抱策下丘山所獻幾何許腐義數千言

有司繆甄録一出踰十年身世無一補何物期自傳
士生三代後干名本其情所歎少可知科版獵空名
二者齊亡之何以爲此生此生幸長存得失何復驚
陶公但飲酒千載名自成

大鯤本淵潛化形亦天飛截鶴續鳧脛二物均爲悲
日月繞玄度萬象各有依天地會有終脩短同一歸
吾生向姸華何惜此日衰有酒不解飲而問彼從違

大道本一致無間寂與喧旂有希夷時不見耳目偏
逝水喜東流浮雲忘故山美人隔秋風涉江耻空還
且莫或遇之莊周有遺言

客來相話言言多非與是問我誰適從我不識嬰戱
幸客來相過惟能默飲爾隨意斟瓦盆不解彈緑綺

秋霜瘁榮木春露華槁荑逝者不能已愛憎誰爲情
吾生四十年强半居欹傾不知誰爲之孰爲相號鳴
局促百年内安足稱逆生

鳳鳥有五文不共群禽姿言欲覽德輝來下梧桐枝
文采衆愛惜云是應世奇廷無簫韶儀好文空言爲
恐終返天山逝難風塵羈

世事不可極遇酒意自開寬然處百年亦有幾好懷
吾駕無廻轅何適亦何乖夫子惟天行微生病栖栖

孺子濯以清屈公淈其泥幸此杯中物與我多合諧
醉中態多亂眞抱自不迷皇唐事悠然古意暫可回

回首望鄉井宵在東南隅倦鳥不出林胡爲涉川塗
冬半多北風疲馬不奈驅昔行氣長徤玆來感有餘
園田苟可治豈不懷安居

長愧先師言憂貧不憂道勞苦救寒饑容體易枯老
自從强年來頗不患衰槁翁翁電影間英姣亦何好
澹然無得喪恐有身外寶靈龜不朶頤乃活歲月表

吾是如轉蓬遇風無停時節候迭代序常與家室辭
三歲凡五出別離復在玆行止豈有津誰爲我稽疑

不若巢中禽乃免霜霰欺天運實爲爾逼塞任所之嘗喜陳圖南託世在夢境亦有阮步兵六旬且一醒神解與辟世此意任各領汨汨糟醨間少復此冥頡哀哉羊皮人方彼爛虎炳

四十不擬老老狀日已至飲量復減昔三飲已復醉詩來亦信口甲乙懶排次擬覽天地間何物如我貴所恨每自喪長失本然味

所乏百畝田亦須五畝宅居食少給躬何復世上跡一身自窮主一日足抵百知我不暫舍舉眼天日白默然便歸化亦復何足惜

安世至此日世紛亦已經莊周不畏煩爲人校斲成五岳屹常居四序乃遷更微子爲之奴箕子出門庭誰能外闔闢妄動樞機鳴密雲自西郊蕩蕩周文情然獨能爲月搖爰能爲風乎有造化能身在造化中順時以道用天人乃相通如何負折鼎而欲求張弓昔天恒高高欲上不可得文成食馬肝漢武知復惑狂念如推瀾滔天不容塞坐此弊其驅亦復幾喪國吾有升天方難言姑緘默

卜商有遺言學而優則仕學既非爲人仕復寧爲己有玉求賈沽無道轂亦耻仰瞻夔龍朝俯愧蓬蒿里駸駸銑二毛行行入四紀馬逸駕可要風回楫須止爾無操御中顛覆何所恃

二儀不變復萬生遂無真物情雖馮時中亦含元淳揚子本清靜晚埳任美新賈生抗高志慷慨爲過秦其君或虐殄彼免終誰已徇一時哀哉遭其勤因知紜紜內心貴必自觀貪須有躬行大道無迷津提壺掛舟傍還戴漉酒巾何必訪巢許今古皆斯人

秋懷

時運無長榮清商多悲音悲音一何苦壯士有遠心蕭蕭風篁亂瑟瑟蛜蝛吟寄言眷萬古託之千霜林

潯陽有餘波涯岸倘能尋

己巳閏九月十三夜夢中爲游山詩

春觀入西岫區名意自別松嵐結幽賞蠡鳥弄餘悅花氣韻蒼沈樹膚落翠雪天行無塵染丘卧自雲絜心在道不違未覺萬物裂三爵已餘酣清心寫泉月

春日醉卧戲效太白

春風入芳壺吹出椒蘭香累酌無勸酬頹然倚東牀仙人滿瑤京處處相迎將攜手觀大鴻高揖辭虞唐人生若無夢終世無鴻荒

別唐寅

長河堅氷至北風吹衣凉戶庭不可出送子上河梁
握手三數語禮不及壺觴前轅有征夫同行意異鄉
人生豈有定日月亦代明毛裘忽中卷先風欲飛翔
南北各轉首登途勿徊徨

夢作月山獨步歌

不忿白日塵宵賞有雲際山蹊任褫入不必有昔轍
石淙長寫韻風林時敘蕉凍欲臨石霜躍鱗鯛潭月
山空夜深靜魈鬼時出藏白非玆冥極誰能畏城闕

擬傷亂

楚氛望方惡會戰誤未諧晉羅每多閉秦鐵良可哀

三精寒侵霧暘雨更爲災巴蜀風塵瞑關河士馬來
洪流減阡陌溝市盈饑骸豈無眠戈誓慷慨擊楫才
夏屋既漂搖郊壘多崩隤楨幹可相尋松栢亦已摧
天王下制詔仁聲九域開庶幾赳赳客猶上黃金臺

代江南水災謡

天皇老不事地后虐不仁盡卷天河水淋漉九州人
九州人食多在江南江南灌沒奈何堪之奈之何人
死無萬數新絶竈冷無菜煮更那得菽與黍遽如許
推龍號挽龍諦汝不應吾吾請天公來解謫汝

九愍九首

庚午歲吳越間民瘼作九愍

溪毛圃芽鮮芳殊吳儂恒食饒嘉蔬今年大饑百年
無百年無奈空腸齕野草同牛羊

大麥青青四尺長大水過頭一尺强安得不托與餦
餭無餦餭且自可秋不成者殺我

四月浲水麥不秋五月插秧水不收良田萬頃盡洪
流盡洪流大無禾民皆死如國何

榱撓室攬塘蓄崩沈竈産鼃不得烹康衢第席通流
平通流平慕鴟鴞巢伯禹懷有巢

饑亡溺亡十亡五歲降之疫亡亡數誰生厲階今帝

怒今帝怒半爲鬼厲階人安富貴

有田賣賣只賣屋況有筐箱與巾服妻乎子乎牽出
鬻牽出鬻汝不肯推溝瀆竟死等

饑乞無幾新乞多吾食不續欲分何汝不吾分越奪
那越奪那乞化偷竊則巧狎則摟

舊田不粒猶征逋新田爲淵租未除農來爲兵强執
殳强執殳絶錢鎛國無農其何國

官困曠空抽民米富人削瘠貧人死嗟嗟上牧亦勞
只亦勞只荒政難乎吾民嗟吾官

水詩

雨漫天兮天不得見水漫地兮地不得峻烝人不粒
兮桑田變神仙老死佛入滅伯禹乘龍仲尼乘筏出
八極兮睨涬溟而不即公無渡河兮公既沒婦逐狂
夫與子偕溺青山摧爺足斷蛟蛇騰拏萬物錯亂厥
初天一兮生水其棧與天地兮爲終始

沈憤

燭龍奔天衢不照冥下人陽貨盜玉弓仲尼糧絶陳
筆絶春秋成乘桴泯洪淵莫食汨羅魚腸中有靈均
青天上無路黃泉下無門漫漫長夜中萬古齊一塵

小山不妨宦中隱從近關無論車馬色幸共禽魚悅
風泉夕韻霙霜月冬氣潔醒醉齊一襟心賞方茲結

雪後楊禮部邀宴用謝宣成韻分得濁字

季冬雪始降佳氣通歲朔君子良燕會時招總延擢
搢遜粲賓禮發奏𡂖嘉樂蘭薰兮露濯松顏齊卓犖
遐覽萬物昭無復見黮濁微言共一契所寄在綿邈

召父歌送朱版曹升之守延平

西北有高山東南有大海生我延平民居中百千載
遠在天南頭去　聖人萬里欲得無菑害秖賴賢守
寧[illegible]聖人念遠人賜我慈父母輟其股肱佐來爲赤
子乳　我望朱夫子如望漢召父請爲召父歌女知召
父不召父善治田從橫正疆畝始予我錢鏄以及奄
銍艾耦耕并牛犂秔稌諸種等田功多方理要領在
水利廣閘滿門閼處處廣灌溉均水作約束刻石防
決汜勸農走阡陌止舍即野次召父善教人須訓從
幼艾孝弟正家族勤謹不弛怠繇役赴公事和孫於
社火有禀特秀異使結衿帶佩入學共絃誦學者壯
而仕召父善阜財民產加豐大召父善聽訟無情不
譁嚎饑渴召父食寒裸召父被召父善使人隨時各
分代召父善事神水旱不爲厲人口歲增倍訟盜悉

衰止召父去已久循良風聲在惟有朱夫子甚與召
父似凡此召父善朱夫子盡備夫子來母進百姓曰
候伺凡此召父事于今益有賴一一速施行惠我起
我憊上戴　天子恩夫子還入拜願爲公孤貴名與
召父妃

懷星堂全集卷一

長洲祝允明著

古調

凤駕邁皇邑

凤駕邁皇邑送胡侯也侯宰吳而循將述職朝于　京師民願其陟明而懼其不來於是交懷乃述是詩送之凡二篇

凤駕邁皇邑奏計　天子闕命臣宰吳民民淳幸成治君子閑禮教細人勤耘耔潢池徒涉境亦幸免顚隮歲月可少假當轉脊爲肥臣政報不欺　大君企鑒裁

凤駕邁皇邑公去我心悲京吳期月程父母何時歸所慮　大君留吾儕將疇依賢人在高位庶績用咸熙子產徃作相嗣之來者誰　大君一內外留遣皆賢才

悠詩

繁霜隕衰秋萬物無一歡后稷苦望歲仲尼唱猗蘭東海有慜龍西崖有鸑鸞文王舊時操極古無人彈

京館登樓眺遠

登樓躋遙際邇值城東阿都市無曠壤萬室交鱗羅花鳥不見妍鳴輪日衝過衢喧萬方言嘈雜絲吹和

賛皇壽幸運仲宣憂獨多吳邦弗可見不樂將如何

舟行汶上薄暮看月作

璇蓋瑩空青飛鑑泛華艷川原邈夷曠疎木媚寒瀲廣路斷浮軼旅旐諧靖念跡逝偕志行萬里靡坊塹苟無忠恵持誰能勞不厭

自京師南赴嶺表仲冬在道中

秉策志渥丹牽絲及班艾拜寵北闕下寄命南嶠外霜屐將蹈氷虛舸徂寒瀨越鄉慚古節垂堂懍先誡劉公存社稷雅尚幸終會（余弱壯求仕夙願令長今幸如志深與劉梁言志符合）一丘沈結膂三厤擬投帯晚陰答蒼靈亦鑑愼無昧

五十服官政效白公

五十服官政六十方熟仕七十乃致政古今固一致吾年五十五始受一縣寄七里劇彈丸亦有社稷寘夙懷同劉君（後漢劉梁）今此幸諧志所憂脚本短時彫虞易躓秖應盡素衷玄鑒不可悖一區石湖水漁舟早相伺

夢游

航葦緣曲谿峽深谿轉幽瀅靚水氣甘葱蒼木蔭稠空舸孤持檝愈入世彌遒步履窮暨亥秖此適余舟

蟲鳥元共性非契我何求
予行物已隔極境愈欲至獨有仙巢子被髮跪雲内
栖巖玩頽陽流谷響清嘒須臾始云覯伺我九千歲
海中多眞人徒羨蹤不値琅霄有飇輪中夜以爲會

讀余侍御游泰山記詠其間二三處

明堂

於鑠姬后締茲合宮[illegible]神明穆穆王風降及後王
以奉土木彼營于朝形修實贒今我涖瞻猶拜文武
念茲草木且附聖土有赫我　后三登五咸臣願師
周唯　后用際

絕頂玉皇殿

乾居冠峻嶽承級通明宮星辰綴琨棟雲霧彌璇墉
攝齊入金門拜肅閶天容俯躬覽八表辨方識疆封
西北拱　王宰舟車方會同

日觀

我昔聞日觀想像當雄哉君今登日觀眞從日邊來
君言日觀高踞山之東左有天門右有絕崖從中突
起一片石不知千丈萬丈上撥浮雲開扶攜石傍東
面坐但見東方無際畔盡在莽蒼滄茫間上不辨穹
霄下不分人寰八極總一景焉知別華蠻忽聞天鷄

鳴一聲恍惚紅光射破青冥蹯龍宮煅火齊琢爲太
陽丸海波瀲瀲玻璃纚搏桑翛翛掃三山衞霞從霧
紛爛煸五彩錯亂多朱殷龍車不須轂駿烏不須翰
奮迅升天關游天衢兮循天環開闢六合天尊地卑
萬物出作咸乂安日觀之日乃如此亘古不息正天
紀蒼生仰照宣重光吾能言之自此始

方烈婦詩

芙蕖託藕根藕折芙蕖萎雄劍出土中雌劍飛相隨
桐城有女姚嫁事方家郎貞心兩松栢信誓雙鴛鴦
方郎中路隕女姚治其喪明朝郎入土何事妾不亡
妾有十尺絲玉質奄從化一夜寒霰零蘭枯蕙亦謝
煌煌雙白璧合瘞南山岡宛宛兩柔荑爲人摯三綱
旌書下萬乘烈聲騰九有九原多雜臣試問方家婦

龍川山中早行

磻磻左山影橫截右山腰辨色烏讙翔微光漾晴朝
浮雲若中斷蔚蔚方行逡
朝雲山腰生我在雲中行只恐雲載我飛上白玉京
世塵邈已隔天鷄猶未鳴須臾微風發東極金烏升

莆田鄭殿中綠野亭

吾聞烏山下千載君子宮云誰搆此者杜下有遺風

昔與韓忠獻同升事仁宗抗節匡王度寒歲榮霜松
翛然返薜蘿考槃亭此中孫子聯翼翔邦人亦欽崇
出處鑒茲宅眷言均帝衷

贈倫解元（三首）

佳人出胡國鬱鬱春松姿千有龍卷文忠信以自持
茂年秉高義淑姆儷婦師君子聘好逑任姒共風期
關關雎鳩化四海爲維則
珠玉一出世見者愛輝光雲漢倬昭回衆夫仰文章
煌煌錦繡段願爲衣與裳醴泉消渴心嘉禾望充腸
亭亭梧桐樹可以棲鳳凰

明王攬大宇百福日富來車書上皇邑八表無遲回
與予遇原野携手乃徘徊君行遵大路日以寫予懷

贈王翰林（思）

先公昔登庸運出元禮門雄篇累貢遺存亡被光燉
吾兒繆通籍重得聯英騫碩鄙當其中俯仰慚祖孫
夫子篤風義眷然推好敦昨旅同北都今來共南濆
叶英哲產自艱分氣動化元繩矩用必莊天球質本
溫藏蓄在王府望瞻不可捫誰令寘海隅混揉珠貝
繁蘭風滌瘴腥桐韻澄蠻喧邇來觀海居高寄城西
原白雉不見來蜃氣日夕昏將無辱賢者乘桴[illegible]

言韓公日良覿代隔道共存時時出危言珍怪無與
璠頗聞多幽味深濟如丘樊蔚林斷湫鞦疏篠涵靜
源萬境不能亂始知吾性尊鳳文非可求惠然下蓬
軒雖欽俯介收終愧仰蘿援即欲往從之川梁棘我
轅塵誼無足投望報來瓊琚空荒坐遲晚勁策幸扶
攜

題黃山人詩卷（山人黃庚陽字一元臨川人能琴善醫號五行祿命來拜予縣庭中捐歲十一翰林詩卷以代贄請詩因走筆還之）

南來作縣官亦希遇異人三年霧眯目衣上多新塵
翩翩一黃鶴銜書祝融濱下庭展軸諷字字青瑤瑜

既驚旦暮契猶懷夙昔親鳳鳴燕雀間視聽楚得伸
鶴乎果有升天翼借我乘之朝玉宸

吉湖口湯泉

慕詭適修禊嘯侶闚靈淵機權知匪測槖籥詎云偏
飈沸連波起鴻鑪不斷燃蓋石愈怪傑襟湖何渺綿
蕭丘有寒燄化理同一玄燧人與堯井無爲帝力全

鷄黍詞

庭中有群鷄主人賦之黍會鷄偶遂立於此有遺秬
遂鷄氣沾沾欣睨躍拙距主人軒然笑爾蠢何足語
嗟哉胡得喪可惡爾畜羽幸禍天所怒得喪天所

主人唯至公但使豐年屢叶

讀嘉靖改元　詔書幷閣邸報臣敬作詩一
首

宮車昔晏駕　鴻寶歸　親賢　元后上聖姿神龍
潛虛淵來乾奉　天祐　皇極建中年百辟迎代來
疑命居清玄　皇風仁假草一日周九埏震霆雨作
解赫曦清旻懸除兇刀推虎狴猶犴重鍵擊寶走鬼
彤好問廣詢延急治熱願濯從善坂流圓㘞啓朝至
旻　萬幾無停晷泰否一往復乾坤隨轉旋昔日堯
舜來神化無此前聲休度百王　九廟光鑠嫣　天
祿永無疆　聖治終始全臣詩屬先驅三靈赫臨鑒
叶

過湖

紆廻蒼壁帶平瑩玄銅鑑旲旭懸邃霄光景高下湛
周覽總一天纖埃焉受狔

溧水官舍

皇州本叢麗倅府亦多暇高木停車蓋白石砥根下
鷄犬寂不聞明窓晃低亞碉奏不絃琴山橫無筆架
流雲過簷牖斜照盈書畫巖居固同此此寓未稅駕

出高淳縣望寶積寺塔

巖邑無闉闍出市即郊隰淒凉木石寡衙縱吠冷
徽陽廣土被厚霞蔓草浥四垂天茫茫忽覩斯物
檀欒布牙角亭突樹磴級巾歷巒嵒叢明標粉黛彩
遂疑塵井絡仍謂賢聖集旋行遊復遐窺戶廓洸戢
游煩少解散空諳亦靡及

喜雨篇送推官李公

三農病焦裂百姓恭米蘇誰知皇運仁下上不終瘠
良風助玄雲灑淅散宵潦農人餉在野鄰宇懽婦姑
拜嘉我李父駕言忽　王都願挾懷中澤呈君被九
區

送盛斯徵中丞巡撫江西

公昔危言行忠信嚴操持抗節抑權近獨結　明主
知騰波百低昂底柱無虧移況兹唐虞朝旰夕湏臯
夔龍升雲亦高松老節益奇　眷言命召虎江沱煩
撫綏愚瀕狂悖來十民九顛𤸎于今保治要邦本最
先宜公豈無素蹤次第將栽施格君雖美談寧邦幸
沈思世顯與史聲豈獨鄉人期

送徽明計偕御試

恭人當遠別思念長寅送詎惟離群悵吳邦去光重
叶奇珍不橫道遁爲　宗廟用叶　君其保氣體訊問

悃寤夢鄙夫誰向扣日益守空空叶時來玩鶴[illegible]
仰見翔鳳息賦李陵詩願爲王褒頌

鶴章（癸未歲人日余家構新堂成肅延北山老師顯來感佑之翌當奏章時仙馭三降旋導瑞臺大作而篤亦逝象日瞻詠敬賦一章銘志玄陽兼謝周師精高之效書奉尹堂和韻）

歸命禮昊乾蕭筵事三清眞功仗宸官得此金門卿
碧牘函赤心法步淩虛京八霄青瀾瀾剛處別曾城
獨馳丹元叟直詣太昊庭紫皇已傳命仙駕垂雲征
翩翩三縞衣上下相承迎翔徜既適矣矯羽欻上升
安得如几飛淹留悅歡情佇嬉陪部同畏威敢爲榮

始知精賢師可以徹上誠銘襟永拳脩玄祉庶獲并

夏日林間

空林坐遂暑松蓋截炎日重陰集凉氣薄吹颸亦及
幽禽時度語遲碉汎清瑟厨人列齋素稚子來共食
援琴弄山海頗復似加適牛羊下前山自入後簷息
余亦杖策迴今辰茲已夕

汎舟登郡西諸山作

西巖礴春氣丹翠絢長靄結駟出閶門日華浮羽蓋
曉市湊萬響方言九州會青翰迅姸洲遲遲背城邁
中流簫鼓鳴連甍夾隄起叶鶯吟芳樹底鷗舞澄沙

際叶柳坂少依依花淑始綷縩透迤度重嶺
蒙眷欣遭勝域参慮遣俗累解薄暮風詠歸華
玄瀨鳴笳震水閣登陸且過憩叶遨翔詎可樂來往
日月代

雜吟四首

青陽肇物觀披覽川隰外草木寒不榮玄鳥罔未至
高原有松柏亦爲霜露敗榮華須臾間後凋亦自貴
惟望多麥禾麥禾不可卒歲
春日欣載陽淒風霾曀蒙玄雲何許集晝夜彌衡穹
少陽秉光淑元化潛開通

向樓臨道院舒目喬林端天際浮雲開遙見江上山
山中有禹書竹簡鎖石函我欲往求之試尋古道觀
惟恐雲復合駕言空去還
鳳皇絜德文和鳴亦出時擧世未曾見衆口稱麗美
唐虞有至治千載成傳聞學者抱典謨終年向人論
舜死鳳不來寞上長欣欣

賦得春陽曲戲東人文

錢唐蘇小小京洛董嬌嬈儇芳競桃李清潤並瓊瑤
頹山左右倚因風上下飄東隣不姓宋無慘一相邀

秋日作

危陽既驕夏衰霖復傷秋夏驕衆夫病秋傷田畯憂
少壯且頹暨耆人衷百愁萬物蒙化成聖賢豈有謀
栖栖非爲佞猶言我焉求

偶述情事

投弁歸柴荆時晦仚遵養頗謂築排屠亦遂灌植賞
素履暮巳定空法獨結想自甘裝生戒無論（缺三字）衷
和亦氣謐焉足問直枉違俗柰束擾鈎校既非尚物
理不爽銖答應難絕響一旦（缺七字）缺

爲張孝廉題留犢岡送吳邑楊明府

東京蒨廉耀風流逮當塗時子牧淮甸解犢振清模

介石似滅頂千載不數夫安知後代士裂膚韞明珠
邕邕楊夫子抱琴宰東吳盂水謂食潔戸兒言卹孤
虞廷奏簫韶鳳凰翥宸都誰能獻丹青清風擁前驅
復願寫縣壁告彼新尹圖

夢唐寅徐禎卿（亦有張靈）

唐生白虹寶荆砥鳳磨磷江河鯤不徙會野遂戕麟
徐子十（缺一字）周邃討務精純遑遑訪魏漢北學中離
群伊余守初將溫故以知新誰出不由戸貌別情還
均濁世二三子厭棄猶爲人相逢靡幽明隔域豈不
[illegible]燚塗無爾我相泯等一眞昔亦念張孺猶能逐冥

塵

賦得君馬黃送黃翰林（才伯）

君馬黃臣馬驪騑以驥馬來何遲驪馬善折軸驥馬
不失馳天閑衛龍馭終不到瑤池

又絕句二首

閶門車馬出楊柳綠依依龍樓清夢起開閣待君歸
江山司馬筆民物杜陵吟他年黃閣裏便是此時心

詩四首

予見古今士遯世不（缺一字）所志焉鷹之咎或有知罔
所咨徒豕旃旌鳴呼獨君臣之際哉

盈盈高樓女粲粲紅粉粧灼灼耀容華粲粲（缺一字）衣
裳丹唇激浩齒鬒髮婉青揚（缺三字）閭里（缺三字）洞房見
者驚若神翹首仰輝光
名都多秀艷三五騁神逸六門交長衢窗中坐曉日
行行萬夫望（缺二字）不可匹君子嚴禮防承筐當充積
嘉耦（缺一字）好逑高堂鼓琴瑟
珠玉含澤耀妖女（缺一字）容華門巷多履綦（缺一字）冶市
門誇紛紛容悅巳日暮宿倡家
巍巍西山高湛湛山下水昂昂千丈松靡靡百草委
下有虎豹伏上有兎蘿倚

答黃魯曾

昔與君子別朔雪正霏霏惠音阻良覿歎息避炎威俯仰懷夙昔風雨洊淒淒磊磊井上松秋菊晚相依倏忽時候變星霜迅若飛

懷知詩

卧病泊然緬懷平生知愛遂各爲一詩少長隱顯遠近存沒皆非所計秪以心腑之眞凡十有八人共詩一十九首

同老十八

顧明府榮夫　錢太常元抑

王文學履吉二首　葛隱君汝敬

湯徵君文守　謝處士元和

袁參將燁允暉　施侍御聘之

朱提刑升之　張秀才天賦

往者八人

吳文定公　王文恪公

韓尚書貫道　沈周先生

本郡使君南海林公

陸冢宰　朱孝廉性甫

朱文學堯民

顧明府榮夫

雞山燕市每依依此日都抛入洛衣家近鬱林公隱門如彭澤令初歸空壘舊社惟君密却笑無車訪我稀最愛滄浪池水好幾時同坐一方磯

錢太常元抑

入室芝蘭始見香也知孤陋合離群烟霄本自冥黃鵠城市安能駐白雲[illegible][illegible]晚山青歷歷漕湖秋水碧沄沄相思只借中天月會把清輝兩地分

王文學履吉二首

七十看花歲已[illegible]始憐梅蕊照衰顏河清可道遭逢易駕俗深慚會合難錦繡段開藏黼黻驪龍珠抱媚江山欲留光彩無窮事心緒悠悠竹素間

我居廛陌子滄洲望隔江城各倚樓共惜賈生違漢室豈知王粲重荊州青雲尚共絲辭附白壁空懷未盡投十載三都墻空滿不堪玄晏思悠悠

葛隱居汝敬

獨承華緒振芳塵想見先公氣象新開口只傳前輩事存心不共此時人城中紫陌藏巢許門外青山是主賓布褐一逢埃土盡誰言叔度賤還貧

湯徵君文守

舞勺歌詩把袂儔白頭俱換舊烏頭深憐武庫空儒賓却羡名宗獨綴旒擊壤含君誰作伴看山無我不成遊酣歌李白襄陽曲掌上隋珠國已收

謝處士元和

薰茗清談午夜時詩篇排日又飛來應憐去日來多日却見千廻似一廻槐院定酬王祐志蘭庭休起卜商哀紅芳落盡青青在始信松筠是德材

表弟蔣煒允暉

風雨牀空坐燭闌分襟兩見歲華殘蕭條鷗鷺江湖闊寂寞宮商草樹寒王謝風流吾子在武功中外老夫單懷君有句君應笑不向滄浪共釣竿

施侍御聘之（吳興）

行藏蹤迹只雲萍一種神襟兩我形清角痛悲鳴晉鄙黃鍾力挽向虞廷丹山鳳去尼丘歎紫府龍歸雲永靈昨日書來淚盈把南溟心語到東溟

宋提刑升之（楚州）

渚萍漂泊合江瀟洒逐東流更不移豈獨松篁能晚節共拋簪紱向明時烟霞草樹春容與霄漢星辰夜陸離慚愧逢人說桑梓只如黃卷對光儀

張秀才天賦（惠州）

文征屢北道空南雲錦才華織女態宗廟豈能瑚璉舍蛟龍未許土泥伴襟期天合膠投漆光彩神驚玉在函不見書來誦書序相望渾欲淚毿毿

吳文定公

穆穆文定淵淵念尼風被四遠譽髦歸淑伊余小子欽承在夙爾雲駁附潛泥蟠伏　詞林嚮恤閟息茅廬扣戶請益拱肅趨隅教曰勗旃竭景劬書默爾富穫單辭靡餘　選曹展丘俾書　皇綸山房接夕邇檝同津永言夙好傍諗前聞虔膺秖受充然萬珍公耆後先三四及門一瞻白盍矧曰終身望之如日就之如雲大雅既喪悼霣徒紛

王文恪公

肅肅文恪有嚴我師扣竭空鄙博約兼資片語必浹寸顏皆規甘雨中含滋浹時熙　屢躓于征靡辭有戚公薦以升黃閣有職援呼日三導掖譔百嗟予不肖鼎冶負德　非作封史來相予總謂言家君車迎館奉力襄懷報寧公疾衆公往趣成傍誚莫誦公聞斯愠命我專統謂守載屬同群益泗終亦靡克公愾溢勇有矢冊命卒隊茲恐　公歸在堂復佇函丈三變泰如揚休彌暢湖山貞高風霆下上嗟予懦與弗

從以往中星載圖遥失几杖梁木既壞吾將安放

韓尚書貫道

司徒嚴嚴四海具瞻孰不歛衽植偃礲頑蒙逖以卑霄麗泥蟠訊之招之令之曰前旭日垂熙温誨孔殷　昔我先公政于晉陽知公于童拔立序庠範之德行訓之典章古道世用啓廸游揚瞭詩書畫亦靡不詳曰爾國器必成用光公曰於予前德不忘　乃共之食乃賜之帛嚴威儼恪靖莊允塞拜賜必誠養德必實一毫弗再有斷以訖

沈周先生

有華東陽燁于吳門古有遺高偉也茲存孰爲先生秀降三辰智集萬寳手揮五雲九淵湛暎于茝齊芬鶴跱霄逵抗百風塵　維予二祖式契且姻親公自髫齓于夕昕齒惟父子視猶季昆提聒貢貢援推勤勤謂予良史左丘馬班謂予鵬運直舉橫騫安知乘馬班如迍邅終需于泥以卒歲年　余既暮矣公猶蹁然于何不臧自遐不因一往不復追悔空辛豈念平生我思古人

本郡使君南海林公

昌哉我牧百夫之特睟洞萬㮣平吞四瀚經庫儲學

智囊韜識鸞刀一振百截以訖吳材總升胡特我州載笑載言載詠以繹有作斯爵懈孤善述冥留靈逝奚贖身百九京有知有茹閱臆

陸冢宰

陸締于戚好也奕世[illegible]水江江祀實兄弟翔泳殊能逵磐別從川守衍接綏[illegible]遷及南都于遘日以文會昜哉進修驩然游[illegible]鷗鷺光昭江湖結氣　公績平寇尚允銘紀首聚須史風約戢屬迨登堂武爰均四海迹用地隔襟由姚發穹淵契闊恍若越世　恩譴公被不才余棄聚散忽再幽明永異終則群疑始亦何諱丹誠寸積悠悠兩在天吳晝掠鰲波夕沸茫茫大壑蒐今何寄

朱孝廉性甫

秀矣孝廉名駒在谷白玉清冰碧梧翠竹少游諸老孤騫喬木予家日見匪懈維風貴庭行度朱絃漢曲群公星落長庚爾獨後生更仰雞樹鼎鶴頹然順化行閱滄陸修年黙逝亦可世哭雅緒君斷更莫彼續來英日富風流絕目前修履蹤流倚碎顏嗟子勤哉堆筍疊腹緊我與君髮皓相逐今我視衆如君我矚餘霜猶幾三歎不足

朱文學堯民

蔚亦多彥哲矣兩朱崑丘連璧嶧陽雙梧子山最後遺風爽如寒泉冬潔蒼竹秋耀積百媚學孰儷君劭宵闢片篇作雜以頌失之在在獲之愉愉拋袠噴炙投玉捐珠珍奇寶名法繪名世清談妥對日坐仙區愛我維篤棄我亦徐悵其邈矣臨風永吁

挽歌詩

清晨出闉門丹旗何飛翩闉之路傍人新鬼即幽墳翹望旗中題知吾夙所敦昨朝在座間啞啞相笑言日月晷流轉幽明已異門昔時強仁義茲辰聲益尊

屬徒送自返婦子亦一喧君獨長付眠不知悲與欣由茲壽無垠萬秋如一昏零霜殺宵草繞山游微魂游魂不復貴所慰行節存

寶劍篇

我有三尺匣白石隱青鋒一藏三十年不敢輕開封無人解舞術秋山鎖神龍時時自提看碧水蒼芙蓉家雞未須割屠蛟或當逢想望飛壯武揄揚郭代公高歌撫匣臥欲哭干將翁幸得留光彩長飛星漢中

黃金篇

鏗質自化育英姿藉鑪錘虹光衛煜煜晨曦縱焞焞紫霞爛虎豹青渠暈幽甦在鎔未云卜躍冶詎其宜能函大鈞體伏型韞神奇何當錯寶鈿戮妖血荒夷鴻祕巳出柙勲用吾未知療市碎碓斧交易方紛披

八詠

禁省

彤華燿芝蓋初旭浮絳綃紫殿切五雲觚表雙嶕嶢千門洞陰陰天光互明滅炎炎鳳翼擁肅肅羽旗列仙韶忽然奏鳥獸咸應節白衆上玉陛丹書出金闕

軍戎

西北羽書急半夜渡遼水上將受鉞出壯士把弓起

天子既推轂四海盡雪恥殺氣入匈奴萬里地色紫琱戈插犀甲鐵勒封馬齒平生百戰身常擬一日死

田家

溪流浸茅宇短簷挂鉏耒桑交午陰幽禽時相呼稚子蹋犢眠饁歸候朝餔稼翁釋其勞甦徃攜陶壺老妻督少婦擇繭停碎繅輕雨日日零稻苗盡懷蘇

漁釣

幸非城市住不舍煙波宅白鳥飛金沙蒼葭繞黃石凉陰木澗青平遠水天碧梁寒魚盡落稻晚蟹猶瘠脩綸倚笭箵敗笠蓋襏襫沾酒自易醉楓根忽終夕

禪林

泥洹金爲地祇園寳作坊蓮猊兩足尊天龍億萬王
燈存千歲燄鑪騰百種香精舍坐苾蒭屈曲蜂聯房
又如拘陀葉處處蔭清凉暫棲蹤已空弘慈不可量

宮觀

青霞抱琳館蘿陰絡深邃龜遊煙沼煖鶴立天壇淨
微香拂幽洞欲覔風不定雲房並懸簾晝日鎖虗靜
琪殿臨高臺琱閣落瑤磬循除步周匝徧扣無人應

俠少

三游本豪武七貴元驕惰腰間血匕燿頭上金丸過
艷妓掌列盤孌童口承唾高樓沸歌鍾王侯日盈座
殺人不須仇睚眦家立破郭氏族盡滅銅山死猶餓

宮閨

十五事君王三十色未接醮條空近羊蕎藹不集蝶
昔慚鴟夷汎今免呼韓挾夭夭東鄰子看星誦桃葉
塗黃斷橫雲流紅漬闌曆金微幾千里一夜去來疊

太行歌

上客坐高堂聽僕歌太行六歲從先公騎馬出晉陽
逕循厚土足忽上天中央但聞風雷聲不見日月光
狐兎繞馬蹄虎豹嘷樹傍衡跨數十州四面殊封疆
童心多驚慄壯氣已飛揚自來江南郡佳麗稱吾鄉
邈哉雄豪觀窮寐不可忘人生非太行耳目空茫茫

金臺

東南控瀛海西北壓胡塵召公上輔周文侯方用秦
子丹養游士不惜如花人昭王禮郭生崇臺懸黃金
齊方入騶衍梁邦來劇辛從來燕好士覇國尚功勳

漂母祠

子胥逢擊絮遂爲鞭屍人淮陰遇漂母終亦去亡秦
豪傑與嬋媛萬年共一塵清淮映古廟月明空沄沄
安能問市上復問哀王孫

題隱士山居

志士果藏隱勝境合冲閒冥寞討幽賾息躬搆深山
青蘿施櫚宇循除鳴流湍綠苔積皮几時衡素絲彈
出郭便無累何煩崇華鄰危岑寄遠氣屹矣不可攀

唐人寫胡獵圖

天山一夜雪北風吹復乾胡兒騎馬出踏碎白琅玕
鬈胡擁辮頭旃毳不知寒季冬飛鳥絕虛絃控不彈
焉知北海雁高翥入長安帛書天上度何功報可汗

家藏馬遠春山行樂大幅

淑候娟川石初景澹林霏扶藤循石坂楊柳共依依

朱絃卧行襆隨往抱希微無論遇高賞器在道無兑

戴文進松崖

陰崖萬古縣檟其下咸松中有落澗逕怒躍數白龍
長年不聞樵斧斤欲歸遂覺夕莽蒼町曈迴照紅
此域萬物皆尚太古一絲何必非夷齊破衣蕭蕭風

劉西臺所畫松

何年楮先生結此太古骨飛龍蛻藏肉餘甲裹枸欒
神根發生理元氣日勃勃彭城已廿載此骨長不沒

題畫二首

白雲媚蒼山寂寂太古春窅藹林薄中一區宅無鄰
楊子坐清靜閉門了玄文兩生勿輕過惟通問字人

其二

季冬雪重積十日奇寒冱啁啾閒不聞葱蒨失其故
客子欲何歸中林猶獨步幸有蒼蒼松為辨去來路

秋山琴月圖

玉照洞秋水虛肅夜靈籟之感絲音茲含太陰幽煌
希聲無儗迎之以虛承之以微

詠新安許氏石潭

沇沇山下潭粲粲潭中石結宇子亦賢喜作石潭客
將同丘生棲可有奇章癖茲標本余契遐詠亦馳[illegible]

次韻得之看梅

江梅不畏寒時至開如霰環姿靜在野卧病不得見
國士抱奇寶端居察時變杖策出城市蒿萊滿荒甸
遐尋得幽賞稱劉姑射面化春草木薈時閑賢不見
無禾比兩歲歉[illegible]將[illegible][illegible]分土善食計棄上如土賤
俗儒誦傷餘綵了樂[illegible][illegible]次[illegible]虞授復遐湯武戰
子有經世懷待賈不自獻神威盛龍熊奇秘卷帳鈐
韜時節會應求風虎期非晏巍然奮戢結志沛擎亦
建

草閣玩水圖

濠上有川歎洛洲多海懷伊我江湖姿浩蕩中淵廻
尋秘右洞庭飛衿左蓬萊瑚珠探富獲行之無輕開
揚波萬古源蕩潏寒視埃誰能寫小筆聊意亦可諧
仁智在戶限寄言亦悠哉臨詠志一啓得者亦可推
黃汾窈如湮安問傳歲才

神游篇贈黃勉之（勉之將遊遊先自中丘嶽山人）

帝遣河上公下來赤縣游采眞不庇房漫衍三十秋
禹書眇一策詎幾窮沉幽蘭香悅亦感安能久綢繆
囬首視泰元紫烟霞神州壘落結五丸杼軸寅交鉤
內笈千神鈐岳雲表沉浮猿鹿總千歲桂姿無年休

雨露顆在下日月環輪流憶昨鶴上客招邀翫滄丘
子既夙邁之飄然躡霞輈長歌我勸駕神借足孤留
金烏鳴日觀玉女呼洗頭三壺風帆迅弱水不容舟
隨風唾珠玉空徧獄二收開有金光草窮壄無所投
升攀星辰宮忽恍虛前旋長跪問寶章八荒極探搜
一餐換塵骨萬品皆蜉蝣與子無往來逍遙齊所求

尚書内相毛文簡公挽辭

休辰盛文化纖煥當登俯躍聯首四方鵲蕩來毛公
翼翼寶玉旄桓桓岱山崇翊亮總王禮啓沃諧　王
衷　三朝補袂袞自倅倍清風職思謹詔相不紲亦
不逮　公薨　后弔恤哀榮天壤終

懷星堂全集卷五

長洲祝允明著

歌行

長安秋

長安昔日在關中洛陽浙右亦相同江東自古帝王
宅周秦已見氣葱葱長近石城如踞虎長道鍾阜似
蟠龍千年王氣浮天表一自真人建丕法宮天府天開
天闕起五門三殿當中峙五鳳樓前柳似烟奉天門
外天如水金陵金闕勝金城玉陛迷天接玉京星散
羽林霜氣肅天臨華蓋日華明十二飛樓石門繚百
萬貔貅屯八表寶刹天花和日飛郊壇神樂穿雲賓
御史當街百騎驄將軍納陛羅雲鋒五侯甲第遥迷
霧七貴前驅響闕風鳳凰臺上鳳凰遊玄武湖中水
似油萬戶鶯啼花裏曉千家砧擣月中秋會同館外
白雉多包茅楛矢交經過西譯來賓醉卉服輕烟澹
粉列青蛾六樓六館鬭倡妍日日新聲沸管絃俠市
斜街迷錯絡曲房洞戶暗鈎連吴下書生好遠遊抱
書來看帝王州那知高卧西風邸蓬眉蕭颯長安秋

呂梁行

呂梁縣水三十仞於今洶湧乃安流禹平水土通九
州當此徐兖閒罔水破山始行舟仲尼遂至人其言

載莊周爾來二千年高者乃夷衡者擊魚鰕龜鼈不可過飛鳥臨之回翔不能留嗟爾東西南北之人胡爲此中游到京忘家歸家忘京不知此險死生隔其中爲心喉痛人皆化爲至夫吁嗟乎孔莊之歎空悠悠

濟陽登太白酒樓留寄施湖州（聘之）

昔聞董糟丘嘗爲李白天津橋南造酒樓人間二子不可見唯有傑句挂余心肺爛爛珊瑚鉤長安風沙住不得南歸非問蘇臺秋泊舟濟陽城買酒銷客愁登樓拜先生並爾洗黄流知章不語先生笑飛花亂撲過樓頭金陵更無鳳凰遊岳陽莫將黄鶴留鄉關浮雲蔽落日題詩卻寄施湖州余亦先生牛馬走湖州乃是賀老儔西塞山杜若洲與爾相期釣鼇去千年江海同悠悠

歌風臺

掉臂長安市遥從日邊來因過芒碭下步上歌風臺沛公善任使猛士亡其骸帝業神乎成慷慨襟抱開大風飛雲亦壯哉韓彭英盧相繼亦寄命寺人髀股間未央志氣拉颯摧相望千年餘安能爲之哀明朝放舟泗浦去項王韓侯祠下亦徘徊

清溪宮夢仙吟

都邑聲色區此有蓬羅風黄埃不入門十月清溪宮幽閣掩竹瀟舒足眠高倚隔林羽衣人焚香鳴梧桐微火紫屑沈綠塵嫋空霧長[illegible]沉寒飈引聲入雲中吾不解世曲聊與神明通[illegible]借大鯤翼小戲滄海東微暝已復來客訊猶未終

繼盧仝體作星字詩

大明御天一百四十歲周星八風和七曜盈紫微四小沐不守内屏欲凌昊穹紀上下天皇太帝勾陳宮狂字月越日近五帝内座側挾帝德刑以揮霍列宿横行天田中周天萬曜一旦比周爲縱衡文昌顛倒六符屢滅沒泰階不得平左右執法進逡歛避與廷尉不守理刑罰不中天獄滿貫索纍纍死人無名牽牛不得安服箱織女不得織小東大東杼軸悉空耕桑一無成東有啓明不啓明龍駕迂迴不知朝既盈九州分封諸侯越位干天刑娵訾降婁大梁不能司矩奠西南秋不肅析木大辰壽星不能執規肇東北春不榮南方三鳥閃爍恒賜不能正炎紀實沈玄枵星紀不敢寒若使北極寧二十八舍咸錯溷不問所主皆附阿憂擊以相盪傾郎位十五漫衍不得窐赤

子羽林軍脞燥不執兵狐南老子性耄荒秖將日月諛人以千歲稱農祥不見八穀亡一星亡不登一穀八星都抹殺那有一穀登德星散賢不進東壁暗文不明三心披離隔夫婦恒星不見憂公卿禍星不號鮮于侁客星不名誰亡變生史下不得上記注御女屏不得列好嫈[illegible]門龐被竊作干旌赤雀啾啾作蒯徹玄龜竄獸兆大橫庚庚不顧叛逆作孽不可活與臣亡言依老患三能伴北辰墨墨天中央一星亂天綱天關盡失常豐隆不為瑞變鼠色貌青為蟲赤為兵荒餘氣鬱結不得申作霧塞京師

竟日玄以黃西北為之哭終歲流滂滂坐令平陸為湖江浸灌沒溺死天赤子十有三震雷號寒月喀喀摧棟梁四字視天如平坻謂可反手移凶氣既滿盈狂謀轉轉大顛癡漸次日月尊亦將不自持四字肆昧欺遲留伏逆咸蓬朔乃與其類群氛聚沴團結為妖祲撒沙游燐潛羅紫宮內外洴禍機西邊嘆天狗北畔呼旄頭長柄擎欃槍大旌張蚩尤要以（缺三字）壬辰之夜反黃道乃當颷田霧寒三精六合翻覆洸淪休皇天震怒敕六丁清宮入禁窮爵鬼元凶四字肆儳僇逆黨瑣碎咸屠劉血肉與積藏堆垛如山丘當時從逆徒簡別分等儔流彗盡掃除祥景重羅收有如臨淄王起兵半夜斬草庶人沴物散落如雪勿復留再將元氣太和窰搏作靈辰秀聯挂為天皇旒森森布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之內乾文燦爛文剛柔嗚呼日有食月有食皇天自悔禍萬古明不息柰何凶殘餘敢行梗皇極[illegible]滌光華再烜赫當字乃不字至矣仰帝力[illegible]滌仰帝力

答孫山人（一元）寄吟卷歌

秋風落葉露為霜美人去我天一方只知朔鴈翔南去寧解魚書可寄將分開尺素雲生手濯濯芙蓉倚

楊柳金丹熒熒伏鼎竈寶劍時時拂河斗仙韶本是清都樂欲奏人間舞群獸去年送別吳王臺屐齒微蹤長綠苔相思每望秦川月寄信俄逢越使來越使能寄書不知書中意何如君能寄詩卷不知我腸車輪轉李白上天鮑照沒此聲何處君留得霞為衣今月為澤金光草令換君骨二子雄風不可尋九霄星露夜沉沉但看一片千年月懸向青天照我心

送徐先輩（中行）

吳王城中三月春吳王城外送行人飛花亂撲長江去條風東來布帆舉將留欲含心趣多難行難止柰

君何

招鳳辭送彈琴楊三遊金陵

玄桐桂朱絲碧軫黃金徽獨抱登高臺坐石上時一揮清商不如清角悲鳳來歸鳳來歸高臺紅日麗秋暉秋暉欲落兮鳳來不來

王右丞山水真蹟歌

生烟漠漠中有樹樹外田家幾家住車轍複塢隨不斷茅舍時時若菌附兩人並向魚梁涉一鳥遙從翠微度行雲澹映荒水陂似有斜陽帶微昫傍篠白沙明青林滃沉霧乍明乍晦亦萬變想當夏盡秋初處

石墻短緣隈隈水淺縈廻寬平一畝敞層屋板扉犬臥無人開書堂樹深苔寂寂主人應是王摩詰清晨騎鹿看田出行過柴沂日向夕會招高適與裴迪共賦輞川佳事畢圖成興盡詩未筆

任月山九馬圖歌

古人頌馬自魯駉杜詩尤勝伯樂經近代畫馬稱曹韓後來獨數李龍眠世無神手有神馬眼底誰能分造化鄒陽示我軸有咫驚絕縱橫電光起定觀始識任都水馬後金聲出吳李房星九點光殷殷天文地類相爛熳龍媒無種世亦產何必躍牝宛代間于今

不乏十二閑如此又墮文書裏前年禦戎急芻騎何不引此踏賀蘭嗚呼九駿安得歸龍班一匹可以當三千吾言亦能道塞淵爾尚伏櫪吾何言

俞漢遠雲山圖

洞庭之南瀟湘西[illegible]飛九疑縱橫不可辨二女望斷重華歸山河茫茫都一瞑仙宮隱入層霄迴水渺渾迷行路蹤雲端忽露青楓頂披圖亦覺亂心曲嗟爾良工意何有人間晴雨相倚伏紙在君手一翻覆

曹氏部藏何太守山水障歌

蒼烟橫晚江江樹不可辨遠山虢國眉近山鬟不變誰將元氣夜半翻凌亂少陵好東絹幽人絕流一葦航應恨可人不相見千村萬落路不通恐有閉門忘世翁孔明漸老安石臥誰爲蒼生起臥龍須臾雲樹開蒼茫始識九疑分瀟湘良工出自何水部妙思已落陳思王陳思王今爲謝神中脩脩有造化蕭齋晏坐對圖畫時發雲霖潤天下

戴進風雨歸舟圖

黃陵廟下瀟湘浦西風作寒東作雨鷓鴣啼舌到無聲蒹葭行人望家苦柳州刺史幸不遠長沙太傅音

麈非翠蛾斑管在何處萬古重華呼不歸

唐寅畫山水歌

杜陵一疋好東絹畫郎上植松兩榦唐寅今如曹不
興有客乞染淞江綾前山如笑後如怒踈林如風密
如霧黯黯源旋繞千里毵毵忽辨縁溪路黑雲洹蒼
梧丹霞標出城北畫工力九州通尺屏兩崖遠立
觜兩角一道空江浸寥廓吳綾本白淞水翦誰把淄
澠辨清濁茅齋傍江絕低小羨爾高居長自好今年
吳地幾魚鼈有田轉覺心熱惱黃金壺中一斗汁我
欲濡豪昳千濕煙夜帘丁浴擕溯忽使癡龍攜雨出

暮資歸樵圖

吳山嶺頭風蕭蕭吳山落暉紅抹腰蜿蜒鳥道自能
認只在山中非市朝燒薪暖酒擬奚五十行歌氣
如虎朱翁側足金馬門吾儕不合無媒路

董烈婦行

大聲松不彫高山石不朽稷蔽無改易世有董烈婦
烈婦王氏名桂芳十七嫁與董家郎董郎卧瘵一年
死烈婦嘔血手歛藏當時信誓對日月誰能上掩日
月光死生契闊志不違老姑無依老母發母與烈婦
伯父期他年徐與重結褵爲言汝壻昔儻君壻死居
停主人將奪之汝曷來歸予汝棲與汝伯父相因依
烈婦聞命志益悲未聞太行王屋曾爲愚公移天地
生我死我自有處何有一撮土上爲繐帷啼眠風灑
灑母日護之不少舍後數日母去謂汝送我而後返
吾不汝詐婦勉從母歸哺迎一飯咯咯哽塞不能下
長號浪浪淚滿把投匕日我去母復送之野烟雲慘
澹日一抹宣公橋下水潑潑如云母平河水清且淪
漪吾往從之樂不可遏母聞驚絕色慘怛大呼褰裳
不可脫漸臺水深瀨水闊斷萍芒芒强令活去矣還
復入君門抱君靈主哭愬君君神在木聞不聞肉摧

血裂寃紛綸母去見解防兒身終自妨兒有十尺麻
爲君繫三綱粗粗髮絰移在脰玉質高縣几筵右手
持元氣還乾坤青天增高地增厚是時婦年纔十八
英風烈烈塞宇宙嗚呼十五國風一共姜南朝惟見
李侍郎忠節不但卬安慶爲禰君夫何獨幸愷悌君
子洪嘉興二年一日風教行爲爾成墳救埋玉彤管
有繹光熒熒豈徒肇家聲豈徒信鄉俗歌謠長吏澤
愛戴國家福急存盡封恤閫勸望旌復嗚呼天下多
美人人百其身倘可贖

懷施侍御儒遂贈三首

崇堞倚紫冥丹譙摩空青城中樹稀無烏聲昨日圍

公入朝列相思一夜鬢欲絶古人不可見今人交多

面古人千載只可慕今人可慕難可遇若離越王臺

吳王臺下來挽手一徘徊銷盡萬古胷中㙊㙊與君交

一日一日一日苦短兮君未渠央我長久可極（叶韻）

嶺南古松風森森如若此時之古心蜀山纚梓蟠天

囬如君卓犖之奇材文章翻瀾淡海深今古徽行貴

兼金　天子策名作進士選衆所爲侍御史巡行塞

徼安遠人諫諍朝廷厲風紀餘力千詩百賦成四散

江山被織綺丈夫行道志大申勳名祿位極此始

閨闈雎鳩在河洲妾事君子願到頭紅顏雖薄志貞

固睹澤鶩纂亦自修鴛鴦錦囊鳳綺琴蕙筵蘭室奉

徽音金簧玉卮爲君斟無將萱蘭敗昔心願爲南山

之松栢不爲鴝鵒之離禽天道人性此最至人倫盡

然同古今

送方行人（鳳）新擢南道侍御

彤門九重遙萬里四海平康此中起六月七月雜暑

雨街泥纔乾行沮洳送君都門東堂堂儀貌清且雄

手持繡斧騎花驄丈夫意氣凌紫虹飛帆南指青冥

度石梁微茫繞烟霧明月娟娟淮水樓晴霞冉冉鍾

山樹玄武湖邊擬卷翠之璐　皇居想安寧何以獻

之緘皂囊一日三發話爲君能言君理盡乃言安

得皆流行一日三發翔鳥迅颷于玉壺之天河增以

錦索之瑤琴清塵弱水自此隔天涯日瑤瑤華音

北崖行

君不見吳江汝君子性如山高如水淵淵萬卷　帝

未知坦腹[illegible]故園[illegible]閒味無[illegible]不可合門上須緼

嶢嶭闇蒻瑣裓[illegible]爲小山桂叢笑谷汲清淺花木被

臯鸎鳥鳴相關關汝君子居盤桓滌懷共尚闇攬蒼

蒼兮瞻巖巖恍然臥遊空巖邃谷一日數十獨往還

蓬萊近東隔弱波衡廬南見空嵳峩人間大山西北

多太行恒華不得並列將如何我山不在大俗駕不

得過遐名曰北崖高掛祝公爲我歌我歌北崖兮氣

勢上與浮雲齊光景凌亂千虹蜺撑星挂月拂紫微

崆峒倚天峛崑崙昇仙梯女媧遺丁令日補天闕或

作笙簫篇　帝翻藪揚鴻輝斧鉞旋亢亂賊定君臣

是非禮樂制作風雅發揮汝君子北崖爲子悅性情

成功名請歌北崖行今古千年標頌聲

獨當奇處行題何大參子元藏沈隱君畫郴

州江山圖

祝融峯高插南極東[illegible]九江流不息桓圭削綠浸
池天下江山許復奇昌黎序送廖道士地文爭奇無
比提喝嗟道士不可當豈知今有何夫子何夫子謫
仙人海外紫綺[illegible]天邊石麒麟才如寶劍百亂截文
似[illegible]乇天下吞昔辭逕天下九閶仙姿蕭颯難容得
置之江山最奇門[illegible]珠辭鯡玉避色沉君頗似能寫
眞陳子昂鼎滿筆墨何夫子歸去來江山之奇亦小
哉君有大道縣襟懷我欲從之問消息郴江東去何
時廻東瀛弱水倘可渡與君握手登蓬萊

訟風

臣將裂心箋天公一月不改東北風酸澌射人痛兩
瞳零亂百物紛蓬蓬炊烟作難辛出囪淚滿面嘻
何從輩窓褚帳著無功禽鳥亦少并絕蹤鯤溟竭石
海氣翻竽或鼓風已凝龍六月七月如初冬風伯風
伯聽吾訟顛倒伏臘何強雄秖恐老天不君容

月泉篇

道人號月泉邀作月泉篇道院常有月道院本無泉
石壇空歌罷斜倚長松眠竿籟盡沉寂雲烟紛綿聯
上有黃玉頂下有碧琛淵心賞極神怡不測何名天
恍然欠伸雙瞳開手握碧蘿脚踏紫苔猶是朝元之
宇步虛之臺人間少玄境況此百肆萬火中安有廣
寒與蓬萊吾聞太湖之傍洞天之幽千山繞繚相羅
周其間飛珠噴玉貫穿潄滌多異流夜夜玉鏡飛上
千山頭來印萬壑金波瀁泛寒光浮姮娥下浴魑魅
避眼波瑩照大九州授仙老以玉訣與三光而俱留
道人已自夢中受得金鍼流珠之洞文吞黃月而飲
上池舞貝闕而遨遂立世間月泉空悠悠軒轅之孫
爾同倚胸有日月袖有海能爲道人作此謳向來院
宇多垢濁勿將靈詮語蜉蝣

玉泉詠

滴滴瀝瀝琭珮鳴縹縹緲緲銀河清權公妙句我斟
酌醒醐稍重瑠璃輕入功德水發源處分來南部深
公許六指道人隔墻仕林頭共聽無舌語

將歸行（丁丑九月錢塘廿七夜渡頭舟中作時慈親在吳室人在廣兒在燕）

老龍渡頭秋欲歸炎州霜輕葉不飛江東遊客未授
衣擁衾支枕歌式微自余之來日三北燕吳萬里稀
消息（自蘇越惠六千里京師九千里）高堂夢轉眼冥冥山圖蠻船天
潑墨南溟有龍不可屠北山有虎不可誅鴛鴦相望
懷慈烏况又嶺南多鷓鴣

短長行

昨日之日短今日之日長昨日雖短霽而暄今日雖永陰復凉胡不雨雪爲歲祥胡不稍暖開初陽徒爲蔽天氣曀日黯黯人物慘慄無清光物情望有常造化誠叵量氣候淑矣乎若于道雖云陰晴長短不可問古來萬事都茫茫獨憐窮海容卧者寬繞江南烟水舫

月烏篇

吾鄉沈郎字仲寬爲我逕索月烏篇月烏喻孝與客旅二者未知心所安孝爲百行大且初烏中曾參人不如吾聞沈郎孝且才即此乃是曾之徒寒光滿林

莫返哺啞啞叫斷腸欲枯我今南飛依棘枝爲子仰天強哦詩烏啼月落粤山低一夜魂遊吳苑西

贈盛翰林（端明字希道）

卞和能識玉荊山得良寶知玉不知人屢刖自殘槁孟嘗有內珍何意貨賄閭靈物不能含神珠自來還盛公抱天瑞手把山龍章惓與時人觀放之瀛壺傍朝披金光草夕懸明月璫適從具茨來獨宿白玉房凡夫亦知寶未得先生儻冝示以求之方

鳳凰篇（寄盛王二太史）

翩翩雙鳳凰飛集南海傍衆鳥往從之不棄老禿鶬鳳凰自飛來只在海傍宿人爲天下祥我爲天下哭鳳鳴四海清老鶬亦解啾啾聲老鶬無鳳姿籠中拘辱不得爭鳳凰傾老鶬相憫勿自傷老鶬答鳳凰鳳兮知老鶬老鶬只在草莽伏物遇其類心亂凄但今鳳凰聯翩上高樹老鶬自歲沒向江湖亦足樂

王提醒堂古松歌

人言松有節不見節如松問我老蒼終年是何似妖花三日紅人言松節勁不知松氣融元和暢生意華茂春葱葱和流則不強苦節亦道窮王夫子和氣滿胸中守道自錄之青銅書史頗吾喻爲君寫古松予亦爲君歌古松古松歌君奈何

樂孺歌（吾郡吳氏昆弟安雲汝承篤于友恭鄉人盛敘源甫題其堂曰樂孺取詩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之義也復爲作歌）

渚鴻不侶鶩燕翩入紫霄有時下同宿終然不離群驁落下金馬貢作萬乘卓駿雙翼飛龍齊秣亦齊驅馳翔有美世共珍列之天閑繡其文叶以章有德勸百臣吞鷹鸇驚豺狼猛勢得稱重於其倫閭門今古道繁華歌鍾日夕沸如麻東鄰安公子西舍酣倡娃誰人堂上題樂孺中有二士爲奚家先人應能積爲善天錫一雙白璧皆無瑕伯兮友仲兮悌棠華韡韡

風光媚祭有互服衣搨有共覆被入室薔蘭香出四偕遠志仗劍作長遊千里萬里亦同次番禺城下我逢之三人相携共一醉醉中尚能爲爾歌歌此敬多感亦多吳中士風清且嘉今如君者有幾何君家伯祖我祖高弟子文名風節猶若我乃知仁人有後世濟美看爾富壽方來白猶如山河

孟玉磵畫瓜

溧陽夜燕來仲虛（狄冲）示我玉磵畫瓜圖嫣綿生意好手筆燈前摸索聊爲娛爾日南至氣轉紓我心之喜君知無黃臺離離幾抱蔓野田倘有青門大焉知大瓞方包杞含章隕天天下理天地相逢與子起品物咸章自此始

題徵明寫贈潘崇禮灌木寒泉大幅

具區之水被三州洞庭之桐千萬數沉森浩瀚天下奇灌木寒流此何許潘君抱朴山水人日日策杖獨行[illegible]徧滄浪之濱陽羨衆目悅眩媚忽逢陰壑如有神禹鎖老龍鐵索絕擎雲怒雨出洞穴木號水呼竹石裂衆蛇從之互盤結蹴骨戍削雜鱗鬣颸留風葉枸株爍急流抨撞石罅躍珠跳汞飛鬬瀺灂微茫上析河漢注奔赴繞佁若方丈脚山鬼伏窺木客泣欲據恐被山伯挾仙老時下慰濯足所晞髮招潘君兮子來共千歲以一息潘君歸語衡山氏仙之人兮不可以久留吾恐一往與境俱失宣州兔脊毛勁如石深醮金壺玄玉液閉門夜半役鬼工倏忽移來窅無蹤支山謂潘君張君高堂白粉壁焚香日坐對明月之夜風雨夕仙伯謂我當來兌携君卷圖領寫照障入懷袖與君騎龍返無極餘影終非世中物謝絕賓客荷此室門外有人勿與識

卧病懷勉之

郊原行中春風顛閉門縮脚七日眠惟懷落落五岳客仰頭抱膝作何物堯舜殂落文王没仲尼寂寞書在壁山川結陰草木僵馳今騁古皆未得携君璠璵之樂來黃金香爐紫玉杯燒沉爇蕙降古傑共聽君手奔風雷頹然一醉萬事關

又

東園梅花白雪深大隄楊柳漸垂金欲往攀之烟霧陰美人觀道坐空林洪厓舉觴江妃斟素女鼓琵容成吟我獨棲遲卧蘿　詠君寶篇千萬足

闔門歌送郭

雞鳴角鳥鳥闔門將啓塗船頭卒徒擁屋底翁媼呼

呼將兒孫起來送郭大夫大夫强汝柔大夫明汝愚
大夫飽汝飢大夫康汝痛教汝典禮節教汝誦詩書
大夫舍汝去汝能不思乎君子悅其文細人念其劬
說何君子道能歌歌大夫開門開百姓懷雲帆指金
臺 天王御寓萬國來萬國來仰 帝力王道蕩蕩
平康正直 天子豈不思思哉建皇極皇極建若三
五大夫忠良伍志豈在朝暮清風穆如去者慰存者
懷存如清風懷其存慰其去穆如吉甫以永今古

首夏山中行吟

梅子青梅子黃菜肥麥熟養蠶忙山僧過嶺看茶老
村女當爐煑酒香

夢與表弟王制鑾卿表甥陳鼇子魚散步河曲鰲邀飲其室覺而賦之寫似二子

三人連袂闤闠行二少年弟一老兄（一爲舅甥姑逐便言之要是孫）語莫言蒹葭倚高樹芳菲潤聯蒼枝榮魚也有酒旨
且多魚也起舞我也歌渭陽棠棣聲相和明日可如
今日何

懷星堂全集卷六

長洲祝允明著

近體

悲秋（三首）

年年吟嘆到悲秋心計何猶竟未酬日似寶珠容易
擲道如滄海幾曾求愛尋衰髮風千變今古茫茫貉
一丘老子自憐深與江山將雙眼上南樓

荏苒光陰大塊攪騷人切切有相宜漢宮新調初翻
葉素女哀音半破絲欲賦心懷無那意少容時事未
能凝長風短雨時時過爲君爲京不可知

野老今年齊騎省不從今日見已斑行過日月知多
暇坐愛星河不可攀俯仰隨時看物易尋常談事到
身難登兩巖江南閣萬日西風望子山

秋宵不能寐

官街徹夜鼓聲悲萬古渾無至靜期百事生來酒醒
起七情傷向夢回時紅顏交代將人誤青史升沉與
世移獨起挑燈曉窓坐秋光月色共參差

丹陽曉發

京邑到來熟曉行如赴家月明人渡水星散樹驚鴉
燈影依依店茶聲遠遠車讀驟雨秋鬢無處定生涯

旅情

旅食慙工部分携念孟光歲時臨俎豆風露警衣裳滿月當春面明霞見晚粧情懷宜自遣看是買臣鄉

江行二首

渡口人爭發出江舟已微鐘聲離岸小帆影逐星稀朔雁連雲度寒潮伴月歸蒼然山一帶隱隱伏長圍丹陽連北固千里半岸東去水逾急北來身漸低漁舟長宿火客枕厭聞雞風景年年是因無妙句題

長途

長途只是水連天好景惟應月帶烟獨有流鶯與飛絮見來渾似綠窓前

看月懷內

看他夫壻作嬌稱擬向君王覓與卿想得夜深刀尺罷推簾獨自下階行

答錢二

病喉少日兼辭酒養性經年不看花君問情懷看此紙新詩字字學唐家

代東園梅見嘲

祝家園裏一株梅舊是三郎手自栽今歲寒花開欲盡三郎何處不歸來

燕京陌上遊妓

相逢無路避青蛾十五燕姬細馬馱老眼年來觀道熟妖嬈知奈石腸何

京館聞鶯

天風吹出掖垣聲滿苑花繞山午夜笙錯認閶門折楊柳一時飛夢滿江城

宮詞

非謫非真是甚仙紫雲橫截大羅天依稀記得人間事十四封紗二十年

詠都城貨騎驢馬

紫陌東西若不禁朱門飽秣卧花陰知君未是登臺骨休道昭王不掛金

自未春入初夏歸舟即事

往往花移色交交鳥換鳴雲將京國遠水別衛河清高嘯迎風轉低眠看樹行殷勤吳郡酒還得此時情

沿潞河直達淮濟岸柳蔚然

瓊瓏翠玉芳陰茂窈窕娙娥婉態多不是一行千萬个荒天寥落奈情何

黃樓

落日照徐彭長隄上下乘黃樓不知處洪水尚襄陵客子能樓警官亭試一憑波濤終古險來往自相仍

盧溝橋

四海修梁秖有二盧溝雄冠帝城邊下臨窅窅疑無地上接茫茫恐是天紫蜺平飛通碧漢白龍横卧破蒼烟牛車百輛春雷過愁壓幽燕地軸偏

法駕

蔚藍天上鬱蕭臺五色雲旌雉尾開法駕幾多牛馬走不容凡世一夫來

卧病

同人相見總相稱一級名階只未陔此事若難多著力拙夫甘道實無能爐邊亦有升天客榻上分明坐夏僧一片商顏半江水儘堪黃綺與莊陵

宮詞

黃屋巍巍坐九天淵雲千疊澈嬋娟流鶯回首宮墻遠妾負紅顏二十年

兒子續入對大廷感激因示

先公磊落侍臚處老父迂遲失馬中未必遠尋鼂董策青箱猶可獻重瞳

兒子召試館職

黃紙書名已異恩玉堂觀藝復何論持將宣室當前席幸有丹衷世世存

兒子召試後幸竊收錄遂蒙　欽改庶吉士留學翰林

文帝弘謨遠　明王懋聚初望應非曲學功欲得眞儒給膳擇文思作則諳秘書養成台輔地嗟爾意何如

舟中憶紹

功名爾已誇雛鳳情愛吾猶戀老牛悵望燕山雲海闊曉風吹夢過滄州

追和皮陸夏景沖澹偶然作

綠漫衡皋帶茂林林亭遠對接踈襟江涵竹影鋪豐席雨浥梅蒸潺索琴檻水生漪浮澹爨楝雲團蓋落虛陰人間最是難消此未解塵名說道心

閒居秋日

逃暑因能暫閉關未須多把古賢攀并抛杯勺方爲懶少事篇章恐礙閒風墮一庭鄰寺葉雲開半面隔城山浮生只說潛名易隱比求名事更艱

婁江舟中述夢續事狀

相慰華堂下重逢草野中塗鴉猶昔幼策馬拯塗窮恩愛千年定精誠一刻通直能呼共老天壤有移忠

壬申閏五廿六曉紀懷

[illegible]豈空聞有鳳姿仲謀聊可道佳兒病身日對干戈
卧別淚時看尺素垂半夜鷄聲猶慷慨平生驥足竟
驅馳無因便把漁竿去羞向斜陽弄鬢絲

絶句

白眼青天萬里心門前世事正浮沉日斜聯起無聊
甚獨倚闌干看斷岑

淚（二首[illegible]）

昔誦江東詠淚詩看來別有一般時孤衾獨枕斑斑
處半屬吾親半屬兒
魯國潸然可柰何洛陽年少更能多靜中怕似姦和

婦換作臨風雨韻歌

壬申夏夜不寐

冷暖光陰不盡來流年五十豈徘徊半窓明月三更
後起步中庭幾百廻

醉（斷酒二年偶復一醉爲此壬申季夏十七日也）

醉來中歲裏那復有童心秪覺忘人我何爲更古今
山河秋九九星露夜悄悄惆悵惟陶阮懸知磊磈襟

苦憶

苦憶京華更不禁百壺那解一生心爭誇膝下簪纓
好豈識癡翁別有襟

對酒

對酒無歌强看天只詠詩唐賢文滿篋半是亂離詞

山

深塢高峰處處宜常收斷管閒在城門欲閉無船
渡却笑今朝要入州

詠牀頭劍

三尺青萍百鍊鋒流年三十未開封藜牀且作書生
枕只恐中宵躍卧龍

早春江行

五十六年行役身又漂萍葉及初春柏燈向壁吟殘

句江南敲窓夢故人鶯轉上林空倚醉月生南浦幾
傷神還家想得兒童笑白髮蒼浪綠綬新

乙亥五月五日上命憲文明邀宴廬陵螺川

驛樓觀競渡

提刑玉節照清江客子遊觀喜大邦夾岸魚龍爭得
水（[illegible]）中流笳鼓雜飛淙國謀幸駐襜帷問鄉思微
從姐兄降欲待梅花開後寄只應還轉忽移幢

縣齋早起

縣小才疎政未成披衣衝瘴聽鷄鳴向來嘯傲知多
[illegible]驅馳敢自寧有物解將王路塞何人填得官

途平拙謀果是因微祿好傍吳田晏起耕

縣齋

縣齋孤坐楚澄懷未覺飛光兩矢催夜雨鄉關歸夢
久夕陽門院壯心廻非因做吏偏違俗且喜微邦稱
不才坐起忽驚詩景入西南山色隔城來

歸與

炎洲閉戶賦歸與縣尹何妨委巷居奪祿浪言耕有
代（予丙子冬暮入廣上司以拙於催科秋稅後期停給俸米文移在縣而予身在廣也）旅行誰
信出無車空慙河上深藏賈卻笑關門強著書莫道
文章誤公事文章今誤復何如

循州春雨

物候逢春好春來悶轉深山城十日雨家國百年心
海吹饒生冷蠻雲易結陰循州本謫地何待此愁吟

戲作口號

道惠何曾惠言寧又不寧一春眠裏過三日水中行
坡老荔猶澀陶公酒未成哥哥渾不顧杠費萬千聲
（方吟適聆子規遂成結句）

廣州戲題

生世投閑四十年瘴江班頂試鳴絃今朝也是爲官
日白日青天閉戶眠

丙子重九戲題

行年五十壯游腸幾把他鄉作故鄉萬里一身齊漂
泊客窓獨看菊重陽

[illegible]

故園開[illegible]近天天應尚念踈慵
態又使開[illegible]

戲爲口號（[illegible]日晉行承道中）

遠人羈客古今悲昔日懨看惜別詩六口一家分五
處爭教不作斷腸詞

廣州別表弟趙二

海邊三載試琴才省問頻君兩度來天濶風鵬嗟轉
徙秋深霜雁獨飛回廿程驛路過江櫂扁買漁蓑掛
釣臺別酒多傾也能消歡情不似故園杯

又

江沱已喜干戈定吳越猶聞稻蟹肥把酒正看黃菊
好凝眸無奈白雲飛鄉關訊道情親減中外聯行爾
我稀許爲經營石澗畔秋田三畝一苔磯

己卯春日偶作特敘光體

亡羊何日返初岐失馬由來未用悲靈藥不消心底
[illegible]情猶戀夢中棋三年紫陌長遊屐一紐銅章只

礙詩好景好將閒領取淡烟明月兩參差

庚辰二月廿七日晚宿窪角中口號

世根年矢兩相催[illegible]人[illegible]雁間無限胸中未酬

事幾度[illegible]

偶[illegible]

世途開步即荊[illegible]飛欲免虞羅惟一

字靈方千首不如歸

夜歸

雨洗秋光萬井明風高雲破月微生還家莫道長酣

寢纔聽雞聲又出行

看山

嶺海看山旅思空歸來還入畫圖中平生愜性仍知

已只有青山處處同

冒冷行役

誰使衰年冒冷行幾般辛苦幾般情重重樓閣深深

閉家隔東南四座城

宦游句曲偶讀右殿丞寄茅山道友詩有感

遂次其韻

[illegible]有餘妍玉有輝鷄栖鶴馭本相違靈飛碧檢文難

[illegible]悲結金堂夢易歸頗恨殿丞虛左契終憐長史入

仙機懸知紫陌埋塵骨綠草荒深白鹿肥

句曲道中

老至誰憐晝錦明春來聊得客襟清宵依星斗宮壇

卧聽人神仙宅合行眼看山多瑣郎少肩挑詩重薄

書輕何時總入桐陵去不見人間寵辱驚

傷

三年兩度哭亡兒莫怪衰翁氣憤凝誰使爲生便爲

死可堪成喜亦成悲自[illegible]悠悠[illegible]枝夢黃壤能酬瓜

瓞期等是人間慈孝事（缺）

次韻長弟將燁及門生翁敏見贈甚子歸田

之作四首

中條不改舊王官猶喜書淫共上安漢女紅顏非自

誤阮公白眼向誰看農人問稼教多林道士裁筠贈

作冠日喜車來皆長者秖應[illegible]倍添懽

荷鋤欣種淵明田[illegible]先登山自蠟平生

屐栽酒時過遠近離爲知[illegible]升沉性齊得椿菌小

大年却笑人間心尚在欲將青史訂愚賢

忙是揮毫靜奕棋雕闌日轉夢回遲時從王右軍臨

帖戲學張京兆畫眉傍水近開三益逕停雲徐詠四

愁詩新來最滿平生意樓上看山獨坐時

高眠不怕與當關一月華香游未還意任可衆口可

處身居材與不材間瓊敷玉藻六七子金雀雅頭十

二鬟愧有金陵無李白棲霞即是虎丘山

口號三首

枝山老子鬢蒼浪萬事還來剩得狂從此月和先友

對十年淡笑十年唐

不裳不袂不梳頭月過迴廊獨步遊步到中庭仰天

泓便如魚子愽瀛州

蓬頭赤脚勘月忙頭不簪巾腿不裳日月飲醇聊弄

姊爷牀步入大槐鄉

臥病

軼掌思將適野情偶緣風火便相嬰懸知智鄙同爲

虐且喜閒忙總不行服餌轉令諳物性靜思因得檢

平生醫經十典都餘策一卷內莖萬物平

偶題

亭角樓窗眠次愁東風不送笑歌聲山村水郭城西

路却放朝雲此處行

病臥北牖仰見飛鳥戾天忽然口占

海國秋炎紫漢空一聲深入太霄中回看五嶽三山

近咫尺千流萬壑通未必緑鸞能瑞世可憐黃鵠不

翩翩因思曉率黃金地金翅擎波護鷲宮

寤夢

牕外星河五鼓天香凝紙帳裏雲眠遙尋鶴夢游塵

外却怪鷄聲到枕前拱壁光陰悲此日懷珠奔走笑

當年知音總没惟懷古卷裏相看共默然

衰病

半年衰病入秋深減却肌膚長道心不出門前猶市

井忽聽墻外是祇林一端惟靜爲甘味萬緒都忘遂

苦吟（缺）

病閒

病閒身懶趣偏長書策縱横擲滿牀醫業探尋勝士

業閒房清寂似禪房青春總設今何及白晝長閒夢

始忙此境可留終歲月豈須重覓引年方

漢宮

漢宮咸陽是山河百二開甘泉老出天馬大宛來

宣室宵衣問長陽獻賦回寧知天禄閣不用子雲才

滄浪池

出巷少人烟林霏四望懸冷光涵曲徑沉緑漾平漣

古寺依文殿高城瞰野田每經思版築忘世更懷賢

宿金山寺

窓中一抹海門焦珠貝魚龍共此宵桃得善財參後石洗來天漢轉時潮神遊會解靈妃珮耳靜能傳少女簫況是梵王宮闕裏蓮花葉上聽逍遥

夏日遊慈雲寺

命儔乘暇日散步入慈雲節氣能遥接秋光自獨存小山侵竹尾細水護松根衆果都遮苑繁花雜樹園廢興徵老衲文字哭孤孫（明節出先公書題詠之泫然）卻幸重來好禪林許北軒

舟過故表伯父王氏宅前有感

輕舟獨汎午時風車馬當年一日空綠水青門联紅樹一時都入感傷中

秋晚由震澤松陵入嘉禾道中作二首

晚發西南郭秋深雨氣偏人家低似岸湖水大於天日崦長如閣風檣不用牽辭燕還入越纔費半流年

湖尾横波急船頭轉港頻幾家危傍水一木老存身黄菊看如客青山坐送人空舟隨處泊不用擇行隣

泊嘉善東橋

石梁橎水浸秋寒一夜霜蓬寄釣竿是處風光解題品江湖莫作旅人看

途中即景

地迥景逾勝數程無市人隔籬花晚映臨水樹精神村犬隨船吠沙禽見客親漸看明月上夕韻想更新

即景復爲七言兩韻

臨水樹如朋合志隔籬花似女懷春護門村犬還驚客親村沙禽忽謝人

錢塘女仕[illegible]館夜賦

杭府錢唐館吏非本北還[illegible]常作客[illegible]覺[illegible]能閒雨氣横秋海潮聲入夜山道人行欲半應笑鬢輕斑

山牕聽

身在雲房夢亦閒松頭鶴影枕屏間一聲隔谷鳴華雉信手推牕滿眼山

晚上吳山風雨驟至

東望海門門忽開松風十月滚輕雷山眉一點雲拖黑知是龍[illegible]來

赴報國院[illegible]葛大[illegible]同集

隔水應[illegible]入[illegible]六萬繞神通歡喜來侯向清真[illegible]字累未得此緣空

追賦內相吳公邀[illegible]山中雜題

上宰邀書　睿製篇辭從几席[illegible]林泉晨陪松露[illegible]問語夜傍賢星聚處眼娛拂古風吟故里喜逢佳衲

遊山前見童日夾先公膝說向當時屢泫然

雨中句容道中喜看山色

洗秋零雨向蕭神京邑風光斬地新馬上會淹京兆
客天涯忽見苧蘿人輕雲淡蕩鉛華薄初日曈曨寶
鏡眞便欲涉江嗟未得芙蓉猶自隔青蘋

寓黃輕車宅雨夜禁直歸因戲贈

黃昏冷雨濕金鞍韃箙提巡繞禁鑾星散羽林霜氣
肅天臨華蓋夜光寒鄂君去後衾猶濕京兆歸來黛
已殘知有游人卧齋閣一般飛夢出長安

與沈二少卿秋寓建業山院夜話

倦迹憐司馬清風遇隱侯鄉關不堪問文酒且須酬
水壓吳王國山横北郊秋高臺仍可喜重見鳳凰遊

嘲客舍山脚下作

脚帶渾泥氣帶膻幾家同汲轆轤瓶寒泉只在前山
裏笑殺居人總不醒

幽州歲殘

冠天神海舜幽州風候蕭森氣朔道雙闕日移仙仗
散六街塵滾晚衙休爲問卧旅猶觀國王粲懷鄉獨
賦樓未得邊關擒虎豹還思江海弄鳧鷖

暮春山行

小艇出横塘西山曉氣蒼水車辛苦婦山轎冶遊郎
麥響家家碓茶烘處處筐吳中好風景最好是農桑

萬安江中

歷歷長[illegible]聯[illegible]浮家一舸日隨身江山不若南征
客星斗應[illegible]人劍匣只依[illegible]住酒杯全亞藥
爐親牀頭曆日閒拈看一歲無端半已陳

贛州

蕭瑟灘聲怒復幽四程猶未是炎州行人不解居人
語章水相逢貢水流蔞葉檳榔須學啖蓴羹鹽豉向
誰求英賢滿路容參謁亦重昌言日拜收

上下灘

上灘若緣蟻下灘若馳駛移轉頃刻間便是人間事

庚嶺寄謝江西白大參士珍宗憲副朝用二

同年

太原白居易南陽宗少文千年纔並出一日可離群
契分秋風桂情親日暮雲江波二千里相逐送清芬

山人獻白鷴

草啄萍棲瘴海濱野人攜得肯相分九還丹顆浮蒼
頂一縷青霞斷白雲五服也知章有德百禽應是不
同群縣齋相對悠然想烟水城西日易曛

思食豆腐

蹲鴟亦稱野人腸薯蕷還輸菽乳良膝釜不聞流素汞堆槃無復截虹肪舊知學士能爲贊今許淮王不遺方只恐南山歸去後苜蓿未得快新嘗

失白鷳

何處青冥會一沖短翎應近井廬中來時想見銀塘靜去後休嗟蕙帳空自笑無魚難久館誰言有鵠不如籠歸心一夜秋來月吳水吳山幾萬里

夏日城南郊行

古縣周遭景物環政餘多暇倦躋攀偶因送客乘時出郊得浮生半日閑頻過水邊仍有竹忽當林斷遠逢山但教到處情如此滄海無妨緩緩還

遊和山林石巖

山和人亦和乘暇集鳴珂陟嶺美未得到巖奇轉多交枝樹凝馬一步地旋螺成屋自然石作門惟碧蘿瞻天隔鳥道入地學蜂窠樹向頂上植泉從肩畔過禽蟲馮几住雲霧入衣摩佛座泥三級僧牀石四阿西臨野廣漠東眺徑陂陀遠吹潛生爽驕陽暫息苛禱祈情敬謹樂業舞婆娑物穰用亦儉地危心不頗民風都似此吾爲爾陳歌

北郊訪友

風物幽妍上郭寬訪朋因得一廻看家家黃土牆三尺處處清渠竹數竿欲雨欲晴雲半密如秋如夏汗微乾苦吟應得山人句却笑籠頭少鶡冠

過林頭看修竹數里不斷甚愛戲題

五寸衝牙丈八矛裝成十萬繞林頭莫欺楪子興寧縣一半人家千戶侯

和王太學見贈（四首）

水鑑求才事自公徒今寂寂笑英雄山齋一枕淵明夢開眼猶慚七里封

道拙才空志不成錯將言語占時名無端拋却山林樂換得軒裳爪事縈

草廬藏得卧龍才許我英雄亦異哉剛道同心金可斷江南便是海南垓

三載相看有別離春鴻秋燕不同時我尋松菊去方急君會風雲行莫遲

登越王臺

環城三面碧波圍今古樓臺滿翠微不見越王帷見佛木綿花裏鷓鴣啼

惠州西湖

西寺東城兩幅圖長虹吞畔小浮屠杭州惠郡都遊遍醉眼時將作石湖（石湖蘇之西湖也）

莆田鄭自修宰河源故學予四月三日舟過縣城君以詿誤不在予亦以文法行一時風雨大作小泊沙口而去悵然懷君口占一詩期後寄之

河源西郭夕陽過不見美人將奈何雷雨船頭蓬底坐一時風雨亂風波

三月初峽山道中

春陰春雨復春風重疊山光濕翠濛一段江南好圖畫不堪人在旅途中

庚辰三月歸至保昌館李君士元家適士元車馬有行色廿四日解攜各北南臨岐口占爲贈

梅花關下春雨深客送主人無限心鳳生南海莫言遠明日一飛歸上林

市汊阻風

十日踰千里二宵滯一隈旅情忙復緩歸棹去還來橫颸推高木飛濤激迅雷坐看村市沒行路不須哀

宿茅峰

下馬門前一振衣翠微高逈逼清微雲邊洞府真人去月下山中長史歸丹伏砂牀金歃短术穿崖貫紫雲肥神方能詠不能遇一夜爽靈峰頂飛

癸丁佛號塔

八面[illegible]天窓中列坐萬金仙排空欲挽三茅袂捎檻[illegible]八部[illegible]以入簷有影倒應知出世法門偏詩題漫道遊[illegible]只得塵勞一飯緣

高淳道中

柴門對樹樹臨流春日遲遲滯客舟一種江南千里景只聞鷄犬不聞鷗

經舊遊

當壚一叟手煎茶迎客桃花户外斜聞得博陵崔護道不知今日是誰家

[illegible]公館花木

句曲[illegible]溧水溧陽孤栢倚風高家園幾樹桑和柳何事令人夢想勞

未足句

却恨風光同萬里眼看百里不能歸

又

憂國天高惟有夢思家懷近不能歸

與句曲李令徐博士等夜飲

洞天福地神仙縣宣化承流父母官自笑樊籠猶閑鵠却憐山樹亦棲鸞緋英炫幌春方爛紅蠟搖觴酒快乾未必嘯歌妨杼軸風埃浩浩楚濤歡

贈江秀才

三日芳蘭入座香欲將心事爲論文仙囊古玉餐無訣官市新醅飲便醺已羨雌飛難久伏須嗟同調易離群茅峰蔣阜無多地未擬相思詠碧雲

宿攝山棲霞寺

寒林日暮息車徒却得南朝最勝區廿載不登禪子榻一宵權作佛家奴齊梁寂寞名猶是儒釋紛紜念已無最是宦心能敗道羞將束帶問衣珠

又

泉洞迷藏草沒梯倚巖千佛坐高低疊襟山色周迴峭隔樹江聲隱映齊宋刻梁文江令筆龍蟠龜戴上元題棲霞只是枯禪宅爾許頭顱向裏棲

又

枕上紅塵白晝深眼開欲得息勞心燈花暗入僧牀冷山閣瀉江萬木林

出湖見山

長湖方出口一帶橫青山行處必如此何云出世閒

當塗歷陽溧水界中數還往遂懷李翰林

青山歷歷樹蒼蒼遠水長天幾夕陽千載更無仙謫下只應愁殺賀知章

舟行守風阻險輒聊[illegible]遂成詠

行役安危定心閑常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着瀧瀨偏得謫華胥適逐墻頭蝶清涵水底魚覺來何以遣枕畔一堆書

謝楊大送梨花戲成

來自清修處士家草堂初就便增華雕欄月上添得影畫檐雲過分作花園吏引渠經細幹閨娥繞樹候芳芽洗粧先覓催粧句凭閣巡看幾日斜

謝呂禹平惠玉鞭粉團花

花開根至稍蒙朶附香條流蘇疊脂粉眉鈿簇瓔瑝不逐紫騮馬空依翠鬆翹子方理花事先聘汝無驕

中秋日燕客晚雨

中秋羨景當吳苑十載佳期共此堂珠履高吟歡滿座金釵送酒看分行荊娥妬月俄行雨趙女停絃慢遶梁莫道西巖容易墮朱簾徐捲爛銀光

十六夜召集

廣寒昨夜不曾開今夕佳期已報來且向草堂杯舉

待人間紅粉會相催

　爲唐子畏索劒（昔年承唐子惠愛留以雙劒贈答其意謂永恒念之其一鏤青萍二文者怳惚以一章留之其月段物更惠予）

手解青萍昔贈君佊來多少截妖氛知君道就（缺二字）
後把與東人封白雲

　簡趙西[illegible]（[illegible]二首）

滿月澄寒鏡清霜滌素琴獨携車後雨去潤豫章林
死恨錢唐水悠悠只向東雁飛雖不北連日有南風

　過鄭六升不遇

欲作春風上國遊壽君東海話離憂烟波自剪西窗
燭絲管醉眠何處樓五夜不逢黃憲面百壺那解長
卿愁平生國士青君眼老矣猶能一笑酬

　送顧司封（華玉）守開封

皇輿百郡首開封良牧分符開治功參庭屬吏衣冠
滿繞郭編人耒耜豐河山郟鄏千秋固雲雨乾坤萬
物同懸知政化平如水共看漢室美吳公

　戲爲朱民部索虀

蘇公饗欲傳米虀此味能參自信吾爲語版曹朱學
士客厨爭柰併鎺無

　留別趙上舍（元壁）

歸騎聊乗一日閒夕陽移座未能還西風明日丹陽
道回首鷄鳴雪滿山

　吳文定公挽歌詞（三首第三[illegible]其[illegible]忠銘）

鼎軸參黃閣階符圻紫垣位遷如始筮人慕過生存
一德天猶格　三朝國共尊　君臣兩無負元烈荷
寵恩

執紼椒塗遠前驅鳳髮還　君臣同國運忠愛滿人
間速奪山河繫幽悄水竹閒吾曹惟淑艾抱籍哭顏
山

吾祖縣車日知公檡碣初遂深魚水分亦有兎羅圖
笑語兒童際衣冠夢寐餘凄凉天下德忍謂及門徒

　贈翁隱居

吳郡翁高士森森君子儒風標抗軒冕禮樂在江湖
松露濡談塵匏尊盡酒壺却嫌城市隔欲別重踟蹰

　答日本使（姓橘名自佐補國寺僧）

日邊來處幾何時開說占申復到寅（海舶行憑指南鍼日本本在寅由南折西指申却復還近寅乃中國濱寅讀若夷）遥仰北辰趨帝座卻經南
何駐行麾詩名愧動雞林客禪諦欣參鷲嶺師回首
山川渾渺邈只看明月慰相思

六卷終

懷星堂全集卷七

長洲祝允明著

近體

簡伊僉憲

七朝熙洽世臣家班序仕途微並華忠孝到君傳不匱韞沽如玉總無瑕閑同冰水青山下雖掩閶門小曲斜老去高情濟知水落時觀物是生涯

西臺伊公拒和贈篇在下冊三首次呈答

東野猶居郭外家閉門高枕數年華秦人不敢窺干木楚事休教說屈瑕暑氣搏嫌秋候濟樹陰偏受日光斜駑駘過辱千金許慚愧酬知未有涯

與吳大用飲酒

世事浮雲幾變更鄰居長聽鳥嚶嚶緗編俯仰閒今古青眼摩挲老弟兄樹下送闌高嘯飲水邊聯袂細吟行胷中三十年來氣終不銷沉負友生

贈孫山人一元（自稱嘯仙吟）

思遶先生不可尋紫麟騎下閬風岑宵眠華嶽星文枕曉度關河月滿襟鷥鶴夢殘飄露葉哀猿腸斷抱霜林秦臺故有吹簫侶一片宮商萬古心

贈俞隱君

水南雖市萬塵趨水北還容陋巷居三尺素桐陶靖節百篇華賦馬相如心拋世俗爭為事手錄時賢未見書欲繼姓名高士傳怕君嫌我近雕肝

寄謝雍

謝家蘭樹有清芬分[illegible]澄江郎憶君想得山莊長夏裏石牀眠不[illegible]

贈朱[illegible]

百年貞白舊高樓做几風埃六十秋楚聘尋常來北郭魯呼前後只東丘書抄滿篋皆親手詩草隨身半在舟前常風流惟此老天公多為後生留

方吳二子償食之下

讀罷償金記有疑無此人唐君解言語高義不成塵

友人郊墅

孤墅倚高原偏舟晚到門琴聲虛草閣月色滿江村霜落魚鰕出烟收花竹繁不須燈下坐臨水好開尊

艇子

江南小艇子能住亦能詩梁柱無階砌門窗卽枕帷坐流看樹過行屋逐風移試欲作舟史半生居在斯

題龍歸洞下有龍舟嶂

千峯如帳擁巖扉靈物何年向此飛潭底火符玄鐵鎖嶂頭金舟白綃衣海多雲雨應長往登聽藤蘿久

不歸洞外蛟蛇常起陸可能消伏運神機

季冬朔旦汝德周學二秀才過訪病禁飲不
能留別去悵然竟日燭下得句明日寄之

相思旬日忽相逢不見忙中是病中玉麈謾誇談柄
在朱顏應笑酒杯空猶看濟濟沖霄鵠顧我垂垂失
路鴻吾道若行千載合不須重歎馬牛風

上元日喜晴柬董博士及諸秀才

三月恒陰待此晴燈輝春暎日華明便邀東郭朝龍
馭又向賓筵聽鹿鳴簫鼓兒童聊祝歲（上元張燈事起於漢祠太乙令俗借燈爲祭以爲祝豐年之兆耳）犂鉏父老喜深耕吾師雨伯休
重惱欲共溫泉祓禊行

神光山

山郭西南五里強翰林留得讀書堂漫漫古岫雲烟
薄寂寂閒坡草樹荒數點遠村鈎望目一間空殿鎖
斜陽山靈我爲鄉人留會許何年更有光

贈王希賢秀才

緇衣耿耿此心長青眼隨人到異鄉海外不須誇馬
腦人間誰解識虹腸也知老桂爲仙樹豈有幽蘭減
國香奮翅雲霄應不遠相知獨愧早稱揚

謁張文獻公祠

丞相祠堂曲水涯祠邊仍是相公家千秋若解妝奩
鏡萬里何緣枉翠華門外瀑牲兼絮酒嶺頭松樹夾
梅花人間不乏牛仙客長攬遺編費歎嗟

峽山寺

靈區若不到到亦苦詩難景象絕聞見怪神如等閒
地將海作帶天借山爲關今日却堪恨綠林棲近間

潮州韓文公廟

一世北斗望千秋南海濱文章傳絕聖政事澤時人
姓作兒孫字心將動物馴佛祟能有禍終不下臣身

次韻奉和方伯湯公　廻鑾志喜之什

五雲遙捧翠華歸北極芒寒萬象依夷夏嚴嚴分地
險金湯面面自天開聖圖六馬知能馭永命三靈未
待祈嶺海小臣從國老中宵魏闕夢魂飛

傳聞郊祀後　大駕將復出狩疑信未得因
用前韻紀事一首

窮海歎傳八駿歸仍聞消息語依依要荒豈必勞重
幸　帝命今方式九圍禹服正須垂拱治堯年何用
築宮祈明禋眷答　皇靈切長使鈎陳護六飛

奉和顧憲副梧州謁都憲韓公祠堂

按地洪材構帝家倚天雄略耶蟲沙誠歸魏闕心懸

石血飲匈奴膽破瓜半夜崑崙樞密宴三言苡薏伏
波車當時利口今何在老樹閟祠日又斜

夢故知

氣涵珍玉語良金不論窮通話盡心枕上一時南北
海半窗梅影月玲瓏

謝湯文守惠地黃煎

會將雲縷換霜華一七玄瓊入紫霞他日天台莫輕
住要携徐甲到流沙

夢故人

今古悠悠老客心洲知何必接蘭襟爭憐寂寞盧生
枕還恐凄凉子敬琴吳苑此中非舊社越江南去是
（鈌）林紙窗兒筆聊成賦風弄清燈夜點沈

元和愛結過深聯音之節復投長句思予和
女乃就二章意旨情饒聊復爾爾

枝山磊落倚東山雪檜霜松許共攀文字虛名今且
愧疎慵物議右來聚平生肺腑篇章內身外金蘭夢
寐間萬卷舊書千石酒兩人相對白頭閒

東園訪梅已謝

故里閒居憶美人開軒延佇御周輪兼旬病起殷勤
採玉鈿飄零徧委塵

憫時

巡遊方罷亂離平豈謂凶饑歲二更桂玉斷來錢貨
廢糟糠空後析骸爭焉知上史言天道盡望仁人輔
聖明三戶可憐瘡痏在欲憑閒鬢了餘生

寄吉安太守徐士元同年

梅關歸路拜中虛閣老書來簡意勤始信凌雲江海
客能懷閉戶蔣舒人翻知但有篇章舊名世爭看事
業新玉版金粻無用涎潤藤片刻不妨頻

中表甥陳簽子魚久抱微疾懷之得句因寄

俊鶴祥鸞陳子魚閒門樓閣事親居想因別墅聊行
藥却得雲窗漫校書俗駕向來虛下榻德星何日見
牽車身爲公子心爲士便是公侯已復初

足夢中句

遠公蓮作社陶令柳爲門止酒用卿法攢眉吾不言
白雲時或出黃菊故應存二老皆寂寞千秋誰共論

又

聖境不可到魂遊記渺綿花藏竹林院蓮號貝多編
龍鳥如人禮山河繞法筵祇應身本幻此却是真緣

哭周院判原已（己酉九月二十日賦是日公還玄宅予以疾不能送）

世道凄凉後何情當此悲斯人不易產中壽豈難期

鵬兆將無驗雞年竟莫支心曾周晚末目不瞑嚴慈
地有顏淵代天無伯道知負公茲一餞西望涕洟垂

哭表弟將賢

白玉樓中長吉夭芙蓉城裏石郎歸煌煌柱國平生
念看到諸孫內外微

哭陸大參（天壽）

四海銓書失老成　兩朝閥籍尚遺榮達如子貢能
從政憂似希文最善兵幾度老貂新命奪（公在職方素有大校緣中人超權公力疏言遂收回成命）兩宵幽鬼故寃平（於濟民夫婦爲人謀死神語婦還今白下公婦遂對簿公得復）文編諫草辭離談付與機雲續令聲

哭王麟

賓館初違夢尚縻計音俄至欲成癡豈知十日輕談
笑便作千年永別離雞絮未陳新繐帳鳳雛空倚舊
霜枝高風幾許堪傳事誰寫平生入墓碑

答史隨州（經）

楚雲飛盡下巫峯想見瀟湘又綠波刀劍已知成牸
犢簿書何處問絃歌照人顏色春風近入夢江湖夜
雨多寫就卜居憑問訊青袍今誤欲如何

訪華光祿（汝德）

高堂壯歲久蘭韻久熏蒸榻定叨徐稚門令識李膺

傾聽疑夜燭笑語泮春冰綠合沙頭草歸舟發未能

廣川城（辛未東下經過戚水部留飲二鼓出城馬上作時有笳警）

皎月浸嚴城蒼蒼百雉橫木梁懸縆下竹柝夾聲鳴
水部從時飲山人入夜行門思趙公子封邑尚垂名

途中

二年四踏兩京塵何必臨岐更問津斜度羊車山頂
路半欹皮笠雨中人氣驕白馬涵濡滿口過玄蟬嘯
詠頻我有知心在城闕山陰雪駕頗相隣

故福建僉憲陳公（祚）首道何五十韻

日月懸臣道乾坤闢　平猷丹日開廟貌風烈見英

麻實曆三光合鴻鈞一氣流哲人當上瑞纖服產南
鏐靈派分嬀汭洪條發太丘修文登石室射策步瀛
洲藩府旬宣重河陽惠愛稠拊循胥人腹囊早達民
憂豈謂觸聲帝仍從把斧樓十年依大岳一旦起西
疇再綸命胄稽還乘繩使編戶心知不貳帝德若爲
酬柱砥千迴浪霜飛六月秋觸邪惟豸性批逆豈龍
謀范進唐宗典蘇陳陸相簪紳熙光聖業取善在旁
求大學存條目遺編可繹紬意誠緣物格心正乃身
修利病非無實安危固有由履防多內慾乞斬佞人
頭一疏朝封入三言夕杼投析楊來孟博貫索下鄰

侯老稚爰書没姬妾織室幽一家連廿口五載作孤囚白壁塵埃盡青陽造化周日華臨鳳扆天語出龍樓豈獨除羅網重教侍冕旒玉磨誰可琢金鍊轉難柔按轡揚藩國飛章速轉郵扇談應制淵雅志欲安劉天震雷霆怒霜號草木愁岡書當檢典臣節果何尤秖見義爲命不知生可偷夾持三尺法人哭一生休政化權衡準恩庇渤澥浮解組歸北闕遷秩按南州地肅山無警波恬海可遊狐狴斥魁魍雀角絶譁咻叔度來何暮淵明去莫留車懸桑梓重山隱桂枝樛箕尾星辰接乾坤日月遒英靈長宇宙聲節豈浮漚

上際唐虞聖恩弘闢比儔朝廷爲世計章典復公汝當總人情好群公忠並優學祠崇秩進營兆謹封修栽觀專清潮時開齋潔原治培知水木紹述美箕裘宜道黃扉扁名篇文梓褒終天弘勸在　王化正悠悠

題湯三城南莊子

嘉樹夾茅堂城南十畝莊竹窓遥列岫花溆密圍墻兔捷置施路魚肥筍在梁每來無世事秖覺道心長

道院樓子

百丈層巒接小山幽妙景容居最上頭風掃六窓塵盡去鶴乘三洞客來遊高原樹古長依殿畫棟雲飛上礙樓怪底霓裾浮沆瀣綠章宵拜石壇秋

贈大倉汪使君

德風千里掩雄州爭解長刀換乳牛共羨漢家封卓茂且看夫子戲言游功名此去符龜印文彩朝來壓蜃樓最是野人懷惠切一麾今擬結滄洲

登大倉州中山亭懷故襄陽李使君

州山昔始剏亭幸作遊賓豐碑備標紀幽賞悅心神茲來再登陟亦遇賢主人（典州汪侍使君邀遊）襄陽不可見峴首淚盈巾

遊武將軍園亭

武君好人品園林亦不群幽迴妙水石妍蔚盛芳芬登眺一時盡道俗忽然分安得杜工部來賦何將軍

贈邢奎

襟懷灑灑氣飄飄遊遍名都歲月遥花暗燕臺春走馬月明淮浦夜吹簫華顛相對舊盟在笑口一開塵慮消更喜見郎皆孝秀入廚甘旨足漁樵（二子甚佳以漁村樵山自稱故云耳）

題衲子詩稿

得來應是嘔心肝磨破枯蒲幾蓆團佛有語言唯說

性曾爲文字不求官色離紈袴通身淨味帶虀腸一
點酸我欲強賡三五首却憐無暇盡雕鑽

太傅王公歎月臺

青天洞蕩浮雲開東方月出臨前臺光流碧漢輪飛
度影入湖波魄共來賢王愛賓長會合同光共景且
徘徊未詠韓公星漢句聊從太白漫停杯

南洲詞（四首爲盤門錢侍郎賦）

盤門向南起城裏百花洲洲邊隱客住道是顧虎頭
朝向南洲行暮向南洲宿不釣亦不泛愛看南洲綠
西風忽然起木落波粼粼水渾魚不定宵來愁殺人

春煙楊柳暗秋露芙蕖鮮慎莫生宿莽沙鷗不得眠

武帝傳

柞宮馮几晝成王淚落銅仙月似霜王母不來方朔
死茂陵松柏自斜陽

卞將軍廟

瘦馬城西步夕曛祠堂翼翼護英氛下馬入門忙拜
禮行人說是卞將軍

鍾山

五岳崢嶸衛紫微萬方臣妾仰光輝勾陳上直　天
皇座少海中嚴　帝子闈峯頂日華迎鳳下洞中雲

滿待龍歸終天王氣都踈此花木常新鳥獸肥

金陵眺古

綠謝平蕪野燒乾西風吹雨打長干盤龍去後金釵
餉擒虎來時玉樹殘結綺閣中香炧歇景陽樓下水
花寒秦人豈識千年後終古神州奠石磐

太湖

咸池五車直下注峨眉岱嶽潛相通乾坤上下浮元
氣郡國周遭護渚宮巖穴曾因仙跡幻魚龍不助霸
圖雄擬把玄圭獻　天子再看文命告神功

虎丘

循麓都來幾屐蹤異觀靈景正重重入門始見山和
水汲澗愁驚虎與龍四面更無林作伴當頭又着塔
爲峯塵裾皁衲紛紛滿二竺終無一个逢

又

一點紫泥封岱頂武丘雄拔闔閭城席前花雨天宮
落檻外雲霏脚底生轂轆十尋抽玉液於菟千百逝
金精無窮勝是王郎事吳越消亡幾戰爭

包山

影浸三州混太虛道通五嶽紐坤輿瑤壇白兎藏仙
鼎寶洞蒼龍守禹書烟月剩將閑處媚風雷常與怒

時俱漁郎个个不識字慚愧高吟莫解居

崑福寺

壞閣尚名崑寒房繞寂寥木撐危殿角草出斷碑腰門鑰凝塵滅香爐火氣銷竟空惟佛觀亦自有榮彫

白蓮亭

臺殿切層霄丹霞[illegible]結標名傳白蓮妙年紀亦烏遙迤邐城連郭迴環水貫橋重來擬分榻塵慮未全消

崑山清真觀

疑分疑幻海中洲只恐人間無此謀殿影四圍浮碧沚鐘聲十里出川樓仙人示象書仍在（玉皇閣扁呂純陽筆）道士無鴉字少求至竟今宵為旅客幸來何事不微留

滄洲姚家滙碧閣

寒塘帶州廨幽逕似郊坰樹影倒浮綠天光平漾青石渠分似矩板屋小如舲相對只魚鳥濠梁同性靈

贈鄧駕部

十載相期利斷金高山無因海無深忽看鳳闕城中會還似雞窗夢裏尋袖底電飛雷煥劍壁間泉響伯牙琴休論鑒物知音事識取悠悠太古心

三月三日施侍御邀宴姚將軍莊宅即舊名東郭草亭遺址三首

共傳修禊事相命出郊原花鳥何須眼栽培亦自村轆轤橫轉水畚鍤削成垣因有勞勞者懸知　聖主恩

日影迂龍轡春光溢鳳城[illegible]冬乘暇出翠[illegible]遂空行姑蔑金盤露郎邪石首羹簪纓雜巾褐莫遣野人驚

駘蕩二春好陂陀五里遥篇章傳保傅（[illegible]日三陽諸公有東郭草亭集）地主識嫖姚壁上懸瑤軫空中度玉簫南塘無杜句深愧故人邀

金華見山亭

郡廨當空立林亭面爽開窗中列岫遠江上送青來京兆眉長嫵陶公菊自栽安能乞勾漏把笏此徘徊

與胡二遊海珠

人誇本奇境我恨近城闉四面盡江海一拳藏寶珍潛龍游檻砌舟楫換比鄰野馬不能到却多車蓋塵

雨窓有懷連章二博士

薄宦將三載高情有二君天涯漫萍梗雨下憶蘭熏四海習鑿齒千年楊子雲東鄰無白室猶自歎離群

戲簡連博士

[illegible]間簡松大子來酒腸連日可寬開天炎地陋佳賓少眼底能無變秀才

題杭州蔣自容江湖遊卷三首

越多名族又多才諸老篇章取次裁但看江湖詩一卷定知留次不塵埃

錢夏老成無復見張翁逸駕亦難攀（學士錢文通公泉浦大理卿夏公季衡太守張公汝弼[illegible]公文明皆[illegible]中作者[illegible]）風流一日同千載猶記當時杖屨間（[illegible]）

兩人攜手五羊城浙水東西是弟兄但使有詩仍有酒不妨長聽鷓鴣聲

番禺留別衡明府公式

風塵薄宦來南海吿計衰年走北畿霄漢自憐知己少天涯猶覺故人稀芳菲桃李祥鸞集重疊江山旅鴈飛爲問微官是何物相依無久又相違

隱者

白石蘚蘿房青山雲水鄉琴傳雷氏斵書是汲丘藏鹿友同無穀蜂分亦讓王枕中藏雅道一卧卽羲黃

次韻郡守胡公太湖二首

名山大川邦域內澄波皓月方舟中魚龍窟室藏諸有天水鴻濛竅并空禹功想像三江入唐風浩蕩九州涌茲辰更爲方輿重　帝遣諸侯問上公

地軸鉤橫海嶽牢咸池直下具區連封疆何計吳越限光景長涵舜禹天白鳥舞波搖定日驪龍歸洞落腥煙木奴萬个安能住不是元公卽上仙

次韻郡守胡公閶城登姑蘇臺

六門車馬簇飛埃小疊依稀避暑臺暇日覽迂千傳駕他年偏憶看山閒句吳於越十秋夢范蠡西施一一種才麋鹿綺羅都不見紫煙終古鎖荒苔

又次登臺望虎丘諸山

乾坤雙眼一空亭山色能令五馬停鹿苑尚銜吳子艷虎丘重對白公青烟消碧落千峯出月浸嚴城萬戶扃不但登高能賦事四郊因省荷鋤丁

哭子畏二首

天道難公也不私茫茫聚散底須知水衡於此都無準月鑑由來最易虧不濺人間聊墨草化生何處產靈芝知君含笑歸兜率祇爲斯文世事悲

萬妄安能滅一真六如今日已無身周山既不容神鳳魯野何須哭死麟顏氏道存非謂夭子雲玄在豈稱貧高才膡質紅塵妬身後猶聞樂禍人

再挽子畏

少日同懷天下奇中來出世也曾期朱絃乍絕桐薪韻黃土生埋玉樹枝生老病餘吾尚在去來今際子

先知當時欲印樞機事可解中宵入夢思

送姜夢賓二首

萬里昆黔地于今街使君莫言民物在須識 聖恩
勤旭日開幽部清納條惠人皆知 朝事否便是昔
朱雲

矯矯温州牧清聲范文安當時稱大老今日有夫君
德用玉爲器胷盤錦作文志行朝野慶我獨歎離群

贈羅抱拙

休言雅志與今違吾道何曾有是非自信移山終有
術豈知流水亦容機耕田鑿井康懷日夏葛冬裘（二缺）

宇衣誰信閭門名利窟此中巢許自依依

贈張守之工部

世交先進兩先生（謂守之先君與先祖父）白首今成老弟兄知
我得師終不改如君直道豈難行路無荊棘安能蹇
川汰泥沙只自清皓月清風在不隔酒杯茶碗共餘
情

戲爲毛百朋索炭

眉山羊肉會稽鵝頗欲臨池手未和便可把君烏玉
換紙窓那得十眉呵

題沈山人蔵王舍人竹枝

舍人清真同右軍金鑾退直謝離群千金不肯賣一
葉今日鳳毛留贈君

夢啜菜具芹

王醴侯鯖信禍胎[illegible]足壞[illegible]如今纔乎天家
福淨洗饕腸待[illegible]

贈承公

墻外西林是寶坊[illegible]間高卧有支郎定回斜日雲穿
衲吟斷寒更月滿牀妙花遠通潮隱隱清陰分與栢
蒼蒼何時爲取無生話共了趺蒲一夜長

戲作紀夢

何事高唐入夢遊淡雲輕雨太溫柔瑤姬錯認維摩
壻枕畔花人空抱裯

送揚禮部（文[illegible]）

我有駿馬闘特附君裝畔伯樂既上天留與何人看

觀湖究轉思及友人

湖上秋風生碧漪看來都作憶君思君於湖水元何
與此意[illegible]自不知

贈赤興陳使君

有德由來必有言天球剛累且[illegible]汲公出守諫難
[illegible]歸來國始尊[illegible]貌不同麟鳳者松篁會與稻

梁蕃乾坤直氣長留在萬轉千廻道自存

東松江馬別駕

蝸端風采久堂堂漢宦憂民牧守良淮甸已知頌汲
黯雲間今喜得王祥霜寒鳥落憐鵰鶚日麗丹崖舞
鳳凰猶記覲儀同東閣縕袍長帶歲寒香

簡嘉定王令（仲淵）

江海遥分　聖主憂春臺遲日玉瓶秋地當大國方
千里才號明時第一流歆枕潮聲奇句得晴庭花影
早衙休鸞棲自古通麟閣褒德先封漢室侯

贈分司鈔關于戶部

初從分部謁巾冠便畧形骸露肺肝東有珣琪南有
箭紫爲鸑鷟碧爲鸞關譏盡道能經國王佐何曾務
守官下對蒼生上　天子知公心事浩漫漫

送武守曾公擢河南僉憲

琴鶴扁舟曉解攜春風江郭暗棠梨千家霖雨邦人
在一道冰霜憲節西秦國已知行莫止戀恩無奈喜
還啼平生志操夔皐是槐棘堂堂次第躋

重過元抑

再謁還圖笑口開客襟長戀校書臺每從王鄭求新
義試把瓊玖共品裁（君帳下一時秀才彙集）郎愁星辰驚太史

豈容江海阻雄才悠悠塵迹期君定澤國秋高更擬
來

贈黃丘寬

郭南今隱士園北有幽居出市或賫藥閉門惟讀書
白雲媚修竹嘉木蔭清渠方就新成賦題名後遂初

顧秀才陽山草堂

家住山城不到山強題詩句抗塵顏君家客坐煙蘿
裡儘着閒人自不閒

口占寄陸三

達者端居東海邊重樓高榻臥風煙想應草木扶疏
下和得淵明孟夏篇

贈隣院深上人

竹院多童子茶齋坐已公亦如王舍內却愧曾家東
共味非異枝分陰樹影中閒眠時倡和律呂隔墻通

送王先輩納言歸柳州

攜將柳州劍獨下瀟湘船千里界千變一山詩一篇
離橋梅子雨歸棹杜花煙更會雲霄上大都纔二年

題人園居

未必江樊好幽居趣自深逕行避小草高卧託喬林
抱灌惟知甕揮鉏不見金問渠終歲裏曾有惜葵心

東莊

塲上雞豚爭稻穗渡頭魚鴨避菱科老農到處東莊
有只少君家擊壤歌

客中以徵翁賦人

客裏嫦娥共此如良夜何共憐風月好不道怨恩多
瘦骨支黃竹輕裾學紫羅十年期揆子無事僕中歌

都門送施邦直歸吳興

一時青眼中容我十里黃雁外送右坦卒自憐猶宋
五咄嗟聞共說劉貴袖頭三尺秋潭米口底千章夏
嶺雲人歲南遊計應遂升山相訪峯相分

贈同年趙纘部天常

劍出紅爐錦就裁霜鋒霞彩照人開雲間素有兼人
士天上令推獨步才竟句剪燈連綺席浩歌攜手看
金臺迂狂幸託金蘭尾況共高秋擢桂來

贈鮑元卿

人間有幾鮑參軍已見遺文又見君材器共爲時世
重聲華相及古今開身隨李賀新囊錦篋貯羊欣舊
練裙（君藏古名瀟湘畫最富定武五字不損禊帖龍眠西園雅集圖俱皆妙品）一日京華
塵土盡十年深恨久離群

都門贈吳淵父（時新授巴陵尹）

飛譽響江東鳴琴向楚中麒麟遊何外鳳鳥集梧桐
氣吐風雲動談餘瓦礫空高松一千丈深喜附唐蒙

贈崔鴻臚深

才分雲澤汗山下映人明濟北想崔瑗九江慚祝生
籠鵝道上遊辨作人驚相對淮風外無因共好兄（靜伯見潤文公于東具人請之者俊也不在丞汝何以久之容歎然）

送臧户部仲鵬冠督漕淮關

董漕分明是勝遊雲司高步向南州戴憑不獨深經
術劉晏偏能爲國謀奇客書談風入座詩人宵詠月
當樓懸知燕寢多清夢飛滿伊京紫塞頭

長樂贈陳參軍

浙水兩岐非異土天涯萬里又同官吳江蓴菜皆成
夢庾嶺梅花且共看立望星河秋耿耿醉聞鐘鼓夜
漫漫人生離合真難定明日清樽好再乾

次韻奉和石峰方公紫薇東閣之詠

仙樓十二大瀛東何日移來此地邾分省勢依綸閣
重栽花種與禁闈同文書靜向尚明處星宿芒寒掌
握中知是望京丹悃切凌烟早晚　聖恩濃

答鄭河源見贈

塵外終依虎豳靈相逆莫道是雲萍因思舊雨來今

雨却喜文星是使星榕葉作團風獵獵桂花含暈露宜宜但教光彩長分照萬里何妨客紫濵

春夜懷鄭河源

傳裏詩筒兩度過河源居了近如何日常甚永迷青野芳杜春深覆綠波得過自司多枳棘九州何處奏絃歌唯應知已情難[illegible]吟[illegible]蹤入夢蘿

海珠寺送黃提刑

風行五嶠過三山又得巡庭未是還天下望公知已久朝廷求治亦非艱波澄香舶鯨鯢靜筆倚騷壇草木閑瞻戀清光惟此夕月華休下海珠灣

次韻答河源鄭侯見贈

千古高風一日還摩挲雁眼對清顏且煩元亮爲彭澤終使羊公重峴山渤海未容蠡辦測女蘿猶許兎絲攀勞君乞與山陰帚借取仁言此諭頑

借前韻贈岑博士

胷有靈丹煉九還刀圭能駐世人顏盤開苜蓿先生饌書對神光學士山簾下令行椰酒急袖中香散桂枝攀莫才滿牀霖時雨莫信[illegible]道體頑

又借韻自賦一首用呈河公

海國炎方倦憶還空歌遊子劍前顏窮秋陽鳥遵遥渚短晷浮雲出故山開被放衙星未沒推窗觀海日將攀[illegible]公總是藍田璧不棄他山老石頑

答張掌教再次韻

泮宮清敘坐齋心風閣徽傳續誦音善價未能酬美玉佳篇重寄惠兼金窗中遠岫浮青靄門外虛塘臥綠沉擬向清風明月夜飄然來此共披襟

送張掌教致仕歸臨江

青眼摩挲醉袂分那堪客裏別夫君風情好似陶彭澤官職常如鄭廣文渝水曉沙眠白鷺蒙山老樹暎歸雲虛堂索句[illegible]靜宦海濱遥想[illegible]開

懷星堂全集卷八

長洲祝允明著

近體

寄李刑部子庸

夫子道中庸誰言世不容山川同正氣江海寄高蹤竹素期千載梅花又一冬永懷金玉韻無計久相從

送劉官邑博

萬里我來逢故友三年在宦失嚴親歡中未料忽生恨客裏那堪更送人夜雨湘江燈燭暗秋風蓬嶺桂香新浮雲聚散何須問閣鳳臺鸞有致身

送迪邑博

一紙除書下越中遂行吾道適西東人言師傅如君少我喜　朝廷選士公卓犖松筠饒晚翠芳芬桃李滿春風峽山寺裏猿聲切莫使相思夢不通

送張大參（允徽）

五月炎州拂袖行蠻烟瘴霧漸身輕鯨波挾颶高如許歸看澄江舊水清

廣州贈龍鴻臚

吉水龍夫子論交歲月長要啣　天子詔三使日南王卻餽舟無寶畱題橐有囊啣盃海濱館遠意共茫茫

口占贈徐聞令

作邑濱南海啣恩下北宸三吳非異土千里亦同寅說到襟懷舊傳來耳目新無因便投轄欲往活疲民

廣州旅舍有懷提學陳司正廷輔

陽羨山中王右軍破除塵上擁清分高情官下澹如水令氣座中和若春前輩風流今漸少平生襟度許平分一回聚首一歡樂不向天涯數離群

爲王提醒索果（客[illegible]團[illegible][illegible]外人能作好字左右識南新安下品盛以）（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義鬬人也）

荊溪辭煤虹似鐵嶺外作管弱於綿交州偽劑宜惡

札且望分來用一年

讀河源鄭明府公牒有感

讀罷邑言耳目明頭風雖愈沸歸情海南潦倒江南客強飯看君作太平

賓應衡君公式授含香郎在都諸君爲燕臺春餞之作君至粵由示允明倩爲補賦

皇都日日敞離筵夫子分符嶺海天見面漫詢爲縣譜觀詩遥想過溪賢陀樓桂霧迷纔牒空室秋濤雜雅絃我願　君王明萬里豈宜重詠北山篇

贈鍥生殷邦寧

沔陽夫子有佳孫四載花齋侍藝文今江亭下别我
去望眼悠悠逐暮雲

贈安愚郷大中

章甫玄端行秘書窣堵山下竹林居游如玄晏道不
遠愚似龍城樂有餘皮几丹黄朝（缺）羅烟窓（缺）素夜
燈虚人間幸有雲龍遇慚愧無因屢命車

次韻郭令虎丘千頃雲夜坐（二首）

峯頂雲聲塔門前路接城到山先見寺近市不聞聲
弔古身逾幻憑高酒易醒（不借此韻）許中更奇處風度縣
樓更

登山向落暉曙色又熹微不到上方寂安知塵境低
（元借）池星輝　國劍松露帶朝衣民事憂方切陶公
莫謂非

遺安堂

何物堪將付子孫襄陽龐老有遺言唯留三寸鉏頭
澤與作千年爲萬根幾見危機生白屋未容高枕在
朱門公侯復始人間事只恐留餘笏綬存（程忠壯公後故云）

喜友人過訪（友居西闕門）

毎尋雲外信喜見案頭題鴛鴦吾當北蛾眉今在西
風開横海翼霜勁踏秋蹄二十年來道華顛幸不迷

贈杜三表弟（應）

中表大郎心似水通家老弟氣如雲平流淺瀨知何
用五色光華佇看君

和孫二（首）九日

霜力稜稜酒力禁閉遊終日似登高片山不負謝公
操黄菊頗知陶令心[illegible]長風自
古今晚步從君聊戲馬亂峯深處一猿吟

贈覲

不知身到轉頭年性子觀來已洞然纖白蘂疎和月
搗蒲牀脚暖遊雲眠歸山[illegible]計鉢衣不定裏開遊寶

筏天要識來時同我相一般門外水中蓮

贈楞伽院老僧

庭前栢樹下虚空世事空如釋臘多何物與師相伴
住楞伽山色石湖波

贈道士（二首）

龍子遺將海藏方换除煙火世間腸三花樹頂千秋
雪七寶宮中萬杵霜瓊管緑簫通帝落碧文金檢佩
琳琅松門晝掩煙蘿合獨在峯頭侍紫陽
大道於人自不賒未須終歲學三車雲開笙鶴延真
馭指繞風雷辟衆邪玄牝谷中金母室至陽門上玉

皇家懸壺滿貯春消息紫陌任彫千樹花

送萬壽寺住持積砂

東郭名區號積砂七時欣得大方家苾蒭不礙旁牽
蔓薝蔔開[illegible]花幺繫杖頭酬象馬師宗奉下辦
龍虵真[illegible]辭助乃車

送師

十日雲封石棲開偶然飛出又飛還送師便擬依師
住想看梅花欲滿山

送洽住天王寺李宗請贈

權姿外順氣翩翩應世機鋒自頡然修習久棲三寶

地主維新屬四王天高臺曠苑宜舒嘯蒲座香牀好
息禪我為青蓮李君上揮毫題得壁頭篇

送謝幼和令家興化

芹宮二十春經術直歸人月旦先諸謝風流向入闈
草塘應入夢汾子自當新最是襟懷古諸生喜飲醇

送蘇瑋

柳枝不折折蘋花帶去吳中贈物華白雪黃雲迷鴈
影片帆明日是長洲

和吳文定諸公聽琴聯句

座有嘉魚膝有琴今人高會古人心已聞古奏來盈
耳更綴華篇作賞音聘魯雅評猶可識在齊餘韻今日
難尋廣陵不共嵇公絕響逐兒郎鶴在陰

靜女眠春曉

陳月元非璧荊雲不是人抱衾辭永夜失枕因嬌春
嘶馬應南陌流鶯在北隣城闕如可俟無事夢含顰

閨懷

靜婉那成寵嬌嬈枉自羞秦娥簫已冷湘女瑟空留
噩夢疑雲雨靈期忌女牛未禁風綽袂無奈月當樓
蔽膝強含意琵琶不識愁知誰同薄命心欲為通謀

無題

強笑爭禁別恨牽病容憔瘦性依然梨花小院留人
坐羅帳燈昏夢一年

戲題秉叔燕月之什（二首）

一飲瓊漿骨不塵五陵才子筆通神簾前隊隊紅粧
坐誰識當年姓沈人

無限香雲不斷霞鳳凰臺下謫仙家丹山碧水桃千
樹不遇劉郎未是花

秋夜曲

明月深穿轆轤井蕉梧皮削藏石影房帷螢火入還
出綃被輕圍明玉冷

浩月

玉田金界夜如年大地人間事幾千萬籟蕭蕭微不
辨露繁霜重月盈天

秋宵苦雨

井上梧桐閣上鐘林間烏鳥草間蟲與君盡是凄涼
伴若作愁人最是儂

錢園桃花源

落英千點暗通津小有仙巢問上人往客莫容劉與
阮流年不管晉和秦桑麻活計從巖穴雞兎芳緣隔
世塵只有白雲遮不斷卜居還許我爲隣

菊圃

高情別自有風期愛是霜餘露後姿靖節以來知者
寡天隨而下含君誰誇奇直欲盈千品寄輿何妨只
一枝開處若能爲續譜也堪書尾附吾詩

月潭

南濵分取一泓開便作嫦娥玉鏡臺魄漾虛金澄萬
有光寒凝碧浸三台蛟龍且抱明珠卧蟾兎能將桂
子來平奪霓裳與雲錦却憐博望乏仙才

謝道士竹鶴齋

仙姿深鎖白雲間君子胎仙共一山千筒虛心雍伯

玉一九浮頂葛洪丹瑤臺霜瑩簫聲迴珠闕風微
駕閒我欲移家雞犬畔只疑靈境未容攀

梅隱居

平生不識人間路萬樹瓊瑤鎖竹關剛爲索居城市
去杖藜今始出孤山

贈鐵柱宮閣道士（住明谷）

簡爲冠子鶴爲衣鐵笛雙吹只欲飛知白自爲天下
谷昏昏默默是玄機

南浦驛送周訓

放舟南浦草萋萋子又東流我又西怪此豫章城上
月清光千里共分携

題葑門外馬生東齋

吳城三面水爲州郡郭東南一派流羨爾高居占清
勝更東東去是瀛洲

贈江陰令逵之

嶺嶠經年未得還勞君光彩照衰顏故鄉自有珊瑚
樹南海何曾見木難

簡楊三

不將黃土點心胷六十年來氣似龍竹塢霜寒青鳳
時之旧春取白雲封各看明月同千里共對梅花又

一冬吳水吳山休負約酒壺詩卷日相從

金陵送徐子昭

閶門雖不遠白下忽相同仲氏金蘭契微存木石風抱琴登蔣阜挹袂弔吳宮擬下陳蕃榻吾儕久向東

故相廬陵文定公孫仁冠介竊喜爲詩亦以規之

四海吳夫子成人見家孫禮應先雀弁帷滿及龍門紫鸞非家瑞芳蘭是國楨他有瑚璉就觸目有師存

見月

我后又何處重光如舊明連當三夕見喜似百年生常儀恒在御羲輪日代行莫教巫女妬涇潦復縱橫

贈張卿（太僕閣大）

諸侯嚴敵愾　天子極酬功進秩三階重提兵九郡雄簡飛霜氣白劍繡血膏紅還應一匡策緘在皂囊中

賀湯翁還居

與爾爲中表嗟予多別離稱觴肴鴈翥遲不指鶯期杖策時當過停雲不用思加餐更相祝行復入京師

山行近白雲泉有遥呼於林屋乃瘦石大參也近受風歸急不得往抵舍病甚少間題

懷得句奉呈

小車芳徑出金山暫見仙人水石間後客應推先客主行雲不及定雲閒煙霞自熟孫登嘯笙鶴應堂阮肇還想有題名燿丘壑可能饒我共蒼顏

壽徐瘦石大參七十

邯鄲枕裏了功名安樂窩中盡性情瘦石煙霞無盡藏小山雞犬亦長生雲間彩鳳啣金簡花底青鸞度玉笙我是橘中同奕者定騎龍尾共瑤京

題徐子芳秋庭

孺子閒居與世忘蕭蕭深院映虛堂露漙玉幹桐孫長霜飽金丸橘子香白板拄頤迎灝爽素絲橫膝答清商知君不是趨炎客長嘯一聲天地涼

詠梅雪

閶門佳麗錦爲城中有仙人降玉京羅嶠有花花解語姑山若雪雪能行穠如桃李先嘗柰鄉自溫柔剩得清小室維摩喚天女鬢絲相映老卿卿

挽都良玉

曾爲瓜圃平生傳今讀東陽哭死詩彫謝不禁前輩歎風儀長繫後人思林猿驚上新華表隴鳥來啣舊鉤絲軒冕知非公素願鳳毛方占上林枝

挽沈材廣

當年校藝每同君長羡昂昂鶴在群半點功名散于選一時聲價戰塲文空齋老菊啼秋露高塚新松起暮雲人世漫哀冥世慰滿枝芳桂散華芬

挽陝婦人（[illegible]）

豈謂中途失少君斷琴殘瑟亂紛紛梨花寒食夫君夢知逐秦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壽陳叟

渾然風氣在江圍陽抱山前白板門[illegible][illegible]鉏頭三寸澤悠悠萬畝百年根旂旆不用來人役軒冕[illegible]辭出子孫還記三秋兼七秋壽鄉無日不開尊

壽王貞齋七十

十霜相別又相迎只是當時一樣清天上選仙惟在善物中多壽必由貞鄉賓近受邦侯禮家瑞重看子姓成知道洞庭波不竭年年釀入紫霞觥

謝道士挽詩

雲房瓊清址猶自鎖虛寒耿耿鶴一隻蕭蕭竹數竿友人留藥餌弟子實簪冠欲續周師傳傳師與衆看

月槎

老夫欲問廣寒事只欠偏舟度海雲開有月槎須借

我授來靈訣卻傳君

松壽（葉翁武功鄰家有高松公為題松壽扁令翁已死其子持卷乞詠為作二章）

陶遷曾賞元亮撫君家今屬武功題護持長使松無恙桑梓清陰百歲[illegible]

手種長松已合圍翻然[illegible]騎鶴海天飛月明露下亂枝冷不見人[illegible]

海槎

老槎飄搖渤澥濱偶然飛上卧閑身衣沾織女澣裙水石訪成都賣卜人九漢珠璣光奪鏡三壺宮闕氣如銀知君半是神仙骨携我明年一問津

題人扇

扇功本在驅炎上不似屏風只好看算得題詩真拙計卻供雙眼失清寒

鴉

日中歸得羽毛纏强効忠來誰顧開四十頗能知學易眼前消息不勞君

竹

淇園一枝春雨足渭川千畝秋風高先生青眼對君子撫落吟鬚如鳳毛

水仙

羅散天花下紫壇露横秋秩水鳴環凌波欲接君王
去又恐繁霜不耐寒

芙蓉

賛重清芳却恨遲詩人曾賞幾多詞春風無限無名
草莫道芙蓉不遇時

含笑

如臯未射息侯亡不作梁家齲齒粧春色晏然花事
好冝將烽火誤君王

辛夷花

春叢紺碧雜殷紅不受中書舊日封寵政少恩君幸

兔年年何事只書空

芙蓉兔

霜寒玉線亂秋衣葉重花深草氣肥靈藥更無人肯
餌素娥應道不如歸

銜蘆雁

歲歲隨陽計秋風三尺蘆上林光景好不見子卿書

和日本僧省佐詠其國中源氏園白櫻花

剪雲雕玉下瑤空綴向蓉樹翠葉中晋代桃源何足
問蓬山異卉是仙風

牽牛花

藥品能攻疾花名強效人應無渡河想且免服箱亡
殼綻金鈴子苞舒碧角巾步行騎水牯欲覓了無因

鸂鶒

長枕三郎作頌時枯宫蘭欸重含恩寧哥可是知人
意小院梨花玉笛吹

鸚鵡

利口如鋒豈利身名因慧黠日常隨莫教輕與人將
去又遣金陵枉殺人

宣宗皇帝畫馬圖

昔日　宣皇厩至尊堯章煥煥滿乾坤三千在御均

承寵一匹霑恩便不群馬法盡來空地類龍圖呈處
是天文丹青不逐烏號去從此房星似掩昏

家藏劉松年小方

暗門終日鎖煙霞寫得東南處處佳湖上煙波志和
宅山陰風雪戴逵家老僧引澗穿新竹童子和雲掃
落花拼客入門如作影石壇松蓋夕陽斜

家藏李唐小毛女

寶髮無緣尚自隨石巖那復記當時山頭剝棗分猿
喫雲外巢空喚鶴歸見說劉郎驅項籍空勞徐市覓
安期華陰萬樹長松裏拜笑君王不得知

小米山水

襄陽松瀋未曾乾十里瀟湘五尺寛樵徑不禁苔露滑漁簑長帶水雲寒澄澄僧眼連天碧澹澹蛾眉隔霧看恐為醉翁當日寫平山堂上雨中觀

家藏高尚書松陰落澗圖

倚窗高松一[illegible]巾劍白龍隱映蒼龍舞山氣虛無水氣涵淨壁沈沈[illegible]空堂隱隱奏笙竽平生負得匡廬約幸拜尚書賜不孤

錢選水仙

八斗才中畫洛神翠羅輕颭韈尖塵霅溪老子真能事更比陳王寫得親

子昂小景 五首

春山雨新沐掩靄結濃綠一葉金芙蓉粲粲迎朝旭

漁舟何所至兩兩鏡光中沿洄泝春漲更喜天無風

江亭小於艇松子落滿頂盡日無人來流水抱虛影

晴陽破嵐映水色當春和如何異人境而有樵者歌

隔塢有絕壑蘿扉對山開客子何為者能入深山來

夏昶小竿

樹欲化龍先帶雨泉將歸海已如濤直恐化人移幻境莫誇墨瀋與霜毫

戴文進小幅

峭壁遙撐落照危蜿蜒曲隴繞脩陂前頭徑轉峯回境說與時人定不知

沈徵君過小景 二首

藤花垂露媚蒼龍山靜嵐深草氣融紫褐玉琴空指點白雲樓閣鎖重重

淨壁虛亭楊柳中[illegible]白袷午風輕披殘一卷黃庭訣不見人[illegible]牀

邊文進翎毛

來禽畫眉

巫峽朝雲隔翠波仙禽無柰晚來多風流只愛張京兆日日章臺走馬過

櫻桃白頭翁

的歷丹飴妃女唇含來名重不勝春栢梁臺上劉郎老斷送因他郭舍人

為朱民部題陶成水仙陶即其婦翁

帝子不沈湘[illegible]絕世妝曉煙橫薄袂秋瀨韻明璫洛浦應求友姚家合讓[illegible]歸水部雅意在分香

題徵明畫

[illegible]萬樣同澹然

徵明畫草
光風輕汎緑迢迢氣暖煙和未盡消想得美人簾底坐月華斜漾翠裙腰

徵明墨菊
凍硯呵寒下筆遲縱有幻出陸天隨知君繞指氷霜走更把氷霜比作詞

莊氏小亭
隱者高居不在城閒來搦管寫平生藤杖策策從何去葑水東頭吊古行

金山圖
昔年曾趁海門潮獨向龍宮吊寂寥襯席寒風不成夢老蛟一夜獻瓊瑤

小景
濃雲壓嶺雨初至落葉障林風更多只有漁翁能了事一枚閒笠半肩蓑

題何大參菊花圖卷子
花有仙靈筆有神化權終不在陽春一般秋色成千品前度栽花後度詩信珠璣顏色好獨憐霜雪性情親菊詩萬首從君選未必微篇愧古人

戲題子畏墨竹
唐郎寫竹如寫字正以風情韻度高我解平章不能寫未曾分得鳳凰毛

胡馬圖
駿骨千金產名王萬里歸風煙辭入漢雲電赴皇畿立仗容陪舞從龍敢毀威此來空地類苜蓿近郊肥

省耕圖
老農真我事何敢笑樊須植杖芸苗處伸眉納稅餘鋤頭三寸澤田舍五行書飽飯高眠熟朱門未必如

子儋畫梅
子儋屋潤體復胖寫出氷花朵朵寒何物指頭能爾許元來鐵石是心肝

琵琶士女
馬上明妃萬里行四條絃裏斷腸聲如今纖手朱絲底不唱離情唱合情

佇立士女
非緑望遠上秦樓楊柳依依翠陌頭畫就遠山調錦瑟最憐夫婿不封侯

題畫二首
白雲媚蒼山寂寂太古春谷藹林薄中一區宅無鄰
楊子堂清靜閉門了玄文兩生勿輕過惟通問字人

又

季冬雪重積十日苛寒沍咽啾聞不聞葱蒨失其故客子欲何歸中林猶獨步幸有蒼蒼松爲辨去來路

道上偶

曾從老樵覓經浄彩堂前幾歲聽未必右軍今有筆莫將容易換黃庭

絶句

忽見銀河水倒傾萍森毛髮不勝清悟來只在空山頂臥聽松風夾雨聲

寒光交逗眼蒼然半夜人間别有天想得非仙亦非鬼四山風雨擁孤眠

雜題畫景

秋浸具區天地寒老崖垂脚怒龍蟠仙人夜半騎龍去木客潛窺古竈丹

又

斷崖横截倣崇岡風葉滿林斜日黃十歲采薪多伴侶不知翁子有仙腸

又

江曲柴門日自關夕陽舟檥斷萍間寒流遠近長如玉流過漁磯便不閑

又

五月江湖風雨多釣磯平没夜來波深林中有揚宅莫怪時人載酒過

又

雲母薄流青石髮水花肥點碧荷錢樹根一坐空山老不許時人問歲年

又

赤城霞斷逗秋暉閶闔風高不耐衣極目水天無了際先生何處朗吟飛

又

滃合浮雲晚放晴溪山相照寂無聲不知問字人何處門外孤舟盡日横

又

面面青山曲曲溪流雲易度石墻低苔生任把門蹤合鶴返容教樹杪棲

又

瑯琊峯頂太山杪我欲去登須御風稽首東皇拱雙手傘烏高捧一輪紅

又

爛銀盤圓一千里白玉髓噴三萬重老蛟背馱龍女

泣百斛寳珠抛海東

又

霞捲夕陽天外天抗風踈柳幾枝偏抛將濕網坡頭
曬且旁網邊乘醉眠

又

暗崖懸立下龍飛怒蹴層氷萬馬齊半夜哀音和空
谷愁翻不客喚猿啼

又

玄文卓麗坐川湄川與心同清靜時此地可忘新漢
事莫將容易與人知

又

溪橋回轉鳥聲微杖屨蕭蕭兩布衣不是耕夫出莘
野秋風落日採薇歸

又

老石空林了此生一江秋水對人清扁舟若爲求魚
出莫向前亭脚下行

又

柳風吹水細生鱗山色浮空澹抹銀總道江南風景
好從前都讓帶泥人

又

天空地濶偶相逢散漫寒流硐間松不用方舟細商
畧到頭岐路總難同

又

花滿百花潭北莊無人同出碧雞坊因風竹葉浮巾
翠落地松花上屐香

又

寂歷茅堂草樹深客居蹤跡杳難尋何處獨自携琴
去小答松聲太古音

又

覆有高林載有苔石公木客可參陪山居事業畧完

具只是無人肯入來

又

破屋依依寂寞濵千山頭白樹存身洛陽縣令曾知
否中有饑吟偃卧人

又

閑傾寬飲頃不巾大和拍拍面浮春横拖杖子前山
去知是人間不吏人

又

秋水浮船五尺深也無情事到謳吟十年湯槳無人
問却有飛鴻識我心

又

溪林元不擇人清自少人來向此行若使行人多此處謝安何必有高情

又

巖谷空明溪水冷高人據梧日清嘯行留坐卧都不省短髮長風吹散[illegible]

又

桃花柳花撥春洲燕兒魚兒迎客舟青天白雲紫翠嶂虛橋小浦回環流

又

吟詩寫畫似參禪不向他人被裏眠生公堂前點頭石天平山上白雲泉

又

曾到和寧市上來江山滿壁照人開都輸此幅丹陽景回首煙花暗鳳臺

又

柳娘標格重經眼玉屑珠塵滿扇頭彷彿和寧街上見桃花楊柳障春着

又

晃玉搖銀小扇圖五雲樓閣女仙居行間著箇秋香字知是成都薛校書

又

一溪流水半山雲山柱綿綿日夕芬莫言丘壑藏名姓高士他年自傳君

又

落日採薇歸蕭灑兩布衣爾來人采少春雨長頑肥

又

鬟髮好簡篋裝得不成山人自要頭白山頭也會斑

八卷終

懷星堂全集卷九

古體

長洲祝允明著

篤初

歲時月日維初君子法之作篤初

維弘治元祀正月上日歲時月日咸肇厥初乃念之匪物不初維篤乃完春篤初冬乃成歲開篤初晦乃舉月初毖厥理終則戮於戲匪天則然物理人道厥攸同維言啓口維初篤茲后迹若戎維行發謀維初篤茲善寡悔基祉聽初注耳視初舉目情初動志初向維克篤聽乃聰視乃明情乃貞志乃成父子初立夫婦初接兄弟初聚君臣朋友初使初事若初交亦維克篤乃親乃久乃和暨全於戲察首之形可以知尾觀端之色可以知匹若木側本厥條曲若衣倒領裔乃亂訓有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有初其猶不終弦不有初終將若何於戲正其始自事見差以毫釐其繆千里念哉維篤身其康家其永寧其無敗隳于成

三詁（三首）

知性命則形物外矣存清虛則垢穢消矣食冲恬則勑痒忘矣堯去天下而天下不能以去堯堯之勸於授時任人亦煩矣堯形不寧堯心孰獨寧寧者無侵也舜禹皆得之而孔氏尤執要諸屈曲四海煩用群君其不能忘堯之煩乎曰聖人廢心而用形甚哉孔氏之握樞邪（廢心詁）

天下蠕蠕非力而趨日月徇情山川易居茲累項者之務弘哉愈執焉而勲名是出出者則必執之尤等其力而出者是權故慕愈出者愈執其究也死生以之噫勲名之損天地亦弘哉吾不能出天下胡得不執也（本功詁）

尊卑恢恢惟物之宗煩之悉爛凜之悉凜其奚能東之尊卑不違常尊卑之宰以時也我何以違時爲哉將違之而卒無違厥自昧諸得可違而違焉以是售戾咎其身卒無違古與今之貽誚於世者多矣吾幸有聞焉厥微昧諸（宰時詁）

達旨

夫氣命分於化元情性顯於形骸法制拘於時代分者不可易顯者不可移拘者不可越參錯枘鑿不肯苟一茲古今之生得失之繇以生邪吾生抱虛圓之情罹戹塞之命拘感隘之辰攖寧攣拳其何由以自遂假令賢聖當之廼以無累僕則安能夫命匪強從

從乎理情匪強狥狥乎正世匪強畏畏乎公若是石

已噫知我罪我其在茲乎

夏后氏之圭

晉人躬稼得圭焉而玄縱當今尺三寸八分有四釐問諸人不知徧稽古決之曰夏物也籍不聞有他玄玉蓋伯禹既治平天成告功于虞而錫焉今復出豈庶人敢私其貢諸朝朝命審于有司有司曰是良石然而玄不敢決爲玉抑棄之又不可忍貢諸雜良石曰晉人憤將犁沈之海岳或曰予固矣泣時雜良石少用猶公物也亦有以文章目礫俾薙沈焉不益

痛夫晉人曰然頫首再貢諸朝

歸範

八垂範聖人陳之遷之而非範範以庶民既富方穀富疇曰福則富穀之徵也與時二物者恒相遠焉昔今之談類惑乎是又至於不自已達者激鄙者力不肖者賊其究至底于譴民寡良世多厖誅辟繁戈甲興咸職乎是吾亦不知所執焉夫富以吝吝非穀而富術矣以凶凶非穀而富術矣求乃吝貙乃凶凡爲富者視其力衆貙以二道得之二道非穀而富效則其於穀徵也且奈何哉豈異辭固枝邪嗚呼是其非

富也守藏而已矣古之謂賄虜其是已夫與其所精英産之不繁也而與寶之得焉而爲之吝斯天之藏吏也固亦無深譴矣凶之蕪也亦吝故亦或免嗟乎屠坼傷毀撥擷蓄叢醲諸與室堅篋妄號曰印富云耳奚其富術吝府庫共神祇祿士吏理烝人入而出泉而歲曰萬乘之富等諸侯卿大夫而下之每然也斯不亦富者而穀者乎雖不得以彼庶珉以校諸上焉者範理一也嗟乎印士也則焉得以不富紊穀以彼藏吏者而惡之

公孫暉伯爲銘

燕陵之役公孫暉父北焉夏四月庚辰歸自燕陵遂懲于昔爲銘于玄籟（玄籟琴名）

初公孫大父斃于荆其二世昭沈隱而頼利公視之尤曰必絹聲暉孤過厥志爲武十石射聯肘關絕陳馳脂是晵父都五役閫將軍能什伍鶩頻北云嗚呼弗迷且過之且過尺乎匪過庚過之哉過之哉無忘

絹齊

探賾

祝予三十四家蠱十年未復予往性岐氣亦貳若於高明沈潛急紓弛張無顧度大歸不迷多味小端莫

之夬遇茲浸果而斂曰允矣先師不惑匪伊聖程烝人大歸矣然而行愈蹶千徑百慮往多近則還之性不可氣不可理與天道不可也而倀倀已迺沉思冥求矍然曰先師命人皆脩以詩書執禮論語其作之研時也則用易往迺自天佑之有所指導矣大矣哉天人樞乎盍其求之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在從是探之夫易消長而已矣在其消矣乎消之為卦也二十有一曰屯蒙需訟小畜否蠱臨剝坎遯明夷睽蹇損姤困旅渙小過未濟其為爻也不可盡稱其所以為消者非六位柔剛膠焉者也有幾乎其中矣然而有消之消者有長之消者有消之長者貞者消之消也利者長之消也元者消之長也貞冬也利秋也元春也長之長者此無非吉之消長者天行也吉凶者人遇也夫天行而人遇之遇亦任之乎任之非尚任之消有遇爾有祈辟之方爲方非祝被也蓋吾亦有消長術遇消遇者在以消消之夫遇之消長相挾也各三（除消之消長之長以吉）吉凶悔吝乃二其消（凶悔吝）故消消之方繁而其力倍重乃始可解消者消之也長者助之也吉咎助之而愈吉凶悔吝咎助之而愈凶易曰出入以度外內使懼言消長與其方也夫焉得而忽乎夫物必有消長消長有久近竟涤之初載消之久也其九祀之末消近矣又有倚伏初載之前不知涤也陶唐之遭大地惡可不位也於是而識之非圓機者孰能之夫消長有久近人遭有命莫值其久則消之值其近則亦消之值其近則其出之也易值其久則出之難令有值其久消焉而不遽出則病乎天之難諶而怠焉非圓機而已矣吾之遇消也值其久矣夫夫烏得無出期蓋未央也初蹈世也而遄值之比其出而之長也殆將老矣故其愈蹶而近也此也故其為倀倀宜俯也消乎今也探而獲之也則皦然謚然蕩蕩然而已矣奚其喜愠之有乎故夫遭長消者其亡喜也亡愠也乃為任之唯助吉消凶也其方力不可缺已昔者遭之而失方力也者衆焉以與滔天之變而鍾亦地之酷不可盡稱皆不探之過也陳圖南亡此則馮（鍾存）二也亂滇客亡此則劉黑闥也故一遭消焉其即消之消之則為方與力爾不知其久近也不可以為即出也以為即出而恃焉而弗修且守是亡方與力變酷之所生也故方與力應懋期不可遷也或應久而吾生已焉則亦終焉而已矣子淵是也嗟子淵且爾而有於吾也乎

恥僞

祝子在京師將歸謁玉賈沽珥為總冠賈亦三四輙下後因亦絕瑜者祝子望之稍駭何賢理文澤追琢工至是皦然白虹如也若皷故韞也胡弗夙以示誑其賈倫直也祝子語從者誠瑜也宜若賈然吾固駭之賈愠塗之容以珥薦數十視其工鈞也色鈞也而輝不虹若矣祝子審之客曰公取其能冠公耳抑吾固弗執其爲瑜若砆也而[illegible]難焉公且售吾又將盜公者祝子甘其辭又因以爲利并市焉歸示祭玉者悉砆也於是弗能稱其冠并冠廢焉終日自耻

眩於利僞者而失其不僞者以爲冠羞

晉侯弗政

晉侯弗政（范文）子驟見晉侯辭弗麾亟見曰何范文子曰三郄有燧并焉敢以鳴晉侯問左右燧人報乎曰不君曰不也范文子曰會也以無燧人報也而鳴若燧人報也則焉用會晉侯曰將厲師飭乎問左右曰君亡令焉君曰未令也范文子曰會也以未令也而鳴若令也則焉用會晉侯弗悟范文子老明年燕人鄭人衛人師師伐晉

衛侯好内

衛侯好内求國中女未家者備後宮將以嬖易娃台易魯幼易長令國人出女以相屬諸子魚子魚徵怪女非納禽若外荒者咸至獲其尤若干誠國色也拔之將以獻于嬖以女名若干謂子魚子魚召女女祛服以往子魚矚之微嫣閒至嬖曰其嫿也殆弗吾拔者若也子嬖曰嬖也在比於君君之志褒臣之腹吾不察其好哉抑古人有言惟色是愛玄之亨哲之棄也子又惡乎知之子魚曰諾遽退接者而以嬖之黨上諸公公曰子勤矣雖然新女也視故且幼爾其嬉將弗越焉子魚曰國之豔悉是矣抑君之比臣嬖共

焉君寔好嬖而又好嬉嬖將不好君之好俾君獲好以締其好乎公曰諾入之已而知其皆犇婢也遂擯之并魚嬖君子曰衛君舉女弗命嬖命魚明也嬖之薦嬉懼以妍易其身宜矣抑魚韻弱故若克三易之君子於是乎猶望衛治也

感游

歲丁卯正月閏一之日祝子東北游越六日跡極東海擬縱大觀於時春雨如戲輒旋而輟輟而施不可以陸夜艤隄下無一人同談者噫其去於吾師之浮也幾何哉昔者大道之行六總八達弗越今四劫矣

余此究南東且將北走燕薊禹諸君之所營而又也如斯而已矣仲尼遑遑乎其中不能百里五十里畢趨焉苟得不五十里而將皇皇之循進令誠得有司以舉諸君　明明后其力及域中可百仲尼地仲尼百無能令一而過之行之易於其人也如是余胡為乎不行之嗟乎吾獨不得泳洙泗津焉擢其域中之弗濟胡余之不幸吁乎務道者卒汲出而擺籠焉今去大瀛不能里而伏三尺劌木蓬底仰汐而歸是力之辜也哉噫幸毋辜務道者云

測玄

客諏甬霽於瞽史盜而叙且嗤焉繆矣哉愚則焉知天道察所典昏止撫躬占氣恒可以閉戶而識天下後且暘潦凍暍以然不縣繆矣嗚呼物病癸亥甚矣蓋畢歲無十雨然吾察之歷一祀中暄涼暑溫厥候最貞以著眇眇侵交相遞變漸無所戾辰刻罔也其為恒暘獨且奈何哉貞為自貞恒為自恒厥情皦如若話言示之者噫爾之難諶而亦可探耳奚感為夫人之相接默而得其情亦十九矣言其誠也如以偽彼此有一而敗無爽矣又孰疑肫肫昊旻者云哉無必偽其意之謂偽天之意隨而不違

七悲文

吳郡祝允明謂悲非丈夫氣使氣而夫則已矣茲其非夫而非自克者寧能無悲者與聊以其大者件而文之不及細者者其氣也

悲[illegible]

噫鴻靈之[illegible]氣將人紛世逐人移斯秘也其道無先其形而又誰其停之乎尼丘東崩與林西摘明神靈其淳消乎六宇儒墨名刑條樹乎下門雖大宿泉鳴域然而日莫萬古矣吾胡為乎傷心哉日月星辰昔道開山河大地經九垓苍衢睹沈沈皇羲安在哉振古迄斯今吾氣一何悲

悲志

孝廟洞穿壖患精裂山岳萬落宅其一躬千夫的其百行日月出而幽都發清風吹而煙霧消化物與春洞均濡肅已將秋霜並烈河流之貫泰夏萬折必東黃金之蹈洪鑪百鍊不屈珠沉淵而光瑞玉埋泥而愈輝卓哉往矣悲乎尼之

悲學

搢紳措宗謝享成矣炙鴞約裳無廢師矣扶皇王以[illegible]贊玄黃於不頗斯術也可一日而亡于宇宙悲

乎而有絶邪覓之而遇其終拍之而能繼擲而弗用吁誰之過與

悲時命

旦將行游日有餘之積載浚翼命明已鍵齊喧無營而號然門日將走坐長夜九門邃遮我行其野雖有明日吾趾壯否亦僻之而已乎

悲余先

昔先公以政事言語擢由求學木之科外祖以裁成輔相躅伊周房杜之運勲允社稷績振唐虞以家室重獲蘿松硒事丈人人倫刑範誰有幸者云集于

斯悲夫肖邪弗肖邪振邪弗振邪

悲黨

自古在昔同生九區匪今斯今吾誰與徒登途闃然閉戶席消若夫蓬逌華涓潛侶箕潁班堯廷而賡歌升孔堂而請事衡步三古友于諸賢聯轡逸鑣分華炙簡同亦敍拔言笑互見肺肝又何必憧憧往來連牀執袂而後謂之朋從者哉

悲文章

傷哉窮也斯文澌矣木落山澤竭腹殘絲𣪠軸尚謝秦塵燕許長眠曹劉絶交擅左馬班之徒豈唯不心

並昧茂面余何歸乎餘霞成綺春塘草生山川出雲采采榮木煌煌乎吾目兮

冬宵夜月文

粟然而結沉然而斂矣然而附雲爲之隨河爲之淡星爲之散殷爲之瑩大爲之負賤人戚焉嘆人適焉豪人聲焉靈人逸焉妙哉月乎宜行脩遠升重樓登高臺臨清川栖玄宮游精廬浮長江躋層嵒橫滄溟凌爽風而超青冥可以怨可以觸可以興可以伏可以笑可以哭可以絶殺

鸑鷟訟大鵬文

長蕪鶴孔翠三百六十羽部臣鸑鷟上神鳳足下切尋神州北濱都伯大鵬來自鱗位荷幻質廣翼洪體橫加海內脅眩諸族同聲隨附而鸑鷟等文儀不同姿性難合鵬飄狗威頑凶安被遮遏啾啾之衆有嗉莫鳴以臣頗備禎瑞翕近德輝咸來剖愬臣恐傷貞常賊情難由抑冩大明御代萬品昭晢若此豪穢豈容汚瀆爰備登聞伏取進止

箴銘

三箴（三首有序）

余以禍福非聖哲所趣辟然有自召之者蓋亦有其

機矣士之機多由三者心舌筆也因各爲之箴

心

倏然而人智賢聖神而與天地均非斯曷存忽然而物爲寇盜賊而作萬物賊非斯曷出人用斯殺我我亦用斯殺人以逞其身人不可察而我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心

舌

倏然而譽仁賢智儒而游揚誕乎非斯曷居忽然而毀暴慢鄙倍而憎逐棄非非斯曷起釁用斯殺予予亦用斯殺蔑以借其尊蔑不可察而予可戒戒之哉

戒之哉禍福曰舌

筆

倏然而褒華袞立朝而炙竹耿昭非斯曷操忽然而貶象服黥臏而流污刀簡非斯曷典物用斯殺己己亦用斯殺物以并其讟物不可察而己可戒戒之哉戒之哉禍福曰筆

觀大銘

友人家去海里有半余欲觀大從而塗焉稍一往適大澗地泖始睇洋以歸然亦得之矣因銘焉

汸汸渾渾融液道元氣母皇鴻蠢靈混含曦魄燭守合宮于淵三靈撫府萬有歸根滓爲萊壺夫孰能記鼓怒于飈寒光太玄昔之觀矣方倒今之觀矣際漠窮垠卒積于洪侘侘此吾亡役滃蓊渤而還勿失今海袖此玄文

魏公羅巾銘（[illegible]）

胡爲油油乎霽雪之青胡爲纖纖乎冰蠶之經公之衣公之儀儀先乎首其藏惟友而余是守守之守之非其友斯焉取斯

溧陽侯廟銘

洮流浛漾岩崎黃宅靈君屋祀赫不可斁赤劉之九人綱載辟雲起龍驤道侯建績皇孫內枝中宗外戚平臺舞陽光輔帝籍靈君承烈還肇漢室新封焯爍溧陽攻邑勝殘就地山河重襲名擁道化通流流溢威而不猛寬而乃栗敦簡內向德留身沒淵淵邑思即丘殿食於煌清廟川懷原冀谷林根著洪陰結鬱天際翔屋嵲嶫翬棘麗藻丹訊荒畋吻立殷丹流楹櫧綺衣繡華門有侁胡人遙集瑣翠鋪首蠡旋太極熏鄉帛厚登俎溜紐蕭膋腸炳黃流獮賓神來燕娭嘉生洽液顯抑涬潦滈螭遷職載拯瘠旱赫曦殺力[illegible]妖疾驅趙鬼役匪私伊公經祠肅息顯惠靈濟

鴻稱有錫行宮四達專祠靡易維此湖埭世守以嫡振振其麗生我　王國載崇載嚴欽宣　帝澤載采聲詩發被金石昭明莫私熈事闓懌卑生勤銘昭于千曆

梁太府卿鄭公湖山書堂銘

莆之鄭自昭始山水嘉而渡家而墓于邑之鳳凰山莆之學自昭之孫露始廬昭之墓因湖山之勝作室其間與弟荘淑共學焉是所謂湖山書堂而露之季弟當時所謂南湖三先生者也時在梁陳間露官太府卿荘中郎將淑別駕邦乘固志咸徵爲其地之華重今河源令敬道守其先澤甚謹以諸先輩紀詠書堂者示允明綴銘以歸之

莆邑之陽鳳凰之岡有斐君子肖爲斯堂舒濤泛翠華岑礨硌蓀楣葯蘺蘭杜杜梁築有我書我綈我緗音有我琴我磬我鍾我有聖師孔嬿發皇我有嘉賓顏曾（缺二字）忠基孝階義路禮防水知山仁日就月將琳瑤在庫紋繡列房寶屬覽輝霧豹含章旣鴻以棲亦騤以驤流慶曷涯積實核芳秋秋河源閈閎有亢門寵方來家聲彌昌文學矢詩鐃之勿忘詔百文孫日昇俾熾

羅翰林墨池銘

天作高山下有沈泉昔公臨之染白以玄今我尋之清渟涓涓天地有文華于山川觀而化成菁藻以宣茲流斯匯公澤亦延挹彼注茲邦髦勉旃天命斯文孰後孰前何必餘衛淋[illegible]澳忽而後信其斐然者邪

紹興賜張魏公硯銘（硯背篆書形如尺餘學士十下作篆書八背刻云紹興五年二月一日賜臣張浚謹書又刻云臣朝奉家藏今爲光祿華公所蓄）

炎輝中明方召執衡入文出武光輔中興帝錫良石備爾詞職告命四方膚公斯出圖體太玄鼎趾周縣乾元覆物八柱擎天臣浚承宣臣銓繼保大猷日陳誅茲有草星移世易閱歲四百有斐光祿尚古斯獲山齋衮鉞文曜煒煒世守于華剛德罔缺

休陽孫氏孝友堂箴（二首）

休陽孫氏世以厚倫著曰子恭子純子義兄弟者家督大起時在前元學士錢仁友顏其堂曰孝友虞文靖公輩爲之紀詠　國初繼有作者鉅卷完存傳至彥達彥達生三子曰志仁志義志謀彥達卒三子事父存母無缺孝而友弟不衰三子有子共七人三

十个七人事亡父存母無鈌孝而友弟亦不衰信乎爽之共好而不匱之錫類也志謀子永正交予既請續爲前堂之記更請以孝友分著其義書而懸諸堂之東西楹因爲箴以備其儆警永之後人

孝箴

於皇出物理合氣貫氣斯化生理惟楨幹黎人凝之殊萬以倫厥惟孝德主以扶植綱紀秉彝上撐物則煌煌大哉三才之儆孝友爲政在垂代宗仰止德稱作于先公高曾祖禰弘常其先疇咨以引子孫曾玄三牲用養五致備舉保膺揚名朗日終始生死無遺妻子勿褻無曰不知神明通之武敏誕聖空桑孕靈亦有悖夫狂言寄瓶聖弗可恒狂弗可迷非聖非狂吾將疇依人孰無身身孰無自孝罔異法回瞻爾體鴻波錫類濫觴因心箴人司孝敢告百男

友箴

蓁蓁有生蒸蒸其貴先民有言四海兄弟矧我群形氣一而分豈無他人莫如季弟明明我祖政縣君陳楣題之義曠禩日漸今我孔懷既審以纖其番不一其志不二姜衾孔厚楊箸日授手足互衛塤篪迭奏伯曰善爾仲曰其惟叔曰行矣季曰後只曾衛厲政

鴒雁興思母內以梗母貨而移母曰聖過事非吾管母曰大異叔無酗短食紾彰譏墻鬩垂戾在昔之訓吾其敢墜我有彝斯則願其均其何效之不在我身子以父師孫惟祖示箴人司友敢告同氣

重恩堂銘

簡簡伊氏望茲吳邦胚華育才蔡葉薦紳昔在先朝勤勤少卿馨湖消流助渠滄濱中通于天誠我　仁宗隸官司空待詔馬門　英皇繼志來哲嚮成命職丹符推榮馳恩皇考大夫秩階斯隆實卿從孫復司邦刑　皇眷斯加錫封所生命服皇考隆階還登所生惟何曰溥紹方念茲澤沛委垂重重其重其篤其豈苟得繫茲構宅　皇澤昭揭昭揭惟公惟感之彰感之其酬惟爾先之忠其忠其致詔爾世世重重澤沛　皇不爾棄小臣作銘是揚是屬匪伊之勸凡百有位

宜祿堂銘

宜祿堂者寶應朱大夫家構也大夫字存仁自鄉舉進士授桂令以不畏彊圉近執政移長陽三年有賢撫按直臣直其枉閣　天子遂改江陵無幾以憂去比除因雲卧不再出於時其長嗣應登以進士爲南

京戶部主事員外郎華實燁然次子應辰廩學官繇是有斯堂之稱歲戊辰冬十一月七日君介壽六十司封顧華玉甫倩徐迪氏繪圖揭堂以寓慶長洲祝允明從而述銘綴其端大夫襟賦孤梗仕學咸卓卓然且晏寬恬夷出處朗然

淮海渾鴻融育桀靈一家華之尤踐滌源迤于夫君實豐華滋窮經擷覽發解京闈鳴絃海湄既謁三尺拔雄吸水開門郇兒守近長史長吏械石荊湖洞移江陵雄封縮篆鈇守君弁擁司浩然施張故畬稽鴻嗁鸞爲兒亦鸞巡臣歸于本治比才績則巡臣日聞

帝聞曰俞江陵汝爲期月而可內憂來赴乃寢苫茨既祥既除曰吾勸勤衙門棲遲秋山稜稜春湖灡灡潸風熙熙二子驤雲紫鴻蒼麟霄松玉芝之户曹巖巖班序之光芳聞震馳乃作新堂乃作新稱福祿攸宜歲在著雍龍在執徐眉年曰耆高封顧氏作此鹿圖繫此頌詩君心天游君身天行參年天期維年之崇維堂之寧百世之詒凡百祈年厥鑒于朱家國之祺

植本堂銘（有序）

慈谿姚氏植本堂者宋處士桼所構也自處士光四世爲太守嗣宗後十八世爲今太守汀中間歷元至于我明四三百年科第簪笏蟬聯不絕而世守先業堂亦完存汀守惟寧爲內相長沙公所取士自文選郎出守袁州嘗得堂記於相君若英頃允明以貢士歷事選曹袁州先生屬上也復倩爲銘謹系之曰

惟天生物因材篤之彼惰于機乃自覆之卓爾先覺重華之孫作宋邦牧史燦于閩邦牧居越雲樓有業高閎言言以逮四葉奧惟處士乃徙乃築聯桂之里新堂有作昭先啓後植本是稱淵淵祖德翼翼嘉名維名之嘉貫稱厥實盍徵于言相公有畢煒煒甲第

煌煌金紫有典侯頖有教冑子帥幕節斡牢盆是職藩參臬僉亦有令邑或董學政或梓程文士炙而淑如熏室熏維此袁州世美之尤敷政優優譽通宸旒式構于家式楨于邦乃柱乃梁閥閱無疆孰不有本曾不思植孰不植本有覲嗣力斧斤日尋牛羊不停或棲牝晨或蠹蝕蝕有偉茲堂作者創之于百千年奕葉荒之維此一心崩若喬木仁種義培禮扶智沃青黃之華經術出爲騏驎繇碩果以惠元元洪根不拔皋澤方宵豈惟家華桑梓輩燿灼于四方伊其來傚有鑱者銘以勸慈孝

壽節堂銘

壽節堂者洪武中吳人都文信構以奉其母唐節婦事見四明張中丞楷所爲傳其曾孫昂復請爲銘其辭曰

皎皎夫人省元之孫來嬪自樹世德斯甄笄歸于都齊姜魴魚孩子八年睽厥元夫我罷楊柳折枝以稊誰謂荼苦被彼霜淵風雨如晦杼軸不已曷食安味曷衣解帶清氷在絕踰四十齡定命不周爰乳廚盈乃鞠厥嬰乃底厥成乃心厥寧戩見孫曾册節孔堅七十厥年曷虧厥先申報厥死深堂子構寧老于母母曰汝孝子見厥考母子泯淪有堂維存誰其守之有美曾孫彼二厥天曾不以耻有瞻斯堂而不赤泚彼不赤泚人則唾之夫人百年士言播之天薄人厚亦厚其來載聳茲堂宅天不涯

錫類堂銘

粵朱顥氏舉子理發痾幾狂送死勿有悔爰宅存于茲署志錫類敬之哉表基以中維聲難居隳于隆責備組賢備則從爾子從爾孫從爾子祚胤大降勿謂天茫茫敬之敬之毋怍于而宮

忠愛堂銘

猗昔鄒公爰宰通道宓琴諧響鐸錦斐燿厥本維何忠門有孝洛誦乃搆式署斯效

聚玉堂銘

緊伯陽父古之遺友它五同氣金玉維偶高記方歌滕書無朽誠焯于禩有能紹搆

安雅堂銘

恭人淵淵宇成孔安甘節詩禮素履在楚鹿門豹隱梓里松閑永言逸居風標朗然

尊聞堂銘

綽兮丘林尚篤日尋多聞直諒左規右箴于其拜嘉服行有欽躋于高明曾氏之心

受益堂銘

朋來責思良藥交口何以承之惟謙乃受麗澤蒙潤覆簣基厚以深以崇欽哉三友

靳氏祭器祭服二銘

器銘

正德甲戌歲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內相戒菴先生靳公作祠堂于京江里第茂典聿建彝綱孔脩足以法當時而垂後世既請少師李公記之維其祭器之度不可不定乃質諸古訓參諸人情而為之式命

以今制者常薦而古制者後世以時裁之如其力豐則兼設如此日或否則姑置之復俾允明作銘以章示久遠謝不獲謹為製之以復于有司者

簠簋籩豆尊古制攸存吾先之生用則弗親盌罍壺醆後世之撰維先之用式安且節二器並列饌亦兼設法象載嚴黍稷有飶今者用享是為常儀古者視力儉或置之匪爾無器而俗之徇事亡如存古亦有訓維禮從宜誠愛作基以授不匱百代如茲

服銘

內相靳公既為祭器遂定祭服之度自茲以往迨于

萬子孫凡仕者用今制祭服而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以下去佩綬遵洪武　詔旨也學而未仕者用儒巾襴衫不仕者用平定巾盤領袍以義起也凡此與祭器之式皆所以體存亡之心酌古今之宜而率無過於禮者爰謂允明器既有銘服不可缺謹復薦以辭曰

齊明盛服乃祀之敬維貴與賢其服斯盛奕奕新廟京江有作爰及于服恒典有恪公卿大夫祭服是膺降殺視秩具如國經儒冠襴褶士所固有平巾盤領維庶之守端弁既遜今盛維此承家奉國相君之志志維孝忠格于靳宗維貴與賢傳之無窮

約齋銘

滄洲陸子曰偉良父署約齋陸子詞謊履蹈服御未曾畧紆侈祝予曰是反斂縮束大盈於至廉未可探本量其盜執匪渝聊至曾堂孔室乎刻齋銘

辯不勝口侈不盈武藏不得睹而忽獨守瞻彼菉竹尺之阻尺之阻其崇伊以數

固交

子曰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四者不道所以合而交特言交意者亦

有謂乎僕謂朋友有以地勢合者矣吳之偃衛之賜則同升孔堂臨菑之玄齡京兆之如晦則夾輔唐室其初豈交也哉至如農耦耕工並肆商集市胥徒之共在官皆因而成類者也然朋友而已耳非所謂交也交也者志同趨學同道仕同忠川之達也或同防而並流或背向而各下豈凡水皆朋哉其縱衡相貫分而合合而分可以為交矣木之條也或駢樹而爭喬或異植而互陰豈凡木皆友哉其殊枝而共本或別柢而連理可以為交矣故必若游夏之學房杜之仕斯宜交之云達道者矣僕也獲友於君子也衆其

爲交非寡而不盡也雪川旌君不以下體去之數百里肝膽一日而合直欲挽拙劣於符券爲千載友道中興其力不可以鈞斤萬千數計僕也何地承之雖趨也道也忠也不敢以企㡰幾細水之貫長河柔蔦之附昻松乎欽服之欽服之以期平仲之久

理欲

事有可理可欲中節爲理稍過焉不覺侵於欲矣而猶執曰理則昧之欲與飲酒非非理也禮之共也禮理也人量不齊各極其節則孰欲夫理哉故雖玄聖亦特以不及亂爲節所云千觚百榼固無訝爾禮行乎交際以敬物爲主則於用酒也寧不以獻勸酬酢爲具哉具而極也則不覺入於沉湎惑亂狂凶之圍以悖性殘道死其躬是用禮用敬以推人內諸惡不肖夭病也孰爲敬哉尚孰曰用禮焉於乎舉曰敬曰禮曰惡不肖夭病其聲臧否判然孰不能知之今始以禮而忽入於彼而不寤則何不類也若是噫則昧而巳矣是一任理與欲接其出入交侵之際不察而巳矣余見人以理而强人以酒者至推而內諸惡不肖夭病之圍而終不知欲巳也始畏之終而閔之謝元和善飲聲余鄉與共酒亦必强之近年見其患眼知爲酒故又見其飲較舊大減亦輒醉知寔巳畏之矣乃不苛勸之而交從間苛勸者尚如故是未得此説爾余愛之深因書此遺之俾嘗置懷袖有如昔苛者出示之或能同此愛人以德者也抑治人者先治巳余最受兹苛者故發之庶幾交勵助之元和以爲然否若未[illegible]於中此乃共[illegible]後語當以還也

別鄭惟諧語

存心莫若究仁果行莫若義禮傳家莫若儉勤教子莫若經史睦族莫若容忍居鄉莫若廉惠作善天降百祥敢以獻於鄭子

安晩堂銘

安晩堂故都仲德所造與名也今其孫良玉且安焉而倩余追爲之銘余惟銘之設所以著前力而警將來大抵爲修巳之方也今仲德巳没則雖模畫其初旨亦空言爾不若即良玉言之之爲益也因命此意而爲之詞詞曰

昔公之安勞在安先功行效獲堂名乃刋今公巳矣安乃孫子子功子效惟祖之似知安之自無忘其始而堂此名此少且老晩況之一人以世而評乃類祖孫子之爲功得之先人尚貽爾後是貽子之子子之

孫曾玄振振功益厚效益深此堂此名與世永存亦
先人之心

硯銘

宣理言志褒德纂事惟吾言之勳載而行之乃在四
君其勳不可遺已然紙也各受所載以往筆墨終期
於盡欲章四告軌[illegible]依在左乎右乎日出鴻芬不
匱于聞吾山齋之（[illegible]乙明銘[illegible]孫[illegible]父硯）

止飲箴

中以和神過則蠱氣昏哉覆杯毋作釀器

酒銘

噫嘻胡其德噫嘻胡其食噫嘻其志其力

小酒巵銘

器宜大茲器宜小佳哉茲器其宜寶

茗盌銘

紫腴翠濤皓盌玄槃我有嘉賓禮樂茲先

樗蒲銘

靜以觀德動以覲智孰智孰用猶賢乎已

書鄭生書坊壁

學者之心貴近愈近則體愈固學者之志貴廣愈廣則用愈充如是則內外交進動靜不偏他日有為當

沛然矣

吳郡沈氏良惠堂敘銘

初沈世用醫守王官聲于宋都梁之日國步既頻臣黎從南沈事于越京而家于吳邦職偕業存如岐雷道格于后功潤于厥君臣川孝高宗寔寵嘉之為署書以賁煌俾後于斯今以引于來其文曰良惠良以言藝惠以言績懋以[illegible]以[illegible]以精良庸以効惠乃降休命錫于厥家[illegible]宋歷[illegible]逮于 皇明改邑留井承家奉遺式俊式引無少[illegible]益熾蕃其在于元曰醫學提領瑛曰平江路醫學錄彥才曰江浙行省醫學提舉德輝其在于 皇明曰太醫院御醫玄熾于朝也餘莫之枚偁熾于野也用醫也用儒者弗存焉玄膺寵于 仁宗尤熾其來孫出于厥長嗣者五人焉醫熾者二惟津瀚儒熾者二唯注溢季寔克二道以熾于野惟演演拱持先休夙夜慎恭懼茲久或湮以㬎謁吳外史氏明乞銘乃為之其銘曰

佳我沈顯祖君職思乂康道用媚宋一人岐相軒格
儆後于天言于天書欽于承以暨于我敬之敬之載
陟于我子子孫孫永保于億年用休

史明曰凡美罔受而疆作之恥有攸受而忽遺者弛

允先因美而造之謳有而嘿因孝弗弛者忠弗隳[illegible]孝忠爲教元孝爲天至成忠孝者辭永辭者物受之演乃鐫

懷星堂全集卷十

論議

性論

長洲祝允明著

今昔之說性者棼然角起而未有以物證之而明也人與物也高下縣殊其必有受斯謂之性謂之性斯必有恒乃同也今夫物之性柔剛熱寒生殺平毒受於是則恒於是故稼必生虎必殺堇恒生爾燔草石至爲粉塵甇熇之爾一滌于醴蔡之不可睹而尋仍之夫一內諸咽以生以死此時上帝不之遣焉然則性不恒乎哉犧炎軒嚳伊姚姒姬迫之死使惡必弗從癸辛道之生令善亦弗能不從者稼不殺人也不能者熇弗活人也此一而已矣其必然者也柰何談者之弗校于是彼有類乎是者嘗以犬異牛牛異人云之矣是未究之語也犬牛人之性則異爾其有恒一也烏可以其異也而廢乎有恒者邪然則謂有恒者謂皆惡與皆善與不然也有善者也有惡者也有善惡并者也善者則甚少犧姬是也惡者亦甚少癸辛是也并者一而其劑分彼此侵互爲品極繁由千萬至於無算也古今之賢良中人以至細人是也天地之道二陰陽而已矣陽善也陰惡也陽善亦有惡

也陰惡亦有善也如令獨陽而亡陰則亡生矣亡陰則亡生然則生矣復安得獨善而亡惡乎由其甚少者有恒甚繁者亦有恒故鳳寡鴞亦寡而雞雀彌彌今古亡變也彼將逆其辭歟必曰惡者氣爾夫理非氣不之合必合于是合焉[illegible]生生而性始見性非見而有介于合之間歟彼異其胎而鴞其卵也必寘性于偏善而曰[illegible]然則必曰鴞性本善其殺物氣也斯可矣牛生之屬又奚必有性字哉吾非有黨仇乎輒告卿雄愈翱順恭諸子之間衜吾見而章之亦俟萬年下有定之者然亦非臆議也由孔子曰性近而已自孔子至於今皆推爲至聖語必師疑必質而獨不是其言性不亦怪乎審是則孔子亦不得爲至聖矣嗚呼吾獨知從孔子也

爲邦論

所謂聖人者謂其能蘊天之理察天命焉耳命吾以君則君之命吾以臣則臣之不命則師之非不曰後有聖也吾無事乎作理之當作者吾斯丁之吾敢無傳乎今夫上古聖人之爲君也因天下之心持天下之理爲之倡焉而已匪惟其君之聖其民亦鮮小人也故道之而曰隨示之而曰知不必有所決擇改移

也浸降而醨聖使民由而不使知乃時從其故以會于理至於累變而愈異甚有矯而翻之者焉既盎文而不勝其變聖人亦不勝其矯矣而萬世之來方滔滔焉乃鑒于昔而豫于來曰時云爾矣輅云爾矣冕與樂云爾矣矯于時會于理如斯而已矣匪誕也匪僭也天命舜禹湯武而君不命乎而師不命可耳不能棄乎蘊也棄命者逆天棄蘊亦逆天不命亦命也如使嬉不命而違之吾其奚敢是孔子之心也敬慎之至也然而如是孔子謂羲炎黃唐不足爲與聖聖盎天孔亦舉其成法乎言之云羲炎黃唐不足於湯武得乎哉嗟乎邦有常爲之無常無常者所以拯敝也拯而還之其常而已矣故曰爲者唯四其常由時以群類方而推之可知由輅以群類方而推之可知由冕與樂以群類方而推之可知也已曰子淵之問獨乎前而稽厥兒與不知而諏度與曰稽焉而已矣曰今獨守之爲之惟罪矣乎曰請更求顏曷爲以問孔曷爲以語也

治亂論

有治者有繼治者有亂治者有還治者有亂者有捍亂者有治亂者無絕治者無絕亂者治不可絕也亂

亦不可絶也凡人有治亂焉凡天有治亂焉人之爲治亂人習識之天治亂柰何天人之始咸無治無亂生爲治死爲亂安爲治擾爲亂腴完爲治悴傷爲亂氣化自爲之爲之而非謀爲之猶無爲爾無爲而然也故物有適與感而無愛憎比後久且人者擅而弗天乃爲之用謀非自然已而天之自然終弗遷是以無爲歸於天人無以無爲爲已孔子云舜無爲亦襄世之意邪夫人之始天爲之時有感與適而無愛憎久且甚愛憎起焉有愛憎而無顧與尤更久而滋甚顧尤勃而作遂至於后[illegible]遂至於戕殺崇邪之守聚

不能持之矣茲焉謂獨下民之辜歟夫人之治者爲穀膳相甘絲枲相燠牝牡相契慈孝相親禮樂相順夫焉不愛顧亂者反之焉不憎尤至於國天下皆然然而始治也人爲之續而亂人爲之在治而維之先亂捍之在亂治之既治還之皆人爲之治者聖哲才賢亂者不肖姦宄盜賊校然已至乎天則未知其有治亂也知之而未知治之職乎人也以天之大尊愛顧焉而不敢憎尤亦以其公仁故聖哲稱大德曰生而俾不怨然而人物安焉而不知治其亂之職乎人人之力至而救還之萬分一猶若自然矣力而無救還若堯之於水湯之於旱亦末如之何矣茲所謂亂不可絶治亦不可絶者也然而弗可任而無力者焉今夫鏡之以日月或曀霾焉潤之以雨露或亢烈焉暢之以風氣或飈飌焉寒而嗚反之無不有治亂者治者若常亂乃至於踣陷焦焚摧衂以至瘨虐萬形令枯困逆越痛毒爍裂死滅不可以忍語嗚呼劇矣哉可不謂天之亂而罪下民之咨怨懟尤者與於是有備薪漿褻屏障之救非不謂夫人能治亂於自然而不能治其亂人能治亂又能治其亂又能治天之亂矣夫夫由天之治謂之大德以不能治亂爲無

厚皆不與於天唯公若仁其本性無庸以私讟於乎人不治亂交責之天不治柰何亦置之也耶爲孔氏之學獨當不怨天而務民義會仍歲四方饑星在壬午以（缺二字）癸未以風是爲天亂申之春夏亦屢風激論以爾凡言人之治亂之術者衆矣

古今論

談者類判古今爲岐途吾恒悲之大校君子多是古而非今細人多狃今而病古吾以爲悉繆也君子之是古非誠是其實也是其聲也彼若禮而儐相尸祝升降盤還樂而咸池承雲騶簴干戚冠而收冔母追

衣而袀袪逢掖紳佩器而豆籩鉶贊組几車旌布席納屨豈不美與然而細人未之安也非未可安也古之爲禮樂器服者不徒爾矣其爲視聽步趨循用者不同今矣其中先有是也由是投之而適舉之而宜也蓋賢愚之情畧近聖者制之而賢者由愚者隨稍從其間衆而先之其後之人中無是也其爲賢者亦非必[illegible]及之遂稍六古是而今非漫然欲以皦皦之有而行渾渾之典是徽其聲而巳矣若夫細人之狃今亦非誠狃其聲也狃其實也其於諸具亦曰投之而適衆之而宜第見其外之便於中也

吾是以知爲古今之辯者亦執其實而校之耳聖之成者莫踰孔子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裁及其身者也孔子亦狃今之徒與非合汙也非逃眚也其心也天運其動也天行至當而巳矣芸芸宇宙積今成古古今非兩世也彼曰無古則曷以成今予亦曰無今曷以爲古也前聖作之後乃述焉非必今之藉乎古也或曰若是則何貴乎聖人者乎哉曰人盡克聖克之而弗爲斯後人之不肖也匪曰弗能弗爲之罪也鴻荒邈矣唐虞之雍雍殷周之烈烈至矣歷禩二千而乾坤倒懸非我　皇祖之更造也而尚有斯世耶唐虞殷周之盛君而生斯辰也其亦若是否乎哉我知其一契也然則謂今之弗逮古者然乎哉方孔子時則以結繩爲上古犧黃爲後世矣又以視今日何如哉由是則人之不足爲世也久矣老列莊周之徒皆然也及至涉氏以來畧陋而累病予嘗統究千古儀制風俗大約三皇之前一時也三五一時也三代一時也周末一時也秦一時也漢一時也六代一時也唐一時也宋一時也元一時矣至明一時也閏窮肇章猶三五也而豈徒哉然而有作于上下未齊也故予病乎其爲辯於古今非無辯也徒辯其聲非其實也而豈徒哉嗚呼非激也激而有以爲之者蓋存乎其中矣推天地之道跡元聖之訓原群黎之情察陋儒之識爲古今論

國年論

語爲國者知在師三五根道德張禮樂而審政刑矣又知得是者永命失是者趣祚矣或從而案之有爽焉夏之道不降于殷殷之德非劣于周而其世每趣焉陶虞以禪則自以天地之道公之萬世其祚命恒在宇宙非所謂趣者其後劉氏李氏趙氏率四三百禩他則不然蓋三氏者弗能純得乎是而猶弗晉之

此其效也然其去文命之道亦闊矣何其年且庶幾乎如是哉按稽之弗能無貳者吾求其故觀其國不可識觀於人乃得之矣今夫人之年以百二十爲大紀而克爾者萬一其視爲恒度上者九十而巳耳八十而巳耳中者七十六十而巳耳今由賢以迨愚凡其間心行智術生養以有其身者其富貴貧佚勞通窮萬萬殊矣究佰至于死卽底于是無縣相遼矣則國之脩促亦何縣于之有何也苟有充于腸無必盡粱鱉苟有裘于軀無必盡錦繡亦勉勉乎終厥人矣苟有發乎此無必極神化苟有被乎彼無必極康又亦勉勉乎終厥國矣唯去穀稷而鴆葛棄仁禮而戈鋌乃以賈滅亦無爽焉然則爲國者無以年敗道無以道疑年不盡物而人況加於備養不極理而國況進於純道純道之效至矣哉或曰純道者柰何曰師二五根道德張禮樂而審政刑是也

後國年論

或曰昔若子言國之祚以德符之則周之德其可七伯也斷可識矣又何以卜爲而后始曉乎曰卜史之吻吾不知也雖然卽有是者亦奚其於德之爲符也與夫其必以卜者豈不曰年存諸未至非人知所察而惟天察之乎夫天則察乎其年之未至者矣亦能察乎其德之未至者乎不能察乎其德之未至者矣亦能察乎其立于今者乎以其立于今者而察其來是奚必蒼蒼者能之乎今使問曰文王奚如哉皆曰仁也秦政奚如哉曰不仁也文王二世可乎曰不可也秦政八百可乎曰不可也若是者能語之豎子能之無俟乎祝史也而況於君子乎而況於天乎天之於物也實良者篤之橫薄者擠擬故曰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畀以松栢而自然後謂畀之荊棘而不能私延天能畀之不能察之邪周史之卜天之答之弗容自眯也七伯之曆非不可溢而八泗而六也大校若是而巳故更過之其爲斯數者史人候測推步有其術矣蟻徙而澤鷄號而曙不足異矣於乎持斯說以質千古弗遷矣辟國者亦奚爲而不師文王乎

戲論

天地貞觀日月貞明有物有則性習不齊聖王脩道閒民內于大發咳笑有度教束刑截無耻弗格以爲患何以戲爲哉大游息時合施張互用諧隱發懽慱爽舒氣暢指不廢方冊有之子曰割雞焉用牛刀古之戲也嗚呼周旋折矩舞蹈象德遂爲冠猴綬徇緣

撞手步以禮樂爲戲肉刑五等侑教止辟遂爲椓[illegible]剄斮以刑罰爲戲播種十一粒民養后乃遂稅榷椎剝稼穡以爲戲理財禁非命令役使乃遂漁賄殘慘以它政爲戲學古有獲誦詩授政乃分經爭傳僞道賈官以學術爲戲衰政紀事斷道摛華乃繆辯滂辭妄製遂科以文章爲戲祀祖嗣育乃奔淫蒸報用夫婦爲戲[illegible][illegible]禪授乃乞錫勸進以君臣爲戲除衰繼善秉彝好德遂悖心欺天盜聖罔衆以心性爲戲篡之郊弒之類祭奪而韶僭而封禪莫不勞屢數陳應順（應天順人）叙五運顯肆闢詞對越（白靈）以天地爲戲蓋

本柢心性臨冒天地以有我嗚呼至夫以心性天地而戲聖人有作能如之何矣哉甚哉人云畏如此如此大夫士稱爲賢才莫不以周孔我師天地我性性理我學皇王我政擘臂白眼麾睨天地天生烝民嬰兒乎用姧文生殺之爲樵蘇然爲夫婦之別令天窮孀嫠凍餓死君臣以義令良淳民征輸役徭犇踶以死咸爲屠劉嬰兒羊豕等類大畧主務譎欺以相爲君以戲臣臣以戲君父戲子子戲父夫戲婦婦戲夫族屬友朋鄉閭爾我交遂遂用此戲天下日走息戲中其行莫不用此戲其言莫不謂聖哲令賢其執彌貞其事彌戲係有聖人教而來日走息戲中獨醒者齪惑群酗曰其是同舟弗寤其歸也各趣戲無已時乃移戲以爭爭以反反以亂天地不見所以救[illegible]人人不知死所其所云教之孙邪其戲之罪乎哉噫其終矣乎謂吾言必云妄輕之其必以謂戲嗚呼其誠矣乎

心氣體交養論

夫軒蓋[illegible][illegible]金錢[illegible][illegible]禮樂充庭勳勞被物緗素列架豪楮飛案英俊[illegible][illegible]上下交錯[illegible][illegible]雜遝從容璀璨田苑蕃麗烟伎出入莫不名鄉湖岳傚咸卑尊如是則志意敷暢精神采發而四支澤腴是心氣體之得養果在於外物然而聖人之徒以謂不然故有浮雲之麾軏鞭之棄至如朝冠不彈銅山無迹鸞刀不更賓館生塵故舊寂寥吟飆靡寄有謨必償所投輒戾於是則悰况牢落神襟忽恍偃息蕉萃心氣體之不得其養也外物之乏也而聖復不然故有顔巷之樂原室之泰是故衆人以物養氣體氣體美而心從之聖哲用道養心心安而氣體從之雖愚有欣戚而賢聖長熙然而肌血所嗜必在佚美有骸之所同特狥道不殆耳其有道獨爲肌血吾無言之如道可佚

而併之也心氣體亦有閒焉養心氣體猶未曰麤之乎食色聲味衾裳室堂舟車之類也精之乎卷籍詞覽章句歌吟筆墨灑染圖繪拊玩偕得而具享三者養之完矣若是者咸假外物須資金錢事事而求之營營而萃之得而享則心擾矣而氣體未免於煩勞乎或得甲而缺乙昨有而今無苟不必慕於全不追于昔快乎此且慊於彼守其存抑傷惋乎亡則心少不足而免於勞煩氣體則豫紓然則得其全三者備而道無害不可尚已於其間或得失不齊與必求且嗟三者必欲全弗乏而終弗克無寧任之與力爲氣體以損心無寧息氣體心亦未嘗不可舒也余性極任時昨有養三者頗皆得一二比來爲人移假洎攘竊去物甚多始多悗惡將復求完之暇坐漫想得此因寫出之期以自從焉

心氣體交發論

得而發後便又得想三者皆養勝完矣若得心失氣體可以發體中以及外博聞見長知解愉精神得氣體且置心亦足以發寧外以至中寘極機忘物膠杖天游二者固交發爾

悅甚論

客入祝子書室謷曰富哉先師之淑萬世者其具夫旣而曰痛夫羸政之賊聖典也不然尚博厚矣夫祝子曰聖訓在淑身不淑口吾見淑口也衆而身之鮮吾不能一乎感寃懼倍焉雖然安得政更生以終惠我客驚曰怪哉曷爲有其賊而又惠諸祝子曰政不善燔玉石俱炎然而羸氏博士之司不與也幸蒙頼漢家君臣灰復燃餘復滌今上身厥一辭不遷必去小人徒于君子者若克浸廣以彖厥全可賢可聖而奚其少獨敗吾淑者林林爾吾力綿弗能祛思得呂氏之子之手而假之曰將燒者何祝子指數十篋曰可燒也客試闚之所謂相地風水術者所謂陰陽消擇禁鄙者所謂花木水石園榭禽蟲器皿飲食諸譜錄題詠不急之物者所謂寓言志傳人物以文爲戲之効尤蒐瑣者所謂古今人之詩話者所謂杜甫詩評注過譽者所謂細人鄙夫銘誌別號之文富子窒廬名扁記詠爲冊者所謂詩法文法評詩論文識見卑下僻謬黨同自是者所謂坊市妄人纂集古今文字識猥目暗畧無權度可笑者所謂濫惡詩文妄肆編刻者所謂浙東戲文亂道不堪汙視者所謂假托神仙脩養諸門下劣行怪者所謂談經訶史之膚舛

所証不過唐宋之人所由不過舉業之書者所謂山經地志之荒誕塵游宦歷之夸張者所謂相形祿命課卜諸伎之荒亂者所謂前人小說資力已微更爲剽竊潤飾苟成一編以獵一時浮聲者所謂纂言之凡瑣者所謂類書之陋者所謂僧語道術之荒昧者所謂揚人善而過實專市己私毀人短而非真公拂人性者問祝子曰斯何惡而去之祝子不應又問子亦以科第之錄場屋之業若贅疣然何不及之曰試録者　國家用才之階彰勸之具是　王章也非書也科舉之作士藉以應求今工之斧斤也抑亦非文矣不足去又問所將去若是將不有甚於玆者乎胡弗之覩曰下此者吾弗有之矣丹竈之方盜鄰也房中之猥者淫誨也（房中非邪妄黄帝内素言之史志具之第今傳非故策悉贗妄耳）妖讖之文吾耳目無接也吾安得有之而安得去之寄出諸人曰祝子悍哉乃將是黜政而欲用之抑猶惡其聲徒口以侮我將不復思假吾手以爲政秉炬也乎

學壞於宋論

祝子曰凡學術蠱變于宋變慨壞之經業自漢儒訖于唐或師弟子授受或朋友講習或閉户窮討數布

演繹難疑訂譌益久益著宋人都掩廢之或用爲己說或稍援他人皆當時黨類吾不如果無先人一義一理乎亦可謂厚誣之甚矣其謀深而力悍能令學者盡棄祖宗隨其步趨迄數百年不寤不疑而愈固我　太祖皇帝洞燭千古今學者治經用古注疏參以後說而上不從也嗚呼試一闚兩漢魏晉六代隋唐遵聖之學其義指理致度數章程爲何等精審弘博宋人之勞不見何處及之况能之又况以爲過之乎此非空言可強辯解也

管夷吾小論

管生感知以信志竭能而樹績仲尼隨事予奪就問抑揚並達而不相廢也故九合一匡無關於小器三歸塞坫曷傷於仁功然則蓬溝瀆之諒已駢邑之怨何莫非聖與哉經濟之秘概存于籍予與時自以王畧獨任故過奪管生以一其言爾

燕昭王小論

夫璺樹懸賞期四方士燕后之意良勤或曰未知道之不爾夫所求乎士以能廉已然後裕人重己然後重人俾慕金而至無廉與重失本尋末烏貴乎士又何賴焉余求之昭亦知之矣四海一后諸侯不方天

王之命於是傍求部數凡襟背王畧誰不奮迅爲之雲虎之風時乃七域瓜裂勲名富爵之士選君而趨父毋之國不知求之則東厥轅西厥贄憧憧道途苟不設禮于此鳥忘於彼乃將命介僃詢爾之匹敵之國以宗授之虛若謂上必君號而起咤乎華渭隆中乃尚矣宜以求西南北衛可仕即仕之亦奚必淇之弊先僮于[illegible]然而後由邪彼其富貴四海余彼女寺而士固覬則何如哉郭生之馬喻辯矣他日閎閭焉要隗非國器非足以塞燕之招故余姑置隗曰昭王君賢

嵇叔夜七不堪論

超哉嵇子之斯譚也鄙夫愕其迂迭才畧其散誰得其心乎七端悉情體所常欲凡有形無不然奚高之云乎聖賢訓人尚勤而戒逸記曰君子弗使其躬僥焉如不終日七端皆僥焉者矣曷爲貴邪君臣之義何可以此易彼夫委質立朝夙夜匪懈亦有所立焉將[illegible]以[illegible]沃君俾上道邪又焉爾股肱之業獨在乎勞其[illegible]頓其氣忘而已乎彼其抱關督郵用趨軼不寐爲[illegible]者其具爾也曾謂叔夜斯人之徒與叔夜料即仕不股肱我我弗獲爲啓沃道又而獨以軒英之姿群諸闒鄙丑不亦汙蔑天命因龍鳳與梟[illegible]伍乎假使擅位揆輔而道不行相爵而胥績亦非余之心也不然叔夜欲頽惰慢放若是者將誠愚細人[illegible]矣乎或云康自貴若[illegible]何貴之有嗟夫[illegible]乎哉殺而弗辱者猶生[illegible]猶子智者[illegible]道者心在千載之上惟[illegible]令如之矣

懷星堂全集卷十一

論議

讀宋史王安石論

長洲祝允明著

王安石與神宗用虐政殺天下人銍艾國脈虔劉烝命二數十年令子孫斷骨荒虜亡國之半遂以終姓人盡知自六賊秦檜賈似道而誅之安石荷惡渠魁特與末減吾不知人之心天之理何故亡也彼哉昧夫錄其苦節之詐文學之細將遂蔽其元惡歟噫亦其内醆死而猶崇此繆夫也夫言僞而辯行僻而堅何如少正卯孔子誅少正卯不誅安石乎安石幸免

誅其身名冒不爲誅誅少正卯士不謂非不非誅少正卯不非不誅安石是何摇裁也哉安石殺人與衛鞅等其文學豈及衛鞅衛鞅不以才贖罪寧獨得以文贖安石以才械安石由以刃微有刻文又假之曰斯周發之大白魯酋之孟勞謂可妄持殺人無戾也今大酖者必内諸醴或雜諸肴安石以文學殺物是醴肴而酖酖殺物已猶曰雖殺吾猶愛其旨酒嘉饌且微其惡聲非心風人歟噫何顛冥不靈也如是（誅六賊不誅安石誅徽欽不誅神宗何無度數也）

載論

或云安石非志殺人期爲聖臣以君爲聖君世聖治也神宗亦將從之爲聖君皆行之而戾焉爾夫行之而戾則不可已然而何以畢行之安石意獨欲名爲臯夔稷卨傅說神宗獨欲爲堯舜高宗而已矣邈邱乎殺人亂國也與哉然而神宗初望以蜀主唐宗望安石諸葛亮魏徵信能改過遷善爲二君二臣斯嘉已安石一自墮神宗一隨于安石終底于惡歸神宗爲愚安石爲不肖衰夫可勝誅乎哉

元臣論

君臣之分亦審之而定定而後可以予奪之域中之

后域中之臣事之也以道者大奏功者良辦務者具干紀者蟆輔慝者賊倒冠者逆何必春秋纔能衮撻哉惟夫環海之裔毛羽之隣稍稍行如人耳非我類也彼其自相屆閫從焉而遂蟻去焉而獍梟吾何計之哉今也脫彼巢穴突吾明堂蟣蟣吾法象擲弃吾稻戚戲侮覆載顛越皇極自號曰君誰之咎哉盜與之中大君主之君而后有臣臣而后有民民而后有物物而后有狄縣君而物一氣也有高卑無異體焉彼狄者氣之氛滓豈曰遐縣亦非類矣甲氏之奴逸而事乙官司捕之且當反之甲彼非類者犇蹏翔翼

俾止堂寢弗克殄之又從而禮之非顛人也哉吾亡執法而奪之彼且奚辭或曰古之君子或以王人仕列國矣曰狄非諸侯也或仕鄰域矣曰夏夷非楚晉也不然則夏悉夷矣曰今可知也蒸姒嫂室后妃齊車服果不夷也哉啗其穀者秪爲之筦庫廩刑徇凥斯嵩夫五白而已耳雖有黼黻塗犬羊之鞹吾不知其爲乎存華力也夫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夷君而夏臣謂之諸夏之有君乎謂之夷狄之有君乎衡澄之學集頫之文秉忠天挺樞默盤燧之徒之勳守敬之術曰名後世可矣曰名臣吾不敢云

趙孟頫論

惜其才者謂箕子陳範於革姓也夫胥餘抱聖道非聖誰其畀之不畀周則茲道萬世絕也孟頫非茲道已惜其世者謂三恪之類也夫（缺四字）居賓席守先祧彼此之公也孟頫臣伏而已孟頫才藝多爲吾儕師不可爲君臣之義耳

楊維禎論

禎於吾　國初應稱一才矣其爲客婦詩不恭也匪曰不恭亦太愚矣赫曦曜晨聲於宵者雖躄必作良師發藥痾於昔者雖殆且嘗吾向失足垂死得踐

聖人之庭亦大幸矣將遂厥私恍小德節非大道行乎哉行自附於故國餘老爲貞嫗者云嗚呼亦人不有躬滔陪臺耳誰能汝容　高皇貸厥誅亦何其醜自永詒於代矣

孔子廟堂續議

孔子廟堂歷代禮文大率不相遼闊至於　本朝崇隆尤至其中或應調酌以趣大中宋學士濂王忠文公褘咸有說焉今日儀章出入宋王議未及者間有豪末愚朴竊自疑焉因私妄條著云爾者　憲宗皇帝推重道之志加祀享禮樂同於天子此其越度古昔哲王遠矣愚竊以爲凡爲祀享所以報功功有隆卑而其身之品級不可易報者底於其身之極尊焉止矣孔子之功侔配天地然其位惟臣而已夫臣功雖並天地未聞人君事以天地禮也孔子之報極諸臣道可矣非欲殺之無其地焉且孔子之功正人倫也君臣之分可遷則人倫不正孔子又奚功哉今使孔子偃然受天子禮樂孔子安乎愚竊慮其不安假令安焉則必不歎季孫之僭佾三子之歌雍也先朝褒贈窮於王爵王本非臣爵後世以冠五等則王固臣之莫加者耳孔子雖聖臣爵或受越此則非人類

所敢聞矣異時儒臣累請增加帝號　天子明聖竟格其議此則天地之至公也今第格其爵而還用其禮樂是令孔子明以臣子冒行君上事也百官居服等第稍僭猶無逃於　國家憲令矧孔子曾不如今百官之知禮乎故愚謂三數年來之祭孔子詎應朝服旁立而無敢當矣夫父子人倫始也今顏子曾子子思並坐堂上無孫點也伯魚悉列廡下此不幾於裔夷邪昔者之論嘗謂孔廟之祀出于■朝廷乃王者事禮因道統而起通爲天下後世施報不暇計私倫猶矯之者謂道統不過明倫王事不可偏廢故又

有別室祀叔梁紇以顏曾子思三父配者此其說雖佳然究之爲未明順愚竊以爲直應引三子以歸廡考之下何不可也又孟子之傳固得其真要其私淑徒也曷若權其體勢儕之冉閔數子間乎又華戎之辨有類主奴如前元是奴據主位也今許衡以宋遺才吳澄以宋進士皆從祀則凡故主臣妾率其屬以事儕據之陪臺者可受法施於人之報也擯出二子其疑又安在哉又禮樂之用不可偏廢今禮之節文甚已精密樂之聲容恐未至當愚竊謂宜特令學子顯刻習樂閒暇無缺考校之頃兼用升降務俾禮備

樂和無可聞然如患未獲師承難猝舉作或令諸生遴寄太常習其聲容必求合乎古雅通熟者歸授其黨庠首通者科目收焉則亦不患其不工也又近時郡縣或有上援　朝廷祀典用黃冠爲樂舞生此又不然學者學夫禮樂也素昔所誦孔子之文何文學道何道顧報祀之頃委之人乎借曰未易習則曷爲不習乃忍北面而立以覩異類之褻措邪黃冠者今之所謂異端雖未知孔子視爲何如要爲吾黨昌言排之者矣楊雄曰在戎狄則進之倚門墻則麾之寧有暇時則極力以排有用則暫假而不麾者今使孔子以明道黜邪受報而更令異道稱邪之人爲報具哉此又末節愈不通者也嗟夫聖人之道中正而已有生蒙被教澤孰罔報恍顧翻有病焉則未免更爲罪乎故愚恐久而有建白者輒申諸鄙陋詞旨迫局將幸以來薦紳先生之教焉

貢舉私議

傳曰非天子不議禮儀制典程作于　祖宗率由是貴故小宜損益不敢易談然愚以爲三重之柄在上蒭蕘之獻在下今萴幾沿革群工言之　聖人裁焉蓋不敢議者臣道無成而不能不言者效忠之常範

也竊見貢舉一事有應稍爲更定以合時措而分在下士未敢昌言輙復私列一二覬異時或有以備芻蕘之陳焉

議曰貢舉昉乎周漢考試興於隋唐隋唐假考試之法應貢舉之目姓名不識其孰何性行未察其淑慝僥倖於一朝筆墨之下以爲終身隆卑之第斯已術之淺矣然其間猶可稱者蓋貢舉以質考試以文質者必極夫德行之核文者必盡夫詞華之美苟充其實乃稱其名故漢唐之士有行足以範世文足以師來者焉繇選之各極其科程也當時之文以詩賦論

策咸有旨焉自宋代有道統性理之學而世主居宿其說於士爰有疑義之制　本朝因之初試以口義七篇闡其創體出於劉學士三吾其意不過以筆墨代口講之義不使面陳故借詞稍令類文章成首尾云爾本非古今文章家有此式也三試皆因言以審心詳外以測中本之初場求其性理之原以論觀其才華詔誥表判觀其詞令策問觀其政術咸善焉則爲臣也道立才通而令脩政舉矣否則反之理難即而繫重故求之最多以驗其力政匪一塗故求之亞於理性辭令異施故隨地求其一才最易見故特取

一以[illegible]知焉其權衡非不精后先非無序然談理最深細故難或減焉不妨吾所求也今之司校者惟重首考而畧於後選是　國初定制之旨已有重輕今復加偏焉益重其重輕其輕也故愚以爲三試取舍宜均其力爲便夫聖賢之言渾淪易直學者宜寬意以玩之無不明達雖所見或殊覬其意可獲其大歸自先儒詁釋已不能無異今必欲同歸一道或執宋人一詞兩字以爲士意翻亂經文以徇傳家或自出詭見鑿聖文逈窒通途暗求符已凡斯有遣必見黜落故愚以爲求之宜大勿拘一律爲便經詞弘深

理趣賾奧或涉冥思類移晷刻紛紜之場苟欲精覈又罕周完日辰有涯資賦非齊無邪一語足蔽全經茉苣數疊徒衍餘興何必務圖盈數秖費紙筆哉今或過午篇數未登終場如制減作輙至不謄或不給燭俾研覈之功委之無用强記之輩多遂登升故愚以爲如制減場不關去取爲便孔氏所述寔惟六籍樂經既亡三禮固在後世傳業儀周二禮固同戴記爲一科　本朝獨取戴記而廢二禮蓋以戴記文多論說可以作題敷論而二禮文多叙詳制度可爲詞者寡也然因事明理他經所同直述制度又且何害

故愚以爲三禮宜復爲便五經之外孝經論語同出孔門與五經者均也自宋以來始有四書之目　本朝因之非敢妄議然愚謂大學中庸終是禮記之一篇孟子之言羽翼孔氏然終是子部儒家之一編耳古人多有刪駁　國初亦嘗欲廢罷故愚以爲宜以學庸還之禮家論語并引孝經同升以爲一經孟子秖散諸論場爲便諸經箋解傳釋今古浩穰然自昔註疏一定似有要歸　本朝惠製大全書俾學者遵守亦未嘗禁使勿觀古註疏諸家也今習之既久至或有不知人間有所謂註疏者愚恐愈久而古昔傳經家之旨益至泯滅故以爲宜令學者兼習註疏而宋儒之後爲說附和者不必專主爲便減場之法以五篇爲則愚謂既欲其精不須務廣或以五篇爲全場而其餘隨力所及但不得省於三篇必理精詞達雖寡亦取爲便論場之考求之甚博至如性理道學乃其中一事初場既得其說於此勢宜簡畧或摘一語或捜一人使旁推曲喻亹亹無已似無弘益於學故愚以爲論題宜簡於性理道學而多論政術人才等事爲便詔誥表判或上以令下或下以告上正有官之切用不可忽易故愚以謂詔誥表内宜增科二道判語須求用事精博詞文華縟爲便詩賦之說因非所急先進論駁既繁不必廣辯但愚謂人之性情惟言可測而因言識情詩賦尤易故古人之用詩賦以求性情也今或稍用一二以驗其性情正邪心術寬猛亦可也至如設策問答正爲從事之需政事之方何有限極五篇所具初不爲多以此求才宜無遺實今或分問不急之務碎細之談與記古人陳腐之片詞衆知之一行以暗中摸索爲貴則曷若商確今日安　上治下施爲之切務哉故愚以爲策場所試專以政術爲便大抵貢舉之設欲得才而用之也致用之道向已養之學校令求之矣今日之求乃以用爲急而欲知其體故先以理性道德經籍之說察之耳於是而一得其實則凡後場諸作悉是爲政之事貢舉之本意也故宜執守此意則求之之道自不失其權宜矣今人往往謂科目爲進身之階梯意以致用之術自有所在此特借以入其地云爾愚謂　祖宗定立國之典巨細周到用人者萬政之本貢舉者用人之基豈苟焉爲暫借之具而已其必有不易之故矣及靜觀今日之從政者類多建偉傑之業而其設施措置類不豫著于學校文具之間場屋敷陳之

內功名之出文章不與焉其進身也在此其立身也在彼此所以有似於借用之器也然則何以是爲哉此愚深求其故所以謂主求其用而先察其體乃貢舉立制之本意至於久而奉行者稍失其宜如前所云則今日科目爲階梯之由也或者稍以其用爲急求之重輕徵形應者趨向立變斯則通明俊偉之才益可前卜於深潛興起之際矣荒曾妄見似庚大通將就正於有道焉爾

奴書訂

觚完士有奴書之論亦自昔與吾獨不解此藝家一道庸詎繆執至是人間事理至處有二乎哉爲圓不從規擬方不按矩得乎自猶歸精既據妙地少自翔異可也必也革其故而新是圖將不故之并亡而第新也與故嘗謂自卯金當塗底于典午音容少殊神骨一也沿晉涉唐守而勿失今人但見永興勻圓率更勁瘠郎邪雄沉誠懸彊毅與會稽分鑣而不察其爲祖宗本貌自粲如也（帖閣國存）邇後皆然未暇遑討趙宋四子莆田恒守惟肖襄陽不違典刑眉豫二豪翻驀蹋靮頓盼自得觀者昧其所宗子瞻骨格平原股肱北海被服大令以成完軀魯直自云得長沙三昧

謝師無常而具在安得謂果非陪臣門舍耶而後人泥習耳聆未嘗神訪無怪執其言而失其旨也遂使今士舉爲秘談走也狂簡良不合契且即膚近爲君謀之繪日月者必規圓而炟麗方而黔之可乎噉必穀舍穀而草曰穀者奴餐可乎學爲賢人必法淵賜睎聖者必師孔違洙泗之褒曲而曰爲孔顏者奴賢奴聖者也可乎

斥仙

余答問仙者恒不盡其辭因激直以待扣大歸欲得有無宜爲不一言以蔽之矣有而不可爲也楊子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非不能不爲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釋氏曰寂滅爲樂形滅性不滅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皆無以不死爲善由羲炎至于孔顏爲聖賢在孔氏書者無一人脩仙如其言黃帝冲舉不知果否史故言帝崩冢且在非謂决必無即信仙帝道已盡身爲聖人乃仙亦何害至所稱廣成之流其爲人賢不肖不在世史吾安得知之由孔子後爲者悉不聞其素高識士或言仙若嵇阮郭璞輩知不免世禍託云爾後多放之不誠爲其它君臣士庶人誠爲之悉愚不肖也雖有良士且爲之是知中

之忠賢中之不肖也道二君子小人仙所爲何有於天與民理益於身家國天下何一心爲君子之心何一事爲君子之事是故天下誠不肖之事二燒金者大盜也罪溢于蹠仙者賊也謂盜賊者無獨人世盜賊天地之盜賊也又其事萬敗而一就就者雖千萬歲猶莽操懿溫劭（劉）廣（楊）雖帝下而盜賊也即所謂鍾呂等在坐雲表笑九土亦糞土而已矣（糞土盜世）（且）其敗者即卓洮祿山（缺一字）巢等愚中復愚不肖更不肖窮惡竭禍乞爲獸蟲不可得萬悔不及夫何惑之有

說吏

吏所以止民之爭而吏之爭於民甚於民之相爭也民之爭求止於吏爭於吏將焉止之故置吏者必先求其不民之爭者而后求其止民之爭然後可不然是吏教民爭而置吏者教吏爭也與其欲止民爭而吏教之不若不置吏而民之爭尚寡也

策問二首

問刑書之制勾攝公事專於里甲本邑雖微而訟牒繁滋民習頑固承捕者接踵被逮者堅匿雖較督嚴密而沉滯自如茲欲別委他役則法制有礙而井閭之騷擾更甚專責里甲則頑梗得計而無辜之笞撻不休況里甲之設有限而文牒之出無窮將若何而可邪諸君子幸明教之

問盜賊之端論者多矣聖人以爲上有欲餘子淥謂始於貧窮故曰輕徭薄賦乃爲弭之之本吾信然矣然今積久之盜其初果皆以窘迫歟招安之命屢下許其自新則其出也可以陳情請命寬恤休養而爲良民矣何以招之則視一時之勢而苟免少縱則不悛而重犯歟然則其端亦不繫於貧個而不欲不竊亦不可以槩論歟將必絕之竟如何而當也

論高憲副義田事

高公作義田縉紳先生言其美甚至允明觀公自述所以堅持其心而調酌事宜必欲達其志而後止信其義之大矣抑重有感者夫含氣之屬必抱仁義而後曰人然而遂之者亦必四德之互成焉今有冥鄙悍戾之徒不識爲善之可樂頑然不仁者此則烝民中萬分一人體而禽性宜父之所謂下愚若是者無必論其有平居之言知義之美然往往事至而識岐勢及而應昧撫機坐失不知悔悟者視彼若愈而要歸無成此乏智之故也亦無必論若乃知其爲義矣而不勝吝嗇之奪惜錢刀之糞土捐理義之珍寶知

亦不能行是信之未至也又何計耶至有識咨嗟夫於是數者皆不足以累之慨然思措諸事業而乃爲於時之無制病乎古之不可反財莫充量效難博濟遂付之一慨而已斯亦異乎其彼矣傳曰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然則無擬議裁制之術以底乎是乏禮之故耳嗚呼循是四者則天下之事以義舉者恒鮮而天変靡敎凉俗寡救復何怪乎若夫君子之於事也義以爲質矣於是衆德夾持以必要於成仁本之智燭之禮制之信果之弗患於闇機弗懼於私奪弗慊於罔術時格莫之違古意莫之失不以羸縮沮不以廣狹嬿一日奮樹而心獲焉志行焉道立焉澤流焉則高公之玆績是也噫是寧特義云哉五常具周才德交懋完然爲當世法君子之道集厥大成也已

約菴論

或謂允明曰周公之稱約菴也自其家食時今位中丞矣業望益極崇廣而稱不遷其以請于薦紳先生之言者得之卷策矗如也子數年未之復乃將何以加之允明曰隱顯一致素履往也久而不遷恒德固也愚言固莫之尚不知（鄙衍）公之意何指姑以鄙意推言之夫爲約者將獨斂束其所獻爲令勿放侈焉而已乎約道蓋大矣大畧約其言者約華以質約煩以簡約躁妄以誠默約其行者約汰而謹約浮而沉約肆而敬約泛而密大畧約欲以遵理約氣以從志約人而歸諸天此士之約也守之爲君子進之爲賢聖通隱顯而然至于約輔棐之道以爲臣約子惠之道以爲吏則公卿大夫之約也約者無弗貴豈惟人哉物約亦然水約則不魚其人火約則不焚玉虎狼約則不日啗于市天地亦然風雨約而物有雷霆約而發有時日月約而不踰曆紀暑寒約而不過極以殪人其在于昔孔顏以枕肱簞食約于藏公儀晏子司馬公以拔葵布被等約于位至于土階菲飲堯禹以之約于王而況於士乎然而約虛位也用之存乎擇有弗善約者約其外若謹而中且侈約其言若吶而退且訐約其澤不需衆而躬享其腴是則約之不可爲也故曰存乎擇鄙夫之論蓋若是是亦可爲中丞答乎或者曰善余曰凡中丞今所謀者公卿聖賢之約也必將恒守之操孔顏之學肩司馬之德相我堯禹之后納于約道行而　國家賴功名收斯稱懋矣會太史徐君將還中秘因述其語以就正而弁煩致之中丞公焉

辯潘生爲孝事

邦大夫士有爲詩歌文辭表潘澄天錫氏言天錫㠯毋篤孝天錫多子而孤弟妹三未家室毋命子孫尒室必以序毋沒長子儒既三十七始爲之娶又假黃冠法令脩薦以告毋靈又雨是時而霽又有鶴降焉以爲皆孝徵也復有邀予爲言之余遲回久焉夫三十而娶禮也過不及皆不合制然而無必泥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舜不告而娶孔氏之訓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當是時長者適可嫁娶爾假弟妹更幼復越旬紀纔可畢事則儒也殆知命猶穌歟設遂以不

後此之不孝視彼疇重輕邪或云亦適以其可嫁娶耳儻時誠更過之則澄不爲之矣審然其孝又非篤誠也已孝豈視時勢爲行止之物歟黃冠之事異教非典法鶴下或偶會或有以術致凡數端殆皆莫可訓曰然則宜無以譽而毀歟曰亦以義權之焉凡天錫之爲曷爲乎爲孝而已苟一以遵毋令爲孝則迂曲以狥之求必不置此一命於空荒之地幸有子五則無慮於緩娶而不後異教雖未可憑亦籍以慕哀若必告然至暘鶴之來任之而已如是固無戕於義而歸于孝今之反是以狥己遺親者紛如不予潘得乎余言如是焉爾

十二卷終

懷星堂全集卷十二

書牘

擬上天公書

長洲祝允明著

臣聞天職生覆帝道玄遠故下民苦則嘑天傲幬育之仁極則籲帝冀斡旋之神帝豈樂違仁以損職沒神以斁道哉今茲歲行在亥春夏以來淫潦作眚殆半天下三辰失明四瀆汩亂淹山沒谷沉蕩城郡殺麥爛禾人死萬萬盛陽之期雷電晦減陰浸沉溢有類秋冬愆燠寒之宜敗氣度之常甚可畏忌臣聞六物播其游氣四令宣其子理雷電之動各有攸司帝惟統運元本消息自然而已然則今之水厲其帝意與抑群工之失神理與臣愚謂世有隆降道無遷革咎徵之下豈應虐苛若某山某土方帝之造帝則瀦之某民某物逆帝之命帝則溺之何以溥錫凶毗泯然亡擇邪臣又竊見如此一地平坦利往而忽蒙畱害或彼一土嶢岨陷衆而更自宴寧蟄者必寠仄之家脊者定豫富之室然則帝意果安在乎雖蕩蕩惟大靡校錙銖而吉凶影響夫亦胡藉且下民之拯救者至難且又上天之仁佑者極易而速以至易之變化易至難之民勞以至速之神道易至久之人力以一[illegible][illegible]之功用解四海之困窮繇人情以撥裁必見所從違矣雖不敢以此仰窺鴻造上測玄機然而自我視聽感茲至誠則下土群悰亦敢僭開伏覬急閶闔之樞管僥倖之望釋衆積之憾肇安輯之喜乾道光茂坤輿寧止六合幸甚如是雲官雨伯于紀沴化亦乞天威董[illegible]臣賊以歸中正臣冒犯清嚴罪當不宥伏乞照臨遂賜俞行

上閣老座主太原相公書

正德三年正月十日門生祝允明謹齋潔具書焚沐百拜獻于端揆恩門尊先生大人鈞墀下　聖明踐阼昆命爰立天地交泰雲龍開運蒼生魚鳥望化咸若矧在門牆末士從衆抃蹈之餘其能遂已而墨墨乎然言而亡采不若弗言間嘗條布豪末愚悃期欲附達左右又恐審勿之地機務填委私牘浪語秖煩口目適以益譴是故久之無所呈徹昨日郡侯召見賜示鈞劄云云始知先生之不遐遺始知小子之懈慢始知先生之猶畧其罪而與其進也因是復取所條者稍為裁叙因風嚮誠終上諸門吏允明竊謂宇宙之內理之與事咸有其至者而各有所居居之者咸得而其功成其績興不然者反之曷爲理之至也

聖賢之道也王佐之才也中正之德也天人之學也君爲事之至也丞弼之位也霖梓之任也樞軸之權也登平之業也若是者皆具則居之咸得者也上而皐夔稷契伊傅周召次而蕭曹房杜韓范之徒是也其功成其績與千古一時也理得之事不得之則功無與成績無與興上而孔子次而孟軻王通之徒是也事得之理不得之則亦功無與成績無與興甚者更以僨古之具臣鄙夫是也是故理未始無其居居之有與事咸得不咸得耳咸得者自是天地間至難之期所謂千古之一時如前所稽可知也而今其時矣先生其人矣自衆人觀於是者曰賢升而世泰位尊而道行大率若斯焉爾此固爾也自智者觀之則大有非易易者何皇天之萃是至理與事俾先生一人咸得之而當今日之時也意者有所倚託憑籍將以旋乾轉坤爲我　皇明翊無疆丕丕基俾伊周無專美者與天道淵穆草茆之類非所敢知而先生其格于是矣則門人小子亦從衆抃蹈而已引頸延佇日誦　聖政之維新先生相業之巍赫萬邦蒙賴而門墻竊光感戴欣幸自倍恒品何能既言乃若位祿之峻極體履之康祉是皆上天畀命中具者不敢顯

言以勞聽司也輕忽啓瀆無任悚息若夫郡書之輙亦附陳其故伏自先生行後衆以郡公考績期迫相趨入刻雖曰隨刻隨校專責有人而要之人情散解又坐圖籍單寡日力拘局不免漫浪作事時以允明之不肖雖欲黽勉加力豪末以無負先生若郡公之採舉然而人格素卑不能自拔竟不得不避專擅之嫌遷延引卻遂致卷帙外間而文字中瀰體骼聯絡而精神或殊此則允明之罪而其間固亦有不敢盡言者也初允明承委條件令專修者沿革守令科第諸表官署宦蹟兵防倉場驛遞冢墓諸志以爲書凡十有八卷所參脩者城池風俗世家平亂又四卷於時允明所受驅策稍已勉畢其事矣獨以先生王命赫臨入相期促而書中諸條未有所屬者猶繁區區之愚誠以先生之弘綱已舉而諸君之衆目未集下而宜勞者反逸上而宜佚者更勞仰窺尊抱未免焦煩且我　聖上以天下之大任渙命飈馳而先生猶不忍一事之中槩欲自屬其大勢已成而後行是以繫累若此小子私懷惡能自安乃思欲奮起自効少分先生之憂而周覽其間惟人物志之在范盧舊冊者最爲浩穰而且無嫌可避於是獨取而治之

至於宿館舍繼膏燭至漏下四鼓日出而作如是者不及一旬而聯周迨元之人物遂畢又九卷雖才識闇短因人成事意惟不敢負先生耳及後分脩　本朝人物就所分者得二十人皆文學之科袁華郭翼輩人不過數十言只據原分本稍定一二字爾惟伎藝諸科每項不過數人而各隨科分列古今隔越勢須逐項先後畢聚而次第相銜始得篇章照應卷次停匀乃據吳先生未完本張本都本朱性甫本諸原草之舊而次第修之迄于　本朝以成卷次其孝友烈女原議作表諸表都付允明此其分內物也後因

更議此二項作表有礙不可著筆乃改作傳固非允明之侵分也然固易爲媒謗而允明徑爲之此則果於自信勇於效功而不能避嫌之一也又科第表所載凡諸無傳者悉在而以急遽有限之秋欲備登合郡百餘年縉紳之姓字履歷抑又初無文字據依秖籍耳目詢訪欲其一無舛脫寧可得乎此乃事勢使然而寔懵訶所萃而允明又不量而爲之又其果於自信勇於効功而不能避嫌之二也然其失正由愚騃而已固無足他虞也夫豈知事毋出於意外竟坐二者而遂買求全之毀卒致微勞不白而嘖言潛訌

時非不欲自暴其衷於郡公之前誠以無先生爲之依歸縱言之無所證斷而折衷也故遂包垢抱愧一笑不辨以迄于今亦以事無文而不白爾茲者辱下教命特賜顯委於是信知大人君子果有燭微闡幽之神開誠布公之烈而不一物枉月棄也得命隨具事宜帖子申白郡公而事狀全非曩昔竟亦付之無可柰何一浩歎耳空荷期委終成孤負恨何可言聊陳大槩附復如此雖然固猶有所不敢盡言者也煩惱威昌知荷萬罪卒於寒賤傾歸亦復綴此喧聒自塡繆領鶚剡忝登龍門抽之於賓覽之中而擢之於

堆積之下起之於垂廢之際而引之於更屬之初凡及門弟恩均在三而先生之於允明則倍萬焉蓋嘗澍瀣物而瘠壤之澤特豐宵月揚輝而迷塗之夫加賴允明之嚮斯尾沛也豈特膺服肝鏤而已哉茲則煢獨轉深顛頓彌亟引覧前路邈未可知然而思極性開年加力定愚雖不敏敢負所天忽及厶曆不任戰灼允明伏惟霽宇收畧幸甚幸甚允明惶懼惶懼死罪死罪允明不宣

上堂尊少宰四明先生書

年月日門生長洲祝允明謹齋拂詣門頓首再拜上

眷恩師天官尊先生大人閤下允明竊惟天之賦物也各以類就而不能無純駁貴賤於其間必有精英儁特之氣凝之乎沈實之地發之乎顯赫之所使之尊服維立表儀當時於是駁且卑者得以援攀投附由末以赴本然後純且貴者以全其類而責塞此天意也故聖如周公孔子不能已於握哺啓發之勤非知夫士之果不若我而姑爲爾也知天之吾責者其意如此吾惟懼夫勤勤之未至以違天也夫爲得自己縣二聖人以來天不乏賦若責膺是者亦繼往能承之雖未至周孔其意可知已其在於今則先生

其人乎當宗數十年來海內之稱文獻冠領者必曰四明楊氏矣由先文懿公而下專明經之門擅儒林之譽聯絡甲乙之科勳華著朝列膏馥被衿佩煌煌延延兼數十公天下之士耳震霆目日月雲烝而川趨也今先生適眞中脉學澤外滂敭歷清貫簡切皇眷乃以天官宰衡之任兼司司成成賢之典官人進士總存而交委之所謂著者益著被者益被士苟不聾瞽誰不歸也而小子之幸則逾其望也倍矣小子生東南之下材也夙受先訓緣班士列弱冠不自量輒復操管舒觚學爲詞章擬比度邁大人君子所與進然而質陋力躪志劣氣局竟不能勉闖高明之域而日趨叢污方媿憾自艾之餘分不能從薦紳先生之後屬者歸學省執業堂館伏幸先生進而教之諄勤不已蓋於是而所謂踰學之倍者不一二數焉始隱伏茅葦時仰先生之風如企古人以爲此生得一識侍爲不負願也乃今一旦而遂之則其幸也何如遂之幸矣而又獲立函丈隅末號爲弟子以不失素心之依歸其幸也復何如依歸幸矣而又獲盛節懋愛之臨被不以汎衆視之而特賜垂收曲挽之不已悃悃焉傳道受業解惑至于再至于三則其爲幸豈

不愈越恒品而莫之與京歟夫莫京於其幸而思其報塞者闕焉漠焉恍不知其烏在此所以易幸以懼而不能已於陳說焉先生曰子之資也已良允明自察而見其蒙昏蹇連後於時彥當人一己百之間耳而胡以當先生之期乎此以懼易幸一也先生曰吾之知子也甚蚤時猶在少弱吾已歎爲鮮及矣允明自察而見其荒落鈍退蹢躅如循回視昔日已自甚遠求及夫人蓋大難矣而矧曰敢先之乎此以懼易幸二也先生曰子爲大參之孫武功之外孫而太僕之甥養而成者厚矣允明自惟樸遫之質幸出附於

內外文獻之宗而其洿下不振愚不肖如此也慨天怍人死不之塞而復何以哉此以懼易幸之三也先生曰始吾在史舘見所叙上武功遺事者實之訚而知爲子筆謂武功之有孫也繼望子來以顯而屢失之後喜子舉于鄉慶吾王先生之得人已復寂然每春試輙從榜録覔子名而不得知其滯矣允明於是而知先生之愛之篤至若是而將焉酬之此以懼易幸之四也先生曰比歳之間則或謂子崇飲夫過必勿憚改行必求副文名必欲恊實年彌長則見彌定子必力勉之允明於是則有惶赧戢渠而不敢文也

昔也少妄欲達志建業而不可得則孤煢凡懦之質不能自固或有託酣宴以陶神情者兹焉循轍檢迹其敢迷先師之丕訓違先生之仁教明也敢不自厲此以懼易幸者五也先生曰天之美氣精英傑特者不徧賦間鍾於是而吾得之則其珍貴希鮮亦重矣必也思所以保惜自重如天之重之也斯爲不棄天命於乎先生之伺不肖至於如是此則不肖以懼易幸之六而兢慫顧慮不能自已之尤者矣盤題紳書敢隊夙夜嗟夫天之賦物有純駁貴賤而必以類也久矣純貴者玉玉琢而文石從佩用成瓦礫者遠矣純貴者楩梓楩梓立而微材集巨室完榛棘者遠矣先生儀璣衡柱明堂佛仔　皇極小子固駁賤甚竊願別瓦礫辭榛棘遂厥狂簡其望至矣琇瑩梲楔脫可斤鑿卒幸先生與進而終之允明惕息惕息死罪死罪

答人勸試甲科書

陳義垂省詞厚意豐戢佩良益凡國之章數彌高者榮彌大官之位守彌要者志彌達此衆情所識無須勸也且張弧之初期於破鵠豈待斷筈方擬發留惡前是閑棘塲乃議進退斯不伺智者而后定也緣夫

道以時遷事以勢異審而從違乃可稱智天下之務求在得之得在行之必然者也如使求之而無方得之而不易行則竟亦空耳何以徒勞爲哉求甲科之勞所業是也今僕於是識不能矣漫讀程文味若咀蠟拈筆試爲手若操棘則安能與諸英角逐乎挾良貲而往者紛紜之塲恒十失九況枵橐鈍手本無所持爲有得理斯亦不伺智者而后定也又況年往氣瘁支體易疲寒痕促跽安能任此劇勞哉總几摹製尤恐弗協時格矧於苟且求畢寧能起觀勞而罔功何必强勉此所謂求之之無方也故求而弗得弗若

弟求借使以倖得之尤患行之不易足下教云絹且未必遑及於行臨事而思循次而作固不爲晚曷其滯乎噫人豈不自知古語云人各有能不能若是者非余所能正斯謂也又曰昔既累于令曷中沮苟希野逸胡不夙隱乎夫行巳以義制義以時故一鴻而磬陸異一雞而舉集殊春苗夏蒐隨候而執又何拘乎又曰然則曷不遂行遯夫不仕無義度力而趨乘田委吏莫非王臣如曰狥放逸之曲懷獵高尚之浮譽豈吾心哉近世有既舉於鄉而不會試者語人曰始謂求賢而待若防竊故不復爲鬧者高之僕竊鄙焉夫場屋之覩何必親歷始知如必親之一場已識當不復入奚伺終試乎今既得而託辭焉是所謂掩耳盜鐘將居其實矯其聲以它覩也是以一世眩而名利歸之既而以殊典起天官率成憲授以舉人之秩而退此寔銓衡之得　朝廷之大公也僕可以效尤乎又曰臣之事君勞而不怨中外之勞亦畧等耳舍此就彼將何居乎夫朝署之責隆忠効諫行則績弘而知不任不任者躓親民之政狹簿書錢穀則澤小而職易勉易勉者克識非大昧寧不辭躓而趨克乎僕也上不敢如粥熊次不能爲嵇康下又不得如

裘甫者乎哉嗟乎去就自有合宜之節難乎識尤難乎執能識而執存乎智者僕不敢以智居而求免於愚何不可乎庶幾醒一流於滔滔禦澌鳴於群響幸循其分焉爾寧矯激邪誠感愛懋友道之隆然而斯言亦僕之誠也幸誠察而信之僕又豈敢以山巨源傷公之義也哉

啣遇

提督山西學校事按察貳使湖南曾公昔以御史按南輔允明竊蒙教焉然其蒙之也蓋以公之道之行德禮之秘學術文華之敷達聞見之而得師焉譬猶睹日月而願光明觀山水而曷仁智風雨霜露發于天而物自生成無必面命而已益矣一旦斧節下臨蓬茅允明惕然出肅奉以入公接之以殊禮與之以温辭儆以高賢大君子者爲待望焉於時邦人聳觀以爲公之異政而祝允明也榮允明曰此不足爲公異允明不敢以榮也有不勝其懼者焉夫自聖賢抑己下人式閭吐握尋常事耳後來人品鮮高道解風薄據長人之地者傲玩以自賢挫物以爲能因謂此也異有如公焉脫畧名位周攬遐末鋪滄濱而縣宥坐采對非而擷芻蕘以是行之而自慊夫豈勉強以

爲之者與是故有不爲武王無武王不式括有不爲周公無周公不延士不爲公而已矣有公之道何有於斯乎舉所足而行之其道之一端焉耳奚其與然而允明則非此人也其奚以勝之不勝而榮乃將撓而爲辱故懼焉非不榮與遇縣懼以奪榮不敢居也或曰然則何以弭懼以寒遇也曰是不敢云報默厲而已矣青陽肇辰萬彙以條蘭莽惟鈞使允明可禮則公得矣不可禮則允明失矣得恒在公故曰非異非榮而獨懼焉然則嚮衡感陳誦則無容已方春之條其有喙翼者譁鳴而躍翔焉故言不可已也蓋曰公之道武周之道也無所不至而獨一端乎允明之不肖且蒙之而況其他乎世且恭公當大行若周公之相武王也則予言可昌矣或者識而退已而公自纖郡守遷今位後益莫可量仲氏先生貳守吾郡允明復辱爲予孫無幾拔僉河南憲司政比行允明因敢録昔語獻之冀爲開于公蓋又曰公之道皆此之狹乃今之廣衆人之異乃公之常而允明之懼乃天下之榮若幸也

示續

自吾以上二世單傳汝若終鮮兄弟則三世矣同曾祖之族即𦡱之兒有二人𦡱既不肖二孫湮沒落外亦終當收之此外無一人矣吾家以善積聞鄉郡迄二百年仕顯相襲天之祐蔭過厚吾等儌倖踰分多矣獨惟枝葉單薄殊爲可戚吾既已老所望於汝倍於他情乃復彌甚將若之何此固自天意人不與力然予年至此際西岫高而羲輪下曷勝惘惘之懷也作好官建勳名固是門戶大佳事要是次義只是不斷文著稱予至要至重苟此業不墜則名行自立勢必然也大率今人處世唯應隨所賦質成就得一二可名於人便是不忝其祖是爲孝人善士要必實成無惡於志乃始是了蓋立志固要高尤貴乎實不必過甚開口聖賢也每言及先公前後積累至於吾身却顧委擔息肩獨爾筞未始不心折氣沮吾壯強貧苦斥弛漫落使其時不幸死則一荒逸無成之鬼耳晚暮粗立門墻支拄世業素日所立文業成名聊以持之下見先人最是一（缺一字）作善之心直獻於皇穹后壤塞空神明吾能之也爾盛年幸獵華膴偉業欿聲皆可基致然切勿失祖宗以來傳家仁厚本子及方將行墨間也此予素衷因念嗣息遂[illegible]及此嗣事吾既無不用情者至如禱祈弓韣以降恩欲無

不爲之今尚未遑嘗研觀古人論議凡求[illegible]後必[illegible]陰德爲冠務方以此鐫切腸膈亦未得下手處不勝焦煩與爾天性之切瀝髓莫喻偶少暇筆此何遇便且聊寫致之

答張天賦秀才書

女德秀才足下寅簿范君來接手書即座上拆觀辭義靄然僕恒嘆今時俗寖衰古風闃寞大夫士相臨以位當其時翕翕如鐵磁一分携頃便邈若山河寧復望有一勞手筆寫心以相浣也忽乃遭此慰悅何量然而足下之爲此不以率規式苟爲美觀僕總舉

其旨大端有五要以僕爲可以益足下故至若是[illegible]所以待我與所以言我足以益足下者誠太過太[illegible]雖竟莫之益又何可以無復故頗爲細條足下諸端而更以平生所得一二繼之以極所望不負心契夫足下之旨蓋以僕爲有德爲有學爲能文爲能教育爲當進顯位噫僕何所有而敢當是群美夫德則多目矣自聖人全之賢人失得參有觀古人蜚光來葉或以忠節孝睦若政術勳華循良剛鯁惇厚介狷文藻高逸伎術等類不可枚數苟得一足以服人苟一無之則名亦一無之如僕者乃誠於德多好好而弗

能得也高明沈潛猶弗能就其一況克而中乎中則全美雖弗得實深切刻其心謂未有果無毛髮之善而猶人者故平生摩厲若自得銖分不敢以謂人也獨惟弗能且已以爲將口持之以進夫人或因而信之遂繇以成德我雖不肖令天地出一善事成一善人不既美且樂歟所以每事輒徵古今人可以長人者以類舉而諄勸焉足下所謂教育者亦殆此類耳然而其力幾何夫所謂古人成德建名乃不一途豈於今而不然是故孝忠大節百行細目患不果爲無患果而弗成患不果成無患成而弗名吾願足下之

爲善由是而益果也果而大就也凡在此日爲善者尤以勸勇二道爲難更願足下之果益加策功在二者也勸校分陰勇先萬夫齊賢作聖誰怯誰沮吾料足下接此愚言應犁然首肯心恊而頷額矣乎世人爲事類欲先立門戶幸足下務其實毋尸其名凡人好大指一而期之指一而譽之且咈尔不怡然從究之口百而身一者亦幾希矣其口最以所謂道學者爲高然由僕論之最非美者道學也道學奚不美乎爲之非誠其病不勝故爲不美之冠斯習頗學特昌深喜足下慎思明辨之也德之可爲足下言者如此

足下以僕爲猶或當仕此中此特足下愛我[illegible]愚恐足下外無一人欲之也而況於僕而自欲之乎僕誠不善仕其故大帥不能克已不能徇人不能作僞不能忍心視時之仕者若神人然安能企及之哉幸足下尤勿以此相俟又況末所謂擇且重寄之云乎夫以是三者待我我皆末之承矣唯若所謂學與文者可爲足下深言之因稍舉其梗槩引而就足下之所有所切者會融而陳焉足下之質穎矣才邁矣功勤矣學厚矣文美矣穎乃求求勿苟於細邁乃往往勿岐於側勤乃投投勿虛於邇厚乃積積勿累於

粗美乃善善勿機於凡學者士之食也質者學之田也才者學之稷也功者學之耒也文者學之饁也凡人之質千科百倫然而人之生斯世也古今一也其支骸口目膚髮無不同奚有於質而獨以後先異然至要其歸每從世而下矣何哉斯非質故也氣易消盈惰悠日時誤其一也志念不卓徇世逐俗誤其二也碎尺璧以作充耳翦匹錦而爲履綦可勝惜乎惟才亦然古今之禀既同或同高而効不同等者其病猶質之自誤也縶駃騠於漕車犧風檣於磯弋如之何而達歟故足下之質如完璧匹錦才如駃騠風檣

亦[illegible]足下有以成之逆之毋砕琢寸翦縶而觖之也至所以成與逆之者其方并列諸後即學與功而一其事者也夫學成以勤疇其不知然而古之爲勤何如哉蓋將役分陰如窮年用寸跬若千里語其至者殆千萬於今士矣僕嘗聞鄰院童子僧旦旦起誦其書無一朝廢或時見之問所記未幾已易一編稍久已數十其書視儒家言尤難成誦予因笑曰彼爲此者上欲作佛下欲成爲僧以自養一生爾今爲士學者上欲爲聖賢若子下欲不失作儒生取官祿爾即不爲上爲下且不與彼庸孺子欲爲一僧者同方

是斯童也勤於不勤之士也知成在於勤智於不智之士也知而克之勇於無勇之士也今士動輒非僧佛此一學力[illegible]弗若之矣則今之勤學者抑亦有若古之勤者乎雖然蓋有之吾未之見也古之爲學者何也至於今蓋亦多變矣其在於初將明理修身以成己用於時以立政安人建之爲志行之爲行施之爲功業宣之爲文章充充如也已而日以壞且浮大較以爲人士以爲人期其身世以爲人期夫士繇是徵辟舉聘之制作于上徵辟舉聘之身起於下其道乃是而其實多非自夫子之日已病之矣逮乎（缺二字）

以迄于茲寧獨爲人而已乎其間不能以綴十波衞
飈馳顛汩繆迷日不可支而壞焉一壞於策對又壞
於科舉終大壞於近時之科舉矣且科舉者豈所謂
學耶如姑即以論其業從隋唐以至乎杪宋則極靡
矣今觀晚宋所謂科舉之文者雖至爲猥洮亦且獵
涉繁廣腐綺僞珍紉綴釘鏤眩曜淋眼以視近時亦
不侔矣其不侔者愈益空歉至於蕉萃萎槁如不衣
之男不飾之女甚若紙花土獸而更素之無復氣彩
骨毛豈壯夫語哉而況古之文章本體哉而又況乎
聖賢才悊爲己之學之云哉今爲士高則詭談性理

妄標道學以爲拔類卑則絕意古學執夸舉業謂之
本等就使自成語錄富及百卷精能程文試奪千魁
竟亦何用嗚呼以是謂學誠所不解吾犯衆而非之
然而非有知己有所爲焉如足下之問焉則何必語
乎是亦招尤之術也今爲足下則盡之意以足下於
此業已精詣其於時取不取非業之咎勿徒止乎是
以爲學萬分一處足下以此質才與功學者專止乎
此則是前所云誤用者之類也既語至是因即請道
其方凡治經者先誦其文且未思其義言言不遺矣
乃取漢賢註傳而窮之次取漢後及唐賢疏義而窮

之又次取宋賢所傳者而參窮之決擇自得於己
一也已今士從幼便讀宋人之傳少長從舉業師一
繫足後更無還期矱首泥目甘意睫下與聖門遥遥
傳胄漢至于唐諸師永不識面悲夫請觀　皇祖開
科詔旨士治五經皆先以漢唐注疏參以宋傳不知
今日何爲而不從　聖訓也或者槩誘以　朝廷以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爲準的是矣又不知　太宗
亦有詔旨必令禁斷古註疏否歟　先後聖人然則
果有異同是非耶故僕勸足下宜尋十三經註疏窮
之當自有得乃自有謂非可一旦強嗄嗄云也若患

領外無此篇籍幸力致之或他日仕達得之猶且加
一翻力亦不至如前所云也此治經也其於史也先
取春秋内外傳乃至史漢以降及宋元十九正史治
之君紀臣傳以繫事者爾爾志以繫制度時變者爾
爾得失分矣幾業彰矣勸戒辨矣於是他籍係史而
今不恒綴之十九編者如後漢幾家三國幾家之類
求得而通治之他如通鑑之屬史通之屬少有簡輯
議評之力者繼之野錄轉書私史小說之徒又繼之
斯可已今人自幼則以近人所類故事等迨爲舉業
便事剿捷畢工於短簡狹策若所謂少微鑑史畧之

類而歷世根本國書罔聞知倘逢一疑覔一徵茫無可尋若固應尒吾又不知此何學也請足下取十九正史者沿之溯以及他若上所列節本摘編一閱而去精訐繆斷收擲剛察決擇自得要於有用大畧與治經同也經史以外百家子類猶然也勤求決擇自得致用與治經史同也毋曰台惟知漢董隋王唐韓可尋也猶未歟也而餘不知也又毋曰台惟知周程張朱可師也無可議也而餘不知也此非萬世之論也僕斯云云者亦春秋知我罪我之旨非可一語爲足下立盡之足下倘從之自知之也凡治經史子極

於問思辨者皆學也至夫篤行之則爲己者得矣凡典冊不越經史子集集亦學也或以爲爲文爾集固獨文其間用有與經史同焉又烏可以不悖此與爲文之說一道故遂言及之夫物必有則亦必有容有者則必定久而小有變移趨時其定者不可議而更正應屢救以回舊貫文章者物之至精必有則必有容有則有定由時小變正應屢救以歸舊貫要知若縫人爲衣舉綺紈布毳精練殊寬縮益損度制殊及其成衣一也柰何論文者狥今并反乎古要自宋後繆極於斯嗚呼豈有古今相承千載而下數口翻覆

遷易乃欲爲定辭耶今人幼小輒依閭閻童兒師敎以書市所賣號爲古文者一蹈舉業門即遙置度外矣又欲自進亦錮蔽於宋後陋談問文曰祖韓又曰韓柳歐蘇耳問詩曰宗杜又曰宋猶唐耳噫陋矣哉然而知韓杜等者貴矣知韓杜等未足擅衆而止吾者幾人爲知韓杜等未足擅衆而止吾者又貴矣知而自信以自遂又幾人爲斯其誤寧小小然嘗使平列今昔文家吾爲第差之一決若陳筭無或凝塞如將聯及近來則吾不能矣每遐覽先茇以逮後來便將狂哭九京亦不知斯文何厄何振當即逐正乎歸

而還乎以爲今是昨非一成而勿議之乎何爲同人于野者寂寂也然此猶不可與群語與足下而不語又不可故畧爲云爾復不自已啓一要術爲足下贈大都欲務爲文者先勿以耳目奴心守人餳語偎人腳汗不能自得得而不（缺字）一者心奴於耳目者也請吾汝德自以吾目累察而上之觀宋人文無若觀唐文觀唐無若觀六朝晉魏大致每如斯以上之以極乎六籍審能爾是心奴耳目非耳目奴心爲文弗高者未之有也至乎元與　本朝之文雖佳者亦無必多視其否者請與絕迹毋令厠我面側終日跨蹇鶩

不止數堠一乘飛黃便自千里安可忽諸足下以吾爲有學爲能文吾豈有字（缺一）能之哉能言之如此爾（自一爲文捷徑語在別劄後更寄）大畧足下淵淳虛白大似黃叔度英秀朗發復如楊德祖誠具美之器超時之珎也僕所以欽愛而不能舍既已成而猶進進必大發而猶祝也夫古之學如彼其究如彼今之學如此其究如此是何遼絶也成否而已矣成否何也勤惰而已矣勤趣好而已矣成也存乎勤勤也存乎好好也存乎識眞不眞眞而以好則必勤焉勤則必成焉一黍之食一黍之力烏有絲毫事苟不勤得之又烏有都不勤極恐勤之不當勤不當最切誤事凡具上諸語吾以爲吾汝德語抵是耳載願汝德省之爲可用力之不可汝德意置之承邑志之訂甚善比僕自校有三五誤處劄出改本付殷生脩刻亦未知停當否乙亥字誤亦已告之今仍發諸誤處去煩足下更一取校觀如未改盡煩就以此書示諭殷令即改定序文之作尤承厚雅請即速爲之以慰懸懸但書無前後序之說在後者只當書作跋尾或只爲序不用後字亦庶也僕文以家事未行不幸殘臘添一丁數日而天老懷方此作惡以足下至愛漫及之此月廿八日

前後次行矣高文丞寄一觀然後請還自入書但刻工之費未辦倘可成刻千萬即寄一本某頓首正月某日書發

與張天賦秀才書

僕出縣時猝猝不能叙別鄙懷已大不堪敬承遠餽郊字（缺一）間連不舍此自足下高義然獨見此愚不肖不愧且感且歎重也方擬大傾倒於肯郤然期前去遂後不遂果何爲然邪皆理之不宜有者釋氏謂缺陷世界誠然然此歎何時而已也適道人便漫致此訊豈能盡言外縣志一冊附去板在殷處欲用可徑問南征稾亦寄去其間多不足觀只可與民望同之餘以忙不遑多及

答鄭河源敬道書

得侍儀誨僅三歲其間會晤數十荷愛慕德如自平生然使許時僅一二接顏面爲荷與慕固亦當如是如異執事者雖一日三接不能强合也如是者區區褱素無假頰牙矣比承汗簡已畧答報亦必既辱洞亮之已而肺腑翻復絮日弗自休故復欲申敷焉而勢須以書大凡世人莫不有志志正邪慝良殊而皆自願遂之其爲邪慝者無論即爲正而良其貭性布

行每恒難乎中庸或務恢拓至軒馳跌蕩其究聖人謂之狂或顓摯歛至刻峭孤絶其究聖人謂之狷此皆自由其性知務從道而不得大中然必將務達焉以至於遂有若僕者狂乎狷乎每自揆量亦每自貳且笑焉夫中固不能凡臨事志未始不在閎達當是時自信其篤脫落防檢誠能等萬有於一吷乃遂敏厲於已酌而應乎人要之不逆吾道與反吾志其間小小移柱纔調亦無必校期爲之而猶爲成章云耳或不吾亮吾巽忍至乎八九焉而彼且遂事爲終將并其志而遷之焉於是則蒙頑之姿必至於大校其事可捐者捐去不復望於同不可捐則以死期之不敢誣也由前之必爲近乎狂後之捐與期近乎狷鄙夫之執蓋若是寵辱福禍誠不能計然用是以買禍特多焉夫今之世何世哉以是執也行乎族且難況仕乎州閭且難況數千里外華犀鑾頭之域乎哉然而以遲莫之景當百萃之役冒焉往爲之烏有僥焉無故爲者抑雖得眚不驚焉何也由先識之矣然而必爲之者何也以爲人生窮通升沉福與禍雖出乎人無不樞莞於天於命也已且若是者固宜失之細人而得之君子獨求不逆我道不反我志不羞我心

不負我天故冒焉往爲之如使君子且不容則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即令使大戾買禍如前云云即死無惕容夫何懼之有哉然自頂蹈危塗旣蒙當世公卿貴賢大人煦温而援上之霽暘之光甘露之潤喬柯之休覍謂至知殊遭矣至於今之知與遭也猶然而恨夫不肖之不足能以順奉之也柰何哉柰何哉獠獷之俗咸陽之鑴發其鄙羚羊之角摧其頑猶未革也載可導而牽之乎今日不肖固無事凡所以回吾道錮吾志淹溷塗炭者非上也非下也非天也非人也已也非已之它也不即去而已矣然其爲不即去也正以去不洞朗更是逆道反志故爾有如昨歲事有累道若志者旣告去數數矣其后事旣散落無統乃徑還已此非謾讕爲罔人也（此謂脩志書事）嗟乎鄭君今之世大人君子滿前吾豈敢以已誣人哉第古之待士也因其材而篤焉其志在成物今之待士也律萬品而一之握吾之律示盡吾之心成否非所必也吾蒙知焉遭焉待而欲成之焉感慕而已矣曷其忘乎且夫人之材品不齊其亡乎此而獲乎彼也多不完故有爲者不可律於一不可望於人從吾所獲而自成之若是者古之人皆爾矣又豈況於今乎某之於

仕得不得未可知也於文章間不敢言得期屬力少少勉就則亦可知也今衆賢諸友繆見録取者亦以其所爲言語可見者采之耳然是物乃日常酬答賓友請覓今雖謂有數十百卷非其之至也愚者之少分頗得自至者未之呈著也今爲執事呈之故夫探理德之真尋道器之秘極人世之務上引聖神中準時憲下愜烝人以可立與爲者有予通五十五篇括而韻之者有大游賦一首索賾隱貫異同抽簇取實指掌向人窈邃纖忽必有物焉者有予徵（缺二字）篇銜鋪昔今直訐是非觸意而語隨手而述天人蟲草廣大碎瑣索之而每得者有子雜（缺一字）十卷其它言理載事尚有數種類唯歷世良史二三大家其餘雖瑕類不無要與近代暗澀局陋者大殊異最是趙宋之牒益甚膚鄙其一作者予奪取棄見（缺一字）大同其二畏守太過多筆寡削通數百卷之猥穢而首尾畫一宛然公移其二成於纂宋之狄勢固有知之而不敢盡符孔氏之道者此則尤切介介於愚衷大不自量而輒欲裁定之頃已造端中輟復久今若遂置刀筆長還丘林畢志史業斯文苟就亦不謂千年無知己也此外英山秀水幽垌秘窟壼觴絲竹誰其參予之伏惟

執事高朗傑立古人爲徒才志德學皆非褰躐者所望昨日同役于潮虬非共事大帥畧同此獨坐時然耳譬之玉石同炎蕭蘭並霜塵世常態何足拄言然執事簡雲之駕理豈有可梶者超然遐驤爲知者吐氣每爲斂鈍者不能力爲所爲以詐人所望而更圣乎人不望者而勞力困瘁煩以自苦焉以爲時群嗤允明再拜

與朱憲副書

耄夫馮杖患人籍醫忽然失之顛踣委頓適以識陋夙頼鐫輔自項睽判闊然春秋明公翱翩翀舉切摩煙霄賤迹淹伏蓬藋志閼行縶腸非木石能不動提明發不寐何復自已匪慕位勢道義遠而忉怛忉怛夫仕之達志者立教尊於立政得士多於得民飽飫經訓推澤才髦豔發英藻絢蒙山川登實甫田利富百壥倖矣西土荷此祜福名禄赫來鼎鉉恭徯鄙且爲今日上下慶倚鄙戾契於時此日漸投衰晚以公昔相期屬者視今方不驗矣然而迂固之念不自謂了方擬受一命於國銓二三秋後遂買名服放蹤磵阿爲不材饔年之木焉耳成行計在秋日以高明惇嵤衣道聊及之也惟是鉛槧之業不忘于懷爾日完

得大游賦一首祝子通數卷此二者稍具平生之學其外小有數種紀事數編與寫成應時之作爲集六十卷凡此悉不足爲公言以所圖者必欲得公一辭叙論質之書端覬附以遠適在松江得喻侯指示有鯉鴈之便舩下燒燭猝猝致此諸草盡在家舍未能隨往甚恨恨也圖之後便當或可致春深惟良自愛荷天百休

與陸侍郎論捕賊事宜狀

右允明在京時南方賊勢正狂屢聞截奪行旅燒刼居民既而病中聞官軍累累奏捷又見解到賊首從

者不一適病間治行又見陳兵備捷報至雖塗路中仰戴　國家之福尤未嘗不復羨執事勝制之畧竊感且賀也自入天津而南上下道陳公之績無間言行人亦果無虞至平原聞　朝廷有褒賞之命逮東昌始見上水舩説賊餘黨所謂八大王者在谷亭八里灣以至徐沛之間繼是大王之報日夕閧于途嘍嘍不休及濟益甚僕舟次警備逡廵而行數日始定每扣之士人乃頗得賊情一二大概龎靡初無智謀所欲只是錢米婦女二者每到一地遇人稍警爽者輒收挾之或號于市好漢從我問得二者所在乃旋行寇最是一等亡賴窮漢爲之鄉道某甲饒銀某乙積粟某丙有美少女燒刼姦殺惟言是聽因即引去至其家亡賴爲之迫促有如騶儈賊乃解甲飼馬恣飽酗肆汚虐方其時群狗鼠昏嘗撓亂雖有餘黨散在坊巷動輒困睡久始起立方且搬運財物焚蕩屋舍而行其時若有智勇者乘其散亂從而掩之直從醉夢中擒縛之如執羊豕但民家倖免又無官司夙爲團結豫備不敢决行及官軍臨之彼亦已備去矣舍此而去亡賴輒隨之如前作過一二處往往公與金帛令還或後再經前地復召用事今有因而致富

者鄉里敢怒不敢逐也以此前日賊有經行地方徑過不留者以無土人鄉道其心疑慮故也則此輩其可不究懲乎又最難成功者一事曰官軍賞罰欠嚴其初官司只以賊盜論賞然彼雖非干紀犯分之比而此之禦敵動以傷死爲期其至一也今使有功者薄賞効死者無䘏則誰其肯前哉聞有所謂劉千戶者出謀致力極勤遂至以身徇之催賊慘害百姓皆謂　朝廷立有褒䘏之恩爭欲奮而効之已而寂寂至於其妻走闕下陳列一再往返而竟不白繇是二者而言則事勢大校亦可見矣今兹之計莫若榜諭

名處賊可延及地方人民凡遇賊至但須隨機乘
互相防備守護不得恃猾乘勢爲賊鄉道指示去處
以覬倖免仍行有司訪召先被賊害之家密諭如有
曾知前日鄉道之人即令仍居鄉里者許令執縛赴
部覈實論以强盜得財不分首從之法抵刑梟首本
地以警後來仍復多設偵邏訪賊所在速報領兵官
將所部官軍易裝散行潛至其地投聚當處巡守官
將部署伺賊奸欲昏憒衆未嘯集之時徃與被害之
家通知上前擒勦厥易爲力其官軍果能生擒斬首
功績明白者不爲常例重其陞賞前有實功未白者

追加陞賞䘏錄有虛僞冒功者量爲懲治大抵捕盜
之舉官少軍多軍人此功固未容有授官之烈況其
素志得財勝於得官必須定立等格加倍賞與錢物
則其氣自倍矣或被害之家有願跟隨官軍復仇殺
賊者聽又巳經被賊奪去婦女者或恐陰與賊連安
巳戕衆亦當體訪處置凡此數端皆近於事勢而不
戾於師律者也自昨天津青城二大捷後渠魁俘獻
官軍氣振只今賊黨被逐望風犇散大非前比誠恐
逋孽冥頑自新路絶尚用故計匿聚有在又況寇有
大小而其爲情頗同如川漢湖南江右諸盜所以處

之[illegible]有方云若懲鄉道嚴賞罰二者寔惟用師之
綱料不多異哉可因此以治彼也今　聖政剛明閭
下抱文武才德助笲　廟宁如良在中如仲淹在外
小醜不足平巳然翁堯之詢政此日事不肖頻黜有
司袖手而退方當隱伏故里以瞻太平欽公之望
而辱公之遇頗與他殊故輒因耳目所獲列狀以上
幸不以出位爲譏而并廢其言則他能言者當繼出
矣謹狀右狀上少司馬大人先生執事七月二日

復其蓮官勸會試事

與從下賁不獲攀侍媿罪媿罪竊喻賤子北上之計

深領長者委曲愛厚之意何以爲酬一味銘鏤而巳
蓋此事在賤子固不肖不足爲輕重然亦係人之出
處似亦是一大事幸容其人少行巳志可也若稍以
恬退爲辭便係迂誕不情所以不敢僭妄云云深望
公以德愛人矜恕之草畧陳復統在度内

復徐生

遠辱專使導諭勸渠領感領感北上之期固自未決
亦自有說話其行其止未能語生嗟乎生人生相知
貴相知心心非可數百里傳遞者是故竟未能細細
答述如來教所云也其他所示尤是難說嗟乎生忝

何哉柰何哉陰寒自愛

十二卷終

懷星堂全集卷十三

長洲祝允明著

書牘

白郡侯林公爲校勘郡志帖子

某稟有郡志科第表生已再勘一過標記誤處往與杜先生面詳過付與章浩領訖今稟欲乞再將志書二部付生於內但除　本朝各項人物全不看不動外其餘自首至終生當校勘一過亦不動其文字但看得中間有寫刻字樣差舛者擬用硃筆標記一本呈送案下一本生留下備照不然誠恐重刻表後餘誤未盡正印出仍前未爲停當有孤委托仍乞將各屬州縣新舊志書見數交付與生以備參考校完一併呈納恐反勞導不敢面稟爲此謹具申請伏乞鈞旨賜示進止

上俞都憲論備賊事宜狀（正德七年閏五月二十六日）

蓋聞事有本末善議者先其本耳豈遂置其末哉兵以謀爲本然無驍毅之衆可爭謀在智者出之至於施行直須將士今賊雖偪近形迹未接謀之先者宜在選將練卒積粟堅壁四者至於比肩握仗周堞而立此圍城時最後事也吳人輕脆誰不知之語曰以不教民戰是爲棄之今爲是將以備賊至而禦之乎

亦皆以示我之有備乎如謂禦敵是乘之也
勢賊素輕視官軍萬一有覘諜在城中見此輩怯懦
殆同兒戲適示弱爾假令賊奄至當以何人爲將武
弁誰可守吏誰可烏可不豫定哉轅門之士素非校
閱既不精練今何不日隊操演縱不閑習亦愈於執
杖擁關徒事呵喝也拙點民快全是應數而已何似
招募拳手棒師廣及下縣素有慣能騎射運使槍刀
等項器械之人使爲教師閘結民快分令操演然必
審究來歷明白須是土人以免賊之姦僞既已團結
若鎮江報賊果南則急分屯節節禦之自楓橋滸墅

望亭以接無錫或令先行量撥軍快委官部領於楓
橋屯劄衛護居民流竄令賊衆在江　神都雖固必
不敢犯淮泗上游又不可返則惟有南入京口東趨
海道耳海道之備姑別議之萬一京口失守則將何
如愚以爲賊雖猖獗不得船與操舟之人決不能行
令既小失於江莫若會報常鎮松嘉等府北自京口
閘南自杉青閘委官守把一應民商大小船隻俱暫
不許往來或有緊急官船不得已須行者只令一船
單行其郊外以至下縣地方但有水路可以出江入
海者一體把截船止許往南不許往北近郡之處如

太湖泖湖諸處網船素皆私貨爲[illegible]與賊爲鄰亦行
各巡檢司嚴加密切譏察止容在湖網漁行泊倘或
賊人已入京口即命各屯將領速引所部軍快舊勇
出奇多方剿禦其詳此未可以遽悉其時卻行添人
防攔前項湖船不許出湖若江上防禁嚴緊賊人無
船可奪守京口者只宜相機設奇或多用火器以壞
其船則上策也壞船之法自來不過數端如鐵鎖鏈
絚火箭紙礮油荻灰豆之類大率如此并臨機奇巧
今姑未詳但本府今所得爲只是選將練卒爲要雖
曰上兵伐謀然孫子又豈單軀徒手可成事哉但令

所陳事勢顛頡牽掣彼此難齊非尊位主維固有不
可今所望惟明公爾至如積粟之說則須調停堅壁
之說則須確實今皆謂城外富室巨商之所儲蓄如
錢萬里橋等處囤積官宜移運入城以防閉守既封
禁矣然城內固民外亦民也合無量抽其半入城樁
貯餘且容其糶與本城內外人家以安附郭之民仍
復差官監糶不許假托載運遠外及糶與下縣別處
之人却於南邊下縣積粟素多之家量借入城倘果
用過許後官民設法還價其有厚儲願應勸借者照
賑荒事例　奏請從重賜級旌表此調停之謂也堅

[illegible]計亦姑未陳古有由地道水道以入城者此雖且[illegible]大要先須多搬木材竹石在城内沿濠四散堆垜以備急用菑泅之人亦當募備各鋪嘗賣硫黃焰硝悉爲稱收在官用過給價不許存留在鋪大抵江南之兵水戰爲多水兵之勝火攻爲多今城郭内外人心搖動士夫必懷長畧而未見會議之圖細民仰恃官府而未知定筭所在愚生謭昧不知兵事謹以千慮之一冒上左右不敢廣爲敷援稽擾耳目或布褐之士抱策伏謀恐自有之尤冀博延切問以廣忠益謹狀

與興寧師生論鄉飲帖

鄉飲之禮主於尊齒尚德非他宴饗者類故其人寧少而不可濫昨擬數人今稍斟酌之大率不越執事之見但似絕少然不可徇俗也屬吏言宴皆執事秀才亦與席愚竊以爲不安夫坐而享者爲尊且榮之也贊禮奏歌皆爲享出如贊奏之頃當出席而有事其隙入席以與飲則是紊禮樂爽名實不足爲尊而適爲勞不足爲榮而適爲褻不能當於禮而安於心以食而不以禮非所以待君子也愚故欲改弊習請質諸高明以爲何如

與分巡黃僉憲

拜辭後抵縣賤體困弊猶未管事又蒙省委二事皆未妥貼不敢率易苟從今具一牘并狀申繳察院謹以副本呈覽所望於我公者必爲調停不失上下之望至扣至扣生自顧不才但縣民亦頗相信不惡此歸士庶逆及一舍之外有過百里之外者今紛然欲赴上司保留非僞也生欲止之則不忍欲趣之恐近釣名亦聽其所爲蓋今將舍小邑大固無嫌於願留亦是辭富居貧之類耳聊附達知不足介意生來此僅歲餘而處外者强半如此紛紛益思税駕但愧未能勇决拂袖即行耳惟公加念之不敢覶縷

呈分守劉參

稟看得本縣往時擒盜保民之人有民壯四百名内設總甲四名領之千長數名各設總甲不等每甲督率鄉夫三五十名凡此二項卒徒皆係平日訓練閑習臨事累效功勞其後民壯裁減止存二百五十名千長因（缺）今依鄰封多警之秋本縣老長黎庶輿情僉欲將民壯照舊增加千長照舊設立如此誠爲合情宜俗有備無患之圖生方與衆講求先此申稟容伺議詳別具申請詳定其間有舊千長練廷爵者尤

爲驍捷屢立戰功縣司累有保舉欲令襲授撫猺巡檢職事此寔合縣公論上司亦已洞察但因循久未克就今此具申伏惟審訪裁納俯賜俞允民猺幸甚除公移呈達外謹具陳聞伏惟台鑒萬萬

與徐判

禀生辱台嚴不以屬吏見待輒有愚見不敢不盡昨蒙論民壯事生之分惟當遵奉而行但其間人情事體稍宜處者蓋以此年累曾擒賊是於官爲效力而與賊爲仇者也今若退之則衆皆解體而人不勸賊亦將玩官而復讐矣又近日擒盗其中多與有功今

各上司皆令賞勞總府又令分巡道查名照軍門賞格給賞候文移至日遵行則又不可退而復進以生愚見莫若俱姑留之容其自效以觀其後按臨較試去留其新願報效者或令附名隨操以伺後舉亦不負收拾材幹之盛心而新舊之士皆知感恩奮厲誠爲便益生於此初無所係亦以近日僥倖之捷實出此曹賞罰榮辱事同一體且恃至愛忘其僭犯上陳伏惟鈞宥萬罪萬罪

呈分巡顧僉憲帖

小子鄙猥無似伏辱大君子頻賜納愛又獲收蔭桑梓之末榮幸何勝寓京時受教深厚方愧不能仰報今又得與節鉞之屬所謂二天獨有者古人以私而小子以公其驩踊激切誠不虛也在省復承召欵彌隆感戀今以刷卷吏去輒敢具帖申禀小子不敢離所守以躬謁麾下吏往即與生同載儌餘寵百凡公務中切覬包荒霽威垂賜憐懞一二小子不特有光而已外調土兵綠府中文移十一日方到蕪以民壯糧戶四散不能速辦餱糧之費雖上司有止給行糧之諭此輩卑赤若使窘薄安能奮厲用命以此少緩啓行統惟鈞鑒海容不任幸甚永霸之上不敢以儀

物冒突統惟台畧萬萬

呈分巡黃僉憲

承教欵欵歸感戀無旣　朝廷求舊佇倚國之老成公方簡寵巍俊休佚之圖豈道與時所宜請安高駕式副後輩瞻依以湏昌命有如不肖么麽偃蹇非敢婣（缺一字）於塵泥升斗間草茅之懷竊竊不置亦以時消息少遲旬月非以歲計也然而未得自遂致其將柰之何昔人詩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矯之者謂事不了即歸乃得歸耳若事了則又不舍置愈不能歸矣此論固善然人之心事有可語人有不

可語人察其志適所趣乃自得之若使固者觀此必以所謂身事者如功名富貴之類以爲士君子之所不論者又可計於了不了耶如斯論固高其於人情不盡也苟敗義者士君子必不爲已義有委曲隨時制之何固何必何必以身事爲錢刀田舍類耶偶因陳謝輒贅瑣鄙唯我公大人垂亮外有拙藁紀事四冊呈覽又洪氏夷堅書二冊并上後更續呈亦稍爲公退食解頤之需耳此不足以請裁教切仰階屛不敢屢凂堂寢輒敢遣人捧獻伏惟台畧幸甚

六月廿四日河源東鄭尹自修

賤迹考滿今始成行殊當大樂然竟樂少而慨多唯公知之必欲候謁行色稍急又此中情事忽忽一相對亦安能了公亦不恠在兩心懸照耳縣志二冊附上未能忘言者悉伺後訊即解維矣允明萬罪萬罪

與施聘之僉憲

不肖獲事四方君子亦多矣過荷甄收亦不少矣然而私心投注竊爲見知之深謂無前于執事者故昔者有固交之陳執事固亦不以爲過爲棄然而比歲形迹則亦闊矣不審焦爛殘薪猶不絕於中郎大雅之傍乎自甲戌都門一別又更一甲且一紀矣中間

溷跡升沉幸不幸皆不足向高明道之獨索居[illegible]之之際每一念君子即如下山在座爾久彌至也非謬辭獻諛執事固能諒之矣嗟乎人生有幾一紀耶當時勸試之擧執事將成就僕之心何心也此當雕肝琢腸唯恨當時拙劣執志不終竟兩失之徒負君子淵崇之德惶恐惶恐耳執事向來凜秋霜之操今日霈春陽之澤　明良旣翕雲龍方騰位業烜當代風聲鼓青史後世因以知公之交有一祝允明其亦幸甚也已由茲以後公之巍勳仁績當得之邸牘口碑高篇大製當得之鄭筒崖刻唯面教杯驛不容易而得良用耿耿抑人生萍梗浮蹤亦何用意必其爲知爲益但得心不如金可鎔石可泐耳會漢齡之姪時道公恤漢齡死後之事之詳其一族生者死者負戴仁恩非僕言可盡今時萬里涉巨浸圖返旅櫬非公終厥賜復將何賴時行輒復具此託致左右譬如良醫已投神劑于癠者旁人且更爲癠者家進刀匕奉水火以須良醫必不恠也外土帕聊引遠念與寧志附上恐亦已有之闈後政頗有增益或得命印一二本寄下尤幸僕在都有懷贈執事鄙詩三篇崇堞倚紫宸云云又謝邀遊東郭草亭三篇共傳修禊事云

示者拙稾具在又有奉贈七言律一首失稾全忘其詞倘惡扎或在行稾暇時命小史録寄益佳舊作濟陽登太白樓寄公一首不記曾寫是否漫録并上周時得值齋中丞乃壻陸子餘手書併僕一簡圖欲達之然非執事爲之先容則徒持萬里之書至而不能達也統望内裁不肖居憂中不敢用月儀頌祝常禮伏惟台亮允明荒迷不次

上巡按陳公辭召修廣省通志狀

惠州府興寧縣知縣祝允明狀右允明伏聞古者上下之交傳志列事則以書啓今世屬吏之於上官乃

有不敢又聞卑賤之於尊貴有所陳請法當面稟勢不得面則以公牒今允明纔辭斧鉞所陳不過面委之事亦不應隨復託諸筆墨煩瑣突冒誠以今所欲言出於垂辭之後其間心志事體有非公牒布露可盡以此反覆事勢敢以狀聞凡公所以期待允明超越典常太過冲挹可謂歷千萬人曠數十百載僅一有者誠古賢之緘飭昌代之美聞爲允明之圖獨宜感奮有命則從以求報稱而已其他皆不宜計何况褻瀆煩言以至於此但緣伏自揆量事難勉副是以不敢輕從上之閣闊期待重於丘山下之不肖跛蹇艱

如跛鼈萬不得已乃敢僭數悃臆歷黷曰嚴夫公之待允明者以爲僻海小邑撮上子民金穀訟牘無足煩爲不若去而爲文辭務述作既高且逸功或可見然謂能爲文可當述作則既不敢又謂民社之事有不足爲則又大不敢者竊自童弱歸誠古賢游夏祖宗歷朝工匠黄卷日對師友周旋雖挂名黌籍勉事時學其寔醉心古典期畢華顛既而摧頽場屋時文日踈好古益篤雪牕焠燭隨汨汨筆硯或言心紀事或論政糾俗妄有所述頗就篇帙故有祝子通五十五篇祝子微二卷祝子雜（缺字）卷大游賦一篇鸞衣五篇

浮物一卷野記四卷成化間蘇材小纂四卷太中遺事一卷武功伕事一卷太僕言行記一卷先公門人記一卷語怪四編四十卷文集六十卷後集十卷集校二十卷其他與人共輯　先朝實録輿地志記暨及小雜詞說又不與焉以是知者妄稱能文然自顧愚陋不敢當也今使以拙才闇識荒滯之筆卑微統屬之身而網羅十郡之見聞揚摧千載之人物欲得文善而衆信豈不難哉此其求諸己而有不敢也幼承内外尊長則以仕學之規並教之又竊自意古人志於牧字之職者如漢劉梁之流以及唐宋才哲辭

中職而請外補者甚衆此於愚心甚合竊妄以爲他日儻登一命苟得親民誠爲大幸五應鄉薦裁忝一名七試禮部竟不見録曾未嘗有毫髮怨尤忿懟之氣衆人盡知非敢妄繆追戊辰年會試下第　朝廷纂修　孝宗皇帝實録伏蒙當時元相欲薦允明入中書執事筆札允明自審力辭不就惟默感恩而已逮於甲戌赴選天曹乃得今命當時允明非不知其至卑而勞地且微陋然而分之所得志之所安不敢辭避今在治所雖誠荒鈍無状然使以爲卑且勞而惡之則實無此心何以明之使有此心則當時之薦

已辭不受豈有初願而來今乃不安其分此其心事甚爲彰明今苟殊私愛惜期待欲其舍仕而學寔公倍万恒品之厖恩而非不肖匹夫之志亦惟默感而已不敢自昧不揣妄即冒從倘必謂其不可當官而俾之終身執簡操筆是實腐豎無用之材則亦將焉用之又聞重過於待欲以非常之格内選之職辟之此尤小人萬萬不敢當者何以明之使不自知欲慕華近則戊辰之舉可就今殆十年豈有昔既辭之今乃反萌覬覦此其心事亦甚彰明就使恩府必舉設得俞命允明亦斷不敢受天地鬼神所共鑒知非敢欺飾唯領恩府知遇夐異刻之肝骨萬死不泯今自扶疾回縣氣體困疼日治藥餌未能臨事誠恐稽延孤負委託干犯憲刑隕越戰灼不勝迷畏謹具狀同移文申請先陳猥賤之心其諸事宜總萃其説畫一于後

一著述郡國史志須籍鴻博之才允明識見庸陋才拙學淺不敢僭妄承此重責如蒙免賜鈞命不勝感戴之至

一本縣雖僻小地方多故止有卑職一員更無佐貳守土如蒙姑容勉守分内執事庶免民人責望

一蒙委署攝南海此係公法不敢違抗但臨辭又蒙鈞喻至此不責吏事但帶空銜俾之專治文事如此則是公爲尸位廢職雖極尊威命所臨不敢昌言至於街談巷議反脣腹誹必所不免以此思之不勝寒膽畏縮且既握章綬則錢穀之出納刑辟之擬議豈容不知若但瞪目署案不行綜究則其間後有失錯咎將奚歸誠恐不惟浮議難遏而法亦難通倘恩府必欲舉修文之事則署印之後乞欲勉幹職業一應縣事無不與聞撐持處置即如尋常署官事體一般但於察院司府謁望叅禮常規及迎送之類明賜告

示暨行優免至於總鎮市舶衙門亦恐不敢推避又若文應夫馬等事亦乞明賜嚴委佐貳分管稍得竊隙工夫以從文事如此庶幾可以盡瘁黽勉趨應嚴命若但守筆硯不親民事卑職螻蟻塵沙之膽萬萬不敢當受方命之罪

一顧攝南海計未久新官即至其時文事不終不敢還縣寔是置身無地若既不治本縣又不攝他縣使之退處閑居惟務纂修全無事管則是已為閑人渾無職事不惟上誤鈞愛而亦容負　國恩不惟外蒙私譏而亦有涉官刑慚惶震悸不敢對人伏乞鈞裁

俯賜明示

一修輯地志誠為一邦之大務一時之盛典公天下後世之心也然人心不同公明者寡同恩府者未必皆然一涉予奪愛惡紛起此理勢之必至小人才薄位卑誠所知畏凡以此事罹謗毀者至多小人親歷者二其他所聞不可枚舉其甚至有罹禍敗身者古今皆然人所共曉即如閩藩黃憲副先生舉事之時亦嘗為人投以匿名之牒者二况玆通省之事萬口所集其間好惡之私權勢之託卑微之手何以當之只今亦已有旁議者不足瀆聞倘果欲為必乞鎮以鈞嚴之重備行條約除舊志外凡今所修其間一應事件如人物之去取低昂事實之訪擇筆削一一皆須各該郡邑分委官儒耆士先造郡邑志稾一本申送案下一本逕付館所必待鈞筆判示應合收否以憑筆削如古人作史亦有稱制裁決之例今須遵依此式庶敢遵依

一是書之修必當寬以歲月且修且訪庶少遺闕舛訛汗青之辰誠未可卜第恐恩府歸　朝有期允明草竣事無日霜斧去後人異其懷孰能主維以完盛舉於時已經動支公帑錢粮勞役幹辦人衆使或有

人以為受直怠事縻費無功加以稽算責併某等無主無援曷免咎戾於是不徒孤恩府之公心某等雖獲譴而無補伏惟鈞照裁處降示

一允明蒙二天之恩死且不朽此皆肺腑衷情非敢矯詐均乞電鑒霜斷但上不負恩府之心下不失草芥之志焚身粉骨所不敢辭以前件狀謹錄申聞伏聽鈞旨

與唐寅

足下之澤我厚矣夙昔見足下才峻志遐力量又捷意鈍懶者後必為所遺每討論頃輒不盡所詞意足

下之越吾也至其後足下之峻者益峻遐益遐捷益捷僕之所深畏而終不遷者計特足下一人耳然幸到於今不遺吾嘗謂今之學者與昔大異要異時所就亦當大異夫謂千里馬者必其朝吳暮楚果見其跡耳非謂表露骨相令識者苟以千里目而終未嘗一長驅駭觀於千里之人令慕服奥讃不容為異詞也吾昔窺是業甚蚤及其漸深時乃更以自淺袖手瞪視者甚久不敢姑一跳躍以得躓跆焉故且循涯而涉至於今雖畧獲其躅武然故乏蹈鐵之蹄料其後恐終不入伯樂氏目極自恍也然不能忘望於中

每覽足下詩筆必與觸此意或相面則輒為家市薪米之語所先氣已衰暗此意竟不得大發而長鳴之嗚呼人相出在一城郡其事業同志思又畧近乃不相有增長如是夫歲暮科程期迫猝猝將各南北又坐病不出百朝分矣柰何哉柰何哉夫善劍者必用名劍令名劍具在吾將以善劍名必深其法而後用苟術未諳或中路而止然且漫用之則必有解指落腕之悔凡今之自怨而不進者其畏在此厲哉足下太諳勿止毋敢指腕為勞拙者咲僕尚有論術一二諕忙不及告矣或在後書

不肖心事支離勉強出山雖未知所之遂否然深愛蹝蹤涉世牽掣之際并失平生伯虎英削所談類能中人肎察於此行能以一文為規助否切但

答梁文伯

訊至承尊公奄棄館舍僕雖未獲親侍芝宇不覺放聲驚絕何蒼蒼之難諶一至是邪人所為御世不負靈冥者才所為受天之祜質諸幽明合契自必者德二者有其一或備而未純意亦可調酌以取福何至皆具而竟不酬如公者哉孝誠過人想懆割究毒奈何如何數千里懸隔不能奔弔左右所以慰而祝者

亦唯在順變節哀留不訾之軀全忠孝之託幸甚幸甚又荷衢練之惠恥踰几杖使旋率然奉答不謹總在諒恕嗣有便翻無吝教音卷帙二遣去外素綾二幅附往技涕允明悚息

柬何文西

客厨乏良醞亦是急務昨見君所泥尊湔地是君或二方者乎能分一苞過一河覃醪也青蚨繼往乃故團價倘欲鄙句為傳猶能搖脣鼓舌誦伯倫之頌唱子美之歌也

柬錢二

今日不審公蹤跡如何可出山否若不出少頃允叨來就公小談消暑得否山中諸公有韓文煩借外集看一處

答史隨州

引之太守親家先生閣下違別忽又懸思不釋雖不及數致音訊如瘖人之望語痿人之望起其口無言其足不前而心日深也賢嗣歸得手教纍然爲之大呼疾躍僕疾瘳矣凡閣下所以勞籍僕者咸出眷愛之情惟飲佩懷感而巳不能塞過望也若閣下者以古人胸腹才度而當今人之地位故不免自覺戾契

爾爾然嘗試論之古與今之世竟誰爲勝邪今人不能今何古人之能古也少紓賢勞之嗟調重眠食爲隨人慈哺爲古石杜申氣大歸要無負我　天子與所學如宜公語巍階耀柄公道亦自在　朝廷可昌言祝之也喜遇便風稍答一二外鄙句一篇怍邊無鍛鍊功且鈔上亦聊以寫心又奉先公集吳越書幸置之賢嗣字文勉就再寄使宅寒家尊幼悉無恙不足多述凝睇西南馳思蔚然

與都穆論卻飯書

元敬足下嚮晝見堯民言足下不肯加飯從平旦一餐后或過午不食僕初謂足下當是在爲文詞或作字時心有在而忘飢耳心有在而忘飢僕亦恒爾未足深異以復問堯民堯民曰不然僕不信也比訪足下館中當足下朝飡後與談半日甚勞堯民出酒食食客食纔畢爲它客邀去足下與堯民與僕至客家更迭進酒客苛勸三人不能禦强爲進迫莫乃歸足下與僕酹蓋等午皆失飯也僕至家連索飯食盡一盂即睡去迨一更四點候覺又飯半盂乃徐步立而後寢計足下夜飯亦當與僕等耳次日問之蓋是夕竟不飯始驚且信堯民所語非爲爲文詞作字然也

非心有在焉而忘飢也非與僕同也思欲走問其故與議所以療之之方以它忙未克然昨日與足下同諸友登虎丘始入山即講吟事擬韻定格格韻定即寘搜窮覽理筆簡檢策牘稍稍不少休從者時進一杯亦往往麾去諸君皆爾蓋所謂心有在焉而忘飢者居久之詩漸成草各復少坐期上船畢之於時諸君心稍縱適置吟事復酌酒進饌山僧急以飯薦衆速取飡恐取緩而飯窮也足下獨散步微吟如前僕力勸之足下竟不進也問故足下曰幼以飯時趣卧得中滿疾迄今不能多飯飯畢必走步數匝乃始可

坐或稍不喜則遂不飯僕聞之始復大恐且疑足下藏府稟於天果與人異邪是非可疆變也然則世真有不飯而生者邪尭民曰元敬雖不飯然斐進維餌但不急於飯耳僕於是疑釋而思則不能已也因竊爲書勸之兾思所療夫飯不可郤也今天下有至愚不辨菽麥者然未嘗郤飯也有心恙不計死生者然未嘗郤飯也由至愚而下之於嬰稚於戎狄未嘗郤飯也由至愚而上之而善人而君子而大賢亞聖而聖人未嘗郤飯也即有郤者出乎疾非出乎心然不思所療者未之有也今足下之郤飯者何居乎心恙固非矣由至愚而下亦弗論矣由善人以至聖人固足下所能也所學也所願望也而皆未嘗郤飯則足下之郤飯何居乎由聖人以至戎狄未嘗郤飯郤飯者獨有神仙家者流或言之夫神仙者外聖與愚而別爲一道然其法亦自有效從之者必盡其方而后可收其效不得其方而且爲之則不獨效不可收且更有害而其方則不可戸得而人習之故其言卒歸之冥茫空虛繆悠而亡徵就使有徵亦非吾人之所能從而謂足下從之乎既不此從則足下之所從亦聖人耳夫從聖人不從神仙家而乃郤飯是真以疾

耳然疾而不思療則又非真能從聖人者也今姑問之足下從聖人乎從神仙家乎則必應曰從聖人夫從聖人則必不郤飯郤飯則必思療郤飯而不思療是非從聖人也非從聖人則盍亦姑從神仙家力盡其方而覬收其效可也而足下又不能矣如此是上焉不從聖人下焉不從愚人外焉又不從神仙家之人足下之郤飯果不知其何居也夫上不從聖可懼也下不從愚可懼也中不能外聖與愚而若外之而又不能真收其效又可懼也彼既懼此亦懼是懼而又懼也舉大可懼三而足下不懼焉此僕之所深而爲之竊懼而復爲書勸之也若夫飯之所以不可郤與所以療之之方則非此便應悉者唯足下開納而毋使僕之終懼焉則繼此當更議之無任切切允明頓首

與施別駕書

僕聞之歷艱危之後者知憂人之憂在出人之地者可施成人之力故脫波濤而立平陂乃詔來者以尋舟則言之者真聞之者聽矣僕之少也竊幸生於賢邦仁里而出乎詩禮之庭當是時也恬然不知米布之價況餘事乎日惟從先人求紙筆耳閭室獨坐每

自泰然而喜以爲生得内外尊長之誨迪若是不二三十嘗粗成人也忽而授室倏而抱子曾未轉首而纔遭大討群美頓革霍然如電掣星過凡舉其所恃以泰然者邈不知所在矣自是志趣荒落顛踐鈎棘以至于今竟爲愚不肖之歸寘擠黜擯其狀甚衆其中萬分一猶可以尾君子之末者則皆昔者之遺也嘗自思之其所由來固多大歸孤立無援之故矣雖然僕則已矣不幸矣又不幸而見鄉黨有抱附奇質之人亦爲世法所拕憾軻跪卼深有似於僕者僕雖跛夫不可以引途又安能忍心吞氣不爲一求援於高行遠步之人哉此所以有瀆於閤下而不能已也所謂抱奇而受撓者誰也閤下之姻子邢參麗文也麗文性行簡澹操持安定學富而覈文質而秀在家在邦雖未無怨殆寡悔尤而勤功遠志逈不可攀未見其止將猶德驥伏皂千里在櫪循是數端謂奇質者非與然而進未升入印組以行其可用之學退無分業以安其草澤之高此猶可也惟士之常至於人間有身之累塵勞土役所以沸止水而翳明鑑者又可以勝言哉四年之前僕見其有衙府簿牒之語問之知其家故有軍事之誣於時僕固已竊嘆欲爲之

排解而愧不能乃至於今聞尚未已則其摧抑蠹敗也者當何如哉抑此特僕所知一事例是而推固非僕所盡知而其視僕向遭之艱憂又何殊也僕不幸而不得人知今又不幸而見麗文又幸而見有可救之者則僕又安忍不一爲出位輕喙而號鳴之也然謂閤下之救者又不特以在姻連之間師弟子之分也以奇質之人宜受救於君子也以姻連師弟則愚不肖者豈亦可救而愚不肖以姻連師弟而救奇質者以非姻連師弟而不救與以姻連師弟之嫌而不救皆非君子之用情矣是以僕反復之而知閤下之必肯俯聽僕言而僕言之無愧也至於所以援救而成就之術則無伺於僕矣閤下德學心量皆追古人州里後生向者獲立一席之地以承緒餘其間蒙賴以成就者多矣顧於一麗文而未念及之邪故僕不免其諄煩之甚也如此未及而言躁聱知懼有人謂閤下曰吾蘇山中有荆棘鎖一奇石則閤下必急曰拔出之有麗文而不拔出是麗文不如石也風氣春厲惟道體倍金玉

與連博士勸勿食牛飲水書

執事允明謂凡爲朋友者輔仁勸善固其道之大如

傳弱保生亦其職義也允明來南六千里接君子亦多矣於執事尤荷勤篤安得不藎爲衷藹允明少憙多學大道固未聞至凡諸人間衆藝事靡不廣愛而兼求之其間如燒金術惡如仇風水大不喜不信相人祿命稍信不喜惟醫法當信且講索者然亦不及加力乃坐踈庸非不信也南中號最難攝身當倍務究將理既來屢嬰疾因不免時觀其書審其言以自衛理於其術未午倪向之不力稍力矣以是見他人嬰疾治矣治者亦勿好爲之討論況執事乎自始獲交執事于今三秋其間聯坐共食不可以數計亦悉知

見執事氣體之所宜與否矣比復知先患腰痛後患胃府不實且甚久焉執事善飲酒繼聞時時禁斷之然區區之見禁飲固美恐貴恙所自不必專謂酒要之脾腎多敝此執事已察而理之無庸鄙言昨偶會執事韋公舍頗聞以啖牛脯後脹滿因復飲水遂至大下自天祐之輙即平康此亦無必大慮然而迂鈍所見不能止於忠告也夫水輔土以生物物供人啗以養者自其不須熟者外須熟者未能舍水火而成也其功能活人非可以少奚竢於言然而其性則寒寒則能傷人又無竢於言故水不可徒飲也有如壯

實之夫或富戚唱或過燥食或作勞氣炎衝急則少飲之以殺熾燄可矣又若長江之北以接西北華夷之地土壤垍硌剛燥人生堅實一日兩飽麪麨侑以葫蒜便大啜凉漿去葷臭克塞自爲甚適是猶南人之嚼鮮吸醴以清潔恬澹爲暢者也故水在北肚無侵敗南方水土疏洩墟薄人得地氣以生其間脾胃亦薄若使平居餐麥呼泉流以代三飯如北夫然則必殆矣況嶺南海北地氣益疏人氣益柔水可易入腸肚耶鹵且賤者習俗苟忽或易於是若士大夫君子全親受葆天命愛身過珠玉者可從之耶又況居

高厦坐明几黃卷是對賓朋斯侶夷然灑然而無塗奔市役之煩勞者耶又況玉體素有微痾易於觸損者耶以是啜水是決上游之洪以助易潰之卑隄亦可畏矣牛肉之性本和補而質則韌結最難釋化烹鮮食之猶可至縮爲脯腊尤益縝實其力每倍焉故用者多於遠征於師行於幻術皆取其歛之細而散之大故以千里稱之脾膈素徤者納之較他食消解亦少遲滯又況於胃氣素弱又多滯下者能克之乎故牛與水二賊也今先以牛踵以水是自引二賊以入室也牛者善伏强厲之賊也水者喜潰誘亡之賊

也何謂强厲如一二人歛默入室不覺其衆與猘而旣處室中則奮猛肆擊一當千百無能禦焉何謂誘于其方入也爽吻便意不覺其有縱放糜壞之慝旣入則無問臟腑所受物良否并穀鮮之腴洸漬腐爛務盪滌而去之用宗我元氣無能固焉牛脯安祿山也水李林父也均能欺國而并相殲於我豈不厲哉昔人傳杜少陵以啖牛滓白酒致禍或謂杜賢者寧以口腹害生是不然或無此事則已假令有之杜當時亦偶爲尋常飲食不料有後憂不幸及之亦漫偶爾然可見乾牛之厲矣白釀亦水類故也若無端漫飲水者古亦有之近時吾郡有史監者其人頗好學然學不及王安石而剛愎自用似之嘗自謂知醫且妄謂水能癒百疾其言曰天一生水物得水則生雖人病多狀第獨飲白水元氣自全諸疾自去他人未嘗信之監用其說於家一兒婦産後病灌以水旋沒比自患病亦不儆還自灌焉其軀素腯旣灌肚脹如鼓吼聲如鳴雷竟即隕此亦明驗者也朱彥修金匱鉤玄言孫郎中病所用保和丸與下引藥李明之袖應丸宣明方桂苓甘露飲等皆以飲水致瀉此不易之論今奉去與玉機醫案二籍并徃暇中幸玩體之

有所可否後聚晤時亦幸商確之或有高徒習慣之者以此爲迂勸執事謂欲啖且飲無妨視此書爲一場漫說話者此仍是其蔽更望轉勸之令信之佳

柬韋邑愽

仁人之室弃璋必是典門英物非儀遣上不足稱賀聊以志喜云爾莞入荷荷

復連愽士

有客至人家主人之子欲厚待客而其父有禁令不許調呼是將從己意乎從父命乎况今上下司之間非獨如父子可以情言乃有法爲違之則得罪雖招客之怒亦無柰何矣來文尚不曾出與衆知知之則適來之禮亦不可得矣今抄其中批語一節奉觀亦以此送答二使可也日昨二使言乞生一視同仁是責其不仁也今執事又責其不公不溥無權衡而有輕重是何僕之多罪耶然亦任之而已設使勉强狥之或致所出之人有詞不審二使及先生能代僕處之免之否愚懇奉復不謹亮恕萬萬

答韋愽士

公方有大故且少之當戒行何以飜爲此厚餽乎然欲引辭更是少敬秪領良愧愧荷也旦晚容面謝不旣

又

允明思公處岑寂況後竟當別殊爲怏怏午後攜茶餅詣齋舍少聚晤先此奉白

請汜簿

和山巖亦此地勝處明日邀公同一登覽已戒騶從矣用此申請

請速教與諸生

和山之巖亦此地勝處明日邀公同往一登眺已與諸高第爲期矣不知今早有幾人升堂者曾道及否若知其赴約者有幾幸就示知翌日早膳後請過縣偕行

答戚檢院（希道）

日候文駕至當遠迓致領教之願忽聞容邇便欲翔躍左右乃坐俗絆而弗能也事十九不如意固自足歎幻世如此亦又可一咲耳珎翰秘集兼下及陋夜窓疾瀆欹枕不輟將曙方畢拜此千金之貺服膺服膺恐行色怏便草略上答區區之悰浩然莫罄亦有鄙作擬錄一二請正亦未遑暇前潮陽歸舟又成一繆篇久不曾寄上今附去添一咲外粗穀一事薄効餞意褻瀆京中家書夜間寫明早送上求附勞累并與思客

復惠州邵司訓

二詔使至辱手汗深仍不彼久別得此固足慰思仰亦增感慨耳不肖拙懃多獲戾於時唯爲歸計猶有所羈不能快耳執事疑其有清思殊不如所望可重慨也取通牘於河源六覺煩縷亦何足爲高明語乎唯領略至愛而已因便草草呈答又以戎務當紛劇時弗能周謹只此小扎日爾他亦可知不繆也西望悵然道養加厚爲斯文重萬萬

九日請客

登高落帽皆爲風師雨伯阻之雖病齒少飲安能鬱鬱獨抱膝坐屋子下對淋漓若乎駝蹄已熟請午前來呼盧浮白共銷之也

答毛尚書家訃

伏承先尚書國老府君倏捐館舍俯辱下計驚哀無已邦殄元老士夫（字缺二）海內同怛載惟大孝節哀順變用終大事容其走弔繐下允明不宣

請會試友人小簡

諸君子用董子之經術賈晁之時務劉去華之忠鯁往獻丁　龍尾道將遂躡阜武夔以事　天子鄗夫

俯仰暌離將未得遽面也驥朝臨發能無情乎乃於此月某日邀蒋草堂爲歌驪之叙君子惠焉

請合志友人小簡

鄙人暮境雖不能謝絕世故心契所趣時尋古哲與對晤抑古人有在今日者數賢幸不萴遺而闕焉參辰亦不善自謀矣謹以此月某日攀晞鳳彩戾止草堂所幸分輝跡澤照蒙鄙而滌塵襟烹茗張琴以肅君子能無情乎

與休承

某白休承承遺札濕慰良切感荷岡手勒黃庭入石

此後人賴也自永和至唐代爲翰札之嗣者師模趨步蓋諸體咸具今人鮮見唐賢小楷不諦能否爲有不能者哉余所見唐臨三帖散在殘存蓋有之矣宋初述者故亦當然四子而後乃絕聞見米有稧序蔡蓋非無餘未前聞恐余之寡陋爾所見僅高宗之榻本蒙韃眇然子昂秀出會稽之跡蹈武交徧往復諄煩小楷尤臻高第故今人間傳本獨承旨耳　皇代肇興之際遺材之製想亦有之沈氏得之擅場　宣英而後則絕盡矣今所覩惟周晉二邸本小解昌一鐵守本數十年來學者鍵口不及豈唯手乎名卿巨擘豈有能之而不務者吾鄉好尚若朱性父殆可與進而閒安自築亦可閔也邇日英儁雲烝青衿亦起永和令彩當由虞晴吳州而還也乎足下家門傳硯曾而通之良朋良勝幸爲速鳴鐵頴揺者老矣避辭中郎一揮虎賁豈非耄鍊一一快哉

十三卷終

懷星堂全集卷十四

碑版

蜀前將軍關公廟碑

長洲祝允明著

天下之達德三曰智仁勇三德相濟則道立而名正矣若夫成功其天乎漢步旣蹶群桀角逐英雄擇君斯其時也關公以爲曹姦孫偏未足爲輔幸而中山帝枝合徒於涿於是奔附禦侮情同兄弟則其智亦審矣及答張遼之問以受劉厚恩誓死不背立效而去終不可留旣而竟行本心斯得則其仁亦篤矣若夫雄壯威猛稱萬人敵爲世虎臣當其沒七軍降于禁斬龐德下群盜操議徙避威震華夏與夫刺人於萬衆之中割臂於笑談之頃則其絕勇天授不假言矣故知敵愾者以武勇爲首務而忠識爲斷裁斯不易之勢也然而事或未終蓋天厤攸在非人所及亦世事有不幸之期玄運屬難諶之際焉矣或者病其獵中殺操之圖爲疎鹵而失智白馬顏良之殲爲傷勇而失仁殊不知苟無所報則其身安得而遂引許野之獵可以見其素心未嘗須臾而置操也二者互察足可相明其與諸葛公不容漢賊兩立之志皦洞日月蓋一貫而已矣奚其病歟公旣沒蜀人祀之其

後徧于天下代有崇廣至宋大觀中追封爲武安王廟號義勇而道家者流乃復奉之爲神將崇之曰眞君是又一道也蘇郡有廟在子城中今存淳熙三年公牒石刻蓋市戶俞拱等請府判執狀以置祠基者也其前後顛末紀載兵火傷剝與時銷沉不可得而詳矣宣德間主廟道士張嗣宗與廟傍民何淵等謁告于太守况公公驩然出俸金三十兩并諭長洲吳二縣共出金數如之付道士爲倡俾募衆鼎建之道士乃縣木立殿三間湯彥祥氏完其陶甓以至裨宇巽舍鄉人相與助而完焉廟成道士乞諸先大父給事府君爲文紀事而以暌隔未果今住持張復眞以諉允明因述廟事發公之志以勸詔通識云爾言者多稱公爲王及漢壽亭侯王迺沒號侯亦操所表封雖挾漢命非公夙懷公所委質誠在先主終於前將軍者蜀臣也今亦本其心而稱焉

蘇州府城隍廟新井碑

夫灼祭稽疑則況芒之旣答如響賡賜秋作則生成之大德以通故知效出化元功存幽贊天人協相乃彰厥靈慈隱顯相因而受茲玄惠況天地有自然之利明祇司衛護之權可以博濟民生蠲除物厲引而

遂之豈其宜矣蘇州府城隍之祠故無井汲而守[illegible]廟壖多設香泉今住持道士戈源廣念凡肸蠁之地乎佑維同而潤澤之功茲焉獨曠豈昭明之不仁抑靈承之未至也爰啓勝想膚攄永功穀旦于差良工邃集相土于崇廡之下得美于右陛之側廼鑿廼穴其導其浚源脉既通飛流懋涌於是碣其底以樂石甃其圍以細瓷崇其榦以上立慱其衣以四周渫泥淨盡寒泉乃洌上涵乾象下闢坤珍儷金鑑之朗徹過玉醴之甘潤其徑四尺厥深五仞縣瓶罋以不羸運轆轤而收綆始乎癸丑之秋杪成於甲寅之春初

尤復搆穹亭以羃游塵樹豐碑而紀成績邦之蒸庶仰汲攸歸懽悰允諧頌美莫口衆志既合琢石宜文道士爰徇僉恍來命小子惟昔聖人之慮世也設險守國則列壤之城池以立利用養民則六府之水穀惟修井之爲事也軒皇創而良勳肇伯益治而善澤廣康衢謳而堯仁著旁穴出而虞聖章漢吏拜而貳忠虔臣盭而戍鎮以至玄門有温清隨人之聖跡釋域有潛龍應呪之神驗仙醫以之而活人姙婦以之而祝子其爲靈異非可枚稱故有家之祀五而井居其首自天子達於庶人其典一也有若城隍之主維

以民物爲心彼如長濠環匝粤依阻以防奸紀川係布緊分行而利涉大氐宣泄壓廬之風氣流通地上之理絡以水爲膚固其職也今而斯井既就神功益弘不變爲體德淵淵而恒在清通作用澤浩浩而日新惠而不損予之者無窮益而各足取之者必得可以佐饔飧瀹藝植爲明祀和藥物輔年壽起疾疫延威濟於有生裒平均而作則者也玄祉洋洋霑遐被邇儒民飲惠敢忘哉兆於是敷叙事實復勒爲銘其詞曰

天一生水濟雲蒸深濬高墍已丸威儆神之福神其

聽惟井有作福乃憑剛中之食惟冽清甘津芬苾流渟泓齊和萬物含元精與邑不改均安寧邦民滋沃咸樂生冲而用之恒不盈神功帝力並千齡人士仰沫刊鴻銘

鎮洋山碑

弘治十年蘇州府新建太倉州成遵　詔命也堪輿肆其樞丞黎矣其謨巡撫右副都御史朱公瑄建白之太守曹公鳳主維之同知萬祥等申畫之而陳規考工凝績垂遠咸出於州守李君也初治廨既立百具皆作而相維淞州之東滄濱環輸搖汩滑潫萬古

不休避新邦呀然傲睨跽壓而萬井衡夷無標極之形於是即廨宇後築爲崇巒肖像三山中隆夾亞堅壤豐積樂石奇疊材木蔚章鳥獸馴習岌乎摩蒼霄巋乎跨黃祇風蟠氣回情愜勢到足以聯絡地軸支控溟渤州人歡衛征商歸嘱夷倭附服艅艎安流伯若典寶魚龍帖居乃稽勲名山謂之鎮洋判州事龔君詔致命於僕勒紀其事大兩儀育物而川岳奠位王公設險則城隍作藩作州封山其來久矣又況惟洛食而周鼎定咸陽峙而漢關依形相之方孰可違廢然而不藉賢守畴咨聖圖故龍門砥石禹成舜功南交銅柱援標漢策厥今沙海漸被揚波不聞所謂鼇策協從神鬼授職因民而利職競由人然非深不足以經遠非明勿庸以輔幽有如茲州俶擁斯山罔興化機物情未云周審今則地理順謐水土平康物性克而形勢彊陰陽和而陵犯解易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臣也者承君之義以致之民者也則鎮洋之創我　后知始群公作成乾坤交宜人物攸賴豈不謂裁成輔相者歟非天下之深明其孰能與於此惟李君抱英負傑直氣凜凜殆乎海其智而山其仁者也早由進士簡擢御史繡斧所指霜憲峻肅嘗道驅豺狼遂洛伏馬廟宣揚山特起茲任然卧治東堧弦歌雞割非大賢之路明晨大行獨留巍聲共山無朽則民之懷矣永以有託君名端字表正東陽人允明既纂琢勤懿綴爲銘詩詩曰

繹繹新州僔僔崇丘拊寧大流厚土崔崔剛琨差差坎絡坤維三壼委形日觀授明五岳連衡陽侯効職波臣屛息其究安宅都臺建勲郡公秉鈞凝於州君六府惟修人謀鬼謀以承天休乾清坤夷蒼生熙熙重譯祇祇股肱其良庶事其康獻于　天王

都帥郭公蔡部人陳顒之碑

某都指揮使司都指揮僉事郭公之鎮南畿也崇文下能有古名將風部轄之下苟具寸藝片策罔弗簡升時有蘇兵陳顒以丹青名公因引致戲下時賜延見俾解執殳之役肆與含豪之業山溪人物信發而成草樹烟霞無故而妙蓋顒初法京師杜古狂謹中亦倣範沈氏而其中情放浪外狀散逸又稍賢於外犬內豕之輩是故吾曹亦知取之而都帥公明賢雅德遂能以貴下能含短攜長焉及公移鎮淮閫時亦徵顒從事嘗祭戟臨吳命作繪事因計期錫以良醞

十翼轂果十席兼下薪粟如度戒其徒俾撰其日遇之空輒沃以一甖曰不可使順憂珠桂以撓趣與不可使順受枯渴以違性情庚戌之夏順復拜公于淮公留之數月賞予周賑襚縟有加然且使人掌而時歸之曰順太踈縱宜留縮以答其家望也已而順歸則已病矣淹留又數月竟死家貧不克葬明年辛亥都帥公復以公從按吳閩順之死尤復閔之即出俸橐白金若干兩付衛指揮孫召使召其家人用其半以葬順仍尅日反命以要其成存其半買槥以待順母之死曰此順未死志也我爲全之於是其家敬奉嚴令卜以其年十一月某日窆于橫山修竹塢既得主事楊君銘順之墓且以爲偕享仁公之恩莫須小人之口意有何予猶未脫舌予旁聞感事亦奮欣褒要陳大歸用告未識嗟夫自忠篤風靡上下不通畢列者困役而靡懟高地者傲分而弗援甚者顧闕伎能肆唉手足獨何心哉長此秉德有如都帥公者挽援幽滯彰錄技業坦蕩位勢周乎物情因公用人不廢無棄之職職武嗜文同符壺歌之雅器人者明志已者大至於送死明之與大罔足究之則既仁矣至於推愛所未棄到滂溥則仁又莫止而勸孝之道弘

矣感矣是係公之大節偉畧豈特一順之云乎於乎吾知挾纊之士思結草於默默之地者多矣

崔氏祠堂碑

祝允明曰嗟乎先王之道源擬典制遷革人得用其私志與力也以盡身理以立家則以補國教法象不能嚴儀度不能周規模不能完君子取焉故禮不同也同意也故意未同乎出則物不同猶之可於棄之也故禮從宜三代之宗廟也自天子達於官師多寡而已矣後世臣庶易之以祠堂簡也簡者時也君子以爲廟禮也亡之非禮也簡非禮而禮意也不愈於棄者乎哉故禮時爲大吳江洚溪崔氏祠堂始作于處士文文之先有其官齡後有太學生澂皆得不祭于寢文是以有作嗟夫以禮則不可私復以令則不著以寢則陋故寧曰以簡以簡者人猶有不爲者此則君子之所不忍而崔氏之不可不取者也若夫報本反始追遠尊祖開業承家之基惟茲之存則不遷於簡矣文必知之文之後人惟講此而已矣

無錫華氏濬二涇碑銘

忠愛利物之謂仁公誠盡己之謂義仁功有悖狹義衆有小大仁義無廣狹小大也古之人謂君子之道

四而一曰惠不朽者三而一曰功自井田法泯溝洫亡制然而土非水罔作乂水之所在官私錯淆兼并侵獨富貧偏乏而爭紛起田用失利農亦生惰長民者非良不爲之加意況齊民乎然而不以人廢天行吾義以達吾仁不計功干譽而君子之道興功不朽焉唯賢者能之江南田多患水其熯壞不得水患亦與過水一苟非已產視槁荒恬然安知天不亡仁義有華氏焉華雄無錫久矣乃嘉靖癸未甲申四方凶江南最甚無錫四郊一望赤裂焦溝燥鑿不辨畒甽監司郡縣下令勸分華之彥從龍時以胄監生居內

憂其心自親親而不能遏於仁民然而在觀志之辰罔外其用時其嚴父太學君時禎用令興發以應最諸巨室先殆千金焉邑博士江君董其事言於大夫陳君君曰令吾邑君子皆太學也吾邑小人其獨不知旱潦乎太學尋謁選去從龍治毋夫人冢負土往來見二涸川焉鄰家者曰景雲鄉之廟橋涇鄰家者曰揚名鄉之九里涇相去三里其廣三丈延共三百餘丈從龍曰濬以灌可以補天缺還地功人獨分彼我歸天地於有憾吾能爲之而弗可專也即飛書啓太學鄉有水可利兒力能與之請大人命太學咨可從龍亟舉事備者受其直督者効其工閱月而竣費白金百有二十兩始於仲冬辛酉畢季冬之辛卯於是水發田治僅救數千頃鄉老交頌請從龍記于石從龍曰非吾志衆乃來致于余夫仁義者天地以之而育物聖賢用之以養民細人以利害或戕之唯賢者存焉天地聖人或有不及賢者得推其所存以補之浚川之事其類也從龍非賢者與昔我鄉先正范文正公寔有此仁義而其志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其在郡憂吳中水利以劄上時宰今從龍亦方宅親恤而念民荒不得以言達達者而以身作功是庸詎以

所及小大計其心即文正之心也循其地究其力而仁義充其分矣假令其分力可四海是從龍之仁義及四海從龍方來地分未可濱涘如范公後來勳業有不可同乎哉余既記其事括其大旨爲銘曰

天利仁義地利水泉農濬濬地士濬濬天天達地義而士乃賢二涇湑湑四海沛然鑒于川銘于川從龍賢哉

淮晉氏先德碑銘

維正德七年南京太學生淮陰晉書將以冬十一月葬其考散官府君於郡東七里塘趙家原之先墓既

有銘表又惟其三世幽德鍾紹而墓稍有離合倩余敘述之并著厥德行閱歷大槩以碑於塋前用語來者爲紀之曰周武王子叔虞封唐更號爲晉其後子孫遂以晉氏吾蘇之崑山有族焉曰福一　高皇帝時入赤籍于大河是爲淮族之始福一妃徐氏生處士傑字世傑宣德中從　王事于役西海死之子孫以木主招魂而葬即今墓大始穴也其行歷未悉大帥素位而行夷險不苟變者嘗自號素菴亦可以占志也其配張氏偕亦剛秉操不貳既沒祔君之宮生處士文字廷善性孝痛父卒三不吊而非其舉纔十齡哭不輟聲聞人道西洋二語便慟絕家人絕口焉稍長每西向長號曰海乎天乎曷仇吾父聞者盡酸鼻事母張極甘適若非孤貧者執行恭慎信而有恒妃徐氏恊德娩行以勤腆其家歿祔葬墓次生三子曰璥琛琰璥字宗器其行先孝敬修已與人有理道制事必以義以時例授七品散官而情度蕭遠別自稱江湖散客五十九而卒與配詹氏俱從葬生子葉蚤死亦附旁穴琛字宗玉即書父也其爲人亦惟彝倫之攸篤母屬纊適不在舍奔返哭死復蘇至三四喪祭誠慤宜于兄弟飭于言動口不酒醴不綺[illegible][illegible]若將墜諸淵生產作業常劬瘁於遠外亦以[illegible]敬官惟大行式重於鄉殆所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也生正統丁卯卒今歲年六十六妃李繼蔣有二子長即書次曰語琰字宗秀大河衛千戶卒葬他地夫人所願乎其身者以配命求福願其先以善餘慶後以繼述然而元鈞鼓運理附氣離或完或虧積而求之徐而答之大應於終稱不負耕也已晉氏之世沒寧存光尚其達于永久用爲勸銘俾登祭封掃之餘歌以永思亟作恒勸其無不可者辭曰

晉出唐叔惟武之穆遐哉孫子以國氏族有條東南自崑而淮福一胥宇基肇于來素菴是述民義斯力

王事靡盬君子于役悠悠蒼天西溟乃宅胡慭三德而罹六極廷善克紹克紹克孝惟恫降割旻昊不吊創鉅痛深沒齒之悼孰爲精衛俾渤恒溟居恭執敬忠信慥慥前衡參倚有觸恒睬乃及宗器襲休濟美惟敬勝怠以義制事伐檀坎坎蕭閑江海散官淵淵惇于有倫毀幾滅性宜其季昆法刑門門人靡間言綺弗被醴醪莫濡啓師殷作儉法夏爲勤三葉四夫萃宮一丘文孫太學誠孝油油裁命于朝貤寵孰侔刻詩牲石永祀斯留庶幾錫類式其芳猷

監察御史前長洲令俞君遺愛之碑

成天下之務者才才達而勲樹得天下之心者德德浹而愛留銘伐太常不能免春閨枯骨之夢斂益家帑適以膺聖門鳴鼓之攻語曰有恥且格貫以德也詩曰召伯所茇重去思也故室無纖蒲則鞭濇威於鈇鉞政無苛虎則郊虎弭於河渡甚哉天下之勢才不當事必僨而克之者猶矢釋筈櫛解髮決防而翼風也愛不自中則熄而獲乂者猶鼓之答桴風之抑草而揚水燕子之懷而荆母之喻也盡二道者今茲俞君遺愛之謂乎君浙人也其字汝成英鍾河岳慶始公倈身兼美於四科品當第乎千俊乃以正德辛未進士來筮宰我長洲百辟之難者郡邑而令其尤也百郡之雄者吾蘇而長洲其首縣也然且僻多事之辰因不秋之歲士倢持身而乏用則官事斁矣或饑吏幹而寡守則烝人痛矣惟君以清德厲已而英畧理人軒鏡胸懸舉之則萬形齊燭禹鼎轀匱萸之則千奸莫逃廉金返於四知劇務敏於一映剛正以肅上下蓬衆而必從麻溫恭以接士儒鶴鳴而和在子初民之最患者賦役不平及羨餘之賄也君歲籍均徭貲力足給其外無羸留焉里長供正之外日持財以懲無名不時之需謂之買當費至不訾君力省之有禮義所不可已者稍令應之視昔減裁亦不訾焉私居服御百用單薄食不兼味泊然寒素賓客留款三年未嘗割雞於時上官與君異操科需雨下君一切倚閣不顧上者愠甚而未如之何也係屬處聚莊以蒞之莫不嚴憚至於胥徒卒皂不容一跡闌于燕居及乎儒業子弟庠生雍土接教以禮文化忍與縣之田賦浩瀾作越藩郡徵斂稱煩君謐然爲之不苛而夙辦訟牒穰沓頌繫叢積君每事當前一訊立決片言折獄恢有餘地囹圄虛寂殆幾刑措於是士庶交懷朝野騰譽既而忽以憂去群黎婦稚歎惋部室相與聚金以獻賻亡旌慈君領而卻之衆不敢強持返殆將千金焉嗟夫天下之安危在民民之安危在

后后之安危在守令得失上未始不仰重乎下下者每自失之其故何哉蓋亦乏其本矣且士之建業有臨事而辦者乎吾未見也其必蓄之素矣民之思徃有傚倖而獲之者乎吾未見也其必由諸中矣欒布徃而社作狄公去而祠興陽山以韓姓字子魏人爲稚珪肖像是可假也孰不可假噫嘻凡人之情窮稼不足乃及詠歌齒牙有窮爰謀金石繇斯以後

賢者繼之民則思曰昔我俞侯蓋同道矣其或不然民則思曰失我俞君今安得矣是民無觸而弗思思無時而有渝也豐碑穹揭載瞻載慕匪實稱名孰能享此爲斯願者四民攸同今之所舉者太學生若干人曰華慶良慶玄何子忠某某

吳縣令鄺君遺愛碑

日月容光天無吝照而局於躔者有限江河潤物人皆仰沫而蒙其福者不忘安上治民寔存良牧至於安之深而三績必陟治之久而百里難淹於是恩以陟而始周澤由去而逾覺上之去下之思皆天也今

夫地望莫重於江南臣工莫艱於今長故曰鞭蒲者罷投巫者酷推而究之在在束濕也況吳之爲聚也巍巖巨浸財賦區藪士豪商雄月旦紛午異時爲之者惟跋疐之患弘治癸丑　天子策士於廷得任丘鄺君璠明年吏部以吳縣缺令聞　天子曰鄺某可君來曰是惟　國家扶馮又特雄緊非堅其操立而宏其範模者不可我知爲之者矣蓋君天授英絕才力豪挺明有以洞闇與知有以幹樞鈐勇有以辟強禦果有以樹事功譽焉而無弗獲擬焉而無弗中與焉而無弗成簠簋修潔其持躬也廉廢食忘寢其程力也勤裒多益寡其科賦也平均番時使其力役也準左吐右握其禮才也篤予明奪公其聽訟也神飭禮舉義不可具指始學宮多缺觀乃引闢正門闢拓隅隧移廨植表昉造射圃於邑治則載新門舍祠表尤詳於囹圄之間嚴慎周完囚免非命遠近杠梁鼎立仍葺者以數十計而西成渡水最鉅跡川滌瀦不一而歸涇之復最便他如洞庭諸山耗稅之永蠲者歲六千三百有奇凡制使來恊有司集衆思以事事者往往君之裨效爲多仕優退食又刻樓氏耕織益以治生日用曰便民圖纂與吳越春秋吳中金石諸

編流布甚多或研精吟事音致深切辭華淵雅延鄒召枚賡載連牘於是桑稼條登絃歌響騰人民育而魚鱉若姦盜息而鼠雀稀八年于茲六事交乂今歲壬戌朝于京師　天子曰邑固壯不足以羈吾良惟徽之貳佐守女其往哉君乃拜命以行君既往邑之僚屬士庶懷戀不已判簿喻君秉姜君亮幕史蘇君信吏李鎧吳孝粮塘里老王縉徐英沈進陳震等千二百人思紀遺愛樹之風聲僉議既諧委筆於僕凡君先後建置邦之尊達如少宰吳公王公以及其他紀勳豐赫懸諸不刊矣惟古之論政孔子曰獲乎上

有道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聖人亦若是矣乎今之談者或一道焉突梯脂韋模稜三尺以從曰所以獲上也虐牝畏高自欺於一朝之草面曰吾民已歸矣其然豈然吾未敢信蓋所謂獲與歸者振古難之而今倍焉古難獨以已今難兼以人已可人人不可力是以曰倍然君子亦曰已而已矣奚人之問矧所謂已者天之理也天之所定孰得而選之故

聖人法天命運天機於此援擢而崇進之其來未可以淺而因以知君之得於上下者由其合於聖言所以久而徵去而思其效不於他而於此故曰天也

非人也噫其懋哉於乎巋石鑱金永口於碑衆有誠思我無僞詞

懷星堂全集卷十五

傳志

長洲祝允明著

先妣陳氏夫人墓誌

嘉靖三年歲甲申春先母陳夫人病蓐食至夏六月十一日甲辰酉時沒不肖孤允明以其年冬十一月三十日庚寅葬于横山丹霞塢先塋之右謹用後世墓誌法例次第夫人生卒日辰內外宗偶并事行節槩刻石瘞冢中不肖位微不及年格以徼封命于廷爲夫人寵榮古謂毋夫人故從之夫人陳氏吳縣人諱某考諱紳字用章自太學生爲安福丞毋王氏以正統己巳歲五月十日未時生夫人成化乙未先考喪先妣徐夫人先大父參政府君爲先君圖繼室時夫人已踰笄猶在室請而得己亥嬪于祝庚子生一女癸卯先君下世蓋夫人嬪時年已三十與先君同室纔四年從不肖勉事凡四十有一年而終先君不幸不及中壽不肖不能蚤仕高位以豐祿久養於夫人夫人雖春秋七十有六而腴佚之日淺獨持貞德慈恩以下見先人嗚呼豈不痛哉先考諱某字某別號仁齋不肖允明仕惠州府興寧縣知縣終應天府通判女弟嫁史臣而寡孫男一人曰續今爲臨江

府同知孫女一嫁監生王穀禎曾孫女三夫人德性純懿操履詳順撫兒女卑幼咸極仁愛即小小臧獲未始輕詈一言撻一箠久約而不慍晚泰而不驕謙處閨閫終歲無所出入夷然安也自餘善行纖細不可勝述亦以委伏荒劄不敢繁爲文辭少問謀請名筆表揚先人之藏或克牽聯書之不忍死以有俟也不肖孤於明泣血

東南人傳

東南有一人其世出甚華此人近五十而時不能定之盜軼絕當時皆不能言之言其至不似驚衆人衆人因絕不識知之宜也知其皮毛而不知中藏知其皮毛已大槩推絕群而未至初無知中藏知中藏固絕可驚然不異端也讀書學爲仕亦從世格舉不加力務亦弗矯而去之褰然卑寀無尤止而光焉即此時令長三公丞一人竑然建平天下勳爍百代無顛折顏色聲氣固凝然無毛末易也以爲王公皂隸者一神聖至賊逆乃萬萬耳自周孔竺乾軒老至百流伎無讓不克爲者又始無顓工隨女問斆隨出之皆詣眞極也自亦不識何方得之時與古人對語翕然斂至無一簞食無與于其中及臨財亦矻矻交于彼亦不作硜硜苦怪節爲竦人視聽類爵貧夫然人盡掩取去又無毛末惱以彼得逾騅虞寧粥讓竟侮不消詳勺量爲兩曲全之也寶玉器面擲碎無一點異色大畧覩貨賄若營護之者與糞土一此誠天下者也更以賤貨病不可強從俗情視俗情皺眉褰而去之然所復有甚於此者爲事如倒北至甚若繆纓冕之而無榮撻詈之而莫辱刀斧之而何畏死生不問何有於他哉又若鈍強無廉稜其諳處負然貫日月洞鬼神與元極一而文章與運化流

或問東南之道東南曰大曰不大曰吾豈螭又問曰實曰不實曰豈芻靈又問曰通曰不通曰豈土木偶歟東南之言若此然則其人固不易知其自語三道者其所以爲人乎

九境畸傳

九境畸者合三才萬物爲其身總花木會染爲其色通風水入音爲其聲齊有無正變爲其道同古今精粗爲其事其大蓋若是夫人大曰聖禽大曰鳳水大曰海大則畸故萬載數聖千秋一鳳六合四海故曰九境畸系論

或問余子爲東南九境二傳胡不著氏字曰其志也蓋其道無須乎是曰是則已矣又烏乎傳曰如是而不知世過也余爲世救過曰如是則誦於市令知乎曰三千年後有雄

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錦衣衛指揮使徐公碑

公姓徐氏初諱鑄更諱世良字嗣勳著姓吳縣已久高祖文禎曾祖子復祖孟聲俱前贈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顯考天全府君諱曰有貞起進士累官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封爵如上當　景皇帝疾大漸府君密與文武臣數人定策合力迎　英宗皇帝復辟　上以府君功第一褒先延世賞典穠越府君茅土既胙弁授公錦衣衛指揮使以爲世官俸祿貸死昭錫券誓時天順元年三月公年始十有二遂能紆袍綰符立位渥衆　上復時賜宣命引入殿闈拊賚有加㒺戴光赫未半年而府君同事閫武不能包承方懷狂狡貝錦斐然兩致詞獄頼　天王聖明但置南交而公亦落職奉顯妣蔡夫人生母蘇夫人歸守家祀越三年上特詔還府君于田　憲宗白　命登極又還府君

爵服府君乃遣公游業郡膠期武經術舉試未捷而府君薨矣公遂依親以居　今皇帝踐阼弘施覃霈追卹遺舊諸先有命秩者仍入叙録公於是載佩國章沐浴皇治詠歌圖繪以寄其尚別署味雪居士申情自得踰浹旬紀以疾卒于弘治壬戌二月壬戌初生正統丙寅正月庚辰爲年五十有七凡兩娶先陝西按察副使劉公瀚女蚤殁繼太常卿崑山夏公㬎女賢明復道勤家惠下稱内外之族偕老聯化相去逾月其諱德賢字惠媛其生景泰壬申八月庚午卒亦壬戌正月丁亥年五十一子男三人美承夏出美朝美爵別出子婦都顧張三氏孫男二人同符同策孫女三人皆幼以卒歲十一月甲申合祔邑西貞山祖塋之原允明爲公外甥寔宜述事標墓播衆詒久嗟夫宇宙渺渺人綱人紀君欲臣良臣願主聖父志子孝子望父慈國有爵賞以勸家有身教以傳彼此諧值則國康家肥極建福錫厥爲世典大矣然而氣數消息理無恒泰倚伏往復不膠于常惟夫明良孝慈天命凝發曠世弗墜何屈伸存亡之隔何日月陵谷之易敬用刻要列石託諸不刊爲我徐氏子孫其永法守以無忘　王澤先烈又廣爲人綱之弘勸爲

顯妣武功伯夫人蔡氏祔葬誌（代毋舅作）

惟有明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冬十二月庚寅不孝子世良謹奉先妣夫人之櫬葬于吳縣貞山之塋祔于顯考武功府君之兆禮也夫人姓蔡氏諱妙眞宋端明殿學士謚忠惠襄之幾世孫今爲宛平人夫人之父曰以道毋曰朱氏夫人既笄歸于府君府君姓徐氏諱有貞字元玉爵至武功伯故夫人如其封夫人以永樂丁亥十二月六日生成化丙午九月朔終享年八十有子男一卽世良娶陜西按察司副使劉瀚女繼娶太常寺卿夏杲女女五長嫁祝某次樂

亭縣知縣蔣廷貴次朱琇次王璨次灤州知州潘齡皆顯宦家孫男三美承美朝美爵世良伏惟夫人慈孝貞順全婦人之德貴壽令終備夫人之福作配府君內外合懿雖傳記所稱何有加焉世良不肖速罰以至大故顚越荒亂未能昭發先德以章示久遠謹叙其族胤始終梗槩誌於壙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王府君妻祝氏碩人墓誌銘

碩人祝氏諱妙靖長洲王公諱成字彥剛之室贈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議府君字煥文之長女而允明之祖姑也以洪武三十二年八月六日未時生成化二十[illegible]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戌時卒春秋八十有六子男一諱傑子婦江氏孫男欽孫婦沈氏孫女五秀端秀英秀貴秀芳圓秀壻沈楠呂洪呂韶陳蒙陸鉉曾孫男三復勝復吉復慶女一酉貞皆幼初傑謀以卒之明年葬碩人於楞伽山之丹霞塢未克事以其年十一月十八日病卒欽乃以又明年丁未十月十九日乙酉奉二柩葬焉嗚呼可悲也已允明往相之弔哭之餘相與追惟我祖姑之遺德以允明嘗事文字之業圖所以永其傳

者允明謹雪涕述其槩曰祝故甲族由始祖元平江路總管碧山府君以來世以六藝相承至朝請府君及王恭人寔生我祖姑惟我祖姑鍾秀聚慶生有異質以孝事親以友處弟以貞相夫以慈教子以儉勤理家以和抑接族姻以寬臨下於婦人之德蓋無不備者率所履所言皆從禮則一毫不苟肅如也資志穎敏高朗多才藝涉獵傳記甚富通書數善籌畫記臧聃竺經典富習深通蓋心一於善而已若組紃籩豆酒漿之工又精之姻黨女婦咸師效焉中年不幸以疾失明而賢能罔懲也允明嘗記我祖考叅政府

君之休致也祖姑寡居久矣府君與祖妣錢淑人時迎歸於我蒼顏皓首友恭周旋居然類唐李英公家允明敬侍左右教言屢及又時爲諸婦道古孝女貞婦慈母故事或述先德其言秩秩有古賢媛風範及府君之棄背祖姑猶存已卧疾牀席神思頗不寧允明數往問候則欣然引致牀側執手話言不衰允明因問碧山府君遺事爲之甚喜鄭重道述無幾而不起矣嗚呼可哀也已惜哉允明愚劣無以章顯弘懿將謀之執紀述之筆者以爲不若允明之具悉也遂不敢已銘曰

女則孝只婦維貞爾毋亦慈矣生德罔愆死範久存賢哉碩人有厚玄宮完璧永封無或壞崩哀哀孫子追遠如始于千百祀

明故南京太僕少卿李府君室恭人王氏墓誌銘

栝松陽之王出唐觀察使朗自閩來徙至宋以從龍功得官者十三人至高州助教利政生大理評事祖光二傳爲元國子祭酒宗儒又三傳即景彰府君國朝以文學起家受知　高皇帝初以舉人授教諭詔徵天下博學士浙藩以聞晉日直翰林陞知開州御書名于策終翰林學士援經擢緋總紵以卷頌宋王爲　大明文苑宗家翰林生五子季貫終溧陽教諭是生恭人諱某天授懿淑家凝徽慶抱操靜一秉禮堅定平生言無譁猛服非藻麗動罔專事門不數出晚益泯默寬然靖莊以迄于盡享年七十生於宣德己酉七月六日殁於弘治戊午四月望日初溧陽頻仕幾地而生恭人吳郡李氏游居南都世望肩埒故恭人歸于太僕府君貞伯父歷膺命封同歸于蘇偕老纖化恭人出一男曰系爲府學生卒二女嫁長洲祝允明武進張廷瓛皆舉人嗣子一人曰紹出於側室年將及童聞聘袁氏其未誕時府君以猶子似綜其家至是輔紹卜祔恭人于郡西橫山府君同穴以辛酉八月庚午窆嗚呼傷哉允明之喪府君也未逹不能殫職分而慰遺忘以爲且妄有待今喪恭人猶然是用前後悲愧無已雖然幸有紹矣銘曰

煒煒王宗淵淵李世神作嘉耦人兼允懿四海之顧太僕不顯恭人伉清塵其則不遠甥銘即幽以綴家史有弘焯于遐載右嗣子

徐府君妻孺人高氏祔葬誌銘

嗚呼孺人吾先妣之季母也吾自齠提比長時往拜

甚依戀然且畏之蓋其仁有禮如此今亡矣允明在悲舅氏命記遺淑將琢石以棺同瘞敢不是奉詳書曰徐爲吳望姓自孟聲府君　國初以富戸徙畿赤有子三丈夫叔者武功府君吾外祖也季曰元瑾府君少長在京師孟聲令之曰吾欲内爾婦須故鄉人吾故人高德進有淑女孺子圖焉府君承令内之即孺人也諱妙安時年才十七受母周教甚至既偕來而姑已没非舅極篤舅又没乃與府君歸先里府君悉以廬舍與伯兄別就荒地縛茆葺稍障風露孺人手井臼者數年府君出商湘潭閩蜀輒經歲乃歸安

其事若無家焉以孺人也既富矣孺人曰家自約入饒也則保之有道矣無若縣安先祠辟治塋兆立穡事爲子孫恒守廼莽以教之耳府君曰是會吾意至當悉從焉天順初武功公謫金齒蔡夫人暨舅姨留京師府君往迎還養之孺人調撫之力尤深踰五年　天子特旨賜武功歸田萬里自天而下骨肉聚喧夫人舅姨等交口謂嗔都下恐禍離別行者留者投荒去旅卒卒各南北兩莫能計母息惙惙焉叔之迎護娣之矜㖩何恩也武功曰吾悌弟淑婦素也至不以難遷則非今日竟没没吾失耳矣其若庚袞若王

覽之婦將無與遜焉蓋府君性極好施而孺人尤益將迎禪補俾勿怠事不獨此若贊府君應官格助軍受冠帶若養給宗黨及嫁娶貧獨藥疫棺暴至潛治官塗甬往往不愛豐費又善讓惡聚雖惠力在人養其辭孫心推若不及者子姓女婦咸化焉家俗持厚如古義門雖能散然無失當家本無借靡之具時語諸幼屬以立家時辛酸事或至灑涕曰若曹所受成孰非吾此中來今不復必以此望若曹唯確守不廢則亦莫吾媿矣皆愓愓畏服孺人儀法莊整不作倈門靡風雖房院裯複臺婢觮𧢝入其堂戸謐然若無

人焉者與武功夫人既恩義相洽而夫人柔貞之德又越當世而彷彿古之聖媛晚暮娣姒相聚皓髮輝暎案席府君卒孺人亦中風逾月屬纊時弘治癸丑五月某日春秋八十二矣生乃永樂壬辰二月某日子男二曰世英世傑世傑蚤死女一歸楊鼒孫男五曰美中美德美輝美恩美質美德府學生女四曾孫男五女八葬以乙卯十月某日冢在縣西北騎龍山珍珠塢祖兆内與府君祔舅命美德叙事以來允明既詳纂且綴之銘詩其詩曰

坤陰含弘道成女女生蓁蓁雛鼠虎孺人粹矣抱淑

賦篤性好修行有序曰婦而婦母而毋弗爲吝嗇爲均予飾禮克義漁其聚邇族疏媦逮鄉伍助吉安凶濟凉寠澤出貞閭内斯普誐誐春秋條遐舉德建慶集無遺祜騎龍之山珍珠嶌巖巖左龍伏右虎土膏泉清氣膴膴青粹白彩藏佳琥岧昭群穆欽爾祖封塋有樹廟有主時禴時烝磬霜雨與澤偕延永亡斁

外祖廸功郎江西安福縣縣丞陳公誌銘

公陳氏諱紳字用章吳縣人考志晉妣朱氏生公有良質冠弱從奚進士昌學舉業五試不利卒業太學入選授丞于安福安福江西大縣俗不尚同辭牘充

斥通官顯人家滿鄉邑東連西引人人以第望自負吏政斷斷不易公舉其職岸然無田也餽輸尤難事公任之有餘力令去權縮邑篆亦優優焉任四歲而老民知思之君子以爲得其心非得他民心類也平生和氣藹藹而不流孝友忠信觴吟自娛春秋六十有六終于正寢明年冬月吉歸玄宅允明公之外孫也哭奠之餘謹依公友夫鄒君所書公事撮類爲銘以刻之墓石公配王氏子男三人瑛環球女二人長配允明母先人曰祝氏瓛次歸吳汝鎔孫男四人女三人公生以宣德元年正月十六日没以弘治四年正月九日葬以五年十一月三日日曰庚申墓在鶴福山銘曰

士也業成宦也志行老也居寧高朗令終子孫繩繩安哉九京

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湯府君墓誌銘

湯貫吳縣於今以大族稱最郡中不特以富而衆蓋他大族鮮以九族數十指聚食故多讓焉獨未得其轉徙之悉今第知故爲中原人從南宋遷江陰吳又江陰分條也始來者曰淵淍淍卿生均澤均澤生彥祥彥祥第二子曰宗本是生府君府君諱瑄字文瑞

母周氏繼徐繼王府君小學之年則已知孝皇皇犇問求所以報親者弗得或曰浮圖氏有茹素資福之説遂三年不鮮食弱冠大母有疾刲股藥之弗效傷慟作疾繼事三毋先後一致終無衰減而養事宗本盡五致之孝尤稱能敬始在髫總已蓄大志自以爲吾長也吾父母當驅吾入仕用路矣既屬孤鹵夙稟而理男事府君殊不肯自逸寄籍市典册辦營雪丕薄弱宗本閔惜以爲不任弦誦勞也少逸之將俾壯丕自厲弗休竟襲轉羸憊以大病而學緒中斷焉年二十五始娶允明姑氏湯視鄉寄逾百年彥祥奇姑

氏聘之亦以病故至是始昏時先大父維清府君參山西藩政府君數千里來迎女無何與姑氏同歸于蘇宗本方總家政御衆分職舉禮理財綱紀頗允殆猶公府府君承令與群從更翻行貨京師轉以饒益鄉之仕於　朝者結合相與通懷達志會有　旨吾書者授秩冒籍府君曰時乎時乎仰奉例入授鴻臚寺序班階登仕佐郎越三年匀當江南已而曰吾雅志簪組失其階塗今忽以朱衣趨侍　禁省專馳使牡吾復何以塞吾君恩事竣遂不復起居久之病淋不愈改病肺外枯中乾榮衛竊消又加痰咳益劇或時迷昧失神猶自支厲一旦音語如常忽然而徃矣弘治戊午四月甲午生以正統辛酉十二月丁酉年五十八遺男子二人長正倫爲本縣儒學生娶顧氏今湖廣按察副使逢原女次健庶出聘鄭氏女子一人孫男女二人咸幼正倫卜是年十一月十一日奉葬于郡西靈巖鄉吳山之麓府君操性皐緩慎重不妄蓋孔子所稱以約失之者鮮矣則府君其人也雖身不克志遐享未足然正倫秀朗顓勤才業克利大振府君不在茲乎惟先顯考終鮮兄弟惇友姑氏與府君猶夫兄弟也而允明辱愛尤深存亡之感寔鍾厥心與正倫哀功之餘拾綴遺美丹書玄石倚之外棺期垂悠永又申之以詩焉其辭曰

人各有懷翔高潛深蜂蟻之義夙尚吾心孰司我衾

繫此裞金綿綿疑循先切淵臨大人有命我敢弗欽

君陳衆仲獨媿纓簪貝蠡之業道亦無侵同居千言

不聞於人爾敢其守既逝而遷西爾作爾吏特逢春

留縣而裔爾爲守林六藝之用咏進同倫爲稱大鴻

臚肆斯任使命焜燿于掖而南還榮鄉郡允若賈臣

河濟從輪我不素飧殆婦知幾長圖故岑我馬玄黃

西望移陟有旨酒木暇盈斟褰裳去之回元太純

江源悠悠可濟烝雲防而弗宜孰承以奔粲粲文胤

既道于岷沛物之動匪遑伊今巖巖吳山中蘊瑶琨

德人比之輝采宵騰錄錄小子增卹于忱鋪華垂烈

慚此無泄永奠隧壚侑以悽吟君嵩有融三嘆斯音

王烈母江氏壽穴銘

允明祖姑歸同邑王公公居閶門下塘業故殷公卒子宗善處士紹厥有家處士賦性豪偉有雄才闊量翛然鄉卓特人也於其家冠昏喪祭姻友慶弔伏臘迎餞問遺無失禮又喜周賑人多所給施凡若是皆倚辦於閫內日日舉其所爲操施浩然順指而集取

諸國粲猶原泉不知其所自來後又惟宗人之歎士胥靡于官疏牒胥伯譁擾歷歲支費益不勝計於時蓋主闔者爲江孺人江孺人性氣畧如處士而材幹尤敏利故克有功時凡爲族爲姻若隣乆於王而知江者無不交曰賢也先王父參政府君示姻曹曰婦任宜師江已而處士死一兒欽纔弱有室三女未行家稍東矣江孺人撫者嫁者無曠瘵焉無幾老姑又亡欽又亡於是惟與幾子婦摩鞠四嬰稚孫以居歷暑雨涉荒饉持門戶數年不少卹於人烈矣哉孺人之力歟孺人稟執聰明遇事機糾紛人情竄伏一聞

之立有裁擇判決億之屢中又意氣剛果既事無適情而行以敏捷故罔弗濟又言論順直容度高潔黨分間不肯以一豪爲人謾欺若挫抑之卽或有是正辭折之無小不忍之態雖私親內屬倘有忒儀亦正之不能隱忍也又動履嚴重婚姻之家不苟還往曰彼無以其富也而我易近之乎又多藝能孺人之賢衆矣其最大者事嫡瞽姑三十年又事生夫姑二十年皆備極子道無一髮缺一日忽其至且久如是何其賢哉予舅接見敬奉不敢忽今年將如　京師孺人命志其質系成章曰卽予遠去吾當刻諸石他日寘吾藏六使後子孫知我於王不敢負舅姑之事如此者噫坤作之樞機有家何其闕歟爲孝婦是爲孝子良臣也爲賢母是爲明君賢父也是君臣父子二道備也與其本爲夫婦者而三焉則人綱灼灼乎在天地之間如其令人者當幾何哉當幾何哉若夫以嗣以續繫宗祊之重也而又治亂持危蹇蹇匪躬託孤寄命而不奪者同科則偉哉乎功德均隆而忠良並殫者歟敢僭進以稱曰王氏烈母舉功之不羣也以詔于來以慰奉其志烈母名某父曰景昭子男一人卽欽娶婦卓氏復姓沈氏女五人孫男四

人璟琫瑜珮烈母以宣德五年四月十一日生今弘治甲子歲七十五矣氣貌澄健不少衰所治壽藏祔先處士楞伽山之丹霞塢前岡也綴之以詩曰

氣剛肅兮才明通既果敏兮又順雍將大施兮沛無壅始履達兮摺棟隆中罹擾兮鼠穿墉終投艱兮哀恤從閑寒歲兮知彫松嗃嗃厲兮卒無尤德備懿兮功特崇亦慈孝兮兼明忠人綱三兮萃一躬丕哉烈兮懋王宗樹沃劬兮食當豐聯桑榆兮延西春尚福祿兮來攸同爾繩繩兮養奉克世報德兮思元功美哉壞兮有壽宮後百歲兮雙劍封受介福兮王母降

源淨兮流古窮

孺人王氏墓誌銘

孺人諱妙慶其生之族曰王所後之族曰祝所歸之族曰劉劉祝出長洲王出太原皆宦室也初正統時予先王父太中府君以刑科給事中與國子祭酒少詹事劉文恭公同朝府君爲長姑氏覓壻因得文恭之從子汝大館穀於家既而長姑卒府君視先考也少曰當圖輔之者將故不可離也時太谷王妃父兵馬張英知之語府君曰吾中表之族有王君名郁者令任太原左衛千戶廠室何宜人誕二女其長者則

嬪于晉邸爲王元妃次在室也盍後於公而繼贅是圖府君因籌從之緘諦走伻以諏于劉之尊劉之尊曰可遂就醮焉景泰之甲戌也明年生一男曰翰成化初府君夜其政選更孺人歸于劉已而居吾家爲多後翰入京師圖仕進孺人往依之又數年翰被薦譯夷文于六館存以受祿加服遂授鴻臚寺序班歲庚申汝大卒孺人與翰歸于劉越二年乃卒癸亥正月甲午也以宣德乙卯五月七日生享年六十九卜以其年三月甲申葬于虎丘合汝大之穴翰申奉治命徵余述銘予之孩提蓋嘗受孺人鞠護之德其何能默孺人性甚婉良而才識警穎工巧越倫又能審時度宜通遷一致其賢洽於諸族姻間而終享壽康進加榮貴亦用慰於冥漠矣汝大以翰貴冠帶孺人又嘗生一男夭今翰弟二人妹一人皆側出也孫女二人銘曰

太原彭城居三族之華方舟泳游敦一德於家或詭之輒無往不循予也足將孰與不足纘而悅兮茲謂終福安玄宅兮存歆嗣祿

湯永之妻徐氏祔葬誌

徐氏予中表女兄也徐湯皆與祝爲連湯有士曰永之徐有女曰德莊年相若也凡三族歲時嘉吉燕會間二氏輒相期結好而未果也既而各問名他姓輒參辰不協久之湯曰結好之願豈不在茲乎一往求之即皆竟就禰遷徐氏既在湯家室飲宜信睦修篤而未幾湯君病不足蓐食淹久以死與徐氏相安蓋無幾何時徐氏嘗英歲握志確烈如山不搖沉寂閨寢又十五年乃以疾卒徐氏有至篤貞順之範倍徙他婦姆言巧笑一生不聞於族侶其生天順戊寅四月乙酉歿弘治丁巳六月甲戌年僅四十耳父余舅氏字曰顯平前武功伯猶子毋王氏葬以己未八月

乙卯穴在白馬澗南中麓山之原合祔永之徐氏字始取永之兄子訓以嗣至是其舅以訓來稽顙曰新婦志行良無寧使嗣恨九土而無如君知也予潸然書之銘詞曰

身未亡志亡幾時冷然以徃也婉娩怡怡從靈修而駕元氣清霜白月兮無不同之幽幽遺礎掩山陲其年無替兮斯銘之碑

史在野墓誌

在野爲余女弟之夫氏史諱臣字在野吳縣人也以成化戊戌十二月七日生正德庚辰五月五日卒年纔四十三嘉靖癸未十一月二十四日庚寅葬花園村祖塋余嘗銘然而悲夫在野有志而無年又悲夫其孤幾室凉身後落莫又悲夫予妹之發苦也酸澌不能以筆然而俾其後得據依以知在野生死大概又假備述以少慰冥漠亦有在於此即言之初先考仁齋府君生妹四歲而下世妹稍長允明與毋陳夫人謂不可談其歸有問者多不當意史氏自處士浩生今雖隨州守之甫室錢夫人生在野爲家嗣乃以妹爲在野求聘遂從而歸之無何隨州往任在野守廟墓於家在野有志修飭自愛不肯落人後勤營業

居闤闠弗溺靡俗不及爲仕顯然好學尚文嘗一往省于隨歸不數年遂没有三子曰貢曰賢曰贇子婦曰顧曰顧曰張一女嫁張希載悲夫銘之曰

行不失貞志在廓成而孰美其生靳靳中宥煢煢諸子孰厄其死與短而臧與抑寧歷而長與是並非人之願而理之常在野何否而偎一于此尚其餘淑之可藉抑冥相之可假俾後弗隊以下殆庶乎恔亡靈而慰存者悲夫在野

賀先生誄

維弘治三年太歲庚戌十二月十一日戊午吳儒賀先生甫卒于閶門外之里第明年葬于黃山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邈矣慶宗始顯惟輔是佐帝乙効庸肇祜晉鄭齊克陳寅與虎軍戎趙舍俎豆漢晉衍繁東都純更以賀分柢散條代弗獲譜沿晉迴唐指弗遑數恂恂夫子有耀爾祖事我　高皇績在大理爰及顯考墾茲儒田無妄之災孰厄而顛夫子承緒出死獲安僑寄江陰棲泊丘樊顔志厲業不病其身幹蠱克家忘其先艱春誦夏絃筆果簡編宿畬南嗨桑麻東阡吞酸茹苦終日乾乾以壯以強食力累年修文起貲免若計

狀屢遷師帳再造故廬高閣連楹書齋數間小山幽亭奇花清泉遂作嘉賓日登盤旋富吟宮商侑宣管絃神和氣融遐齒益徤衆子餐色群孫捧膝士服儒言庭宇賀貢有魁鄉策有庠黌籍文源浚流滂湃沆溢夫子之志以莫不適嗟嗟夫子不愢不群剛勿戕中和非狥人僻斷僧巫不諂非神克勤克儉富弗濫貧少傑坑歲老尤特循木喬其根條柯自蕃還芘本趾亦興之然根施既豐忽催于天淹歲之晉終不可延嗚呼哀哉紼帆收芬遺草夜燭塵滕汁溢音絕徽軫識旅雁翻黃山之留草露滋泮松溪風瞋頎頎玉躬漠漠沉影嗚呼哀哉小子王毋連姻外支復有大父爲夫子師誼兹歷世義禮匪虧小子之幸撰杖屨隨豈不感知巽言怟怟包荒發蒙有衛不遺欲酬之後雖遂焉追嗚呼哀哉孰不有厄終泰厥否孰不有死死不愧士隱節完躬顯發在嗣鄉郡聞寂澌盡君于登文旒旗浹淛曷止嗚呼哀哉

仙華先生誄

仙華先生者長洲趙公與哲甫也其諱同曾先自浦江仙華山來故號仙華生公以王孫遺貴而沉益儒術振望林表垂數十年門弟欲並是稱先生今則已矣多爲辭詩以薦傷惜太原祝允明奉作誄曰

有宋周叔僩僩恭肅冀侯南陽隨國居睢其孫寵從宦居浦江良仁再徙斯吳金莊金莊六葉茲惟先生偉表山峙吐音鍾鳴成髦知道力學稽古上師聖賢近武叔祖叔祖繼何曰友同彥如祇叔　太宗爲時碩儒公有其才擁而不試有莘躬耕曾不忘世時事得失生人利病知無不言大夫問政歲則大饑官無善圖公策四出萬言爲其挾走千里陳于撫臣彼搚其謨而與其文公曰咈哉余當衛下爲民請命抗論反復卒用一二而以邮之厲于同衆而亦尼之湖澨病日矢謀于公築之復之坊與水痛彼則何知始愆卒服公置其功而作其讎清籍之苛驅民入伍公則往愬曷逆彼怒終則以悟乃更厥武或乾萑苻導俾誣善乃用胥賄公曰其敢我則隨往不直不返乃悚而釋善類斯俟條約于族以義篤親聚貴公藏散給用均老養少教喪祭冠昏成美疾惡憂樂同人詠爾之顛日暇爲折汲之綮有政畏斯干以爲執剛以爲旋通栒立悰時寓風諧先生之學鉅細悍綜天緯地形醫方仙洞篇翰葩富談辯海湧云胡遐徂內外傷痛嗚呼哀哉氣鈞生人終始有期踰耋之齒公壹

[illegible][illegible]鄉門之戚失怙斷覡嗚呼哀哉典刑君舒岑[illegible]寔徒尚列名謚

十五卷終

懷星堂全集卷十六

傳志

元故成全郎江浙官醫提舉恒齋葛先生墓表

長洲祝允明著

士抱賦穎粹砥行修業綜古聖人經術固將以自效達志用時兼濟上下流華於方來也或世代戾契既不我用於是肯延跼而林皐吾志已矣然而澤物之仁固乎中活世之方寓乎手緬觀斯人有病心惻乃有知者衆而試之雖地隘施小吾且應之亦有以發志成效不孤天稟爲儕永身後則獨非君子之心哉是亦君子之道也宋簶瀕訖奇傑之士散落草莽者何限吾鄉尤衆其稍出效用於勝國雖百售一二固稱於時以馳於後不可誣也若葛提舉先生其最也先生業行與其蹈履有黃文獻公晉卿志墓之文其裔孫惲比治飭遺冡以文在幽不得外暴雖人多意傳録故不普因斵穹石揭其前特請余屬詞刻其上因掇黃志大畧爲之敘云先生諱應雷字震甫別號恒齋世平江人大父曰宜義郎思恭父曰進義校尉從豫先生始受周禮於季父某爲舉業業成而宋亡無所用之進[illegible]改儒者而學多能通九流百家醫尤

工先生既無意干祿儒業之外遂專治父所遺醫法黃帝樞素諸篇搜抉研核無餘力自得甚深以爲當世所謂醫者株守近代意見論病執方如檢畫一絕不識原委誠與古法乃推運氣之標本察陰陽升降之左右以定藏府虛實而合諸經絡氣血之流注於是疾病之倏死生之期無能逃焉從而立方法爲之湯液砭焫自不能雷同他人奇效乃著聲華日騰焉時浙西提刑按察司判官中州李某推醫名嘗治其父疾亦致先生決之先生爲之語云云李父子驚相顧謂南方乃亦有斯人乎因盡發藏書河間潔古諸

說相共討尋凡先生之語無弗諧合去益以其道行南方之醫始能言劉張法者先生啟之也先生嘗謂守眞若子和當女眞強盛時人氣勁悍故宜多用宣泄逮其兵饑衰殘之餘民瘁氣困於是潔古與李明之輩乃加以補益此其下工也宋既杪末醫多襲目見務守護不能爲攻伐是謂養病非治病此由不知醫當視時世盛衰不知通變者也故所著書曰醫學會同凡二十卷大旨類如此於時近遠病家乞治無賤日踏焉塞門大夫士內交益衆皆敬禮推譽大德十年遂被薦授平江路醫學教授先生亦不辭爲之

治田疇嚴廟祀教育其徒往往去爲善醫無幾省臺交舉擢江浙等處官醫副提舉進提舉階自醫愈郎至成全郎延祐之某年也至治二年以內艱歸執喪過毀竟不久卒于家三年正月十八日也享年六十其子乾孫以泰定元年春二月二十八日葬之于吳縣至德鄉堂野墩先域之次乾孫字可久其學得諸先生而發之益奇取績轉神與世傳不衰吳中視爲文獻家自先生　世乃不懌

系之曰士惟無所可見見之或無本抑淺何故其所及名實廣狹以之有如先生劇心研經且將用周公

之典以輔斯世既不果退用其餘以被物亦取十全功蓋亦得上古聖人之秘其震於時而引於後何有也黃公謂先生既棄去時業更以詩授乾孫又云先生質和粹識量明達外嚴內寬孝友篤于家而惠賑澤在閭里然則先生誠德人（[illegible]）大夫文獻重吾邦邦人世當重之豈獨其子孫恭懷乎所樹而已也

葛先生墓補志

修行立節人之彥慶餘澤引慈之契敬宗傳美孝之鉅發德實錄辭之善自夫伯騶假曰葛繇嬖氏援分五爵散部四民蕭規曹隨傍流達兼之澤伊耕莘漁

肇用舍藏之具君子不斬文獻能徵千載之間爛然充觀若夫唐靈斯薄周民式遺時則道明府君逆淮南而之一邦十澄江以宮一畝爾來不億尤引無極大概宋富顯公元多逸夫殘胡負乘之末　眞人出庶之屯則茲野樵先生昉宗於吾蘇焉蓋歲駕丁酉江人恤戎先生從父益之而來洪武初紀遂綴版長洲而授廛城市先生諱佃其字大民起居六藝飲食一經本窮羲文枝獵王鄭研幾陰陽之緼觀象剛柔之賾至於融陶性情比排宮商近嚴聲病之度遠守經緯之旨隨時古志夾然自復辛未之歲應辟人材授雲南大理府同知力以病謝浩然東歸河干伐檀韞匱藏玉閒詩乃興志從劉王之招學易無過神符阮君之遯葦帷尚下馬帳亦縣生徒執業遐邇烝集永樂戊戌凝然告終閱受春秋七十有八配室顧氏二子華倫始益之造居在本縣二十四都陳公鄉之雉瀆及先生遷築考令遂即雉瀆之址爲幽宅焉又越四世其孫曰弘暇游大黌力述祖德史蘩系譜還輯遺吟復以石文無見玄美未傳因乞追篆所知章揭崇石庶幾終世有考來哲知欽源長祥餘墟姿永

明故文正書院主奉范公墓志銘

自文正書院立世遴一人統司之曰主奉魏公千載不斷之澤行諸其身責不輕矣然恒視其人爲低昂由魏公長子監簿公嫡支而下十世曰廷幹嗣爲之當洪武初資業甲吳一邑邑衆總民稅稅多逋坐當除名　詔執歸　京師廷幹與室陳夫人訣曰吾罪即死應爾獨世澤斬於我吾何以入厚土何以面先公夫人曰即償之須幾何許曰二十萬曰計妾奩飾猶贏升益以君產當足償矣若以易覆宗之禍廷幹曰善立鬻粥如民負輸之即就繫及　京見　上上釋其罪更加獎賜遣歸由是義田之寄長洲吳江族籍者坐廢而吳籍獨完存焉廷幹生天鑑穎秀抱遠略有文行讓嗣職于他不居其人乃弗克負荷至售手澤賃公田義職以蠱連族病之吏合議還屬諸天鑑之子元理元理儒行惇潔博通經典有大度乃拮据黽勉裁節冗濫復手澤清義田別戶籍立提管一人專領之十載一易以革賃售之弊作砧稽簿四冊請于巡臣郡守印記之分界主奉提管掌其天平墳寺各傳守以備參察失遺又脩正家規圖乘損益給助自長吏列刻木榜縣示遠久更新忠烈廟若義

計若家廟主奉之任於是爲大舉娶周氏是生公公諱從規字圓吉賦性沖厚操履中庸力思紹述親事充振先烈如新歲寒堂改涂書院易建石表凡祠事既蒞正周備又以文正忠宣而下累世宅兆在洛者久缺封掃請于官求自往省遂給過所以去至萬安山尹樊里省覔封掃如儀自魏公祔位諸冢遺封故存獨忠宣之兆越百里至則無所見問知爲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號剷蓁蔓披砂礫肆蒐不得乃禱于空跽泣連數日天怒大雨三日夜雨止澌土去深三尺餘露斷碣數尺題曰宋承相范忠宣公之墓公

大驚喜亟白于守禦分關官勅戍卒還公始案圖譜加封樹作墉屋辨止界正神道植望獸以表之勒石記事訖又爲外舍屬褒賢寺僧居守又遣吳中支族一人往協相僧以居然後丘隴之職始與祠事並盡既復以令族食指百倍於舊而莊課不登乃合衆協謀取湯沐之樹易田百餘畝以附益之族祿始贍其意建樹多績效大帥如此始范家園故地殘圮公大新之鑿池立亭蒔花木育魚鳥中歲養息其間天平故有卧雲書院公時往還自得因別號卧雲族人或谿繩泛漁頗與家憲當罰公惟舉憲風示而卒以厚

度包容之不致罰或曰先生傷圓乎公曰吾家自咸通柱國府君以來積德百餘年而發於文正忠宣恭獻清憲諸烈祖奕世大顯至于今又六百餘年而不衰益熾孫子千億蹈儀循度不致散背者獨持一義字保之故爾人之格不齊惟義可以和之至如條法懲責先君特緣是垂教開人心耳吾所以爾調之如是將以不失先君意而默有以永保義之心也聞者以爲然其特見御務務爲寬雅徵遠又如此公生於宣德戊申九月乙卯卒於弘治丁巳三月甲寅享年七十配盛氏故太醫院御醫叔大之女誠一惠和有

古賢媛風稱爲世家主婦公初昏從外贅處盛氏舉共歸治婦姆之道並無違以辛亥六月己亥生後公一載二月庚辰卒年六十七初不育常祿公弟太學生嗚吉少子汝舟將以爲後既而貳室譚乃生子男二人長曰汝輿今補郡學弟子員嗣主奉次曰汝轄女一孫男女各一汝輿等卜以明年戊午月日奉公與碩人合葬於雅宜山之新穴倩其族兄吳縣學生昌辰敘總遺行將著之不朽以允明與有姻分知仰切悉來以爲委謹爲撮書復綴作銘其詞云

君子之澤如水行地遠之斯達壅則以滯苟達而滔

奚遠無濟洋洋魏公仁源義委勤矣卧雲載官載
清廟既嚴穹丘亦治德興行卓全歸善瘞拜贈先公
不忝九地江水泱泱沛於終世

薛先生墓誌銘

吳有隱君子薛氏力學脩道七十而沒未嘗一日同
時世浮詭者既沒孝嗣應祥謂允明與吾甫錄曰先
處士多門人傳遠之託吾以委吾門人者要在先人
之終而責備也錄乃退爲行狀甚詳允明相爲參補
謹誌之以薦于吾師曰先生諱英字時用買長洲縣
曾大父名遠大父弘道父繼周代傳六葉繼周娶于

程生先生而家計不充然繼周不以家故遷守易業
教先生轉嚴先生亦轉刻厲學成而志不在顯赫養
親之餘稍以膏馥惠後來劉僉事廷美沈二隱君貞
吉啓南皆知之遮請尸塾席先生學則方肅授諸生
悃悃端實居常時慎確寡語對人不能爲佞詞和顏
雅衣儀度沉厚御家不偏於侈陋拘肆自以貨殖闡
達機智之間舉不巧於是自稱養拙子微飲諧歌熙
然忘老初爲郡大夫致鄉飲酒二十年後亦勸辭弘
治甲寅年七十有四得疾十二月已未終于正寢將
加纊猶命筆自書寄顏云云語意可慕其生永樂辛

五七月癸未也配劉氏中書舍人孟功之孫祭酒友
恭公之姪生子男二長即允明師寓迹縣學次曰得
祥女三太學生王願及劉侍范昌壁壻也孫男二曰
金曰銓女三葬以丙辰正月甲申穴在金鵞鄉孟字
圩之原銘曰
鼎鼎詩書翼翼流裔吳何多儒雖儒之易厥或異趨
將守之缺而旋明餘肥腴先生實乃成與高明考終
安此幽墟燁燁我師歸乎以質揚紛方來將煩命書
有隕自天匪志之宿後者而過焉下其車茲惟公宜
豈曰寵徒

故處士顏公墓銘

長洲處士顏公將老自爲石椁以俟命既十三年乃
卒又三年哀嗣復等乃奉以歸厝於是處士德行大
致今吏部侍郎吳公嘗著列因椁以爲銘復之將掩
封更圖文方石內椁中爲陵谷革易之慮邀其筆於
允明允明少從先參政接處士不能以辭文之傳遠
者既具矣不必以瀾惟其慮且不可以廢是爲述族
屬經闕一二兼衍前文之實爲繁辭以系焉庶幾以
貽重來世曰處士諱昌字公懋甫曾祖天澤字潤之
不受張士誠僞元帥府副使之命隱死于　皇朝祖

天泉字濟民父琇字季栗是爲哭父死哭之逵孝者也毋李氏妻戚氏夏氏子男四人泰復升大有女一人孫男六人閔曾言孟啓密女二人處士之生永樂丙申五月二十七日卒弘治庚戌十月七日年七十五葬癸丑十二月壬申墓在本縣金鵞鄉古字圩銘曰

顔以孝聞振于昔今敷華胚渾有啓而承處士之稟弗渙其醇孩提而知知愛曰親親足傷爪我踣而呻哀哀失恃學樂之年充充猶猶以周卹戚窀穸之事我力斯勸左貸右甬拮据撿鞫祥忌烝祧祀事具員

建本立儀既信而倫敏敏春秋通于亡存我惜我考烈孝亡群我燿我考我力需人人孰諒只三年亡堇上下以勤州司升聞孝理天下將儆勸恩孰爲格之國典斯湮我身我心孰道以信口及我先我涕涔涔疇昔之夕既息我形有赫我父下教其訑爾志我顯胡究我心爾祖遺休盍煥于文勿以贊脩而沮于貧有餽爾柜爾伺于晨詰曰古之孰䌛孰徵有客有客不速而臨有餽者器符夢之名廼上太史實詞份份一氣之靈繄孝是根既立道本亦多旁仁歧伯之法我庸孔神或乞暨馬既施既平有病于旁孌孌女生

一七下之亦底于寧宵闖我寢曰寔感君何以酬之君活之身我瘉以延孰是賈婿孰涅我緇孰磨我礪麼之不回我匪懷奔我身曷牛我感曷申嗚呼噫嘻昧哉愚陰女則何知酬以潔清女乃遄往化此魯男處士之容令氣氤氳不苟同詭不粗陳鄉飲社聚方袪脩紳頎頎威儀亦孔難溫孝于是呼下徹臺臣前以父作後以子因巍巍齊女孝子之門玄運莫留殲我孝君牆翣戒兆即此靈辰生聯死攏千古之珍周棺有碣勒此鴻芬廣之邪閎永之子孫千秋萬年其無震傾陵壞谷移或換高深孰有見諸勿毀勿堊

凡百君子念此孝墳

錢處士誄

高陽苗裔彭籛孫子厥名曰孚爲周上士職典錢府因官命氏望于彭城世有彥美爰及李唐懿僖不綱九縣假擾鏐乃辟疆遡魏分茅桓文尊王比入宋室忠懿來歸纘列班序紛組陸離維此甎橋忠獻之枝公逵昉遷維常亢之維常閎義格于　英宗綸音表宅龍光溢空公生令稟仁冠羲稚大川外逵冰鏡內審詩書優才智禮成性孝友人師睦惠百行父有富業胼胝幹蠱父有殆疾[illegible]不知禮因心切

至賢其執喪戚易兼致兩盡矧殯斯葬生給祭儀蠲絕厚嫁三息父歿弟婁守節婚娶畢養日本衣服歲支內外中表逮諸屬眷彼此或匱吾此能贍兼且先祠纍纍世丘祭薦參吾謂怖封脩綿聯譜牒網羅文獻玉裁宋冊鐵鵠唐券先王謝表蘇公碑碣纍代名鉅英辭妙翰石磨梨刻殘護流散三世家集名賢確論斧歸刊布篋帙充衍既圖紹述亦志兼善君子攸依小人復賴爾涉予滐爾暴予搆減額而稅不息而貸年凶勸分發粟一再乃至十三曾不少怠有司承制懋賞以秩始用郎級繼之右職公咸日辭豈貿受直官不可回以歸燕翼比及其終堅卻猶昔官曰得之亦有故實重門戢旌風聲還籍有秩鄉飲幸公臨席流謙自牧華聞滂溢元公上卿交贊請識褒篇賁章璀璨繹繹公度既達公心孔安崇樓高齋瀞沚芳園觴歌悅生翔植怡顏七十而臥脩脩大還嗚呼哀哉孰不有生生斯負之詭隨浮休鳥獸同期公則大完始終弗虧今其止矣紹者伊誰嗚呼哀哉孰不有世世彼我此鄉原亂德楊朱爲己公施溢分曷毗曷湊世則逋公今曷瞷只嗚呼哀哉深山大澤寔居龍蛇公歸九原胡邇胡遐止水不滓韡璞非瑕清魂攸游上下無涯風霆共運星月同華公其快哉元氣爲家嗚呼哀哉緊予二祖通好于公視徐而錢鼎峙國風公不遺予包荒發蒙肴成後彫邦社漸空海宇之嗟曷以私惘最行文旗昭明有獻淵淵德聲川壞齊終嗚呼哀哉

故詔旌義民錢公惟常遺像贊

陽秋中蘊制事之義而宅心之仁金玉外相秩乎其言而睟乎其面辰也君子今不可見章服威儀千載毫練于何考德諸老紀傳吾華以寫其裔流之詔焉蓋曰玉音華袞事　英廟之忠金券汗青紹武肅之孝五品孫而一家肥似古君陳隱從親而貞在俗類郭有道活凍餒也從范堯夫之棄舟折閣饕也非王孫賈之婣寵幽潛屢晉存歿一道嗚呼鴻山巍巍中有大寶偕此風神與天不老

記吾鄉二老者

馬昂字公素嘉定人舉止迂固鄉夜火家具一不取惟頂巾躡履執大袍凝立通衢中行遇深峻必舍舟車而徒回曲淹滯而不厭在舟展佛經香供跏趺唄誦振響人夾隄佇看不顧或稱以癡擊掌大笑遇鄰客錢虜則以苛禮律之讀書專博鈔積甚富受業家

青田悉以與人有白菴集
沈誠字希明長洲人言必信行必果立不易方一介不取不予淹貫經術而家無方策詩篇文筆一字不作居市闠密邇不識其面聞其聲登樓竊窺喜曰今日纔識沈先生也

金孟愚先生家傳

金孟愚先生者吳郡長洲人也其初自汴隨蹕南徙籍于此世有佳士而不爲仕至父伯廣學行尤茂爲里中子弟師時尊門亦多儒士夏建中者尤名薦爲儒學訓導以女妻伯廣生孟愚既出詩禮家賁賦又

明穎文籍一誦讀不遺由是少弱已淹貫經史纔爲里師律身謹而造上勤齵然自重與伯廣一轍性寡欲無俗好以介自命舉措毋不狥同時衆其甚也人目以迂以矯而不辭蓋誠志乎狷者既鮮合所還往無幾人亦毋友不如已云也如陳僉憲永錫杜先生用嘉邢隱君用理顧隱君寅仲其合志者也致孝祖先五祀而痛斥淫祠巫覡及老釋之教至野師陰陽宜忌最不信成化末郡守嘗要與鄉飲酒然其視官政失得民俗美惡恒不能忘言尚書三原王公來巡撫孟愚謂其賢疏民務九端上之逮後御史巡按至

亦以時弊往陳亦其志不自已也比老取素所讀書中集其關人倫事理可法者爲編曰群書會萃所爲詩文有草藏于家初別號近思後曰竹雪迂夫以自表其高潔絕世之意

贊曰遯之時義以遺世自善爲是者必與斯人寡群亦勢爾也然而有不盡絕世念孔氏亦與之耳吳最多隱君子若杜公者函中韜耕何其懿德之盛與其一於狷者邢氏與故沈誠希明有名隱而專與世事者遊同曾與哲顧亮亦然而金孟愚乃略同之亦各從其志也今杜趙之後廼涉滎滃邢顧沈皆無聞

金之子成性守素慕文不令家聲委地輯述先事甚勤又乞余特傳之亦孝矣哉

柳義士歸金贊

故御史柳公華居憂嘗起復蕭定陸坦與傾交持白金五十兩來贐公不受以貸則受乃受去公起巡閩中死鄧茂七之亂貸金事時獨公兒謙數歲侍傍他無一人知比謙從錮没赦還陸已死久謙亦翁矣持子本侑醴食往歸陸之子陸子曰無之我固不知知獨父持金贐行客耳謙陳狀固予之往返三數陸始強受賢矣哉二義夫古罔斯覯於今走九土覓若一

个不得也激爲賛曰

二老去矣二子克承孝逹事亡信歸平生二老偎偎偕游地下亦讓亦悅含笑栩栩揮金見義雅不見金金亦戔戔義權不任維古斯易今力倍蓰完域寄孫反手於茲義如崇竹泰華終古胥矣富人大益郤隝

徐處士碣

吳光福多才賢士浙攸接燿而徐族最徐之最如良夫樂餘克昭而來亦接燿而近時特以處士孟祥爲魯靈光處士没門人王復列遺美爲傳嗣子鼎又自誌以畢未備至于今十有七年仲子顒乃更以碑章

請於予曰其有待也自先君之意則然矣於乎予不足以盡之按成傳寮前聞類著於不刊處士諱麟字孟祥其爲人也體具陽秋而道孚華實少歲孤薄稚弟三人繼母戚之還就弟食處士如不可生亟往省侍尋迎致事孝友終身推而敦族外而信交貿縣時情卓樹古義嘗失器疑在臧豎家人曰縮之處士曰無問也嘗售貨買從販夫家人曰究之處士曰無校也鄰媪瘞無家倚墻俟死處士舍而理之遂存川梁之杠缺病涉恐行處士葺復創之乃濟至於儒謝小人學務爲己綿緗飫乎腑腸組繡爛於指掌實之而粟布貴精之而糠粃去昏旦斋觚斯倏忽就篇什上師必名賢下授多高第時哲逹官承風欽躅然而山獄靜潜職腸動溫驪吟綴爵百緘裁酬猶夷然無變度焉成化壬寅厨疾不禄甲辰秋日安厝於此鄧尉山之南麓其年七十又一前後系屬悉述先作嗟乎稱士衆矣難乎核實有如孝義植其本文華逹其枝行治浮其聲者非士之眞而宜傳易家以邦一邦以天下一日以百千世秋以公者與彼不尚德乃弗知傳此欲傳者必先求之求之無於他焉處士是也

韓公傳

韓公名襄字克賛長洲人也韓自武王庶子昕封及王室東遷失國而子孫遂氏之後更受采地于晉至景侯虔復受天王命列爲諸侯迨秦而滅漢興王信復封傳四世國絶孽孫說以功封龍雒侯子增嗣增子寶無子國除寶弟騫避南陽自騫十世爲河東太守純其七世孫播徙昌黎乃祖純而爲昌黎之族播生後魏揚州別駕紹紹生北齊膠州刺史胄胄生後周商州刺史護護生隋邠州刺史賢賢生唐巫州刺史符符三子仲大智生休相玄宗休生滉相德宗當安史之亂廼自鹽山徙博野唐末徙贇皐五季徙安

陽入宋惟潁川安陽二族爲大安陽再世爲魏忠獻王琦當時稱爲相韓以别潁川族琦生駙馬都尉太師泰端節公嘉彥嘉彥生紹慶路節度使諮諮生保信軍節度使仰胄仰胄生浙西路兵馬都監廖始居平江廖生浙西路兵馬步軍副總管性卿性卿生龍龍生榮甫始業醫榮甫生信仲信仲生斗一斗一生凝凝生奭夷當皇明永樂中夷與從兄奭並事　太宗皇帝以醫　太宗皇帝官奭爲太醫院院使夷爲院判寵賚優渥多越常典而奭尤以儒行袠於山林間當時視其族如宋世之視朱張顧陸矣公爲院判

長孫蓋仲子布出也幼而孤後布之兄存其行首諸房羼苦成立獨精先業明允確廉不隨不同侃侃如也介介如也老益恬澹無干于時而平生以其術澤人者則非勝紀王氏婦體碩年老升樓蹶而仆諸醫都不絡脉搖首言中風立死耳後至公公曰病是跌撲家投藥融導氣血氣血平當瘉已而果然從兄之子之夫嚴恒病胸膈閼滯溺赤精滑作寒熱呂骨族間成核如胡桃比一枚特熱而痛不能言發在間日既三年公視之曰病自虚火之動爲滋陰降火藥丸引以龍腦服一月熱止更爲參耆補兩月病已病得

之心切於生財而不定也所以知者診其脉六部虚大時數數然也將歸姪女止之公言留無爲特留一冬樂耳明年春應來蘇吾遠迎矣卒如之相城沈大隱君貞歲八十公去賀壽賀頃倏忽不寧便沈劇公脉之報無害飲以湯齊訖君就枕席公與客宿隱君猶子今隱君閤舍丁夜聞內大哭譁客奔者嘆先生誤邪公言事有非理所必至終不見其死耳黎明問焉蓋哭以他故所以知者脉惟虚無他八十之人應然也今隱君室陳碩人病咽喉結丸小脈不痛不癢衆醫並以爲痰癥也公謂隱君非痰癥一消瘀死隱

君戚其言姑從衆謀攻痰無幾丸決破閼日便逝所以知者其脉弱其形衰其年及耆而不復榮滋部分在開闔也宋德夷病其友深夜叩公門請決治公往從帷前秉燭望見之即回步不施藥强之診脉亦竟許以死明日更醫無言同者三日以死問之公云白如枯骨死也金陵軍人妻獨居暴怒口鼻頓出血五六升公視之面壁卧不能吐一語氣欲屬不屬奄奄然診之六脉盡脱取參膏加地黄生犀飲之三日夜止龍塘橋陳家娣姒有言齊成疾居一年姒死娣甚恐力求醫連易數子弗瘳皆委夫公治之刻以兩月

可已從之良已公曰形不衰脈有根蔕而已周生內年二十八中風不語諸治者束臂矣公藥之任以亡慮既而然所以然者外無六經之形證脈虛遲本情爾也上元人潘病瘵死未死無惑以死告告死獨公公後告人大骨槁大肉脫是爲形脈俱壞雖命事中風公診之其脉如弓絃曰入鬼錄遲三日程邪遲三日遂亡成化元年公省婦翁張御醫豫于京師閣老南陽公延張治禁賓南海貢士梁淑一晨開張入直李以請公公告李梁病犯厥陰六脈絶不可爲已言訖趨而出李與數達官共詡之復併命三五醫雷然薦湯液暮而死矣周善婦病於娠公斷尺脈不固胎雖成其下也母命其偕乎莫不誚笑不三辰如言焉相城僧病腫脹喘逆旦夜反覆不能寢一息公爲沈公邀視視既語云急矣病得之酒遽投辛熱味爲救飫而甦咸以爲慶公曰胡慶爲病本猶未斷慶在他日耳果三年二發甫除乃以好酒不能禁好厚味不能禁故所以知更發者診其脉伏逆不應也又姻家趙郎年未壯好酒甚酒不離朝夕以酒廢食忽病肌腫浮漫腹彭彭而皺滿時狂憒可愕家人謂之妖禦以祝由病益劇公覲之趙神方清言無變異也須臾

病乃發公曰病得之酒酒以亂神祝何由闢焉噤之水磨之劒符祝嘈雜重實其實虛其虛也令悉屛去留身對病若徐徐譬解之陳以正說戒之絶飮重命之瘥問以湯飲遂安所以知其非狂邪脉無怪無絶色無惡也戚女倪氏室而抱病公曰疾無傷秪憂夭乎衆驚問故公曰脈微脉細小是謂形脉不應辜而病果已已無何嫁張生嫁甚何得娠産亡焉太伯鄒節婦八十傷寒不終朝便委頓欲絶公診之語其孫烱脉洪而無根然年高氣弱將無虞烱謂也醫操利恒熊款白金如干挺公卻去與之七劑越日遂瘥王侍郎仲兒四十患痰喘晝夜不得休伯氏評事請公與盛用美氏議治許酬銀於二公公曰藥當出盛君療而酬亦當盛君僕則不能評事問所以然曰脈往來喙焉漏焉候厥逆也評事心竊惡之已乃符其說王家遂謂公口不利絶不復乞醫矣公之不震貴富又然也弘治己酉允明秋試南都館舅氏符臺李公貞伯齋午曉起緒闕繇帳入夜飲酒數卮就寢自謂和神也積濕熱浹旬漸憒憒不舒八月三日肌大熱灼徹曙自謂困伏故出遨遊數里愈不舒亟返歸中路遇旋風吃吃忍之還齋不及解衣俯几一大嘔即

伏枕頭岑岑如擊碎夜設飲表劑汗如漏不解明日添重易以痰劑亦不解又明日成瘀又易醫易痰劑乃稍定扶歸蘇瘀尚未已乞救於公延久備甚公變換救之歷五十日迄瘥示允明生晩居姻家幼行欽感旣久因從叩得治狀一二筆述如右所覩傳之爲報而猶惜不能以盡公

贊曰公之善也夫心行淑焉道業良焉胤胄華焉公善蓋三矣昔韓伯休假於賣藥以存其隱操公旣先伯休行業又然公之三善兼有之矣斤斤然君子哉

朱丈人小傳

惟朱令族蔚望中吳善源洪流德風長競故明仲處士崇實收華培根待秀高行埃壒雄表郡邦處士旣往更大發於今公焉公稟負谹碩操施汗漫意量浩闊質幹堅凝內覃九族外及八遐吉彼之不能吉凶彼之不能凶也發篋無匱老吾老以及人老幼吾幼以及人幼也運掌寔難是以尊之於臺閣屏軿畢之於畎黎輿皂邇之於鄉夫邑千遐之於越季秦昆往往欽仰英聲挹清飈而懷卿需飲受靡惠襲穠繽而飫醍醐信拔俗之傑夫超時之豪材也雖魏顆之草多結而鄭莊之紀未闡小子固撮大該傳示遐永公名繼宗遠

論曰人之謂公如田文即微之猶鄭當時其揮斥貨寶濟輔空急通貫貴達依歸凶極信然抑文爲大國公子彼將以爭彊當時當時亦位太子舍人交內閒宜是公當今天下混平位不在九品中外之在位若不在位更倚以緩屬來往猶群家尹令其爲昇豈文當時意哉蓋子夏之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寔其有之而老安少懷友信吾夫子志也公固願學者歟

贊曰百嶠擘嶽千流澤海九族恩乎百夫力逮庇厦俱歡敝裘式臨風行當世聲貽曠代

懷星堂全集卷十七

傳志

長洲祝允明著

封刑部主事伊公傳

伊氏出阿衡而伊水在洛陽之南今淮安府之沭陽縣則有大小伊山伊水經焉而大姓伊氏居之蓋山以有水故名伊氏自其世居意或者居者大而久山由以名未可知也至宋都南移細四府君始遷于吳五世孫元裕生嗣賢在國初又遷建康生彤封尚寶少卿少卿生恒悌恒侍仁宗皇帝于監國時仁宗即位授工部督繕所正命待詔思善門英宗皇帝即位特勑授尚寶少卿悌性通廣有才辯多交名輩是生公公名溥字紹方敏而好學篤人倫勇爲義胸度惇厚而中抱氣節不苟從時低昂事親睦族御家有禮先丘在吳查山姦人計噬之宰木刈而赭勑諸官復之加以封樹猶子少孤待若所生田之在吳者僅三十畝族人粥女懼其失身也舉租贖歸嫁之吳毗以貧將棄妻張寧將賣女各貲給之賴以完浦君閨室喪姻友例遜獨數往視迄無染一大夫子曰秉德學懋肯而愛勞之尤切秉舉進士官南京刑部主事既家于京四世矣群從數十人姻屬滋蔓不能無干請先生一切嚴絕不以及刑部刑部若得於其守刑部遷四川按察僉事臨江送之示之詩以張文紀趙閱道爲厲以趙嘗仕蜀而張蜀人也僉事政與益佳及一考以公程便省裴無蜀物則爲之甚喜比僉事入奏事竣當復任面乞歸養上特允之僉事歸公又喜公素往來京吳投老止姑蘇居閶門外小曲僉事日侍左右驩然終日公觀時貴遷躐之速園廬服御之盛一不動于中二孫伯熊伯羔游業京學撫教尤至每入試輒往視試不捷亦不慍尚德樂才渴若弗及在晚後者忘年相與眉宇申申和氣盎溢然不語鬼神不信佛老其執毅然今八十五矣手卷不釋燭下讀書作字徒步數十里陟山顛不少勌每有興寄發之篇章溫厚典雅有唐人之度以京第近天闕山自號天闕山樵號詩伐柯吟稾凡數百篇

祝允明曰甚哉伊世之濟美也建康之作譜金學士問敘之封君之葬王文端公直銘之學士又傳之思存之殁劉人參冑銘之周先生鼎傳之其他不勝紀好是懿德誰非樂道焉非鄉人之好也於乎豈惟人哉固多有出之絲綸之言者而天之意方灼灼也余於公年殆幼以倍而公遇之過每別去未始不追想

弼曰恒欲紀録其言履可爲倣依會提刑有請而成此愧弗類也大抵德人往往善與人伯夷柳下惠有以起百世之下者公德多端抑其和而介者則群懿之鄙夫則其起夫人也殆不猶展公之徒與於乎惠聖人也允明曰聖人予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陳公季昭墓誌銘

吾郡有陳公季昭氏善書六十年遠近知書者莫不知有姑蘇陳季昭既没其家請誌墓之文於予予感重焉蓋自吳義之水火倉史之日月立象垂文以窮

理御事而書畫起可聲曰書徒形曰畫語其上則形聲皆贅也以不可偏廢者則其究至于絲髮不可畧矣其若一筆一點脫驪黃易牝牡曰在神不在質者或一理也而非其全矣公之書不然人必耳目室必梁棟非古人無師非定見無發若限而不滯若質而有味此於工事不爲飛題浮協而青陽總章可界而致也亦藝之成者歟公性氣慤簡不喜親世事寡出戶庭仕者請書多不予曰彼將與市帑同棄於憧憧若郡大夫致鄉飲酒一與永辭曰其殆以吾以藝爲酬酢乎吾不能卻勞然之求矣居舍側隘或曰力可稍廣乎曰吾志不於是匪力故也性且孝一生凡三刲股救大父母母疾而奏功尤深一時耆德如東原先生輩多友重焉弘治初年八十　詔賜冠帶後一紀歲行丙辰十二月某日無病而逝春秋九十二矣其生永樂丙戌七月某日公諱進字季昭貫吳縣父希昌母王氏配某氏子男三曰昌曰番女三孫男一曰奎女三曾孫男一曰戀葬以明年九月某日墓在武丘鄉曹塢銘曰

藝士也成行士也貞其亦可謚曰先生矣

潘公孟誠夫婦合祔之碑

家以德久以禮義振以文顯士者知之配者成之如是也合焉而謂之大不爽也蓋嘗稽之往往而然吳邑香山之柳溪有潘氏自其里稱之曰大家廣而之鄉之邑則莫不然吾聞之久矣一旦其塾師徐君正夫以其父葬文事來告讀徐君狀而犂然信前語不爽也狀曰潘故湖人宋元以來一徙吳縣坯村里再徙今地在國初則已長鄉賦爲鄉族最至懷德府君澤仁承先德先事益大之娶于朱生三子其伯曰孟誠甫則今之將葬者也其諱諫值賦斂重幼便不群弱冠繼父事公事先輩同父事者推其父爲有子也

既而與仲季治產作業益隆然愀闓然特之以禮義孝友悃愊周仁喜施樂爲濟渉其可見者居處樸與人誠嘗自稱曰好古人與其爲果然也懷德君旣以壽大耋受國養之典錫被冠帶孟誠亦已杖國猶共老萊氏之職不衰後十年始病疾隔以卒則弘治乙卯三月己亥也享春秋八十一載矣鄉人敬其年而悲其喪焉其配魏氏諱懿貞亦塘灣名家父宗德母張氏生魏具婦德勤惠柔宜家式族其卒先孟誠一年甲寅十一月庚寅也年八十三茲以丁巳十一月甲寅合祔先兆穹窿山大院嶺右狀云爾嗚呼是所謂以德久而禮義振者非與其稱大鄉邑不繆宜文以顯惜余未之盡耳然而不可辭孟誠有一子曰綱爲義官後父一年而卒女嫁葉鮮亦卒一孫曰鉞娶范女許嫁呂氏一曾孫幼其從子敘等相鉞共治大事敘是以從徐君來銘曰

善也餘其身無畀陳陳以告未聞祉也離之盡無留恨言以慰族胤高山厚土雙玉殯豐碑有揭讀者信

文林郎南京光祿寺署丞李公夫婦合祔誌銘

李公諱浩字景洪吳人父伯盛母張氏公資賦峻確十四入郡學無外習已而中鄉試會試落副榜久沈選入太學久之授太常寺典簿聽與齋司樂其考滿無他過法應致仕公爲規援得復任其給悞以金鏹謝力辭之成化乙酉詔纂　先帝實錄嘗委公脩本寺書書成上之丙寅尚書列卿及工人各奏保爲本寺丞皆不報尋授　勑命進階贈父官封母及妻徐皆孺人又久之丁內憂起復赴銓踰四年拔改光祿寺珍羞署署正明年前官復職而南京適有是官缺又調公補之奏乞添廚役月糧疏再上不果從居亡何以病在告淹彌經歲遂歸吳屏跡息交不涉公府閭里亦罕見顏面甲寅之歲重得疾乃以七月辛亥卒於家公負氣不肯委附逐時故在仕地偃蹇戾契不得申雖常格所得猶淹回不即得而終不以奪氣性顓顓記纂大官之選伺時旣久居京邸無政務不能自逸因取司馬氏通鑑朱氏綱目爲本又上獵尚書史記下逮宋元史本朝續通鑑綱目統會之以君紀臣傳分部摘其事畧從朱氏例節書而以先輩論釋萃系其下時附著已見爲書名曰通鑑斷議凡二百四十三卷弘治初上諸朝　優詔答之兼賜楮幣奉常時彙總寺事疏條爲六卷題曰太常總覽又集

本朝輿地圖乘及禮樂官爵制度致自刑條諸定裕之略爲大明制略二十卷又有昔脩評義二十卷并他脩齊銓訓成編者尚多比勤可知也公生以洪熙乙巳六月朔享年七十子男二曰瑄曰玥女一孫男二曰大有同人女四瑄輩以卒後四月壬寅爲十一月十七日奉葬於縣郭橫山之塋以徐孺人祔孺人諱素芳亦具婦行其勤與公齊年誕稍遲曰十二月十七日卒先一年乃癸丑十月八日瑄奉太學生翁君狀來求銘銘曰

稱德者驥亦既騶駟胡然跲蹶曾莫譖以憤脩業維勤亦允其懿而又頃逝宜嘆嘖邑尚千百斯祀式奠玄位以偕厥儷

唐子畏墓誌并銘

子畏死余爲歌詩往哭之慟將葬其弟子重請爲銘子畏余肺腑友微子重且銘之子畏性絕穎利度越千士世所謂穎者數歲能爲科舉文字童髫中科第一日四海驚稱之子畏不然幼讀書不識門外街陌其中屹屹有一日千里氣不或友一人余訪之再亦不答一旦以二章投余傑特之志錚然余亦報以詩勸其少加弘舒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峯可建都聚惟天極峻且無外故爲萬物宗子畏始肯可久乃大契然一意望古豪傑殊不屑事場屋其父德廣貰業而士行將用子畏起家致舉業師教子畏子畏不得違父旨德廣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没子畏猶落落一日余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必從己願便可褫襴幞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子畏曰諾明年當大比吾試捐一年力爲之若弗售一擲之耳即墐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取前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緒討擬議秖求合時義戊午試應天府錄爲第

一人已未往會試時傍郡有富子亦已舉于鄉師慕子畏載與俱北既入試二場後有仇富子者抨于朝言與主司有私并連子畏　詔馳勅禮闈令此主司不得閱卷亟捕富子及子畏付　詔獄逮主司出同訊于廷富子既承子畏不復辯與同罰黜掾于浙藩歸而不往或勸少貶異時亦不失一命子畏大笑竟不行放浪形迹翩翩遠游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於東南浮洞庭彭蠡旣歸將復踏四方得疾久少瘉稍治舊緒其學務窮研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歷求揚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傍及

風鳥壬遁太乙出入天人之間將爲一家學未及成章而没其於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謂後世知不在是見我一斑已矣奇趣時發或寄于畫下筆輒追唐宋名匠旣復爲人請乞煩雜不休遂亦不及精諦且已四方慕之無貴賤貧富日詣門徵索文辭詩畫子畏隨應之而不必盡所至大率興寄遐邈不以一時毀譽重輕爲趣舍子畏臨事果事多全大節即少不合不問故知者誠愛寶之若異玉珍貝王文恪公最慎與可知之最深重不知者亦莫不歆其才望而媢疾者先後有之子畏糞土財貨或飲其惠諱且矯

樂其菑更下之石亦其得禍之由也桂伐漆割害雋戕特塵土物態亦何傷于子畏余傷子畏不以是氣化英靈大略數百歲一發鍾于人子畏得之一旦已矣此其痛宜如何置有過人之傑人不歆而更毀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擯此其冤宜如何已子畏爲文或麗或澹或精或泛無常態不肯爲鍛鍊功其思常多而不盡用其詩初喜穠麗旣又放白氏務達情性而語終璀璨佳者多與古合嘗乞夢仙游九鯉神夢惠之墨一擔蓋終以文業傳焉唐氏世吳人居吳趨里子畏母丘氏以成化六年二月初四日生子畏

歲舍庚寅名之曰寅初字伯虎更子畏卒嘉靖癸未十二月二日得年五十四配徐繼沈生一女許王氏國士履吉之子墓在横塘王家村子畏罹禍後歸心佛氏自號六如取四句偈旨治圃舍北桃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寤子重名申亦佳士稱難弟兄也銘曰

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歸桃夭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兜率兮猶裴佪星辰下上兮雲雨淮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穗孔翠錯璨兮金芝葳蕤碧丹淵涵兮人間望思

秋月生小傳

秋月生幼讀儒家書兼通律曆五行諸家以其緒餘賣卜推禄命往往奇中交余家最久余幼比長習接焉以爲良術師耳後接益密得其所存甚宜恭以親生事母孝家庭雍睦旣洞識天造物理御其身欣戚愛憎一不宜於中居暇時每獨坐鼓琴覆杯吹洞簫長笛作一兩曲興寄悠然不測客來燒香與閑棋摧槊小醉而解或時拄杖頭數十錢浪步以游或便登山臨水視時以財官雄者耿如也生業旣精余極欲與討論以求未至恨多事浸浸違去未能間興懷慕

因畧述大校投之覬異時終余志生氏李字文縈自稱秋月生或以謂鑒別理數之兇然生之本意未可知

贊曰人慕外輒出位掇禍患以不知命至知者尤患焉達矣秋月生知而遂之噫安得人盡生生之業他日必有以名者

燕山三士小述

一人曰杜謹言符喬許氣字字木火成性通明尤升物不得擠之自研磨要理兼總形實將施利當世假令遂順將無煩究盡足矣乃後梗寒今漸老矣

一人曰仇瀆東之中外厚結鼎鼎焉任重之器學殖萬鍾室也至其執則太行回峻昆吾失銛

一人曰釋徵起宗秀抽南條明寓西燈緯代之材委止遐寂然如如之妙兼我五總龜而得得之功乏師一織杖

贊曰予之京師求覩四方士恨未得得者獨三士焉然皆先得者矣嗚呼

熊先生小傳

先生熊姓永昌名某字家酇都之遥谿先生學聖賢之道務求内以率性而外以鑄人近以達家邦而遠以理百職統經綜史博擷群籍舒爲文辭如春熙八流陶鎔性情寓發詩雅宛然唐風然而仕限於格半生儒教阜比屢移徒使經濟之畧廣付四方英髦而未克出諸其身雖然尼丘萬世道祖厥勛被當年亦獨三月魯司寇澤爾其教散十三千粹于七十功績乃越度官守百倍先生胡少焉先生在吾長洲數年聲效尤赫上官棠推薦今資滿當揚明于天曹宜必有大擢授近侍　天子或膏澤蒼黎功不止士類已然使非以資不疑可也先生平日交友臨衆隨所地有建樹余生頗蒙受益殊弘當別莫所爲言聊述大

概爾爾今天下凡於師儒職無賢不肖貴賤密疏悉以先生稱稱而稱者指幾屈如吾熊先生稱稱者一人乎先生哉先生哉宜無間於天下

徐君墓誌銘

徐氏自宋汴京來靖康之難太學生揆死之而其父附駕南奔遂定室吳縣西光福里是爲汴河五府君十有三傳至魯　國初爲殿廷儀禮司序班魯生栻栻生君君美風儀喜自藻飾闊巾博褐須眉蕭颯引杖笑步林谷如古遺民性闓朗不羈有滑稽之致然不廢生作家殖既饒而務民之義賙䘏濟弱或至饒

券以安道客人疑近名君無遷心焉晚年築舍萬安山傍飲歌其中其歌曰息我之凝然寧息我之泠然旣數年化去其子遴餘志就墳焉先事與余友二朱君瀚良育來丐銘記二君道君大致如右因從而文之君諱暘字仲熙永樂庚子六月九日生弘治庚戌八月某日卒始贅新豐錢氏再娶于王子男三人進登順登縣學生女二人孫男女四人銘曰

維弘治之壬子十有二月吉日庚申封我徐君徐君遺志在嗣人樂哉君鄰乎吉山白雲

周山人墓誌銘

山人周君諱琇字公瓚長洲相城人也先自汴來祖考達學偉文並晦處弗華至君風操尤勁惡圓尚直不撓爵顯生未嘗爲譽人語也君期歲而孤事母朱氏不損子理君嘗過市見金於肆知王之遺也呼出告之乃去君學通楚騷經得三閭之幽旨平日所尸塾席如西莊沈隱君貞蒔涇劉僉事珏秋福王處士錡皆故家賢主相爲劘切益學詩於沈學畫於沈弟小隱君恒而君之室則又二君之妹之夫馬隱君喬之女也弘治戊申十二月某日君方擁衾而哦成七言天寒地凍阻歸舟一句而卒其宗猻之典有寄云享年六十有九明年月日三子鏞鍾鐸葬君本縣益地鄉新穴先事王處士爲治石以書來曰公瓚嘗從我讀予文而喜之且曰吾平生寡知知惟公吾死得公序吾行得祝君銘之吾墓中吾且亡恨我固諾之矣子今日當無辭余不識君面而數從沈劉王諸氏微聞君今得王書悲其言而從之銘曰

悲乎君君亡矣悲乎君悲匪君悲鄉人亡此侃侃風

處士金君墓碣

長洲金氏自宋元以來世以儒術承傳有曰繹與其子釗釗子維則皆號名儒維則爲四明陳先生子桱之外孫沈處士良琛之壻而師毘陵倪元鎭爲詩陳五經嗣初銘墓稱其講學聞道習禮有容其詩直而不俚微而不晦暢而不蕩與乎今人維則生允端忠信孝友家學不衰所著有江村八咏盟鷗軒集要樓宣獻公大防六世孫生以寅與良琛孫啓南隱君爲兄弟行少同事聲律相倡和娶邑中沈公塈女是生處士處士諱儀字文表幼嘗業進士及長贅同里李氏無何婦翁死家向微遂不克畢其業去治貨殖而不廢學焉其爲人端良日夜勞劬臨務好謀至謀決又有膽略行之不貳故動無僨事家以致饒此其爲

貨殖者也孝則一息不忘其親兢兢以忝祖爲懼雖則讓先業于厥兄貧微夫婦則不畜妾意靜而惡奢慕古而簡勢雖居度容含而尤慎交不黨親賢遠俗矜持自愛或引觴獨酌熙然忘世有物出金穀爲蓉紋圖者笑謝去此其爲人者也誦讀歌吟家風宛然遣子游學善教克成此其爲學者也正德己巳五月日以疾卒生天順戊寅月日年五十二一男子曰岳郡學生娶沈氏孫男二人曰元嗣聘陳氏曰文孫幼女一人曰元愛許以明年庚午月日葬于某地手狀請纂述美于碑爲述而銘之曰

體博逢掖聲中度律茲學之華尚在踐實百行敕脩斯儒究職有煒金宗儒燿不息維容養父功豐紹述文既在茲室亦允殖尚有國光觀在燕翼文獻永徵君其瞑息

顧烈婦傳贊

顧烈婦事在弘治九年良有司兩表于　朝乞旌卹之以非常格所具識禮之旨未下於時閣老禮部尚書吳公特書本末而大夫士作詩美之累什余綴爲贊激俗傳善期縣之不刊

人參二儀氣運五靈大信崇節剛毅以行雍雍顧閨肅肅俞娭禮浸義濡乾敎而善靈脩疾革吾目胡寓即暸無睹叫不即督扶之臥臥瞳則不脫以刃則割流血活活左飲不留右將焉求號挽吾刃姑驚且休血竆精枯絕矣而蘇寘官宗塗咞見吾夫碩人頎頎美目盼兮家睨孤闈曰人盡妻宛宛弱嬪萋柔不任擢一寸鐵完萬古心嗤高賸愚並伍縣忠惟房公妃千載齊風家風四開　王道無涯　王道無涯表樹斯來

文林郎河南汝寧府光州判官趙公墓誌銘

公姓趙氏諱貞字復正其先河南從宋南遷至今爲吳人父倫刑部主事妣安人共氏刑部居官公侍左右少儀謹熟蘄蘄若老宿父行見輒器異之前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嘉禾俞公綱以子妻焉景泰中以善書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天順初改光州判官吏事亦辦息縣缺令長官檄往攝政輒四三年息人安之後有寇作部中公亦能殲渠魁釋脅從不違儒言已而致仕歸刑部既先之矣父子復聚故里家庭斑白袍組輝照公益執禮養色衣膳湯藥朝夕子典不衰居二十年而刑部沒公喪如禮又二十年以年月日卒年若干繼娶許氏子男四人淵淳深溥女幾人淳

娶祝氏山西布政司右參政維清女即允明之女也孫男女五人曾孫男女幾人公之歿淵已死淳乃以年月日葬於其地倩爲銘公性謙執頗迂循衆措操槩黙不肯與時移推在光時識劉君於學頗異禮之劉果起進士授御史適按于蘇時公已衰辭華者以重賄來乞公公拒斥欲執于官終歲無毫毛私其守如此銘曰

羌習禮而精書兮儒其業亦中志而究名兮應其仕蓋君子無病無財兮病無稱於沒世使孔子稱公兮吾必其士蓋問諸子貢之問兮曰行已有恥

湯君墓誌銘

湯自宋世占吳籍爲大族在元尤盛至君父彥祥克惇德行慶娶楊氏生君及弟數人咸樸茂秪飭兢亢厥宗君諱濱字宗潤壯時以白圭之方充展家業水陸南北歲歲無間程中年而弟渭出仕尹赤縣贅宗府君與諸弟更番出入君稍以休居當是時允明見君昆季交聚堂寢周旋友于怡怡如也子姓數十伯人給侍左右儀範甚安整君出則溫顏忠語恂恂市里間人莫不親而敬之風致可挹也君性寬淳無矯貌麗而清多笑容所存甚厚煦煦然恐一人不入其度中自鄉邦士大夫皆多其爲人君得子晚有側出一人曰琛早死君左戚復得側出孿兒二曰長吉長慶又皆死君不能無悲於中露疾凡二年日就委頓遂以弘治元年七月二日卒于正寢年七十有六其生永樂十一年五月五日也配袁氏甚賢有猶子君取之以子視焉名曰珪三殤子之未生也君又以季弟瀚之子璽爲後至是璽與珪以其年十二月庚寅朔奉君柩葬盤門外鳳凰墩上新塋蓋君所豫營也君當請先參政祀之而其子今以卒葬之期來使允明續爲銘遂銘曰

終有以慎而遠有以追君於此其無可悲

守齋處士湯君文守生壙誌

舉吳之族大而久者最湯而又善也舉湯之胤長而嫡者最君而又賢也嗟乎有埒封之富不操籌而懸鑰有囊智之才不桿汲而不漸有明經之學不及用而不慍也傑子錢十萬便買一級用濯妻僕君其不然布衿華於烏章鄙夫見人一第趨拜車塵以結盟好我則與是鋼枝暢於躚附雲遂漸鴻河濟伐檀不知老之將至亦賢矣哉然而無欲鐘漏不諱窀穸長房柩杖從其自好臺卿壽藏寔維式而若夫端本之

望壙季孫之樹檟齊一機也於是以弘治辛酉十[illegible]筮位創爲規撫正德乙亥成眞宅於城西宇（缺二）鄉敎山之原時有今判德慶州進士彭君寅仲太學鄉舉進士王君天文前後爲記山谿之勝樟隧之美粲然著矣余昨返初君日暮過從一日語我平生獨子知也深他時將乞銘吾滅非子爲之猶弗爲爲之吾不目猶無爲者日古者陶令傳史輩故有自爲之吾假手於子子念諸余少君一年髫髦共筆研居第門相對又姑氏爲君從嫂長亦同業卒親故契密無過君不爲是其何辭君之先自江陰從大父彥祥用君叔

父仕贈大興縣知縣考之輩八人曰順菴宗潤爲宗子嫡袁氏無出第承事君宗大嫡徐出君爲叔子乃以爲宗潤後宗潤卒無子故君爲湯大宗之嫡長其輩數百指指在卑幼殆僅千君資最秀雅始讀易治進士後爲家政勢弗可兩遂置去稍循家素業往北都還往齊魯徐宋間外爲貿遷中攬收山河雄渾土風勁婉多接士類耆老用以儲見聞博游趣充然也無何覺勸游便歸安林澗調睦族屬族屬有疑紛扣請裁繇必沛然與人和而不泛又善教子積書隆師用底于成又多能儒術民義之外人間百事幹藝無

弗尋究醫藥卜筮命相天官地形老釋神仙之道往往通解然而弗泥溺一端以隨通塗性又至曠朗幾四十即舉務此其蓬絕人遠甚其高行善履甚多前所徵其最者爲作詩令刻玄堂之砥壁其詞曰才通明兮氣懿淳椅梧秀兮鳳鸞文業充融兮嗣騰騫安眞歸兮先蕭辰枕蒼崖兮封白雲璧來憤兮更幾春吾與子同歸兮遲三紀以爲信今而往與君花時月宵携壺抱琴相往來觴歌以玩西照時取此辭謡而舞之亦樂只且君以天順己卯六月九日生今嘉靖三年甲申閱世六十六年矣君先配吳氏賢而蚤世

一丈夫子曰儔自邑庠爲太學生有文娶袁氏孫男一曰科孫女三長館壻王洪于家次歸光祿寺監事張沐次歸禮部員外郎陸尚德之子府學生君孫女

懷星堂全集卷十八

傳志

中憲大夫廣西南寧府知府蔡公行狀

長洲祝允明著

公姓蔡氏諱蒙字時中其先自汝南徙汴曰世洪仕宋爲祕書郎直煥章閣從國南遷子太伯僑居包山後遂爲吳人數傳至仲簡　國朝以人材徵至京求授官以疾告歸生桂芳桂芳生景東娶徐得處士庭栢女是生公年十一在鄉學父老衆于郡乞升邑學太守况公撫其首曰此子異時官當至吾位即補爲縣學生三試于鄉不捷貢入胄監兵部尚書馬公昂奏以曹務機要上下疏牘所係不輕不宜專委胥吏當簡太學生文行明慎綜達時務者俾專司繕錄因錄其功以高其入銓常資　詔從之公在所簡歷事僅半年天順甲申吏部校績優等授浙江温州府同知階奉政大夫蒞官勤養民惠成化戊子銀發屬邑泰順山中閩括流寇群聚來刼據山礦挻兵殺傷遍野邑里騷動藩臬以聞　朝命中使來督官兵勦禦之賊聞兵且至焚野撤橋壘石塞要路候吏馳報公時夜漏下二鼓公驚起曰橋斷路窒兵何由進遽帥壯徒五百餘人往撤石通道伐木爲輿梁官兵旦至

乃渡會大雨雪不可進凍死甚衆衆議募民壯往擣賊巢穴公請曰彼皆平民烏合覬僥倖之利非有團固心苟從兵制其死命其勢蹙必衝突非關屠戮更多傷良民非計無若遣一職諭以禍福當免兵而戰矣中使宜言于衆當從蔡同知言衆言固當從獨難其人其人將非蔡同知不可者中使曰然公毅然請行即深入賊窟落反復諭之賊感悟推其魁詣公曰民等愚惑冒干天誅公賜我數千人得生路敢不遵伏當就公前請餘命復歸爲農爲太平民語罷立解散兵休而還公復建久計取民之強勇丁衆者立爲銀賊長領坑夫若干事採鑿取富礦者即坑側爲廬舍居[illegible]作鍬钁各給糧餉事集而民寧焉樂清田千畝爲山潦衝囓壞爲沮洳場而公稅如故破産者甚多公往相地得水所由道命因其勢浚渠築壓時畜泄慎防護田遂還爲膏腴御史藩臬咸上其事朝廷嘉之錫以旌異之典封父如其官母友賢宜人癸巳浙西饑　上意有司不職命工部侍郎曾公都御史劉公繼往綏撫兼覈屬吏贓否行賑之公聞命豫規畫糴粟五萬斛不備賑貸及二公至果徵粟於有司公出而發之如發篋二公大獎異遂委公考察

府僚以至屬邑官吏公疏條其賢若某某不肖若其狀上之三公多從焉於是詰公績爲通省十三府最將薦諸朝適公秩滿北天官而郡方缺守民日擁憲司言蔡侯當遷擢他土民等失慈父願爲達天子借蔡侯守此終予我温人於是憲臣從請省上疏道百姓意未報而奉政之訃自家至公奔喪歸戊戌起復陞任湖廣辰州府知府之任道聞太宜人之訃又至遞驛還辛丑起復改廣西之南寧下車集父老問土俗抜弊通利民甚便安又以郡庶華夷雜揉易養難教特加意於是三年俗成如中邦宜化縣民兢渡誤死被逮入故殺律連七人訟繫淹久累政不決公得其情即釋之田州府土守岑浦驕悖不法與其族爭襲弄兵相攻殺傷人其僚佐素畏之唯唯承附公獨往以直詞曉諭皆感服釋仇其意建事多類此久之疏乞骸骨得命致仕明年　今上即位　詔致仕四品以上進一階公得中議大夫越七年癸丑八月七日以疾卒生以宣德丙午八月五日春秋六十八配沈氏生女一適馮某次室秦氏生男一曰習女二長贅劉某次適徐某公之沒習始九齡諸婿相之以某年月日奉柩葬于綺里穀堆山陽先事以公遺行請予爲狀謹狀

伊府教授吳公妻宜人鄒氏墓誌銘

宜人姓鄒氏諱某其先自江右隸赤籍來蘇父某生宜人閫幼之日性氣淑靈儀則端整柯斧者至父丗輒曰是不足以當吾女時鄉先生福建右布政使吳府君好德有季子方游郡黌即今國教公公美也府君既下世公妣張夫人聞鄒女良令媒來以請鄒二親曰此真吾所伺者立許之宜人既婦術公事張夫人循職盡力無怠時稱爲簪組大族婦公釋褐筮仕爲寧晉縣學訓導繼擢岷王府教授宜人隨以居多將助功已而公以養親得告與宜人奉張夫人還吳宜人共事尤備誠孝三年張夫人沒協治葬祭咸中禮校心公服除改銓爲伊府教授宜人亦偕行公性堅毅每在官遇事即直前爲之宜人徃徃調之以婉潤公於是得之爲多平居御下有制節而以恕行之至撫飭二子乃特諄切然未嘗傷於苛蓋其資度之良得中如此弘治戊午七月某日以疾終於武岡之廨宇始生正統庚申十二月某日春秋五十九子男二人曰用曰岡女四人孫男三人女四人宜人殁未幾公遂懸車之請乃携櫬以歸明年月日葬於本縣

城西北四十里烏龍山先域之下用以郡學生沈君漢邵所述事狀請爲銘銘曰

坤陰之賦剛柔鮮克剛傷驕戾柔惟姑息允懿宜人温栗至中執之堅貞施以冲融勲章夫子恩膺朝國象服命階完祉善没奠魄故塋宜祥長發尚百斯年千邪載介

蘇州府醫學正科盛公墓誌銘

盛在蘇著且久自宋相文肅公度吏部尚書章時則以文學政事顯其後居蘇代有華彥而恒業醫至逮在國初辟賢良有高節逮生起東有勁氣傑才且能

文初爲郡醫學正科以其術徹　太宗之知一旦召見敷對稱旨留近侍授御醫承寵顧褒然自見醫効亦奇絕　太宗呼醫中狀元時則以材諝奮御醫有十子及老復得公行十一生四月而御醫没遺命第六子汝德撫教諸弟公藉以長立諱偁字汝弼智識超特幹力雄敏少弱稍用以立事亢宗家政有不足治廣而鄉黨裁疑發謀出必適人意表事效沛如成化中丘公來守郡郡缺醫正科有薦公於丘公丘公固信重公又公兄汝恩丘公同年進士也即奏以授公公既仕所以攄達熙爲鋒銛而鑑瑩囊斋而轢轉

比則以幹用鳴故論者謂公稱其世然至施其術以起聲立其節以正物者猶有述焉西江醝賈倚丘公鄉土中郡中駔以法駔衆斂百金壽公乞解公曰吾利也而公竊丘公法私貸丘公知吾不爲駔去更屬一時官時官視丘公更峻其語丘公益怒將重其手會丘家人疾召公丘公道其事公曰駔固當辟自有常刑如以汙吏之法不平抑將非公鄉井利丘公意解就未減駔知還餽公金竟却之徐氏二子父死訟論財其少内五十金請公助公言若理曲能倍金吾爲若處之少倍以進公召其長數曰而父骨未寒而

若是不戚咈父喪冒鄉邦覥耶然而窘而弟少裕吾諭而少少裨周若得否長感泣即以金畀之二子遂寢訟睦如初大商與郡貳姻匿稅公帥部人發之論如法周氏子負博進懷實玩質錢約厚息公以交其父謝去語父亟收治行破君家矣父感從而免衰養正先富後落妻病心殆衰持金求治公曰君婦用貧病復減金以加病乎辭而予之藥良愈汝愚登第而卒養嫂撫孤爲植業二十年無怠王氏婦病衆爲陰虚治轉甚公視之曰腹瘍耳令其夫按患處痛殆絕灌以潰癰藥數日已王端毅公撫江南得疾卧南京

衆治以痰結郡守劉君進公往公視謂痞也從而虛暢侍御當暑病寒被數重裘裹衾閼壁室中不勝冷或治爲傷寒後邀公公望而切之所謂熱極似陰是爲中暑啓室褫衣被塗以搗葱進香薷湯一甌而蘇再索食三病已尚書似公患風蹶公飲之藥酒盡三石起似與冢宰馬公吳文定王文恪二公群薦入太醫辭以止公頎體疏髯談議辨亮一時名卿結納徧四方略如鄭當時位官守行其志者四十年得子亦晚既踰六十舉其猶子早以自代遂致仕別號春雨以見志業豐享西昊又數年子曾長早致仕還畢以

代爲凡所述公才行述業如右皆其甥朱臣所爲狀云然而狀所舉猶多狀不言言於鄉人者亦更有之公既没其子曾魯奉狀請予銘墓予少公二十年幸交忘年憶公嘗語予吾盛在宋姑未論元及國初皆業醫而根儒時術人視世墓謂後來宦顯雖不絕儒醫之巾殆充棟今吾幸不落吾所望者不願子孫以時宦易世儒也予恒念其語爲可傳今亡矣夫公生正統辛酉四月十七日卒嘉靖癸未九月五日享年八十三嫡母顏氏生母沈氏配吳氏繼陳氏子男三曾出鍾氏娶劉氏曾出（缺字）一氏娶李氏昔娶陸氏女七長適常熟章沐次適即朱臣次適曹鉞徐樂都[illegible]次許錢坦其一以疾廢不行先卒孫男七女四曾等以歲甲申某月某日葬公於吳縣某鄉奇禾嶺新地銘曰

成務者才運才以智好謀則獲聰作斯貴赳赳其才析糾合戾華先腴後康身行世英英之智依仁比義握機中縻鈞深抉祕通躅鄭莊辯諸木賜發強我任曾不詘氣從政之譽展也孔氏既達而果或益之藝庶幾三賢殆其近是世獻之徵永言銘記

散官李公弁室太恭人高氏合葬誌

弘治初朝廷有骨鯁之臣曰監察御史李端以直道事　上後竟坐左遷既十三年　上察其賢即所任簡授廣南知府命出于廷而君之二親前散官府君洎太恭人四月之内荐繼奄逝家人前後以訃至部符亦降於是君肅戴新旨面闕謝恩訖遂奔喪歸瀕發以二親遺行授太倉州學正甘仁夫輯狀投允明爲誌將刻石以掩幽按李氏襄陽棗陽人府君諱和字介夫其考曰某妣曰于氏生府君七年而孤賴母抱節撫鞠酸情苦力相與爲命[illegible]教府君以保身務生亢家之方詞旨悽懇府君性質沃美弱冠遂能

訓勅確共逆其家於荒蠱之餘時同邑壺閫令高有女五姐德容周淑府君求而得之是爲恭人乜府君於脩齊典法罔缺而恭人尤能賓敬爲事逮下多惠非祭不踰中閫雖老不廢内紅已而諸子婦孫集數百指府君恭人撫御均洽臨蒞莊肅遣太守游邑庠其餘因材授事太守果登進士宰宣城府君恭人心期高遠嚴誨不弛宣城政聲騰溢乃有風憲之拔入南京江西道尋謫永寧宣撫司經歷府君恭人猶且賞其往而厲其來云已而遷知石泉又改富順丁巳　國家立太倉州拔知州事三年載有專城之拔

而忽嚙恤矣時年既耆傷毀怵迫猶在孺弱據狀府君生以某年月日卒以辛酉二月某日年若干恭人生以永樂甲辰五月二十五日卒以弘治庚申十月庚寅年七十七子男十一人太守長也次靖珙玹瑀翊珹琭璹玘璔女二人歸丹咸已嫁娶孫男十七人汝工汝式汝經汝器汝貞汝賢汝賛汝資汝質汝賓汝梅汝仝汝辰汝佐某某工經補縣學生女十四人曾孫男三人紏孫言孫諫孫女四人卜以某年月日合祔墓在縣東北祖塋之次銘曰

華望維李芒寒列史太守曰水杜史者耳紈寔尊朝紘無紲勢重光昌代廣南爍矣前鍾後發緊若考妣枌榆勸德絲綸列義甘棠古栢陳根之自恭人好逑徽音世嗣思媚于承式穀爾似閟丘無塵風號露涕山煇宵燭銘詩斯在

方承事墓誌銘

餘杭方氏宗唐玄英先生干始祖叔恭宋寶慶間從嚴州來通判臨安其子榮遂占籍焉至將仕郎勝爲元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承事其玄孫也父曰讓承事行十二諱祥字彥　家故饒讓宣德中以掌稅事没于京承事方幼稍長母舉存篋脫珈珥畀使營殖乃

以之積粟貸人而取其息羸轉遷之然取不過制又輔以寬慎既發粟歲大侵在在病田其所流布在白社萬石仙宅諸鄉閭輒復稔見者從而繼貸其地即轉之他鄉他鄉亦輒復稔諸貸者異之曰此天富方公也又樂其息薄竟無負者雖逃亡亦獨償之而後去且以其貸地卜豐凶焉既獨執淳實不欺以爲利而果以自得所向罔弗獲業復舊而益熾猶雲烝泉湧然所執愈謹其效亦不忒往往質諸鬼神靈岳寺僧貸金去已而死其師無償意忽其小沙彌發狂作亡僧音奮迅白師言弟子前以某貲得貸於方長者

方長者則何可負何可負師乃歸金嘗貿山於古城山主朱氏既畢事朱復誣謂未受直與其徒三人邀議於山舍承事弗校即更與之第指天矢之曰吾苟負若出門即死於虎若負吾若死於虎朱出門上馬已覺體戰栗轉顧虎突來攫其騎咥其臀承事奮呼舉火燎虎虎乃釋去朱以緼著厚得不死乃自訟而語諸人其他動與吉會非一端一日黎明凌霜過潘版橋橋布木狹而脩下瞰湍流甚險行將半見彼岸縞衣偉男子大言梁斷矣勿過因即返候明桴而渡視梁果斷霜路無偉人跡意村叟也訪謝之通村無

識人而旁有周赧王祠疑神助每過必入拜焉又初坐之夕家人見產室外火如斗旋轉不休比產乃沒又初由苧山徙石闕買居葺築之見所題落成歲時即其生之期也每宅心惠濟或乘馬經行畦澮加馭銜勒不使齧一穗并回戒從騎謂穀以人若牛力而成是奚以供馬或誤觸覆負戴者物須下馬慰謝問價而償之鄉井急難赴救惟恐後時公家有一事厲衆往匡植之至厚糜金粟弗厭衆既推服聲聞于上郡邑藩臬有賑卹之政必致諏議承事爲調酌動合機宜而首自輸助族雖蕃裕不以及之丁酉之賑尤

厚是有邦秩之賞平生孝廉好禮燕居雖袒裼無惰氣交納益友恒遠暴慢眞姿臞而精厲修眉黃綠意度明爽弘治庚申十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生宣德辛亥十一月十七日享年七十母顏氏生母朱氏配郎氏子男三長乾善書次坤次巽皆治易爲邑庠生女一適郎璿孫男六曰鼎鼐漢冕似龍世隆女三三子以乙丑十月二十五日葬於舟枕山北麓新塋先事坤列手狀謁予請誌予雖未識承事而承事不予外巽遣坤與從子受經竊喜二子之英拔而謂承事之宜食其報也比隔歲不聞問而承事已矣惜哉銘

曰

大郡維杭大姓維方達於家邦於爍竹莊哿矣富人服義冠仁薄之如雲蓋之如春誠孚表裏信格鬼神申祐于來其祉譪譪白駒在谷風塵不辱清揚粲兮霜梧雨竹膴膴舟杭長莫幽寢雲封松蔭其樂孔甚三雛翹翹殊有鳳毛戴炯公華將翔將翔

王衛使哀辭

衛使王氏字廷瑞其人恢闊義惠業阜而持以謹勢順而發以和在名理事力可到者輒力爲之以是數者集其躬故遂爲偉夫吉人如其以財助國錫爵則

歸于忠事親有禮善述則歸于孝交友會文輔仁則歸于信斯三者又其立身亢家之本也歲十月余游淮楚寓其家君已疾携手傾倒數日余歸不期月而訃至哀其人積於中泄之以辭其大行見諸狀誌稍撮布焉

元化斡流兮結靈謂人世善積遊兮誕胚令醇緊予之室兮亶富有宿孅予秋秋兮厥承以穀勺象適舞兮喪其妣煢無違兮里覲禮繼考徂兮益用情志事述兮不改其政加以廣兮義蔑成肖聖哲兮像于廟成室家兮仁無告藥厲病兮飦餰莘桂而冢兮救焚暴繫邑井兮築梁道已逋責兮釋竊剽既利小人兮昌贊君子文武之籍兮屢欽文梓賓從并兮酒有旨尋奕射兮游圖史禮樂交兮于胥喜居有養兮纘有子胡不適兮忽其逝氣披披兮信大機糾錯出入兮何必絜齊淮湯湯兮亡涔期爲君哀兮亦爲熈幹其榮兮聞斯詒

王氏招魂（代唐貞）

魂歸來兮毋四方些東沉弱波漂榑桑些西遊虓虎實虐暘些祝融灼肌南沸湯些玄冰沍蠱比裂肪些魂歸來兮毋上下些層閽啓九入亡鋪些獄字淵洄洑出亡駕些魂歸來兮毋趨隅些丸土無通蒼門墟些衆安沆瀣陽之閭些火土丹澤沙所幽都些千沴萬眚不可以居些魂歸來兮入淮陽些故土之樂安靡彊些重城複湖湫翠蒼些喬閣邃堂綴洞房些食有八珍服有五章些帶金冠紗奕世煒煌些耳諧絲簧目丹黃些青編積架古圖懸牆些嘉賓日合飛清觴此燕歌趙舞妙不雙些優游夷羊懌悅靡方些魂昨去兮亶來今淮之陽兮江之陰戎極目兮毋傷心

朱守中家傳

多涗風而長厚爲金玉寡文學則藻雅爲麟鸞鄉里不得終仁士友弗獲全益乃亡朱守中守中既亡余從京師宦南海歸即遷佐畿郡不遑往哭之無何返初守中嗣太學孔年來脩繼好孔年亦時名士余也弔慶交歡無以荅亡友既用不自已立纂亡友遺美參采邢處士參所纂墓記爲朱守中傳授孔年并入家牒遠久知守中名尋其行者可從其家以斯文得之守中名正字守中朱氏世居吳郡葑門之郭富而穀之室也至守中特高出族里爲稟仁而秀孝於親令於族信義於朋友蓋惇於五品其最善也優文藝而良醫藥其餘也始守中生未彌月失父母鞠節婦

守之世父贒斲之九齡從里師金孟愚授讀且嚴守中亦甚敏且勤成童將都少卿玄敬未仕守中宗人竟民致主家甦守中往從之雖指授與衆同守中每見推於是時使入庠庠指家政一力科衆業其大成沛然當大振揚華飾婦與老姑謂久大之家流澁獨但守中罹然一綫綴世緒愛其軀不遑愛其志俾得遂也然而守中居常慊慨恐落其操尚讀書爲文辭皆不少劬廢詩律嚴密字畫秀潤知者珍愛之守中性最倜儻顯尚信義周恤人急發倏如拾芥意結納還往名卿滿座過金滿堂也而余其敢契協燭照肝

膽者弘治中余當往京師不忍別爲言留貽之曰余觀物之稟良于天也而用殊也可勝道哉世多爲咎于人嗚呼天也今夫玉地理色澤不相遼爲璣衡與天爲徒等而下之極至爲含於死愚人以臭腐同歸又若同作器飾或賢人小人貴賤重不重不同用之又若並雜惡石抑揚倒錯施置其悖亂何如也今夫以上入衆庶而商農且獵而仕獨且柰何哉余守中璣衡玉也亦彫於玉人已而今在野余接之良粹之氣充充爾嗚呼余觀今人妄庸顯而尊盡由礫也以視余守中獨且柰何哉吾茲當與守中別相爲言之

嗚呼守中毋以繆亂而敗脩矣抑或當有後期既而守中終矣契於時然襟素浩然適陶然樂也治亭圃泉沼種樹畜魚鳥謂之僻圃日坐所謂宮沼軒玩物養性吟若日富所爲書有詩摘要僻圃吟稿其甥氏醫也守中以餘力攻其說遂至起請往往治人取奇效郡縣因以名醫應　詔徵起之守中郵至于有司未行正德辛未爲督上道與張揮使延德同舟延德道病瀕死守中一投藥即與他醫謂專門無此見也既至以母節未受旌典辭其事以歸于中病傷寒纔三日自切脉云吾何死之亟耶浹旬果卒僅四十三

歲爾守中長洲人父曰琳祖昱有孝行代父戍南京受知王靖遠以眚不及用歸

嗚呼世澆夫務碩苗者多涼德有克富穀交培而嗣者安之不能學也或學而仕示其來以侈傑率如是亦自詭感守中藐孤承先豐室而以學華大之又能使孔年襄休其不謂孝子碩人者與而孔年亦難能矣乎余少嘗述交友爲金石契其時守中且幼無守中守中且刻之木以其後是之書中人及守中者幾何余適謂當與守中齡皓顛驩昌至是也故繁辭以薄守中非以守中情詭云爾

施處士哀辭

施處士以其道昌其生安其死於吳興死後子起家進士將崇恒于時其學將皦然樹不替弘敷一驅古人列處士於是食享不可量矣其本道自茂哉處士邁于閭閻鄉井賦集政于公縣縣官辟之事已翛然去曾不終列一上捕魚司水防吏曷道之云請身而剛亮有執于其家孝孝弟弟慈慈鄉則賦乎惠流焉此天之能政者何必政于紛綬中曰道乎哉夫以道既行不罪于天則可哀以道可政于紛綬而否亦可哀哀其道不哀其身人謂其不死如哀其身則進士之道也爲進士友并爲哀其哀亦無侵哉處士名某字某進士名儒字聘之吳郡祝允明爲辭

秉高明兮履中直展貞亮兮洵堅特既縝栗兮又坦平施于家兮奚爲政長願其爲幼兮卑願爲尊內不慭兮外稱仁訪蘭馨兮操松茂剛柔節兮玉鉉宜壽厥不壽兮哀則那孤之奮兮傷如之何孤志學聖兮尚賓王政由求兮文假商教誠善兮躬自道道曷哀兮哀孤孝若湯湯兮雲瀰瀰介蒼蒼兮天目天倚魂爲山兮氣爲水儼深高兮共無止我有哀兮哀有辭公知不知兮知將我噗嗟誶詞兮徒噓唏

侃齋徐公墓誌銘

人之於天也領厥受矣而護固之條遂之不頃於旣構焉則承厥享天之於人也畀厥初矣而視聽焉而消息焉而應焉則羸厥終惟天人之際不可欺卓哉徐公斯其驗焉公之先從宋蹕由汴移吳之常熟至省八公嘗爲元海道萬戶佩金虎符生恢祖居邑之漁梁以開緒立業生樂樂生德賢德賢生訥字敏叔益以豪傑聞生八子公行四德賢敏叔皆以侍郎恪恩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德賢配鄒敏叔配周與公生母張皆贈淑人公即侍郎之兄也諱懷字公允性溫而慤外簡而中穎外柔而中毅居度充舒有父風而自持嚴重不喜譎譃讀書執禮署其齋居曰侃即其守可見矣初敏叔富且好禮嘗作家譜以聯族屬又作同居集以示省勸公恒曰欲不怍爲人視吾考欲不怍吾考視家集以是握心厲行期以副之率所履務循繩墨孝友爲政閨閫肅然鄉居殆二十年而不畜妾媵性命兒孫溫足小蒼頭車饋食耳弟公度携家赴湖廣長寧令爲之營室治田俾勿穀及侍郎公爾初仕四方亦爲理田宅如視長寧平居與人誠信無周假割田助宗人空急鄉有孕字逌

東饑界之薪米以全活病不能致醫者亦藥作丸劑畚而給之衢杠壞病涉輒爲整葺溺途丐隨予之穀粟初自漁梁往鶯山山西有隙地凶買治爲塋貧死無棺歛者畀相之使瘞于是成化間應公家輿發拯飢遂被冠帶之旌然自奉又廉約邑令長與從鄉飲不往逮高年稍一出主賓位使謝不非赴前令楊侯乃致餼于家人謂其交稱也日月益隆而自修不衰弘治癸亥二月十九日夕坐堂上命觴子孫進牛乳酒飲一卮命冠帶服之復端坐而逝其生永樂甲午十二月七日享年九十配王氏賢而先卒王文肅公

與銘其墓子男三人曰紀曰維亦皆先卒曰緗女二適趙倌許浦孫男十二人珙琥瑀璐球瓏玭環璪琮珍玖女六人皆有歸曾孫男十二人文恕慈惠恩德愚偷健倴餘幼未名女十三人悉幼玭郡學生文邑學生緗卜正德元年十二月十六日舉柩葬陸臺之原即王氏穴以祔先事奉塾賓夏元玉狀來徵銘嗚呼公之生壽而富好德考終多男子如是也其得諸天信亦盈而羸者矣夫於之銘曰

視應而全視全而延曷不應之而以全以延茲銘也以天仁不侵富義不妨利曷不務之而以富以利茲銘也以世惟天惟世其不爽也若影與形而以徐徵惟徐之徵惟徐之銘惟徐之勸徐勸亦弘

袁介隱誄

袁出濤塗世望定都逮于建初有倅司徒雪儷昭操曰愛與愉世導而流有匯于吳萬戶五傳乃及夫夫凶割夙鍾舞勺哀孤上無二親下有兩弟屹如成人山岳其氣維持家觀勤渉心計綴旅之纖頹綱攸繫維纖以堅緊則罔隊智突俞翁譽茲美器妻以愛息聿來館贅益懋益力焦晨惕夕如川斯楫如吹斯翼既亢袁宗亦弘俞室義惟制事仁斯愛物茫氣幼季

耿焉無因左挈右攜廸爾成人嗟嗟兄子二孺其貧庇爾居廬完爾婚姻棠杕其華鶺鴒在原何以方之張仲君陳家澤允瀦餘波肆潤爾之卬振爾負無問有貸而悛乃計行遯曰其來歸卬不女困女曷不信歸爾劑劵善積欲餘祥來式符家肥業腴翹然三雛伯也其士雍頫涵濡　帝曰善教往職師儒仲季克家斡父用樊承顏善志並玉環除天廻地游玄造靡疑無始不終無平不傾儵然還化大耄之齡嗚呼哀哉公有誠德侃侃悃愊尚絅其質如弦厥直爾何嘐否卬不爾慼今也則亡脂韋臟臟公有斂材猶綜群

史堯夫喜吟子雲奇字歷代治忽人物臧否貫非鑑別粲然掌指朋來樂意今則亡矣公有隱節執之以介始從官勸分贏拯僨輸我慮廑御倆冠帶載遭渙汗賜級着艾公亦曰辭匪我之惠禍覺終身其榮則大霜松雪竹鴻冥鵠邁穆然清風今其安在日月弗居往則玄號靈旗風薄發引須臾考行抉潛揭我華書悏厥燕翼以廣州閭

吳羅公壽藏之銘

羅出祝融妘姓周末國爲楚滅子孫因以爲氏歷葉有人至宋通奉大夫兩浙路提點刑獄某生壽山爲

平江録事因家于吳壽山生聖儒聖儒生迪功郎謇謇生徽徽生瑩甫學甫生公約公約生仲華世守儒術而家饒貲積號金銀羅家仲華生感字守信國初以賢良徵不就寓業於醫生浦字原敬脩身繕性克紹父業而歸心玄寂配許氏乃生公名繹字文賓少將學爲仕以家落去與其黨楊公玉同服賈無幾時視所入利越常筭公玉疑有未歸人者相與檢校數日無有也始分取之公玉因道諸人羅君殆所謂天富善人者後其輿爭已而行貨京師一往後不能遺其親乃不復往居殖益雄四方商日集爲貿遷公爲其平物價既乃曰吾寧能爲老駔謝不爲性孝弟事親盡理婦馬氏有容德而失意於舅姑公曰訓有之矣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竟遣歸其家後馬父迫馬更嫁馬不從以死殉之公之母乃悔命公祀于寢公亦不敢違也馬既没同里周參議欲納爲贅壻公曰周公女出富貴安知非庸奴其夫而傲舅姑者吾不能向人喉下取氣也謝之其高亮又如此初以兄疾門戶事多自持之十年費六百金皆自其力後分爨不校但指其居曰此先人之廬予我數椽遺子孫足矣親殁竭力喪葬不以累兄曰親亡自應葬兄勞

自應代吾不知其他脫獨生我則將誰歸歟聞者韙之兄感動友愛彌篤兄子疾護視醫理至廢生業持身周慎行必再思取予務當義雅尚含容多所施濟江西廖某誤遺金二斤有半訪而歸之又清江客遺四鋌復歸之客請留一以酬德公曰吾不以義顧不以四而以一邪竟卻之或竊帛數十束爲他人發之公曰非吾帛也鄉人築室稍侵地或請語之不從曰語而不從則當訟之傷鄉好矣且訟必橫費爲君以貿他地無幾鄰竟售居於公家落時嘗受惠於妻兄姜仲安姜没子且窘乃居之室給之費死營其喪比

葬又買田以給其祀官脩築閭門埂及甓甎及私通瀆諸支諸橋皆屬公董役其著勞助壬子歲餓官勸分既以姓名應之得賞級俄而里正復以其字聞縣令史君致之來公持檄白令云云令笑曰此義事能重應之乎公曰然復輸之令復與檄公持二檄詣巡撫都御史侶公謝曰民志不在簪組請辭侶公曰國恩也不可公乃受非大禮輿不之服焉公於儒醫龜卜陰陽釋老皆能通之游玩博奕絶於身家積書以教子孫勸督勤厲食指八百禮齊秩守閨庭肅雍與人誠而和或就諮議忠告善道不良飲而盡人歎莊人文士多樂與交然不喜趨附郡致鄉飲酒數往後乃止曰吾恐以數取慢耳年既高豫治壙於武丘鄉花園浜先域之次以屬予銘因爲序而贊以銘公配初即姜與馬繼以周及吳朱二側室所生子曰節周出娶王曰艮娶劉順娶楊皆吳出初子未生時有表姑之孫德良孤貧無怙公助育之令名謙娶唐氏女曰咸朱出適高麒孫男五人曜娶朱曉娶徐昉聘金煦聘陳昇尚幼女八人曾孫男一曰正孫女一人公以宣德癸丑十一月壬寅生今歲行庚午年七十有八疆捷如壯夫其銘曰

凡壤之貴視藏以上美木嘉穀兼金良玉人滿九幾何不辱艱哉善人恒百而獨公則罔艱仁至在欲懿兹膏墳將俟韞匵日月其徐大寶於伏宜曰仁丘諮爾陵谷

劉介翁墓誌銘

介翁劉氏諱其字希儒其先沛人始祖其仕宋其官居汴京扈國渡江再徙今吳邑世承仕學曾祖文昌祖景暘父宗美母陸氏贈監察御史繼昌之女介翁生有高志性喜推予自其幼已然既長讀書崇禮不慕聲利雖身世厥契未嘗詘己下物務義事不視盈歉爲盛衰有於氏奴竊金一篋來投乞收匿以侍叱不內復諭主奴恩義奴感悟還於於王福歲除夕爲市易誤贏金數兩追還之且戒其勿怠途行得遺帨囊金鈿止道傍以俟俄頃女奴泣而來訊之實也即畀之去時方飢家無贏儲焉客徐州時同邑葉蕙病疫同邸皆引去爲治藥省視久不勸蕙賴以起見人事紛揉循理辯論枉直排群譁弗顧皆嚴憚之或勸并逮怨訐即作氣曰天下之理直焉耳吾寧能辟怨以畔理人更歎服每多詳決焉見宗飲荒逸者惡而斥之人方以陶士行平生服食整潔不惑左道示其

子曰利害二言皆非義所校然臨世不可不特慎於是苟利顓於巳害必歸於人惟應以義公好惡則寡過矣與鄉人少者語亦以是病革時聞有讀時臣直諫章疏猶呼子聽之曰作人如此庶幾無媿與其方亮合道無如此也生景泰癸酉八月六日卒正德丁卯七月七日春秋五十有五配章氏子男二漳浣女一適陳言十以某年月日葬本縣下倪村祖塋浣文業豐茂當益大翁者于遺美來徵銘嗚呼以義而廢利持正以裁枉斥荒推其有以續質皆斯世絕難事君中歲以介翁自命於是信然銘曰

古有黔婁一髮無苟亦有季路生不廻口往者其難今莫復覯有重吾邦緊子劉子其義近婁其直近季介哉介哉古之遺美

處士丁君墓碑銘

丁氏世居常熟柴涇村號柴涇丁家其先出于汴曰良之從宋南遷蒼黃師燹閒譜誌狼藉故其先後無徵焉迨子敬生仲玉仲玉三葉曰望山望山以義賑賜級娶同知濟寧州金和夫女迺生君君諱森字元秀天賦豪邁少時志覬仕顯後弗克業性孝友望山有別宅在廟涇村去柴涇數百步君既壯使居之甚

惟承命去每晨夕返親舍定省不廢子職且恐承歡來視日具膳羞茗醴謹伺之至則安奉侍養愉愉終日素情固樂放逸比在親側輒歛語攝體不敢少肆一食飲亦縮縮不求如意時序敬脩祖祀意氣惻怛平生倜儻自命不爲瑣尾態居處雄闊意尚華侈未嘗逐逐利殖間見人有務儉固者曰貧富天也人生貴適意何以自苦爲乃盡出所藏飾垣宇葺染道令悉新麗肥鮮綺紈未嘗離口體既以身不遂士業比得一子喜其頭角嶄異曰此足以畢吾志矣遣從師游日夕督厲成業或乏束脩以上即鬻田以繼之得

賈徑歸之師無少留吝曰寧棄吾產無寧棄吾兒云其後產益薄然益浩然若罔聞知丁既素爲鄉曲尊信人有小不平往往來質君獨以仁讓宅心睚于家遜于邦以是寡怨凡質成者獨不肯與其事毫髮無苟取焉嘗署其堂曰種德以見志又以家占虞山尚湖之勝放情杯觴以恣眞賞世紛一不經懷因自號尋樂居士然竟以酒致疾淹頓牀蓐踰四三年弘治乙卯八月十日且革無戚戚色呼其室曰來吾與汝別矣呼其孤曰成敗由爾非吾事矣遂瞑年三十六後二年丁巳葬於虞山邵家灣又十年而孤起進士

爲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思暴君善於碑持事狀以屬允明乃撫列而繫之銘孤曰奉也銘詞曰

虞山崔崔尚湖洄洄傍有隱君長眠化臺維此隱君豪闊之材意拔群夫氣游八垓彼哉鄙人斗筲爲儕珠璣盈頰糞礫在懷隱君曰嘻取類奚乖人生本適何自梏之有笑不御積笥蠹灰華堂錦裹有金且揮煮穀陶蒸名醴滿罍山光湖波笑口日開彼世是非况斯集蓄何有於吾衣不可坎乃養于學乃訓于卑破産費師産磬亦宜玉芝不培豐稷奚爲芝也克榮三秀葳蕤彤藹玉庭瑞慶大來尚有崇階絲紵衮黻淑矣隱君終耀亡涯自厚其生樂只有骸大然胡作穹祇式薦嘉名宜曰達哉

懷星堂全集卷十九

傳志

長洲祝允明著

程文林誄

特授文林郎新安程君名昭字周顯以弘治己未卒于家正德丁卯葬于許龍川子孫孝孺願著先美其甥庠士戴君昭致辭乞誄遂爲詞曰

周伯休父僉氏于程爰及忠壯筵激賔升黃墩奠居世緜材英有將于周東密屯兵以障鄉閭臨溪是營宣和新徙建炎尋城宋季元杪其居載更　天朝晏麻始定而寧文昌之坊世華聿騰比及于君孝友性成藏焉脩焉斯用而行春誦夏絃秋螢冬雪園無游迹帳有燼涅淳灝噩噩遺書顓業二帝精一三五謨烈有舉而措千驥一轍以逑餘緗羣經宿牒學海藝圃肆功涉獵青衿入泮纔十有四歷殖雲烝文瀾川至伺時而升姑餼而肄歲戰文場凡八校藝縶之維之驊騮亦蹶乃貢于廷　皇曰吾試試而第之允冠多士君曰止矣行藏有時吾齒強矣尚需來期柰此居諸曾不我稽豈不榮仕頭髮皓垂菽水幸充五鼎未涯忽曰違之南北坐羈覲其會通孝忠互施惟義所在可国而迷白之有司闢之赤墀　皇曰善哉其

志可依特賜寵命七品秩階爾其綏終遂爲烏私君拜服命被章來歸猶歟孝哉古人一揆乃纂乃攄乃登乃亞承顏晨昏身老若幼今而已矣高操不朽周貧仁術教子義方有事西疇屏跡公堂朋從日榮崇論洋洋和而不流簡而有章惟老成人矜式于鄉胡然不祿先露溘亡軒冕或來死生浮休孰不有終身去聲留子孫孝錫安宅斯丘有爗于遐揭此文旒

劉時制墓誌銘

時制葬以其人應銘以其世應銘郡學張君承慶爲狀似余曰執事銘時制蓋猶王介甫於王逢原黃魯

直於邢惇夫然夫爲逢原惇夫微二賢不沒沒今知二子亦多以二文余愧不及二賢文爾然而述其實或因人以考言因言以尋人言不爲無用據狀劉出於汴其隨宋國播南始貫常熟者曰亨袤贅長洲產富道穀遂奠且望者曰希仲希仲生啟東華實益茂皇封刑部主事其子即山西按察僉事完菴府君珏國之老鄉之先生家之烈祖而時制之曾大父也祖曰德儀生父曰安簡處士傳字紹伯毋錢氏所後父曰元之時制生性氣淳和才具俊邁賦詠圖寫游泳藝圃與羣季爭能家學粲然其仲兄時服出治經於學官登進士第時制去爲父任門戶事益有治局覚鄉賦善徵抉弊多裨縣官力家務平畧田計漫減羸伏百狀鉤滌還于初法司覈軍田部使者董水利諱徒誣訐時制家時制皆徃直之平時力穡廣產散積濟乏勤惠之蹟不能一二數元之安簡弟也始無嗣嗣時制時制孝睦於兩族充然諧也廣及嫠嫂孤姪諸族屬靡不禮以周初元之聲室錢先沒乃歸繼娶吳及元之沒葬時制自諸長者遷嫡毋來合祔人皆韙之安簡固高亮特器自謂時制惟肖也蓋劉氏風流典刑當吳中王謝諸郎嶷嶷時制且有幹實猶車

騎遏也時制始以成化丙申生以正德辛未九月壬申卒生三十六年爾妻鄒氏生一男曰遇聘王氏女一許聘張某又明年某月某日祔葬先兆本縣遠字圍之郊原余先王父參政山西與僉憲府君誼並兄弟二氏媾好迄今不減余安敢辭銘獨愧且恐文弗能永爾時制諱度詩云

苗之夭夭秀之翹翹有葬其標登厥實以饒乃以霜以颷隕于場以漂搖嗚呼傷哉大人昆季號而招時制歸來乎歸來乎其亡不亡者或化爲金璧芝桂尚粲劉氏之芳馨與聲以遐懟爾父爾兄勞心之忉骨

肉之復土也誰則不雕

志謝可節墓并銘

秀才謝可節之墓嗟夫畫刻畫乃夜華而萎或燎之膏竭以灺何嗟之爲乎玉完於璞出作禮器永用享已矣既器矣炎焚而泥沈之纍蘭以就杼經緯既成被服物膚或染之青黄丹縹緗綠五采可絺繡加益華貴已矣未杼也委之牛刀寸寸截絶之不悲失日炬葩葉是也不悲毁玉斷絲豈物之情天之理應爾歟惟孝友于兄弟閨庭粲溫益友際處信金石忠裘粟而氣蘭芝也斯可節之玉也功勤學廣思新文蔚先

進者謂之球玉龍虎臺學使謂才高氣充同儕之儁曰武庫也斯可節之繡也可節爲吳縣生員今年嘉靖乙酉秋鄉試南京羣數百輩叢出棘垣扉外萬牛馬走擁可節寸步反側行數十丈跟及地曾不聯二三武可節胷背抧塞比能自展步而血結鬲臆固矣强卧逆旅同舍狂童亦姻子也肆妄語自詫坐取名第可節端直人惡斥之迨同舟此狂益譸張不休或繆侵可節可節益疾憎且憤氣鬱鬱怒乘前淤傷其肝歸閭醫竟不可捄冬十月二十四日死此則其爲焚沈寸截也者當悲不悲邪漢悲賈生唐悲歐陽詹

李賀宋悲邢居實今忽悲可節可節居大傅閭少言去詹賀輩不甚遠何代無此悲此悲爲舛枉閉天不得其言無若視子淵悲可紓也嗟夫觀顏氏謂可無悲觀詣詹輩可無悲觀詹賀等可節可無悲可節師顏賈友詹輩死且同之亦已矣已矣人間事紛亂無限何足銖寸校余與可節五世交可節父元和余與姊老矣也慟可節不止作哀詩甚冤苦以示余余取其意推闡之使刻可節冢石謝長洲儒族家可節曾祖曾舉人祖炳至元和爲七世同居之門可節母吳妻劉二子濋涵涵後可節兄儼女二可節生弘治壬

子十月卅晦得年三十四没後兩月爲十二月廿二日丙午葬胥臺山可節名倍余既悲可節不已寫爲楚詩慰元和即兼以爲銘

月幾望兮玄雲滅兕蘭摧梓枯兮竹折桂蠹妖鷟雛兮碎石麟雕鳩吟雌兮鴻雁弔萃白楊蕭瑟兮黃波東注無廻聲空山窈窈兮宵冥冥嘯山鬼兮舞狐狌安得綵鳳鳴噫安得綵鳳鳴

癡雲子葬銘

癡雲子朱氏蒙名大經字也世居琴川癡雲子天真不盡物藝呈標清非絕羣和亦有立研丹殺青牢籠

物狀推宮敲徵融陶性情江海吾家軒冕何物若公之而用不檠故有餘貴任之而不必遂故無留戀庶申之秋予曰進止無幾問予人曰往矣乃知以臘月二日扁舟訪友數酌之餘醺然返棹一卧不寤竟成長歸嘻何其去來之際如是快哉其初正統甲子八月十六日生在世蓋五十八歲明年三月某日其子藏其魄於招真之原請述幽石從而刻云

魄陽之于于還游太虚魄息玄廬青松衣被白雲滿堆嘻樂哉歸與

張翁墓誌

張翁非今時人也醇醲醞其滴沖簡夷其傾囿真樸樸坐囿古風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虗皇授契寤寐玄綱琳編瓊簡童冠誦習慈儉不先允執三寶耄壽卧疾忽呼其孫令誦聖號家幼悲嗅返而吁曰旌蓋既引乃此遨洹勉將期月翛翛而逝嘻何應荅之確歟銘曰張爲姓謠爲諱曰宗學乃其字考孟璣妣陳氏陳夆失沈斯繼室于王始出贅生子裔毛氏儷女一人朱奈壻亦有孫兩昆弟曰靈倫顧龔配出二雛曽孫華秉彧長執中次曽之女草蟲是翁初生辛丑歲月春仲日十二及戊午秋之季其日十乃奄逝七十七居人世甲子年月寅位癸酉期歸于窆高岡魄永憩白鶴導兮玄猿侍參彌羅兮謁穹帝覬塵區兮時下戲

王宗肅墓誌銘

神仙之說或者謂其久亦自息然既從仙出必有非俗情所測識者吳城中街路有王省幹氏惟以傳所謂遇仙丹者爲家凡父子之承述率以是其藉以生亦獨以是而守先說甚閟靳不輕以語人至于今施之達猶艮驗焉予故識宗肅宗肅諱鏞字宗肅本出施父孟文　國初贅王氏生宗肅宗肅長而承王丹業故從其姓無易省幹遇呂公事在宋乹道間於宗肅輩當十一世宗肅既服事其術而其稟質本自淳懿乃益專以任真處世平生無分毫外願每旦日但課念二氏籤典持戒修善飯緇齋黃未嘗有斁歲以四月十四日呂公誕辰修祀整飭如承大祭囊橐雖不盈溢而矜孤恤寠尋治街徑若有餘者其大節則能養葬父母孝敬誠篤爲最可言且其襟情夷坦犯之無怒色三尺孺子與接話亦溫實未始欺之而家計盈缺一無所動于中家人當缺時爲之商評則徐徐曰聽其自然而已其閒暇時亦頗去讀書吟詩接

晤良友杯梡時御浹然甘適貌古氣寧予時接而受之昨弘治辛酉十一月某日乃卒其生永樂甲辰三月二日閱世七十九齡配潘氏繼陸氏生子男七人洪淮濟瀚渭洲津女二人嫁呂淮某孫男一貝女三王之先塋在吳縣十一都治字圩之原諸子以乙丑歲某月日葬焉豫事來請爲銘乃按呂淮所纂狀敘之銘曰

氣操賦醨鮮醇醲醇之流衍亦有鍾彥哉宗肅的其逢涉世岌岌恒融融忘不愧承遺仙宗享世七紀回塵蹤蒼梧北海訪回公儻其過之攀而從子孫勿隳

此古風予筆燿華題山宮

孫功權墓誌

孫衡字功權以字行其父自江陰避世來蘇酸苦造家功權繼之幼輒勤確務生居積書繢文玩今古珍器物遷易爲殖故所交接多大夫士間然務是者大率輔之以諛說求射中功權動輒以莊直爲詞質貧然如老宿嘗語人曰吾勝冠便戴此平定巾歷壯老不肯一日以小帽自褻又遇人不以前後貴賤富貧易心攺禮多直稱其名人亦容之且謂其自述應非僞也暇時或相與裁品人物必曰某才能若某事某事然無德某寡才若某然有德重重輕輕有類儒史晚年作一小亭目之曰安老多爲章表而今吏部侍郎匏菴先生特寵之以詩時在某年功權既八十矣氣血漸消久不飯日唯飲酒啖少果物某月日奄然而盡亦無大疾苦初配顧氏三十始娶子男二女四明年月日葬某山長兒文拜乞銘墓銘曰

德以取人而自亦少愧勤以立功而卒食勤味七紀太平生長老死尚德之詞猶若入耳功權功權亦安死矣

陶孟實墓誌銘

王章曰此輩與一把筭子不能用史以示譏余恒謂未然仕學皆自有本末重輕不可偏且倒耳若盡去度數塊然守理性其亦何以集功將全才不如是也自上以經術從政則往往畧藝事至不能遺也而付諸彼其果然哉余因陶孟實家乞誌孟實而感之孟實姓陶氏諱信孟實字也家吳縣吳苑鄉之陶家場父仲融妣俞氏生孟實抱賦簡質不喜爲靡麗然外閒中融思致明締深通九章之業用以條析積聚斤斤也每縣令當幾年計會裁損稅賦若稱停徑力輒以屬孟實蓋無誤事者孟實亦足觀矣夫夫所少於

計籍之手者覬侵牟也苟司存既治將之以端慎則以何道黜之茲孟實之始不獨感焉而誌之宜者夫孟實以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卒年若干其娶某子男三昂某某女二孫男四某某葬以某年月日墓在某某家之請因其友陳良玉以來良玉且爲狀云耳良玉固信人銘曰

漢名元理齊庸九九求也之藝從政何有陶既才美端慎將之魄陽斯盡亶以吾詩

承事郎欽君墓誌銘

信民姓欽諱允言字信民吳縣人五世祖銘洪武間起家進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有直聲坐謫戍遼東曾祖遜祖禮父士俊母馬氏生信民而父歿信民雖孤弱賴母拊以長輒克家治父故業卓然而植充然而肥也其業主總商貿貲本散之機杼家而斂其端匹以歸於商計會盈縮低昂而出入之刻時審度彼此以濟皆信委帖服焉蓋其資本聰明識理道又有材局幹能又性倜儻開誠布公用是以得之然爲行又良能孝親痛養不及父用情於母甚至燕居無惰氣與人不苟言裁事多中節後奉例賑饑受冠帶之旌召相公事以勞病卒正德丙寅十二月九日卒于家生于成化丁亥四月廿三日得年四十娶孫氏子男一人曰晃聘袁氏女三人長適郭恕次未行信民之卒晃纔十齡其婦翁袁君漢章爲相後事五年丁卯十月既望葬于靈巖鄉吳山陳灣村祖塋奉塾師陳嘉甫之狀請予爲銘袁君高士所譽必有試嗚呼世固有通明之材將之以忠信居然事事合理宜物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信民唯其人也袁君又云其病也諸商來視相弔曰子或不諱吾屬將疇依灑泣而別其動物至是不亦信哉嗚呼銘曰

蒞物之要知及仁守豈巨則然而細乃否彼玩其細或昧以苟乃迷而躓孰任厥咎智矣欽氏美自性受卒食其效安安丘首其才其生偕酬不負尚不負于來以昌其後

承事郎盧君墓表

弘治十八年九月某日吳邑哀子盧慈葬其考承事君於黃村平原之新窆以知隨州史君引之所述行狀來拜乞爲文詞表樹墓上盧出太公望齊文公曾孫高傒以采地爲氏中世望於范陽號海內四姓條分于吳亦既久衍著爲盛族按狀君諱椆字熈遠高祖廷震曾祖子謙祖文寶父以傑君既紹武先業服

賈居貨嘗謂人之於世業有異宜心有異存耶故業然以坦易祁然以寬紓坚然以敦厚寧弗腴吾殖勿瘠吾天君也力可及物者秉毅敏爲以達吾義他日江南連郡洪潦江湖氾漫長吏勸分君既應格被郎秩之榮已而凡官有力役則以命前受秩者往董振之會淪白茆港因簡君莅事君捐家廩公績用告成退處井閈搽修謹謹以飭于有家年未耄荒而子姓蕃庶騈事侈力人間事無弗足者歲在癸亥季夏上日春秋告終享世五十八年君之妣爲范氏妻爲史氏即隨州使君女兄也男子二人女子一人孫男四人女五人三子者慈恩憲卜地營壙差此穀旦舉柩穸焉嗟夫先師有言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君執心尾渾不以業遷不愧於善稱矣又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君賑凶之惠滌川之勞不赧於郎秩矣又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君子孫亹亹勿替引之不忝於祖系矣率三者以始終既順既安殆非聖人之所與與鄉邦僉悼宜樹風聲近慰嗣息遠詔陵谷其文曰

抱淳懿天無戲赴氏庸亦有施九屬洽家之肥粲于邦靡衍儀生爾死餘若餞華身章銜國階蕃來胤流祥袥琢遺芬表山阿安且難亡窮期

趙君墓表

君子之表人必其騁于樹異駭聳羣聽爲不可恒者而後可乎如是則中庸之所以鮮也聖人且嘆之何有於表乎今俗情所最乏無若廉與遜矣夷於門跖於室而後利乎其貌狼其心而後得則莫不惟利與得之趣耳而何廉遜之訃有人焉不食穢而毋以利遷不脂韋而毋以得累理如是吾如是耳則不曰誠廉若遜哉誠廉若遜而不表之得乎哉吳趙君時憲氏誠廉者矣誠遜者矣既卒君子思欲表之曰不可以無據會其子鑰有舉而屬之余余何敢以君子居從而表之君子意也乃從同人陶君麟狀述梗槩一二君居南濠叢市中爲醯賈賈業端誤溢直既去君復程厥金曰誤矣追歸焉異時又有誤者歸之如葉端是非廉者歟持躬遇物虗襟冲然如弗任鎬治易爲吳學弟子貞君嘗取其書讀之至謙瞿然曰謙之理如斯乎吾見人卑牧者恒契於懷今幸窺大道指歸吾敢不服膺終身誦之乃以謙署其齋是非遜者歟師二道也表而傳之可也君他行稱是慎重溫雅事父廷宏善養志事母王克以巽裕解其嚴卞之性日用簡約奢俗不能移待夫人嘉善而矜不能其歸

金事既著後自亦嘗誤溢金他商他商亦歸之人之善易感應也如此君之質尤敏於醫卜形相五行諸家言多所通解少獨以病弱不能事進用之業耳君生天順巳卯卒正德丁卯年四十九一男子即鎬承考揚顯器也以巳巳正月三日葬君陳澤村原故爲書穹石如右以表諸其墓前

盛至剛墓誌銘

盛氏世爲安慶桐城人君鳳儀坊以善世濟而弗用於時至華一生茂茂生君諱健字至剛八歲而孤出就外傅即克自持與同隊少長容貴尚恬雅初光業甚

豐至是少落君能益自約脫略紈袴態既冠娶力綜家政叢沒以復故茂始配燕氏出三女燕沒繼胡出君及一女又一弟泰一女弟出庶母張於是上有二母下有弟姊妹六輩咸未立所以養事撫給甘脆煖京奩具之屬皆出君種種周緻孝友之風藹如也自以幹蠱弗終學篤意教三子延良師禮賢賓夾輔之其季曰德蜚聲頻庠戊午嘗試京闈咸謂其可拾取君曰學優則仕若固可行盍姑養以伺之乎德不敢違辛酉猶然逌甲子曰可矣德承令一往果峻捷將以八月晦揭榜南都去家不五日德歸舟阻於石尤十月四日纔抵舍是日即君生辰也有司鄉縉紳之賀君播爲雙喜詩併君敬受觴所以勗德者尤切君美姿儀中懷沖厚外度散闊當銜郵時三惡奴乘紛披攘貲畜叛去易姓兩處猶齊民比其後奴死家且亦遂弱其子孫又歸君家君亦不究其往人信天之好還而稱君之長者也君善飲酒喜賓客正德丁卯正月二十日卒生正統癸亥十月四日年六十三配同邑王氏先卒三子者長曰隆娶周次曰儀娶張次即德娶倪二女壻胡文敏汪濺皆王出也孫男五悉幼德以先輩無錫丁君所爲狀乞墓銘乃摭叙而銘

之祔王之葬在烏石崗至是諸子筮地以合王兆者遇臨其繇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以祔祖塋之側者遇豫之坤其繇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乃從祔法筮曰曰某年月日吉乃窆銘曰

大道盈謙無往弗還循晏而午厥理常然於昭盛君弗睽于是既槁而萌乃壅而潰彼以蠱亂我幹而治彼以趨蹶我徐而至弗弛于道弗張于欲有祐自天實受那福有崧在淵鬱翠于晚君實所之觀化長返虎魄菀伏有煒其文世需既顯歸燿靈根

崔孝婦傳

崔孝婦諱某烏程棲梧里詩書家黄庭曉長女十三失母執禮如賢丈夫三年不幸十七嫁吳江崔文友文孝動二老者姑曰孝婦哉猶吾懷袖出也舅曰孝婦哉猶吾良子昌吾門姑疾將死竊刲股肉和藥姑飲訖即瘉越五日其子微始知之而哭孝婦掩微口曰此非合理道事毋使人知他日姑死孝婦哭失音不能言柰月始復孝婦父用葬地爲其家奪孝婦力不能外施俾微請於尊長以矜理償他地還我遂以憂憤病死年四十九

論曰孝因心生不以賢愚殊聖人作禮以輔其偏故曰刲膚非孝事若女婦類鮮聞道雖少過亦足賢矣崔孝婦又能知此其可謂知道哉其他行則亡弗合理稱孝宜矣稱孝宜矣

陳子中室李氏墓誌銘

允明於陳爲姆族之親稔知令人賢其卒而葬也子天貴請爲銘其所纂行狀益贍悉約而述之曰李長洲著族令人處士景清妣金氏出也諱秀寧十一失父外静而中穎不與羣幼女類季父光禄丞景洪賞之十九歸同邑陳君子中子中父志道先生爲萊陽訓導子中携令人往侍或慰其少而遠母不能無悲思令人曰吾始獲事舅姑惟失驩是虞而曷有於他懷萊陽有充耳以賜令人令人謹其服藏或曰石耳奚過謹令人曰嘻匪物之謹賜命是謹聞者韙之及萊陽歸用家少謝令人相子中致養滋味不減爲比萊陽没送死尤飭而厚子中嘗疾瀕革令人罄所有求治或諭疾不可爲徒費耳盍存縮爲後計令人曰與費產縱不効吾且能縮於獨守時惡有豫某一軀而坐伺其殆乎已而子中竟起子中兄弟欲分養母子中謂母安令人請獨終養令人亦曰然遂訖如志洎子中爲兩弟娶婦爲女弟治喪令人力亦厚隣夜火子中不在舍令人弗顧其室左捧萊陽遺照右扶姑以避子中慤而儉善治生又賴令人内相之家寖裕喜周施有勢家奴持主財失諸塗將求死子中見之謀及令人欲爲償之令人即舉篋以奉他多似此陳故以儒業授受子中矜務學以體弱不仕迨令人生天貴子中遊滸邑庠令人所以輔廸之尤篤平生勤愼莊嚴不妄言笑不憙嬌飾約而不求盈而不汰壼彝具焉姑嘗稱曰吾獲此孝婦媿無以報之姻連家納婦者至假服於令人曰使新婦被之庶幾肖其人也其見重於内外若此其生成化丁亥正月甲戌

卒以正德丁卯十二月壬午年四十一生子男一即天貴勤敏博文顯庸器也娶楊氏淑浦令子行之女女二猶幼孫男一曰科孫子中以卒後二年庚午十二月壬寅葬武丘鄉阜字圩之原銘曰

令族難爲女令家難爲婦令夫難爲妻令子難爲母難者緊惟人天彝木犀羽陳李兩華玉左珩聯右瑀婉德允若茲胡不偕逝恭靈原閟藏積光氣燭九土尚有發席珎粲粲者瓊樹

賢婦吕王氏墓銘

賢婦王氏吳吕禹平妻也死且葬禹平寫其行爲狀請爲銘詳其行諡以賢而述之凡爲賢之云所以爲褒褒者將以榮之也令不公知者不信之且或議之則何以榮何以褒爲哉若稱吕賢婦必有知信者余豈佞者乎狀之道賢婦懿淑工能甚多余語其最大人難能者三一曰孝順禹平家與賢婦家世連壁居吕之祖父王之父誼猶骨肉兒女髫亂結爲婚姻及吕母將死欲見賢婦婦倉黃來嬪儀物闕如賢婦無少懟姑死無幾舅亦死賢婦與禹平治葬祭慎誠茲不謂孝順邪二曰安貧始禹平治舉業賢婦固望得仕進庶幾且富貴收之桑榆已而吕又失不成役無以爲商乃爲童子師守筆硯坐一席二十年賢婦鹽荊練井臼晨夕胼胝瘁枯與禹平相視蹶然曾不吐一片憾語視姻里華首纘軀洎如也茲不謂安貧耶三曰厚倫禹平既失父母蚤又有二幼妹長者同母未十歲次庶出纔五齡賢婦拊育教之女事比長輔禹平資嫁之奩裝雖簡盡其心與力焉且無庶貳視之茲不謂厚倫邪至其性資柔仁手不刃牲遇蟲豸未嘗輒殺之持度謹肅識文字成誦孝經小學書爲庖若啓童蒙諸行無足備云者嗚呼頹俗羣嫗蒙成丁夫富則驕貧則怨慢其舅章而不卹夫同氣

十而九也賢婦總三大行而細德周令諡之賢不可邪不諡之賢亦何以銘爲賢婦諱秀寧父曰宗肅母陸氏賢婦生成化庚寅二月四日正德壬申病脾肺癸酉六月某日卒得年四十四生子男一曰繹尚幼女二長嫁周敩次亦幼葬以甲戌歲某月日墓在横山先塋次俗謂薦福山九龍塢銘曰

凡銘者以示後冀知者敬且憐以勿壞而延敬且憐者匪以位以年而維厥賢賢哉吕婦王殆一十於百千懷慨更生之筆髟髻黔婁之室庶幾遺風之奕然

舉人謝君妻[illegible]氏合祔誌銘

天下之尋名徵難得其當或實盈而聲衍邪紹亡存焉亦有勢以驅之於不容不然者矣况今人之貴富強逆者多收亡稽之聲而國世幽貞之精則傳者百一即傳也亦不究而章是皆悖人情之難得其當哉亦勢而已矣允明先祭政仕給舍時長洲謝君會游學京師來受時業遂中鄉試以歸連會試不中入監將有遂大之志數年朝廷有風憲之拔而君先一日死矣時君妻盧氏守道於家貞靜斂默不下古之節媛至于今四十有二年竟完節以見紀者嗚呼豈不賢哉士君子激一口之義慷慨抵烈叫鑊河海者則孰不曰難矣乃若履危殆閱世紀硜硜然恒其德以終身是不難於一日之激者哉而其聲上不可登邦國之策遠不可及四海之誦非勢也哉始盧之未亡也教孤兒昞以父之行教諸女婦以身之德撫育夫弟之孤勳擇孫睦讀祖書爲縣學生凡丈夫所應務於家者優務之逮其亡也昞能無違雍睦能述遺懿焉金石以圖私傳於永久是以善福之理無關於勢者邪凡睦所述甚詳故撮叙大蹟而系銘其墓俾揰焉盧氏諱妙定吳縣人父曰志善母李氏生男獨昞娶魏氏女二人孫男二人雍睦女一人曾孫男五

人儀儼侃偭僖其生永樂十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年七十五弘治四年正月六日卒其年九月九日壬午祔舊臺山謝君光謝之字維貞也銘曰

家難時起存滅際引先啓後維婦繫賴人比然功則亦若泉有目四十祀相見並貞在茲歲悄悄介石積分明文于示寧何其貞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

傳志

長洲祝允明著

賀節婦家傳

節婦吳氏吳縣洞庭西山吳寬之女東山賀君元良之妻今儒士良之母也其名某年十六歸賀君琴瑟雍宜裁八年而賀君病以卒節婦棄粧飾極哀毀用誠喪葬致力合禮族黨已賢之然謂少後弟子也徐之嘗從其志暇日因稍導覘之節婦潸然涕曰聞女一天耳古今以不貳嫓爲禮訓抑吾心本自願此不願彼愛惡去取自天性非他人所得裁量又先良人士類而大夫族也不幸不祿吾又能以匪貞蔑之邪且三不可而本性尤顓固不可解者謝女意休矣於是屏意息而且竢之節婦亦益安之事姑孝謹外寂謐閨寢久之族黨爲節婦貞居既越二紀生春秋越三紀志行既定矣如岳不移井不波今茲當不爲厭終爲謀邪乃選於幼得佳兒爲告于先良人若祖考族人立爲嗣用承賀君祏祠即良也既峻事節婦欣動中臆我今茲可以媞媞畢姑老篤子教無隊賀君業畢時能完心面見良人也已由愈閉戶茹澹被飭勑績以厲良良又秀良懸抱遠器未遽量　皇帝登

極　詔郡縣舉孝順義節來聞下旌表於是族里以節婦事上邑邑上府將升于　朝時爲嘉靖初元先是府以訪於邑學官合學之士友以實對且微古高行鉅麗之操烈重孤存祀之義以爲方良指其語示余以余素友良而欽母或計有以傳母事附家牒者因遂謹據述之爲傳

贊曰人聞道全節婦稱善一嘖嘖哆口已矣或傳一子封肌膚某士危言來黜辱必發歎不休如激忠不恢其軀固難亦或自賈聲以蝟寸恐膚苦息中懟視弔景寒閨畢生不有笑歌憐虞乎亡人或凍餒交病妻鄰死絶難易假誠獨且奈何哉賀節婦如是抑非覬有今日爲暴廣之者其何爲哉斯天人之完者也以身爲賢夫爲令妻子爲嚴母族爲保傅家爲福慶國爲瑞天下爲治俗載俟之　廷典來而爲　聖王最斯政教風四海爲益與繁鉅且繁廓哉堂乎茲惟厥本柢聚其懿于茲傳

李碩人墓誌銘

故廣東參政樓園劉先生欽謨用其文學日月海內允明冠弱寔朝夕之始公近中歲頗隱商鼎之憂後得家嗣于李碩人曰嘉緒嘉緒生十二年而公長往

亦既連有二弟無數年嘉績輒大秀發章采煒然便復淵邁驚駴老長余益比焉有芝蘭之好無幾而殞遺一息曰稱孫踰三十年一日稱孫來曰自先人之亡不肖與弟母御荼負飴勉事孤大母唯鮮甘綺是慊幸而日月斯永於昨歲而終則既八十二矣今茲將治長寢于府君玄宮之側離而袝之以備以文石銘無外執事者亦碩人意也請按碩人姓李氏諱柔字柔貞長洲人考某母柳氏碩人在室女紅攸閑文籍亦涉府君初仕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　召修兩代史居中秘與楊安人偕無幾安人亡史事亦罷返

初政乃納碩人生二女家綍是相府君攸宜既而得男曰熙學輒即殤府君復娶于賀不身碩人又得雄曰鵲壽而又殤乃又生一女府君以署郎中事員外郎擢河南按察司副使碩人乃二姙一男一女男嘉績也府君遷廣東左參政謂地厲二親皆八十外留碩人事二親復納趙氏與賀往賀終不身以死趙育二男曰嘉續嘉績已而府君捐館舍唯碩人與趙二嫠乳三孤持家畢葬聯婚遣嫁外辛中酸戶閒閫凜力踰丈夫且不肎落儒宦事遣二幼並游學隸弟子員績特茂拔而復仆刻少之竟病勦不祿於是碩人

之喪轉倚前日語績室曰少寡老獨女之烈學多是不淑閔凶是罹復連新婦新婦能知我心知而能一一而能定夫氣有福禍行有隱見世有休戚情有甘惱故良而禍縈縈而不惱者安天而盡人者也我女也而勉克已矣婦其究我也乎婦亦能之遂與以有終焉碩人懿明如此性復婉巽或逢怒於長侵侮於儕無校范寒窘偕年愈深而甘勤不怠正德歲庚辰六月某日體病纔二日便甚七月甲子朔也比沒襟神爽然遺詞尤善飲茗一杯而暝其初生正統已未七月某日二男丁嘉績爲縣學生娶蘄州守顧公

瞠之女嘉續府學生娶金嘉績娶夏亦皆先卒女四秀錾適江西布政崑山項公之子貢士拱辰秀齊適丁文禎秀嚴適孫璠秀肅適吏部尚書松江錢文通公原溥之子爔孫男六長即稱孫娶溫州守文公之孫徵靜之女次寉孫竹孫犢孫蘭孫桂孫皆出嘉績女三曾孫男某某女某某葬以嘉靖癸未十月某日墓在仰天山銘曰

女不朽三餘德容工言高節義貴孰與封位秀子孫富孰與琛珍淑閑烈壽孰與日月儒宦宦閥有婦人焉德四者全三不朽不愆碩人寔其然乎

姜氏誌銘

誌曰蘇州吳張鳳妻姜氏玉蓮成化戊戌五月丁亥生弘治乙卯十月癸亥以生女卒于寢明年三月丙午葬此横山之下嗚呼十四而婦十八而母母五十日而止然而女不失愛於親婦克送尊者死祀莫祭組紃之無廢政以英齡處富室能斂焉幼習閫態不形見亦無慚於壯老者

銘曰不缺也其性也乎不盈也其命也乎月聊川逝雲散華落大化家家隨乎委乎而莫之問乎嗚呼琴案塵冒朱絲斷泛漆熖幽眠千秋婉骨

故袁天禄妻王氏令人墓誌銘

令人者長洲袁君天禄之妻也其德行既淑良遭家不造凶喪頻仍其功力倍艱而又不幸身以繼歿僅倍殤折嗚呼君子以爲誠可賢又可悲且闡揚之也已將葬其子胤文等捧其從兄郡庠髦士胤昌所屬行狀乞爲銘乃據其稱曰令人而誌之云令人諱正賢父廷儀母馮氏其族與袁同望于邑里廷儀嘉天禄也壻之令人賦性深沈嚴恪不苟言語十九入袁事舅姑合道禮侍夫又莊謹值事能裁治無忒差而無擅制獨成之過遇人且雖巽中外擬羨謂爲四德

之式焉爲婦財十年而舅没少之夫没令人上有姑下系二穉兒且喪且家喪未訖少之姑復没於是以三十二歲之孱持三喪支一門事無幾而殯一旦訖三大故無遺禮亦無勸狀觀者咸相愕眙仰嘆於乎非材矣夫喪後家政周秩若不乏丈夫者而又減畧容飾迹不踰庭爲嫁子女秉禮而夫泰暨莊奴婢嚴默而斡戢臨教二孫轉加深篤復延老師守而訓之比長咸有老成人風斯特其力之烈而道之茂者也正德壬申正月某日卒生成化戊子六月某日年僅四十五所生六子三男三女男曰胤文胤武胤章文娶王繼喻章娶劉女長適李泰幼適許淮中男中女皆未及嫁娶而卒孫男一曰尚絅女一令人歸土以本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武丘鄉之袁家涇銘曰

結髮事君兮晏晏笑言上堂饋服兮式敬且閑剖酷忽罹兮禍極并連殍氣銷骨兮大典以完繁霜屠林兮玉石一焚善不蒙福兮誰持物權君嗣在室兮卬身在泉終君信誓兮卬復何究存亡禄兮没亡年身則缺兮道斯全薄蒼旻兮漏黃淵萬斯霜兮神栗然

張廷潤妻錢氏墓誌銘

張氏以富著聞于嘉定之三槎里頃廷潤没葬於泗

瀝河南之原守瑞州邑人李君堯臣爲銘兹正德辛未九月四日其嫡錢卒其孤錦等以祔葬者頗柰于位更度地於先兆之左十歲壬申某月某日定毋因遂遷廷潤之柩而合焉乃進唐解元子畏事狀謁爲銘据狀及前誌謂廷潤剛勁孝睦御家嚴居鄉惠而錢寔能左右之敬稱老樂幽寂而錢能順適之室雄而善持祉繁而能安固君子之嘉匹令門之良相也巳生乎宣德庚戌十一月四日年凡八十有二男子四人錦鉞鏷鎧其婦蘇吳李趙女子一人其婿金㯳孫男十人曾五玄一孫曰淮濟沂泮湘沐溱潛其其

泮爲功臣教讀曾曰彬郴橋梓楫彬橋爲國子監生嗟夫子以親成親以子顯家室同穴存亡備徵粲縣揭遐匪文曷寄爰約銘詩鑱附牆翣其詞曰

嫡兮淑脩君子是逑柔風內翕剛操外彪白茅藉地豐縟窶裘倚幷垂裔百世用休

陸德芳室謝氏孺人墓誌銘

世每謂女婦不外見然不見非病病不究其道爲道也者心本之理明之志達之見之行焉而道成矣即士亦然芒昧漸陋百不識千十斯可病也曷有踐而邦著者哉余讀雲間高企爲孺人陸謝氏狀曰美哉謝之道也劇聞之當廣焉刻以備我爲傳述訃門人弟以辭栝其事述之曰謝氏上海富室翁某與其室具氏凡四女生長輒贅壻至孺人最幼其壻曰華亭陸德芳德芳性潤畧不閑小德與婦翁媼異操尚孺人視諸女兄若不倫然孺人無怨色然德芳亦不有謝氏財亦手作生業以致大盈逮於後孺人或更分以贍諸女兄家亦無德色世俗女贅者多乘陽或獨知親而不知舅姑孺人執孝敬如外從矯俗以合禮德芳多妾媵孺人逮之惠且均遇其子無異情家婦蚤寡守義孺人愛保尤至以安其志德芳不仕以貲授仕

章服子憲爲太學生欲急得榮祿及親每可行輒即病孺人曰凡仕內視學外視時何可以情狥之兒無熱中爲孺人平日少言笑待宗姻鄰里有恩嫁孫姪女二人凡其端亮識理道類如是皆與世俗愚婦人反非所謂究而著者邪正德辛未三月二十日卒生景泰乙亥十一月十一年五十七明年壬申十一月丙申葬其家之旁祖塋內孺人有子男四愈先卒次即憲次忠次恕忠恕庶出也孫男五曰鏜曰鐳曰鏷曰銓曰錞女二銘曰

愛不余翕余乃不恒産弗余集余則將立吏衆之及

以莫不給舅姑夫子我事我執媵娣粲者衾裯有軸畚蘽棟隆一表數襲用順爲貞是曰從一謝風弗泯千媛之祀

張文聲妻左氏墓誌銘

揚之江都有張左二族張以義聞左亦儒胥張之子濟廩于邑學官爲弟子貟比者渡江來吳中拜予門請銘其母墓手敘母行以進按而誌之曰左氏諱某其父曰宜母曰吳以成化元年十一月十九日亥時生左氏享年六十嘉靖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申時卒所生子男一即濟女三長適進士知蒲州高淪次適

許漢相又次適縣學生曹鴻又次一幼出側室濟用某歲某月某日葬于城西花臺新營地文聲先一年没寔同日葬用魯人祔初左氏生性質聰慧姿容秀雅而中有材用十三失母與弟妹居祖母王賞愛言此女必不碌碌事繼母全氏謹二十三年始嫁張君事舅姑同父母持心飭履以和順爲主奉己持家以勤約爲素女紅精良旁通書數人不能欺姻里女婦多宗師焉文聲治貿遷川塗多於室家而家觀修整閨門和肅皆左之爲也江揚紛華之區臨之泊然一踈衣或五六年不易婦曹姤集見盛飾金寶錦繡璀璨然漠不悅慕且曰如此奢汰豈長守富貴之道耶姑死無幾舅臥疾憒邪省左侍藥食晝夜不懈祝天懇禱一月舅瘠絕左立榻側飲泣達曙舅蘇視之曰新婦猶在此耶然我終不起婦善事汝夫保愛汝兒汝能孝順天必有報汝我獨以望汝不與諸婦同也舅姑既葬娌娣姒尤有恩義文聲季弟欲異產文聲諏於左吾親之遺皆匯于彼今產吾翔何當分之左曰雖然君睇彼寒餓寧能獨享安之乎文聲曰亦試若爾事即定教子女甚篤而不以檟楚自然畏服不喜私蓄用財豐約宜于度重賓祭邮災變平居相文聲將順美善消解詬怨操辛慮患不少暇逸唯恐家業隤落嗣息無戚競競惴惴歸於考終亦云福善備矣銘曰

碩人溫溫嬪陪令門淑儀玉潤秀韻蘭芬澣練視約甘薺彰勤孝無匱獨公可徵均鍾儀有詔郝法猶存聲蜚右族榮起來昆引蜚不匱不在斯文

告殤穴從叔弟姪遷葬文

告于從叔二官人弟慶元從姪五壽之靈允明今將飭治塋域相地之宜以翌日丙午遷葬叔等於原瘞之南十餘步許用先告啓其母震驚往即新宅謹告

南海回祭先塋文

允明嗣承宗祏黽勉負荷茲以宦游過家肅展祀序瞻拜封塋

祭王文恪公文

嘉靖　年歲在甲申十一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門生前承直郎應天府通判祝允明謹以柔毛庶羞清酤奉祭于柱國太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文恪王公尊師守溪先生之靈嗚呼小子將哭公以公也郊麟歲龍聖賢亦窮騎箕飯犢揆相必終何傷於吾公與將哭公以私也鑄金百冶擢桂千枝賜也奔走商也贊辭何戚於吾師與惟士之節報死于知何不才有如小子而蒙被乃超於等夷待以國士要以遠期所謂春溷膏萌蕭蘭同德而焦枯之枿倍榮秋月揚彩遐通齊昭而迷塗之夫加賴昔者允明上公之語公旣諒之矣幽明有殊心口豈異所最痛者生無所立以光公之教又不即能死以從公之遊悵進退以無據徒嚌知而弗酬用此負公雖哭毀以絕亦何補而何贖祖載即期敢藉茅甾因爲心曲贊德頌業銘不朽而鏗無窮者出在　天子典在四海職在國史非小子之事也嗚呼小子崩摧迷絕柰何柰何

惟公尚饗

趙姑夫啓殯祭文

維嘉靖二年歲次癸未正月癸卯朔十四日丙辰內姪祝某茲以尊姑夫厚齋趙公將安厝靈䰟於玄宅謹陳牲醴哭奠几筵而告曰嗚呼公之心愛我如子者在而公身亡矣公之言教我以善者在而公身亡矣公之力輔我之家者在而公身亡矣是在尊卑常分猶自哀毀不勝而況加受諸德者乎日月不留往即長夜某之沉痛如何可云若乃死生定命公從遠者又胡必計菲肴薄酤奠訣筵下痛何可言尚享

祭錢處士文

淵潛集鱗枳枸來巢風義之樹景附之招昔者小子求仁而親耆年逸德惟吾丈人杖屨未執車馬先及世好之念蕁華斯拾乃拜乃從敢不敬恭熙熙趙日泱泱齊風小山游盤高樓燕息頻侍豆觴屢賡篇什大儀撰物惟氣是馮或近或久或革或仍有發于錢光肇武肅式仍且久百世猶復唐風旣衰五姓紛綸于矛周餘故依桓文來歸于宋以文輔世跨元入明曾弗少替分條吳越采食世家緜緜千祀燁燁三華以逮公葉又三珠樹公爲其季引於晚暮我內外

祖咸茲託交蘭馨互襲松韻無彫公寔父行視予小友幸附清塵期終皓首豈伊旦夕而遽幽明獨有教言心腑長銘辟如大樹厥蔭乃廣十載懷恩恒共俛仰載入公門載上公堂清流嘉木宛然不亡瞻公遺容薄奠三酒豈曰懷惠聊以藉口野人時來小子慚後

兒婦祭其母文

母乎母乎痛哉痛哉嗚呼資生受體何如其尊也嗚呼昊天罔極何如其德也嗚呼下壽痛盡何如其割也嗚呼號擗崩絕何如其酷也嗚呼搢仕甥幼孤孱伏奠也嗚呼知耶不知形存心死也嗚呼母乎母乎痛哉痛哉尚享

祭王廷瑞文

歲月日友生祝允明祭于廷瑞揮使尊契嗚呼廷瑞哉今其何往豈能化星辰附河岳植爲芝蘭行爲鳳麟或更降爲賢良君子名仕高隱以祥人間乎如是則古今聖賢才傑當無不然而未必然予固思齊賢者吾又不敢必也豈隨氣任化消沉澌盪與草木俱槁耶如是則造物初無清濁庬懿無必美者貴而劣者輕吾又不敢然也豈存則有立而沒則無知其生

[illegible]朱而死弗足計乎如是則君子求諸已此自慝循彼爲世道謀者初無揚搉之權於其間不啻善而遂惡乎吾亦不謂然也嗚呼予於是又何必抗而爲上瑞汙而爲廢物大氐前二途者付之無意後之所謂賢子之志而予儕之責銘誌傳表言者滿卷子長不死又何俯倪之拘也乎嗚呼日月代序草木歲榮故者不必恒留新者引而無窮物芸芸然何必今至於予而始哉去年登君門館君室君已抱痾猶旦暮論心而促膝悲乎哉一往永弗覿颯颯兮樹陰陰美人逝兮傷我心痛徂列殂兮安得與子而同斟嗚呼廷瑞哉彷彿尚饗

吳氏新阡敘銘

丘兆之典之於古也大司徒族之墓大夫掌之圖之厝禁有令訟有聽厲有巡守有室何重也然而曰不墳也不樹也不脩且不易又何簡也夫非簡也或曰殷周禮異然古之所不爲者皆有義焉皆損益乎事者也亡損有益乎事者古則不爲而後世爲之不改其義又爲之重者焉夫子曷爲而弗由也夫人之用情必有至焉古之於親也至今之於身也至至於親者由生而養由死而葬祭無有盡而不思爲也亡有

損而弗思去也弗計而簡弗矯而重備物安情中禮焉耳矣若夫至於身者曾何有乎是豐觴七而畧簋篋腴妻孥而瘠嚴慈崇宮寑而荒隴塋墜而曰古不家事重也噫其何有於重簡非孝而已矣予觀今之如是者蓋有之矣甚者犧牲以覬利達用夷以水火先驅其又無累於古矣獨奈何哉其有獨異於是至於親備物安情而中禮焉獨不爲孝而君子重予之乎哉歟吳逵芳以考思思之祔丙村祖域者已隘匪遷而始之則難乎其後乃慎求而得其土於永豐鄉之察塘山營而遷焉既得人宗伯無錫邵公詳紀其事復問於予善其用情過篤不能已爲抉其能居今求古至於親備物安情而中禮可以爲孝焉敘而銘期諸大而遂

至其親不至其身是謂曰予是謂曰人有一子子於家一郡國有子子也子孫承而家郡國視而勸家之郡郡之天下天下皆子子今與古一風也其道甚大而名亦巍子孝矣乎哉子懼矣乎哉子俾子銘銘之墓門子懼哉欽子懼哉欽子墓之目而室之心

王昌傳

義興人王昌有膂力治田不以牛身犁而耕妻馭之昌一奮土去數尺或抵腦膝爲之動嘗餽運昌肩舁之梲而擔焉前後皆十鍾達數百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懾我耶雖百人胡能爲衆恚集鄰船得百許人爭欲擊昌昌持檣拂左右左右及拂者無弗溺者昌出行見蠐螬紛然起叢薄間眂之有巨蛇長幾十尋昌又不克蛇蛇將尾而吞之口昌怒捉蛇尾振之衆投空中連擲死矣途間遇搏虎者持槍戟來昌弱其具都折而置之自按巨竹削其端使廉甚水以和之火以堅之少傾復治竹未就虎突至後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揞虎兩膊又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虎喉信手一擲踰其背後樹杪鷩焉昌或久虛其力輒手足撼掉不自休速犇山中擢林木數株運舟之或提頑石行百匝兩無爲于室則索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掐斷之力稍解云昌有女力肖其父陸有倚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命昌昌病命女女往辟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水矣昌行四人以行迹其名呼曰昌四白石翁云閒之其鄉人

義虎傳

荆溪有二人髫丱交壯而貧富不同窶子以故宴安無他嗜獨微解書數妻且艷富子乃設謀謂言若困

甚盍圖濟乎宴告以不能故富子曰固知也某山某甲豐於斯之主討吏死久矣若才正應將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邪宴感謝富子即具舟糧并載其艶者以去抵山又謂言吾故未嘗夙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一忤且不可復進留而內守舟吾若先容焉計也宴從之偕上山富子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宴腁胝碎破血出破踝蹠不已至極寂處乃蹴而委之地出腰鉞斫之隕絕富子謂死矣哭下山謂艶者若夫君嚙於虎矣若之何婦惟哭富子又謂言哭無爲吾試同若往檢免不見乃更詭計耳婦亦從之

偕上山富子又宛轉引行別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擁而求淫之婦未荅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富子去艶焉婦驚定心念彼習行且爾吾夫其果在虎腹中矣不怨客轉身而歸迷故途順塗而哭倏見一人坐于傍問故婦陳之人言爾勿哭當返諸舟可歸爾舟在彼遂導之返見舟而滅蓋神云婦登舟莫爲計俄而山中又一人哭以出遥察之厥雄也婦疑駭其夫鬼與夫亦疑婦當爲賊收矣何尚獨存哉既相逼果夫果妻也相携大慟而甦各道故夫曰彼圖淫若固未淫若圖死我固未死我則我可置我憾也婦曰吾告若死若固不死圖報賊賊固自得報矣我憾亦何不可置邪於是更悲而慰哭而笑終歸究於鄉

祝子曰視賊始謀時何義哉已乃以巧敗受不義之誅於虎虎亦巧矣非虎也天也使婦不遇虎得理於人而張賊且未必遂遂且未若此快也故巧不足以盡虎以義表焉可也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一

長洲祝允明著

紀叙

丁未年生日序

余夢庚庚辰之歲今丁丁未之臘日爲初六年蓋四七矣人生實難天運何遽質自俶降無變乎空跡貌與時移轉淪於蒼濁聚螢媿學倚馬非才傷哉貧也非爲養生歎軒乎舞之末以竭精玄激義而氣貫白日廓量而心畧滄海思詣遠也通八遐之表願處高也立千仞之上洗滌日月披拂風雲谷雉之死而靡它山鷄顧影而自愛一艘獨徃千折弗橈者矣然而

志匪乎內誘屢興外放意濵涯則埃壒不容帖息滓穢則肝腎弗克茫茫下上誰則同心湯湯巨波獨也遐逝蓋白賁非衆目之悅而清角乃曠代之響亦可謂天閟國寶神淹世駭者乎故逸落坵壑超詣冥極見古哲於跡外期知我於後來觀其玩習握琬琰謳吟振鐘球譚吐散璣琲遨衍流煙雲對由牖而瞻天光坐委巷而聆軒縣白室洞然光宇昭若亦嚣嚣而得焉茲辰也風日高潔氣候澄肅凡英泯没而梅呈皓顏雜喙寂謐而鶺鴒黄翮拜聖善而悰[illegible]先祠以日浹遂冥坐文寮叙其懷境

自送會試序

成賢不肖者五身與也世涂也才馬也心御也理御之法度也蓋才出乎心身乘之以臨世岐經交雜百制爭發或以達或以覆績敗著焉以非馬也非御者也而敗焉宜矣抑以荊榛墝埆則將孰歸尤吾嘗視古人事類是者不可勝計其幸不幸可勝道哉然而賢歟懸留之萬年則可不爲驟歟吾嘗勉於靜地人或不知之然吾任之吾所操者無遷也茲當行吾加懼焉於乎今之世固康莊也吾獨不得爲王良其人故懼焉雖然逐禽過表之度不秘於古訓吾勉之

爾矣於乎吾行矣青山白雲吾與若姑相離異時不知無靦於再見與否於乎悠悠吾懷

偶然書

秋日與客午食罷客去席地而卧既交關未息喜怒亘懷寐去易境情隨見遷寤而更追昔事以爲真喜怒亦能知其妄矣時仰視庭下木陰過半日加申矣内外寂謐悦懌無限謂境加美加惡咸不是適焉世何負於人哉廓然感荷第未及坐忘耳

夢述

東南數千里無不可居之山無不可釣之水無不

可耕之壤山皆奇川皆娟壤皆腴而居者不終于山釣者不恒于川耕者不老于壤故地負人也十一人負地也十九而後廼隸于有司右七十二言癸亥九月辛卯夜宿留都黃輕車齋閣夢中文思騰發對人隨口成此語來思方涌觸響而寤天既曙矣徐思之不得其祥余夙抱遯懷詞於是多矣而身未決豈造物以是決余與終其篇云叙賦征節樵漁經括于都鄙里胥以爲該地著人不皆地地亦罔克自盡與盡人也嗚呼[illegible]列於自然何斯予奪安於隨身孰其[illegible]之非哉夢辭頗佳不審後指當果在此否以意爲近聊戲附會之

丁卯年生日記

舟自東海西歸冬曦滿船逆風栗栗引滿一醆擁被蘧底嘆乎吾與斯人之徒四十八年汩汩其湛湛擾擾其止止誰爲之哉我爲之哉噫且奈何亦無必如何矣曰其近也吾生有終閫閾亦有終自其遠也閫閾無涯吾生亦無涯吾嘗有閾焉如斯而已矣是日爲予生辰故語至此

所事儒教鬼神辯

事鬼神者不外祈報余既老構宮以居乃用一室爲事爲西方導師以其屬生死所依歸也三清境以及覆載等亦生死所由與儒氏通者今世事者止是或出入之或一二稱士者都廢之謂吾教當然此非我所知然都無事儒氏諸先聖哲者余乃謂不然廼爲此宣聖外爲首陽二子爲其不肯沽叛世與大讓老莊爲大道之本所存與外身齊物長庚以秕糠萬有香山以夷曠替皇不應舉千載直傑一人斯皆志之師也丘明班馬暨孫子爲其文所宋蘇李四傑溫韋暨諸子爲詩賦詞[illegible]汝錄[illegible]史餘子爲其皆學之師也希文君[illegible]逮諸子以爲人行之師也稱諸心師匪古人盡師必有神受若命而焉故心自所服膺非偏于先民亦罔可枚備故謂諸取舍不得與人同以誠非聲也題不以官師匪是也或特表之其重切者柱下兩出教異也餘亦有重丘焉同也皆報而亡祈焉二祔以親尊亦用笵志笵亦有多寡焉嘉靖三年三月既望吳郡祝允明謹記

祝文

維嘉靖五年歲次丙戌九月辛巳朔越七日丁亥哀子允明敢昭告于顯妣陳氏日月不居禫期已及禮當遂主入廟謹用牲醴粢盛哀薦祔事追遠無及不

勝感愴尚享

又

年月日云云孝曾孫云云玆以繼妣陳氏禫期已及遷主入廟不勝感愴謹以酒果用申虔告尚享

宵寘記

大象亡象至形無形羲和不征晨夕無紀若追夢若握鬼長谷之暄爔然而不得其本也發廣莫次具炎寢空同無何氏之野有神人焉雲體而月目山河作腑環流不息吾見之其容会然其聲呪然愈行而不動其趾是天下之物也其手足焉盤古得之而造天地羲農軒媧氏得之而理尼父得之而一切吾見焉而弗得也南方有域曰扶輿城曰依元由東門而之南以西其北至者即死西南列山九萬蹦風入林黙壘無容飛禽翔肩犇踱挾脛草木比軀人皆嬰兒與吾連共五藏互借耳目山九竇竇九窟窟爲高門崇廡堂房九重房九室室九闥闥九屏青黃黼黻宮商鹵淡容臭水火日月卯刃夫婦父子君臣焉悉綴于是往者而中迷焉者十九

動靜記

物之動靜動靜二吾之動靜動靜一靜無初終動初之先終之后其於靜何哉固無殊爾獨其動之中際爲異彼物之中際與其后先則殊矣故曰二吾循先而迎初不見其入由終而歸后不見其出中與后齊初與終偕如投土石入于長津津身平流投處自沸雖彼自稽天流者無別也吾嘗從靜以觀動動起動滅忽勞忽常勞過常作而無損益於靜本以物校吾吾亦然耳而物以動爲動以靜爲靜吾以動靜皆爲靜如吾坐觀時吾之動動者自明於此此者靜也是吾動靜一矣勞常變成者死之屬也明一者生之徒也吾以靜觀物[illegible]也而物且反之吾執其生反其反庸詎物諸歲辛亥九秋四日晝寢晝寤幾覺時一鳥嘲哳欄楝遂豁然而寤万動湊耳偶出此想因筆之

建康觀雲記

昔之稱觀者以山雲水月禽樹之徒最焉彫繪色澤張皇情蘊至工矣比居建康之鷄鳴每日濱于二春萬雲流西閣暉而夕姿態橫生一晡百變因得劇觀焉將稱之而頹吃蓋無超乎昔詞者矣又不能噤始語其約畧焉若夫巒者巖者岫者陂者注者潮者瀾者湍者擢者坐者拱者騈者舞者戲者鬪者翔者馳

者泳者輪者褙者焼者穀者綺者匹者絢者以青以丹以黄以碧以緋以赤以蒼以紫以緑以素以組雜以斑錯而婥焉而妬焉而恚焉而懼焉而偶妃焉而麗附焉而垂睽焉而擴排焉而雜支雜偷囊焉而無恒焉祭之而益繁況之而不窮蓋其孕自鍾山大江華陽句曲八公三君崇隆浩瀁之觭湊阻洩故其觀雄以宏其發自山君川后靈天洞地仙神魈鬼之呿呀揮霍故其觀赫以恠在朱明長龎盛陽虒舒之候故其觀昭以文有　皇關帝座日月鉤陳蒼龍朱鳥龜虎之依衛翕張故耑以恠有蔣尉下將軍之剛憤

故崛奇有王謝諸人之風流故玄逸有六代徐唐烟花脂黛綺樓玉樹之妖淫恠豔故粲而冶其情也叢以支其變也疾以滋而其薄於人也戚欣以岐而獨畸人俠客函章抱潤與時沉浮流而未沛渟而未晦者觸而忪焉不可以笑不可以泣於是乎傷吟寫騷叙物賦事繡腸綺舌搜幽剔秘以為雲貌一直於是乎雲不得逃其情而余也殆欲從之而未能矣夫嘻雲乎雲乎無徵而貌呈無性而情生無服而飾形奇乎哉奇乎哉夫由有是也而憎憐發焉寵辱別焉忭嗟勃焉又因之以徵予又欽之為禎妖戴之為澤恩禮之為師神其有知乎哉其無知乎哉於乎皆冥冥而已乎

冬夕起坐小記

夕坐恒多為夕坐語亦多又奚嘖哉乃巳歲子月旁死魄在京旅宵分起星簷風牖與神鬼語枯簡點編尋聖人迹混極造運河山蒸黎禽蟲道器政治今昔事行百千万億何為其紛紛棼緜飛靡對焉乎吾無百千万億情曰治于一吾適於此討之

譙樓鼓聲記

居卧龍街之黄土曲北鼓出郡譙聲自西南來騰騰

洸洸如莫知其所在鳴呼鳴霜叫月浮空摩遠敲寒擊熱察公儆私若哀者若怨者若煩寃者若木然寡情者徒能煎人肺腸枯人毛髮催名而逐利弔寒人惋孤娥戚戚焉天涯之薄宦嶺海之放臣巖竇之枯禪沙塞之窮戍江湖之游女以至悍孽背燈之泣畸幽玩劍之憤壯俠撫肉之嘆迨於悲雅苦大愁蟄困蚓且鳴號不能巳鳴呼鼓聲之悽感極矣歲庚戌五月十八日丙夜聞之以為記

興寧縣城隍廟碑

唐李陽冰記縉雲城隍神言祀典無之宋史謂城隍

諸祠由禱祈感應而封賜之非通祠魏慕容儼有一事云其地先有城隍神言有亦非常祀也陸游記寧德廟言自唐以來郡縣皆祭之又云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明此非令式故城隍歷代咸不在祀典至本朝乃甚重洪武初以公侯伯三等分封府州縣其號皆曰鑒察司民顯佑後復去之而列常典與社稷均禮凡小大守臣禮上夙祭誓於神然後蒞民施政朔望走謁祠祀歲則牒邀神其臨之節行中月以四皆懸著令甲盛之至矣而代之私中者尤極恭肅遇事禱祈御侮控扣即無中亦以時[illegible]亦如事生遠近之所同也歲乙亥予來宰興寧率國章弗敢弗虔於神邑地陋意事鬼而於神特嚴予以其正弗止也凡民有事兩自謂直不肯下家族鄉侶判以理未遽服寧並走廟號於神矣之願福直禍枉乃遂釋去雖沈痛重貨寘不復校以爲神司之矣至兩造於訟庭或有疑須左驗而人若券劑不行官將諏於衆不願願即神其誓後使聽如所擬無復譁其崇信祇畏如此然其始蓋誠然既習以玩則曲者亦恬然爲之又縣而已矣戊寅之歲予初考將盈有謁祠見廟有不宜飾處稍以私錢整之因文于碑終爲民儆于神且以儆民焉夫甲乙儷詛豈雙直乎必有一欺神矣神不章別善淫久將弛厥敬信焉又凡曲者既繆爲之至不肖之舉殺刦姦偷亦瀆神以倖免請焉若是者彼固自爲黠然實頑冥不靈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不爾聽也今而後願神直之小子才蹟德凉臨事闇鈍政爲多迷用弗闓于治或者信其愛人而不獲乎上下者又有之矣兹惟庸愚之效然而如傷之心繇縷耿耿可質于神神鑒之矣行當去此斯民者神之民也神既洞灼物隱於素以予所知斯土習多岐有如刦禾奪婚佼阱[illegible]輕生自毒是則最繁其甚者乃嚚訐健訟陵弱暴寡又甚者乃寇掠劉殺斯二大憝冐聲于邑亦孔之醜惟神樞機其間先導之趨辟後布之祥殃煌赫震厲俾潛遷於良良人益安歲穰物熙邑用大康兹惟神之休長吏之志而黎人之攸企願欽事亡斁敢因以薦聞神其采諸

興寧水記

昔者夫子之稱水曰美哉水洋洋乎水之美能濟物也澤百穀煦群動利舟楫鮮食濟之庸無涯唯田功大焉使無水無稼絶飲廢粒人物且盡舟楫焉往

與寧小邑一隅不可旋舞袖然四郊皆平疇千山鎖合氏稼環堵中水出山爲泉四壁雜下曳練縈帶信土分走注而爲溪廣而爲湖障而爲陂遏而爲塘瀦而爲潭通而爲河砂而爲灘涉而爲渡穿而爲池皆有濟也而農之利不啻十九自其一源一流游行泳陌涵禾潤壤灌沃滋蔭達自然之才以爲庸者動越千畝見者徒覺其或平渟而靜或奔湊以勇與物曠然無情第澄懷爽氣一暢耳目而未覺其恬行默運輔吾烝人尺淩萬鈞力也其或高卑勢遠乃稍助以人力輪而挈之澤乃亦周浹凡水之力大小必與田稱蓋凡茲邑之水勺勺滴滴無不濟人者勲莫之與京已視他邑或水踰土功病參半若全病者尤善倍蓰焉夫海之鉅江河之遠殖財利涉事狀信雄濶能無墊溺之眚歟唯茲邑之水無小無大靡不有善無害育萬生口甚矣乎美哉洋洋者歟然民以私決壅利已病物以起訟者每不免嗚呼井法不存溝洫亡制水克恒濟人人有弗克用水悲夫予既美水功又傷其局於斯域而弗溥又傷夫人乃有更弗古循水聊列焉以颺於其邑之人

游羅浮記

山踞廣惠二郡左行人沿博羅增城龍川大塗往來江船中見山卧江裏若甚近實遠若甚易登實不可率然蓋以其大故遠似近寂故非宦艦商船所肎迂程而入也余亦逸者而處粤五載無慮十過猶蹉違心口戊寅小吏解符入會府乃始克之七月廿三日午至李村村叟黃老爲覓小舸同泛入沙河夜到徐老門泊明日徐老供飯後同登陸須臾便過梅花村無一樹徒名在爾便已循山足望山色異甚狀亦絕詭奇山橫亘盤盤如巨屏羃無林樾然而神氣岋岋若與天爲徒高處峯巒接次不斷下則儷石植建或數枚或數十百枚各離立若什伍魚鴈不叢雜猶將帥猶卒徒猶纓冕猶王朝君臣公司官隸列侍猶天仙道士臨醮儼其威儀然玄皓異章危頂如飛雲麻姑仙女諸名峯朱陵青霞諸洞君子適天諸巖皆時覩一二從者指說乃得之不暇按記歷認也近洞天下乃是密林匝合穹壁下僅通一徑稍詘曲前後行者不相接見又前爲大池荷蒲其中千萬計而花已過巨葉如大車蓋微風鼓之交舞搣搣如玉石切磋之音及門前稍治爲甬唐旁大樹列夾之地亦漸高顯似虎丘下車而前一道士出迎導其道院之外門

大題金書曰朱明洞天又重門署曰勑賜冲虚之觀欲諦扣境物道士姓鄧不甚了了命召他道士云主者李生下山已趣召俄而來果秀粹皃亦腴泰問姓曰李乃隨扣而得入門便是一廣庭中存方坻高尺許李道士曰玉簡殿址也殿故制如亭中爲壇藏歷朝所賜玉簡殿熜爐而壇夷堇存三級云簡瘞壇基下未知實否也址前當右陛下爲丹竈基即稚川之遺深廣纔二三尺中稍洼上及旁以瓴甋圍覆之外過三四尺道士談說其異謂暵不燥潦弗溢抔其底泥爲丸投潔水中輒有微涵起謂白作前投者猶有

白氣煙衝而升今乃特有泡是丹氣在土中以爾驗之信然廢玉簡後爲三清殿三清後新搆一殿未訖後便是山坡削爲大横級二三上則雄木怒石勢蔚然矣前除之右一門入旁廬乃羽流室寢庖庾等與其他從舍率小而陋頗甚（始莫道士缺）已而微雨下與二道士坐一幽室中意頗不快道士與從行二老宜疊設酒饌予意不在之躑趾數動躍亟欲徧步岡洞峻陟顛領盡飽平生饑饞不得乃索山經繙按隨所見細問道士荅亦不過如書所云云也午後雨少詣道士次欲登躋道士言此暑時林氣鬱蒸不可

入卽山中人歲歲年年亦然唯但第三時可耳凡諸靈藥異卉草雖實者多以寒若數華發秀必在二三月獨其時蕃鮮塞望咸奇植也乃可騁目界余曰雖不有芳馥政唯欲目瞻性狀足諳僊土結超想飛魂盪性爽靈爲不孤玆行柰何至此棘我足語適厲意殆若狂道士乃曲從予舉趾步步沮滑林木濕不可攀迄弗遂徒睇空而懷因更指點問名處一二如石樓鐵梁飛雲絕頂皆眇眇見之漸夜道士更具飯細話山事李生屢自道其興復之力謂唐宋來山所入積藏誠極豊近百年來無復相給十四年暴客殆

盡又經刼灰寂寞特甚昨來身奮勇走　京師列牘訴　天子三四上始得　恩命下有司稍清復故業百一歸尚未乂今方謀興起而未克也其言雖所欲聞終以不盡見諸奇傑如舊所傳輒卽數問如古名仙逸蹟已多載紀乃不消云云近者至于今亦有入山脩習若鍊養等異人無云無神化變現有之無云無然而獨何以異于他巒不覘古稱邪李乃悉數山所産抑便便不休又出黃紙卽列萬物性用形狀如圖經以贈予其間最者九品曰丹竈泥九卽前說曰蕨符劉真人脩道時弟子若蛇虎虫劉卽竹上一

葉書符惡類悉絕後此一叢竹葉皆有天生符青黃篆青葉上如枯他竹不爾也曰過山風似缺此數品皆尋常以餉游客即投予數囊其他如雲母九節蒲缺不可殫紀至如孔翠缺唯所謂五色雀云時見之既夜深各就榻明日天氣尚陰沉晨飡罷出山殊依依不堪舍小立樹下徒御忽呼門左竹上有綠鳥道士即舉頭曰信此即五色雀也予亦隨睇之不見蓋其物隱見不定故謂異物所云余襄公來一見後缺以為貴人至乃出噫公非時所謂貴人其出何意抑漫然邪戲邪或非所謂者邪遂還游二日得詩四篇

知山六十年此日僅攀緣仙事不全見世人爭共傳眼猶疑昨夢身已到中天

羽翰璇霄任所之鐵梁雲頂渺無期若教鶴信終傳在未恨蓬輪此到遲事極靈奇難盡目神游寸漠不能詩浮來若復能浮去便卧苔階更不[illegible]

贈李道士

今古神仙窟羅浮道士家蒸豚掛雪[illegible]苔扉帶烟霞須見橋橫鐵應知竈伏砂此中成道易遺履莫教賒

[illegible]浮舉歷海內到矣宿矣不能登焉鄙邪懦邪僊梯[illegible][illegible]世情必憾去喜慍宜得喪乃本道耳班尭廷者[illegible][illegible]皆九官入孔門者豈其盡回賜無万冠顱髡兒頭居僊樓佛場盡為真人四果者與夫慕靈虛者嗤覓富貴者覓富貴者又都秦檜王元質等輩乎

越臺諸游序

顏公丙子秋來僉廣東提刑按察事至旬日即往潮州督捕漳州賊帳籌戎衣月七朒朓而賊平歸于臺一日即往視清遠賊見其情授畧於禆校歸于臺一日允明用部吏規見公問管內事若某某允明對爾爾問文章事某某允明對爾爾遂問今廣風俗物產等因言地多靈山傑水足以誇[illegible]日於四方者允明

對若大庾之鉅浴日海珠輩之細羅浮白雲浮丘之居仙曹溪峽寺之居佛至乎韶石韓山之居聖賢厓門之繫乎興滅類未足盡數公謂姑微最近且古者允明以越井當焉公曰明日與子陟之明日公果召允明從至臺下即有屋首之蓋所謂悟性寺門步以上臺為樓殿者三餘為從寮樓不甚軒敞樹前檻雖可矚遠上偪簷下蔽於林不能大廣豁寺外亦無餘隙壤無大奇處實不滿其名蓋一臺盡為室廬滿之凡佗尉之樓屢稱於名輩者亦惟其遠焉耳時其僧庸狡畏俱遊人為忤頻誇望海樓之勝以掉闔之公

與允明亦欲遍及可覽處因遂舍之去陟望海望海盤卧厚堞飛欄五成四墉鑿牖馮其前而睇之東南之海西北之江廣狹帶束省郛遠近山纍纍然省郛衷萬室擁樓下乃足爲大觀稍盤旋下從人導而東至迎真觀小憩其外一丘亭間解衣徵觴縱話古今大率深淺事物意悠然遠日影漸下遂不入觀去將歸導者言路便崇報僧舍乃少過之得一軒畧坐燬茗允明挈坡公寫丹元役傳李謫仙仙後二詩卷在懐因展閱之須臾乃返明日往謝公因謂公今之人游事亦多以聲吾嘗蹤某仙乍佛乍識某聖輟賢武

營營以趨眩以尋而逐逐以謝之何游乎夫唯勤之可軌佚之可野張之可武弛之可文動之可議靜之可默徐之可置疾之可即於是徧天下而一壑莫非勝眺是故宗公之謂觀固云道焉以公之負者厚濟者深允朗幸從今之游以有其大者

懷星堂記

懷星堂在蘇州閶闔子城中之乾隅曰華里襲美街有明逸士祝明允明之所作也清嘉左抱吳趨右擁西偭控邑公之室背倚能仁之刹斯其表環尤有襟帶西接楠林王中書空室家以宅三寶者也南臨樂間朱秋書屬淵孝（杜瑒先生）以棲雙高者也至於堂之前蚯懿惟少保左丞石林葉公少蘊之（缺字）也宣德中曾爲先外王父柱國大學士尚書武功公之所芟正德之秋中表群從將遷于他嘉靖做落余自南粵還履丘園乃歸于我焉於是存先廬以繫思築新棲而葺衆厥壞也顛隆而夷緝明而邃堂構聿起旁舍景從梁棟有截（缺字）楹附麗軒窗洞明院落舒曠其內則圖書嚞嚞以周列琴瑟閑閑而在御筵案肆設鐘鼓靜縣月旦箴家人之儀晨暮集高朋之駕芝蘭滿坐雲霏盈耳若夫星鳥殷仲則西林有吹笙鼓簧東

苑千芳飛紅泛翠至於朱明長嬴則綠陰壹合靈飈潛襲朝雲縈棟千峯獻奇乃若西郊迎帝萬物咸說則瑤津挂角金波澂空遥岑削碧以澹影黃華傲年而依人暨於玄冥羲轄北陸（缺）斯亦四序之呈妣（缺五字）者也或孤據屏几崇朝忘興或廿瞑梳席踰辰乃寤或（缺八字）或研磨竹素丹爐紛紜周孔之禮樂洋洋上下淵賜之音容閶闔左右邀春秋而友辭令蹈戰國而參機辯炎劉與西晉（缺二字）卿雲（缺一字）典午共嵇阮（缺二字）王謝分標（缺四字）於六代（缺四字）於今唐（缺一字）兮惚兮恍兮（缺二字）乎靈飛津瀕神潛窈冥孤若禪祖寂

如洞穴萬如紆綱一若執象江山不異風月依然俯仰平遠皇羲何在千古在目万玄集膺雖則一扉隔而道俗懸百英對而今古接至於求獲腎腸之合扞猶恨齒牙之不宣未嘗不廢簡而歎反袂而悲者矣嗟夫事蓋有圖難而味易情蓋有褻遠而忘邇故家在東而呼丘珠含稱而犇覓於是窮而不岸忽悟返而內尋旦暮之間嘗遇之矣乃假昔人睹洛懷禹之意著餐奠觀[illegible]之羲韈榜大題謂之懷星且夫少微煜煜烱蒼（缺一字）[illegible]之[illegible]衣[illegible]王拂紫宮塵女覽真歸處士之特也六符焜煜謠紫[illegible]之[illegible]收卓識絲黨

安止鄉宰之光也而彼德辰下汁賢人般集則又祕校悖碩尨耆之餘彩矣有如武功雄標峻（缺一字）偕少蘊以賓主用嘉謀孝懿節揖長文而友于翊是數公莫不宮羽鏗鏘旒卷華爛茲文斯盛顯蒙得師瀕仰醉心欽承虛巳旦則昂瞻衡察冠纓儼然左拱右挹鬢眉巘爾堂阯有踐玉趾之所布武江山留照（缺二字）之所睇賞宵則凝薰廣除虔禮霄落璇田縣象以錯落諸老之精英（缺一字）如雕甍延景而晶熒小子之（缺四字）可以親炙（缺四字）涕洟時塵者矣慨惟西鄰泮土邇爲有司攝其强半以爲書院事言游氏固亦洙泗之流

風可親武城之弦歌成想聖科文學故在余鄉吾嘗狂簡蓋存（缺二字）傷哉王子曠代之鑿（缺四字）之（缺一字）風流轉衰音徽銷滅法聖退處於下室祠徒散託於旁廬儀矩蕭蕭香煙漠漠鐘磬時韻若含悽楚之音梵唄有作少謝溟渤之響愈足以增前幻之浩嘆彌虛襟而莫巳雖然華嚴華藏海芥無擇妙心寶性飛沉不迷實獲我心安乏翳服歸揆竟了損益何存也哉接石林避暑話云朱伯原居在吾黃牛坊第之前號樂圃又云珦珉宅在日華里今景德寺是又云余大父舊廬與寺爲鄰盧氏郡志載向宅與葉錄同蓋本

其言以筆而鄉都條乃云鳳皇鄉集祥里今俗亦唯知稱爲集祥豈日華即集祥舊名邪或鳳凰不止一里而盧獨得其一邪黃牛之稱不知其故與始余以吳趨清嘉吳中雅觀坤爲之物曷可辱廁後先名哲睽接相望因創斯龔美之呼焉嗟夫擇仁而處者智也安土樂天者達也求古而歸契者尚賢也是之謂三善有美而不知得師者蒙也懷居膠有將爲其後之恒守者魯也是之謂二繆循三善而屛二繆居室之理其殆庶幾乎爰用聲其臂膓登肇垣屛時余齡六十七矣

嘉靖紀元之五祀蒼龍駕于降婁翰麗于桑兆月惟宵中星虛哉生魄丁卯文成

二十二卷終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三

紀叙

長洲祝允明著

游福昌寺入佛殿後記（丙寅）

六月二十日與洪子詣福昌釋院逃暑洪子遂出具飲饌僧人不來以俗貌侵擾意已虛闊又能開佛殿導予入乃猶入後門已遂服不復作禮坐檻側瞻相皆圓滿猶欲瞻者又不可冀究因回首看壁落牽豆蔓作眞障日風微微來時院內外極寂謐不聞一聲音不獨解體亦解心若門體尚有縈被物乃漸以去巾次去手笈次去小扺巾次去依意漸隨去物以泰因悟夫佛之理以漸去爲得者其大是也又思吾之教如幹世輔物者底於至有以爲力至其終而吾故無有則今日之空無煩至於其終而同也使人蕩蕩焉無累矣洪矣佛之理歟一二刻際乃力爾歟是不可思議大弘重也又同瞻相即如眞軀限一木臬如別聖凡焉一時皈願無極既而飲食來思靈者超存而汩淆不足記已殿中相者正坐三世尊後三大士旁先二十天次十八應眞尊者次下達磨師地藏菩薩宋本刹慧感陸夫人及護伽藍神二

再游福昌談卧記

二十二日又與洪子俟二王郎入前地王郎具茶飯飯後悉卧地漸次縱談人間事閒及一二出人間事未及究細聽佛相茲熟若有會許者

游雞鳴寺雜記

二游後幽想不息二十四日俟若偕洪來期往玄妙觀斯須呂學究不速以至遂偕行會道士脩事不可留即返往漢壽亭侯廟亦有礙又往雞鳴遂登大殿沉覩弘敞其前廣庭左右夾室東樓可蔽日面北縛檜爲屏數大蒼翁生冷氣是日極熱此若不知者予家故爲寺門徙諸比丘並半道二十年來事與人懷耿耿齋食後釋客請作詩書扇甚多書後更少食到前殿各房院往往轉清勝湜師誦予十五六歲時所贈詩如在夢內漸次迫暮乃歸

杭州夏日以文會諸君從聘宅序

凡士居以學展策馮几或受教聖賢辯難英傑閉戶終日恐一塵客挠也出而游到一境便應脫犢馬徧求是邦之彥而扣之或登汎山水訪覽往跡唯恐程役日力不足以給耳目儻遇合契與晤答一室若居[illegible]然又往也余於三者皆然而二靜處益深也乙亥[illegible]至杭寓當其士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曰馨川堅耳實忠愛至于夏首幾行諸子從聘自吳興且遂亟相往來積思之餘一日一面猶謂闊阻乃四月廿一訪君里仁坊之隱居君釋之服飲之若發笈抱策堆積几案珍緘秘典大道醉在談辯勘校鉤索指擿雄論轉[illegible]在[illegible]元化之幽眇鬼神之情狀研象數之[illegible]治[illegible]之景行訂文章之作述攬古[illegible]之秀[illegible]之小[illegible]及大明堂金匱律符印[illegible]玩之[illegible]穿貫今古雖大時之趣而神游器徧於時鋼寐小精緒風清和虛堂洞簷草木秀媚市無喧音宛在巖野快哉茲集之愜也迫暮言返明日移僑吳山道廬君復來連榻再宿別去江船遂南旬月坐卧湍瀨懷憶風猷殆無間刻予亦不自知其綢繆締結何以至于是也因細紀于篇候因順風附以似焉

[illegible]蔣君汝敬

世遷道裂人習苟陋口以耳言足以目行胥四海而一其能鮮矣是以鴻古積功力以給用者無幾縣小大之務人皆非人習皆非習尚事如何而治哉又甚者以僞襲之昧自曰解理自曰高緣自曰是噫君之往歲余將平騭今古固不勝慨因蔣君療疾將贈之

言而觸於懷由醫而發也姑寄辭於醫醫之道大歟細歟醫之道非大古之爲醫者其人大也炎農軒后而下作之述之飛聲千歲者皆大聖神仁智英傑賢人也以斯人用醫鳥獲之振羽也烏乎而不大故醫之用與耕者植者並濟養人生其道是亦非甚高大而其人皆大也病乎後世之爲醫者其首一而庸十九是人病醫非醫病人矣余少讀經史子傳則爲用世學固不遑暇於是間時或繙觀樞素難脈明堂內照千金本草皆覺意中有一種言也又觀諸醫師治效扁鵲倉公華陀褚澄徐秋夫輩以底于孫氏則多

契前言又後稍觀張劉書而因驗其人又有一種意也又下及李明之言與朱彥脩并得其人又[illegible]一種意也又下及滕國　國初名家如吾郡葛氏張氏盛氏韓氏王氏猶然也今天下稱良醫師紛紛以余不習其法所不敢知然其以名者則以能持李說也持李者謂之王持張劉者謂之伯況孫以上哉邇年始得于金匱讀之益契舊聞大發蒙蔽或以其言索諸今人爲之駭然亦不敢言也今人家子弟爲科舉之術必持程朱不持漢儒爲醫師必持李不持前人何昔之大儒上醫甚艱有今正叔元晦明之盈天下間甚也今稱良醫師多江南余舊有戲語謂北人乏醫試以戶曹版籍校計何生死者之畧相當歟噫堯舜以揖讓湯武以干戈皆合道濟世何必曰禪道不同不相爲謀有語則吐亦焉知其爲是爲妄邪知我罪我皆所不辭微葛君也乃其思矣葛君生我我知報之申吾感因述吾志而已葛君字汝敬其爲道吾能識其超拔高妙所謂廓玄見以躅古積功力以給用者而不能措言之因稱以語人曰仁哉汝敬乎活今人之心智哉汝敬乎得先聖之道蓋汝敬可久玄孫也知可久知汝敬矣

知山堂雅集詩序

夕拜溧陽史君纓冕世華烟蘿自性含香南舍飛襟北山乃築知山堂于長安東陌藏林谷於皇州奪聲色於藝圃來往皆適朋遊共之乙巳之歲子之月筍輿復寓蘭寅還集斜陽來而合座宵析半而分襟賓凡六人吏部郎建鄴王顧二公新除延平使君淮海朱君三進士秣陵陳羅二生暨吳門祝允明也各成詩一篇又近體聯句四篇通十篇列書之允明序之

太倉州儒學記

初兵部尚書徐公晞言天下武衛無有司可附者得

輒立學官便　詔從之正統戊午太倉衛士奋[illegible]以衛與鎮海二武守共一城請如例合建一學報可巡撫周文襄公忱董其役張內翰益洪處士晉紀其事弘治丁巳[illegible]以更創守襄陽李侯爲[illegible]事維力他日學正甘君澤[illegible]請於[illegible]明記之惟天下之治在君臣相遇其治之道而古今之用殊古之用人者二曰士曰民今之用人者二曰文曰武古之爲學也由明德知類由絃誦由論政以及於師旅獄訟咸是焉出凡民之秀者皆於是爲士進入官則文武具矣隨用以成勣其民則官者教而用之故於時文武不角立卑者無專官縣學校一地盡之矣後世裂而兩之苟手任五兵則不必讀書爲從政然其後也勢終不可若是以並故復爲[illegible]學求俾文可綜武而武不得以黜文如官之分典也六而兵刑各其一刑者小兵兵者大刑是皆武道總萬幾一耳至於鎮巡藩牧凡百有位孰可不執干戈以衛社稷若是者咸來自學校是竟不違先王之所以教也惟如是所以教之地若術弗可異而文弗可以弗右聖人饒識而[illegible]乃地術合于一右文焉勣脩以收始時[illegible]士就邑校以與淯學設乃爾盛於是文學政業誥[illegible]祥刑屣六官襄萬幾後先燁然有功稱由得地與術厥效校然者已今更一甲子而學還文制聖人右文之意[illegible]則士也大厥奋[illegible]鋪閎[illegible]歸鴻稱以稱聖人意也[illegible]傳邦其命維新其斯之謂與小子[illegible]列下士仰沐　皇澤敢不是贊凡宮類規度前築有拓及陸大參容嘗疑所傳禮殿爲宋故構與學址爲萬戶官第者當失實州志已具其說維茲更制之間所以仍舊貫作新民承　聖人意以通吾君臣相遇之機者厥功在當道昔李路將以民社廢學而夫子惡之茲又何敢弗著綱維者都御史朱公瑄彭公禮監察御史方公誌王公鼎劉公昺王公約袁公經郡太守曹公鳳及李侯端也參佐其務者州同知丁君隆周君明判官陳君[illegible]龔君詔黃君譜而典教席者甘君及訓導林君埴鄒君紈李君相周君[illegible]云

重濬湖川塘記

水生於天行乎地而假人以治治無所用於私私則鑿物失其理而亂吾吏以鑿加之是[illegible]亂也惟知及之而以勇成之則雖不必創作其績有以[illegible]時聖

后配古聖臣以康黎民何也得其理故也孔子稱大禹之有天下也不與而無爲觀舜命禹禹溝洫九至胼胝八年若是謂無爲不與者邪爲不爲咸以理理爲而爲雖甚勞煩爲猶無爲也天下之水十五在江南去禹踰三千年而三江失入震澤不定昔之議治者棼若聚訟繇范文正蘇文忠迨二郟單任等言人人殊至就其理而理之狹者廣之高者下之塞者通之乃不能異也則今日循故理成新功不以鉅微古今而間然爲之者其舜禹事歟太倉州北數里有塘曰湖川延袤九萬七千一百尺有奇西分源於太

湖歷婁江而下由巴城湖新塘以來匯東連小塘子貫石婆港以達劉家河海湖西突巴城東注清濁交嚙又劉家潮之緯州而西出者由鹽鐵塘到湖川而定東北自七丫港而花浦而楊林塘潮之來者亦及湖川而尼當地與時之會故渾沙迎合淀壅瀲灣可立而待傍田藉沃泄者類病之矣顧闢民沈定奏可下郡縣濬治時治塘面廣二百四十尺底半之隄深丈有二尺輔隄之廣殺二尺潮歸湖川傍田以利迄今久且復淤東至堈身十里餘塘及其壤草芟紀盤小淤絶滴西至金雞河口亦僅泄潮民吳紀復奏可

下郡縣濬治郡縣以役寡工薄稍疏陝中纔如溝無幾何輒已漲平佃涉兼病歲庚申民吳賢等牒陳於今巡撫南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彭公禮提督浙西水利工部郎中傅公潮乞疏治況亦以二公曰俞屬之治農官蘇州府通判陳君暐率太倉州判官黃君譜往相度得其理乃與州尚佐伍丁夫七千二百夫挑扶塗泥導誘紛路奔節作其氣集蟻運二公將臨視之初塘身既闢面兩岸夾立相去直與下等彭公曰是不然岸稍遲潦當即潰塘立來耳乃命削其廉隅俾夷面固啓役於冬十一月上旬訖事於明年

春三月十三日凡濬自徐昌橋至于金雞之口八萬五千一百尺入崑山西段又六千尺廣一百尺底廣四十四尺深九尺尤以民造新州積勞日給導河夫官銀廩三千二百五十兩有奇於是水道流利而田野辟舟楫便租賦復上下賴焉彭公命允明記其事允明民於斯被大利病固無越水事竊嘗究研今昔諸賢紛綸勿病其異同然以爲水之綱要不過宣防二道至於理之一言貫萬物亘宇宙弗可易者有物於此失其理而亂無事更張復之則還於治茲塘是也復之者宜之也假令舜禹復起其於是能舍濬淪

而他爲乎大哉二公知及而勇成之五行旣隙六府
廼修有以相　后皇補天地蓋其根柢所在獨操一
理以宰劑百度故不以錐微循而不蹙有爲而若無
爲若禹之於成也烏乎勸令規來求古作者之澤以
申吾民之冠鏤固小子幸願且承命也不敢辭謹用
鋪勒成烈俾職於後者聆消息以斯理將萬世是賴
是役也承引而挈提者知府曹公鳳知太倉州李侯
端重治于成者陳君專職之力及黃君也外次事於
是者系臨以書

邦侯安海頌

林侯爲吳邦之四年狗鼠餘魂弄兵東島厓　天子
赫命相時拊禽一時文武小大之臣集思用命罔弗
奔走而要會于侯期年底定驚波載夷三錫煥被萬
口嘶頌其爲士者各文其詞彙題之曰晏海之什小
子矢厥終始標其最者曰伐謀曰精忠曰除器曰餉
給曰整暇曰揚武曰來安曰信賞曰旋凱曰勞謙凡
爲十目目爲頌一首蓋丙寅之績莫巍于侯而侯力
莫重于十事我不敢佞

殺豐于畬蝨則賊之蝨賊千年侯則伐之伐匪公矛
上兵之謀惟此英斷炳于潛幽魁則以殲來則以安
脅則罔治　帝聞曰然謀之定矣以發以師執逃北
機曰戰則克

右伐謀一首十六句第一

維此邦畿地夷民熙昔者我　后傾侯即治戴星之
勤旣道旣齊弦絃小醜聲在吾鄙郊之有壘吾且以
恥乃厲于精浩氣雲橫乃奮于忠丹忱熒熒干城禦
侮惟　王藎臣

右精忠一首十六句第二

侯命良工除此戎器干將匯治民有素役作之鏦鏦
集之叢叢吳鉤貞劍[illegible]紅林列洪流天山失鋒

孟勞煌煌以血元兕

右除器一首十二句第三

桓桓虎士旅萬艘于雲屯霆飛啓行連連陳紅青錢
充槖蔽船餉于東道艫艫相屬不斂而集不疾而速
以食以兵以莫不足神哉蕭相千祀一躅

右餉給一首十四句第四

鯨沸日闇兵形屢遷試覘于侯杳暇晏然侯襟侯度
濱含嶽峙蠢爾么麿固難芥蔕羊公雅歌宼君雷鼾
侯力兼之爾何足算

右整暇一首十二句第五

古亦有訓報虐以威我武維揚耀于天池貔貅洸洸雲合星張山摧卵壓春挺擊撞靡執不降靡馘不從梟獍斮鯨蠆粉老雄老雄既終脅從既窮知侯功乎萬兵在胥

右揚武一首十六句第六

侯有凜霜秋飛殺稗侯有膏澍春濡作解招之來之係頸槀槀告歸　天子請滌而綏援數千夫還于厥圖

右來安一首十句第七

凡此英勳集于信賞俎有酒肉案有金繒來之盍衆給之靡爽大信皦如天澄日朗

右信賞一首八句第八

狗鼠盜完魚龍奠居伯君効職俛鬣而趨籍獻于王請省厥俘　王曰釋脅肆厥渠宛宛赤子既惕而蘇泰和蒸薰協于唐虞

右旋凱一首十二句第九

於戲噫嘻形弘受廣山崇藴卑奕奕新功予其敢私元后之祉群公之爲勞而不伐豐而不恃豈伊駿勳德以將之執以往哉百工一揆揖讓堯廷左禹右夔侯則安行登崇在茲汝王聖明父母與慈海隅蒼

生誠謹誠嬉皇圖晏完大慶方來草莽作頌以歷涯

右勞讌一首二十五句第十

江淮平亂事狀

正德五年秋大憝伏誅瘡痍甫復　國憲昭振文武吐氣萬邦蒼生方仰頌　皇帝英濟寳于集禧未幾群盜復起或兇醜所遺或斂虐所激呼嘯圖絡動至千萬最厥渠魁所謂劉六劉七齊彥名楊虎者倡亂於霸州遂至狼戾四方上薄　畿輔橫行齊魯旁延荆豫下靡徐沛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人如麻燒廬空野鈔敓市旅姦掠子女以至竊名號攻　宗藩戕百官由盜而逆梗爲　國疾始於辛未之春逮乎壬申之夏　皇帝屢命內外文武大臣分閫專鉞四出征討雖其東撲西燎左翦右蔓然而卒藉　廟社之靈　聖后之德臣工宣力將士用命凡彼諸酋先後戡戮與其裔類悉同汛掃惟劉七與彥名鞠頑負固奔逆後誅乃七年七月癸巳竟授首於南通州之狼山於是妖醜蕩滌　王路載夷江河晏澄井邑綢繆兵休於伍民返其業喜極而鳴驩然一情淮安守羅君循貳守胡君軒揚州貳守于君利來屬允明纂次

其事將請諸太史先生碑勒崖滸允明以爲殘逆殄除固將登紀史注題名太常以示有截而懸無窮惟斯一捷獨在二兇禍始于西北而終於東南故特按盪平之跡凡事應江淮者繫時叙録以爲狀據而其他偉績地屬殊方時非此日特書有在茲故畧焉劉六劉七者霸州之民共也初六年之春　朝廷以其故實劇盜下命捕之圍困於霸纔二十人他盜齊彥名劫圍而出與俱奔東兗轉上湖廣復來山東五月寇大名等地六月甲申寇日照遂寇諸城自甲申至于庚寅凡破州縣十三辛卯入文安趨霸州壬申寇

武定至于丙午又破州縣十六七月己酉朔寇齊河至于乙卯又破州縣八丙辰寇冀州先是他魁楊虎流劫山西轉掠而南亦以六月甲申寇武安後爲都憲陳公天祥所蹙乃來大名與六七合群其後或分或併至是二黨方聚丁巳遂同圍霸強衆二千騎燒殺慘毒知縣段豸死之自是狂燄轉熾戊午六七彥名寇景州至于甲戌又破州縣八丁丑虎寇滄州至于八月己卯方解去自桑園入平原而劉七踵至復圍之癸未始解滄被圍凡七日焚掠死傷不可以數燬漕舸三百艘六七彥名亦自桑園寇陵縣由穆陵

關而東至沂州攻城犯　藩府數日由嶧縣兗州出至濟寧燒運艦千五百餘艘徑趨大名往來山東縱橫殘燬初都御史馬中錫被　命捕賊布招安之令六七來以受招困馬馬懲之遂至猖獗於是　朝廷逮馬還以都憲陸公完代之復命中貴谷張二公監總戎務少司徒楊公（諱字）一督理餉給陸公以是月辛巳受　命視師癸未陛辭而出首命各郡縣募集民兵修濬城池自是賊至不能入城又令諸鄉村拘收馬騾入城自是賊至野無所掠乃相機運籌簡將練士師律明肅出輒有功丁亥宣府副總兵許侯泰遊

擊將軍郤侯永等與賊戰於霸州之平口斬首百一十有奇副總兵張侯俊兵備少卿陳公天祥與戰於信安鎮斬首二百一十有奇生擒百一十有奇辛丑許副總又破之於阜城之半壁店斬首百九十有奇生擒百一十有奇甲辰郤遊擊又破之於景州之鹽橋集斬首百五十有奇其他小戰往往皆捷於是軍威始振民之從賊者始有畏心陸公乃乘機布令以曉諭之又於軍前立招幟以散脅從於是散去者甚衆九月戊申朔延綏副參將馮侯禎及郤永等兵擊賊於景州之宋門店丙寅又擊之於曹州之裴子巖

皆大破之宋門之級千有五百裴子之級二千有奇其他小戰亦無不克賊魁朱千戶爲沙長孫所戮劉四齊仲德皆被殺死四郎劉七弟仲德彦名弟也賊旣屢敗十一月甲辰又爲馮副叅及叅將李侯瑾破之於鄆城斬首五百六十有奇丙辰郤遊擊破之於高麗店斬首七百七十有奇由是其勢益衰六七彦名先自霸州渡河時十二月丁丑朔　乘輿方出郊省牲賊奄至新城涿州之界大肆燒刼以撼　京師復往至大名之小灘甲午馮許二公又破之於彰德之何家屯斬首七百有奇乃奔至山東之桐城驛復

上文安時七年正月　駕將郊賊窺伏近地而迫於官兵不能肆也始楊虎之解滄圍而入平原也乃由高唐以西隨地寇鈔旣數爲陸公部兵所破遂流掠兗州邳宿上下十月壬辰寇永城轉寇夏邑虞城丙申寇歸德遂寇亳州總漕巡撫都憲張公縉遣永平衞指揮石堅夏時知亳州張思齊等策禦之丁酉堅破賊於盧家廟擒其魁楊經等二十六人斬首四級賊退屯泥臺店二將移兵伏白龍王廟集伺之己亥賊來奪船將渡渦河堅至擊破一船溺死其衆賊乃返北岸與我相持堅之父璽急命指揮沈勇以其部

兵張亳州遣其民兵俱來援穎州兵備僉事李君天衢亦遣指揮樊臣万麟以兵千餘并至戰禦賊乃退庚子收溺屍得四艘令所俘賊參伍驗之一乃虎也一爲李隆與前所擒虎之孫經皆僭王也餘賊乃由蒙城太和行刼入河南境後推其首劉三道風子等脅從甚衆時號河南賊亦爲都憲彭公澤咸寧伯仇公鉞勦滅無幾正月辛酉郤遊擊等大破六七彦名之衆於穆陵關斬首六百賊愈挫衂潰逃向後遇官軍不敢肆敵陸公命遊兵分道擊禦是月甲子河南餘黨賈勉兒寇碭山丙寅寇蕭二月己卯寇睢寧典

史袁浩死之張公帥兵往襲甲申賊至宿遷欲渡公所遣指揮周正拒之乃退往桃源公追至白洋河壬辰勉等由靈璧虹縣遁去而劉七之衆萬有七千又自文安南下以是月辛卯由郯城贛榆而西將寇沭陽張公得報當河南賊捕急引而東丙申入邳戊戌賊至沭陽公遣千戶張瀛帥數十騎往覘道遇賊三百騎瀛力戰斬三人賊去公所遣他兵追襲亦多斬獲復遣兵下清河淮安以捍之辛丑賊寇邳州以八百騎三面薄城餘衆充塞郊野公視城惟南門東稍卑二重要害命瀛守之持兵扼門之險賊破外門瀛

并開其內戰殺四賊賊不能入乃退遺憊馬騾百餘近水沮洳中以餌我軍公曰此莫敖伐絞故智命勿取賊計不得行不三時竟去城以完癸卯賊過呂梁殺官民燒署舍張公帥兵三千追襲之賊奔至滕縣甲辰遂東副總兵劉侯暉遇於古盂杜大敗之斬級九百有奇賊趨徐又爲張公遣兵備憲副馮君顯所搤乃東至邳之馬古城過許副總及參將李侯鋐之兵三月庚戌夜半與戰賊且戰且卻至魚頭集敗之斬首百三十有奇俘回虜衆賊乃東奔贛州海套雖經數敗隨在脅聚衆而復衆陸公乃大集諸路之師畢至分道屯襲彌布遠近公麾霍諸將各授成算而往動合機宜料決若神於是御劉李（鋐）三公及副參將溫侯恭之兵并各郡縣官校諸軍並進與賊遇於嵩滾坡古縣集等處咸奮勇鏖戰凡斬首三千級竄道千餘傷殘死沒不可勝紀四月丁丑等日也前後滅其酋豪殆盡六七彥名獨挾所餘驍猛僅二百騎間道而逸馳至河西務其勢莫禦復下至臨清之南陸公策調官軍邀擊之癸卯劉溫二副參將等與戰於冠縣等處大敗之斬首二百四十有奇於是止遺燼徒二百而已遂奔河南是月之初河南舊黨來寇

宋遂六安哨騎東躪巢滁驚偪　陵寢已而復西戊戌遣二千餘騎竊渡白洋又爲周正所拒庚子越邳州漸北至雙溝頓欲渡不得癸卯乃復由靈虹西南遁去而六七彥名復以五月丁未渡蒙林庚戌夜渡邳繞三百人從光山確山奔上湖廣乙丑至陽邏團風舍騎而舟內官遇都御史馬炳然脅迫之馬怒罵賊遂遇害而劉六隨溺水死惟七與彥名沿江掠聚其勢復盛至七百人閏五月己丑突來瓜洲京口寄巢於常熟之福山港通州之狼山遂凌鶩江面通州之阜濱江之區咸被創殘於時張公洞機研慮隨勢應變數遣將校守吏遏截衛防通泰儀真瓜洲海門諸要害地發兵萬有五千分屯應援儲粟積芻除器修隄數出奇畧爲必勝之計胡貳守及揚守孫君祿皆承機以集事賊不安水居日上通州城外游掠城守甚堅賊潛謀掠馬竄亂淮北海州張公得偵報急申嚴防禦拘藏馬騾賊既窘六月辛亥乃慕海門而上甲寅越瓜洲過　南京丙辰過采石泊蕪湖乙丑在段腰遂自湖口縣乘風而西寇南康迤邐蘄黃以犯九江安慶肆暴益甚七月壬午復越瓜洲而南告自海套冠縣捷後身統中軍劄鎮臨清以

上下至是　朝廷以賊勢且南復　賜璽書令公南下直抵蘇浙以窮逋魁務期殄絕公以六月戊申受　命即留監督中貴陸公監鎗尹公駐扼通海要衝以遏賊奔而自驟以南是日至揚州會張公議兵所向邏騎報賊將犯儀真張公乃往禦之并溫副參之軍以從陸公督劉副總之軍趨瓜洲比二公各至壩上而賊已東陸公乃急渡江駐京口守截時總督水利都御史俞公諫亦被　勅同捕賊陸公分兵與之并命劉御及都指揮陳璠等往禦賊將犯鎮江璠禦之陸公又移巡撫都憲王公綎來駐京口區畫備賊南衝時羅君方守鎮江乃集水工千人治戰舸百艘以周戎事惟力諸軍俱赴太倉會仇公與參將金侯輔各以兵來陸公因與仇議以副總兵時侯源守鎮江金與遊擊將軍陳侯珣守瓜洲部分定彭公且至而陸公已督諸軍水陸並東矣丁亥賊泊狼山劉七妾丁氏阮氏逸入通州守兵執之己丑賊令狼山寺奴持書來索不與遂帥衆二百餘來攻我軍擊之敗歸入船其夕大風發烈甚賊船皆解壞飄落其衆顛躓不支僅存八舟將竄而遏於風勢兵威惶惑弗能前乃登狼山圍聚或下崖散逸輒爲通州諸處守

兵指揮劉葵胡鎮千戶王詔通判高昇等邀逐擒斬不絕庚寅斬首六十一俘口四十七辛卯俘十七有漂船至西洋港升岸擄掠遂東官軍執之又斬首二十九俘二十壬辰陸公在江陰會諸將指揮方畧其夕三更劉副總帥遼東兵千總官任璽師大同兵副之郤遊擊帥宣府兵及諸衛校並進癸巳與守兵主客齊集日比午與賊戰我軍聲酸震大風雨交作賊披靡大潰奔躋山顛古垣峻甚憑高據險槍矢瓦石雨下壓敵至于申際劉副總引其部領張楷蕭滓高雲李春美饒徽等誓死決戰分軍爲三劉任在山北郤在山南皆戴盾踞行而上手施槍礮且上且攻看上矢集如蝟將士有被數箭中數石者不退遂奪其地賊墜崖死者無算劉七下山入舴艋將遁劉侯列兵崖下百矢齊發艦中鏃矢并集七墮水死彥名爲宣府游兵小旗張鑑所殺劉公擒斬餘賊馘截沈水賊級有泅而北者高雲追斬之皆盡已夜息兵甲午諸軍復登山搜檢賊已無類乃旋師凡斬級四百七十有奇俘百八十有奇間有逃匿復爲通州守兵等擒斬先後三日內所獲并前共爲級五百八十九俘二百四十八其俘曰劉惠吳漢則皆僭王也遭虜脅

從釋歸其家而江南官兵前後所獲又不與焉於是一時平亂諸公獻俘奏馘朝于 京師而黃門柴君奇侍御吳君堂紀次功伐上之陸公亦具實以聞天子嘉悅特降德音賜賚文武之臣以酬薄伐之勲勞鼎建江海之間以申捍患之報祀蓋是役也坐役飛籌知人善任料無不中發無不克者陸公之烈也保障 京輔臥護東南先幾豫防部轄死守者張公之績也以至天心助順以效靈將士鞠躬而盡瘁用能千臣一心膺公協奏夫豈偶然者哉苟忝臣不佞目燦盛業于生長之邦敢冒請者以叙狀如右正德八年夏六月一日狀

河源尹鄭侯旌獎政績序

史家傳人或累舉其事或獨徵一二端而必言其性氣大致人建行立政必自其中主發之得其本外可灼知多寡一而已矣此史氏之法余行四方見君子便思親之往往屑先焉懷義抱器鬱吾懷焉正德乙亥來長興寧獲與知河源當陽鄭君游君始以公事一至斃邑承顏色接辭令其幸得君子為僚居一二日歷受教與求治心行己之方君放論仕學談策功用禮樂文翰法度權度古人議其德行為低昂每閱

大精覈充充而來甚幸得君子為友朋既數離合凡一見未始無漸益久益隆殆有師道焉益欽傾敬恭不敢懈乃今甚幸得君子為師云侯宰邑僅二年善政不可盡書[illegible]厥聲翔上官周聞丙子六月總鎮尚書中丞陳公總兵武定侯郭公巡按侍御陳公檄藩省下之郡獨以其爵戴道寇盜具事功利儼然闊雄令道官假使持幣簪花被綵羊酒到縣獎勞之士民感悅動地士能言又申之以賀慶鋪為文詩吏私列羊酒拜庭下呼頌功德以侈上澤恩庠學師徐君某鍾君某與凡邑屬僚役扣予乞文言之余曰君政無

獨以剪盜上官旌其一而百著千勸矣百姓衣食侯心德功利與諸君與予所欲言君亦無獨祛害事從上所舉甲其一百可隨焉余欲盡稱君善又曷獨是勢亦且因事為語是故尋史家意云爾知者其自得焉若我鄭河源君則允若子之英其何續不英群言中如謝進士稱君業實宗文奮武省刑虛獄緩賦禁奢宣王德諭民俗時使節力諸件日[illegible]辟抑猶未究予勢既未可究稍徵引之

三十二卷終

長洲祝允明著

紀叙

周氏隨侍　龍飛序

皇明御宇一百五十有四年歳在辛巳夏四月某日皇帝自　興藩入紹　大統　聖人既作萬物咸覩臣時以　王禮朝　京師日伏　闕下目　日月耳雷霆而身雨露既事竣往謁官詹鄉先生周公詔及其從子大鴻臚承暨其子序班臣某求以公命持一牘謂允明請爲序例以申感戴亦愛人允明視其日曰隨侍　龍飛讀其詞曰[illegible]于衆鄉進士授山東之嘉祥教諭九年　先獻王建國于興天官曹選某入藩府事　先王爲伴讀存歷紀善加五品俸璧始由引禮歷典儀珵亦官引禮　先王薨繼事今　皇帝於是臣詔在犬馬列已三十餘年璧十有六年珵亦數年矣乃是年　武宗皇帝晏駕文武大臣奉　遺詔及　太皇后命來迎今　皇帝三月辛巳至　藩國合符四月壬午朔今　上詣松林山謁辭　先王寢園癸未發行遴國僚文武二十餘人以從四月壬寅至　京師翌日癸卯昧爽臣某等扈從入　禁中日午　上御奉天殿　即位　詔下罷

[illegible]事既乃頒賚從官賜第暫居大官日給有差五月乙卯吏部言隨　龍諸臣在　王國侍從皆守法奉公克效勞勩如周詔逮事　陛下讀書講學輔成　聖德出治有本忠勤尤著請以詔兼中秘近侍職任俾得朝夕侍　左右緝熙舊學用日新　聖德　詔可遂擢詔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璧珵亦皆進秩如前云臣允明讀之既颺言曰臣之於君也以問學導於先德業輔於後茲惟良士君之於臣也學而臣之師而制之則爲聖后故踆烏颺彩於層霄顧兎擢輝於洛岳峻而[illegible]喬而枝聳洗光咸池而夾飛天衢理之恒也然昔君疇之於堯務成昭之於舜西王國之於禹甘盤之於高宗則舊學矣而未聞爰立而置左右馮異薛振等以隨龍寵任而未聞其初有翊導緝熙之勞若兼二者如史浩輩亦難乎純全至宋昌張說等弄臣狎客則尤不足言惟張燕公之於玄宗若稍可述焉爲世美談我　朝則如楊尚書仲舉亦然尚書尤以厚德懿學重於時尚書亦吳人也今周公何其似之而今日龍飛之中正隨侍之親從又非楊尚書可比其勳名祿位當不多讓[illegible]　公圖所以報我　后者惟終始

典于學復　祖治貽　王業於億萬年如君疇輩以堯舜禹而顯如張燕公以玄宗而貴　國華魏煥家芳附垂於無疆於惟休哉

潘君子大水勸農圖記

闔閭城西郭踰一舍而遠爲香山隸吳縣山左爲胥口潘氏著姓於其間農業而儒行世於善今之著者曰半巖處士崇禮父與予爲金石交四十年矣今復賓蓮其行極淳古將所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者與知者咸以善人稱之予曰未也其殆所謂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何以言之其人明明則必有嘉謀其人仁仁則當有義勇謀嘉而勇義必有所樹有樹曰才才德兼有曰君子聞者識之乃弘治壬子吳大水方春腐麥（及穀）穀苗始萌溺湖漲中衆惕號不知所以救之處士帥畯畊負土築防桔槔雷運不舍晝夜越五日水殺二尺然而苗腐者半矣間未敗者卧巨浸與敗者擁積將同歸於壞處士教人絡竹爲大櫛疏而立之去其斁扶其良苗復長乃得以蒔終少穫焉他非力所及者人不能效爲之遂歸蕩然事竣處士去歛手緘舌敵行而敵止無所見也乃正德庚午吳又大水倏忽若神兕至勢獰甚人益不得治之方處士趣

衆急從水底掇苗壅之它埴壖將俟潦怒减而種之俄而水益洚加壬子者二尺狂白渺然不辯牛馬衆益自懈分今年無復穡事已耳處士教多汎小艇取蕆京之土循岸趾覆益之日勞百人力不能成尋丈而風浪又去之矣衆愈疲必且委棄處士厲聲徧呼而等毋憚爲疲人猶可免作餓鬼衆問計乃令編葦卷土復投趾上力既速趾漸隆稍出水外即復以筍茅苫其兩旁以拒風浪堤卒用成因集少壯布桔槔十百爲曹力排水大出堤外外水浮於內二尺處士乘舠巡視補缺塞漏益增土培且築日夕毋少懈堤愈固乃不潰禾則盡實竟全稔非既處士還于黙安常而處順無所見也逮嘉靖初辛壬癸甲歲比凶乙酉乃和春播夏芸勢勃然盛矣至於秋七月忽螽蝝初視稼疥焉瘻焉若重疲不悟何也處士俯察之有見焉爲蠅焉蚤焉叢於禾處士曰蝗也吳田故多病病獨多溢不解所謂蝗況解療術束手哭曰天實殄我其奚以爲哉處士曰惡何自棄云蒼蒼之生天用俾我　后牧　后付之我令長今天災流行豈不當援手君長吾今幸遇　天子聖令長仁曷爲以自窮即爲小網羅蟲括之輕納囊弃縣中呈示令南閭楊

侒曰微若云我固將言之然而言之吾　君敢不愼而審之二蟲也其能蠹吾稼與吾見且惑盍諦諸處士曰唯亟返更察禾曰蟲在穗若葉胡根幹是蹶因取稿苗破其根食者如蠐螬曰爾其蟊者歟裂其節埑食者如螻曰爾其賊者歟夫向之見者螟爾蟘爾傷哉一蟊之不可禦而四具焉禾將焉逌即復上于令令持白巡按監察御史朱君君奮作奏繪蟲之形并櫝蟊馳控　黼衮乞減租之半且多其圖櫝徧示財賦之曹及中掖大臣　天子戚然飛　詔如御史言吳縣得免什四於是上民戴　天子之聖暨御史之德令長之惠而感其建舉於處士也其爲士者將圖永其感者會處士年踰六十將如俗寫其容所謂行樂像者以壽之處士聞之曰歲事如此吾黽勉救凶以苟免忍謂行樂云哉或曰否當亦肖之以遺子孫處士曰吾觀今傳眞者或金紫待漏蟒玉榮鄉縫掖以爲儒藜帽以爲隱吾農也素履在町疃今且老顏枯而態憊寫之當毳服布裓芒屩竹杖後人想象容止亦何爲盍苟無已則盍爲披簑戴笠勤畊捍災之狀以寄訓厲或因以固志安土而保吾業且古士農一故無不農之士後世不盡爾亦大校然有能偕者不妨朱紱方來吾獨以素服入家廟厥亦無怍于我衷請者韙之比其子鋹之京師翰林待詔文仲子以衆譽諏鋹鋹述之仲子乃手寫之目曰大水勸農圖俾包山蔡君衍述其事乞予記于圖予固喜吾之知處士也鄉者才德之論之譽今有所試寔獲我心亟爲書曰潛若予大水勸農之圖而詳言之

梁推郡善政記

宇宙間元氣之浩然以淵蚞然以特者瀦而爲大川峙而爲穹崖猶未之能盡也則必鍾靈發秀出之乎魁岸之才奮立斯世以不負天意而物之蒙其澤者亦隨地而滂焉世稱瓌山[illegible]士產則拔萃信然哉舉今日之所知則梁君其人也君字紹甫登癸卯鄉薦　天子俾推徽郡事治績粲然既而以詿誤解任未幾公道昭白復其位移節于嚴陵其治績亦粲然上下交服一時名公取其所聽淳安民訟事者著之詩文以播遐邇他日予得君所自書淳安事感歎無斁既而曰前什固善特君政之一端他尚多也乃載舉一二大者述之初梁之族有恒產而惟君室爲給他支稍乏君乃斟酌彼此以贏補不足歲分而日割滂予而曰及其族之飲惠者甚衆其在於徽則不

茹柔吐剛寬猛水火弛張韋弦持平守正事必求諸心與理以底乎大公而後已紫陽之裔孫與人爭田公私皆右朱君察其直在彼也曰文公之氣所以不泯於天地亦以公耳其肎以黨者望乎吾徒哉爲直於法及考績于　朝還至張秋逢一寓公家人倉皇若無告者蓋寓公暴卒室無眷屬目隨猝無與治後事者君之橐本雁力爲營辦得善棺衾以成斂喪事具檢諭其下而遣之乃不失所寓公者弋陽汪君俊也仲氏翰林先生偁欽公之義屢稱諸人搢紳從而贊頌之者不一及新安之人欽然無所校人益難之

比在嚴淳安民錢文才感後妻析産遺三子偏繆多狀錢子嫡子貫始鳴于官二少晃昱私議稍歸其贏以復于官貫復姑隱之君至貫乃來白求直時晃死矣君取其父遺券推察之得其曲狀了了因諭昱與晃子純云云皆扣頭曰誠如公言無絲髮遁情願從公判以歸于直而各守之晃下猶有田當返昱昱感發願畀純以卹其孤弱於是父疑以釋曲以直即諸公所爲稱之者也

附誦

余靜居有欵扉謁者數十輩方巾緇衫鶩旅而進揖

而曰吾儕爲查鼎祥等皆郡郭之民長役於井里者也凡井里之長其在城者長洲吳通三十有六人即其等是瘠痏之藪也間者少息焉今益息焉父子女稚相面以慶揆所自自我邦守君天水公語至是余止之問且將奈何曰民德公在心固囹斷公知能不令郡上下衆及遐外知耶然而吾儕小人口不文文群心於口而傳之廣且遠也非執事能耶余曰諾其狀柰何曰蓋不可勝稱焉然而自吾身受者誦之始凡送徒部運因是上官唯吾儕是遣甲乙以往環循而無窮費不貲公置吾弗遣遣使步少須飲食用省

不翅十九始諸官船茵席百器吾儕是供公爲它規措吾以免始旱溢長官則亦罔弗禱禱亦罔應公則亦罔弗禱禱亦罔弗用應雨不雨齊不齊其來若吸也其去若擲也乃今年乙酉八月蠡縣西北旁郡以及我蠡蝗蝻偕焉公一禜于社若先稷遠山川儵傯霧雨降氣候凜嚴蟲立死不死者還翼以西民縣以蓋神公乃德之不誠而斯誅用作余曰善矣信矣而未究也公德庸詎是是一民之知也知德公者士有之農有之工賈有之吾黨蓋有志焉矣詩陳風建碑銘器乃登昕于君數子數子之述侈矣然而獨本其

躬者乃諶以公矣余特爲若誦之權輿爾前驅爾知予所知究者微綴其大目若飭禮若興樂若勤政若儉享若崇祀若教士若養老若正俗若講武若表先哲若脩庠校若鉤校擿伏府史諸在官者宿劇弊章章然多矣至問學文翰璀璀霏霏黼黻我江山草木又咳聲餘也其或繼茲者野人猶能言之

江右平寇詩什刻行本後序

三代之後凡稱元宰國老具文談武勳烈之閎傑震赫者若張子房諸葛忠武侯杜當陽謝太傅裴晉公韓忠獻范文正上下千載[illegible]者惟是數公何也彼古今小大百僚武弁勁卒亦每能有所就何以最儒文爵且甚觧乎彼非必無成武弁之雄者亦以與大臣者合餘大師隨焉偶焉而已耳乃如大臣者當無事時淵然靖共于重位即有事會之至我 后錫命是倚是委於是乃視義若時不可爲則囧不應義合時至必奮然起不緩終日謀必完用必當發必驗出于帷幄之沈密而徵于執訊攸馘連連安安之煌燿克于一封之境而收對于天下之豐烈盛矣哉豈若是漫而出嘗試而行倖以成委以斁者乎哉其要也智略之明達之黃帝湯武師尚父宣父皆是術也而遊乎

後數公者哉 皇帝初載江人病寇厥亂孔熾厥延至數歲前後受戡伐寄者成僨閒錯竟弗底于靖夷皇帝若曰我有元宰 國老惟大司徒陳公惟今師尚父予惟以棟石我邦家是居不可瀆以干戈然若茲之時江之區非司徒焉克之爰即起公于居廬中授以旄鉞公視義若時奮以應不緩終日往即戎謀而完用而當發而驗出而徵克而成烈期年而三捷數歲之熾寇靖以夷焉於乎如是者一敬吏介冑士辦之邪智自上施之門下承施以蠲先承以達後發筍探物之謂也而又爰[illegible]鄱道書生難作相誰知野老亦談兵其素定亦斷可識矣豈誠方憂忽喜任成敗于倖委者哉三捷者先平撫之東鄉次平饒之姚源次平瑞之華林凡平一地天下稱慶而其地之君子野人皆歌頌之撫有（缺三字）瑞有（缺三字）皆鏤刻以行惟撫之後饒之先公嘗自爲律詩十四篇以言志紀事饒既平其爲歌頌者因即公韻和之餘干令徐冠集之將刻而冠被 召去今某乃託其事初冠既請前中丞艾公敘之今就刻藩參張公乃命小子述其故以授某不得辭敢系云爾

鄱政

[illegible]大夫鄧君顧臨於予辱誨政焉愚則何知然素嘗鑽研故冊觀古人與今之所以異況塵蹤土跡未及有位亦嘗稍從傍觀之雖不達也願以所聞對甚矣古今之異勢而難易以之也古者賢君良臣上下相孚雖地分遠絶不若是其亡情也而賢君以守令爲共天職凡百有位尤切要者故加察於是其付之則重也其待之則厚也其處之則久也付之重則德刑專德刑專則恩威達待之厚則人莫間人莫間則道志行處之久則民情孚民情孚則服從誠以是而有爲沛然也雖不得乎此而必契於彼雖有梗於一而莫達乎衆由是政成譽起而澤廣身榮流汗青之芳矣如董宣強項而光武莫之屈又戒任延以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而延且以爲不然此其上下之情何如也二子之所恃皆以光武與吾同此情也吾且直言之直行之帝不違也非特不違而加美焉由其本同他不得而間也今之勢其然乎百需交責日取民之所以養者而歸之上官朝責之藩郡藩郡責之州縣凡所斂散行止縣未之能專也未能專而實親其事彼亦子日所見徵求督校於我者獨縣宰耳於是有恩則歸於上有怨則委於縣其責之也極嚴而仁

之者弗重民有善如嘉禾者令得而舉之乎舉之則以爲私矣有惡如稂莠者令得而誅之乎誅之則罹於法矣昔人有言鳴琴堂上將貽不治事之譏投巫水中必得擅殺人之罪政斯謂也故曰恩威不達由付之不重此一難也夫昔之欲得守令之實者亦嘗有刺察之使矣然多出於公故或書名內屛知虎渡河由夫任刺察者公而詢之切也今也愛憎出於上官以至於遊客甚至於椎倖儉細吾東吾公彼則弗知吾拂彼私彼必騰謗萋兮斐兮亦可畏也故曰道志之不行由待之不厚此一難也古之任者必久其期伺其效著澤流則峻遷之雖其前之淹而後顯之峻故得殫心畢力令德化浹洽如卓茂以一令遂封侯此循良所以特盛於漢代也今往往未久而遷其遷之當者固不負其所志而百姓已失望矣誠使必久其任其在任而績效已著者不伺其滿而先加以臺部之擢乃蒞其事既可以久化又易於伸志一旦期滿更崇其秩亦何不可而今不然故任之不久亦一難也雖然此皆在外者耳賢人君子抱負高遠固不以是沮先後有人焉敢厚誣有如明公其一也巍階要地匪朝伊夕此上下之至公也豈曰鄙人之謏

中丞周公致政詩什後序

隨而不可違者時也卓而不可亂者志也終身由之而不可愆者禮與義也時違則戾志亂則忒事以從時志以建事而皆以禮義準之斯不愆矣細行且然而況於出處乎古之人出處合禮義者位高如裴晉公卑如陶彭澤等標映來葉非以果去為善良以不愆禮義志獲時合蓋有得夫易之道焉故名不緣位而重輕一 彭澤令且然而況於尊者乎今天下十三牧 天子命大臣督師若撫民一牧以一人或至二三人廣之東西藩初各一人或二人三數年來以職者乃并命一人建臺於梧州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焉蓋其重踰它藩數倍非宿望元老莫之輕命而涖之者進退之際其為重輕稱否則又視其人焉耳正德乙亥縉雲周公膺右都御史 簡命銜勑來鎮有以奠之為泰山之安也有以煦之為春澍之膏也有以肅之為秋霜之凜也百度澄謐提封晏然凡為兩藩長吏大小百執事若黔首卒伍以及蠻貊咸倚公為師帥生息明年公遽疏請老 朝廷弗能舍不允疏屢上 上始從其志錫以溫綸俾致政乘傳而歸且給月俸從騶凡優老異數悉備公遂行山河動色

歌謠載塗公感遇愜志不能自已乃即事命題十有二題為一詩且自序之以贈餞客於是東藩諸公和之盈卷方伯吳公憲副汪公彙之以歸于公仍命小子識諸卷尾伏惟公遭逢雲龍之盛自持風操之高與諸公分携之懷赤子去思之勤舉無煩於瀆言獨以公之出處一準乎禮義志獲而時合敢颺言俾誦此詩者無曰公之高而已矣是禮義之典度榮執之法程得乎易之道也已

休寧孫氏孝友堂後記

巍巍乎洋洋乎帝東門隊氏倫恒叙家猷永華代勸倣屬休寧孫氏孝友之居益遐益彰厥惟重哉始在勝國時惟伯深父承先開來號稱亢宗既卒而三子子恭子純子茂養祭豐愼友弟肫至世觀偉然其母之弟靖江推官某君為詩美之翰林學士錢仁友始大題其堂曰孝友與虞文靖公輩播以文記一時文獻蔚然此堂之始彰而重也繼在 國初時子恭以喪亂之餘家彝周完世觀不渝而先時文獻則已不足乃請於先群之存者侍郎朱公大同春坊江公敏輩續為詩文卷軸完存以迄于今此堂之再彰而重也繼在 宣英時其族屬益蕃世觀亦彌盛而詩文

人力窮不可枚數此堂之又彰而重也今其諸孫永正寔來以後記請蓋子恭四世曰彥達彥昇彥達生三子曰志仁志義志謀而彥達卒二子事亡養存友季悌曷益力益篤世觀益華而三子咸卒三子之子共七人永正爲志謀之長男與六子者所以事亡養存友季悌曷猶三子也是故益以彰重先志而垂之無窮以求大鳴於時作者於乎言言閎閎有隆棟梁築理義而房宅天紀而居人綱四海之廣百世之遠尚公有重於茲堂也

歙許氏孝義序

許氏出太岳之後望於高陽文武代著布在方策歙之有家盡昉乎前宋盛乎其後而尤著於今日吾聞諸廷德者道其父事若其其善哉父名思字功顯少有至性質敏而志遐父客遠外功顯年十六輒往代事及父在宣城蹶傷足功顯一日夜馳三百里往負之返遂卒哀致如禮祥忌莫獻慟擗猶在虞殯時過封塋亦然毋病思牛脯猝莫致遂爲大恨終身不啖牛并絕葷酒常時養祭悃悃退友群季氣性悍翕季曰龍具士材勸助尤篤遂取科名推而濟空裂務者有之或者相譁校聽一語多散去由是鄉井以孝義

先生稱易其字蓋所爲大著於今者若此不亦善哉廷德又歷孝義以上若大父者曰其諱忠字思正以父士良非辜失命南都縲絏間孤嬰奮立追痛不衰且積而能散若曾大父者即士良而高大父者曰諱寧始徙邑西潭湖亦輕財士也寧之出則曰順一順一之出曰文文之出則鵬程也與弟鵬舉鵬南皆宋景定進士鵬程官終國子祭酒又上幾葉曰賓則始徙邑北之昉溪而族最盛許村之名之始也又上二葉曰會則始來寓邑而占籍焉者其考曰原官轉運使是有詩名與歐梅友其考曰遜官監察御史其考曰俔是在宋前守池陽有循政民肖像祀之九華山而家於池之始也又上二葉曰儒則自雍徙江南又上二葉則寔李唐元忠睢陽守協忠公遠也凡廷德之自述如此然則於茂哉鋪覽今昔君以此啓必以此承天人迭應幽顯連理濟美之永胚之錫類廷德知之善矣如其善之善者獨非存乎不匱矣哉鄉井能稱之吾聞也能序而廣之惟有伺乎其徵焉者廷德曰既有之矣因進豐抓蓋今昔之衆言彙焉予閱領有間曰果茂矣宜爲四方誦之遂掇書以表其始

許氏感慈記

天下之母皆慈也胎教之周審孕產之艱劬乳哺之勤痒保抱顧復之勞寢衣之食之教之冠而昏之有不慈之母耶天下之母之慈皆當感也不生於空桑不無湩而能食食不無襁而能冠裳不去懷提劍負而能立行動息以為人有不當感之慈耶以遺體所出或棄林寘巷寡恩且虐焉以出乎天綱秉彝而感自不已殊有加於是乎嗚呼予特悲夫母無不慈而慈有弗感者也天也無遷人或跡彔也甚者曰寄餅嚙臂極乎梟獍而非人類可以已微許若祿為母程氏之季子幼少比長受程罔極之德因無必言比程

沒而岩祿方商於外歸不及矣用是送死之餘其為感倍益恒類蓋有不可勝喻者屬者語之予予慰之曰感慈天下一也而於此信子之倍益宜爾也然而有天也者有人也者今夫事君於朝治民董政於班列或徇節絕域或成仁王事或游學或行貨或公家事于役於是失易簀溘含能無斯感乎然而天也何尤彼有異乎此而亡感也者則亦寄餅嚙臂之不遠矣子既知之能之子孝矣予喜且申望以慰子詩云孝子錫類吾知子之子孫必賢矣經云孝弟之至通神明吾知子之家必來禎祥矣易云積善家有餘慶吾知子之室由是而益富穀熾昌也又可識矣

謝氏世德記

長洲有世美之族曰謝氏自其始祖濤生知制誥絳絳生司封郎中景初五傳至東山代引令緒東山生祐之冲夷守道元季離騷寄尚林壑入　國朝終老閒散稽岳王彝作松泉居士序贊稱其視天下理亂欣戚猶寒暑晝夜之相代一不動於中有道者也是生彥達孝弟執義母畏末疾保之如嬰兒欲有行則抱擁以往踰十年無少懈卒葬如禮事兄文華極恭順皓顛同服食不少相違兄卒子亦先死哀撫孤嫠

尤為懇款擇士為姪女館贅于家以慰亡志為人沈毅質厚而不循枉或與物迕鄉有亡賴子欲撓侮之彥達報之以直亡賴子遂誣以匠役赴京盡瘁二十年不怨尤同事有欲妄援怨家者彥達曰吾為人誣以及此而更誣人乎自號誠真事具誠真道人小傳生以澄資賦敏利動必以先人為法工算數祿命雜藝善計事而不愆禮義繼匠事于京他人惰且黠率愆期覬倖免以澄獨不失尺寸然家不以匱而彼更不及焉從兄淵沒事嫂湯有禮教二子讀書脩行長子成名將卒留訓大率謂吾宗數世持孝義以為家

吾少歷艱劬從兄丞世二子論謝雖其間嘗竊科名吾視之猶烟雲之過眼人間事若不足然自掞素日所爲無大不善者寧人負我我無負人且喜二孫能順吾指趨吾實無厚積以累之所望同心亢宗不得棄先人敝廬分門析爨以辱世敗家耳以澄生會及朴會字惟貞朴字惟德惟貞稟抱尤超傑少有遠志從先參政維清受易厲業勤苦毋恐其瘦憊每爲節縮膏蠟惟貞默誦帳中登景泰甲子鄉薦入太學一日　內旨拔爲風憲官　命下先一日死矣立行卓特爲然老宿之[illegible]行[illegible]集存家矣文定公原博爲之序其行槩見杜澗[illegible]先生所爲墓誌與惟德守先訓敦友于之誼惟貞在京惟德懸之不負徑往候視號爲難弟兄皆早卒其婦陳與盧皆守操不貳予頃誌盧墓嘗道其事惟貞子昺惟德子勳離隔一從無別同氣昺字明仲外訥中朗含淳蹈坦澂然莊雅而孝友特甚堂有連服室無私藏勳字賢仲其爲人亦稱是終身無一日誶語明仲二男曰雍曰睦元和幼和其字也元和子三幼和子二賢仲嘗育而夭以元和之季嗣蓋自東山至于元和之行已歷七世而旁戶不析爨殆無二譜於家籍於官傳志題贊詠歌於

君子之言同然無異辭者而其第八世亦旣聯五人駸駸長立情協勢固世美之濟可徵不誣噫其何積而至於斯也余嘗謂是有二道焉有懸諸天有維諸人不可謂天之自然不可謂人之矯強謂天自然胡彼不然謂人之矯何循之者若竊脂騶虞若是乎其利也蓋嘗視諸稼者而得之種之良者天之故也穫之豐者人之力也恃天而弗人不苗者也倍力於磽确闢荒者也不苗者閒闢荒者薄故種之良則力愈效力之深則穫愈穰相古先民乃多有之謝氏其允紹矣自羲堯暇游風不盡醇聖人踵而承之表里樹聲其制繼立蓋聖人之慮後世者古異於一矚矣予故私列而竊傳之非敢必期徹諸上下有聞而起亦作者衛世功也天無易運人不悪性嘵嘵之言不爲謝氏

感慈詩什記

初歙許君志室芝橫程氏許出太守其程出文簡公卓宗望騂暎士女彥嘉饋修謹盥琴瑟雍諧而奩羽不徵瓊瓦絕夢程心謀曰唯陰德集祥唯至誠感神唯積善有餘慶俾子將儆嗣事于蒼蒼釋茲焉圖乃唯是之樹許義人也凡義每病於內吝於是程加以

俾贊故許之建事殆振羽焉有癠於塗許惠之金歸道于程程曰由妾婦之無君即醫之愈焉使遄以往客終以是生此其義且智最可言者一以槩夥他固無庸枚稱也然卒亡兆則又診于許曰君豈其以一姬故斬百世文獻系歟婢子聞君舅疾之革也絕口於望孫婢子其敢以忘治令爰內淑女以薦於許遂踵生三男其嫡曰志次曰梓今程於是憫摩顧怙三兒不啻其身出也比長各因其材而篤焉志罷籍殯宮餘力田行胥屬者稍逝三惠啣敎茹恩鐫琢心骨弗可以口志業亡也得以圖于文乃布丹德書數十

百簡挾之走四方遴善言者即求焉或總其旨標之曰感慈比學于蘇捧言拜余屬以紀事若夫皇帝降衷慈孝恒性無爲而慈無爲而孝天人一機道器均流非有利焉自然之謂矣如其交强互責徇聲而務伺感而慈須慈而孝是質劑之術也於是寓餅誓梟譁惡于炙青又況嫡孼之判娟疾之酷殄家癠國不可以耳又烏以言爲哉故許氏之感程氏之慈皆天云爾而烏有所爲乎哉嗟乎天道流達一日不斁程往而慈留三惠存而感追矚寔使之昊穹樞焉如其有一髮僞也而不憒者幾希矣諸爲感慈之言者心聲成文風雅盈耳已極勸懲之義矣君子曰總厥旨無越乎天於是徵其徵屬斯文以爲記

二十三卷終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四

紀叙

長洲祝允明著

王氏復墓碑陰記

王氏居吳郡最久且纘儒統文業宦績醫功大之於孝忠細之於方術五百年來不匱而方滋盛矣哉其盍簪坊之居第桃花塢之塋冢皆即宋代之遺也頃承事惟顯又得復其先丘之中失者知者爲之喜而中丞劉公大書之石矣然主在復地故所叙不及其餘因復請爲詳列其陰云所謂大墳者其封五七奉議仲舉與配方著作頻先夏蔡十八儒林府君大中與配陳也北墳之封四十一府君蘊與配徐楊袁也叅議墳之封二十一叅議大本與配陸也石安人墳之封一即安人乃叅議之先妻也南墳之封四十三府君大成與配趙一講書府君楙與配葛也新墳之封二十有幾承節提幹府君德文子雲嶠府君敎以逮諸子孫若光菴府君賓某某皆在也至如所謂二十官人墳者在路家山其封五即二十府君大方與配方百三十府君彰八府君夔與配吳也六孺人墳之封二六府君之淵與配郭即孺人也凡此皆舊地也其外於今又有四曰新南墳其封四瓉齋府君欽與先配施長子鼎仲子節也曰大姑娘墳其封二瓉齋之女弟與繼室谷也曰三節推墳其封一節推秦也曰三娘子墳其封一節推先配文也凡此皆新地也而悉在一山承事別購數畝其間將何百年之藏焉嘻塋冢之久且蕃善守而能復若王氏者其多見乎哉宜中丞之特筆也凡所以美今而勸後者已備予無以加贅惟述此以垂示庶覽者如指掌焉若諸封之域址坐向殉祔歲月在圖乘銘誌藏其家

臥病頗究醫理畧會其意三首

其一　古人病凡自我將亦由我

夫人有百體養之用之不可過與不及有愆其度則病矣若守而役之咸奉自然之候安得而有疾也然使湛溢酒醴癖射牢羞奔騁弋獵鬬擊凶很盜竊闍險荒耗男女姦逆刑獄以是獲病非由我乎或以饑貧楞餒寒暑凍暍竭力養親官府徒作公役奔迸征戰鋒鏑天爲六淫地有震溺時氣癘疫鳥獸蹄蹍喙嚙食啖誤潛毒若是病者非自作孽然其生亦出吾身故謂病悉自我固較然矣苟將治之安用外覓尋其所來察其所證過者損之弗及益之虛者塡之實者疏之或反其愆或遵其故或用摩引或以砭焫或

薷服餌要去其（缺一字）復其本然而已矣斯術也猶水濶木猶火伐金動無不尅醫者得之而以奏績烏有自弗可爲哉如其術則固有科格而非不學可解者斯不足深論吾獨悲夫人卒造物靈氣成而弗知守與役之之道以至爲疾是何無勇也既病愈不能自治屬之人而復目昧之又無勇也逮病而不可爲又不能還爱造物廓然偃逝至死戚戚遑遑不忍舍釋含怨挾憾而往又無勇爾三不勇并集是奄忽爲孺鬼悲夫

其二言古今世醫人各有五難

（缺五十餘字）余謂今世醫人此五者外復有五難病家貴驕不肎敬從一也病人愚愎強謂自知不能服從二也愚下之輩略不能辨良庸秖憑耳聽時有劣工繆得俗譽此下輩者必棄上匠而委斯庸三也劣繆之徒信其妄施偶中他力自執爲是或亦自知非是而恃其屢中安然發之以人嘗倖良醫洞燭而恥於自列重於構怨或陳之而反逢怒招誚在自憤厄四也良雖薦藥服者他參用而復疑愈不專功敗乃分謗五也噫古有一難而功弗完五而復五并受而望免貴集績則知之何

其三言時人不知醫者

京師絕無作醫南方醫工之絕下不用於鄉者則之京師不幾時必盛行公卿大夫以飲其功德金帛丈詞華塡其邸甚者鳴其良于　朝輒即取供奉　上禁亦輒有中得爲官然實繆也人以卿相貴不敢非亦不敢問或聞之相相目彼信庸也然而必功吾識不知醫惟知其驗爾即知之亦取其驗耳彼雖庸亦不害也嗚呼相任人當如是乎哉醫極小伎不知醫又安能知士哉治其身死亡且弗慮姑任其繆治夫下不任其繆矣乎

青述

檢攷草中有青述一段不詳誰作或自作戲錄之書理極乎張王鍾索後人則而象之小異肩澤無復改變知其至也逾遠唐氏遵執家彝初焉徽區爾我已乃浸闊步趨宋初能者尚秉昔榘爰至中葉大換顏面雖神骨少含晉度九往一居在其躬尚可爾來徒靡从瀾倒風下違宗戾祖乃以大變千載典模宗朝敗之何暇哂之亦應太息流涕耳暨夫海瀕幾趙顛多百出一二守文之外怪形盈世吾於是不能已於之家古數子未足甲乙（虞嬰等輩可爾抑隣與餘人無足語是與）

獨振國手徧友歷代歸宿晉唐良是獨步然亦不免奴書之耻自列門閥亦爲書畫小累固畫美矣饒周之屬且亦可觀二宋在　國初故當最勝（克昌商）昌裔熟媚猶亞於克宋氏父子不失邯鄲（濂燧）詹解鳴于朝盧（熊）周（砥）宇于野（如滕公等尤多未逸繁與非棄之也）朝者乃當讓野而希原餘力本超更以時趨律縛耳自餘彬斑甚衆夫則不暇二沈裴燁墨林昌辰高步自任人推皆謂絕景　大君宸與寵遂極袞華抑在一時誠亦然耳學士功力深篤其所發越十九在朝乃亦薄有繩削之拘非其神之全也或有閒懶散筆輒入妙品人罕覯

爾棘寺正書傷媚行草傷輕因成儇浮自遠大雅危帽輕衫少年毬鞠又如艷質明粧倩笑相對朱夏榜署紛紜易於馳譽（孔易仲昭）下及廷曄養正之流烟煤塞眼悉俗工也其間太常稍近清潤吏部（蔣）頗主沈雄惜乎不宥自脫孔易掾史乎耳養正吾不知也（不知當時何以得列書苑）二陳璧傷矜局發畧上之亦有宜黃吳餘慶崑山衞靖少自出塵趣向甚正恨不廓且老耳程氏父子篆隷擅名斯業既鮮不得不與其後左參李相頗爲青氷（左贊與長沙公）李牧楊師不以書名亦有可觀（昌祺文貞）洎乎近朝所稱如黃翰二錢張汝弼皆松人也（松〻）

（以沈氏遺墨留情家墨迹今猶然然則王一出而已）小錢大致亦可軼與吏（汫）人絕藁猶而藝斯曾衞張公始者尚近前規繼而帷然飄肆雖名走海宇而知音歎駭今且以人而重與黃人行伎俱下非吾徒也又有天駿者亦將婢學夫人咄哉樵爨斯養醜惡臭穢忍淹齒牙恐異時或得其名失其迹妄自謨人且爲贅列紫薇郎署分科木天執事左闕絲綸後先匪此能悉談者劇任道遜姜立綱及邇日周文通宜樊彦沈孟亦依俙若徐武功劉西臺吳文定李太僕咸爲近士瞻望（吳公不負書名故非當家愛人及烏者自[illegible]推之余劇閱吳皆斷亦奉筆勿[illegible]）并馬刑部蕭黃門（愈顯）亦皆師模宋元之撰（而已[illegible]吳蘇馬亦[illegible]而近彦修）於中劉無一筆失步亦可觀合文武而攀成康也太僕資力故高乃特違衆既遠群從（宋）人并去根源或從孫枝擺出已性離立筋骨別安眉目蓋其所發奴書之論乃其胸懷自憙者也

太倉州新志序

愼哉劉侯之作其州之史也其古之遺教乎書與春秋之志也都氏之筆亦有以成其志焉舜肇州封山濬川禹敷土奠山川貞田賦作貢盤庚治亳周人宅洛政之大倫也右史記其績仲尼述以懸訓又筆削

稽紀城社山川宮廟門觀臺榭廨圄軍戍稅甲之間粲然矣而特加志於人材務褒善斥惡二典者立功與言之法程也今之從政君子自孔氏者類知所範模則善矣其或未盡者謫其政夲其言言卑若貨豢言高若鳳鷙不知愼也故君子難之劉侯之爲政與言也覽斯策志可睹矣侯越人也名龍字允卿以進士來二年政成而爲之史鄱君名穆字玄敬仕太僕少卿吳人也始州未建隆大參容作太倉志陳丞伸作太倉事蹟凡他散在崑山常熟嘉定三邑書李君端初守州即屬桑郡判悅爲志今志蓋總諸策而登黜之其旨主簡核故寡失而可觀書成都且病革不及自序故稍爲詳之雖然書春秋天子事也劉侯事功以位限不盡見見省其志嗣此有爲亂志以徙易之翼升曰南征吉志行也其漸曰進得位往有功也噫九官十亂茲其階也歟

重刻鄂州小集後序

聖人沒六經絕而文章之法垂春秋以還述者孰不欲襲芳貽猷傳信來葉未始匱於方策其稱者可知也左氏孟軻孫卿而降代不數君近世有唐宋四家之號遂令初學膠固耳評他若罔聞知愚嘗以爲不

必然諸子咸師孔氏誠理至辭達可名世也即如仕績世史所錄胡寧一士今稱輔相若蕭曹長民若龔黃之屬亦率若無復餘子夫其然乎蓋銓藻人品宜揭其冠冕至尚友得師靡遺可也趙錄既南氣蹙文細朱呂數君子說理之外稱者僅僅有如新安二羅先生鄂州端良郢州端娩蓋未之前聞也今讀其書則異矣鄂州之文誠齋汝媿當家二老固稱之朱子又稱之以至于今宋太史王忠文輩累稱而益崇噫信乎是也愚言詎非一得乎哉舉其尤者而廁諸四家亦復奚媿理致嚴實規模爾雅太史所謂與秦漢并知言哉至其政績可見又何嘗自讓龔黃諸人談者睹是宜無容易矣先生之集前後彙刊傳泯顛末具存參叙弘治巳未其十二世孫惟善等重刻之請允明紀事輙申狂簡焉耳今集凡五卷郢州文十一首附焉此惟善之新志也亦善圖也歲在庚申正月上日

新刻龍筋鳳髓判序

龍筋鳳髓判二卷唐司門員外郎張鷟撰近時少傅允明得之先外大父武功徐府君家乃元人錄本嘗以示沈津潤卿會吾邑大[illegible]東之以進

士來試鷄割富民敎士化理大著鳴絃之餘益思有以助仕學者謂是書其一也將取而刻之津進曰民請任之不足煩我公乃手謄登於木工完倩述其故惟昔先王議事以制故鄭之刑書頗詒時誚至秦燔聖典專吏師一切深刻漢矯其枉雖入官者儒吏並進而斷獄必責引經尚有近於先王議制及春秋誅意之微旨其後乃有判辭然往往蕪萎而闇於事情至唐制四銓判專其一籍在當時藻翰敏豔有青錢學士之號史稱其八舉甲科四參選判策爲銓府最宜是筆之美也宋元承襲　國朝因之試於士行於官咸有可觀中間崇篤經學或稍未逞精選邇來文敎彌振英才駿騰秉政者裁駁詳允寘王者章藻粲發優而從事仕學交懋是書固無所與讓而亦可以策筌蹄之勳焉惟我大夫秋月懸留而南山在筆然且已逵達人嘉惠來學此其學道愛人之一端行復大施以輔國家弼敎造士之德意厥功不亦茂哉輙申狂簡以爲先驅而津之好義能文亦從見云

重刊王著作文集序

吳郡王氏祖唐水部府君漈至觀爲十九世宗惟閒孫力振先澤閒取典籍之存者彙整刻之於是著作之集亦復行世著作者水部之九世孫觀之十一世祖也其集自寶祐中其曾孫進士思文取福清邑庠墨本刊於吳學迄今傳者甚鮮觀因其舊爰取象贊之屬附之第爲八卷授允明特序其成而寶祐之序跋所以論先生之道與文者既詳矣今觀集中所載不過狀劄數篇餘文五首與周宋二弟子所錄語耳蓋程門之敎不尚詞章固如此然豈唯是哉嘗竊求諸孔氏之書如論語中齊魯諸君之問答即後世之狀劄也門人所述微言緒論即後世之語錄也則聖人之文亦若是焉耳論語不朽於兩間是集雖其言有遠近殊學者能不保守付畀期於不朽也哉先生亦有論語解刻成當有敘其旨者庶以見先生之全焉弘治三年里中後學祝允明謹序

伯時父史圖記

伯時父圖史事八端其一沛公坐文榻隆冠長裾一手卷按榻廁一手疏其髯意韵凝遠垂兩足以洗右一女抹持足左執而濯並踞蹲姿質窈窕一童佩劒立榻後去稍遠酈生高視挺立舉兩手傲對沛公眉目鼻舌皆豁朗須彩飄揺宛然長者情度其二文帝傍瑟緩立垂襟引髭若歌徹而思者愼夫人郤立帝

後婉孌客倚瑟首張廷尉秉簡拜奏座側巖巖有大
臣氣其三爲孝元據牀熊突而前馮媛颺其軀正面
交手臨熊屹立傅氏回身上旁欽脣感頷四體展布
意懇怱將趨辟者上一手按鄰攝裳一手舉向婕妤
定婕妤意亦畧似動志者而風神固自安確也其四
唐明皇帝散步中立拂髯握帶危巾麗裳風態逸甚
猶在天府一從官逞捧大鑑對値又三輩在鑑後執
杖者二叉手各一背偏僂嚴畏上後二人抱龍文坐
墪一人操鉞乃旅公皆丞相時也其五博陸侯夜將
奪璽郎時子孟握劍而來從以六匚一上把巨燎以

先二夾掖之一髯持旌前後各一人拔劍向外前者
特驍獰挺臆怒齒刃直衝人反一掌背後將承霍氏
之劍儼如肆劫奪之詞而索雙鍔以舞進者郎對立
疑顧右手横劍左指撫之倜儻特甚而更謐定於大
將軍之徒也後一人窻擁之其六騎者寛巾大袍半
俯其首醉思蒙漠兩足推鐙而前左腕猶揚鞭右肩
垂垂一奚在馬邊肩荷之隨行人三其一髭髻頯髡
其一冠裳想是兒姪輩一童子被髮擎一爵以進爵
有籍馬爲乘者髀壓其絡俛鬣急頸不能以遽馳馬
前兒四齊開掌奔繞而闌之兩脚開者一立一蹻者

叟向後一將失下跪軟不勝者髮四垂者覆頷者
髡者數螺髻者長衫者半長衫者褁者引縛者凡
與後四從者悉大笑而形模畧不雷同焉此山公也
其七二才對坐而談戴幘曳舄面目踈秀美髭髯兩
手叉握按一膝者桓公也褐博垂臂一手入懷臆間
瀟然沉雅者王景畧也老溫後髯鬖短簿偕立以待
一長面趣額一頰豐腯別一執事人免冠加鞾捧劍
植立于後一叅頭雙髻徒跣握如意一背負蒲籍口
眼寒苦可掬而目沿之桀按其溢乎谷者亦無若王
君之充衍也其八六小遊張蔣光祝太真妃於私第

而妃獻髮事也肢體婉轉鬒雲高蟠猗猗然如生垂
一細縷殆長逾其身左手持右手剪精玄入神玩之
疑便欲斷然小女子跪托一盤承之面貌結束亦復
飛動翩光執挺逞立別一寺擎匳盒之屬意狀幽惻
而莊敬凡事八則係李氏澄心紙白描人長不過今
五寸每紙不過三尺通爲丈夫三十六女婦六嬰稚
四君臣夫婦僚佐賓友侍從之異品喜怒悲壯談笑
奉事之異情憂勤忠節才畧放逸委附之異務人能
識之伯時父又自跋節史文手鈔每冊之後覽者瞭
然矣所以重者伯時父之藝其一而又託以鑒古之

爲世勸懲也予既獲觀因思所以解其嗜想於一瞻之後故志之云耳

宋徽宗畫猫記

畫猫一幅用箋紙今尺高二尺有六寸闊半之爲猫三一質純黃面特白立前足正視一雜斑黃爲瑇瑁文攣足回尾繞其腹一白者正面熟寐三貓相支依毛彩錯互細察乃辨神狀生發若將鳴下有錦褙上方題曰宣和殿製次行曰賜貫貫字下印曰御書之印蓋賜童瑨者爲某寺僧所藏紙質多黯黲僧云緜初藏迨今三百年師迹傳護甚太密故多經梅蒸以

然豈貫括花石時行李所遺耶嗚呼其爲具微矣而余感六焉因㥄與瑨相得極深密賜受之頃張奓赫赫運去物革君臣意葬漠然而物蹟斯存焉以貫娛玩更以此爲貫娛玩爲情篤矣而貫終以饕啗赤子酬禍於君報之反也如是當其時厠廷列食太倉多不捕之猫相乳獨恩與義府柔害等類不足以禁圉鼠輩帝之不察焉而牝牡驪黃之計亦失其類矣哉故曰帝王之學也緩藝帝不知以藝而尾其首矣然而今世學士藝工何鑠是之寡哉浮圖氏法以空爲宰其守執之力乃更嚴於俗此又俗劫之可慨於空[illegible]者邪感惻既察因復託諸謠諷焉其詞曰

宣和殿裏多飉飂一遣三徃顧驅除錦韉綺質光煌煌凡曹闟藩乃相乳風流君王趙八郎奎文炳燦浮貂瑞玉府一斑墜九土返壁不隨花石綱茂苑伽藍慎扃護夜夜愁防六丁取葉公之龍未躍去老僧高眠哭群鼠

陳氏藏宋元名畫記

冊　宋元名畫自徽廟而下凡若干事皆只赤方圓小幅　咸悉舊迹陽羨陳子徵之以豐賈積歲而成焉職山川坐木渚通語百載之上跗足酸目衡著心

腑不可除謂予幸叙列之嗚呼天地山川陰陽鬼神人倫隱顯動植生化龍象魑魅之凝涣軒翥挺露無名之與師罔象之與尸太鴻之與期孰得而知惟人焉而參之法象奇偶利用出入英靈之發掠彼樞軸注我心手而圖繪與焉無聲之造運著而圖繪作後世不傳其死也者而造運亂昊㰅之川川蒼史之⊙尸吾未及論陶虞星辰山龍作明以來頂漢踵唐文生秀人之玄蹟邈乎悠然而二代君臣典刑之存有如兹冊所萃其圖繪之錚錚矣夫其存之難其萃之難大人喻焉居然無煩詞矣惟諸老甲乙盱聚其精

神流行兩間微之顯競爽錯彩更互師友虹發鬼護信爲重於有家之文獻而吾陳子遨遊其間始見茂面繼見茂心終以弃去肖貌而結融萬有與造運者偕則茲冊之重吾陳子也庸詎供兩瞳子夫

九歌圖記

杜君九歌圖向僑余舍手造藏四十年矣今持歸吾子僭以詞賦不遇者靈均以詞賦遇者長卿長卿視屈猶子視父也蓋才爲時低昂如此今士生盛世苟抱一藝必庸[illegible]至有纖極[illegible]尚何云遇不遇哉子僭才氣與年[illegible]以[illegible]一覺千里在朝夕長卿不足云也至探幽[illegible]光而寫騷時歷屈壇或不盡一級余所以遺之者殆將以屈況其才司馬況其遇云爾

畫魚記

畫雜魚繒一幅衡六尺縮三尺有半爲水滿繒中作大鯉堇三尺昂首振鬣尾撥刺掉而未申遠觀巍然蓋以主群鱗也餘魚散處四旁鯽三金鱖各二鯶鯀各一鮡五鯊九餘悉鯿而別其狀體員而銳喙如鯔之數體如鮡差巨而有赤文數亦如之首體特豐[illegible]鰲而色纖雜者一體極細鱗鬣未具而微紅者十

有五直者橫者順者倒者躍而疾者伏定者大者贏尺小至於寸分鱗之類如是而不覺其多焉蝤蛑蝦各一介類止是而不知其爲少焉荎葉華蕖淹沍溶漾甚有眞意其隅識曰直仁智殿安成劉節寫知節爲官司人未知何朝意 宣英間也外大父陳公持視允明竊觀乎鱗之大有吞千里鬣千仞以逮乎尋丈尺只瀕洞泱漭之間升沈怪幻厥爲雄標奇觀超茲圖者濶矣而未有貴者焉曾不如亳樓墨寄乃得文章以傳非繆乎哉又胡暇眞假之擇幸焉耳不幸焉耳是未足以知夫人之所遇然哉即概乎其假者昔之名圖神繪又孰少哉往往雲飄花墮矣而茲圖也得君子焉因而宗之應弗遽腐滅已又未足以知夫幸不幸之不出於良庸哉允明承教久莫爲復暇日諦觀而感焉因託爲記云爾

新刻震澤紀善錄序

宋史言著作王先生信伯不著書然木鐘之扣門人不能無書紳之圖也故周憲氏有茲編然以爲先生之道盡於是固不可以爲不須是亦不然也使憲輩閟而不錄先生之道遂無聞於世乎雨露之濡也不能一日而徧天下苟有被之者欣欣然向榮矣茲編

一話一言類有以淑人心㓜聖模審理義天下後世人得見其一言一言之澤也其言及於一人一人之澤也豈獨一家文獻之徵爲子孫百世之幸而已乎初淳熙間蘄守施君以茲編與先生文集同刻之郡庠今先生十一世孫觀既重刊文集復別録此俾可孤行焉嗚呼去先生四百年而其言復爲世惠觀之心即憲之心亦先生之心也又可以見君子之澤不斬于五世而賢子孫之所繫不輕矣新本既就允興謹叙其故以爲被先生之澤者告云

高陵編序

宋滕岌作孫王墓記洪武中盧舍人熊辨之諸賢表跋歌詩前後班班亦可以覯葦綴一編鐫諸東邑黃文學應龍之私篋吾黨朱堯民取第次附益之而洗潤卿以入刻然後不泯夫封干祠孔昔君用譽吏郡國者丘壟之載不可缺已而爲事至於無所爲者而義見焉於是亦有以識堯民之義也吾郡新志屢艱于成異時有良吏治郡書則是編其中流一壺也歟

考德後録序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翰林學士延陵文定公沒既葬嗣子中書舍人嗣盛取所受　兩朝誥勅諭祭文及所誌銘狀誄挽之屬類爲書曰考德録允明從二三子讀之或曰言止於書乎曰書不盡言其要也德止於言乎曰言不盡德其稽也蓋凡公之發於家則教淑於士惠飲於州閭其立於朝則道格於　天子義孚於百辟而福祭於天下咸無得而稱焉及其既徃而孚者思義淑者思教飲者思惠蒙者思福不能自塞而始爲之言蓋其德猶風雨之澤草木巖壑苑囿施被無間而得者各自以爲懷言之者猶濟者之誦江河憧憧皆是而不必人人之能言也雖　聖人於是亦付其全節備績於公萬世之信書至贈賻易名

之際且概致其旌勞崇舊之大略耳此其勢也昔之哀三良者黃鳥三章哀公誄孔亦三數語有煒一編天綸昭回宗工皇士鴻製森列布之四方維公生榮死哀之繫蓋曰言之文者行之遠軼秦風儷魯記以縣諸不刊或讀者終卷而思見言公之全者倘以愚言而少慰焉

遥溪詩集序

西川熊君氣韻粹清少以毛氏詩取科名　天子使爲學者師先主蘄之武陵改蘄之房山又改吾郡之學于長洲雖所職在經術而故抱詩癖不一日

廢吟事宦踪之所履東西南北撫心觸物臨人接事歡欣而感憤抃蹈而戚嗟流達而沮縮酸鹹而甘苦以至飲食夢寐謔浪笑傲一寄於聲焉既久而富次成數卷謂予可以參印授以乞序試觀之祁祁乎晴雲之多態也湛湛乎秋川之濯石也欸欸乎疊疊乎布粟之惠利人也蓋其志在兼善故其情和而不流其守廉謹故其詞怨而不怒其行已孝友忠信故其氣惇厚而有容余恒怪時之人娟唐而媚宋元人學唐而靡今之工若乃猶不能追之反師宋而又失故步遂致連卷傖囊地自為派人自為格其升也若譜

其沈也若粘如是者亦獨何哉君之詩尤長於五言蓋非唐莫擬擬之久而化焉殆若合契覓出他作之上耿耿乎劘長卿之長城蕩信明之楓江予謂可孤行焉君名永昌字某世家忠州之酆都遥溪其因所居地而為別號者也

重刻中原音韻序

有文韻有詩韻有詞韻曲韻有古韻有今韻古韻出於六經作文者用之古選詩用之今韻出於沈氏近體詩用之詞始于唐盛于宋以迄于今其用韻猶詩也惟金元北曲乃用所謂中原之韻蓋因其國都在幽燕之區河洛相去不遠其方言如是也故為其言者每詆詩韻之偏而為詩者則至今猶不從之我洪武　聖人亦既命儒碩定正韻如其說矣詩韻姑未論若北調之製可不嚴於此耶余也好樂故嘗自負知音謂四十年接賓友無一人至此者頗有言樂之書茲未遑似諸人每溢歎今日中惟樂為大壞未論雅部秪日用十七宮調識其大方是[illegible]者幾士數十年前尚有之今殆絕矣不[illegible]又有南宋溫浙戲文之調殆會噪爾其調果在何處噫嘻悲哉大河王將軍廷瑞俊邁士也既刻詩韻復欲取周德清中原韻入

板以示予予為之喜甚凡正音之說德清全書言之甚詳因稍為括取要旨數節授之今列諸前庶覽者可得其槩也繕畢就梓稍引之云爾

刻沈石田詩序

唐人以詩為學為仕風聲大同情性畧近其間李杜數子傑出然而格有高下音非遼絕猶十五國各為一風可按辭而知地唐亦然爾斯其美也宋步於唐居然已其有傑出若楊劉歐梅錢惟演王元之林君復魏仲先蘇子美晏同叔王介甫惠崇之流猶唐聲也無已刻志少陵蘇黃亦原[illegible]若別而學至暗

符故能豪擅自任然使孔子復生則有若瞠乎避席矣流及國南曾戴去非數子猶師道也洎至能務觀廷秀又自蘇黃而變然轉與宛而趨暢愜或傷率易而鄰訟辨矣或以宋可與唐同科至有謂過之者吾不知其何謂也猶不能服區區之一得何以服天下後世哉　國朝詩人其始如劉崧林鴻輩以至四傑十才而來班班然可知也有不以宗唐而勝與沈公獨醲滑流橫放四海一時風騷讓以右席嘗試觀之唐與宋與衆或未知我獨知之蓋其家法固主放翁而神度所寄唯浣花耳是以興觀群怨君父動植已

發之而自愜人推之而莫辭號爲我　朝詩人謂其音異唐而猶挾其骨也不然徒以其語將不足以望前輩諸子況其上者乎公始愛予深其子雲鴻又余表姊之家也辱公置年而友昔命雲鴻持詩八編倩爲簡次皆公壯歲之作純唐格也後更自不足卒老於宋悉索舊編毀去後學者皆不知此余猶爲惜之不已今人重公詩亦多震於聲爾公學練左氏傳平生語言義理皆左與杜也其集稿甚富稍有華氏沈氏二刻本淮陰王揮使廷瑞又以所得百數篇成刻請序聊爲一言之廷瑞好作義惠事觀沈集中贈其

詩可以得其人

潛菴游戲引

王潛菴有成已成物之惠有獨樂同樂之趣才人韻士爲樂府以美之者成卷潛菴亦有答報雙調一章并自述諭俗南曲數首主器藎臣衛使彙而梓之意方潛菴在時吾輩相與舉杯歌嘯命童子撥絃度拍以樂青春桃雨落紅麗日將暮此詞足以發胸中之耿耿今潛菴往矣子敬之琴山陽之笛吾儕固不勝感慨然潛菴達者也吾輩臨風對月試理舊腔潛菴得不又爲赤壁之鶴敲門之竹與我等賡和於形骸之表耶因爲引之目之曰潛菴游戲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五

紀叙

杜懋古易序

長洲祝允明著

門人杜懋以爲晁氏呂氏朱子所定古易但復漢初之本皆爲近之而未合孔氏之舊乃出已意謂羲易獨八卦象有畫無文亦未立名因重因重出於三代文王命名而作彖周公作爻辭孔子十翼以說叙雜彖傳象傳繫辭文言爲次亦皆有旨此乃漢前未亂之易古文本也乃定以羲皇二畫八象爲一篇文彖上下二篇周爻上下二篇孔翼十篇共十五篇書成不以示人獨持謁余請序余雖一日長懋治業不尚章句懋質潁力勇一旦發此具有叙例又作辨註圖說以發撝輔翼其書曰周易餘毳以成一家言自云入山啖虀幾三十年方得之其勤苦如此亦勤矣大率聖人之言簡而遠裕而周學者隨其所近求之無弗得會之無弗通況易之精深幾微豈庸士能測由孔子後至于唐述者如是其繁雖其書今在無幾其間黃玄之流遂詣曠得亦安可誣吾意非無知此者要在鉤發賾隱罰署竝句擢玄縕而遺粗迹得意忘象如孕荅笑王通之魚兔即康成輔嗣康伯仲達輩

其遐邈顓確如是迺不知乎蓋亦姑从簡便以爲無損易之大致云爾且昔人之講重卦命名之說亦多矣懋此本固亦宜存以備後來參訂其廣之勿秘也杜爲吳中世儒高隱之家懋爲淵孝先生之孫余師僉憲先生之子志受而行猶篤學力貧不苟諧一人一事游神風埃之上有軒舉霞外想奇士也

西洋朝貢典錄序

西洋朝貢典錄者所以叙海表列國之事辨方域列山川計道里陳土風紀濟育述朝貢以闡王化錄建設以美使才備國典之實錄衛通覽之遐志者也若昔先王乘龍守寶則莫不重于輿乘夏貢周方涉筆聖作史漢志地槩在指掌後史繼起損益可知大槩成於華代之士掇當時之聞見以附前典之同異至于蒙古自夷據夏號稱廣拓然此西溟南漲梃而不賓我　高皇帝出震行乾威德邁古率土來王不貴遠物　太宗修文爰務通道始有剖符之　命包茅之徵中人鄭和等飛星船於天池耀皇華於鰲極然後章亥舊步載纏滕轄張騫異種倍收筐匯前後輶軒互形方策鄭稱實錄猶未會通言而不文行之豈遠黃子勉之生乎華文之區而遙攬恢詭之觀隱乎

一尺之几而慮經六宇之闊游乎熈安之代而菸騁奔奏之辰閒氣麗博時而出之握槧隨襟是有此作其爲書也法班馬叙國境所在風俗所殊法周官叙田畜法山海經叙山水鳥獸草木法禹貢叙貢物每一島末復著論以該未盡事事有徵言言非億剛柔錯布礫繁星之麗紫霄綱網有條爛琳珠之綴藻晃信乎遂南方之良匠追卿雲而我儀者矣嗟夫斯今之世作者寂寥或辨性較禮附麗經師或獵瑣浮尖依倚文苑以予之器何不尚講五經當時下軸豈其意役於裔荒醜雜之形而甘似於下喬入幽之見也

哉吾又悲夫得黃子之心者寡也將其明發有懷思輔明王弘際天盤地之治也思效使能以達尊華馭狄之策也思豁耳目以抒籠山絡海之氣也而重慨夫橫絕英雄徽纆於三場二試腐章屑句之條律曾不若奄尹儓臣銜天言蹈地維行志吐氣以碌碌珞珞如也故去彼取此褱糈躡蹻孤蹤千里訪鞮人於海瀛諏黎老於蔀廬閱七龍易七稾而編始成前史異今置而弗溷或涉疑舛時議及之以於西洋特詳故題曰云爾其閒演論數右張旌能無隱憂豈徒騁昔曩時太傅太原文恪公嘗謂黃子中秘亦無諸國風土之書春官所掌不過朝聘表章方物閒有此撰愛賞良深而未矚其就黃子不妄比人上唯王公下猥及我今王公既没我當叙之是故望英丰豔偉功愛才猷秉粹非頋放海皆準進繹宣尼之麟管退颺子長之鑾絲則典錄之用是黃子之志也

書漢唐秘史後

寧獻王撰漢唐秘史二卷自叙及　安王跋言太祖皇帝覩唐史後胡寅斷辭因命王爲之書大意主於戒偏詳於怙亂淮南王母張果輩凡後人所稱二代雜怪詭事徵采最繁多不自正史出也至極鄙

褻若武氏如意君高力士假婁小說之至靡者往看稗書猶以爲設託此悉入大筆載述鑿鑿又特承宸旨而爲其敢以無稽云者勸淆之邪蓋王意纂輯奇編閱牘叢萃其邸王浩獵而爲之固易若徒出不經之策外人亦能之更不敢爾

約齋閒錄序

約齋先生俞君寬甫吳之鄉校師也秉操貞介守道篤學慎交簡出泊然安素其爲學也好劇殆飴勤彰逐月外視權要若仇聲利若漏黃卷賓主墨訂朱雌日與古哲者游蓋皇甫玄宴之流也嘗業函丈姑應

童蒙之求僅五十年鄉邦之徒先後百數去而化之嚮善知耻殆有潛助風教之功焉嘗結同袍爲社以相切磨若張雲槎南伯而下凡十餘輩月以朔望一人爲主具鷄黍脯脩宴會齋館必有詩篇唱酬雅歌高談以畢舒景餘三十霜其樂有王公不能得者已而漸以彫落今獨君歸然存爾予自布素交君亦且四紀今或二毛相顧傑禮不異曩昔其嗣弁字子容鳳毛蘭種世其儒業允益親予比持君所爲約齋閒錄二十卷示閱屬序蓋君綿簡倉箱充飫耳目暇日以其胸中千卷摘類爲此皆其平素繙玩有契意處便爲劄記至是因整比而成之非其學之全也然攬者蠡測亦足以得其鑒裁之高而有勸懲之益矣唐人爲稗虞之冊各徵見聞不事剽襲宋之述者倍繁自一二大手外竊掠複疊多有可厭君書每少引故典而收拾當代爲多此吾所謂高者書之部類第次亦有微旨觀者當復得之

浲溪崔氏族譜序

浲溪崔氏族譜重修於處士雲其孫太學生澂又益續其世捧副見示閱之譜凡十有一世始于五八秀才雲當八世澂之言曰澂聞諸大父大父聞諸族中之長曰先世揚州人本姓鄭至六七朝奉府君爲宋武臣靖康避地東南僑湖州之長興遂易姓崔其子百九秀恐失本姓因兩存之而徙吳江之浲溪以迄今而姓則竟從朝奉之易澂又稽諸廟主之陷自六世以上皆題崔鄭氏其後乃止曰崔又稽諸舊譜一世祖曰鄭五八秀才其子曰崔鄭六七朝奉則知加崔始于朝奉無疑矣鄭爲本姓亦無疑今當削崔而還鄭又無疑矣今譜第因舊本而繼書之前無所與變維茲說則非一言不當抑凡作者續者之旨皆覬于執事者以詔吾後人允明曰審然則曷爲不正言以明

示之乎澂曰愼傳疑也允明曰善哉譜一言以蔽之所謂愼而已矣氏姓譜中第一事失今不明後則必亂然與斷焉萬分一有誤則固不若傳疑之爲愈也庸妄者至冒先他人則傳疑之善子其勿惑抑豈特氏姓一端世次愼則昭穆正矣稱號愼則傳遠信矣行治愼則功德著矣失身愼則懲蓋生矣行第愼則宗支定矣嫡庶察矣蹤容彰矣承傳愼則永以弗隊矣凡此皆譜之具皆以愼焉則譜之善其至矣若夫根柢於親親尊尊合異而同以之崇天常而維有家則固必繇此善也以出而作者續者之旨悉萃於玆

矣凡爾後人尚相與鑒諸

蘄州甘氏重輯族譜序

甘侯於夏以其國氏至盤爲殷王師周以國封子帶或曰姓始此入春秋有德奔有茂羅居丹陽漢有延壽吳有寧晉有卓咸昭列世史至戰從許遜學神仙圖經言上升逮左季從矩仕南唐左鈐轄始自瀏遷豐城生禎仕武功大夫右軍衛前總管充左平野指揮第一部副兵馬使申報本部公事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上柱國後佐宋祖封豐城縣開國伯生宗襲爵生令緒居唐稲生茂鈞茂鈞生熹熹生量量生靖靖生禮禮生遐遐生宗明宗明生有文有文生永堅永堅生景山乃徙蘄生叔杰叔杰生正德正德生雨雨生應模應模生文熹文熹生某某生某某生廷震廷震生仕英仕英生倣倣生瑩瑩生澤仕吳縣儒學訓導所受世系獨宣德間應模纂爲人發纔得文熹所著碑陰誌稱禎一世祖應模當十六世弘治丁巳澤遷太倉州儒學學正一日與同寅臨川鄒君元潔語及家世鄒君曰子内氏即豐城之甘也澤曰嘻豈是哉鄒君固好義者立邀舅氏希聖挾譜以來[illegible]誌譜果脗合而向之闕者以續世次不紊且圖

傳登載詳甚澤捧讀驩愕以爲自天而下乃悉授允明乞訂輯之乃爲統併植本而剖剔枝條造爲蘄州派定譜如左凡譜揭圖於首表綱也傳次之疏目也譜誌次之備事也舊序述又次之廣稽也他支尾焉周遠也傳則否畧也禎載豐城譜明甚而誌作積蓋時族人爭掩穴苟遽傳錄而外或涂沙迷漫文畫亥豕乃類積未可知也誌謂永堅爲十一世今自禎數之當爲十二蓋其誤亦猶禎積一端之類而此從譜追始於從矩則實乃十三世而應模乃十七世爲貫也誌言正德生雨雨生應模而譜作正德生百七百七生慶孫繼百七爲雨行無疑而慶孫繼孰爲應模亦未可知也又譜書允堅誌作永譜書叔杰誌作傑此則未允訛於聲相近杰即傑異文也凡此詳說之而傳疑不決焉慎也若夫譜之隱而顯而離而合則皆天也天者理也莫之爲而爲若不與於理而輔彝教長孝仁一家之私而大化囘合若有意焉實理之自然也於乎莫之爲也而契諸理且曰天意也當承之矧上帝初降我衷孝仁彝教之根柢其理質核而付畀執持之綱圖終吾生不可一日違焉以承天意者宜何如也於乎宜何如也作譜序

莆陽林氏世德圖序

海内林氏皆出黃帝而祖比干上下數百年今無盛於閩之莆矣允明嘗從今南臺中丞公待用繙察世籙本柢條枚秉截甚詳冢蓋白銅盤銘丘汗竹演派景龍氏族表元和姓纂名士傳人物志温彥博李習之等碑述三仁建德九牧流慶煌熾昌蔓噫其盛矣公又示歷世繪象昉於睦州繼以九牧以底于公家二十董爲之列賛目曰世德俾作叙系自或者以程叔子疑繆於一髮之論往往後此夫獨靈木偶靡矣彼鑄金懷忠雕木廣孝君子不廢至于麒麟雲臺凌

烟之作驅逐旁求之華壁吾獨不得以是比於裳衣宗器之萬一歟故曰君子不廢也意者君子之所以孝也則因而追之其骨幹忠孝膚肉遺則血脈典秩毛髮文華而秉執精神含蓄元氣以致象賢保遺之力來昴雲仍後世萬子孫無替也則圖也者直羹墻乎哉中丞公禎符當世其出處如睦州勁節如邵州文業如江陵餘並無忝於乎其坐食於是也久矣夫予敢集詩以謂公以至其後人蓋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江陰夏氏新輯族譜序

維嘉靖三年春江陰習里夏氏再輯族譜成請其友長洲祝氏叙記之於戲善夫夏之爲斯譜也其文獻之咸而展者歟昔先王懼斯人之淆其生類而禽也薄所厚厚所薄用弗戚戚踈踈而顛也懷[illegible]室宮遂必至於塗陌而草木也於是乎有宗法之建以尊其祖以敬其宗以繫輦其條枚以長其仁愛忠敬之心而成其孝慈友睦之行以迪于皇彝氏系用又而總聖澤涸王章僨而世政苟宗事殺而宗法廢而譜諜起自魏晉以至隋唐凡厥士庶姓氏族望官有簿狀家有譜系簿狀定選舉譜系別婚姻立局署置圖籍

郎令史學之中正功曹據之於是乎氏無弗譜之族而又公有知撰之士私有輯述之儒若王僧孺徐勉何承天高士廉柳冲路淳韋述柳芳張九齡林寶之徒百家百官譜姓苑官氏志氏族志姓系錄開元永泰衣冠諸譜韻略姓纂姓解之類篇卷詳博存振斯道爰及其後國革氏散棄而弗庸迨於歐陽脩氏用其畧以表唐之君相仍自作其家書蘇洵亦創爲之其規小異近世大夫士或作或否作者惟放二家而爲之非先王之制亦先王之意也是故先王之於人也聯其散以聚其合後世任其一而趨於分渙矣今

之所作則亦畧隨近體而存其意云爾矣然猶有不爲者非先王之所糾以自棄於皇彝之外者乎若夫爲之則美矣柰何姧聲夸俗熾乎其胷懷乃且文瞀實私尚公僞滅誠以敗其仁愛忠敬之始志於是乎簡編具而心行違其尤至乎搜華袓異以易背其先始以廣孝而不孝是終又將焉用譜爲以余之見觀今之俗愚賤不爲已富不穀不爲已富穀而爲則多踐於夸以僞庸弗悼與蓋夏氏於是乎免矣夏寔聖後莫非文命之流而譜弗援焉乃始乎竦而弗諱遷焉風聲麗於王言行誼燦於文苑天叙有惇典禮攸

行不亦善乎斯文也始作於處士雲洲顥繼修於雲溪蒙兹乃再輯於太學諒帥其父易軒順之教而爲之書既善矣繇文以稽物仁愛忠敬之心茂焉慈孝睦婣之行昇焉冠昏時禮重其世也生養没藏備其孝也齋祭時思追其遠也義倉芭篚慱其惠也詩書瑟琴章其教也俎豆宴享浹其黨也笏綬夙夜移其忠也無墻闠蝡無牝晨蠶無色慱鼠中胖外上型下前絜後可以脩身可以齊家可以化鄉可以達天下故君子曰夏氏之斯譜也若夫可謂文獻之咸而展者乎信斯言也可謂文獻之咸而展諸矣

跋鍾元常薦季直表真蹟

弘治初客從越來持鍾元常書薦季直表示予察驗真僞將集諸博文家予未敢决亦以歲月緜闊已甚不能不傳疑也後乃歸之沈先生啓南家先生長子雲鴻爲予中表姊夫更諏於予予應之猶是也他日外舅太僕李公閱而賞歎不置特爲鑒定題曰此千二百年之真蹟希世之寶也然後衆論乃定公又言曩於秘府見二王書二王帖則人間未聞影響二十年前有以十八字爲右軍書者與人以重貲購去然固亦未能决者也

跋定武蘭亭

聞爲定武刻謂必神彩英豔發閱乃木木如大不然者徐察之然後見至神極彩在太素渾涵中蓋事物之聖者必如此定武本有肥瘦此或是肥者又前有二部名字此無之而名賢標記來自甚明真當爲世寶今藏吾黨良惠沈氏屢觀敬記

跋王方慶進唐臨晉帖（萬歲通天二年四月三日銀青光祿大夫行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上柱國瑯琊縣開國男臣王方慶進）

宋太宗刻閣帖皆當時善書者摹真蹟故唐臨不及雖鏤數百年來猶在人閒然亦不完矣描貌之手爲

冉閔具體上也有若之似亞也後來多陽虎耳華公藏之真是絕寶予曰幸哉今日得從公見冉閔

跋藏真千文

藏真書向獨見婦翁太僕李公所藏一帖耳今復觀此蓋方岳顧君所藏玩之不足謹志歲月以自幸耳

辛酉二月望日

跋王右丞畫真蹟

嗟乎魏晉六朝之蹟予不得而見之矣入唐固當以輞川爲宗祖山西有摩詰四景山水石本四方方尺有只薛尚功龍題識徧其上繪事豈金石所能辦亦

存其骨肉大都耳可見在當時已稀闊珍貴之至故謀乃琢磨而況於今乎倘能見之非人生大慶快邪邇來聞有一軸在親軍黃君所盻者乃得捧閱大内後宰門有丹漆巨梃一以支北扉不知幾何年矣成化間梃偶墮地破乃綵竹也中藏卷三共一卽此事聞進御重瞳一閱明日左右請所歸掌時親軍伯父司禮侍側　上遂以賜之親軍云爾圖用細練高尺二寸長四尺奇前後周完末下正書三言曰王維製

跋褚摹右軍枯樹賦

河南存筆在人間者數十年來特傳有楔叙一本在故祭酒陳緝熙先生家號爲眞蹟而今亡矣此外雖度才亦罕經見此枯樹賦殆是元人繙搨其中不勝褰裳濡足之苦其外正若桓大將軍之於劉司空甚多似而多遺恨者後有鼂補之跋却是眞手筆辭氣筆勢皆極超拔矯然游龍金陵人家蓄之請予鑒玩因書云爾予見鼂書前此止一小牘不知其精絕如此也

跋東坡草書千文

比鄙之夫居鄉人閱之場旬朔見大將軍師數百士入場校獵數騎張弓發矢馳馬四旋幾匝鼓進而金

退頃刻而止曰戰陳如是已甚則彎桑折柳效之自以爲不大相遠一旦此將軍統十萬衆出塞橫行匈奴中魚麗鶴列翕忽開闔變化若神戈矛弓矢之具擊刺向背之法與向來故步如不相關者鄙夫見之然後魄隕魂越始知兵法乃如此今之學坡書者故未嘗見其稾法使觀此帖其隕越失措何可免也帖在練川沈文元因出共閱輒附此語何日相與請正於閣老延陵先生必有教吾二人者

跋米元章泛海等九帖

范至能說米書初自沈傳師來後入大令之室此丸

帖當時已入秘苑後有元暉跋今在黃輕車家前後具完尚昔之粘綴也其一帖評唐人始言草法不入晉格徒爲下品此闕通論殆亦其實録邪爵煤鼠尾熏染終歲所成若此今之學者亦知之乎

跋米九帖後又書

米九帖中其一乃所作海岱樓望月絶句三四云天上若無脩月戶桂枝撐破向東輪一詩凡書三過寂後者又絶筆其旁云凡四五寫方有三兩字佳信書亦一難事其用意如此海岱即海嶽之謂又知嘗有此樓東字旁又作西字猶自未定

跋東坡王仲儀哀辭

長公王仲儀哀辭淡黃綾界蘭亭行書前題武寧軍節度推官蘇某體度莊安氣象雍裕中和大成書之聖者也

跋蘇滄浪草

蘇氏父子兄弟以文學鳴汴都盛時傳家筆劄擅聲翰府子美尤稱獨步贊者謂花發上林月滉淮水其旣遭一綳之打殘章碎簡留蹟極寡後朝廷重購於其家家裒數簡上之皆才翁筆也朝廷不知其家亦不知也此帖董良史氏所藏今存中丞陳君家允明在南京中丞出示撫玩竟日平生昉見之耳意謂根本大令而得於張長史爲多第前人未嘗論如此如其鋒穎秀削清勁動盪則花月二語亦頗得之

跋米榻蘭亭

楔叙真本自温韜棄擲人間雖淳化之君購募而不得故不列於閣帖當時士大夫各以所見本臨榻各因其材所偏近者而得之然翫披閱未嘗不見右軍之一班蓋如大成之聖爲其徒者具體一支皆有益於後人老米此本全不縛律縱結體大小亦不合契蓋彼以胸中氣韻稍步驟乃祖而法之耳上下精神

相爲流通吾輩試窺其同異之際必有可言者此正聲擊妙處也今欲拈出噫欲識柳下季只看魯男子

跋文潞公三帖

右潞公手劄三劄不過數十字而辭意藹然資政一帖圖謀友誼尤見素懷字雖不甚留意亦時有唐人風致非無師法者蘇文忠謂公綜細務雖精練少年不如貫古今雖專門不逮二者於此帖亦皆可見

跋華光禄藏宋代遺墨

右宋代遺墨十有三人忠陵二米南宮二歐陽文忠公韓康公張魏公山谷老人林和靖陳簡齋張樗寮

朱文公岳侍郎珂陳絫政自強各一而秦檜以當時人元㜸子山柯敬仲蘇昌齡倪元鎭以題識皆附之通十八紙　國朝李布政昌祺詳系卷尾今爲光祿華公汝德所藏高宗所書是李詩米是王晷帖贊中語及太宗御書贊餘皆劄啓忠定與趙忠簡簡齋與向薌林餘皆一時僚友姻眷或衲子輩大抵謟諛報荅日常事然如歐林黄朱上不謟下不瀆自然可慕張岳雖徇時義尚多忠實魏公簡齋專談國事簡齋間及時政魏公亦[illegible]告之曰疾苦椿錢之多入勸忠簡以戎務責成於已而專務[illegible]以何之其忠亮皦然特殊簡齋報薌林以廟堂用其名而召曹成畀薌林宮祠又報李忠定帥湖南且云李在福州已令分韓世忠一軍便由汀州去朝旨甚嚴必已就道亦喜辭也諸人以書名者如米黄張三氏人多見之此帖黄當是盛年書然云失牛兒牛兒是知命子知命已先亡歲月亦可考今未遑爾昌祺云米詩不類其書余審察實是但淺且不識㜸倪所稱辨右軍之說是跋王晷語也又太宗作眞宗亦誤楊寮數筆特豐潤茂密輕重得所卓異他日書他如六一則莊安寬博瀟翁則眞率簡古林處士岳倦翁類歐公而林稍[illegible]

岳尤矜持猶存翰墨家法子華任意而已德遠去非自強皆晚宋一種字陳稍藻飾忠定轉柔弱蓋功不暇也秦老想亦效米而不勝寒檣之態大率觀古人手劄可以四科求之言語文學一覽先得或諸官業謀家務可以知政事理敘短長意度寬猛大小可以觀德行今求之斯卷其其者亦多矣獨姦檜厠之多欲削去余語光祿曰勿削此它山之石也

跋蘇文忠五帖

右蘇文忠五帖其一與郭廷平二與中玉提刑廷平不知名提刑不知姓所言報荅小事外獻蠔帖極言蠔之美至令叔黨勿宣傳北方君子恐求謫海南以分其味蘇鈞秀才帖言歙研發墨滑潤雖非絕品亦不必它求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公人品絕世豈以一蠔祕於人大率寄其高逸之韻如以啖荔欲長作嶺南人游事奇絕而不恨死皆此意也然復以此望於人可見其視世滿目皆同志君子也即品研之旨亦然何其閎博大人至如此帖在朱子僑所後一紙爲叔黨題郭熙平遠三絕氣度正爾與乃公相綴屬尤可敬愛

跋米書天馬賦

南宮與眉山豫章莆陽擅聲宋室近時學者寡師王氏宗祖必先事四家爲襄陽之學者大氐步入狂狼允故亦願學而資力兼之乃不易爾而亦不易以語人此天馬帖爲梁溪錢氏世藏其孫昌言出示舒玩未終第覺法度森出與尋常之論大異高陽馮几之口不幾於誤人邪昌言請識跋猶附爾爾異時締觀着力或得畦徑一二當爲再議以易此語

跋宋人聚帖

右宋人遺墨聚爲一冊通若干紙書者凡十九人今藏予姻沈潤卿家其人爲蘇文忠公王荊公米南宮趙王孫令畤呂吉甫蔡脩王巖叟范文穆公韓侂胄蔣宣卿外名無咎一龔一克家一而不氏想是鼂補之孫仲益梁叔子又名光一衡一正夫一未詳其人前兩人或是溫公與葉夢錫未可知又其鄉一某一結字草異不可辨大帥皆自仁宗至寧宗時人也以君子小人雜列故署題不稱賢所書雖皆尋常與人諏報事情小簡札自高賢名家外其他小有才者詞義字體之間亦往往可觀視後世羣輩不獨德不勝才而并亡之者又不侔矣此亦係時運之異然而薰猶之臭果孰得而亂諸千載而下覽者猶當其共器且猶累善類之稱題也人心之嚴竟如何哉則其在當時凡爲彰癉旌別于朝野者其心即今日無少異抑又何患乎天理之有泯時哉然彼且得以其藝文之末而附廁珠玉之側以竊尋於人間世則後之論者或囙貫而已矣而何以文爲者又如何哉此聖人之教必曰文行忠信又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所以本末了然嗚呼斯其歷萬世而無弊也夫

跋山谷書李詩

雙井之學大抵以韻勝文章詩樂書畫皆然姑論其書積功固深所得固別要之得晉人之韻故形貌若

懸而神爽冥會歟此卷馳驟藏真殆有奪胎之妙非有若據孔子比也其故乃是與素同得晉韻然耳今之師素者率鹵莽求諸其外所在往惡又是優孟爲叔敖抵掌變幻眩亂人鬼只能成就腔子耳亦獨何哉可恨可恨卷蹟英氣橫發於其本皆故是平生神品尚古光祿藏護過於至寶老谷不死之神在華氏矣

題米老著色桃花障子

元章畫故未見一日過閶門姜氏壁閒縣桃花圖一軸漫即視之見其絹極縝細卻看其筆正作樹一本

上發花葉茂密丹粉傳染瑩然妍爛氣勢蓊鬱甚異之徐見下左角一印察之方董二寸作繆篆其文曰楚國米黻始知爲公之筆更締玩之益悟其妙以語主人亦始知珍祕後幾日過之不在壁矣今其人已亡便從其家索之料亦不可見矣暇日臆其筆法以世不多見其畫漫志云爾

跋宋儒林郎王大本遺墨

右門狀二紙請支米呈一紙皆王大本存宗予嘗觀王氏世譜大本字立之官終朝請郎浙西安撫參議今按此狀前紙與米呈具銜同獨辭判府狀易奉議作承議耳宋制階官承議在奉議之上蓋前狀淳熙三年六月所爲後紙則九月也以是知大本轉階在六月九月之間當時遷轉之制四年一轉以是知大本前任蓋已四年無出身人逐資轉有則超資至奉議則並逐資是未知大本出身何如也米呈無年號然稱乾道九年職田米則應是淳熙元年初紹興間舉行元祐之法階分左右史謂淳熙初宗室善俊請去左右字從之觀此則善俊之言當在春夏大抵古人遺墨類可以參稽國政家事凡此數端皆小節無庸深論然亦可以補家乘之一缺故先世遺墨之當

書其故因識此觀又謂米呈後銜書不完想以此不發此恐別自有故亦不必求

跋重勒宋太學生陳公少陽書草石刻後

陳公一死光燭千古史紀其所語高宗者在留李忠定斥汪黃及下親征之詔罷不進兵之將毋幸金陵二事其後乃言忠定留都江寧初奏之誤宜從後說即此書也今人見其碎諫鼓攣內竪至輿櫬伺戮疑其所言必峻絕近訐觀此稿開陳事體委轉曲暢豈若是者哉史言八月壬午用黃潛善議殺東此稿書八月二十五日所作其日即壬午也然則具草録進與遇禍皆一日也書中辭理明微與其笑語妝吏之言皆神度淵澄真能善處死生者哉書云儻蒙賜盡於陛下之威命則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則死不瞑目故盡言以求死生之決庶父母遺體不至暴殄而沒於是其死果得其素心矣書草石刻在鎮江郡庠四方學士猶罕見之太學孫育思和取拓本摹入木刻以便流布其志嘉而力勞天下良心之同也予與贊其事刻成因稍志其故正德庚午十一月三日吳郡祝允明題

卷第二十五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六

紀叙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敕

長洲祝允明著

宋藝祖得天下雖不以兵車要爲英武之君也至於端王以浪子而失之於前康王以昏懦而不能全復之於後二君之文藝皆有可觀獨無爲國之才耳丹青翰墨藝祖豈有是哉而天下得失之效乃爾何哉二君明其小藝祖明其大也此紹興與岳少保手敕中間付屬之重處分之切期望之深非愚者所能然檜讒而岳死於前敕猶兩人由其明小故反而大闇焉回視厥祖所以用曹彬趙普與斥雷德驤之事其得失粲然矣敕爲光禄華公汝德藏不獨與君子之歎其亦君人者之永鑒乎

跋宋高宗付岳武穆手劄石刻

由三代而後先君蒙塵失國而繼體者中興則其賢不肖率由以分然究其理道是不可以成敗論蓋縣乎其智勇矣昔人有言項籍臨死歸恨天亡耀射殺追以示非戰罪斯羽繆也彼以攻戰爲取天下之務不知善戰者乃將帥事取天下在仁智仁來遠人智收英傑羽不知也斯言政可以爲若喻蓋創業以仁智中興以智勇校然矣由三代而後試舉數世以參伍之蓋如元始毒建安禪懷愍執天寶犇以至於徽欽之狩者彼昭烈元帝卒不全復版章肅宗幸復而有間然唯光武爲能盡道究而論之則智勇深淺有亡之間而已矣智非鉤箝陰謀勇非戰克攻取自其秉不共戴天之大義以爲智之根本而至於擇相簡將相時審勢知幾決策燭姦破詐察君子小人之分嚴理欲界至之辨皆智也自夫厲臥薪味膽之苦志以爲勇之根本而至夫訓武練兵信賞必罰任賢去邪不爲勢固利疚皆勇也視槪謀攻戰而大者也是

道也得之完者其效亦完而興騰亦久漢世祖是也得之而未完效亦視之而興亦視之昭烈元帝肅宗是也若建炎之人品其去光武遠矣校諸蜀晉與唐疑可伯仲而實不及焉何也智之大者不及也昭烈之任孔明晉元之任茂弘肅宗之任長源則可謂不貳者矣凡其武功之著繇廟謨之定廟謨之定智勇是也其有偏全之間者則所謂成敗之天而其後來之得失又係乎既平之後之敬怠此別一理也若高宗者則興矣其君臣之間日夕之所論議未始不以中興爲辭蓋不勝其紛厖錯雜前三君之時不閎費

乃若是也而效卒不逮焉豈非智勇之大者未聞乎智勇之大者蓋如彼而高宗昧焉宜夫顛之倒之自壞以貪寇而委其事於豐敗大耻終其身與子孫數世而莫之贖也亦可痛哉岳檜之不同立誰不知之談者迄于今不二而反復其故職由諸此有國與家者宜不是鑒哉而儒生斷史案亦可以旁證互佐而得其情矣武穆受建炎手敕甚多當時皆入檢括此一紙壽春帖不知何一好事者鑱之石正足以重鵬舉之忠冤悼九哥之昏風若婣氏沈潤卿治地得之以表于時諸文章家題述已富予綴此論相參焉

跋宋賜江賓王進士出身敕

句曲江秀才永年爲宋進士賓王十三世孫持賓王所被敕及同年小録示予賓王紹興十八年登第注授左迪功郎揚州泰興主簿官終翰林編脩江氏冑蕃且華望其邑然賓王行業閥履他無考見其詳尋縣志無傳志近時所爲極蕪陋不足觀即問之永年亦曰歷世藏先遺物甚多三厄於火遂失十八九所知者如熙寧九年進士適道紹興十二年進士漢建炎三年鄉貢進士涌道至大二年鄉貢進士鎮　國初處士東郭[illegible]具賓王畧著於志而凡公牒傳誌金石之屬具守數百年而一旦亡之又傳兵戈時失之溝瀆惟此敕録并他房所留世系圖巨軸在爾即録亦已焚其一後造室於舊壁中得之蓋當時有二本一手傳於外一寘壁乃知昔人藏保之圖亦已周謹然非易墻亦亡耳宋人敕告傳于今甚多敕中語無必論嘗謂前代命官必有詞至卑遠若降謫亦然雖似過文然上下間情文固宜頗近俞咈之風　本朝極簡重雖高位通寄若非綸綍之被不過佩片紙往蒞事行即上之使有豐德茂勲而非私家傳誌之播則一時後輩亦往往不諦其跋履況後世乎此亦事之宜討論者也雖然士果志乎建德植業而樹聲亦豈不以此就如賓王今聞之存亦不繫斯一卷也永年好學善文其耀世華祖者已自立行當褎然此固其弓玉亦紳盤也與

跋趙子昂書文賦

觀古人文可得書法觀書可得文法此具目者之能事也此卷所具亦多矣

跋趙書團扇賦

子昂書團扇賦近來頻見兩本此小字者先出精微妙麗所謂不能贊一辭

跋趙書韓詩

韓公山石句浩爛豪揮非細軟筆墨能發之而學士此筆亦復襟宇跌蕩情度濃至脫去平常姿媚百倍譬如聖后封岳省方德容正大琚袞和博揖相明習儀衛安閑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可望不可學也

跋趙松雪管夫人與中峯手帖

右趙承旨手牘十一紙魏國管夫人一紙皆與天目幻住公者承旨所云悉爲夫人没後與住商評欲修事薦嚴時承旨老矣音辭宛惻讀之可爲興感不知當時本老荅語何以寫其愛也夫人以書般若得公讚歎致謝云云皈依之誠尤爲迫切本之徒永定通作一卷今歸黃輕車間以相示余謂三士咸從菩薩地來所謂應以比丘宰官信女身而得度者因緣聚會乃如此今皆還淨土矣學士夫人不能釋然於現在之時予乃爲勘破於過去之日相對一笑摩挲移日不獨以其翰墨之妙而已也

跋錢舜舉明皇擊梧桐圖

趙飛燕舞在掌上楊玉環比昭陽微有肌爲盤中舞宜也謝阿蠻等奏樂其旁而潞州別駕所按與之諧則其素習可知雖微楊玉環獨無一盤中之人哉來

漁陽之鼙鼓不專在羽衣一婆娑也吾惜楊玉環受誣已久漫因錢吳興爲一舉而滅之手

題顧司封藏舊人畫卷

舊人筆雖有高下必走法度中其下者凡耳今人縱佳者多以脫畧法度自爲高沈畦畛徑指作意外境直愚耳凡可也愚不可也此段不知何舊人作

跋石勒問法圖

右石勒問法於佛圖澄圖一段元人遺製也自騰蘭來法輪通流東華無礙時諸比丘亦挾現神通而十六國紛亂之際最盛姑以西來者言之如鳩摩羅什佛陀耶舍竺佛念之在姚秦菩提達磨之在拓跋魏曇無懺之在沮渠京菩提流支之在元魏求那跋陀羅之在劉宋等或以禪定或以呪術或以翻譯隨機應緣未可悉稱如帛公之在石趙尤神也當時夷狄之君類皆憍慢頑凶在十不善業中爲生活而往往崇事此數公者世恒謂神者莫盛於寶誌崇者莫盛於蕭武而禍身敗國亦莫甚焉則其餘可知矣不不然也釋伽文自以逃儲棄國而得道者其道成後謂其力可以利物福世猶之拾芥而不以爲能事也故從之者寧問以無生之法奉持恭敬唯恐不得一聞

而謂家國之濁惡非其所與非惟不問而且懼其以此舍我也其於此猶所謂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吾儒之教自身而家國天下本末周具爲法判然而不相謀以正邪是非决之則有說矣而此則其勢猶參贊位育莫非本具而唯以用行舍藏爲至義蓋視人而行已不以具而不遂者爲累其勢然也延陵相國捧揭日月著蔡四海其言治國平天下之道也予也亦不佞佛亦不逃儒因此敎而陳其書云爾矣唐子無心應世之語畧見大致于此後一段緣亦聊以游戲三昧繪筆工能好事博雅者珍收之入此融昭之美也

無勞于煩辭

題元人寫崔鶯鶯眞

崔娘鶯鶯眞像乃舊傳本非宋即元人名手之所摹也予向者都下曾從一見之繼於睦城僧院中見一本大畧相類妖妍宛約故猶動人第似微傷肥耳陶南村說曾於武林見崔麗人遺照因命盛子昭臨一本且有趙宜之等題詠甚詳此豈即其物歟盛君之臨本歟或好事者更番臨本抑因陶說而想像之以暗中摸索而爲之者歟既識蔑面游藝之隙漫書以記吾向日云耳噫尤物移人在微之猶不能當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恐貽趙顏之惑姑未暇刻爾歸丹青也

跋元末諸人帖

由元末入　國初一時文學無盛於浙西此皆遺陳秩維寅如倪瓚元鎮王蒙叔明謝應芳子蘭楊基孟載張羽來儀虞堪勝伯陳植叔方都韶大成王行止仲其著者他不啻十倍群材後發蒙古既不能有零落蔓草或幸顯于　天朝本之盛也卷藏尚古覽之既多室爾之美亦饒黄楊之歎耳

跋太宰王先生藏饒參政書罪言後

杜舍人以當時措置乖術失山東巨鎮作罪言信善論大事者邪饒參政以高才受藩寄與僭據者居其時又不若唐季其亦有牧之之隱憂乎然又不敢有所論述因寓懷於揮寫間是固非漫浪爲之者矣太宰太原公取而珍玩之蓋特重其書耳其事其文皆非今日所取者噫是亦公録善庸藝之餘吉歟

二研志

少宰太原公示客二研尤明獲從觀焉其一形中規有柄可提銘以璧海而系之辭魏文靖公遺也一正圓若鏡山人耕土得之以呈公而公自銘者也二石

皆良材固當甲品然而材之良不止是獨是著焉以其屬之公也即公之蓄固亦不止是獨是著焉以公嘗取而表之也天下之物之良而繫乎取而表之斯著焉者亦多矣乎夫流發磅礴而畀厥鍾者天之氣也凝合以成質粹雜高下不可以遷者地之宜也隨其稟以效用過則敗當之而不究者物之材也求之乃獲表之乃貴利器以善事者人之術也天下之撰則皆若是也矣而豈惟二研然哉於是亦有以察公之蓄斯世也夫研之遇取而表也以放之則山龍一人以卷之則衆拔自上此其不負公者如以辭而已也殆非研之所以望於公而自効者也非天地之所以生研而屬之公之意也小子敢云

跋元末　國初人帖

元至　國初善書者甚多此卌數人華光祿藏今試因所聚取其尤者爲評曰虞集如鹵簿禮官贊導應節結束弄姿稍遠大雅鮮于樞如三河壯俠長袖善舞豪縱自擅時洛胡俗鄧文原如疊璧層城不勝沈實饒介如時花沐雨枝葉都新張雨如道士醮祠雖禮而野倪瓚如金錢野菊畧存別韻楊維禎如華譯夷語自暨侏儒陳璧如有若據坐尚有典刑宋克如初筵卣彝忽見三代解縉如盾郎執戟列侍明光

題王安道華山圖後

畸叟學術淵邃吐露奇傑惜不見其全文士輩傳述仰重罔知其不淺淺竟獨從其醫理之籍推測云爾滄洲武將軍家藏得其華山圖子凡數十段詩文數百首首尾燦然整完發卷便攜人到異境詩句嶢宵填象深古敘記脫邁人間世藝事有如此者俊哉近代嘗有幾何許西岳雄詭精神與人蹤迹言語間相響發者韓公桂老滿子陳先生后乃始得叟

跋沈書徐公歸田賦

祖宗崇文教詞林鉅公黼黻　皇度者後先照暎至宣英間而極盛大理先生之翰墨外大父武功公之文章皆一時獨步也然作者能事類多兼之徐之書沈之辭又稱盡美此卷所具蓋其勢若勍敵而其妙若合璧者矣吾友顧啓東寶愛甚至其得之固多矣抑今日文化彌盛君之志其將兼而有之以續國華於無窮者歟

跋俞陳二先生遺槀

矣故稱多材蓋不特以一藝云然醇德雅操篤行善政每多兼之至於文學其一也有如都昌五經二先

生一時師友倡和寖其盛矣今鄉後進多知其學且若二先生之德之操之行與鄉邑之政則皆兼而有之謂之君子儒可也謂之卓行可也謂之循吏可也而豈一材之云乎若夫文章之間慎守纍纍有德之言則既知之矣而何足以盡之因閔子容所藏二先生遺文輒系之云爾

記錢長史答鄉處士書帖

初洪武間錫山鄉處士伯陽有昆季二人曰某某伯陽悴同氣署其堂曰聚玉取庾氏今昆玉季語也伯陽廣交納勝尚書[illegible]用之爲作[illegible]刻榜閣而同邑錢長史仲益時爲太常博士伯陽以文記屬之太常報書云吾長官少卿高公士敏及侍講方公希直方操今日文印且不苟作其言能重輕人非其筆也無足以榮茲堂者既爲請之高公業已許矣須其成也則更求諸翰苑史館國監諸詞貢詩之而王紀善尹實篆題王舍人孟端爲圖庶乎可也錢語如此第不審當時竟就緒否或得而復失之否伯陽既往三傳以至今時用時用父觀登於時故堂之存者惟業業家東偏空存幾名耳子孫亦惟知家有聚玉堂而已文獻之徵澂如也他日時用偶語諸人乃得勝扁於一

諸家已而蒙他故翻又得錢之報章三數紙其間道堂名事者屢屢大率如前所云時用近出搆家舍咸請予爲題名而以故扁示爲摹而大之以特揭於一堂復倩述錢書以見當時事勢爲曉後來乃爲備紀後系之曰友于之重文章之重友道之重茲堂所繫倍善矣以今百年上下隱顯之間而言之吾固善乎昔人之振當時也吾又善乎昔人之望後人也吾既善乎今人之承昔人也吾又善乎今人之望後人也若夫後人之於今人也吾又未知其善之何如也時用悠悠吾能引之引之於古者如斯而已矣

跋侍御成公紀行集

先公舉正統己未進士其年僅百人其後以德操材畧政業文學顯耀朝野登列史籍者蓋不可勝紀始以文學言如侍御毘陵成公始終尚書文通華亭錢公溥文傳錢唐倪公謙都憲錫山楊公璿大參崑山張公和修撰吳邑施公槃尚書餘杭鄒公幹都憲三山林公聰尚書關西楊公鼎大尹吳江莫公震與先公皆倡和賡載美哉渢渢乎嗚于遠也侍御文通先公尤以雅道自負交裁互賛推許不易文通謂先公古選尤傑稱爲祝選先公所稱諸公者各有在其於

侍御甚至也允明兒時習聞之後來所見諸家集亦多獨未得侍御也比道平原侍御諸孫尚書冬官屬都水君周始以紀行編見惠歸舟亟誦之一月三千里至家未嘗一日廢甚矣公之能言也蓋其中誠抱氣攄勤勞國家窾食子美又所歷秦隴湘桂迹亦躅杜肺腸耳目皆出没開元天寶間故其言與合者居然姣羿與强捧心顰眉者殊當不長留天地間耶然又意公不顓在是唐英之語蓋博參焉故其他多與杜異而竟不啻淹唐又與後來媚宋者不同科卞和知之不必爲彼談也集有函臨川大年叙道此意而未盡小子喜遂昔望因題其後云爾正德辛未通家晚長洲祝允明題

朱氏家藏手劄序

故山西按察僉事鈍菴先生雲間朱公没後諸子咸紹世業起科第躋膴仕游太學繩繩不匱間取公存時所得交游寅采諸公手墨彙裝爲卷比太學君以其一示允明題曰見似羨墻允明閲之皆簡牘也其間如文安劉公主静中丞楊公叔璣太守張公汝弼輩及朱參政公皆宿德鉅公餘亦一時名流凡數十通類多手翰太學命允明序之允明竊多感焉諸札皆酬答一時情事非命題創意之製而詞情諄懽視其他泛泛貢諛者不同間或有及於君臣夫婦之典者讀之可見輔仁隆禮友道藹然亦可以爲衆勸而非獨其後人之宜重也蓋公以名進士起家爲侍御史乃遷西臬所蒞聲績皦然風裁發耀又以其緒餘發於文藝春容詞林滌去俗吏之塵故所與者無非文章政事勝流而與中丞及先公契結特厚餘光遺澤暉映三晉及乎恩賜養老優游淞泖康寧上壽以終而遺澤所流及諸子蔚然繼起觀斯卷之題旨亦可以占一斑矣太學之孝秀端不可揜而其榮

逹方始所以顯公者尤未可涯也至於餘風所激以迨小子則秪益感愧而得師思齊之力抑又多矣命不可辭漫書以復且以視其後此者益勿替引之云爾

跋雪夜聯句

徵雪事於文如梁園之賦於武如蔡州之捷偉然者也宋人之詠至詒時宰入閣之嫌雪繫時事有如此其言可窺人又如此至吾中丞公與吾內外二祖武功參政諸公所賦長句詞華情致又極一時之偉矣迨卒章曰望已慰三農功尚俟六府豈憂國憂民二

吉士之此兼將相事也時諸公皆在休暇獨中丞方受閫寄將建方叔之勳宜斯言之出於公也後數十年爲正德己巳端午日中丞孫勳示觀敬記

跋諸田藏賀氏帖

公宣名振父也寔之名甫子也此爲吳中賀氏二儒此帖與江陰諸田皆尋常還往雜事然其詞氣懇實則爲厚往復辭益則爲勤豪楮靡約則爲儉厚與儉勤皆人所可法也

題馬刑曹書草石後

清癡君赴地下修文之代傑常墮騷壇落星之淚今

日見此遺墨高木荊棘忽已移君土饅頭上轉爲酸鼻

跋亡友劉嘉績秀才手帖

協中赴長吉之召久矣傑常哭東南死郤靈氣今日在孫氏又復酸鼻見此遺玉

書文選呂大夫祖邦夔詩卷後

詩有以時異者繇漢魏迄今代自不同唐一朝且四三變焉有以地異者周太師歌列國風延州子能辨之今之能言者多矣天官大夫呂公夔獨不逐時地靄然同趣[illegible]之亢與所謂豪傑也已此數卷中咄咄劘唐賢之壘而奪其氣可覺者或爽[illegible]爲輞川或木强爲昌黎或雄擅爲杜陵其合處往往亂之

寫各體書與顧司勳後系

傑學書苦無積累功所幸獨蒙先人之教自髫丱以來絕不令學近時人書目所接皆晉唐帖也然不肖頑懶累無十日力令效諸家裁製皆臨書以意構之爾知者乃或妄許爲能書然用愧恨而已此在建康爲顧司勳所強書庭蘭亭急就章草二王歐顏蘇黃米趙追逐錯雜時迫歸程無暇像之興又乏佳筆只饒得孺子態可歎[illegible]可[illegible]臨之勢有不可姑記日月爾後倘有餘力斯書一一來者皆換之

跋爲葛汝敬書武功遊靈巖山詞後

外祖武功公爲此遊此詞時允明以垂髫在側於斯僅五十年矣當時縉紳之盛合并之昇談論之雅游衍之適五十年中予所接遇皆不復見有相似者眞可浩歎獨此詞士口盛傳風趣常新又可喜耳會閒舟作圖倩書其顛因系此感如閒舟瀟散得此一段情味於辭累閒盖自有甚樂者又閒舟守道簡古其所得復有在此外鄉鄰美風前後輩綴旒亦當有在閒舟耳

戴進畫菊贊

有明畫家推錢唐戴生筆墨淋漓以雄老特名少作花草紅翠媚榮忽復見此藏之毛卿丹黄交加與石爭癖稜奇哉秀哉亦如今姸寫台宋廣平我思菊黨陶冷陸野故是鐵石腸戴史得其顏毛子同其情也哉

題池州章汝愚秀才藏後古九華山歌

九華之勝余與後古父好同好而未見恨亦同余數往來池陽阻谷而山鍊眼爽汝愚殺食其中又廣之於吳吳山水不多遊余汝愚無得之又得後古父瓊玖盈懷何汝愚得之已富余二人之劣耶系之曰九華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汝愚者斯可矣汝愚秀而敏華而雅吾得多於見九華矣

書相人金生卷後

金生以相人鳴久一日以書介走堂下延之閱書已進數大軸復閱之皆一時名貴所贈言侈其富而重其重於人也坐定生請說相事乃止之非以矯異夫帥子亦素多學鄙事惟二三事不甚着意最不喜者宅塋相亦不着意事也生既去且日謁問之亦欲予言曰不得不已一得即往耳問所如曰將浮海遊朱

崖亟回更欲北走都西走陝臨諸邊塞廣聞見予固不自靳言然而以術則生已鳴一世以人則觀諸公之言亦得之矣故言無足重生將不言又挪其意漫墨卷尾凡生術既可重人又可重由是更莫有少生者予獨重其趣耳迹已半天下而猶飄飄然不自縶縛何壯歟何奇歟予行歸吳興時生或能來當別有相與言者非今日之所能盡也

爲徐博士草書題卷後

右爲邑博徐君書碧紙不然墨益乏神彩畧存大勢耳然無乃醜而嫌脂粉乎

題草書後

予舊草書不甚慕山谷比入唐諸書帖皆不挈獨甲秀堂一卷在日夕相對甚熟畧不肯舉筆效之也昨歸吳知友多索書因戲用其法得者輒謂近之亦大可笑也此爲抑菴寫寫過自視殊不佳然而抑菴亦且以爲好也知如之何時爲辛巳六月一日在天津官舟雨中

題草書後

原缺

多處不可多少處不可少大處不可大小處不可小胷中要說話句句無不好筆墨幾曾知閑眼一任掃

倒用亦大畧近稽河南耳學者只當從逸少他皆可自致之

題草書後

來索書者動粘數幅欲誇人爲多得遥望輿殘臨几手怒安得而佳及此卷趣高而筆偶之即用二文羊龍落墨爲之乙酉年九月六十六歲書

書與王希賢秀才寫卷後跋

循州無筆判索牘者江人販鬻殆不能勝山谷三錢雞毛管王宗顏詩書者有一蘇毫亦下品也不得已用之宗顏喜學書尤喜趙體因戲効漫揮唐風數篇還之余不專師趙素無三日積功聊以慰其意耳平日東鄰一旦欲似西家施豈能之哉

送楊松泉序

松泉鯁介不苟言笑又慷慨稚暢嘯歌超適至救人過失侃侃法語不顧忌是爲令人以與之周旋則益友也余交最少而東西南北間之是故合懽鮮離憶多兹同旅南海濱乃款密甚勤亦足以償所恨矣及同行又贈之言夫方舟殆當兩月旦夜趣鄰笑晤又爲後假此乎恐一抵故園更會稀矣故詳及言亦以自爲也何則蓋予最多過別君則箴規薄已從誰而聞乎所以拳拳無合君寧煩其辭存草時亦自展午君對面也一札既呈雙鯉遂舞夫借行而有餞言亦古今所未有者新格也

送進士秦君詩序

弘治八年天官侍郎延陵公丁太夫人喪來歸 帝遣進士台州秦君從簡來治葬明年事竣去公猶子奕合群從以及鄉諸詩人爲詩送之蓋公於進士君意有勞謝而禮不得以言並得言而不盡諸人士得盡言之於是可以觀禮可以觀詩可以觀貴族之教交黨之助矣至其所自則非進士君之有重也者有是也乎是重可以觀使華之皇皇矣僕勉將附詞而命其意無越於諸君也乃止而獨爲序其事實云爾

送梁道夫序

別之事不一而爲情殊有可重有可壯有可悅有可奇有可感後人一於感非也大率別以倫與則宜重以遠遊宜壯以清晏宜悅以觴歌宜奇感者出乎四者之外不得已者也何足言南海梁君道夫之尊人推守於浙之嚴郡君來省之道出吳門未幾去吳士之厚君傾蓋班荊者同餞諸金閶之外爲詩遺之而

託乎序嚐君之此行英山秀水登臨數千里足目雙飽時覓同襟弔古獵幽開口論天下事高歌起舞歸力於上茲又轉而之他其於別之勝蓋盡得之無不足者吾儕於是而重之而壯之而悅之而奇之皆宜矣其不能無戚戚者情耳何足言雖然君知之乎四者皆宜而最重者以寧覲寧親之外更有重者在乎扶治安策請纓扣閽謁　帝承明之廬而霈且拖耳如定也尚何有於一觧手耿耿乎哉長風其利劍光燁然君請往

星堂全集卷二十七

長洲祝允明著

紀叙

春餞大方伯方公朝　覲序

皇帝十有二載春月正元日受覲禮天下方伯十有三牧帥郡公邑尹厥屬于官入　闕下廣東大方伯方公先半載戒行寅備交從得以禮通者師致寅餞則有言公謂小子允明亦能言與小子惟古者言不以上下雅其聲則言今小子愚不敢以道知小子不肖不敢以告賢小子卑不敢以瀆尊小子賤不敢以煩貴小子不敢公言未命乃敢進曰古之善爲送人之言者無若尹氏之於樊侯然今言于公誠宜若是抑衆言率先之矣小子思獨以所封之民望利者祈公爲　天子言求興之瘼求瘳之庶不出位然是蕞然小土曷敢煩公爲廼探百姓之懷颺言曰　天子必以已先民內重外留公置諸其左右公則以式是百辟　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吾人第不耳目公儀音耳尚寔被其風澤或　上念遠人載假公來終活我裔與寬唯吏生德群赤子怙慈母也抑又不敢貪　天之私以爲我公必悠悠我思小子既述焉復矢詩謠于祖衢之下公庶幾聽之

淵公馬驥雲于天雲從龍兮雨彼八埏于行于南紛嗇我田雲之緜緜兮不可從以旋兮我思不可諠兮

東巡歸　朝序

王制天下藩十有三治有易難廣外際海內檻以延領天氣地物皆純駁參錯故稱治在易難閒邇歲天下十有三者稱汴雉大端有二以斯人良者窮暴者横廣雖（缺九字）然二者兩各趣其厥實盜實虛蓋虛於實於虛定日深厥難亦特明巳小于乙亥來長古循

一小壘萬目藩事蓋若此丙子春監察御史陳公來巡按此藩始至不用察察自檬唯墨墨取前積事甲乙裁遣去若風馳雷擊雨注自朝至于日中昃遂向晦不息越丙丁夜纔少休以息衆日出而作胥録案檄數夫手不給旦日案簿疊山晡而空焉讙囂牒投匭縞庭實目一過百斤一聽曰吾豈弗志除貪蝮乳虎若狼貍輩歟此讙囂不情是蝮虎狼貍尤也傾之取乃枯枯乃竅不可重甦之去取真蝮虎狼貍焉者重辟之無怵焉群助懾息以伏公有洞秋毛之晰不[illegible]淵有推泳岳之威不[illegible]有肉白骨之仁

學字（缺）一學殖山蘊文章葩發其君子仰之孤鳳翔于千仞咸游德輝之內其小人闞之虎豹踞于九巖用伏林垌之外孔子曰知及之仁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則公之謂也於是廣封得公三祀且不稱難　國度近臣不久外滿一歲當還柱下屬吏雷然以公之道若澤鳴圖永焉小子隨之既而曰公之道其得以一地一時止之乎蓋卑者分可止是公之官立乎朝可以舉乎天下游乎天下可以舉乎朝此木職中事公又加舉者而奚（缺）於此且（缺）言之益亦嘗知其舉乎朝者藐矣赫矣而非所敢盡

送憲副黄公按察八閩序

士用世者憂民之深無若持身之亮也建勳之華無若克念之誠也拯時之雄無若授志之卓也皆美也以爲有重輕又若不相類然然乎哉夫憂必行之則出入之防將弗邉審矣建必暴之則四三之術或莫知渴矣拯必遂之則枉直之度殆不免亂矣苟不爲角背孚眈肥輕如是爲之亦足旌一時濟群類燿聲於榮塗然而爲孔氏者不爲也江陰小江先生黄公起家進士拜夏官大夫道行偉然或弗詣於志選卧

丘濬起僉廣東提刑按察司事視民隱猶美疢痞瘵不忘去治牢僉治戍人屯田治分巡諸道事無爲烈烈聲無不潤植槁枯剪削蒼棘務至到協理愜心譚御世乂物大裁制如拾梁擲秤即用其譚罔乏庸其天下完鉅材而邦之幹楨也已然而有出乎是衆或知而未殫寧空抱伊稷耒耜時憂不以斯汨吾防穿建有弗章於人不能以自欺毎治歎誠之難立於今日仕軺之塵後驅者多先騰爲倏然儲紆未曾有淹驗之歎此何爲者邪爲孔氏云也丁丑夏　天子升之自嶺臬遷按察閩建而進位貳使行色之光上有天王之寵音次有當路群公之雅頌惟是有未盡者曰亮曰誠曰卓爲孔氏則然斯其本允明敢云

送王禄之會試詩叙

禄之與余家交久而姻密禄之必韞瑑囊鍔輝未弗見識者窺其國器也既從今翰林文仲子游爲古人之文學久之日章不得以自揜今年乙酉稍以其時學領鄉舉將赴會試別我允明雖偃卧邃林畏辟榮輒喜吾姻契之進取吾古人之文學之得仲也邪而哉之時學在禄之不足與其取上第易易時學所八過在能尋記後世所謂經義追逐兩殆從縱泌利才熟語發之得之者自有科舉來何可勝數此足重禄之古學若山海出納無所窮際禄之往取上第若翰林當最稱去爲他官以此古學達之需如也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此所謂古人之文學禄之既知之吾茲以言餞非期視禄之蓋亦先知云也有詩系之

丹丘有彩鳳紫庭有神龍龍飛御乾極威鳳乃來從
阿閣覽垂衣蒲宮聽笙鏞五文離煥爛七始叶雝雝
翙　帝宣文化四海翕薰風滄洲有鵬運觀爾盛遭
逢

贈錢君醫效序

錢氏以顱顖醫世名吳中郡之人孩而活之以長老者不知幾千萬指也與余家友誼尤厚余之幼蓋亦活於其門之一人也近年來家有求活者則多之孔徵此余有二息孫毎多疾遇大疾則奔告焉小疾則奔告焉孔徵聞告審其疾當視也則亟來視焉當藥則畀之服焉其來視也余輒從同視孔徵問證切脈察色揣肌審聲曰其來也以是其驗也若是其治也宜是爲之校計乳哺之節凉燠之候襁負臥坐溲便一度與其母服食之宜導諭周悉諄至然後使藥之

[illegible]用心施術匪[illegible]良醫師慈母賢保傳不易[illegible]噫嘻世間人亦負主官怠政厲民士背先師衆庶亦欺賣至有天醫詐忍賊偷者何如哉殆皆孔徵罪人孔徵術既精存既廣不伺余語語直以伸報德之懷而活人受福且爲孔徵必之慶之亦報德中意也

將赴京師與朱政言

余觀物之察良於天而用殊也可勝道哉世多爲物於人嗚呼大也今大玉地理色澤不相遼爲璣衡與天爲徒等而下之乃至爲石於路愚人以臭爛同歸[illegible]作器御或賞人小人貴賤重不重不同用之又若從[illegible]惡石抑揚倒錯顚置其悖亂何如也今大以士入衆庶而商農且獵而仕獨且奈何哉余郡朱正守中蓋璣衡玉也亦彫於玉人已而今在野余授之良濟之氣充充補嗚呼余觀今人妄庸顯而學盡由礫也以視守中獨且奈何哉吾甚當與守中別相爲言之嗚呼守中無以繆亂而敗脩矣抑或當有後期

杭州奎上人畧書贊

雄[illegible]實如其來云誰之爲緇師宗奉佛有三昧[illegible]自視了以其餘戲入畫翰天宮寶樹截鏤禎除昆刀瑚珠鉤鉞鏁鏈縱衡闔闢締構轆轉按俔拊矩束帶項冕千力萬氣曳斫不斷平原風骨澹光首面耳目楚奔誰敢褻玩衆大瞻仰老史作贊

三望一首贈杜子

吾鄉杜子鍾資甚秀志甚高世其醫業致年活人績已不勝錄余愛之篤乃願之至作三望張之一望望濟其世之美杜用醫若吳數世若其其前輩名老以文字傳之甚富余望杜子齊之雖然杜子已武之不足止二望望纂吾邦之休吳由宋元來最多上醫甲四方若韓盛張王葛等皆振然于時與此之張李南之朱戴齊不齊亦各擅其時也然在子鍾度中不足止三望望陟于儒儒中醫一事世將進醫拔附儒非也儒之道通天人醫據天人樞者也非聖不作非賢不行后代攻而弗振者或良其伎而醜其行空抱聖術爲不肖歸或習而庸累道以入伎余望杜子奮興晉于儒告子以其方中且徑者可治一室將詩書周易戴禮春秋論語孝經公穀周官爾雅注疏數之几學之問之思之辨之居之行之宋以下傳解勿披目舉業士講論毋涉耳儒體立矣又將史漢下十七史[illegible]閣之儒用達矣足矣外且又將老列莊周荀

揚雲語淮南呂覽劉向書傳吾識又將文選文粹曳音鼓吹昌吾聲又將閣絳諸名帖升吾藝蘇無煩矣異時出列班序被金紫分中外不足語即在野作鄉碩者豈不偉哉

隱士贊

外彪日章豹華斑彪中立不倚華嵩嶙峋江湖有憂天子不臣神隨下筆鬼莫窮文藏之清朝山川不貪

朱母大孝頌

家肥國昌爰有慈母婉嫕靜直令儀令色德氣垂委殖生孝子以養以順以貞不敢居適食嘗滋味充充

鼎鼎春秋九十其崇龍在大淵獻月在玄枵吉日戊戌微降慈朝酒食衎衎言笑晏晏跪拜欸欸祈頌大算大算維何維封溪之水淵德不撓流美不涘壽母維何維令人周氏孝子維何長洲朱顯七十之孝終身居弗執歸孝稱　天子有詔文孫存理曾玄弁髦五世之澤膝抱而教允明作頌以勸慈孝

蔣外生西樓讀易圖記

易道大者聖人以窮理盡性而至於命天地大德生物聖人位大寶前民開物成務[illegible]無不在其細至行度闔戶剖羊見豕亦爾其為[illegible]究於卦六十四爻三百八十四而其為用斂千萬而一亦可取一而為百億亦可曰六十有四三百八十有四易也是讀易非得乎易者也前之六大者聖人之讀易也細者百姓之讀易也聖人得之百姓或得或弗得今之讀易者借借之買名利官祿耳長洲官校髦上蔣厓子重子中表外甥也家吳淞之濱治業西樓中有為西樓讀易圖懸其壁生倩予著數語生質庄而氣爽秀志功甚勤因畀語此而告其上昔生叔祖予之娍之夫樂亭府君以易取科名而脩身為政（事在樂家咸詳易道）以為名卿大君子生非時業恭入官紹前人而大今之

道望聖賢為歸則亦予之勉予生也層欄江湄西爽映帷敷策而呻拱襟以思且斯夕斯辭綽乎淵哉著龜

甘泉陸氏藏書目錄序

故浙江參政式齋陸先生文量以雅德碩學偉才高識立功立言於　憲孝兩朝間平生嘗書甚富既沒其子鄉貢進士安甫彙列其目并己所得者通繫之凡為經史子集合若干卷以示僕請序夫自高論者以皋夔稷禼無假讀書而視藏書為羨餘事不知書以道出道原於天發於聖人皋稷聖人道所出亦書

所出也皐稷不伺書以聖而欲人皆聖不能以無書今人不皆皐稷而欲舍書是將舍道道可舍乎哉又皐稷之聖著於典謨孔子刪舊冊以成書有典與謨又安知皐稷時不嘗有書也人飢寒則需食與衣病則需藥富則需珠玉與玩食衣與藥以活身寶玩以娛耳目智於活身者猶能棄珠寶以易食衣與藥故稻菽裘布參苓豨勃無收爲而況智於脩身以期配玄黃均爲才者當不皆聖乎哉故人不皆聖而聖人不能無書我不聖而不能舍書不能無飢寒而不能舍食衣不能無病而不能舍藥者也然藥活身身活或不肖猶爲不活書以脩身身脩道立生將參玄黃夕死可矣又特藥等邪故善積者與積寶玩寧積食衣藥積食衣藥無寧積書也式齋先生之書躬積而躬發之其德學才識所立已如是是將雖不逭皐稷而當其徒矣至以是教安甫安甫用以進取德學才識與先生惟肖且時所立當踴武繼響是積書之徵行之校著也已於乎無怍乎其愛重章表至如是也

陸啓明暘谷叙

林屋洞有三門同會一穴其左爲暘谷下復有子洞通林屋之腹西包之要忠也道書謂左神幽虛之天

其中可居有金庭銀室啖有白芝乳泉讀有素書大道所存即不能到居其表吞雲吐霞衣流冠石襟波袂月賓鵝鶴餞梅橘醉泉莽何地可以越此又勝者今有師相元老才大夫士或隱君子高僧處其間足師友閱聞見以長人品又勝者有佳子弟茂學業翹菁英將貴顯時代於是居之乃至有數者之益如此由遂以號稱或從而爲之辭蹈厲奮紆豈不宜且美哉今陸君啓明惟厥一人焉抑復有進者啓明最靜默承康家泰矣且恬然不用外物𤏲其中金人三緘匜大鈍於至質其潛脩密養將必有自得非予所知者以是主張勝居標揭靈域優優乎卓哉何有於予數十語爲姑叙致之蓋其子吳學官弟子貞鵠來請之

慎齋記

有雙舟偕濟川甲乙操者颶鼓濤怒甲濟乙溺焉甲楫柁檝碇罔弗飭師競競各備事乙否也二人者患疾候醫一醫一一死一生生者飲其藥遵其戒衾服涼燠興居用時節食禁色死者藥而已矣是何也慎不慎之辨也昔者吳越並有國吳亡而越存越慎也又若甚者齊桓公始伯者[illegible]嵩國[illegible]長而末途蠱以

死殯斂二月而歛唐明皇初治齊貞觀卒遂乃困而殂此二君一人而後先殊亦由是巳故身與家國天下無不生安於慎而死敗於不慎凡慎之道其經傳事效列史集不可勝道人莫不知之習焉而弗能用徽人孫武求予記其婦翁程氏慎齋者予亦未識其翁能稱果能用以否然而審其自有可言者翁名讓字廷敬慎齋其別爲號者武又言其爲人簡默厚重夫讓敬慎皆一道也然名幼取諸父字賓以名起固望而未十者若至自號乃志所趣行所安豈以無所得而苟稱之乎哉因其稱而求其行見其行而知其人藉白茅繫包桑意城瓶口不出戶庭廷敬亦誠善美矣乎武又言程自篁墩遷率東六世祖神叟有方山樓朱風林爲之記廷敬居既隣方山亦建松雲樓以繼之其有構繩武以保澤蓋亦慎之推也於是翁之爲慎志日益得業日益固而名將日益起以永其家聲也夫

從一堂記

皇帝若曰爲國在振綱常風民民有以節義孝順著者所司以聞蘇州衛奉　詔言於巡按御史故衛士倪貴妻唐氏二十一而嫁二十七而寡孫厥遺孤子女清等三人守操嚴苦於今逾三十六年合官格請表門以旌如制御史下其事於府府與衛交覈覆驗具實以復御史御史乃與府衛臣各保明以聞　詔可下有司如請乃正德巳巳都命爲表樹第前其署曰貞節之門於是清且强矣後數年作堂以奉母語其友臣允明乞名堂而系之言用侈　上恩曉子孫世世葵藿于　天上允明曰唯表厥宅里樹之風聲書之言也婦人貞吉從一而終易之教也非我　后勅　天之命以惇典庸禮戒作臣工將順　皇典以溥澤勸衆節婦峻完大明用廸于[illegible]母孝又慎修不隊母志若事以及於署紀允明因友道以敷言謹援易義題之曰從一之堂於戲君臣夫婦父子朋友交發兼盡五典備飭以享于　唐虞若此惟楊氏之有維楊氏之光廸拜手歌頌式銘于其堂其詞曰　寒霜矯節敵日全晳歸獻承　后肯搆懋嗣臣友紀綱敢効勤記尚幾類錫　天明不贖貞吉而終媚于　天子

夢墨亭記

子長天授奇穎才鋒無前百僚千傑式當其選形拔[illegible]孫[illegible]陵則武秋並幼所志以爲世勳時位茂祿

修富一不足爲我謀少長縱橫古今肆恣于氏一日忽念欲了其先人之遺望且以卑近易事遂乃苞銛坊滔萃神於科第業閉戶一歲信步闈場遂錄薦籍爲南甸十三郡士冠人駭之而子畏自顧折草爾由益信人間事無必煩智慮者當是時且以謂崇爵顯章晨金午玉階升而矢流耳曾傲脁於闈之神所謂九鯉湖者夢神惠之是萬箇子畏謂塗楮書素或但成細瑣執玩殆滋儒腐生之業亦何直許云是殆匪如響者也領薦之明年會試禮署乃用文法詿誤卒落薦籍人又駭之而子畏夷如也去踐求神鈴天魄

至理極事山負海茹鑚琢窈惚於是心益精學益大而跡益放或布濩餘蓄以爲圖繪日月山河雲漢風氣烟雲霧雨花鳥樹石仙崖鬼竇奇夫曠人俠子媚女薪釣戎胡墟市舟騎千形萬模皆務爲夌誇橫突峻拙譎詭周曲碎雜無不求請各至妥帖地必將躪古人之轍蹤惴惴然懼一失足俗焉當其妙解超然寘衡乃復以爲業無小大神適斯貴凡誠可以陶寫浩素我心獲兮此自四方而歸結亭闖門桃花塢中目之曰夢墨章神符也謂獨余爲可記陳前故以來請於乎子畏自以爲志暢矣神符章矣余忖度之其果謂之然哉於乎然而不盡者也往者王子安嘗夢墨而以文章名余亦嘗夢墨未知以何名審子畏之夢墨其果以畫名哉墨之用獨畫哉子畏之文豈特余等亦豈特欲勃等第哉子畏不謂符文以爲符畫子畏格氣乃果獨是哉以爲符文余且謂不盡而又卑於文者哉子畏以文自居余猶進之有盡墨之用者猶爲非子畏志之真也又以畫余冝謂之真哉設余第狗子畏云爾巳矣當不畏人笑失倫又不畏神怒忽畧苟且阿人哉神之祥子畏不唯是也必然矣然而人之志最易止止子畏之志無亦果本爾乎或

是則不可不可必進以從余如子畏之然又何煩以余文爲哉

保和堂記

唐王殿下於承運殿之東遲搆堂以爲燕學之所名之曰保和洞戶延室弘敞沉穆圖書列架琴瑟在御堂之四隅翼以齋舍其名曰由訓曰秉巖曰若虛曰無逸堂外嘉景羅布名其大者有六曰振雅曰采風曰文華曰翰海曰椽床曰霜髓　殿下朝政之暇則御于是焉所以養心典訓以廣虛學隆德業而保天命也有命是記其聞之保合太和天之所以貞萬物

也懷保咸和文王之所以綏民也　殿下英睿天成親賢地重勤兼四庫樂唯一善陋炎漢之間平儷蒼姬之旦奭而且志崇索馭功存宥坐洞神襟以納物謹周防以宅心於是新儆湯盤敬彰武牖覩其所名稱之攸指蓋取諸考典六在上不驕制節謹度所以長守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者也夫保和之道兼內外而貫鉅細通上下而徹幽明某試條其概乃　殿下緝熙之餘飛神探賾於是時也近取諸身　玉體寧與夜氣清與志光明與遠

取諸人琴瑟戢與宮府一與臣工諧與廣及于家邦民樂生與黍稷登與郊畿平與禎祥興與鬼神孚豈豈乎思之得矣行之獲矣金甌無缺玉燭輯矣書云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此之謂也

寶善堂記

物至於必不可少也而後貴而聖賢之擇物則詳審調酌寧延緩迂而要期於亡弊焉人之所寶大率存乎美麗貴重罕有之間是故金玉之徒收之而聖賢之言寶則必曰善舍夫美麗貴重罕有之間而更取以簡淡寂寞苦強之具聖賢豈咈人之性而昧擇物之智哉蓋意期於亡弊而審夫人之必不可少者獨在此也比屋可封之政行則珠玉爲公具采薇啜菽之義建則金貝乃廢物況務貨未必豐謀道未必窶苟能事事則富貧皆完人窮達悉天民而靈於萬物之寶恒無涼薄之憂矣不必財而殖不必力而備無事於假借無慮於匱盡多藏而不亡呈露而莫竊有於身而身貴充於家而家肥積於子孫而子孫吉被之人而人康以澤善之不可少也如此吾非至愚安能收護其可少者而捐棄夫不可少者乎哉故取舍之間自不能不爾蓋聖賢精於擇物要期於亡弊也

然從事者故寡則亦不知而已矣包山蔡進之獨知之不惟行之於其身而又稱之於其居曰寶善之堂間語於予請述諸篇予聞君志行清古食禮義而衣詩書者有年其爲是非苟以知及之而云也蓋行之而效不能去之而他圖也予則能不是與抑有聞者是義也君行之於身及之於物而根之於心足矣又何事於屋廬表暴之間而疑乎贅也進之曰唯走亦知之獨念夫時遷世易則將容有墜忘者唯若是則使彼仰瞻茲堂留訓赫赫庶幾乎睹墻而懷羹睇洛而慕禹使茲堂爲蔡氏命脉所屬而歷代猶吾之身

焉耳嗚呼審然此其志又行之無窮而堂之力益厚矣尚何以贅疑而已諸嗚呼予又能不是與

燕翼堂記

闤闠北城外荻水之東自宋王氏所止中更消息居業非故今日隱君元禹倣以充辟建作聿成中堂五楹七介其袤一丈入深十二高二十二尺容中三間壁東外翼西楹合爲閣室重疏崇廉脩弄夾延其餘坐備之所以致安叙尊止息心體別疏宗屬省教儀系宅有家之典停詩禮之具浹倫友之通往寓遐曠之風氣者也復人總萃吉理豫備憂虞法䂓先民取

義詩人歸名正堂謂之燕翼焉弘治五年予詣訪公公之二子攀求銘戒夫經營以振先者孝人之志也因效以垂功者長慮之教也知志而思永者述人之善也附物以立道者智者之務也名義之宜安敬之訓講玩明熟居然無煩申矣是故新言每宜於警耳近指信可以起心故曰新者以盤洗濯之類也行德者以帶動服之屬也故公之立言主於垂後二子思承前業繼茲堂乎非柱則不立非棟則不架非題楠榱杙則不連非牖戶則不通非欂櫨梲楔瑣細則不完非基則不容非室閣廉弄則不尊巨碎之繆施隆卑之倒安上下之失宜其堂以成堂哉二子求燕翼之術在堂而已矣且夫棟柱之群用爲室之事也室非能自爲皆公精神心思之所經至而出之也稱名之本繇此而已二子審之彊勉之詩曰子子孫孫弗替引之此之謂也

懷振堂記

詹氏先中山人　國初以功授錦衣衛指揮後從駕遷行在府軍衛今襲任居北都者曰煇府軍之從孫曰濟字澤民生占蘇久矣其爲人年壯好脩潔躬暴名不肯落人後其勉義最惠求符契其名若字者

亦久矣比者慨然以懷振號其堂識者詰之澤民曰吾嘗誦范忠宣對文正公語因寤寐郭代公之爲人慕焉而欲希希焉而懼遺故竊即公之名而寓以懷蓋謂稱之弗切則志之弗專云爾非敢僭且褻也詰者賞之澤民因與之來謁予以記請因幸託諸文筆以厲吾力云噫斯道也今也或是之亡也又久矣幸而得澤民不亦善乎且爲是者不必以事以其志也亦足以醇彼澆醨矣今而事又然不又善乎大抵今人之病於是也非其獨無仁愛之性之於帝降也是其於貨賄者其生之也孫其爲之也伽而其爲計也

吝以愚故用之也自弗能以舒矣如代公之事非智仁勇之兼具者固難矣夫於乎在文正且未可先決忠宣忠宣亦且未能必時人之有也而況於他乎況於今日乎今日之從事也蓋必始乎激激久則利利久則安故曰大仁亦任乎熟之而已矣於乎郭代公果何人哉予滌以望者澤民澤民力焉

寶山堂記

葉君民服居具區東山崗下其人温澤流從知其得樂水功也他日以其堂記請乃曰寶山謂之蓋以居藉山爲東道主而志藉依以發故云爾民服因問予宜否予曰靈神之區所産多傑特而傑人者亦必擇勝境以居人卜居居助人宜哉取居以日人也今夫崇土石附枝葉欹岩怒龍拔地而薰天宅仙鬼而興寶藏具區之山又東南表然者而吾子縣數十棟宇六尺之體以臨之其小大不倫而賓主適相當猶一客據座而主人雖王公子姓擯從千萬人無加焉則子之寶山山不得而辭主雖然賓主猶名也子達者予畧名實爲子廣言之子以先有山也而自待以賓不知茲山寂寞孤處千萬年而今始遇子以契以名庸詎知山之不以子爲主乎又從大塊者觀之子無

族屬於山山無倫品於子庸詎知夫子與山皆可賓乎皆可主乎而又況乎名者實之賓而又況乎言又主乎名實者哉皆瘦疣也子歸勿觀於數十楹外上石枝葉瞑視塞聽窅窅乎其凝其盲必別有一山疑然爲主於子者

寄寄堂記

扶風馬世用家太湖之洲山川之與身魚龍之與隣睞草木之附著猶曰奚其疑也余其寄他日以家終不能脫城府而營營別家焉又曰奚別於湖家余其寄即大書二文爲堂名云寄寄而予以知請昇諸是非述之文嗟余斯人者之寄者之特者也果知之馬氏發其一發其二未發其累轉而無窮木寄土工寄木構寄工曰家家寄湖湖寄城因別堂寄別名寄堂曰寄寄吾將累轉至於我我固無寄乎寄諸骨肌膚毛骨肌膚毛奚其寄故寄亦寄也寄寄名者寄寄寄實者也統名實之致會儒者之趣爲馬氏之鑿開方來之續余謂馬氏宜無察乎寄無寄而察乎寄無寄之名實如察骨肌膚毛之寄名而任亂其實則能以肌立以膚毛內傅輔其立而以骨焉外包裹乎故亦終無能焉是名實之辨也又及于堂家湖城邑天地

也誰不然故馬氏察寄名毋亂寄實馬氏郭于余余必進馬氏馬氏進者與馬氏不止問知馬氏進也旅氏之山有小石焉群飛止之人旦朝逐止之〻名之鷃碣鷙磧鵂硯鶖磅駁者瞋而不覿明日群飛之長止之遂名之曰鳳凰之臺弗覿者因取懷而歸珍之故石一止群而名生名美惡殊寄實定而愛憎生群名者寄寄名也群飛者寄寄實也寄寄名若人「亂也寄寄實者我不可亂也故可亂者寄寄之寄者也不可亂者寄寄之不寄者也故馬氏之知在寄寄之寄寄寄之大乎知寄寄之不寄而馬氏知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八

長洲祝允明著

紀敘

存義堂記

故崑山費君宗善負義氣所勇爲事歷歷振人耳少贅于張婦翁死畢其喪植其孤嫁娶其士女乃去自居居廬器服一不取先事其兄甚弟兄數勸歸君謂兄殆不忍吾寠欲以歸裕君乎吾何有于是不從也父產竟不霑毫毛比兄卧病永平君亦客通州去省視兄則死矣君哭之累絕而餘咽閉不能食扶喪至通亦竟長逝嘗客湖湘寓隣李生以事坐獄君矜之輒哺之食并哺其家其家獨有艷妻人疑君意在是也李且出亦謂然爾感之既甚一夕挈妻來謝請以妻酬君勃然斥去其平生事可見者如此它固未悉也既卒遠近以義稱之千舌一辭焉君有子紘爲郡學生文行兼美甚稱君因搆堂名之曰存義尊先烈也作者撟發已富紘特屬纂記之筆於我嗟乎石而介水而流性也染而蒼染而黃習也故性於義孰能水其石習於不義孰能石其水寥寥古今獨稱展季王徽之彼何人哉後之稱是踵贊可也抑紘所立如此其大達而揚顯之也將天意自定者耳我不敢佞

嘉靖堂記

去閶閭北郭二十里許黃埭之西漕湖之南逍遥湖之傍有美壤焉予友顧君朝周家於是通川經緯沃野環衍城市非遥而囂塵夐隔軒冕時集而騶訶不擾誠郊居之最也邇者重葺新第門巷舒邃垣廡寬雅崇堂中建無雕繢之繁縟而宏敞靚深莊秩耶章言言如也于于如也登之者耳目開潔意氣寧謐有以消樸鄙而滌喧煩焉君署之曰嘉靖且屬予記夫嘉美也靖安也書曰嘉靖殷邦斯堂則誠美且安本此以署之同其宜然堂以嘉靖宜人人則宜之宜而不法之則不盡人不盡人人且不能爲堂宜故欲宜者在法今夫堂之爲嘉靖者以其高也法之以高吾志以廣也法之以廣吾度以深也法之以深吾思以莊直也法之以莊直吾心以彊幹也法之以彊幹吾行以虛明也法之以虛明吾氣以羣材小大不遺位置有定也法之以周吾百行而有恒毋法之而居焉以睦宗族以樹綱紀以施條目以勤作息以飭威儀則罔不美以安矣典禮行於斯而序聲樂奏於斯而和文學成於斯而著操履寓焉風氣宅焉聲華起焉安常處順之閻收禮樂教化之懿尚逮於方來子子

孫孫弗替引之堂之爲嘉靖大矣哉君才局英邁尚志脩業自期高遠闢齋堂隅積書滿其中以肆蒐討所得日深其學獲大就得斯堂之助而與堂交宜也亦審矣嘉賓日覯敬恭周旋秩秩提提以鬯于文必多有銘贊賦歌以相堂事而堂之爲嘉靖益廣矣

保堂記

沈君惟時以保署堂乞允明記允明曰保之時義大矣身無以保將恐蹶家無以保將恐擠卿士能保以有其位諸侯能保以有其國天子能保以有四海保則得弗保則失保者成之始也興之繇也安固長永之基也保之時義大矣然求其切者身爾家爾保身之事二其道九保家之事三其道八德也躬也身之事也倫也聲也物也家之事也是故信以保言敬以保行仁以保心義以保事智以保患是之謂保德內視保目反聽保耳節食保口安重保四體是之謂保躬倫之保存乎親義別序信聲之保存乎積善物之保存乎儉勤保之時義大矣事亦繁矣然其要可知也君子欲保其家先保其身欲保其躬先保其德身治而家否者鮮矣德脩而躬不寧者未之有也嗟夫保所以守其固有而永其方來也惟時之族爲長洲

甲所謂五事勿庸論其遥冑善自介軒保之以詒同齋同齋保之以詒石田石田保之以逮惟時惟時知此而存之心署之堂託之文章可謂孝矣然保之難而保之終尤難惟時其必知所以終其保者矣朝焉夕焉陟降有嚴愛護而仰瞻不猶見羹墻佩韋絃以自免於弗搆之愆者邪惟時之意遠矣

雪堂記

堂以雪名何進人而天也雪天也宜人也天人判矣而一之何其本同也其同也柰何三才一陰陽也然則人天地中也清陽濁陰不間偏受以生而謂可以一於清何理同而氣異異天人以氣形清理一也清理一濁亦理一必欲去濁而即清何陰陽類異而美惡殊清美也扶陽抑陰屏惡而遵美欲爲君子也雪則何以爲清何以爲陽雪雨雲皆水而雪因寒以凝從風而成陰極而趨陽者也是故雨重而雪輕雨濡而雪燥雨柔而雪剛雨黑而雪白凡以趨陽故也陽則清固本理也夫人則曷爲而比於雪之趨陽乎人自强則輕去染則燥力善則剛寡欲則白皆治理以帥氣去陰而陽之道也故鄭氏之稱雪堂君子取之求其君子徒也鄭氏名祐字惟恩吳之沙頭人美質

好脩白賁素節是故君子取之

葛秀才小樓記

將以宣豁風抱紓和志節則必得長津濶野以極其大將內觀心語玩索理性則必得窮室奧寢以極其小若夫欲大可放欲小可斂欲事崇廣而遐曠自致於尺寸之地則以據境之要乎葛秀才家對門外臨河搆重屋三間間濶不十尺深不二十尺北窓一開則有十數里野意樓面正背內危城引目而遠轉有假於峰巘脩阡浸趾而廣漾宛迤於洲溆川霞麗譙清流白鳥風牖吐納月榭迎餞此其外也一几僅容數十策而上下幾千載事理者備一榻僅息一骸而能彌綸萬務者具食不能方丈而觴者樂題楄不敵於從室而自外百步望之可以指而趨此其內也秀才居而自樂之請予記夫秀才居小而得大讀書於樓而求用於世是秀才以一心治百政於異時者茲樓比也地要而得多學要而功博樓之助我大矣哉彼若分情魚鳥結好川石爲君不類所當者乃不然政用推發存乎袠中是故息焉游焉半藏修之力洛沂風雩尼父與曾氏子

訥齋記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訥亦多狀焉當語而已者心欲語而口不克者能之而以他止者皆非也已者狡不克者愚他止者詐皆似之焉耳奚訥乎必其時而言時而默簡而理達詞而中節焉斯訥道之貴耳以此守口猶有成虎鑠金以亂物者徽纆惟周以訥名齋乞爲記噫時方鼓簧子寧緘金鞘大銛於無形匱龜玉於莫覩囊神頴於不試燧儀秦辯華士卻少正卯又進焉求若子齋之有中望元聖之似不能而想象乎蒼蒼之何言斯訥之無弊而至善有如不然惟訥司牧而無計其宜不宜焉將愚狡與詐三過者集乃

將無逃焉而又何君子之有惟周誠厚易良操己與物渾焉斂焉足以存無名樸泳鴻濛津其訥不過也蓋抱真守天求益師聖賢者耳予以其訥志甚銳求其理過討焉爲茲談答之

審齋記

昔讀莊周曰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也審而耳目之於聰明心之於殉也殆以爲名言已而曰未耳目之於聰明則物之與物也何審與殆之反別蓋無若陶唐之諸審殆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一允執厥中危殆也微精一審也執守也非舉擾而究精雖周未瑩然審自二科有審也者有審之也者本然審者也力而然審之者也本然而然聖也本然而不然而知然而力然之賢君子士也是審之者也審其審乃自審孫七陵聖今之務審者宜爾矣晉陵胡君志於是遂假居齋以名思力遺焉頃爲予學道期有長之者嘗問焉予謂君於是其迹者當得之其根委剖渙如堯莊之純操不可忽故聊爲疏之跡者當得之矣君曰易爲跡曰審乎識僞行審乎善惡視聽審乎正邪取予審乎義行藏審乎時措家審乎禮與人審乎恭御世審乎法出仕審乎大命君曰唯

唯信矣將學而未能予曰此君之所以能也書斯言齋垣君亦更審之

斐齋記

斐爲字從文非諧聲許祭酒謂分別文也引易君子豹變其文斐也按今文作蔚虎變稱文炳豹乃異虎蔚亦殊炳其初作斐固以分別爲義又論語斐然成章徐散騎亦以爲分別之也宋儒直云文貌鄭司農釋衛詩有斐爲文章貌小雅斐兮爲文章相錯周禮斐色注爲采貌大師斐者文采分錯而可觀之貌也太學顧君朝鎮以斐顏其齋意亦主於文厥身歟夫

文大矣古之曰文者動乎四體宣乎言辭懿行暢諸躬天典粲諸家而禮樂聲明華諸國與天下皆是也其著於淼簡紙筆之間以布治化以述聖道以紀世史以詔來學以至乎言志敘事凡號爲文者文之一端也必咸備而後全古之人得其全而一端者存今人之必由其一端者以求其全一端者莫大乎十三經莫備乎十九史以極於百氏言斐多矣即經之言亦有異焉學者宜始乎成章求裁焉而中乎赫喧瑟僩則發焉以終乎剡蔆斯爲斐之道也貝錦之華乃所戒焉朝鎮抱質昭穎而方力乎是其必探性道之

根呾理義之英擷辭章之藻學聚而問辯寬居而仁行務令五品順百行懿容貌莊威儀飭辭令美如金既冶如玉斯琢卿雲絢乎篇章春葩爛乎行墨其文分錯而可觀則斐道得矣異時庸顯于朝敷施益弘鳳儀虞廷麟遊黃郊於是斐效乃益大以全余也不足以盡此朝鎮蓄書滿齋中居而求之曰衣錦也以朝鎮有請勢且銳邁姑以是爲執殳

恬隱齋記

恬隱者黃巖戴先生齋名也先生名璉字尚重其先由閩遷台世擅詩名宋東皐石屏父子尤著諸孫如竹洲蘭谷宓軒東野漁村秋泉樗巢介軒纍纍不匱今家太平之蕎山先生讀書能鳴山灘喧華中以此自呼或寄爲齋名觴歌自得莫測涯際行年七十有六鄉邦倚爲瞻式主器先生於允明有斯道使爲記之蓋位南都太學丞

人之情動勝靜者十九靜勝動者十一隱靜之至也而復何有於恬不恬耶世下矣名至靜者而猶有不能恬不恬而猶曰隱妄也不恬而曰隱者妄吾固不能忘恬而隱也不恬而隱者妄則恬於隱者誠至矣恬於隱者誠至而又何有於標著乎是亦將固其至者

而已欲忘恬而先之者也故觀恬隱之稱而知爲真隱知爲真忘恬者也至矣哉戴先生之號恬隱愚不能贊焉繹而爲歌敢以獻先生隱乎隱乎奚其岐恬乎恬乎隱之不欺隱乎恬乎繄先生之全乎

坦軒記

賜僉蘇州衛指揮使司事隆平華君世宏以坦名其軒乞記於予坦安也平也嘗得其義於孔子之書曰君子坦蕩蕩循天理而無外慮無徃而不平也君子以之又得其義於周公之書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居中安下履道而正者也幽人以之又求其義於天

地萬物皆然也暑寒之代序高卑之相因未嘗偏極而不反惟人也可不坦乎書曰王道平平詩曰周道如砥由天子以至于庶人有可以不坦者乎彼不然者秦政漢徹以求仙并夷病天子之坦七雄劉濞之徒以逆紀兼類病諸侯之坦儀秦鞅雎犇卓之屬以攘位竊國病公卿大夫之坦王衍宋齊丘之輩以矯名竊利病士之坦以至乎蚩蚩之氓干紀厲衆越分以自恣者病庶人之坦皆以坦為不足而抗之張之以極其私欲者也然卒之有不買禍而并亡其坦者乎故坦不可不由也今華君之才家敏而果利行之必達其世以孝義傳襲其華其身受　國家三品爵冠弁金紫昂然榮其家廣第宅連阡陌厚生用無欲而弗遂自他人視之高遠濶大不可易得而兼有也而皆君之常耳使君不自安之而每欲凌跨超越以為快則未必不能而違道遠矣君乃不然唯執一坦以自居此其盡道迪吉度越於人遠甚故平定冲易以坦其心敦本務實以坦其行恬澹貞靜以坦其志典雅誠信以坦其言儉勤雍睦以坦其家謙和直諒以坦其與人彼高岱嵩吾坦夷壤彼危太行吾坦康衢彼深九疑吾坦曠野以是日用而自然其心寧其

行適其志申其言從其家肥其鄉邦重而尊之一身泰康百福應集蓋坦之效大而遠也本如是而君獨能獲之君殆知天地萬物之道而周公之所謂幽人孔子之所謂君子者乎述之以贊於文

招隱亭記

招隱亭在無錫之甘露作之者曰西野華君文潤文潤抱局跡雅含薄風素高居遐攬同心者稀於是寓劉淮南之志於茲亭焉人莫不高之予也惑夫安以王孫之華赫不足以尚其曠逸之想故使八公者造二山以飄引沮溺招援黃綺孤標需韻潄與後來自是以還必斯為美或雲臥以終身或拂袖於中路任南董者傳隱列逸與勳勞以齊芳信高尚矣抑皆執是則將茂禮崩樂廢養亂刑五臣遐舉十人行遯唐虞不箴夏周不興而后我獨貴乎聖賢之情其亦異矣嗚呼盖嘗徐察而深求之然後知君子之居心御世所執微矣盖曰三代以還極亂可隱極治亦可隱也三數君固已有說今　君臣明良時事泰清而文潤為是則所謂極治之隱者也百僚充備績效既徵揭吾一人獨見林下以助化贊理默與彌教致世者同功焉不亦可乎故唐虞有巢許周有夷齊先民予

五臣十人而不奪四子則招隱於治世者可知矣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文潤殆知道者非邪既叙以助志復爲詩瑑亭石時歌而招焉詞曰

山有木兮木有枝木山之陽兮山木賁思紆崟巖兮
樛嵲柯兮矯窅君不來兮木以老

於牣亭記

長洲郭汝載家城北綵雲里汝載治士有恒心恒産去家東盤䟽壤爲沼循沼内爲副隄築内爲中洲内外隄匝以嘉木柳枝桃花緋綠互煥亭洲之中以主張衆美謂生意無若魚鱗之繁且妙也名亭以於牣僕游焉而樂汝載曰吾不爲賓誅也者而爲是吾樂而之是而樂葢憂而之是而憂損吾謂魚獨吾樂今而後知其衆而斯名之宜夫予曰然執道以御物道不精失物情徵物於徃者之於道也則居可知矣古之言魚之樂一也莊周公孫僑子思之徒與周之爲雅者二其爲樂一也夫枯轍旱陸易與沫而斗津吾遴然樂其樂而況方舍繼縱遊乎伐氷之家之池洋洋悠悠又況躍沼千淵極與翔摩戾空者咸察焉又況泳涸德涯遨盤道川徼鱗巨鬣左右充盈其爲情無以尚之者乎故稱魚之至者古今底于平王子善稱哉然吾始樂之今有憂焉魚吾之盡性皆以遇　聖人今魚遇　聖人處乎沼情盡耳吾與子生　聖人時被　聖人教將求爲　聖人用能若魚之悠然無爲乎若是則負　聖人矣夫魚滿沼賢才滿天下吾與子於是不可以賢才自居不可以滿自恕居則驕驕則傾恕則怠怠則斁傾與斁非魚所知吾與子罪也故於是嘗儆焉無作魚羞子曰諾予曰夫魚且勿可羞而況室居名言之張叅乎汝載罪然請記之

清兮亭記

居天下名山水性氣不足以充發之且嘗與闤坐市立者殊科翛抱質澄雅又知讀書事隱是境之爲其事且名也亦不辱矣洞庭天下名區也余作之山玉作之水不肯受塵土一點羅氏居之峨山嘯水吞烟吐霞衣流冠石作一亭儲羣勝號之曰清兮來邀予志心地之接者於亭楣噫去孺子二千年不聞洞庭有擅茲名者葢天勝不遷知羿而取者自寡或有之矣而我未之見也未之見而肪見之又烏得而忘言也噫毋緇而衣毋棘而足吾他時占子舊纓當無一纓髮垢濁

吹綠亭記

錢氏有大圃焉一方池居前旁爲亭面東軒豁䟽徹不受一泥埃入每坐欄臨流四簷草木生氣蓊合翔禽交呼波菱水洪膏碧亂擲游鱗潛鬣時時撥刺出入水面水痕散而爲羅潑而爲珠澄而爲練一坐便廢書夜酣暢之餘取石柳先生巾漉蘇州蓮花白時嚥饒州一白醆旋入池采菱剥蓮菂飽啖手自垂綸釣鮮魴兼洞庭橘子皮酒少少以薦抱阮咸作一兩曲熙熙而醺然而瞑仰面看碧落高歌歸去來歌已長嘯流雲數聲徐步與點也接與沂雩一境然後豁亭之趣大畧如此主人滋德[illegible]兄弟得之最深夏日予過之以爲趣頗分請名亭而文之予大意以爲亭趣惟有生意故勝遂用韓吏部詩語摘二字題之曰吹緑

楊氏祭田記

曲禮曰禮從宜禮器曰禮時爲大順次之稱次之禮之重於祭久矣若夫士祭之田其在於王制既曰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而又曰圭田無征在於孟軻氏之書既曰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畆而又曰士無田亦不祭然則田之有無未決也觀周禮地官任土之法有士田圭田鄭司農以士謂仕者[illegible]圭田然則

圭田亦以賜否爲有無與夫制之存乎籍者如此後世何居乎自井田廢而禮隨以遷近世朱氏所述以立祠堂置祭田冠乎有家之四典今士誦法聖賢知重於是矣然必執而望之上之人之賜乎則禮無時而行矣盖　聖朝調酌古今仕者禄而不田至大勲庸之賜間出焉亦先王意也士於是得爲而爲之弗禁也不得爲而不爲弗譏也得不得者力之謂也然則士於是得爲而爲之亦近於所謂時者歟近於所謂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而順者歟近於所謂羔豚大牢而祭謂之體而稱者歟皆從宜者也亦爲之而已矣嗚呼吾獨慨夫爲之者之寡也夫得爲而爲之上也不得爲而爲之次也不得爲而不爲又其次也得爲而不爲斯下矣某郡楊某室既後富禮典周舉屬求予記其祭田夫人則知祭矣祭而以禮者寡也禮而知以時又寡也禮云時得而能調酌建置以不失先王之意不悖時王之宜又益寡也是所謂上爲者其可嘉哉盖世以其得爲者而他爲焉又多也不亦重可嘉哉雖然萬物之情外必自中某之所爲盖不特是樂其發慎其獨所謂外心內心其必能交致矣夫田之度籍之石陰

南山隱居記

孫居潤殆五百年當大江之濆嚴莊之郊依山北而家天順中故處士大章有三子各授以業季氏公正君得山南地地廣而薈君時壯且敏視其地若玉未琢也力治之薙其蕪夷其埕壚其埴甃其緣築其領爲第易其幅爲疇藝其裔爲圃第之屬畝而爲堂寢而爲室重而爲樓虛而爲亭敞者主之餘者從之其制無飛題藻繢之靡其貯惟琴書耕織之具疇之屬有畝有畦有滯有潴其種秔秫麥菽圃之屬鑿曰沼疊曰山障曰籬通曰徑其植柿栗桐漆松杉竹蔬麻

臯大率居尚樸固而等威有章物可游玩而材實給用美足暢適而規可示後於是地靈乃盡而安處焉挈鉏其簡編並持樂道與治生偕事子姓曰侍賓朋時集安之而不遷亭之而亡怍信居室之善者也君標其稱曰南山小隱相國長沙公而下多爲題署復請予記夫深山大澤惟材之依故嵩華有虎豹而蟻封無楩楠然得而不知居之爛華於郊襲陷於野其梧伐而執禽也立至故周顒种放中道而廢以爲其地若與又地之依夫人者也惟知道者得焉而守之大韻淵力固擁不散乃治地以自宅心綜而躬理盈而爲虛泰而爲約卒食其報積於尺寸之力而收於億屢之獲樂於充羸之享而免於悖出之虞得於今之尋常而流於後之無窮也此則爲隱之道而獨君以之長江大麓非斯人其疇依哉君有二子方育皆植志媚學拔類材也方領薦於鄉肄業辟雍行且爭驟一日千里此又山川不舍者予特從君請也本其雅意如是者而言之

石田記

君子之心望於世也廉而自治也勤其望之廉故甘爲未輯之瑞治之勤則不容掩其生爛無窮焉蓋有

不度而試者以栽爲檻以撓人之堂殿君子視人恒若餘視已恒若虧每退一武曰吾弗彼若則弗可以試非謙也其自期者遐而更覈其斂而不知其已度越餘子遠矣伍員之喻石田以弗稼猶無田也沈先生則弗稼者與其以爲名所謂君子之心也先生者巢許其居服而禹稷其腎腸既自退曰吾不敢豈望於世爲是名已乃去以道自治削繭莠抉沮洳揭其堅白以對日月爽然風塵之表寥琳琅玕從厥自生自潤吾亦不强自鏟閉唯不爲太倉玉食之需安於寬閑之野寄於寂寞之濱焉耳吾何憾乎哉或曰塞

爲先生亦獨潔者矣而亦烏乎燿奕無窮與余曰先生之植志操節也不可闕吾試與若闕其詩非孝忠節義也無觸於膺無寄於聲油油乎茁元化之嘉種粒烝民於終古其不類杜少陵與杜之位不過一員郎無片事自振當時而自方稷契人不笑之以詩史燿也而先生又烏乎恧哉先生之爲斯稱也在少而小子言之於其老凡言諸先者當以期今則定矣敢以垂贊無止

東山竹屋記

國家有耇成股肱之臣曰大理卿金壇虞公歷輔祖宗仁宣四朝宰典憲弼教用平慎閎雅以格于乂既沒而遺休垂光肆達于胤人寔覃且訏其曰邑賚之彥來鳳君孝秀凝特益振世華用維紹先開來者是承是荷嘗割父授口分之業爲祊田繼兩走闕下上疏請明先公延賞之典不報請賜謚又不報猶以言直近權姦謫東裔踰年 天子誅姦賊有流人來鳳得釋歸辛未春月予遊于京師啗且慶之視其氣浩然直熏然充也問來故來鳳曰遇明 天子將復申先公事予曰不其懲歟來鳳曰吾以直奚懲乎抑先公之道其豈和玉之類顧不能三獻哉予甚壯

之明日以其所謂東山竹屋者求記亦自已有言言辛酉之秋由下第歸游莊城之東得其地勝有山水之雄秀竹木之茂悅因旁竹結屋而居以討古今索名理養節氣於是有朝陽之況虗心子之稱且上壽先公有玉雪之軒亦以竹喻玉以溫栗雪以潔先公以喻吾以指言其將因地以獲先公之心獲其心尚武其道云爾凡其言之大校若此噫既盡之矣予不足助來鳳所不能忘言者悅來鳳之氣也夫玉所以溫栗雪所以潔竹所以似二者所以具是姿性節操先公與來鳳之所以有取之皆以得此氣耳至如衛古今而觀之瑟兮僩兮赫兮喧兮衛武之竹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魚之竹也筆則筆削則削春秋成亂賊懼孔子之竹也其在于今則出諧箾韶處先汗青惟虞氏之竹乎此殆可以贊來鳳之志彼其畱眺於綠檜金鏁之狀注聽於瓔琚玉珮之韻與東山之佳衛宇之適以極語言風詠之工者可語衆人非所以記來鳳

眼空臺記

鴻山自樓梁伯鸞以來居者不易稱可知已樵豎耕夫何有於地乎逮西野華公德始能居之亦始能稱

之闡古構新名其特勝者五十有八噫盛矣哉山於是爲中興其間曰眼空臺者惟吟眺之所閒嘗以語余余想其燕閒之時觴豆之際戰興橫生浩氣欲吐則振衣而上於是衡睇六合冥詣太始不見有一長物雖山川之流峙草木之榮瘁禽蟲之鳴寂奔伏以至乎烟霞之互彩日月之代明萬有錯於前而曾不滿吾之一睇故衆所見而空之此其加於人信遠矣然而空有之際取舍之間而是非判焉公察之久矣故自其有而論之則日用飮釣弋之微亦不可以去自其空則混沌上襟宇宙之大亦不可以執譬諸

飮食方食爲有食已爲空如不食以爲空不可也食已而猶執之亦不可也蓋萬物皆備吾身而初不物於物乃君子之道也此言不可去者也又況有是非者介乎其間鉅橋之粟於紂爲有而武王爲空時則主於空居延之節於蘇武爲有而李陵爲空時則主於有故空有不在物而在眼不在眼而在心不在心而在理不然無擇而畢歸於空西方之言非公之意也故公之所謂眼空以道爲樞者也古之爲觀者若山淵之平莊周惠施之眼也是齊也非空也塊岳杯湖李白之眼也是大也非空也二子燭道未盡故齊

之大之而未至於空若公於是無必乎齊無必乎大其視夫山河草木之屬流而自流峙而自峙以極於萬有之積而各具自然竟無一事凝塞於吾中者而又怨乎傷道敗德之物贅乎桔槷之具齷齪瑣屑膠擾煩亂交病吾心眼者哉九霄上幬八紘下陳曠然吾兩瞳子唯見一道道以眼著眼以臺著不可謂臺罔功乎不佞請發公之道以鑱于臺

菊花莊記

蘭溪伊廷玉家有菊花莊以其道行於鄕寓志於是去爾判太倉州龔君爲道其志乞予記之菊事亦大

矣有菊德有菊操有菊趣有菊功舒而葩散而葉緋綠而色芬馥而氣本乎地者所共菊無貴也德而黃中操而後彫趣而幽野功而濟人斯菊善已伊亦特舉一隅吾請爲徧徵之夫植焉名焉而玩游焉以助德焉厲操焉適趣焉輔體焉一身之菊莊也德乎於倫屬恣由中焉操立乎上下咸有守焉趣無弗適而體無弗康焉一家之菊莊也一家然而一國具其來至於康疲癃活夭札州里之菊莊也推於通國通國之菊莊也廣之天下天下之菊莊也又至乎反收內卷以小喻大物喻道則百行具而私欲亡君子進而

小人退善人多而惡類消中國治而夷狄臣陰陽和而萬物遂亦人與國家天下與天地之菊莊也已小乎哉福建憲僉前翰林章公有記亦引厥旨矣龔君之命不可已且申之云爾伊君亦然之乎倘然之幸分我一落英餐

芝庭記

龔君明哲之新居在太湖東之紀革始遷而芝產焉因自稱芝庭主人吾師天官守溪先生爲署二大字他日就僕問記禎妖之談古今岐焉或曰猶影響或曰凋踈至析諸聖言則如禮之云四靈春秋之書螽

螟居可知矣乎衡觀其間不可夬謂天之有意無意在也一氣流轉或爲人或爲物其粹精者植出而芝動出而才秀非無種也種於太和焉矣其間有人物相爲徵應者亦自不同有人未至而物先見者有人既孕而物斯從者有人與物適相值焉者由君子言則可喜也亦可懼也昔之名卿喜佳子孫之出其門如芝之生其庭高賢固然而今吾得之是可喜也然而佳氣吾集能無泯道承疑之方歟必人與物借而後不爲吾芝辱而符謝以公言少當蒼蒼意是可懼也今龔君勢是則信善矣其人恂然恭沖然和藹然才且淑也而嗣者泳游類波英藻粲發可以襲桂馨奪杏艷是封胡羯末徒也則知而無事乎懼一於喜者也既以爲君慶且以佇焉而永之以歌詩其詞曰

燁神燚兮翹吾庭粲吾嗣兮協厥靈友黃綺兮采巖坰粲者起兮甘泉九莖芝兮芝兮綿脩齡

二十八卷終

懷星堂全集卷二十九

長洲祝允明著

紀叙

桐園記

人以桐自稱也者指有二以木也以琴也其爲以琴也者亦有二以鼓也以喻也王君世材家吳城東之甫橋家傍有園植桐盈之耳目之洽心趣屬焉乃自稱云桐園是以木者也頃請余言於辭以重其木寔重稱也余求其大者無若以琴之喻者言之夫琴盛樂也大可以薦天子廷爲民釋愠阜財建大和以奠世育物率蹌鳥獸豈宜廢置哉今寄之於園是荒寒寥寞與繁植者芃芃然騈也今世材負材局不入夔曠乎此其喻矣然奚病乎哉古之人風尚高遠凡其道詘信志顯晦身行藏悉泄於琴其爲晦藏者杏壇汾亭其尤也琴豈不宜隱者琴之不宜隱爲世言不爲人琴言也况引桐以歸園是未斵之材擁天貞完天和惟直應撫桐之木安園之地稱焉而已矣世材於是惟日消摇乎老圃之間視吾嶧陽之孫居然古志爲之培扶灌洗使姿格灑灑出群表碧陰凉葉鋪十畒無塵之土吾坐其下時而茗時而酎歌清商舞幺鶴優游卒歲無何乎束帛之賁而希聲大音振響

於離垢獨樂之場不亦善哉世材之趣本若此前之所喻謂其宜琴而不琴不宜園而園也者余意也所以長世材既復世材又爲歌使可絃焉桐之檕兮可陰碧瑩兮泚泚息兮我襟桐之楨兮可音紫璆兮愔愔寫兮我心桐之寓兮我園襟兮心兮我桐園兮

南村記

蘇之勝左川而右山出吳門絶官濠入橋而西穿横塘越荷花蕩乃至山下跨塘僂橋曰東橋上四觀可盡其山川之勝其村墟之最也鄉人王臣之居之而號南村因李孝廉請予狀之以文章嗟南村之名以山川之勝山川之勝臣之得之不能言而假予言予能言而不能得山川之勝得之者在此言之者在彼兩不相值何以言爲哉澤國雨晴風色清佼吾期孝廉過臣之而告臣之以南村之真文章不在筆墨在三士登橋上連手南顧而一笑也

南江記

氣之秀者其鍾也物而爲山川人而爲知仁就其有動靜焉則物而川人而知秀氣之動者也惟動也故周流傍行不舍晝夜涵兩儀首五行滋萬物通九有功之巨莫加焉消息萬理機權百事訂是非審時勢

別行藏樂日用心之靈莫加焉夫子所云智者樂水無煩多辯矣然吾觀於是水其亦待人而功乎一河也或漕國計或利衆涉或下流歸墟蕩焉而已矣以至其他千條萬派用而利棄而否皆然也若夫勢趨東南故吳尤多江湖蔣君允昭家吳淞之濵以南江稱宜也吾以君抱澤物材未得沛乎四海而泊焉寄高蹤於寂寞之濱臨清賦詩濯纓放歌汪汪之府雖不自少斯固安時順理夫子之所謂知者矣固足以滌煩夫塵累逝者歎不亦大哉雖無舟楫庸江功不以君廢也故爲且類引義宜其人若此君當謂然彼如分情魚鳥寓興濠濮消光陰於鉤綸者末也

西郊記

勞君以名麟號西郊用魯事乎麟之祥於魯可知矣吾　天朝可以魯豈數乎成康之郊固曽容之君將以是乎然而引之於西則果用魯矣嗟乎魯之不競久矣東門之人魯之直麟而使其若喪家狗尚何有於鉏商奴隸之手一麕身鳳臆之足云乎故孔子悲之自獲麟來談者衆矣且爲乎折衷或曰以肇漢也夫漢之文景固謂追軌成康則或者之談亦或可信今天朝自　祖宗來皆堯舜也雖孝宗稱幾刑措猶不及吾累朝之專止於仁則今日畀才者處焉出於西郊亦成康而已矣使孔睹之且聲饗之不遑又何有於反袂拭面涕霑袍者哉故曰大道之世無孝子無忠臣非無孝忠也夫人而莫非孝忠也曷以一麟爲兆而矧於朝野之辨耶則勞君於是殆亦似魯而心眞成康者矣又曰審然則胡爲不猶黃帝時之在囿而若是遠踈乎曰堯舜之世乃有巢由今勞子在堯舜世而不用獨不得以巢由自居乎不以巢由自居則吾　君非堯舜乎

可齋銘

允明交何子凡何子操中施外爲學與仕者允明見之其必欲足其道也何子尊常自謂可人亦謂可允明亦謂可直謂謙爾未始爲之深長思知其中有他也爲之思而知之而言之匪一士蓋無若方子方子推何子之志匪無擇可匪見小利可其必得乎易之時當其可言何子之道莫大乎是何子受其言足矣又間允明則安能墨墨歟蓋有一言而兩之者可是也少之曰可多之亦曰可何子之道無不足何少乎何子則不自滿又何多乎允明爲何子審之上於三代後則必折衷於孔氏無可無不可然則倚於可殆

不可嘻何子豈倚於一者何子正以擇其可爲可至爲天下之行抗之非可抑之非可爲天下之言高之非可卑之非可爲天下之用同之非可異之非可揚失之抗墨失之抑莊失之高子雲失之卑馮道失之同王安石失之異皆非孔氏徒何子寧爲是蓋曰行必無適莫言必六籍用必如司杙以至大司施行相事斯則何子之所以能折衷於孔者也

陳氏燕翼堂記

詩人言武王之仕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謂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子孫敬其事者行

之乃安甚矣武王之善繼而詩人之善言也近儒謂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安有弗謀其子而先其孫子教未施而徒欲安之雖敬不先於安其說若近而反迂後世欲法之從古訓可矣爲天下國家皆有道焉所謂孫也故稱燕翼者先求其孫之道長洲陳君文煥少游邑庠將光大其族不幸壯歲不祿有二子伯曰凱字德和仲官德相德和承所遺厚業能以誠篤敬慎加培之德相生於遺腹積學敏功必將遂揚厲之孝愛搆華堂三楹以儲先人之休澤而事其母陸碩人碩人且六十矣慈孝相洽友恭既翕家室攸

宜曰以康豫因署其堂曰燕翼謁余乞言昭之亦甚矣陳君之善詒碩人之善守伯善述仲善繼將完其志與事而佚母於壽祉燕翼之道其允獲而無忝與爲之記而作詩系之其詩曰有木維橋終風霄條肆篤其稱以莫震撼謂我雛鳳並謐于巢栽培有道敬事勿彫（右一）伯兮善述載述載昌載獲厥播載搆其堂篤誠以勤飭脩無荒敬事先采嗣服不忘（右二）仲也善繼善繼維志夙夜匪懈風雲力致兢兢祗祗虔恭寅畏存發顯揚扶嗣世（右三）有赫新堂嘉名用章以宅三綱以由五常由叙繩繩既昭錚錚也順只式壽且康（右四）凡詩以尊者美以卑者勸勸斯懋懋斯永伯仲其知之矣

潘氏湖山佳勝樓記

包山具扈拔造化精金玉作山水自奇而靈萃靈而神天烟霏霞月地瀾淪漪波秀特嘉實良幹材幽翔逸趯弗可究名狀人居占尺土丈流至瀦翠淺綠遥耳目手可指撥亦皆足夸佳勝其未至若干里爲柳溪即胥口有居者前太湖而東靈巖西香山環前而錯布洞庭羣巒也先東跨箭涇而梁穿湖流達于靈巖香逕橋也先西而梁穿湖流達于穹窿山橋也是

爲潘氏而一樓卓其居是爲主人之子太學生鋹和父藏脩所也和父得郡名士詠歌之而署以湖山佳勝潘氏余世交也今又爲婚姻家太學之父崇禮隱君古心行君子也善家德門也太學起家器也他人以是居請語余且爲地喜談之抑我潘氏潘氏以他居請爲人喜談之以潘而是居能已乎哉吾觀凡居之勝者得其人甚難猥者浮露而傷華優伶而被冠紳濁者昏鈍而傷質乃與金塗土木偶其居蒙羞山不得自高川不得自滌太學父子之於斯也忠信長厚增金庭玉柱而與[illegible]混涵渟廓東南之藪而瀾崇禮偕佳勝以卒歲太學遊往用于時異日返初盡崇禮孝事引養於藏脩之所而樓之佳勝大成也已

笠澤金氏重建安素堂記

吳中自昔多儒家不特一時師友游會之盛往往父子昆季交承紹襲引之不替斯風至美擬城金氏其一也其始祖爲宋廸功郎章至元間其孫伯祥父尤名嘗作安素堂於所居貞豐里錢逵伯行氏爲之記稱伯祥端重有守知所止而無外慕之心豈入 國朝其後人守耕讀之業不衰而轉盛伯祥六世孫允彰益清脩克振先緒以安素者文獻存而棟宇湮矣乃就元趾復構之請余紀其成凡安素之旨與其道錢君之論理暢而言美矣余此以事言之夫以物授受者期欲必守之無徙良難伯祥學有得知夫金帛宮室長物不足爲身之重子孫之傳也獨取吾志所處山澤之區宮一畝田一頃以安其中而不動乎外雖非婁空可謂素行乎貧賤者其世當狄主僭華士爲魚腥蟻羶者皆義辮拜膝于戎庭伯祥考槃磵邁湼而不滓可謂素夷狄行乎夷狄者矣阮山子孫守之胡窮夏起干戈四瀆金之族遭晦故樓無流播之虞可謂行乎患難之素 天王新湖[illegible]澤百六十年而允彰繼述益熾雖不軒冕又非所謂素富貴而行乎富貴者耶甚矣儒效蓋至乎是其要不過不願乎外故無入而不自得安素之大[illegible]蹈於此矣吾又不知當伯祥時郡鄉之顯者青紫奕奕富者倉箱蠢蠢其所安所遺有如伯祥者否有之當並存今安在乎不安素者効若是伯祥之賢加人旣遠而子孫之美允彰之孝又焉可誣哉韓氏之子不能安退之文學之素故詒金銀車之誚盧氏之孫不能安懷慎廉正之素故掇澧州之放姦臣之史茲堂之名與允彰之聲並延而未央也豈不重與允彰名煥號友齋

凡金氏之業安素者耕讀二道既其熟習而有得者使徒美而無斁被功將非允彰意復援詩禮經訓銘諸堂之兩序曰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右在左曰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右在右

南岡序并詩

以朱公爲南岡之號說之者蓋咸謂南於象爲明爲文居爲君子之強岡爲高爲廉爲堅磨而不磷數者咸令德有一加於人而公兼之物以名體名以方德信美已然余知公者就其行徵而衍之公久涖諫垣有犯無隱危言累百牘可知者如爲建儲爲視朝爲抑奄尹爲斥權嬖爲止畋遊爲登正黜邪爲公進退刑賞爲申冤濫爲振災困爲論列大禮務舉前旒而啓之明拔黈纊而納之聰崇議切辭何明也何高也又何廉也而翹翹批逆中立而不倚不變塞以期至死如其強如其堅暢其末爲詞華詠歌而又盡南岡之能事畢矣有而似之誰寔方之公今賦政東南省至于　王丞弼極高明諸叙爲日麗辰揭小人作詩公焉永懷以慰其願

公位之煌煌兮公道之堂堂兮堂堂且南岡且相省之屏也台揆之升也道大行也極高明也展大成也

表弟蔣秀才遺文序

劉夢得序李賀集稱賀死時語其母帝召作白玉樓記頃之烟氣起賀死事傳于今七百年人信之極章著余近得姨母蔣夫人說表弟事知千載有繼賀者事復章著蓋氣元英禀天人流通自輕清降凝俄復歸返若帝有命茲固古今之理與弟名燾字仰仁故樂亭令君遺胎而生夫人方在孕恍惚見道流三人入房便失其一燾既免矣襁褓神穎能言誦習九歲治四書易皆通十一入爲府學生鄉郡知名十四應鄉薦不捷而聲轉蜚溢隷賤遨儕莫不喜稱之丁巳之歲其年十六冬月將盡一日枕上呼夫人曰母寧知帝京有紫府瓊臺乎母曰不知又曰兒當以母老辭歸可邪夫人訝其不倫且謂囈語置不問數日夫人長壻劉峤來叅賀元節入燾齋見周易書中有夾置一紙書千百言取視之乃燾所記前夢事其初曰某年月日夢老父引登高境月曰紫府瓊臺撰文曰翠碧霏華玉殿金闕其末曰某再拜泣請家有老母

願放歸養姑還云云喻未及讀中文燾謫來查之夫人亦來問故不對夫人取紙將視燾箸遂云母毋覯此泄天中機夫人惡之抵于地燾遂拾置卌中其年秋燾病病中語夫人李賀爲帝召爲文不免死柰何三月日燾竟死死後屢夢於夫人一夕見夫人即馳去夫人遂之人言燾今非復若曩昔行也夫人愈遂之及問燾今何在燾曰兒爲召作丹臺記夫人言丹臺非世間有其大居那燾愕然曰兒不得如昔滞行即去一夕又見燾父曰吾死不如燾吾死即滅即散燾死不滅不散湶少令有欲來即來毋言既隨復見

燾夫人問其死狀燾曰兒死從肯上以往又言不滅等語與父言無少異又曰毋哭無過慟若過慟若不堇食若拈弄兒典籍皆令兒悲遂錄凡燾之章著若此嗚呼燾果從長吉游諸清都紫微謁　帝而代言乎何世不幸不能留燾使麟鳳埃壒也夫人將顯燾燾故未及爲古文辭獨時文數十篇自題曰東壁稾夫人取刻之俾允明序夫人又言燾記夢文在卌中後爲某攘去并文亡之故今不得其詳燾與余皆爲孫進柱國武功伯天全府君外孫魏衙之與將望於余究以魏之因序燾文詳列爲後人誦燾雖未仕德行備美幼受夫人教日畏恭如嚴師夜乃慈戀達母子之恩三歲人示以文烏燾曰我非畜鳥人也性復簡靜溫洽今刻文亦可爲經生法

表弟號懷海生序

表弟徐美承抱志曠瀾予前既序其字又告余常欲白其抱爲一別號曠瀾有踰海者乎李謫仙曰海懷結滄洲可號懷海弟曰唯又曰吾世偃王後也食東海特進柱國武功伯祖也稱必先東海上輕車錦衣將軍考也自呼東濱遺客則引仲懷義於思祖考者亦可耶予曰亦可也人懷在中有依焉而不離道皆

可也弟志既卓存而充之耳予祇從其題漫浪言之天公地媼東王西母塊岳杯湖盥日澡月九塵彙毛衆蠕集蠓裸骸而植行者稍類於其羣因持篋以長毫咄哉何足以數有能瞥視而不盈瀵滴小聽而不響潮汐鼉龍之腥不滿兩鼻孔魚鹽之味不充寸舌端爪承三山吸竭四浸爾將謂天神哉一六尺人耳此乃所謂懷者自懷而一之不知身爲海不知海爲身此則懷之至者群類於蠓者因驚而異其名曰仙豈知仙非別一種物吾輩懷者往而爲之耳凡仙愁可爲吾輩先爲儒者爲之最易弟毋謂我毛肉凝獃

然焉能仙焉能仙不然也吾已號弟明日來從吾遊于高步而往

銀浦序

若夫商飈掃夏玄露洗秋碧瑆晃清徹之田黃金橫蔚藍之界霜輪渦映榆葉縈迴爾其滌源尾箕垂條參井發坤成象衡蒼涉津淵淵汪玉傾銀湫湫翻瑆瀲碧蓋絕池天通而氣潤華蓋子以形顯而色從皓金虹飲華流雲和汲韻貫元精而靈沉瀣倬皇文以示昭回乃有奕奕侯門翩翩公子織婦貽枕海賓贈桂迎僊鶴群躋虛龍綿縭翠梁而徐度遵青霓而上征寬星妃步襪之塵浴天媛湔裙之水滌蕩肉骨磋鑢容華扳雲體於塵囊噓仙風乎泥縠江漢以濯金珏其相寓蓬廬則爲潔夫游泬寥而號玄客陋宋郎之口過嗤郭生之慾凡余也幸抱君平之靈因成七襄之報公子徐氏美爵爲名余前擢桂之漫郎曰祝允明其中表兄也

毛夢哲字叙

夢哲爲今內相三江先生上器始將生時先生夢前內相嘉禾呂文懿公過之因取文懿名名之曰希原賓友多爲制字而未定也比允明來京師夢哲又屬字允明曰即爲夢哲何如請質諸先生先生謂之可[illegible]皆復倩爲叙不得辭因竊惟先生之心告夢哲夫先生之欲夢哲希文懿也豈曰以其位因以其賢也故字之旨若是然誠欲其希賢者也則曷不擇夫古之大賢若聖人者而命之蓋於是愈可以見先生欲其子希賢之心無不至也惟夫欲其子希賢之心無不至也故隨所觸遇而[illegible]白之寓旨之見文懿也寤而心警焉而夢哲適生於是遂以稱焉使當時夢古聖賢或事物之良可其猶以希賢者吾意先生亦將隨以命之矣夫亦欲達其望之之心而已文懿以耆德宿學夾輔　累朝　國倚其功民被其澤士仰其風而身膺　寵光位極人爵夢哲希之而至也則夢哲亦文懿而先生之心得矣然文懿之在當時其自爲者亦將有無所希者乎予又意其所希者不踰夫皐夔稷契伊周孔顏之間也今先生之命夢哲又獨欲其希文懿而已乎殆不然希文懿所以希前數聖賢云也而豈徒哉此又先生之心無所不至而無窮者也抑允明之昧昧則無以長吾夢哲有一道可以爲夢哲策功焉文懿不可見矣希之者求其所謂賢者若前所徵焉爾今先生之德之學之功澤名位

即文懿也庸詎獨文懿所謂皐稷周孔之同歸也此文懿之可見者也蔓哲果欲齊文懿且以成先生之心乎求之家庭足矣

楊氏三男子名字叙

長洲楊氏三友昆以其三男子名謁郝大賓遂字乃辭受書返以迄視事禮也矜三昆之長安鄉生徽次昭鄉生栟次威鄉生校世齊而齒縣昆謀曰夫生子者和咳而名名立而字字成而祝故名以別命字以章德辭以祝成古之道也栟也齒長而弟仲若伺厥昆予偕長而圖今之長者無乃嚙條抑唯今長者是

務矯將怠焉夫調義以起禮時也賓酋而並命順也舉一而畢二知也盍并作焉於是以質諸賓人賓人曰善乎深謀哉昔者先王尚象制器以前民用刳木爲舟剡木爲檝舟檝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盖取諸渙檝字伯渙若以禮義爲舟檝典常爲大川用迪于五彝庸于百度將集善以凝德聚其渙濟其犢亨其道利孰大焉先王秉忠信以詔臨于四方四方化成易繩以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其既降也滋罔孚以渝記曰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其在于今非契策也罔攸徽字仲符夫忠信以其徽言行以爲符執徽而求符主於心而係諸發于躬而物格作于事而道盡厥允以罔斁先王戚人之不人肆爲之庠序學校以教之五品乃孫百姓乃親校字叔教其敦詩書則先民服聖哲惟法詰用遵父昆用循用克率天之命以無覜于物教辭既登三子旅而矢之曰二三子欽思哉凡物各名各字字各義惟義弗各于道是故人萬其行行萬其義義一乎道二三子慎之交儆之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成人之能事畢矣二三子欽思哉三昆拜手曰俞哉敢敬拜君子之貺顧三子前升階出門揖衣上堂再拜稽

首祇對于大賓曰唯惕哉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惟弗堪是懼敢不夙夜承事以無隊師賓之弘誨金成性父視三子猶惕也揖而進之曰美哉洋洋乎令猷也哉布策敷几肅賓請藏其辭出以號三子而授之

徐氏三外弟名字訓

外大父武功府君既歸閒樂天觀生無不自得游放歌嘯融融泄泄而所軫於念慮者獨以未見其孫耳嘗書二字於籍曰美承先人問之府君曰此吾孫名也予他日必見之已而府君薨則美承在娠中矣薨後九月而生果男也於是府君之心已慰於冥漠既

而美承又連得兩弟皆男舅氏前錦衣衛指揮使副勉甫名之曰美朝美爵今皆長矣美承且弁舅氏又從諸賓之請加之以字承曰志學朝曰自學爵曰天學使允明敷其義皆敎三弟允明曰諸惟人之所以承其先者非一道然要以志爲主志立則道行矣惟人之顯而朝廷者亦非一地然必自學中來學優斯可仕矣惟人之爵本外物而孟軻氏之言則有天人之辨以爲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乃天爵也人能脩天爵則其學正矣凡此三說蓋字之義也因名而出者也我舅氏之所望乎三弟之旨也三弟其必欽識之而允明之意又有溢乎三說之餘者且拳拳不能休將重以爲三弟告夫承在乎志孰非志也而有切者焉聞昔者府君之童也嘗揭一聯語於書室之柱曰男兒志氣雲霄上君子聲名天地間時多比之寇萊公華岳之詠已而果然則府君之志何如也弟欲承之請事斯語矣人之在朝廷孰非學所自邪而府君之立朝其孤忠元烈何如也則弟欲學以爲仕請事斯語矣人之有官孰非爵哉而府君之爵文臣之極者也則弟欲脩天爵以伺人爵之從請事斯語矣名非一也而三弟欲踐之則皆法吾祖而已矣無

忝泛恩而旁求古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於戲三弟必勉之勉之而[illegible]則庶幾乎用以紹我祖之不烈就使居隱亦不失爲世家之賢胤也已允明生晚不幸不得受烈祖之訓命雖然竊有志也於乎深願與三弟者加勉之

史在野字敘

物必有合而後久者莫大乎五品五品莫大乎君臣矣凡合父子兄弟以天夫婦以禮君臣朋友以義五品之不孫也君治之先五者統之乎君臣焉詩云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君臣合而不可離久矣而先民之訓爲臣者蓋云合則從不合則去然而君可去邪去者以位言之分者無去也故曰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孟軻氏之論臣有市井草莽之稱意亦若此今天下大一統野而耕市而工商其誰不共臣之職隨州太守史君名子爲臣大賓爲字曰在野在野讀書脩行以爲士然未用也於是則亦共爲臣職而已矣耕而賦工而庸商而稅心誠輸力効之以至夫在官者事事學而求用之皆然也勉焉而已耳無所加乎奇畫怪行出位而謀也如是則義矣道合矣無所愧乎君臣之分矣而名字者宜吾欲益在野欲在野以三隅

反耳所謂反者謂五品之皆然也一者無所逃四者其逃諸雖然以爲逃也而勉者情也之五道者道也無所逃於心在野其念諸在野之室吾女弟也又在野資甚穎才力警徒又有賢父師吾之所大願望也

羅曉字辭

羅以善聞焯于吳門奥德儉父産此鳳麟惟此鳳麟其名曰曉賓人象德啓東是表皇鈞造歲璟運宵旦赫斯燿靈寔繁厥判命駕暘谷濯景若木金雅既騰六合清淑萬彙忽昭群伏以赳容光必照蒼生仰止析木而炎壽早由炎炎不自東靡與趣延惟天有日萬物之則大明啓宇咸作下出維人有心函氣以存嚮晦宴息隨候而昏昊天曰旦無然泮渙丹臺煌煌千彝炳煥泰定光生明而思誠事至而應物來而名禮不云乎志氣如神事物將至有開必先易不云乎山天大畜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敬哉羅子惟明之劭五品爰察家邦有耀載鑒于物昕則有月燭亦代匱其輝不竭作物之勳乃肇于晨羅子敬哉毋覗照臨

袁植字叙

袁君漢章之子名植字斯立請予叙焉漢章高士斯立又敏邁好脩宜有以深期之語之曰植者立之也斯立者其驗也子受名於父受字於賓名策其力字晰其驗二義交致焉茲請先視子父以策力父善教矣教子以謹言植子之言也教子以脩行植子之行也教以尚志植其志也教以篤學植其學也教孝以植其子教友以植其兄也教慈教忠教別教信以植其爲父爲臣爲夫爲朋友也推之而皆爾皆植也子也力言必謹言斯立矣行必脩行斯立矣志必若孔顏學必若游夏子必若曾兄若舜慈若文王忠若伊周剛若曰季信若晏子鮑叔推之而皆爾斯皆立矣子藏蓄而發黃與飛走者殊科而忍自仆乎哉於乎太上自立其次植斯立若植而不立斯爲下矣子之父賓姑望子以其次子獨無意其上耶子則進子以是固嘗曰敏邁好脩此其爲上之道也其來驗可勝用哉予願與子父若賓也而同進之

袁氏四子字叙

袁氏世爲吳中善家居郡郭之南濠南濠萬靡之區而自袁氏出者率惇厚周恪雍喈莊雅爲尊者以慈稱卑者以孝許交者稱其多益也其曰存省處士漢成宗族之所推也有四男子曰楷曰模曰楨曰楠賓爲字之楷以斯端模以斯範楨以斯厚楠以斯瞻斯

端娶余表妹趙氏於是存省以四子字叙屬我吾固曰表美世濟觀取諸名字者而慈訓章矣四字之義與其名不相遠亦不過深而無不寄規飭之意古人之取亦若是耳故文字之義無必煩陳且爲四子推所以因義而樹功者行已有恥而遵義則若楷之端矣動必以禮則可作人模範矣以仁存心則楨幹立而本原矣內誠而表莊則如樹之可瞻矣聖賢之教不舍是以爲先善哉存省之所取也然此父道之一耳名字用情如是而況於日用之間乎而今而後親長以名呼朋友以字來入耳求心乃覆諸其躬不爲孝子良士不止如是不爲孝子良士亦不信也四子毋泥字義而昧文華此而翁問子之旨予爲言之職四子勉之毋作父賓羞

懷星堂全集卷三十

外教　　長洲祝允明著

重修蘇州府開元禪寺之碑

吳大帝赤烏中乳母燕國夫人陳氏捨第爲空王居在今闔閭子城中之西南維肸釋端文師寔肇其績寺名通玄唐明皇帝以紀年更天下寺額郡擇一大區專之在蘇遂以通玄當焉開元之號於是始著晉代有石像二石鉢二浮海而西至于郡之滬瀆里人朱膺虞奉入寺迨今遂爲中土佛寶詳紀見於法苑珠林諸典而韋太守應物皮處士日休以來吟述接響寺於是爲選佛場內神化名藍又不特稱大而已舊有贍僧之田爲畝千餘今雖未復而刹右蔬圃廣數千弓猶陳夫人花苑也牲石之載名文久顯而奇渥溫氏倒僂之末郡罹干戈寺歸劫灰碑亦解碎雜伴瓦礫故無得而稱焉　皇明平定永樂之初寺主永宗和尚重翦茆棘弘建諸果爲大雄殿爲千佛閣爲山門爲戒壇爲僧堂丈室精舍庖湢次第咸成像設畢備而神像與鉢歸焉無恙寺觀返舊繼者指南又返綠陰堂以待海內名賢之蒞止堂蓋元統乙亥恩公斷江所造虞文靖公記之者也惟正大殿未[illegible]

南公之徒澤源宣禪師奮爲經籌餘三十年而復竟成於是故蹟無遺廢矣宗之上足潤公天雨持席既久亦復新弊易殘補缺增華潤傳滐源潔滐傳今玉澗清公益克紹述以戒壇殿壞特甚更撤建之而塗塈儀相整肅具足芳園流池曠廣澄活卵濕育殖果木茂麗中興之功更爲大成則今弘治丁巳年也其徒與外剎同勸莫不一口讚歎清師之功堅固光明勝果既圓靈場載闢是宜追初照來登示金石謂余郡士刀筆可寄竊惟千載神區五天分化道俗依仰遐賢稱誦一旦完結輝赫江海凡音肉語不能宣替乃爲錄述本末大概姑爲刊著以伺鴻手行字就列復説偈言南閻浮提最四洲玆藍前後表江南吳媼唐王創織雄十號具足天人師浮大瀛海化身來神通變現悟衆生靈感道俗昭瞻部劫輪環轉壞復成紹千歲往啓萬來大哉諸此勸宿力今力轉大惠清師殿閣欄楯耀七寶慈容變相威儀儼幡幢香花燈燭箏簫樂莊嚴種種具流泉疊山曠大園花葉果蔬翕魚順如大日月開光明願此功德在人天無量無邊遍恩有諸佛菩薩摩訶薩

蘇州五顯神廟記

造化之數五爲大紀爰自三才奠居而五行効用象於天爲五緯形於地爲五物麗於人爲五德貫幽明而共徹質鬼神而無疑者也五物之神其在於上爲五天帝所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矩汁光紀含樞紐而配於人帝所謂太昊炎帝少昊帝嚳黃帝官神所謂勾芒祝融蓐收玄冥后土其致一也明堂既祀上帝而小宗伯又曰兆五帝於四郊　皇朝既祀星岳於郊壇又爲五顯專祠於他山亦其義歟五顯所起未審前聞世所傳祖殿靈應集云與天地同本始年逮光啓降於婺源王瑜家語邑人廢享嘗血食于此於是建宇棲之功祐丕格邑人依怙初名廟爲五通大觀以後累封王秩昉有五顯之稱宋迪功郎國史實錄院編校文字胡升所作星源志則疑會要不載姓氏而推本於五氣亦近雅論升又辨五通之説按李覯作五通祠記主在報德不知其他此云政和已廢五通宣和始封五顯審爾則非五通明矣又佛典則爲華光藏菩薩之化夫自執一者觀之以爲神祇鬼判然不相謀也且三皇二帝固皆人鬼何亦麗於是乎聖既有之賢亦宜然蓋一元合分精英旁魄或於天或於地或於人無不可者惟圓機者其知之矣

吳郡行祠未的所始或曰始於建炎即織里橋南朱勔舊宅地爲之嘉熙中比丘圓明重建正殿寶祐甲寅通復鼎新又增大雄殿於東序景定以後正知善己繼新三門兩廡以逮行日踵持月有闕經之會歲脩慶佛之儀入至元間日又勸善男子孫子發與弟子榮特建華光前閣元貞衆力復成後閣大德中如海賺地拓廣再置吳江田爲長明燈油及贍衆費延祐丁巳寓公葉武德又作圓通殿此皆延祐七年吳江州儒學教授顧儒寶記于江爲壽靈順行祠所述也曁入　皇朝嗣者不弛而歲久頹燬正德初同守

李公恒聽訟於是乃加葺飾更刱傑閣令主僧其來請予記於戲以神之靈貫三才通古今適乎上而信徵諸下而從衆既歸止徒宜護持予敢從民以徵于神尚有異休如水以沛如火以光翊　聖圖煦生類以昌于無疆哉

吳郡三茅觀碑

道无在无不在神无爲无不爲无爲道體之本有爲上下之契是故崇宇備物貌像熏炬明之所以事幽流祥集釐烜赫震盪神之所以答物若夫清玄邈漭夷以微昏默窈冥恍惚有物其誰得而測之非夫假顯尋微潛機暗會則上下左右安在而可通也寥陽通明之闕三垣紫微之府曜靈廣寒之宮七寶芳搴之林西龜位乎九光蓬閬集其八子莫不高畢秩奠後先冀綴於若岳卿定錄保命三眞茅公與乎嬴劉之代而寧乎宇宙之永出乎咸泰之里而宅乎句己之昌三齊秉法九截承事京江南北尤隆且繁亦由明靈發跡之神區故與吳郡之宮在城中之仁風坊始於淳熙復於天曆再燬於洪武復於成化而廣於弘治備於正德焉比余返初主觀道士景用圭薦徵刻續屯文勒石維三神道峻功巍靈煌跡赫凡其

璣霄紫冊楓陛龍綸英工翠珉之筆騷客金薤之謡銓閭駮矚沈溢鞺鞳粵紀茲區則貴實錄故爲詳纂次第而稍系之云始淳熙之朔未得其名必有廢焉天曆乃舉其徒口傳以爲建炎之燹且高孝紀年先後顛亂按盧氏郡志獨揭淳熙尋元寧諸朝郡鮮兵禍則吳國之先虐甲子亦未稔聖上於天曆己巳本府都紀沖靜法師俞心淵搆而未弘其徒副紀倪玄素廓而宮有洪武壬子再燬主者即倪之徒袁靜和未克復舊迨及壬午袁之徒龔允清微爲葺補次益蕪落僅將爲墟龔亦耄矣而以其徒朱堪興廢之任

乃致袁氏徒孫之處他院者曰范處恒之弟景淩之請于有司來繼主而託焉時爲天順癸未所棲纔存寢室五間而已淩之多才乃鳴于官請納賦以廣傍地而附益之乃以成化某年肇築傑閣五間其崇三十九尺延十三丈前爲山門三間左右辟址以需後來時則秋官主事馬公愈侍御夏公璣按察僉憲張公習亦加相焉暨于弘治乙卯淩之復以己資肇新其徒住持譚惟貞及孫惟顯勸募加構正殿三間高三十尺深廣稱之前敞三軒傍翼僾樓其度皆如殿殿閣皆肖三君塑像供奉百具完周而庭列爐井傍

緒房寮庵湢從寮（缺二字）詳備時則用圭與允清嗣傳之孫王以正者亦皆效勞而成功皆淩之也乃至正德淩之惟重皆巳羽化而用圭奉檄紹主又克負荷遂以甲戌之歲與其徒錢守蘊更造石柱山門壯麗加舊又添作二門重甃闕地於是觀事大備時則郡人陸宇府通判焦君恩明亦各効財而成功則用圭也觀之廢興具是伊主嗣者慎保無隳勿負師慢神斯永有終（缺一字）用圭之志也嗟乎赤城大霍霄端雲表上（缺一字）星辰之（缺一字）句金良常便闕陰宮下緜山河之限神之袼人不可度也鵠翔悵語宿頂玩冉人之事神

不可毀也昧夫或疑曰人命生滅必有司錄則元勢之先必將泯棼乎施治屬部苟無居方則汪介之胥殆均虛位乎揭虔妥靈須用世器則清玄紫緯之標不假旄節乎噫嘻是何言與仙科授轉亦猶人代豈謂九官未建農軒之績不熙也玄功周普不限方域況復岳籍總統吳越之區其本也至如葉冠繡帔瑶鉞琨章琳腴翠釜瓊蘭綠室錫酬九事童女三八天授當由於鬼工人供豈妨乎世匠斯（缺二字）也幽既有之明亦宜然於是靈官有伽像設具嚴劍寶熏金樅玉擊霞飄星轉班僚列拱乎璇壇曰就雲瞻士女

降升於箭席終歲（缺二字）之日三春降會之期或爇鼎踐盟或敷筵薦醮廣集四民之卑衆連十等之臣莫不幽以顯通高從卑聽俾爾親睦倫屬和乎室家固厥倉箱登其黍稷奉親者長充鼎釜茀子者遄秀芝蘭蠲痾保齡辟非消難傳曰流潤萬物德加鳥獸各獲其情禍福驗明風雨時五禾成疾癘息暴害絕斷災眚而遠戎兵於戲感哉來爾道俗寔須拜賜勤恭脩奉玉珮金璫流鈴火珠青芽燕芝得人可授紫符金刻玄樞有光我作空歌師吟弟和飯命三君歸與歸與王君赤眞青童金丹煙軿霧乘停龍跱鸞嘯仙

妓歌玄雲爾乃登歌旅迎當得感應詩可以與爾共習之其詞曰

渺渺金陵曲三峯煥嵯峨句吳奠離宫刼峙層城阿朱宫導葉虎婇女擊紫華鏘黃玉折矩游聆岡山河齊神躍太霞不動江湖波念予勤奉我衆脩與無頗隮陛執贄寄非討年刼多將子遂幽虢皓朕生青芽昜我治區衆萬善蒙一和士誠女信丹寸地爲仙家奠之演兮越之涯道俗（洪一泩）林兮鵠如麻俯奠宫兮予女嘉予善事兮予如何神眷我兮能文揚鴻琢而齊顯

會道觀修建記

域之教也三曰儒釋道道之紀也三曰希夷微道也者殊轍而同歸貫有無而爲物故軒堯垂衣重華褰裳其與夫韶爲國於烹鮮措冥機於寐鹿一也若夫視聽之接禮樂之交善福與慶賞均流淫禍共刑威竝降則柱下之法亦不倍於東魯者矣是故由其無也則精藏窈冥物蘊恍惚等聖智於芻狗自其有也則璇壇瑤宫綠輿羽蓋嚴法象於瓊科蓋有之以爲體無之以爲用亦轂輻之義歟此吳中會道之觀脩建之績不可默也始端平中綿州道士鄧道樞從文靖魏公來游趙守與㝢俾居郡城文昌宫宋社既亡斯址繼得郡人上官氏之廢圃也道士因別築而棲焉名會道觀時有家則堂鉉翁爲記逾元迄今觀既頹落記亦亡失住持張復淳者玉峯人也中藏冲淳外貌朴簡然而秉尚堅毅操力精勤啖素靡閒於隱餐居[illegible]弗別於私篋視其宇之失觀若膏肓之匪暨於是發其餘以徵諸善信又得今中執法顧公故遠稊社時猶[illegible]袍爲之倡募貲緣由是民俗翕赴金穀既集十木湊[illegible]風壞隶修新搆截起有若三清殿有若玄帝殿有若山門有若夾廡皆一日鼎成完滿弘壯緣土塑像女金鑄鑪洎諸法筵供具亦復蕃

種嚴備巍乎煥乎恍焉太亦青微鬱蕭通明之壇倏移於闤闠之區也始營於成化之丙申收工於弘治之某歲念其劬劇冀在卑承謀述文詞來託予手嗟夫世多斥道請借儒喻刑政者理物之末德理者陶世之源士不盡彥則簿牒刀杖日閧於訟庭不可謂鳴琴畫衣未足以爲政也清虛者玄元之體供養者感應之機徒不盡賢則殿閣香火空眩於塵目不可謂見素抱樸未足以輔世也不然角冠黃裾五性胎積而符劍焚誦日喧於其宫信弗能以延真馭集靈鍪矣而彼天下紛紛萬官府吾亦未能保無一臣之

并敗官也昔者鄧君齋科精嚴朝禁眷委遂升[illegible]之青章既頒松關之黃頭終突退藏於茲道價高與已而匯其席者越二百年今張師天抱既超宗教尤[illegible]與蓋自莫月鼎傳之張雷所張雷所傳之步雲岡步雲岡傳之周鶴林周鶴林傳之郭本中郭本中傳之張秋谷張秋谷傳之郭紹林紹林師則紹林之上足也成化壬辰受檄鄧衙號純誠凝靜宏道法師勝緣既諧弘勲乃集視諸彼哉矧同胥壤今有弟子曰繹德安楊德銘孫德欽孫曰與明棒宋明潮於戲師尚有以終之日帥其徒精修虔禮遠躅鄧君近武諸祖祀豐

行道藏事日嚴雷霆斗曜調元化於雨暘笙鶴龍鸞接群真於寥廓俾其良者揚玄風於世外亞者守弘業於無窮庶幾神鑒人欽以不負昔人事

南京洞神宮崇玄閣碑

都城中近西南維舊內之後秦淮之右有川帶之由清溪由六朝來有玄元氏之宮今號洞神成化中之松巖師即正殿左方隙地謀造重屋以宅上真乃遍香炬餘囊爲之柢本又扣諸善信者益之於是鳩財鳩事由其及其[illegible]而工成凡爲閣三間其梁棟榱桷戶牖垣墉周繞肖玄帝像于上屋之中神容淵穆臨涖有赫蓬跂四帥龜武二靈嚴列其侍香幢經樂可蔽而壇榜其題曰崇玄之閣無幾顧師委化余往來都邑每假閣之傍舍而館焉於是其徒唐紹倫李真祚請紀于碑以永師績夫謂帝爲淨樂國嗣成神受勅鎮統北方者道流之說也謂北極即五行之水玄武二物之精不可以人鬼稱者宋儒之議也按先王祀五帝祭四方兆五帝於四郊與周公明堂上帝之祀皆五天帝也鄭玄以郊爲后帝黑帝即汁光紀明堂之帝爲家語所言帝顓頊而神玄冥者玄冥即脩熙也王肅諸儒皆非之然特駁其說以郊爲祀爾如

家語之說則顓頊玄冥亦人鬼也惟帝以其聰明正直助化盪魔往往流形著跡震爍耳目而道流所傳帝訓不以人之敬怠爲禍福者蓋人公而無我斯固帝之心也然而威靈肸蠁不度矧射是以天下之人欽崇祇事罔敢怠遑繄茲一閣之奉不足爲帝之益而有敬亡怠自弗能已此亦民之心也豈惟民哉我

太宗皇帝繼統御極致孝鬼神建構太嶽於拔海宇聖人剛嚴睿知勤儉造邦而獨力乎是豈亦漫忽而爲之者哉咨爾諸黃冠師無虞人之弗虔惟虞已弗虔無怙閣之易成惟怙已善守則惟爾之職先侑

師之心神其祐于自然安祉無極

鎭江府道紀司移建記

王制以黃冠之徒徧天下令郡縣簡其練於教而敬於事者爲之長以統之有官矣則又建之司署俾位以涖之其署率多寓於觀宇之廣大者凡大郡之署曰道紀司鎭江之司舊在玄妙觀正殿之西廡神人雜居喧寂交厠居者知病而苟息焉亦久矣弘治初魏君守眞爲副都紀君有通材洪度而埋日力於片香寸炬數卷枯簡中其胸次眼界如錐括囊駿繫櫪發露騰踔豈能自已視其宮傾焉缺焉漫黙焉若體

疢廢弗能一朝寧乃奮興一圖應者響集材既大具始飭三清殿繼創燕堂鉅屋五楹以及從舍凡糜千餘緡觀工訖以其餘貲羨材相隙地於觀門外途右之南鼎建新署凡爲堂三間門一間左右廡幾間肪乎（缺二字）之（缺一字）落於（缺二字）之（缺一字）既成遷舊治而位焉辛未歲秋邦大夫諸公聘允明綜治郡志館寓觀中與魏君處久之嘉其人而樂其地君因述創司首末請記于壁夫建事者必在財與力聚衆之財藉衆之力以興舉者官爲辦有司私爲緇黃之士乃然然而琳宮梵堂之視官舍也毎易於成何也或曰政寄

多門彼無它務焉爾斯亦然矣然而政之大於興舉者則宜無不治矣而或不然焉又何也蓋凡有所建樹以集庸究職也者其必有存乎財與力之外者歟魏君之爲人如彼其建事如此纂而章之凡覽者亦有以得師焉君既畢志遂請老退處靜室消搖與游今嗣官者曰其繼是尚益師君以不息懋哉懋哉庶斯署借其人以勿壞噫予猶謂可助乎吾徒之師也而况於其徒也哉

勅賜蘇州報國禪寺記

姑蘇報國禪院在郡城楊家巷初至元二十二年有

嶺北湖廣道肅政廉訪使失其名捐楮幣購地爲供佛道場殿堂門廡周嚴其內垣堞溝塹衛護其外延普照智明師主之一時禪風甚盛再傳覺無像三傳其子通暨入　天朝洪武中併隸開元而棟宇摧落場路灌莽淹沉歲時不遇緣主景泰之際爰有大德曰志學來以自任廢起缺完故壯新華刱築法堂丕樹幢教天順改元復請于　朝報可仍以舊名勅賜爲額就令學公主之既而公示寂衆舉其徒大用釗公繼席釗益弘振載建正殿以及寮室莊嚴像設誼具件足釗傳法南南傳能香香傳仁桂乃具始

來及泰定丁卯通師所立寺基圖簿示予求記按當時所載寺南距路北距塹延七百尺東距火燒池西距紅白二蜘蛛瀆袤四百尺前出官衢三面阻水所轄山場阡陌甚廣別有下院七區可謂盛矣又傳亡宋遺老鄭君所南久居其中所南狷獨少合寺多佳僧亦可知矣予謂夫創復之功固勤然紀事者其徒自為之亦可矣而必問之予豈徒非以其言之文可以傳遠耶從而為言固當使紀於今者字缺一然著以重覽於後者惕然慮以嗣則善矣夫二教之徒其事之所以易建者何哉倡之者無禁從之者非勉故也

倡之而無禁上下然矣然其洞心性出世外超生死者上士之志也消罪苦得安隱樂人類者細民之欲也為儒者不及此而彼乃專之則盡生人之屬誰不欣躍以從之者歟先王之於人也養於井牧教於學校行於禮樂齊於刑政為之祈報為之祓禳生遂死息而已矣人無他好惡亦無他念慮也自竺曇之教至於是以其所有諭此所無此之有者已衰於舊而其無者方切於今則從違之勢安得而不至此極也今百神之典祀儒官之建脩歛其財役其力民以勢之亦爾惡知所謂法施定國之五者哉故不知而倡之雖從猶勉耳有能奮志樹力大有為以復先王之法亦若其徒之勇焉則其效當亦有異於斯者今第持空言以求勝彼而行乎已者甚自恕則又何責乎彼之易建事也乎於乎發慮精厲力堅勢與時而偕行作則必要於成桂之績信美矣而斯道也豈獨斯續乎哉

書繡觀音後

昔在竹林補陀今在丹紗綵縷不知已來未來時際大士在甚麼去處縷也鍼也紗也手也眼也心也少一件大士不來不知那一件正是大士喫應以縷鍼紗手眼心身而得度者即為現縷鍼紗手眼心身而

為說法捲去像幡大士不去

了菴記

有一苾蒭其名曰義住蘇州城卧龍街上報恩賢首大阿蘭若於大阿蘭若中造一小舍號舍曰了於身稱喚亦復如是來請卧龍街中菩薩弟子明為說其義我聞世人謂諸心事究竟完結謂之曰了如苾蒭旨謂之曰了我未知識譬之如舍於舍一間謂之曰了一間無逆如一間外為當曰了當曰不了謂當曰了則舍有二謂曰不了舍身乃連譬之如舍於舍一

間於間一柱謂之曰了一柱無迎如一柱外還有一柱還有十柱百柱千柱還有一梁還有十梁百梁千梁乃至又還有椽有栱有墻有瓦有門有階爲當件件謂之曰了爲當總件謂之曰了於件謂了則未完舍於總謂了件非非了如是苾蒭不謂一舍乃謂一身如謂一身血肉曰了四大見存如謂一身心性曰了心性未泯如日巳沒謂曰日了如謂巳了明日還日如謂不了日在何處於一夜間爲當曰了當曰不了於此境界於此時候爲當何稱爲當有稱當無有稱我問苾蒭苾蒭無荅所以我於稱歎云未知識云

何爲說我聞菩薩究竟完結在一大無苾蒭如是當大明心當大見性當大發力如是乃知菩薩究竟完結在無所了亦無不了亦無無了與無不了轉轉皈無乃是了義苾蒭聞我所說歡喜解悟乃爲約宣此義而說偈曰

我觀苾蒭身非無非非無身外復有舍舍外復有稱
如是以爲了如稱本云灰苾蒭如了此無稱亦無舍
無身無我語而究竟完結

簡義上人

不泰慈誨巳久恨疥癬彼體未能夯侍丈室蚤晚覲抽身一往也昨夜夢被人誣以殺人窘撓間忽得睡來導引同入佛場亦有仙道叅列師以有一寃賊作祟果一物踞朱案若人若猴師持詹匐二朶擲起花騰飛空中怪物應手形影灰滅餘花散落瓣瓣如雪余意乃安與師更周旋久始覺思平生無傷人害物念豈四大家裏六賊將肆毒害賴師導拈脫此寃纏乎隨服以還先此馳訊遥丐洞察叅面領受

記夢中作伽陀

爾時遇佛子六所有都失各各大驚怖奔走四尋覓
散亂如狂痴走回各相佰開掌各示說在此何曾亡

急急同把失納還兩足尊納巳還共看元有還在此
此必是佛說而非波旬說

顧居士頌

顧居士始操刀作饔夫絕精美一日曰我負衆生我負衆生我以一毛塞一生將不給柰何乃峻建法幢念先絕殺不戕一雛雞次絕葷血次循修鍊家訣爲調坐法乃遠遊尋師博訪叅終曰非西無歸矣乃一乎是其所爲外不能知惟知其一擲脫世上事無公私小大猶本無者勇絕勇絕昨日忽命請恭知識集謂曰明日我行請爲別衆固未信去明日復集候居

士坐見曰未也時午幸報巳而報午拱手曰往矣遂瞑夫文輔及三五武烈奠天地孝減軀貞狥死撑拄宇宙皆一勇爾西道以勇基最世間如上事力萬萬至不可說不可說居士此力入其地矣我不敢知姑列須言居士與予善亦有所說與其他雜言行悉非其至者其故不在此不足言

初瞻易牙作菩薩八萬四千清涼法血刀一截復岸達

書須溪經說後

須溪說佛書非果有世外異人語言其窮極變態即儒者自爲之後來者不知而思求之雖攻者亦然古人大心胸筆刀如莊周楞嚴皆曲士之魁雄雜說淵藪耳須溪深於禪諦毋張吻及西竺語齒齾津津其於旨覺吾雖未敢保領在在當時固稱通四諦者曉爲此語翻縮回一步即下以爲高用拙作巧謀揜其平生將欺儒又欺佛也然佛豈可欺若使言簧於外不心懺於冥冥者吾不信也此等小聰明五曹常有之非不能發直不宜爾將誰欺小人不耐事口多老子莫恠

北禪雨花臺修造疏

南朝四百八十寺偉此旃休西尊百千萬億身徧於華藏將圓小果敬扣大檀惟中吳之傑區有北禪老雄利戴處士初焉啓築高扇玄風陸司勳繼而卜居猶存勝號迨作五天之宅式爲四衆之依通闍觀堂莊嚴法像蛙池龍部竦動人天堂堂選佛之場妙妙台宗之教允茲秘土宜彼靈棲故梵法主挺異於先朝而洽南洲標奇於昌代因雨花之偉跡郁布雁之廣堂雖壞空不免有常期然起廢不愁無喜心願諸天之助力看不日以成之此花非空花由迦葉笑中飛下此雨乃天雨如法雲地位分來廣結十方誰云一見曼陀羅曼殊沙乃至摩訶普共於繽紛善男子善女人如是功德不容於思議

福濟觀造殿疏

福濟觀吳中眞境城市山林神仙駿呂祖道場人天眼目欲鼎新而革故望推巳以及人載述前聞請垂仁鑒自有宋淳熈之際逮　皇明正統之間上下四百年興廢一再舉語其異蹟殊勝群山呂純陽跨鶴王省幹受方靈蹤赫赫陸道堅設齋葉竹居請額法派綿綿仙風弱於寰中玄教暢於方外然而物有成壞因壞而后爲成世有古今修今所以繼古昨以謝

仙逸篤遂令回祿煽威雖玉石以俱焚固天人之相勝惟金玉無脛而走彼土木何地不生徧叩賢豪仰憑道力圬墁匠操斧與吾群立以須廪有粟囊有錢願公一笑而捨莫道柴荒米貴古云明去暗來孔方兄若點頭公輸子便動手如雲集矣不日成之平空現蓬萊島出來忽地洞庭湖飛到共拜無心昌老再需有驗仙丹念念流通家家安樂

跋拙老書與李漢雲後

古拙爲漢雲開方便門不知漢雲後來將若關捩子麼若曾喫此一攧方信拙老元不曾說法也今二老俱已無而此公案尚存覽者悉知悉見有案無二老以吾觀之二老何嘗無而案何嘗有哉正德二年月日在新河漢雲曾姪孫文遜出示漫云

辛亥八月刊

壬子五月書成　曾孫男世廉薰銜

整庵先生存稿二十卷

（明）羅欽順撰

明嘉靖刻本

整菴存稾二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羅欽順撰。欽順之學以窮理格物爲宗、力攻王守仁良知之說。其大旨具見所作困知記中、已別著錄。至詞章之事、非其所好、談藝家亦罕論及之。其弟欽韶、作儀訓錄、嘗稱欽順於應酬文字辭謝居多、下筆稾成、未嘗自是、舊稾盈笥、晚年手自芟存、餘悉焚去。謂二子曰、此等文字世閒不少、愼勿出以示人、姑留自觀可也云云。其志趣可以想見。然集中所作、雖意境稍涉平衍、而典雅醇正、猶未失成化以來舊格。詩雖近擊壤派、尙不至爲有韻之語錄。以抗行作者則不能、在講學諸家亦可云質有其文矣。

整菴先生存稿序

整菴存稿者故太宰文莊羅先生作也臺史時按蜀如夔念蜀哲賢淵囿而夔獨落落盩文教之薄也言之竊為於邑迺一時先生同郡人分臬副憲曾侯于拱蕭侯體元分藩少參項侯廷吉咸悅先生之高手故刻稿屬臺史時以序因得而祗誦曰時嘗服先生之困知記矣而稿之文殆風天下取以風若蜀若夔焉蹉哉邈乎遂義不獲已序曰絃匏巽化以矢音奏鼎經治以陳詞玄悟漼弛素王歆微至理希闡妙機難象矣是故夸奇濫於暢藝競駢偶於飛藻雲合猋

起創為嶮程搥辟鍛圭彫厥真蔚何論文者之靡邪夫冊粟必植軒丘而玄梓乃緜虖勺小華之陽草荔淪芳禺山之巖鷮鷂委羽豫章之多儒哲者碩也有繇哉矧先生稟靈異數嗜脩直廬鑒名達如孽火脫塵枉之蹭堆含推溝納隍之心崇服王歆氷之節流坯賢模聖之譽標黼君藻民之猷故因感宣性而因性宣言之不容秘也斥讓異端揚榷脩綱詆訶光怪鉤考幽遐窮陰康天靈而核之該昆侖旁薄而載焉馬遷所謂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者非夫理學之神鮮道氣之天動而何與故四事論思進必播忠九經抗疏退不忘時

三朝重其出處四隩慕其轂華將為大史大書者蓋有奇蘊焉以系之也故于斯菴記之天地盡於心隱微必於謹可以觀慎矣于閒齋記之私萌於内必防之使無間可出物引於外必禦之使無間可入可以觀密矣于論仁則明之心而體之身積之厚而推之善可以觀宏矣于論禮則學所以學此也仕所以仕此也可以觀通矣于正學推胡瑗諸儒慕李膺之什可以觀貞矣于庶幾經濟業豈曰華藻為之咏可以觀恵矣慎密宏通而貞而恵此先生之全也

昌世名人之淵源豈擷管立意以刻露刪潤者倫哉訓道不純愚民隤焉聲行海表君子有之故於先也能文而能風

嘉靖癸丑夏

賜進士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汝南後學喻時撰

整菴先生存稿目録

卷之一

婺源縣重建察院記　迎曦樓記
胡氏重建祀先堂記　斯菴記
節孝堂記　師稷軒記
當塗縣儒學重修記　介菴記
慈節堂記　鯁夫記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劉氏雙節記
臨清堂記　光樂堂記
清塘陸氏始遷祖祠堂記

卷之二

北極玄天真武廟重修記
聽松軒記　潜菴記
南京戶部題名記　承德堂記
上模曾氏續置祭田記　閑齋記
吏部題名記　韶州府重修廟學記
沅州守素菴曾公祠記　江藩重建滕王閣記
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泰和縣儒學重建靈星門記
世德堂記　江西察院題名記
泰和山東王氏祠堂記

卷之三

贈太守張公之任序　送岑德充歸瓊山序
送通判劉君復任序　送胡濟時還錢塘序
送四川按察司副使尹君奉　勅鎮瀘序
送大尹蕭君之任序　送大行人歐陽君序
送姚君提學湖廣序　送寶應縣丞李君序
送掌教段君之任序　曲山蕭氏族譜序
送參政劉君之任序　送長史范君詩序
送蜀府長史李君序　贈僉事翁君之任序

卷之四

送南京光祿卿楊公致仕還進賢序
送太守高君之任序　送何徽州序
送光祿少卿楊君考績序
送助教鄒君致仕序　送太宰林公考績序
送少卿李公考績序　玉堂聯句後序
義田賙族詩序　南安林氏族譜序
送府丞張公還鄉序　封御史喬公輓詩序
贈大尹黃侯還任序　送明府楊侯赴　召序
慶宗老季蕭翁承　恩冠帶序

卷之五

泰和楊氏族譜序　習靜詩序
壽叔父西阜先生七十序
西昌存古録序　書院羅氏族譜序
永慶堂詩序　送太守李君之任序
送太守曹君之任序　送符助教考績序
七星文集序　慶義官王君六十序
中塘張氏族譜序　鄧塘張氏族譜序
送少叅張君之任序　送少叅鄭君之任序

卷之六

壽桂林千户李君序
贈封諭德西園豐公還四明序
贈侍御楊君奏績序　枯復詩序
奉慶伯父孤峰先主八十冠帶序
送順天府尹月湖楊先生序
贈侍御周君序　送太守馬君之任序
送宮諭倫先生還朝序
送大司成王先生序　送太守程君之任序
送太守楊君之任序　掌教蕭先生遺稿序
贈侍御羅君考績序　永新廿氏通譜序

卷之七

送太守龍君之任序　送周懷慶序
送歐陽誠之出守肇慶序
送都事董君考績序　送僉憲王君之任序
贈侍御張君考績序　後湖志後序
贈都事貢君考績序　送太守葉君之任序
金田符氏族譜序　稼村類稿後序
慶大司徒胡公七十壽序
送南京少宰石公入爲少宗伯序
送少叅張君之任序　贈僉事胡君之任序

卷之八

送太常卿張公致仕序　送太守歐陽暘之序
送南京少司徒王公入爲少宰序
奉壽少師西涯先生李公七十詩序
送副都御史范公巡撫雲南序
瞻雲圖詩序　鳳臺別意序
送侍御范君清戎江右序
送叅議周君之任序　送羅兖州序
龍陂謝氏族譜序　冷香塢韻語序
雷岡康氏族譜序　送少叅林從學序

送少叅魏喬儀序

卷之九

雲津書院集序　南谷苹英録序
贈大司馬廖公叅賛南京守備機務序
送大司徒蔣公致仕還鄉序
贈少宗伯吳公北上詩序
北上稿序　月湖文集序
贈太守徐侯考績序　桃林羅氏族譜序
義城黄氏族譜序　慶張母羅孺人壽序
三至軒詩文序　先德録序

上模曽氏族譜序　雲亭鄉約序

卷之十

獻納愚忠疏　考察自陳乞休疏
災異自陳乞休疏　乞歸省疏
再陳情悃乞休疏　自陳乞休疏
慎大禮以全　聖孝疏
乞休致以便侍養疏　謝　賜先臣祭葬疏
辭免禮部尚書疏　辭免吏部尚書疏
致仕謝　恩疏

卷之十一

大卿徐公傳　太常典簿楊伯川傳
題宋元祐辛學詩卷後
書珠林劉氏遡源録後
跋王宜右所藏蘭亭序刻本
題王歧齋手翰　思齋銘
劉文懿公享堂鍾銘　畱福堂銘
户科都給事中張君經載遺像賛
再從叔父樂庭先生像賛
上模曽氏五世圖賛（有序）
秀溪張氏五世圖賛　自賛（有小序）

劉感彦行樂像賛
碭山司訓梅軒龍先生像賛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廷器像賛
鄉貢進士蕭君時堅像賛
潜江大尹二休蕭先生像賛
南平大尹郭君本寛像賛
潮州別駕咸表劉君像賛
楊母貞節梁孺人像賛
繁昌司訓松磵李先生像賛
恩例冠帶西磐曽公像賛

族祖粹然先生遺像贊
臨清翁像贊（有小序）　旌孝蓉江王先生像贊

卷之十二

祭太平知府王公文　祭舅氏鼎翁文
祭宮保尹文和公文　祭黔國公夫人樊氏文
祭大司徒吳公文　祭都憲金公文
祭都憲歐陽公文　祭常少劉先生文
祭告故嫡曾淑人文　祭告江湖之神文
祭封編修陳公文　祭楊淑人陳氏文
祭叔父守菴府君文　祭王宜學編修文
遷葬顯妣夫人告文　祭劉氏女文（首二）
謁族高祖樂志府君墓告文
祭禮書毛文簡公文　祭楓山先生章公文
新居落成祭告先考妣文
祭劉壻咸宏文　祭蕭若愚憲副文
祭大司馬王陽明先生文
祭告始遷祖大觀府君請神位入新祠文
祭告三代考妣請神主入小宗祠堂文
祭季弟都憲文（首二）　祭外舅西磐曾公文（首二）

卷之十三

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夏公合葬墓碑銘
正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劉公墓碑銘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墓表
儒林郎合肥知縣曾君墓表
封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公墓表
南京通政使司左參議程公墓表
益陽羅氏松山墓表
衛輝府學訓導楊先生墓表
濟南府知府蕭君合葬墓表
廣西太平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李先生墓誌銘

卷之十四

南京戶科給事中劉君墓誌銘
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致仕李君墓誌銘
義官蕭公墓誌銘
旌義冠帶介軒劉君墓誌銘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前建寧推官孫公墓誌銘
南京刑部郎中周德孚墓誌銘
上舍生郭君廷祥合葬墓誌銘

封淑人羅氏墓誌銘　贈淑人范氏墓碣銘
太恭人李氏墓誌銘　太安人劉氏墓誌銘
太夫人孔氏墓誌銘
卷之十五
先吏部府君行述
亡弟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允恕墓誌銘
郭處士配羅孺人墓誌銘
亡妹蕭氏婦墓誌銘　亡女劉氏婦墓誌銘
恩例冠帶西磐曾公墓誌銘
處士楊君墓誌銘

卷之十六

五言古詩

分題得令春亭送李惟誠大叅之陝西
送大宗伯王公入　朝
題山水扇面
送太宰林公入　朝　自勵（二首）
爲歐陽牧之題竹（二首）　東窓爲曾如周賦
次韻鄭憲長舟行書事
愼軒爲蕭家紳賦　輓陸子賢舉人
豐生坊衫冠　悼亡女
古軒爲程處士賦　守拙爲丹陽賀璪賦
彭郡博先生蒲萄爲王斯遠冬官題
送少宗伯楊先生考滿赴京
九日陪吳白樓陳葦川王陽明汪雙溪登蔣
山得依字
封淑人卞氏輓章　貞母詠
持節瞻雲圖　悼内（四首）
次兒珝祗役赴京詩以致丁寧告戒之意
季弟允恕家居十有五年茲再被
召命長銀臺賦得五言古詩一篇送之
同諸士夫議鄉約于龍福寺

七言古詩

送張黄門經載使雲貴
慶楊光祿尊君太守公八十壽
送司徒鄭公致仕還閩
梧岡三瑞圖　味梅
學古樓歌　望廬山
梅鶴舊圖歌賦長歌爲　大人封君萬壽之
獻
爲楊顯祖題畫送尹別駕實六之嘉興

楊氏姊七十壽歌　芙蓉書舍
晴山捜書舍爲廖太守賦

五言律詩

次峽江　過白沙
過市汊　過吳城
望小孤　過李陽河
過清溪　過蕪湖
次烏江　回途過大孤
送許儀賓還南昌　何孝子廬墓之作
輓封君秦先生（二首）　賦玉泉
次韻答余宗周侍御（二首）　舟中偶作次韻
哭同年張經載黃門（二首）　送李司徒致仕（二首）
戊辰五月西歸寫懷寄會中諸君子（二首）
送張虞咨都事考績赴京兼過華亭省墓（二首）
次韻奉答守菴叔父　送劉司寇致仕
送大理胡伯珩北上　送徐監生亘歸臨川
送蒋大卿致仕（二首）　次韻答周德孚（二首）
示允迪允恕二弟（再疊三疊）
同允恕弟遊金魚別業次韻（二首）
大司馬彭幸菴先生賀席上作

送賈南塢先生奉使安陸恭題
興獻帝神主　贈鄉舊張克謨
次韻大司寇林公謁武夷精舍宿武夷自壽
凡四首
金陵官舍四首次郭价夫司業韻
敘軒弟六十不受賀以小詩致意

卷之十七

五言排律

送邵憲副提學江西　送林太宰入朝
壽封君吳先生　送鄭司徒致仕還閩
大人生日奉壽
仲弟允迪參議進表還取道歸省江東酌別
詩以送之
仲弟年滿五十且新居落成詩以慶之

七言律詩

劉仁仲修撰歸省壽其祖母
送郭太守廷章考最還襄陽
持節東魯爲周希源冬官賦
送尹如川副郎奉使靖江
妹夫蕭時肅與其兄時堅邀余晚遊休咲菴

陳秉衡劉　二侍御餞余西江第一樓
送耕隱徐公還鄉　送胡長史之建昌
送封君劉先生南還　太守仙風
送吳翰之任北勝州　送劉可大先生南還
送熊掌教之任無極　送萬典簿
送學士李石城先生詣闕里祭告
送李壽夫之繁昌　送羅太守之思南
送王慎簡乃郎還鄉　送朱克諧還進賢
送劉憲副提學福建　送羅宗器還任閩藩
九日同諸公白雲觀登高

送羅子文任興化推官
送李都閫赴江西　送蕭順之宰古田
次韻雪假山（二首）　送趙庭實出守濟南
輓封編修吳公　送段廷舉之東平
壬戌元宵應　制（二首）　試六館諸生
送劉循理冬官之贛　齋居懷京中寮友
送馬太守還廬州　氷蘗爲彭中舍乃尊
奉邀舊翰林諸公草酌次韻
送陳黃門惇賢還鄉　次韻呈守菴叔父
送鄭司徒致仕還鄉　和鄭司徒留別韻
送邵憲副提學江西　瀛洲雅會次韻（四首）
中秋夜看月有作　十六夜
奉和　大人送行韻上呈（二首）
又用韻奉廣　大人之意（二首）
楊文貞公祠成次韻（二首）送王實菴太宰致仕
送王伯安入朝　慶鶴次劉野亭韻（四首）
送黃太宰致仕　送楊長史之任
送韓大卿赴刑侍任　送俞少司空赴　召
送林貳守之任　陳復清輓章
次韻睡起答何中蒙趙元默二舉人（二首）

雨中過鄱湖望廬山不見
北堂永秀爲元默賦　候風南浦連日頗熱
寫懷寄監中寮友　慶族叔用舟甫七十
用韻謝叔父招飲　環山樓爲陳太僕題
謝諸父見過賞雪　次韻寄二弟（三首）
聞逆宦伏誅次澄江公韻
次韻奉呈　大人　次韻奉答守菴叔父
次韻答曾雪坡　寄李敬夫（二首）

卷之十八

七言律詩

遊白鹿洞（三首）　送楊晉叔京兆之任
辛未五月九日仲弟允迪寄來江行五詠時
久候不至遂用其末章韻作一詩答之
憶仲弟上事（二首）　奉呈大人封君
次韻答楊光郁司訓　憶季弟
送通政馮子楓赴京（二首）送少司寇戈公赴京
送都憲丁應韶入長銀臺
壬申元夕　大人用梅聖俞韻賦四章依韻
奉呈并寄二弟
次韻答方懋學（二首）　夜坐偶作

壽大司徒洪洞韓公　次韻答吳石樓（二首）
次韻答儲柴墟少宰（二首）次韻寄劉中和大尹
喜通政弟至龍江　仲弟久無書
得家書知季弟以除日至邑城新正三日拜
家慶六日焚　黄各賦詩以識喜
寄贈仲弟進表赴京　喜季弟得子
送薛全卿之淮安　送王甌濱赴北監
瀛洲會次豐元學韻　送歐陽誠之守肇慶
送龍德宣之任瓊州　送呂仲仁少卿之任
半山爲歐陽時瑄賦　哭族祖壁翁（二首）

哭孤峯伯父　贈王宜學
次汪司成登獅子山尋閱江樓故址韻（二首）
甲戌初度伏蒙　大人寵賜長歌謹用首韻
賦詩一章以志感且以申致眉壽之祝
依韻奉答西皐叔父　依韻寄答銀臺弟
春晚登憑虛閣次熊峰韻
送胡伯珩少卿北上　送楊晉叔入掌太常
壽錢侍御乃父封君　幽壤重光
送龍孔召上舍還鄉　送劉廷壁出知蘭州
送大司馬張涇川進太子少傅致仕歸全州

送尹其信之新昌　送大司空柴公致仕
楊恒叔以母老求去　詔進太僕少卿以寵
其歸（二首）
和答尹憲副先生（三首）　和答楊司訓先生
奉和大人示喜之作（二首）送胡司徒致仕
寄銀臺弟及寫懐各一首俱用其采石登高
韻
羅子文侍御墜馬傷足有作次韻（二首）
次吳白樓借山韻　送蕭乃禎還定庠
送汪司成考績　送魯司成歧蒞北監

少司馬陳公進大司寇致仕時僑居金陵
送潘僉憲之福建　孝陵行香喜晴用韻
午日白巖司馬招飲于天界寺席上次甯菴
宗伯韻
題畫送郭姑夫南還　貞壽堂爲朱舉人賦
憑虛閣宴飲次吳甯菴韻（二首）
丁丑十月七日早辭　朝有感而作
寓儀真公館大雪　觀瀾爲曾峻術賦
戊寅春祀先禮畢侍宴中堂喜而有作
慶季弟新君落成　次韻憲副弟遊金魚

甯菴宗伯後園絲瓜有一莖四五實者次韻
二首
中秋燕集　大人命以看字韻賦詩
送李濟之赴寧波　遊青原山
次韻憲副弟元日志喜人日寫懷之作

卷之十九

七言律詩

清明謁　陵有感　送楊瑞虹亞卿還蜀
送太宰廖公之任南京
慶劉司寇八十壽　次韻蔡都尉自喜

送彭濟永歸蘭州　慶敬所少傅六十壽
汪石潭分惠新酒無侑以詩依韻走謝
送熊峰太宰祭告陵廟
送劉克柔祭告南行　送劉汝忠祭告東海
送張都憲還宣城　隨　駕耕耤
駕幸太學喜而有作　送郭正學太守
成國朱公奉使安陸恭上
興獻帝冊寶
承乏南銓同年諸公會餞于石潭少宰之第
即席聯句爲贈余因賦短章留別

朝辭後過部中告辭白喦太宰留酌于水鏡
堂同石潭少宰聯句爲餞余賦短章留別
舟行有懷三江宗伯用妝字韻奉寄
送胡伯珩都憲入賀　尊號禮成
鈐山堂爲嚴翰讀賦　送通政弟赴京
贈大司寇趙清溪先生次熊峰太宰韻二首
次徐太守登快閣韻（二首）東湖書院
張怡軒藩檢以使事便道過家省墓訖遂還
任　詠茉莉用通政弟韻
詠憲副弟庭中茉莉　用韻招二弟小酌

滕王閣新成無祠二忠次陳高吾都憲韻
送朱推府考績赴京　壽徐大卿八十
壽節菴叔七十　送鄧正科還南安
讀歐陽碧谿詠雪諸作用韻美之
謝曾后壁僉憲過訪　壽楊潛菴七十（二首）
送謝掌教之任同安　壽蕭鴻臚七十
賀竹港建小宗祠聯科坊
和陳靜齋都憲歸休志喜之作（二首）
泰鳳山寄示歸休志感之作依韻答之
用鳳山韻自述　次韻答劉煥吾

謁初祖主簿府君墓太玄觀主蕭雲漢候于
途因過觀中少憩而歸（四首）
壽正郎尹南山八十　次韻小雷洲靈芝
次韻王磐江對雪效禁體之作
次韻答曾蠡海　次曾蠡海賀進階韻
送繆州守之任夷陵　慶曾僉憲八十壽（二首）
己丑元宵（二首）　慶歐陽碧谿六十（二首）
慶蕭有容親家開六（二首）次韻答郭本寛大尹
送金司訓致仕還鄉　送張司訓陞泝陽令
慶廖太守八十壽（二首）　燕落文光
慶三從叔父宏菴翁八十壽
次韻答歐陽主素　贈引禮舍人曾民悅
答歐陽碧谿次韻（二首）

七言排律

和楊遂菴韻送林見素都憲巡視江西
賀姊夫楊顯正滿五句
次韻答王宜安

歌

送鄭端典親家還鄉

卷之二十

七言絶句

題許由傳說二圖　題雙鶴圖
晩看取魚供先妣愍忌之薦
發龍江　過儀真
過金山　發京口
過丹陽書所見　過常州
過無錫　喜鄒永章承事來訪
永章第永明評使晚至請次日登虎丘
遊虎丘　過吳江
次嘉興　拜別父叔

復過蘇州　復過無錫遇雨
復過常州李太守羅二守餞于毘陵驛中
羅二守復携酒送至新開
復過丹陽阻淺久之方晩
復過鎮江　過揚州
過邵伯　早發高郵
次淮陰　借得公館養痾
公館即事　内子生朝
讀桂進士兄弟文字喜而賦之
復過廣陵道中　借居三塔菴
連值客至
送魏良輔秀才還新建（四首）
次韻奉答守菴叔父（二首）
用前韻奉寄壽官伯父（二首）
用韻奉寄西阜叔父（二首）
連被公薦不果用士夫有見慰者（三首）
蕭生循威爲余寫真復作小影傳其家因題
一絶　送三坳宗姪邦圍（二首）
送求古叔還鄉（四首）
吳白棲重修清風亭有述次韻（二首）

庚辰閏八月十四日冒雨發郡城
安成道中有感
後中秋夜分宜公館對月
袁城謁韓文公祠羅守貿夫復請登宜春臺
一覽　次宣風館
次萍鄉　次醴陵
宿荷塘鋪　次臨湘驛
早發長沙守貳追至北關揖别
次湘陰　次大荊驛
登岳陽樓　次鴨欄驛對岸
次魚山驛　江行即事
過簰洲驛　望金口
至金口登高一望　次漢陽
次蔡店驛　過漢川縣
次劉家隔　次應城縣
至德安駐城南金泉寺
壽府免見遣官來賜羊酒
途中見野菊盛開有感
次應山　過恨這關
次悶城公館　次信陽州

次明港公館　次確山
九日確山早發見菊花有感
次遂平　過西平
次郾城　過臨潁
次許州　過長葛
次新鄭　次鄭州
次滎驛　登西城望廣武山
途中憶長兒生朝　渡黃河
次亢村驛　次新鄉
過衛輝　次淇縣

過宜溝驛　次湯陰
過彰德　次磁州
過邯鄲午飯有覃　次臨洺驛
過沙河縣　次順德
過內丘　次栢鄉
過趙州聞伍朝信都憲以迎
駕東行僅先數刻
次欒城　過真定
未至伏城驛數里天已晚有數騎睥睨林間
整備而過

新樂道中　發定州二首
次慶都　次保定
聞　聖駕已次臨清喜而有作
過安肅　過白溝河
次涿州　次良鄉
柬同里曾氏諸親　確齋二首
長男生日用韻勞之二首　自題半影二首

詞

次韻吳寓菴小詞二首

整菴先生存稿目錄終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一

記一十五首

婺源縣重建察院記

察院者故御史臺三院之一也我　朝政御史臺為都察院其屬惟監察御史分十三道以居而三院之制盡廢惟其銜命四出以按吏治者所至之處必有館宇以正厥位而出政令焉乃名之曰察院葢其名雖仍唐宋之舊而實有不同者通建於郡邑也婺源為南畿大邑邑有察院創自宣德年中歷歲滋久傾頹且盡平原聶君瑄來知縣事喟曰是非所以尊

嚴風紀也按節時至俯就他館可乎顧初政尤重勞民已而惠洽信孚民用和懌爰稽庫曆得顧役餘財若干遂謀作新以還舊觀適御史羅山劉君東之按行至邑聞而韙之乃市材僦工涓日興事屬鄉老陳樞朝夕程督而縣丞天津顏輔主簿漢川謝銹典史餘姚陳輅皆賛襄惟謹未幾院以重建為屋凡若干楹堂寢崇深門序整飭墻垣堅厚塗繪鮮明所以表風紀之尊嚴係一人之瞻仰斯有在矣寔弘治壬戌夏五月也明年聶君被

召為南臺御史慈谿羅君縉代之謂茲役不可無紀乃請於聶君欲得文詞以刻于石聶君重違其意而屬筆於余余惟封建罷而郡縣成巡守輟而使權重前代姑弗論若今御史之按治于四方制度得以考正之官吏得以進退之民情之利病得以權其輕重緩急而罷行之事權所寄葢鮮有過之者也挾重權以臨乎下百度所由秩也而其所居之署有司者乃玩而不理豈非以上之人習於遺遠因謂虛器為無用哉夫近之察而遠之遺是上慢也察者理而遺者玩是下慢也天下之治未有上下胥慢而能有成者

雖一察院之廢興若未足為輕重然覇圖方振則賓館斯崇王政克行則明堂不毀是亦惡可例以末節視哉故觀於茲役而劉君咨度之周聶君從政之敏皆可槩見誠不可無紀也羅君所為欲紀之者固以休於前政殆亦有見於治體所係者乎後之人尚時葺之俾勿壞

迎曦樓記

自余家西岡之下北行二十餘里里名曰大瑞有山來自西北巍然雄峙狀若駝象然左右之山如趨如附溪流映帶風氣完深凡依山高下以居者皆宋端明學士忠穆鄭公之裔也其族屬既衆屋之為廳為

堂為樓者凡數十所有樓名曰迎曦則處士宗傚君所建蓋正寢南向是樓在其左而面東其下為房宗傚君夜則休焉雞鳴而起登樓而坐以思夫晝之所當為者既得其理則開窓而迎望而蒼蒼焉而耿耿焉日出而大明焉於是乃出而從事習以為常故樓以迎曦名也其從子端典於余姻家間屬為之記嗟夫日月代明而為晝夜然夜者人之所息凡應事接物以供其職分蓋莫不在於旦晝也自夫玩愒者言之彼於朝曦暮景之升沉固漠然不以介意夫豈知寅賓之義所係甚重而坐以待旦又聖人之所以為

天下後世法者歟即名樓之意以推宗傚君之為人其立身治家克勤無怠有足槩見者矣視世之玩時愒日者可同日語耶抑君之所見或未止此在易之晉貞坤而悔離其大象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夫明出地上雖愚夫愚婦莫不覩其象也惟君子觀之則能反求諸身而知所用力焉故夫視聽言動無敢不由於禮誠懼夫明德之或昏也宗傚君行義稱於鄉族方慎修而未已殆有得於觀象名樓之表者乎是可書也故不辭而為之記若樓之規制與夫創造之費則在所可畧云

胡氏重建祀先堂記

弘治甲子春三月吾邑西平胡氏重建祀先堂成堂四楹間其廣三尋有半深僅三尋崇頗殺之堂後為寢室二楹以奠神主其廣二尋深則倍之堂之前有廊東西有廡東廡之南庖廚在焉西廡之南為庫以藏祭器其良材堅甓之用梓匠塗墍之工費凡二百餘金宏偉高明加於舊數倍先是其族之顯者鎮江通判學固君患舊堂之敝且隘上無以妥祖考之神靈下無以容子孫之拜起謀欲改作首輟俸金五十倡焉顧其役良大莫適為主乃有賢者曰端威君慨

然身任厥成遂簡閱族人均其力之厚薄自勝冠以上各以率出金合之又百五十端威君乃與一二子弟能者從事區畫程督莫不有方夙夜惟勤殆忘寢食役雖大而成之若易易然協心故也余忝胡氏甥壻聞之良喜蓋素仰其先德之美於是益徵其慶澤之長比年侍親里居端威君乃與通判之弟學滎偕來請記厥成以畱示久遠余不得辭也竊惟古禮之幸存於今纔百十之一二其涉於形器者雖可槩舉至於精微之深意知之明而處之當為難姑以祭禮言之如伊川程先生所行則歲周於遠祖如晦菴朱

先生所定惟時舉於近代二先生皆命世之才禮學之宗而其所處乃不同如此有志於禮者可不審乎今吾鄉大族往往皆有祠堂祭禮之行各有所受葢周及於遠祖者近代之祭頗畧而不專致隆於近代者遠祖之祭或廢而不舉揆諸人情皆未安也夫合族以居昭穆素辨生同出於一本心同萃於一堂則自始祖而下歲事之修宜有不容缺者其自禰而上以至高祖則當各隨所繼而於時祭每致謹焉庶幾遠近有倫恩義兼盡雖不能盡合於古亦當無大謬已然區區之見未嘗就正於有道今通判君方致鎮江之事進階奉訓大夫以歸其族人又多讀書知禮卑相與參酌余言而審處其當使禮之行而鄉人頌焉曰胡氏祀先不苟如此則豈不有以增斯堂輪奐之美而垂永世之規哉是為記

斯菴記

斯菴者處士郭君本川之別號也君季弟善化尹本寬與故郎西學諭徐君廣威及余皆同年領鄉薦余二人者嘗因善化以識君其號葢學諭所為君標者近余家居侍養君復因其女兄之夫余族祖勲翁求余一言以繹其義余謂君字川而號曰斯菴殆取夫

子川上語也夫子川上之語其義至精至大至為難言程子嘗云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顧余之淺陋其敢輕置喙乎謹辭于翁辭至再至三卒不獲命乃試為之言曰人之見止於目之所及目所不及固一無所見也見其所見而遺其所不見欲驟語夫逝者如斯之妙何以異於兒童之觀指邪自有天地以來至于今不知幾千萬年矣其間氣運之盛衰人物之消息不知其幾千萬變矣然自今觀之固無異於古也自後來者觀之寧有異於今邪今無異於古後來者無異於今是萬古同一川也萬古同一川稍有識者或知之矣亦有知其所以然者乎故曰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雖然天地之大吾心盡之矣隱微之間一或不謹此滔滔者必為之壅遏而不得遂其自然之勢有不橫潰四出以極於滔天者哉夫子川上之語大要如是窮深極微雖終日言之不能盡也惟君二難競爽其所友又多時賢談論之優柔切磋之縝密殆將了然於斯義而無疑矣余言如此不知亦有合乎否邪族祖為余言君晚年踐履益篤表儀家庭為鄉人所信重僉曰郭氏前聞人有徵士

子孟寧晉尹士昭大行人與文光明卓越令如斯菴善化兄弟可謂無忝噫君其果有得於川上之語而知所從事者歟果然則余言之有合也可必幸置諸壁間而時覽觀以自輔斯斯菴也將有聞矣

節孝堂記

成化丙午之秋吾鄉大疫死者或一家數人姻夫曾君汝厚有二子瑛璬數日間相繼死惟一孫曰旦方孱然君慟哭殆不可生曰吾老矣而天降兹酷罰吾將疇依壯者且不保是孱然者其又可恃邪時曰旦之母蕭氏年方二十有三乃乘間從容寬慰君曰瑛

與叔大不幸至此然有新婦在翁幸無憂養老字孤新婦之責也新婦所不能終事而敢有二志者神明殛之君慨然雪涕而興曰新婦能然吾有望矣蕭自是屏絕膏沐避遠嫌疑恒獨處深閨勤紡績以助甘旨日謹視其遺孤而隨事訓飭之孤稍長則遣從師學問蓋于今二十年矣於是曰旦既已成立娶婦生子君亦安蕭之養年踰七袠而精健不衰鄉人之賢者皆云蕭孺人秉節堅貞卒成其子又能孝養舅姑使忘其無子之戚以享有壽康雖旌典未可猝干然有善弗彰殆非鄉閭之義也會曰旦作堂數楹以奉孺人乃相與落其成而扁其楣曰節孝曰旦遂介其姻家余族兄欽師求記於余余讀孟子書至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未嘗不深思而永歎也曰嗟乎天理之在人心者微矣一得失之間而為人為獸為君子為小人貴賤之相懸榮辱之相去奚啻千里世衰俗薄雖名為讀書之士往往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今孺人以一婦人女子乃能盡節於其夫致孝於其舅姑壹暴克修本心不失是豈獨賢於憂之子之無裳者而已哉古昔盛時閨門之內必有師傅之教況乃刑于之化流自王宮是以女德多貞風俗醇粹

今去古益遠內教不修人欲橫流莫能自制而深山長谷之中猶有知禮守義如孺人者人心天理固自有不可泯滅者歟　國家著令婦有守節不移年踰五十者有司以聞輒賜旌門之典孺人節甚著而年未及少需歲月賢有司當在不遺今者揭扁高堂蓋諸君子善善之誠惟恐不速道固並行而不悖也余也非才猥以風教為職事有關於風化者采錄表章固其分也矧曰旦之請圖所以光昭其母氏之大德者甚惓惓乎故不辭而為之記孺人出吾邑寧溪名族近世徙居永源云

師稷軒記

泰和澄江之南數里直周道之右其地名小棠州嚴氏世居之環嚴氏之居皆沃壤歲收常特厚嚴氏之彥有名稼字景暢者隱居西岡之下西岡距故居良邇景暢歲時督僮奴耕種希復外慕以給仰事俯育之需祭祀賓客之奉有餘積焉嘗軒西岡以為游息之所扁曰師稷用表其志且實其名也余從叔用昂與之有連景暢因以求記余惟后稷之故見於經傳者可攷矣蓋其自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及長當唐虞之際實為農師書紀帝舜申命之辭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此其職也至其後世子孫則從而追頌之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由是觀之其功德豈不盛哉景暢之志似矣然不得位無以見其及人之功顧名其軒曰師稷意豈以深耕易耨致穰穰之獲為師稷之實邪蓋余聞之善學古人者當觀其所用心孟子曰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雖其居位任責義所當然而用心之厚蓋可想見誠以稷為師將必推其有餘以補隣里鄉黨之乏惟力所及無務自肥則雖不必有稷之功而所存固無愧矣景暢積而能散其殆庶幾乎抑余又聞之古之善學者舉一隅則以三隅反詩云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今夫人欲之私吾身之豐草也天理之公吾身之嘉穀也師稷之茀豐草反而得克己之義焉師稷之種黃茂反而得復禮之義焉于以和身睦室有餘師矣稼穡云乎哉景暢勉旃夫天理不有諸身而己私紛見於事則夫耕耨雖勤穀粟雖多殆難免乎齊景公吾得而食諸之慮矣景暢生衣冠之族閑詩禮之訓有孝弟之美其必能勉於是哉軒之規制與夫向背之宜觀覽之勝吾不能悉亦有不必書者姑因從叔之命申其義以復景暢俾置之壁間以自考焉

當塗縣儒學重修記

我

太祖高皇帝渡江之初首駐蹕于太平武功既成誕興文教亦自太平諸郡始當塗太平附郭縣也縣之儒學則洪武六年其令王俊即宋尉司舊址創建後來若楊守仕敏韓令恭亢令霖据基葺宇時有潤色然大抵皆因舊規師生廨舍四散不整正德五年之夏洪水入焉浸淫久之幾無完宇泮池湮塞射圃荒蕪學因以甚敝廬陵周侯綂自南京刑部郎中出守

其邦周覽徘徊有意經理會柱史冼君光以巡按至視而嘆曰學校如此何以育才失今不修他日為力倍矣遂與侯定議屬任令高鳩工庀材以舉其事已而冼君滿去柱史鄺君約代之寔成厥終凡新作師之廨宇三區區十楹駢列於後堂之後其址則舊為諸生號房及社學或遷或易兩得其宜又作號房二十八楹分列於堂之左右琢石為梁柱各六以改作靈星門殿廡堂齋咸加補葺湮者以濬天光洞然蕪者以剪門亭翼然繚以周垣凡五百餘丈肇工於六年初夏至十月而落成規制一新觀者咸喜為費凡

白金三百二十兩及食工之粟皆取諸贖刑入力取之餘夫遠邇均一初未嘗有病乎民也侯以余同鄉且嘗備員太史乃具其事之本末以授訓導楊綱來請記焉余惟三君子之所用心非直為觀美也以為學校育才之地必其高明整飭使為師弟子者居之而安則其心一無所撓而其為教也必專為學也必固庶幾人才輩出有以維持斯世永底于平康蓋其用心之厚如此則凡學於此者寧不知所感發而興起乎昔顏淵在陋巷之中而獨以好學見稱於夫子今焉學宮完美風雨攸除陟降興居既安且適則所以進於學者宜何如也蓋士當窮居之時固當學顏淵之學顏淵之學其本末具見於魯論惟博文以明之約禮以誠之至於積久而有得焉則心無不存情無不正由是出而效用建功立事參諸禹稷其庶幾矣澤潤乎生民道光於前哲夫然後無負我高皇興學之意諸君修學之勤苟徒規規焉於記誦詞章以為富貴利達媒斯亦陋矣嗚呼學於此者尚其知所學哉周侯為政惓惓以教化為先蓋有其先都憲公家法而同知秦侯茂通判劉侯卓推官紀侯憲章學教諭　訓導　皆贊襄是役惟謹敦匠

則經歷周鴻主簿劉孟選財用之出納則委諸義官張喬甯隆法皆得書是為記

介菴記

菴以介名示堅所守也人必堅所守然後能有所立不然則將隨風而靡逐波而流此小人之所甘心而非君子之所以自待者也君子義之與比不苟比乎人是故人皆然而已獨不然義不得而然也人皆不然而已獨然義不得不然也超然孤騫挺然特立夫豈求異乎人云哉堅吾所守而已矣易曰介于石不如石其能自立於天地間哉余姻家劉君述倫嘗名

其宴息之所曰介菴君子莫不嘉其志亮考其行知其可以進於此無疑也葢君性剛而辭厲奉身約取予明事孀母鄒能順適其心意守先業以不墜積勤久之且弘于厥初家累衣纓有聲勢可憑居如無有而維綱所繫振飭必先所與交游必賢於己者與同於己者於流俗未嘗有所茍合也其為人如此可不謂之介乎顧其所以名菴之意則固非曰能之也葢将益堅其所守而勉乎其所未至以卒同乎君子之歸焉然古之君子其介可及也介而未始不通通而未始不介是則不可及也此其精義之至夫豈一朝一夕之功哉推君之志則其所以自勉者宜乎日有孳孳而不知夫老之将至也君兹壽登六袠年高而行益尊往尊其名者今則併尊其字不敢舉因即菴名以為君號君季子邑庠生宏余子壻也與其伯氏彥仲氏能來請余文以記之余聞孔子之稱子賤曾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劉居萬安橫街為大族百十年來若大司寇公與其子方伯公相繼以功業顯其始終大節可仰可敬若今光祿少卿咸卓監察御史咸栗則余幸皆獲從之游少卿之慎容察御之清苦余每愧於不能齊也而其隱者若君與其從兄述傅又

皆以孤子奮立卓然能為鄉族有無葢其累世之間君子之澤漸涵浸漬遠且深矣由是推之将君之子若孫必皆慎守家法以圖無忝所以貽介菴之令名於無已者其不又有在乎遂不辭而為之記如此以復宏兄弟之請且以為君壽彥能皆克肖宏方讀書求志余固以遠大期云

慈節堂記

慈節堂者族叔父用元奉母曾孺人之堂也堂以慈節名者何昭母氏之大德以示其後人俾不忘也初元生踰月而其尊人秉厚府君棄背孺人年方二十有六即以育孤完節之死無他哭矢於柩前誓于今三十有五年而孺人年六十矣元自呱呱而長以至於成人至於有室有子其學之所就又足以為章句師孺人所以保抱携持匡娛誨誘匪朝伊夕寔既厥心施及諸孫有蔭無替兹其所以為慈方孺人之寡居也姻族間固難其守而孺人厲志特堅或以再醮諷之輙嚾罵以絶竟全貞白以至于今皎乎氷雪之明確乎金石之不渝也兹其所以為節夫母之慈其子妻之盡節於其夫是皆天理之當然人心之所不容已而孺人獨能無愧焉者何哉生不皆厚教靡素

閑情欲之感易流姑息之恩難割傷慈失節固其所也惟孺人性質淳懿志操之正固得於天而又出自名宗以淄陽少尹宗翽公為之祖庠生時謹公為之父少司寇省軒公為之伯父所以薰漸於禮教者復有素焉宜乎慈節之兼全既絜其身又成其子表表乎足以為閭門之楷範也夫以孺人之節如此考之
國朝著令有司者宜以　上請當得旌表門閭以為風俗勸顧政非其人不舉而元之力亦未足以遂其所欲為則姑即其實以名其堂庶幾奉揚休德於萬一而百世之下為子孫者仰而思之將莫不知夫

一脉之傳綿綿不絕皆孺人之為賴也其為咸慕庸有已乎元之用心於是乎可謂孝矣肆凡族之老長咸嘉其舉而余亦樂為之記異時操史筆者其或有取焉記成於正德己巳十有一月八日蓋孺人初度之辰也元三子欽封欽榜欽會

鯁夫記

造化之妙不出乎陰陽剛柔人之所得以生者其中也中之為體也徼而為德也至蓋舉之者恒莫能勝自非聖賢往往皆氣質用事是以或偏於剛或偏於柔或偏而為善或偏而為惡體隨用化而甚者遂幾於亡人極之不立職此之由也周子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夫聖賢尚矣至於善之與惡又豈可同日而語哉柰何氣化日醨俗流愈下強梁邪佞之徒所在林立而所謂善者落落如晨星先聖嘗云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豈其難得自古而然歟妻姪曾標一日奉其尊君民愛父之命以鯁夫行事請記於余余未嘗識鯁夫然嘉鯁之為號考其行事殆庶幾所謂剛善者遂諾之鯁夫朱其姓浡其名九輿其字自其高曾

来世有德善為儒先君子所稱見於文辭有足徵者鯁夫承之益惇行孝友以圖無忝其世性直而能斷遇事是是非非長區賦累年惟法惟時不猛而事集其為人如此故能得鯁夫之號於衆多之口而君子亦喜稱之自昔以鯁稱人必繫之骨蓋以骨強四體稱曰骨鯁則其人之堅強正直也可知今獨以鯁稱其義亦無異也鯁誠剛善而充實為難有以充之見大利而不前見大義而不却臨大變而不撓則操履益固而聖賢可幾又不但賢於強梁邪佞之徒而已吾聞鯁夫喜從君子游亦嘗有以斯義語之者乎鯁

夫所居在王山之麓古平之里王山峻立於一方實吾邑之望吾所望於鯁夫者庶乎其克配之夫安知鯁夫之名將不與茲山同其悠久也鯁夫今年壽登六袠四子景明景曙景昶景茂皆克肖標其女之壻云

安慶府重修儒學記

嘉興陶侯煦守安慶之明年疆場無虞惸獨有養乃圖新其郡學既得請於提學御史黃公如金廵按御史鄺公約遂諏日興工同知楊君　通判侯君　推官陳君　懷寧知縣李君純皆克贊之又明年秋督工檢校張珂率富民之供事者十有六人以工畢告八月朔旦侯舉釋菜禮告成事於先聖先師實正德七年也於是學訓導貴溪江君奎具事本末俾諸生方欽陳潔造余官邸請文刻石以永侯之功余為童子時嘗隨侍家君學於茲學會刻一峯羅先生所作靈星門記過必一再讀至今尚能誦其辭追想舊遊固不能忘情也屬茲盛舉可無述乎惟茲學建自國初百餘年間葢屢經修葺然其敝壞不至如今日之甚故其功亦莫過於今凡今所改為者若明倫堂若養賢堂若中外二門其高廣加於舊率五之一而中門倍之所創為者若中門外之泮池池上及門内之綽楔門左右之廻廊規制所存陟降所由固皆不可闕者其他若東西四齋會講之堂尊經之閣肄業之舍以至於倉庫庖湢則舊貫猶可仍然皆正其欹傾易其朽腐補其缺漏而加之藻飾焉葢凡可以用力者無不為也靈星門舊據高阜荒蕪而不整乃甃為方臺自臺以達於㦸門有坊有池有旁行之道增楹浚甃咸就規矩聖賢塑像設色加精葢凡可以用力於廟者亦無不為也自經始以至告成歷日凡四百九十有奇為工三千　百貫白金僅千兩内帑乆遠之計外聳壯麗之觀而民不知勞財無妄費侯於是役其可謂盡心焉耳矣夫興作葢春秋所愼然宮室之制取諸大壯泮水之樂頌於魯人則凡去撓就隆固隨時變易之義而學乃教化所從出人才所自成敝之宜修而作之宜壯又孰有先於此者於此而克盡其心非知務之君子乎是宜大書而深刻之俾後來永永有考若夫學者之所當取舍則一峯言之已盡而家君之教諸君容亦有未忘者惟勿疑勿怠以進於聖賢之道以克其文武之才則人與學而俱新矣夫如是豈惟不負侯之美意執筆者與有光焉

劉氏雙節記

劉氏雙節者大學生新昌劉煥之大母母也二母皆其邑陳氏同出義門之後為士恕甫妻者是為安仲母為煥之大母為安仲妻者是為煥母安仲之孤也方歲煥之孤也方七歲其弟爍方二歲所克至于成立以有今日者惟二母之為恃也夫士恕甫父子相繼以短命死在於人事為大不幸盛年寡處固人情所甚難者一或不安其室而動淇梁之思藐焉遺孤且將誰屬然則劉之宗祀未可知也而二母者皆誓死靡他姑厲其節于前婦厲其節于後盡心竭力

無任長育教誨之勞竟以成其孤而永其祀又非劉氏之大幸歟夫仁與義人極之所以立也婦能從一而終此其心亦惟不忍死其夫不忍棄其孤爾不忍棄其孤是之謂仁不忍死其夫是之謂義一節立而仁義無虧此為婦者所以尤著於節也教衰俗薄民之興行者蓋鮮而婦節之著乃繼見於劉氏士君子僉以雙節稱之詎非秉彝好德之公哉　國朝著令凡節婦年及五十有旌表門閭之典惟煥之大母既踰下壽而卒雖若無及然其母固無恙方屆五十于茲誠衹若明條舉以　上請恩典蓋可弁得此其責在有司若夫所以顯二母於無窮此則煥之所當自勉也煥嘗從余游其資明敏可進今既登名選籍將歸需次于其鄉乃踵余門拜上雙節本末以記為請余嘗見新昌志其事蓋已特書顧風化所關書之不嫌於復輙從其請而為之記亦因以勗煥云爾

臨清堂記

吾邑澄江之南石牛山之北為上模里里中著姓惟曾與羅曾所居有上下村吾家居西岡下相去各半里許勢若鼎足石牛山為里之鎮比立多秀峯其南則岡巒重疊不可勝計谷中流泉數十道宛轉相會

合為一溪繞山而出昔人於其稍平處鑿渠引水西行以溉田其西有流泉一道来會遂別為一溪同為雙龍之水西溪又分為二其一縈帶兩村間再折而出于下村之背以合乎東溪其一出上村之背直趨于西岡小徑之水過之同流里許以與雙龍之水合又曲折北行四五里入於馮嶺之江蓋上模之山川形勝如此秀鍾靈萃故兩姓世不乏人若余內兄曾君民譽則下村之傑也君為故冊稜掌教敬所公季子早承家學學垂成而得貞疾遂不果出然其為人闓爽重倫理篤交際遇事能斷而務持大體宗族鄉

黨莫不敬而愛之其所居舊廬歲乆而敝且隘乃益市旁近地命其子曰淳曰濟作室南向前堂後寢規制適宜而撤其舊廬更為重屋仍東向會余起廢復出過辭外舅西盤翁及君因逹觀于新構溪流繞砌清趣滿堂為之洒然樂而忘歸也君遂出酒觴余雅歌投壺樂飲無筭日且暮復導余循東廊轉而入一小閣閣乃跨溪之半俄明月東出水光益瑩聲益清景尤勝於是洗盞更酌子姪輩吹笙鼓琴以侑之至夜分大醉乃已明旦且別余為君名其堂曰臨清已而君求得善書者大書以揭於楣間人遂以為君號余一出不覺數載於時無寸補旦夕俛仰風塵間殊不自慊每憶兹堂之勝未嘗不慨然思拂衣而往以數從君遊也兹辱君垂訪問謂余曰吾堂子名之甚善盍為我記之乎余惟江南固多山水臨流構室何所無之觀其氣潤軒窻光浮几席室則近乎清矣然而塵容俗狀奔走弗暇其人未必清也表襮可觀文雅為尚人則近乎清矣然而陰謀詭計展轉相尋其心未必清也君固未能無欲也而嚴於自制則有以清其心亦未能遂無事也而善於自省則有以清其行夫如是而為兹堂之主時與嘉賓遺老從容觴詠觀山翫水以享其清樂不亦有足尚哉是可書也余安得不為之記惟其後人之嗣守兹堂者尚以清心寡欲為本或出或處必有稱焉以無負君之貽謀則亦無負於山川之靈秀矣

光樂堂記

南京兵部郎中陳君逹嘗與其弟進暹作堂四楹以奉二親起居會　國慶覃恩用貤封例　錫其父蒙菴先生娃誥命仍淛江按察司僉事致仕階朝列大夫母葉氏封宜人　命詞有云益增門閥之光安享桑榆之樂識者因摘取光樂二字以名其堂縉紳大夫遂相與咏歌其事以為先生與宜人壽郎中得之甚喜重惟堂宜有記乃介其同官歐陽相周来屬筆於余余聞陳氏世居閩之大義鄉家傳官學入　國朝則有若翰林侍讀叔剛湖廣按察副使叔紹皆先生伯父淛江左布政使婞其伯兄也先生登戊戌進士歷潮州推官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廣東淛江僉事從子塤與逹同登乙丑進士今同為郎中南京門閥之光有自来矣先生所歷官皆有治行其為御史嘗條陳八事為
敬皇初政之助多見施行後因病乞休年方五十有

二當道固留之不得益相與嗟嘆其賢歸則以行誼率鄉人以詩書教子姓以文字會諸名流而絕跡城府清風完節高出一時亦惟宜人之賢式克相成其志爰及晚年而其子又顯所以增光門閥享樂桑榆信有如　命詞所褒者宴息有堂落成伊始而楣閭之扁遂得有所憑藉以定豈非陳氏一時之盛事也哉惟先生諸父兄作之於前則既光矣然皆以賢勞卒于其位未嘗有山林一日優游之樂諸子姪承之扵後則又光矣而鴻漸之翼勢將極於萬里方憂

勤職業之不暇尚何逸樂之敢言乎夫樂有未遂固不害其人之賢要自夫兼得者觀之則其為福也備而夫人皆有不可及之嘆此先生所以重為縉紳所尊仰而斯堂亦因以有聞於世也歟先生今年壽六十有七宜人僅少其二詩云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所以對揚　天子之休命以永斯堂之聞者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

清塘陸氏始遷祖祠堂記

高要陸先生汝為既謝靈壁教事而歸率其族人創建祠堂以祠其始遷之祖文鎮府君蓋以義起者也陸氏世居其邑之大路里宋季之亂府君始避地来清塘依其外家鄧氏闢土作室以居有子三人子有子矣子平亂甫定孟季各徙居他所已而皆乏後居清塘者惟仲氏歷年久而族益蕃府君之墓在大路里之蛇洲岡其存時嘗籍腴田二百四十餘畝屬諸墓俾歲收其租入以供祭掃其子孫相與世守之至今歲一脩墓祭以為常初未有議及祠堂者先生謂禮嚴報本有如府君功德子孫蓋百世賴之祭之其可不以禮家無祠而墓扵祭如禮何私謀於族議以克合而祠堂乃扵是乎建焉寔弘治辛酉冬也堂六楹間有門有序其制高敞宏深既成復相與定議歲

以清明前一日當執祠事者夙往謁墓剪荊棘祠后土而歸明日乃奉牲醴就堂中行事族有大事則亦扵此而祭告焉昭穆有倫賓贊有位獻酬有度登降有容補前人之所未及為貽後人之所不敢廢斯祠之建誠可謂合於義矣先生欲記其本末以示久遠以歛順嘗有科場之舊乃遣致書幣俾其從弟太學生制来屬筆焉顧雖不文而誼弗獲辭也惟府君當流離屯厄之時乃能開子孫百世之業其功德之所被者遠則其永享子孫之祭也禮亦宜之然祭必於祠堂乃為得禮之正自非先生以明識為之倡族人

以順德賛其成又何以及此此其所以為可書也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凡為府君之後裔者尚亦加之意焉誠有以薦其馨香必將盼受夫明賜其感應流通之妙蓋不出乎日用之間豈必祭之日而後受其福哉先生儻以斯言為然請刻諸石而立之祠下以為記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一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

記一十六首

北極玄天真武廟重修記

天子受　天明命為天地神人主凡重臣受天子明命以鎮臨一方者亦各為一方神人主事神治人必盡其心必由其道俾幽明胥協和氣流通然後疵癘不生盜賊禍亂不作而上下相安扵無事矣南京乃　國家根本重地內外守備實惟重臣凡南京祀典神祇與夫軍民百萬之衆皆守備重臣所當盡心焉者北極玄天真武廟　國朝洪武中所建在欽天山之陽當十廟之中而勢特高峻歷年滋久日就頹敝司禮大監劉公以長才敏識起自家居再膺守備重託莅事之明日躬謁廟下顧瞻徘徊謂宜以時葺已而祿賜之羸稍積遂捐以為倡同寅太監黃公偉高公隆余公俊芮公景賢董公文掌中軍都督府事太子太傅魏國公徐公俌皆欣然協心以濟群材既集卜日興工遴委南京兵仗局前厰左副使楊順日勤督視始自前殿及扵後寢循兩序而出以達于中門外門凡其朽腐破缺滲漫傾頹者皆易而為堅壯完密鮮明端整工既畢公專使来致幣屬

欽順為文以記之欽順頃佐太常歲常再有事于玆廟目擊其頽敝之狀蓋動心者久之而力莫能及及聞公之盛舉為之欣慰不勝乃今遂獲見其成功何其幸也玆廟之脩其費已鉅而財猶有餘則又以修飾五顯廟矣亦如之夫公之事神所以盡其心者如此至誠之感何福不臻推此心以治人上下相安之效可以立致然則根本重地豈不誠有賴扵諸公哉此欽順所以樂為之書也始建廟之歲月與神之所以為靈已具于前國子祭酒宋訥奉　勑所撰碑文此非欽順所敢贅及重脩之歲則正德十年乙亥也謹記

聽松軒記

松因風而有聲其為聲也或霏微清遠如暖蜂之喧寒泉之鳴或圓瑩春容如金石之相宣詠歌之竝作或洶湧震盪如山崩海倒猝難止遏又如鉄騎百萬相與交爭扵原野而勝負未分其為狀也多端非善聽者莫能領其妙也世容有聰察之君子而往往牽扵多事則固無暇以聽其有暇以聽矣而物我或不相通入扵耳者雖頻感乎心者殊淺與夫未嘗聽者一而已矣我龍山先生王公嘗以聽松名其遊息之軒非有其暇而善聽焉者乎公世家餘姚城中龍泉山之陰屋後萬松成林朝暮四時風隨交而聲隨作小大異狀每變益奇是固有足聽者然公早歲方從事扵問學求其所以自立者將以立乎斯人其扵聽松固未暇也既而擢廷魁入翰林累官至學士為天子近臣時則有論思諷議之責俄以侍郎佐禮部以太宰莅南都為　天子大臣時則有贊襄寅亮之責去松逾遠又暇聽乎會賊瑾用事嘸公簡已公知而不顧竟致其事而歸乃作軒扵萬松之間而一寄其聽扵此自始致仕至今盖十年而聽之曾不厭也公果何取扵松也哉今子大鴻臚守仁嘗與欽順言公之聽松或怡然以適或悄然以憂或憮然而嘆門人弟子未有能窺識其意者頤得一言以發之顧惟不敏其何能及此然素辱公愛粗知公平生出處大節請試忖度以言其適也毋乃霏微清遠之聲入焉而有助扵優游之休邪其憂也毋乃洶湧震盪之聲入焉而有激於翻覆之變邪其嘆也毋乃圓瑩春容之聲入焉而有憶扵明良之會邪是知聽松而一於樂未為善聽松者公之所以異乎人者不在於樂而在於憂然而傾否之方致泰之策固公之所素有

而大鴻臚得之扵面授者豈徒憂焉嘆焉而已哉公今壽臻七十詩云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惟軒外之松自有無窮之聲惟軒中主人亦必有無疆之壽以永無窮之聽此則欽順所為大鴻臚申祝者也遂書以為記

潛菴記

潛菴者里姻楊君顯猷之別號也其嗣子榮進以余雅知君嘗請文以為記余諾焉而未暇為比謁告家居余甥榮蕃又屢為之申請因念親交之厚始終如一有如君者鮮矣雖倦扵述作然心之所好亦何愛於言乎夫潛之為言以退藏靜密為義易著潛龍之象人之所處有然者矣書列沉潛之目人之所性有然者矣傳示潛心之訓人之所習又有當然者矣君承世業之腴無兄弟之助公私之責萃於一身勢不容有他慕其所居之地名為高隴負山而帶水陂潭深廣竹樹森蔚應酬多暇可釣可遊亦無俟扵外求而自有可樂者潛菴之所以號其不以此也夫然余觀君之為人收斂之意多而進趨之意少迫之而後應擬之而後言其受性于天不謂之沉潛不可事父母色愉容婉處宗族每怡怡然隆禮意以親賢割腴

田以追遠損利入以惠貧義所當為曾無難色其又能潛心於君子之道矣乎不然何其行之美也然則潛菴之號其誰曰不宜匪惟親戚交舊宜之邑大夫蘭谿陸汝亨號為嚴明且知閭里人品高下嘗稱之扵衆曰若楊顯猷可謂善人已其里族或有爭訟輒以付之俾司其平君能得此於賢大夫非所謂在家必聞者乎夫善善者天下之公余是以樂為之書盍與夫阿其所好者異矣雖然凡人之沉靜者多壽君今茲年甫六十將來所至何可量也誠使心德彌固光輝日新則潛菴之名殆將有聞扵永遠雖微余記夫疇得而掩之哉君之先君子巖築公德器雍容甚為家父封君所重君之賢要為有本榮進讀書知律積勞公府拜官有日又將發君之所蘊矣因併書之

南京戶部題名記

官有常府而其人之遷代則不常故必有題名之碑然後可以考見其迹其歷年有久近望實有隆汚而人品之高下亦既皆有定論觀覽之際師戒存焉非徒以為文具也其或缺焉而未舉明治體者詎容已乎正德丙子春正月宜章鄧公自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晉戶部尚書未幾而湘源蔣公以右副都御史

來為侍郎二公德望才猷袁然推重於當時協恭一堂不大聲色而十有三司之屬相與師師不怠甫及期月部之百務以次畢舉顧題名獨為缺典乃考自洪武以來至于今嘗為卿亞者得若干人姓名刻之堅石樹於部之後堂以嵒永久仍各虛其左以俟來者續題刻既完屬欽順為文以記之惟南京戶部之建于今百五十年矣在洪武永樂間實掌天下財賦軍需國用均節是專民數地圖簡稽是屬其地要其事繁及北京定為京師大政悉歸於北而財賦之入出於南京戶部者曾不能以十一雖其地望如故而其事則簡矣　朝廷登用卿佐未始不惟其人然方其事之繁也則其人之賢者率以功顯及夫事之簡也則其人之賢者率以望重其身負時望由此而光膺　召命入為丞輔以弘宣其用者往往有之觀其名考其迹欽其望儀其功而思與之匹休此二公刻石以詒後人之意也然世當屢易人且數更所謂盜臣與夫聚斂之臣豈無一二廁于其列斯則千齡之永戒哉欽順弗工為文而辭不獲命懼空言之無益也輒因記以寓規

承德堂記

堂在吾邑凰岡里蕭天聰氏之所作也凰岡之蕭為吾邑鉅族其先當宋南渡之際來自金陵迄今凡若于世其人之衆殆逾萬指自天聰高曾而上雖未有顯者而率以詩書為業以行誼相惇表然鄉邑之望觀於楊文貞公所為其族譜序槩可見矣序中所稱大學生信立是為天聰高祖後官交阯中衛經歷以卒經衛之子孟震繼起徵辟歷教當塗武康揭陽三學揭陽之子仁育復起鄉科擢知江浦者九年治行尤著於是蕭氏連三世以顯而此三君子者不惟飭躬修行無忝其先而已又皆有及人之德焉天聰為江浦冢孫其父曰貴仁孝友克家而享年不永慶鍾其子妙齡秀發綽有猷為以群從之繁而舊居之隘也乃增市傍近地别築室一區以居既成而名其中堂曰承德其志良有在矣間來請文為記余家於蕭氏累世契好吾兒玹復與天聰連姻非余記之其誰宜夫人之所以生必有得乎帝降之衷不徒然也具之於心則謂之德性行之於身則謂之德行行有萬不同性則一而已矣自吾身而上以至吾之高曾又上至於厥初生民之祖由吾身而下以至吾之曾玄又下至于不可勝窮之世孰不有此德性已乎皆有

此德性固宜皆有此德行而反道敗德以詒父祖羞辱者不幸每有見焉此其故何也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前有高明之祖父令德著聞雖在他人猶知所仰而為之子孫者或乃弗思弗率以流於汙下之歸不亦可哀也哉聽乎吾知其免此矣觀其名堂之意其於持身接物居常處變有不思率乃祖攸行者乎夫義重則利輕公勝則私滅所宜致思而力行者其要無出於此誠使惟公是秉惟義是由則德性無虧德行以美而於前人之德信乎其能承矣天聰勗諸今既有以承乎前後寧不思所以承乎今者斯堂之作庶乎可以永存而不壞也堂之規制前廳後寢皆備高廣堅壯落成於正德己卯　月　日後三年壬午六月朔日記成

上模曾氏續置祭田記

上模曾氏所居有上下村下村故有祠堂有祭田歲以中元日行事凡在陪位與燕列者頗有羨例為之損益然常不下千數百指可謂盛哉成化間堂宇頹敝祖入或不登先世墳塋之散在他方者亦曠不時省其族之傑曰士舉翁力倡族人脩輯經理且於堂右作祭掃亭以視牲殺左作宴會亭以展旅酬而祠之規制益備少司寇省軒公所為記可攷也正德初元祭畢而燕翁嗣子之恭甫乃言於衆曰禮於先祖有四時之祭今吾祭先之禮得無簡乎盍相與圖之於是其族父士獻正源二壽官正秉處士及其諸兄弟姪輩凡三十一人謀以克諧乃各出己貲別市良田若干畝歲收租穀以畜以釀於春秋及冬諏日之吉行事一如中元顧其品物未能如中元之豐則不敢以祭名而姑名之曰時薦其亦慎哉方圖請文刻石以垂示久遠會余蒙　恩歸省於是峻　三人奉諸長者之命來以文事見屬意甚勤也夫祭先之

數以時而四在禮與法自大夫士以下蓋無不得為者禮法之所得為固不容簡而無財不可以為悅亦豈獨今日為然哉今曾氏諸公之為斯舉也心固存於孝財亦副其心使古禮之未盡行於今者一旦光復於其族其為美之大小何如也余以通家誼重獲聞美事其可不書惟此祭田實三十一人之倡圖其子孫當世守惟謹俾三時之祭常與中元迭舉永永無廢才良繼出容有增益第隨時致其豐腆而無敢為黷豈不有光於孝德哉請以是為記凡三十一人之名號與田之段落及租入之數一一刻諸碑陰來

者其有考也

閑齋記（閑字取義不同）

齋以閑名志希聖也聖誠而已矣吾之得於天者未嘗不與聖人同也反之身而顧有未誠焉非以邪之為累邪然則安可不致夫閑之之功邪既閑誠斯存矣是故喜怒哀樂有心則有之視聽言動有身則有之方其受命于天之初固已皆有當然不易之則渾然實理之克足無假於外求也柰何百體既具衆欲滋生心有蔽而常偏行無檢而日繆由是離真而即妄以人而滅天而其違聖人也或幾於霄壤矣蓋邪

之為累如此不有以閑之可乎夫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者也是故私意萌於內必嚴以防之使其無間可出可欲之物引于外必嚴以禦之使其無間可入然其大無忽其小慎于始無懈于終主宰日益精明則群邪自當遠退渾然實理之在我者斯無失乎受命之初而凡視聽言動之形喜怒哀樂之發其有弗當焉者鮮矣其視聖人不待閑之而自無不閑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雖非所可驟及要其為道豈有二哉雖然言之非艱而閑之惟艱也在昔孔門諸賢孰不以聖人為的而學之得其道者顏氏子之外不多見焉觀其四勿之語奉以終身以至於怒之不遷過之不貳此則閑邪存誠之明驗也然非其燭幾之明決幾之健何以及此故欲從事於閑邪者窮理必精而制行必果庶幾明與健之兼至以克充其志哉余友弋陽汪君器之天分甚高求道尤敏其智既足以及之矣方日思所以守之乃以閑名其讀書之齋以識其所有事以余嘗共講乎斯學也屬為記之惟君學識才猷著聞天下今官為宗伯之貳蓋已蔚然負經綸康濟之望矣齋名甚美誠朝夕顧諟而每加之意焉將其德業所就庸可量乎余與君同起鄉科

又與君叔兄石潭少宰同登進士兩京聚處猶兄弟然貺以論學之同相與彌厚斯齋之記竊不勝其愛助之誠君其必有取也

吏部題名記

建官之法源於邃古至周而益備三公論道三孤貳之六卿分職取法於天地四時而天官卿實掌邦治天官雖與五官並列然五官之得人與否亦必由之故其責任尤重傳所謂天子之相是已周家治化之盛歷年之久前後鮮及雖由文武成康賢聖繼作抑豈非建官有體職分勢一相與左右維持之效哉嬴

秦事不師古亦既罔終由漢以来規制率相沿襲未有能卓然盡復周官之舊者其治效之不古若無足恠也哉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開萬世之基制治保邦一惟有周是式乃洪武十三年斷然革罷中書天下大政悉以分屬六部而升崇其品秩於是尚書秩正二品左右侍郎秩正三品凡中外百官封拜考課黜陟之事吏部掌之

列聖相承凡用為吏部者恒極一時之選而冢宰之蒙　簡命禮數特異若夫勲勞茂著則三孤是加

及其卒也往往三公是贈卹之以易名之典任之專待之厚而其人之所建立光明碩大亦班班可數治隆化洽端有賴焉雖嘗驟値權奸擅作威福若無所容其力者徒以體統素正品式具存猶得慎守堅持默捄潛扶以需大来之慶夫然後有以知我

聖祖之稽古建官慮周萬世而收其效於近日者亦云偹矣　今天子初即位首用趙郡石公為吏部尚書俄入掌絲綸亟召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太原喬公為之代至則修明紀法舉措惟允孜孜夙夜以翼維興運與石公先後一心朝野欣欣以為太平可歲月冀矣公視事稍暇日考求前人名跡以為尚友之資巳而得大司徒九峯孫公所集兩京吏部題名録參互考訂乃戒工礱石次第書而刻之將樹於部之後堂以表交承存法戒焉惟吏部之稱于北京始自永樂辛丑迄今嘉靖壬午凡百有二年中間十六七年雖仍以行在吏部稱然大政所出固無改也故今題名之刻斷自永樂辛丑始卿佐凡百　十人其在南京及辛丑以前之行部皆不與焉後来者可得而續書也刻垂畢某適承乏南銓公遂以記文見屬顧惟不敏再三辭避而竟不余釋也乃勉書其

顛末如此若其人之孰為可法孰為可戒觀者當自得之要豈出於公私義利兩言之外哉是為記

韶州府重修廟學記

學校之教所以明倫理育人才厚風俗隆治化自古帝王君臨天下必以此為先務焉而凡為民師帥者亦皆預有其責其祗其怠而興廢繫之矣凡教之所以興必由於表率之端誨誘之善勸戒之明固無待乎其外然而廟貌之顯設堂宇之崇峙齋舍之分列乃學者陟降瞻依之地藏脩游息之所式完且美則其居之也安而志不容於不篤故興修之舉遹亦有

資於教事有不容緊以末節視也然其所望於學者豈徒藝焉而已哉夫學所以學為人也人之所以為人仁而已矣四端五典萬事萬物無一不統於仁故孔門教人以求仁為第一義凡古聖賢經傳其言累千萬計無非所以發明是理博學而愼擇之審問而精思之明諸心體之身積之厚而推之善其仁至於不可勝用然後為學之成不此之求而徒事空言以徼利達則其志亦陋矣夫安能為有無於斯世哉韶為嶺南名郡在唐有張文獻公在宋有余襄公皆其人物之表表者郡故有學自宋景德間創立迄今垂

五百年中間屢壞屢脩而其頹敝莫如頃年之甚葢郡嘗為猺寇所踐蹂繼以師旅之共給公私匱乏而修葺不時無怪乎其然也　今天子紹統之初九溪周侯叙以前大理正起自謫籍來守是邦急民之艱一意拊循爰及期年民用蘇息而歲復大稔乃喟然嘆曰廟學之修此其時哉會有僧徒以因果誑人而掩有其所施事發當沒入其銀四百兩遂撥以給諸費不足則議毀諸淫祠通融以益之以白督撫右都御史張公嶺巡按御史謝君珊余君敬皆報如議於是涓日興事若大成殿儀門及靈星門若明倫堂皆撤而新之若兩廡若四齋以及號舍之類則皆因而葺之又新作堂二以會講以習禮祠二以祀鄉賢名宦門一以表泮宮殿中塑像加精兩廡仍用木主経始於嘉靖改元壬午之冬落成於三年甲申之夏材良工善計必経久輪奐之美迥軼舊觀於是學師生相與謀曰玆學之新凡以為吾徒計爾顧其費省而功倍非吾侯詳慮經理勤於督視未易臻玆盍紀其成功刻之石以示久遠郡倅臨江符侯錫聞而韙之樂賛其成以余嘗涖南雍有一日之長乃具書及事狀遣學訓導張杞芳來請記余聞周侯往以忠諫

獲罪賢名已振於一時及起而涖韶政有以宜其民而為士者亦皆樂從其教至於脩舉廢墜其成績又章章如此不賢而能之乎然學既一新第不知諸生之所以學者何也誠能遺近小之圖而厲其遠大之志由吾之說以底于學之成處也德足以熏其鄉出也道有以周於用風俗之厚治化之隆皆能有補於其間則其卓然為一代之偉人也必矣伊周顏孟猶將可及矧其鄉先正乎哉余既嘉周侯之功又感符侯之書能達其意故不辭而為之記且因以致丁寧於其學者計亦諸君之所樂聞而不厭也

沅州守素菴曾公祠記

曾氏故居泰和之文溪自俊甫新甫兄弟始分居城西檀樹巷再遷韋家巷者遂海翁子永也三遷雲亭鄉之月岡者耕樂翁士敏也至公又自月岡遷文水於是乎有專祠焉公諱瑀字儒玉素菴其號耕樂仲子遂海曾孫而新甫七世孫也起明經授南陵訓導九載考最擢知光山陞廣安州守連丁家難服闋改沅州又之引疾得謝享年若干歲考終於家公平時恒病舊居湫隘欲他遷而不可得一日偶以事憩文水上徘徊瞻望若有契焉已而徧叩堪輿家皆以為宅地莫善於此公志遂定厥基既廓乃市良材構廣廈落成之日遂徙居之顯敞邃密垂後裕如矣公有七子考陞任憲瞻忠晚皆能立公卒後若干年憲致桂陽令事來歸乃與諸兄弟謀曰先公官至大夫基開文水所以覆載我後人者功德甚盛子孫孫子詎能一日而忘報邪夫情之所不能忘則禮固有當講者矣議以克協乃刻木肖公像奉為文水開基祖祠于正寢之東創置祭田若干畝以次收其租入具品物歲以中秋後一日公之生旦迎神像出奩中堂致特祭焉配以元配封孺人蕭而郭氏章氏周氏三孺

人皆與祭畢而燕小大均霑行之既累年復恐後人未知其深意之所存也乃來拜謁余文將刻石垂示永久俾勿替余觀桂陽兄弟之意盖以文水之遷實自公始子孫將百世賴之與時雖服窮親盡報本之祭斷不容已然必自今有舉則以嗣以續庶乎可至於無窮而公得以長食其報雖考之於古未必盡合要其心之篤於孝則賢於流俗遠矣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後之人尚相與深念之因其禮之有常而每致其謹隨其力之可及而益致其豐篤學力行懋圖無忝吾知幽明一理有感斯通公於冥冥之中所以監觀厥誠而錫之祉福宜亦有不容已者矣然則曾氏之盛詎可涯哉余與桂陽兄弟文字交是以不獲辭記而因以告其後人如此任擅名鄉校累舉無所遇今始膺貢上春官云

江藩重建滕王閣記

滕王閣自唐永徽中創建其後葢屢廢而屢興南昌之版圖初入我　國朝遺構猶在
聖祖親征偽漢嘗於此宴諸將頃既而頹靡　以盡遺址亦頗淪於江正統初布政使吳公潤始於其地築館作迎恩之堂景泰中都御史韓公雍復於堂後建

重犀取韓記中語意名曰西江第一樓成化乙酉布政使翁公世資再加修葺始復其名曰滕王閣于今六十餘年矣自逆濠構難戎馬之跡相尋閣以益敝今都御史武陵陳公洪謨以宏才偉望撫循江右百度既飭爰及于玆謀協于鎮守大監黎公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潘公希曾巡按御史秦君鉞徐君岱清戎御史潘君壯議禾于三司諸君遂撤其舊而重建之閣凡七間高四十有九尺視舊有加堂凡五間大門前峙其壯皆與閣稱閣之後為堂三間以祠文文山謝疊山二公名曰二忠祠葢以義起者也自大門以達于祠下左右各有廊廡以次相承為閤通計三十有二祠有垣以嚴其限中垣為門以時啓閉隨面勢稍拓其址周垣凡七十四丈有奇経始於嘉靖丙戌季秋落成以丁亥春仲葢出羡財以僦工故民不勞移在官閒樓以為助故用財省瓴甓甃石皆取諸廢邸丹漆諸物一出於和市堂堂藩府連城數十樓觀相望於遠近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傑出者也僉謂玆役不可以不書乃走使山閒徵文為記吁記斯閣者多矣必其文之典人之賢斯其行之也遠以欽順之荒陋而當是筆也其可乎然竟不獲辭也惟斯閣之勝著聞自昔傳九百餘年以至于今似有非偶然者然在異時要不過以備登臨寄遊觀之適其在今日則於時奉迎　詔勅於時館穀使介於時宴餞賓朋政體之所關衣冠文物之所會固當與異時異視況於表章忠烈廟貌顯嚴高山景行嚮仰斯在其關於世教不尤重乎則諸公之協心以成是役誠亦有非徒然者矣葢古之君子凡有興作未嘗不致其慎至若維持政教之具為天下國家之所不容已者則往往相先相勸而為之故觀於是役之成而君子之政可知也或乃徒以為續名蹟於往古崇一

方之偉觀豈足以盡之哉維時圖議克成藩使則孫君脩葉君相叅政則方君楷馮君馴叅議則陸君溥張君懷邵君天和憲使則張君羽副使則林君大輅李君緋何君棐徐君一鳴沈君良佐僉事則高君賁亨鍾君雲瑞陳君璧趙君光都閫則馮君勳劉君璽王君寧張君鑾也二忠之議發於前提學副使周君廣移樓之議發於前僉事汪君應軫督工則藩司照磨黃　南昌衛指揮孫　法皆得書具書以為記

萬安縣重修儒學記

萬安在吉之上游稱望邑其俗尊禮教尚儒雅詩書

之誦習科第之舊興歲以益盛其長才偉器出為時用以文章政事聞天下者蓋往往有之固本其山川之靈而漸磨成就未有不由於學校者也儒學在縣治東北洪武五年因前代遺址創建景泰間嘗撤其舊而一新之迄今歲久亦漸敝矣義烏虞侯守愚以癸未進士治優嘉魚更令玆邑初至謁廟退而周覽學宮謂失今不修將來工費必倍遂慨然以為己責方隨事區畫有言邑富民彭南齡可任者召而諭之聞命躍然即輸白金二百以為助侯大悅亟以書白于提學監司于郡守皆報如議乃卜日興事擇義官朱廷望周軫督工殿堂齋廡門庭廨舍泮池射圃鄉賢之祠題名之閣以及于周垣通道治之皆徧易朽腐以堅壯更破缺為完整化漶漫為鮮明凡十閱月而落成實歲丙戌之季秋也教諭毛君鷁訓導沈君良陳君燊乃相與謀欲請余文以紀成績且因以勵其學者先之以諸生羅勲劉宏已而相率偕至禮恭而意慇義不容以衰鈍固辭顧惟平日誠亦嘗竊有所感者其又安可默乎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即以建學育才為第一義蓋將俾百千萬世永有賴焉與造化相為無窮者也學

校之教大抵先經而後史祖孔孟而宗程朱至於諸子百家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慱觀焉以考其是非得失之歸而定夫取舍之極務明其體以適諸用是惟
聖祖建學育才之大旨也
列聖相承所以惇崇而風厲之者無或不至是以百六十年來士有定志庠序有正業異端邪說舉無所入乎其間敦厚者德以之崇通明者才以之廣公卿百執事之選佐理承化之功亦既屢得其人而顯收其效矣然士之進用必由於科目本末輕重之分有所未察則其所汲汲焉者鮮不在於記誦詞章體之弗明弗暇計也豈不失之陋哉世之君子或病其然欲從而振起之意亦善矣至考其所以為學往往脫畧章句而注心玄妙巧立宗旨而妄議先儒又豈非所謂智者過之已乎夫學以知言為至孟氏而後有如程朱數先生斷乎不可尚已其於佛老二氏皆有以深究其蔽陷之失而顯擿其似是之非自非見道分明何以及此舍程朱之說而欲求至於孔孟與希升堂而闚之門者有以異乎亦多見其惑矣嗚呼世道之隆汙鮮不由於學術而吾人之所謂學其不及

者如彼過之者又如此有志之士可不明辨而熟講之乎虞侯之令萬安通敏慈祥政教兼舉方與諭訓諸君日勵諸生俾從事於正學期於知類通達強立不反有以踵賢躅而應時需此其意良厚非徒興修之績為可紀也諸君子尚思　國家之所以教養自歩懋以無負賢大夫之所期待者哉

泰和縣儒學重建靈星門記

門以靈星名者尊則文廟次則社稷山川諸壇皆有之然莫詳其所以惟靈星之有祠也遠意者兼取其制名遂因之而立乎相承久矣而莫或正之葢其慎也吾邑儒學靈星門嘗值震雷楹之中裂者二勢殊岌岌邑大夫太倉張侯寅以才堪治劇來自宜春甫及數月遂拆而重建之規制率仍其舊而棟梁加壯瓴甓加密藻飾加精視大成門殿良稱門舊臨通道民居鄙其前相去僅踰丈許既隘且褻上下胥以為病者葢亦有年侯乃徐致其人諭之以禮民輒承命遂以善價庚之得地深若干尺廣百有二十餘尺爰設三屏中隆旁殺石刻泮宮二大字陷置中屏之端而其壖旁通往來以從人便落成之日則嘉靖丁亥季秋朔也於是歲時朔望有事於廟中也進止周旋

行列克整襟佩濟濟廓其有容人心之祇肅殆有加於前日者矣學師生僉謂玆盛舉也不可以不書乃相率過余請為之記惟今制天下郡邑皆有學所以惇教而育才也學必有廟以事先聖先師所以尊道而明統也吾聖人之道高明廣大固有非言說所能形容者然而精粗本末初無二致為學者必明乎此然後謂之知學為政者必通乎此然後謂之知政故曰器亦道道亦器也是知一門之建一屏之設雖則形器之粗而至精之理焉往而不在乎故或安於苟簡而漫不加意或務為侈麗而過用其心皆非理之當也若吾侯今日之舉用壯以易撓闢地以遠褻設屏以致嚴妥聖靈於穆清慰輿情之素歛為所當為而心亦未嘗過用非知政之君子其能然乎由是道而推之天下寧復有遺事與過舉乎葢凡為學之所講求為政之所彌綸固皆不出乎事物之外惟物循其則事適其宜則道即此而行而其為聖人之徒也無愧矣敢因記侯之績申舉斯義以告之吾黨讀者亦庶乎其有發云

世德堂記

記曰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夫

所貴乎知而傳之者豈徒然哉必將惕然有所深思勉勉焉惟祗承之是務俾前人雖遠而其志趣之正於我乎常存事為之美於我乎常新聲以實延有隆無替斯其可以為明矣斯其可以為仁矣為人子孫之責斯無負矣苟其行之弗力而徒以為談美用誇詡於人人雖羡之亦或疵之曰而祖而父信乎有是善矣而何為獨不然夫如是與夫弗知弗傳者有以異乎否也豈惟無異將不反為之玷乎余姻家鄭君宗堯嘗作堂以居名以世德而請記於余君之所以為明且仁者其有在矣鄭氏世居吾邑之大瑞里

系出宋端明學士忠穆公蟄在　國朝有中進士舉官省郎者衣纓門第蔚為鄉邑之望吾家旣與之世好而凡出入城府必經其門余蓋嘗屢造焉因以多識其父兄子弟觀其重倫理循矩矱惇本而務實心之好之自不容已而通經學古若亦累累有人氣習之薰漸風聲之流衍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世德之可徵者不有在於是乎余又聞君八世祖叔文嘗以凶年設羹飯於通衢往來饑餓者皆取足而去高祖英可嘗割田若干畝與殊山院僧協建里之雲津橋人免厲揭復立一亭於橋左風雨倉卒獲所庇焉久之江漲橋毀君之先子廷器復倡率群從買田造舟以嗣其功仁厚之存有徵於行事者後先相望其他善蓋不止此而鄉人所頌必此為先宜乎君之不能忘也君早克自樹內修孝友之行外適應酬之宜潤屋之餘尤喜無濟纓冠束帶身以義榮可謂無忝其世者矣顧茲華扁寧不為君子之所取乎令子賢孫耳濡目染誠率由其訓法而靡或怠斯堂之著聞於時將必有永矣余長男琰壻於鄭辱君之愛為多乘間輙以記請知君之惓惓於所重也於是乎書

江西察院題名記

凡公署之有題名其來尚矣原其所以將使後之人覩其名而求其迹以無失乎取舍之宜政理之資於是乎在非徒紀交承存歲月而已况御史之按行外服事權之重逈非他職可比賢人君子膺受斯寄為之必以其道其流風餘韻固有漸被於久遠者矣而江西察院乃獨無題名之石使凡赫然可仰之名迹與夫自崇自用者槩泯於無聞非缺典歟嘉靖八年秋三原穆君相寔被　簡命而來勤勵精詳風紀聿振爰以餘力興言及此乃自其所代儲君良材溯而求之至蔡君英而止僅滿百人蔡君來按在天順

年中迄今僅七十年而其前無復可考者矣其姓名之幸存者字或未詳邑里年次亦多缺畧君以謂必求其備將愈久而愈失之遂據所得俾鐫諸石而虚其左方以俟來者伻來屬記固不獲辭夫人之生也父命之名無貴賤賢不肖一也若夫鄉國之所知碑板之所載則惟其人之貴者而賤者弗與焉高官要職自昔不為少矣若夫史冊之所稱天下後世之所仰則必其人之賢者而不肖者弗與焉然則御史之所以為賢者果安在也其身正則不猛而威大體得則不煩而理時措審則百度惟貞所謂流風餘韻之

遠被者非若人而何今題名之石既立以此三者求之而有合焉則其人皆我之師也以此三者求之而靡合焉則其人亦我之資也穆君惓惓之意實惟在此後之君子其心不亦有同然者乎書云三后恊心同底于道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誠如是豈惟大江之西十有三郡之民長受其賜所以裨益　國家之政理亦多矣察院舊在按察司左今之所在乃廢府承奉司數年前嘗為廵撫都院比裁革廵撫官乃　奏請更定于此隨宜增損規制益備而舊廨則改為南昌道云

泰和山東王氏祠堂記

禮之行於家者惟祭為重所以報本而追遠也此人道之大端孝子慈孫之至情也去古雖遠遺經尚存制度儀文猶有可考而因陋就簡其來已非一日雖貴窮卿相有家廟者亦云鮮矣知禮之君子葢深病之於是乎祠堂之制起焉其為制也葢叅酌古今之宜而通乎上下者也是故家有祠堂則神主有所藏人心有所繫昭穆有序尊親竝隆仁讓之興未必不由乎此其有裨於風化豈小哉吾邑故家稱山東王氏其先世居仁善鄉之鯉湖巷鯉湖則遷自吉水帶

原譜諜可徵也至益齋先生當宋淳祐中以明經辟為邑學司訓嘗經由山東樂其風土始命其季子季可卜里之下洲徙而居之季可四子和甫信甫文甫末甫信甫文甫又分居上洲相去僅里許迄今年垂三百生齒之蕃衍貲產之豐碩文物之數貴談者尚之下洲舊有祠堂歷年滋久親盡服窮而祠亦廢於是其族之彥履文履卲履郎秉鍜秉衍秉順聚族謀曰木有本水有源惟益齋府君吾闔族數千百指所從出也其可忽忘必祠而事之報本之義庶乎其少盡耳衆皆響應乃市良材鳩善工卜嘉靖戊子仲冬

之吉即遺址作前堂四楹後堂二楹外為大門表以綽楔深廣悉仍其舊後堂以藏主前堂以陳俎豆歲以清明日有事於益齋府君季子及四孫配焉禮也其四代之祭日皆更卜去祠堂遠者則於正寢禮制既協而情意亦周若諸君者謂非王氏之孝子慈孫可乎履卽秉順俱邑庠生而余知履卽最久玆館授余家因與履文輩來請祠記余既嘉其所舉合義又嘉其群從溫雅端厚有足徵其世德者遂不辭而為之書然嘗聞之詩有永言孝思之訓凡為王氏之後人者尚相與飭躬砥行篤志問學益圖所以光大之道斯為孝之至也記成因以是申勸焉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一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

序一十五首

贈太守張公之任吉安序

夫分符佩印有數百里之地而君之所以正不正不齊俾四民安其居庶事得其理趨走之吏罔不率厥職以交贊其成功感化固繫于躬行抑亦知朝廷福威予奪之權以為進退推移之用也雖然以濟務常戒於下移躬行以立本必始于慎獨固常相須未有本亂而末[illegible]苟或者於隱微之律稍踈以為無足深慮曾[illegible]之陰回容

思授聞以遲也其謀幸而一遂則吾福威予奪之用殆不能無所齟齬由是四分五裂弊端百出乃不得已而苟為一切苟簡姑息之治是以政多龐雜而民有不勝其病者焉嗚呼焉有仁人在位而可以病民也今年七月錢塘張公孟端由前青州太守起復改任吉安吉安江右劇郡也領邑惟九民戶多至數十萬財賦之入往往倍於鄰封　朝廷不輕以授人亦明矣乃今以授之公欽順與諸縉紳之知公者謂公篤學好古於世味淡然顧嘗慨然有濟時利物之志又謂公青州之政公平縝密民懷其惠吏畏其威

雖已去位而人猶思之卓然今之良守也噫公之名實見推於縉紳者如此信乎賢遠於人然則銓曹之所薦聞　天子之所簡命其果不輕也哉今也往莅吾邦邦人士女方日徯朱轓皂蓋於螺川鷺渚之濱振乂敷之類綱昭躬行之實德福威予奪風行草偃使善者有所恃而益勸惡者有所畏而不敢為厥有恫瘝一朝脫去而免於呻吟愁歎之苦不於公有望乎凡　朝紳之吉產者亦皆以是望公於其行也俾欽順引而伸之以為公贈欽順不敏固知公之優于是也而復效其愚見者豈謂果能有所增益於高明也哉

送岑德充歸瓔山序

瓔山岑德充弘治乙卯以詩經領廣東鄉薦今年上春官不第卒業成均得告將南歸展省太史蔣先生敬之屬余贈之言先生與余皆故少保丘文莊公門人而德充公子壻也推敬愛公之意以及吾德充其贈言也固宜然先生受公之知尤深而與德充游且久先生有言德充無弗信也而臨別之贈顧以屬我豈以余言為能新德充之聽也哉且文莊公文學行誼師表當時高風遠韻漸被來世德充早以美材處貳室誠覩熏而炙之計其所得殆非他及門者可比固將駸駸於高大而為爵祿功名所迫逐而不置又奚取於余言哉況余雖心厚德充然從游之日淺其深言之歟鄙鈍之質不足以自徵其淺言之歟又非先生所以見屬之意也余將何以為言哉雖然言惟其當不必自其口出可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德充平日之所聞知不於其師則於其友於其淺者固有所不屑於其深者必無所不至也顧所以尊而行之者果何如邪歸矣懋哉必其所立有在於爵祿功名之外而後無負乎師友淵源之懿且有以為之光矣

送通判劉君復任杭郡序

杭為浙江三司理所中官郎御史銜　王命懐公牒以蒞事於浙者往往建牙分司於杭故杭之務視浙中諸郡為獨繁守倅恒日不暇給且其勢無專決之便而所見又多難合之情彌綸稍踈則四面之責交至蓋其難為如此而吾郡劉君兆文倅杭獨以勤慎詳敏著名會　詔有司舉下僚才行卓異堪任京職者浙藩遂以君應　詔詔初下時吾郡士夫嘗相與物色下僚中求吾郡人之可舉者得兆文皆

曰試以觀舉者之得失旣而藩司薦章至果兆文也則又相與言曰古所謂公無私者其諸兆文今日之舉乎方日徯其升于王朝而兆文適以三年之績來獻吏部考其績杲最然未遽陟也復還之杭夫陟明以三考固唐虞之法然當其時未必固執常法以待天下非常之士也葢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自崔裴率意改爲以人狥法而抑揚高下漸失其序其流弊至于今未除也雖有豪傑之資負拔器能一沉下僚卒無以自振使其英華果銳之氣恒消沮於簿書期會奔走迎送之間是可惜也以此而望庶事修天下治豈不難哉　今天子勵精圖治深惟變通之宜明詔一下有志之士無不競勸而權衡人物者方将破常格拔奇才布列庶位以仰承　德意然則兆文雖未遽陟吾固知其不久淹於杭也雖然在吾黨自處顧當以高下遲速置之意度中邪杭固不得久淹兆文如兆文汲汲以去杭爲快則所以自任者亦異乎君子之道矣吾又知兆文當欣然而往俛焉益懋其所有事道久而益信名久而益彰可以任重道遠無疑也兆文還任将假道金陵拜其兄南臺侍御君侍御君賢者也怡怡之際試出吾言示之其必以為得切切偲偲之義乎

送大尹胡君濟時還任錢塘序

邑附會府半天下之途所由使軺日往來如織加以習俗傾險又多靡麗可欲之玩能使人目眩而志移爲令於此不亟不徐不震不動期月而聲譽起三年而事功成書所謂有猷有為有守者此其人也乃今於錢塘令胡君濟時見之夫猷爲所以應務也操守所以立本也三者皆為政所急其或此長彼短鮮不僨事而厲民必兼有之乃可貴也然非知道之君子其能兼是三者幾希何哉葢必窮事物之理通古今之變然後可以擴充其猷為必明義利之分秉固窮之節然後可以堅定其操守此君子所以貴乎博學而尚志也學不出乎記誦詞章之外則於應務宜有所不周志不離乎富貴利達之間則於立本宜有所不屑是何望其能有以自見於世也哉如吾濟時其可為君子人已葢觀於其政而知其學為有用也濟時比以其績來　獻天官書上考循例還之錢塘鄉郡諸大夫士請余言以贈夫贈者有所增益之謂也濟時以名進士出宰大邑甫及三年而功效已焯焯如此吾方歆羨之不暇何增益之能為雖然葢嘗

聞聖賢之訓矣曰仕而優則學曰官怠於宦成茲亦濟時之所共聞也夫仕優而學不厭者所以爲後日之資宦成而志不怠者所以保前日之美濟時方將乘堅策肥以翺翔萬里得無加之意乎尚克紹厥聞以勸以戒而勿忽焉夫何遠之不到也家弟允迪守官於杭得朝夕繼見幸以茲言相與切磋之

送四川按察司副使尹君奉　勑鎮瀘序

瀘爲川蜀南門其外皆剛夷悪獠難安而易動
朝廷於是特置按察副使一員加賜璽書俾之飭戎兵明法令以控制其地環瀘千里皆在其掌握中蓋

一方安危所寄也然必得廉重剛介達於人情物理者乃能使其人畏威懷德祗若　王度以各有寧宇不然彼將肆無忌憚侵禮而犯義或自相讎賊至紛結不可解紓而蜀以多事矣今年秋前奉　璽書者他徙　詔以刑部郎中尹君孔彰爲四川按察副使往蒞其任君以進士官刑部凡十餘年精白一心威富兩訖聲實焯焯著於時會　詔舉賢才少司寇屠公奏曰臣備員卿亞當舉堪任方面者竊惟臣屬雲南清吏司郎中尹嘉言處繁劇之司而斷無留獄秉固執之操而積有年勞臣竊以爲於任方面無忝及是　命君子莫不以爲宜余與君同鄉而君寔先進雅不余弱辱相與忘年蓋嘗語及立身行己之方君曰所貴者始終一節爾有初無終厚自待者不爲余竊謂其言可以厲卹夫敎偽俗克其志也其於任重而道遠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於是鄉大夫士之同鄉者屬余言以爲贈余聞先王之制詳內而畧外聖人之訓悅近以來遠蓋實德有以及人則風聲自然動物法設而不用令出而不違而所謂戎兵者特爲萬一之備而已其或詳畧失宜先後無序惟臨之以法劫之以威以求率服之功未有能濟

者也以君老成練達奚待余言蓋頌不廢規斯贈言之體且令後來之頌君者將考信於余言也君方便道還家獲拜尊允宮保先生於澄江之上惇友于之樂慰契闊之懷必有遠猷以贊長策區區常譚將無以爲覆瓿之用乎

送大尹蕭君之任江都序

國朝建官圖治於縣令之選最嚴非發身科貢兩途雖下縣不以輕畀凡自他途進者間有循資序稍入優品而卒不得爲令豈不以令者百里之民命所寄必得通經學古之士然後知所以教養之方所謂君

子學道則愛人也而縣令之中選自進士科者特蒙異視其褒揚登進　恩典視舉人輩恒優又豈不以進士者　天子之所親策拔其魁然傑然者於群衆之中固將以大任付焉非徒責其小成而已也夫以　朝廷所以嚴縣令之選如此所以優進士之爲令者又如此爲令者宜何如其圖惟報稱也時俗所務在於謹送迎精簿書赴期會而於民之痛痒靡切於身俗之迷溺無敢其舊焉乎其無乃非　朝廷所以嚴重優厚之意乎吾友蕭君以仁世其從祖太子少師尚約先生家學講明踐履之日久其爲人純實豈弟有愛人之心由己未進士選爲揚之江都令吾以江都之民庶幾蒙被君子之澤矣顧惟其地四通八達賓客之往來者踵常相錯於途簿書期會之瑣瑣未論也如以仁之存心將不屑乎時俗所務然而一送一迎之失固足以速謗而招尤欲安其位以行其志得乎夫天下固有事同而趣異者顧所用心何如耳吾欲安於其位得行其志以澤乎民而非以要譽也則夫送往迎來亦禮之所不容廢者而奚以不屑爲哉大凡人之才性必有所長苟非聖人寧無不足要在勉強而已故曰勇猛剛強者戒於大

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賢如以仁亦有當戒者乎誠不恃其所長務兼衆美以爲用其不至於大任者未之有也以仁之官鄉邑故事當有文字爲贈謂余職載筆不容以他讓余豈能文者哉姑以達諸君之意而已

送大行人歐陽君序

天下之民有四士其一焉士亦民耳而獨貴於農工商者命於天者厚修諸己者備也天之生此民也降衷惟均然而往往擢孤秀於群庸寓獨靈於衆塞故其知覺特異器能亦殊而所業者有以極天下之精所任者有以極天下之大其於耕稼之勞鄙賤之事非徒不屑亦所不暇非徒不暇正亦不必親也夫在彼者皆我所不爲在我者皆彼所不能豈不有命存乎其閒哉受天命以爲士然而自修之不力亦將無以異於蚩蚩者矣夫禮以立其本義以達其用此士之所當自力者也故學所以學此也仕所以行此也始於言行之常而極於神化之妙時而達焉則彼三民者皆將賴我以生而不得不爲吾役時而窮焉則美實之在我者固無損敬愛之得於人者亦無間也

夫安得不貴乎今夫褒衣峩冠誦讀詩書操觚染翰而能爲文詞者世之所謂士也其名是矣夷考其行或有農工商所不爲然方竊其名以進取下者得丞簿高者至公卿後天下之農工商以養其身以植其家而於此三民者曾靡絲毫之益其不爲此三民所夷視者鮮矣名貴而實賤豈不大可羞哉豈不有負於天之所厚也哉吾爲此懼蓋常俛焉日有孳孳以從事於禮義而未能也有能從事於斯者固吾所樂交以求輔焉吾邑歐陽從龍英年美質學博而才充其存心制行皆自期於古人居常慨然有濟時澤物

之念此真吾所樂交者既舉進士擢行人然局於其職不得有所施設茲者奉　使遼藩水行且萬里見聞之充拓諏謀之周咨其所得當自此益富異時所就其可量哉故於其行也相與極論爲士之道以附贈言之義君方便道過家省侍二親稱壽之暇試以余言爲尊君太守先生誦之亦足以知君之取友有非善柔便佞者矣

贈僉憲姚君提學湖廣序

國朝學校之設在洪武初已大備其以提刑提學則始自正統間或副或僉初無常官惟　上所命提刑主於推鞫選授之際率以其才提學主於化導非學有本原行可師法欲其振起群士以進進於聖賢之學而收作人之功蓋亦難矣嗟夫庠序之士日呻其佔畢至於飽經飫史著爲文字粗有條理可觀輙悻悻自負以謂其學已至而孰知其未能無愧於聖賢之學邪蓋吾嘗試求之姑未論其遠且大者其孝弟忠信見稱於宗族鄉黨要亦未可多得至其所行與其所學常背而馳者則不幸屢有見焉其記誦雖多詞藻雖麗而根本固苶然矣見之於用果能有益於天下國家也邪天下之大非無豪傑然而待教以

興者恒多方今振起之任賴有賢提學耳夫先其本後其末賢者之道固然於其本或不究心末雖詳奚益此余於姚君秀夫之行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君世家信之貴溪余嘗聞其先君子以經術發身累官陝西提刑僉事至君克世其業以顯而知其學爲有原又嘗聞君治水淛西於水利十得七八在刑部尤以詳慎著名而知其學爲有用舉進士垂二十年官始再轉歷官凡五考而先廬不益一椽於是又知其行爲有恒也以其學行之懿如此其爲群士之表率也固宜故其擢憲僉提學湖廣知者皆曰是必能振起

群士以進進於聖賢之學不徒以程試無失爲能而已夫人相與稱君所能固在此而不在彼君茲往莅厥職能不究心於其本哉語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余愚無識亦非能言者而意之所至有不能默矧重以程君廷臣楊君文淵之請於是乎言

送寶應縣丞李君序

丞與令均受百里之寄者也其位固有等差然爲之苟得其道則民之父母之也一而已矣夫能使其民親之如父母其敎實之美雖高官厚禄者亦或有所不逮孰有以其丞而輕視之者乎是知人之輕重不

在於官而官之輕重實繫乎人也審矣故知道之君子未嘗苟慕乎外至其所以自任則不敢不力焉吾友李君廷模夙承家學厲志研鑽其經術明而行修謹以上舍生入選得揚之寶應丞於其素所自許與朋友之所期待皆不副也而其言曰位之高下非我所能爲丞之輕重在我所自致我其敢不勉圖祗適我祖以為吾丞重哉其言如此是其學足以知道而勇於自任者也蓋廷模之大父信圭先生嘗為清河令以廉公豈弟協于其民秩滿擢知蘄州清河之民皇皇焉如赤子之失慈母者老數百人相與走伏闕

下乞以還當是時天下皆知李清河之爲良吏也後先生超陞處州太守然未久遂卒故其名特著於清河至於今清河之老長猶稱頌不忘也使廷模一由先生之道以惠寶應之民廉而無欲也公而無私也豈弟而不爲殘賊也則民之所以歸心廷模者將何以異於清河之民之愛戴乃祖也哉夫得民心者仁之功繩祖武者孝之實仁且孝君子之道備矣夫以君子之道自任厚自待者也以君子之道望諸人待其人之厚者也廷模誠厚自待吾詎敢待之以薄也乎故因鄉郡諸君子屬贈言遂書此以申愛助之意

送武平掌教段君之任序

余家居續學時與蕭君時堅數往還相與下上其議論志同嚮道同歸久而益孚皆自以為莫逆也既又因時堅以交段君廷廣廷廣學優而識正文名勃勃為儕輩所推而言動皆依於禮余益敬重其為人三人者時堅最先領鄉書廷廣視余稍後今年春余忝預禮部同考官二君皆在試中皆治尚書正余所考者余意必得二君寘諸高第以竊知人之名比填乙榜見廷廣名氏為之憫然自失猶冀得時堅一人尚可少慰鄙心而時堅竟亦不第余竊自咎以數十年

相知之深而不能識拔於一旦此則不明之過有不可掩者敢謂諸君得失有命乎余既事寧家二君辱來過相勞苦如平日幾微怨懟之意不見於色辭余方以失人為愧觀二君之所自待與所以待余者又不能不爲之喜然則余三人者之相交豈苟然哉廷廣竟以例拘授汀之武平教諭今例以乙榜司教者苟有成績不俟秩滿得再預禮部試則余雖失廷廣當終為明主司所得夫何慊乎廷廣之行時堅謂余宜有言贈顧余非能言者試舉尚書一二語為廷廣申誦之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此萬世為教者之

則也穆王之命君牙則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此萬世為教者之本也身之克正敷教之克敬且寬焉而人不相與化服以歸於中正而成其可用之材者未之有也然舜之所謂寬本欲因其人之材質所宜不強其所未及而優游以俟其化蓋不舍乎規矩自從容於規矩之中豈如今之所謂寬者弛銜縱轡任其放逸自恣遂至於爲所不為也哉廷廣之先祖翰檢公嘗為太學師學行表表可述今東平郡愽廷舉於廷廣爲從兄亦能以師道自持嗣美聯芳在廷廣必無難者余尚有以考其成焉

曲山蕭氏族譜序

廬陵蕭君一道以國子生需選都下間奉其族譜求序於余余舊聞曲山蕭氏為廬陵故家然未及見其譜及今乃獲究觀其源流詳考其文獻而知其久且盛也蓋其先有曰文昌者當五季時來自長沙定居曲山之下迄今垂六百年昭禪穆承傳世凡二十支分派別計指凡數千而衣纓科第後先相望蓋文昌之後六世則有仁化縣尹顯於宋後仁化七世則有翰林修撰又一世則有兵部尚書繼顯於　國朝其間領鄉薦升太學者固累累有人而其處者亦多

能惇修行檢守詩書之業不廢故曲山之族表然望於廬陵一道近擢桃源縣丞其於文昌蓋十七世孫也族故有譜創修於仁化尹繼修於修撰尊府贈左都御史樂存先生而修撰公暨其從子尚書公又相與補其未備欲鋟梓以頒示族人未及也一道嘗慨然有志於是乃謀於其族祖國子生養惠族父國子生敬謙相與考按成法增書世次凡譜之舊不敢毫髮加損惟於譜後別爲仕蹟志具載族之顯者本末及所得　累朝誥勅至於祠宇祭田有關於蕭氏世德者皆附録焉將梓其成編用卒前人之志俾族

之人皆得而觀之以惇夫水木本源之思其用心可謂仁且孝矣嗟夫仁孝之德人心所同保族亢宗必此爲務苟能推一念之仁達於其所未至則所以視祖宗之遺徹自不容於不親有和睦而無乖爭矣推一念之孝達於其所未至則所以行父母之遺體自不容於不謹有善美而無邪辟矣夫如是雖隱顯殊途豐約異致而所以光揚其先啓大其後者固無往而不得也敢因序譜而以是望于蕭氏後人幸不迂視吾言務相與敬修其實其盛且久奚啻今日而已哉是爲序

送福建左參政劉君之任序

國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相安於無事一旦醜虜伺隙侵擾西鄙邊臣失律遂致猖獗屬天象亦屢示警

聖天子赫然震動更用二三大臣以貞百度張皇威武命將徂征屢勑有司繕塞垣峙芻粟務為經久之計于時更張廢置幾務寔繁每有大政輒令廷議吾友劉君子賢以刑科都給事中與焉方其事端旣發互相觀望莫肯折衷君正色昌言無所顧忌援引古義揆度時宜利害是非必窮極並見乃已而咎不謬於公論二三元老樂得其助益相與敬重之間有不合亦稱君為難得破淺謀而弘遠略飭內治而嚴外攘固本於

皇上之克明大臣之能任而議論之益在君安可掩哉君起家進士擢兵科給事中即有名歷左右至都更踐四科于今十有五年矣以久次當遷遷福建左參政參政秩三品位高而祿厚在省郎郡守極為美遷而人猶有為君不滿者皇實浮也然余以謂今之庶官在內莫要扵臺諫在外莫尊扵藩臬要者其機足以弘濟尊者其勢得以專行有弘濟之幾而重於顧忌有專行之勢而樂扵因循是皆容身保位之徒

非有忠君愛國之實者也以君昔者之居要其所表見已彰彰如此則今日之居尊將不大有所建明哉世之樂因循者類以文法為解夫 朝廷之法雖容而所以潤澤乎其間者未嘗不付諸人苟一惟文法是拘而無能潤澤則夫守文奉法夫人皆可又奚必窮經學古出自高科者然後為足用哉君識敏而學博氣充而才贍吾固知其將來所建明必有異於尋常者矣余於君素辱愛厚有切磨之益於其行也義不容無言然贈人以言其失有二以頌或失扵諛以規或失扵激不諛不激余竊自謂庶幾知言如君

不識以爲然乎否也

送長史范君詩序

昔賈誼以洛陽年少抱負竒才慨然有志於當世用吳公之薦獲事文帝屢肴建明為絳灌之屬所抑出爲長沙王太傅其用不究君子惜之然誼才高而量褊官既左遷恒鬱鬱不自得坐此促其天年使其能養之以和平克至於壽考安知不卒究其用也吾友范君廷和自弱冠遊鄉校即負才名既舉進士屬邊事孔棘遂慷慨上疏條陳利害方略累千百言已而除翰林檢討以經術入侍　涇王府開遷右長史

或謂君所言事大臣有不樂者故有是除余蓋不敢信其必然獨喜君樂居其職無鬱鬱之意寅恭朝夕輔導有方綜攝府事無巨細皆合權度收闊步而矩折斂逸氣以内充由是觀之誼之才略固優而其識量視君或不逮矣君之爲人不亦有足尚哉夫建侯樹屏所以爲宗社無窮計然宗社之固其本在於得民心今日封建之制有國而無民雖不得與之聚其所欲違其所惡第能勿擾之其爲賜也亦已厚矣萬一有擾之者豈惟吾民告病於宗社之本何如哉此相之責也才如范君其必有以處此矣君茲以職事侍王即封於沂與君同舉於鄉而胥會於都下者凡十有一人相與醵餞於余侍御宗周之宅即席人賦一詩以贈而退（屬）余為序余觀諸君之詩所以詠歌其才美鋪張其職業而道離合之感寫繾綣之情者亦既備矣余不佞念才筴如君固吾同舉之光故復詳著於篇而申之以得民心之說以冠於群玉之首云

送　蜀府長史李君序

國家以明德當天誕膺固命卜年卜世不啻周漢之長而所以維丕基綿令緒亦惟封建是賴蓋
太祖之所經理

太宗之所損益宏規遠慮與周漢大約相同至於體統之尊家法之正則有非漢所能及者是故受社啓封千里承式展親秉德奕葉有聞振卓爾之風裕為善之樂者豈直一河間東平而已哉於戲盛矣
王國文武惟百左右長史實惟大僚耳目股肱百責斯萃故其選授之際恒慎而不輕也大抵不以應變成務爲難而以正身率物為貴夫身正則左右畢正率衆正以事君君其有不正乎一正其君厥邦時叙所以為　王室重於此乎在矣於戲是其選也可不慎哉比　蜀府右長史負缺吏部請于　上

以南京國子學録李君介夫補焉蓋愼選也自洪武肇封以迄于今建國之大僅數十而蜀最於天下有聞蜀有國且數傳矣令德承承而先獻王最有聞於天下以蜀之大先獻王之賢繁觀聽之目不淺象賢保大在嗣王固克自盡而所以彌縫引翼以歸之正者非相其誰賴哉介夫智足以燭幾敏足以適道其佐教國子也以妙年著老成之稱遂達於當途以有茲擢夫國有常度行其所無事則不慾心有同然動之以至誠則丕應此率物之要成務之方相之所宜既厭心者也以介夫之智且敏又何難焉余涖南雍方喜得介夫之助不謂遽舍我而去也臨別惘然如有所失因其寮友諸君子求言爲贈遂不復以辭

贈按察僉事翁君之任廣西序

按察法官也法行於吏而廉平之政修焉法行於民而姦宄之徒戢焉其有裨於治不小也秩凡三等而權任惟均凡章疏文移皆得專達于朝廷直施於郡邑其勢之便任之專故法之行如風之靡草無敢不率其或有所不行非法之弊弊存其人焉耳然余獨念夫法有所不可盡者於翁君朝梁往僉廣西憲事試一言之廣之西重山複嶂林深而箐客谿洞隱曲綿亘數百千里多爲猺獞之所盤據而編氓之逋逃者亦往往藪焉蓋不惟群蠻之性好惡不常而編氓亦無定志好則來從惡則之蠻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一也其地去京師既遠郡邑所在大抵蕭條敻僻凡沿牒而至者非必皆德與才之選也彼其心固有所不樂矣第猶顧戀功名未忍決肆苟其惡不至於大為民病其能僅足以守乎官常固宜矜恤保持遂其長而略其短則亦無敢不厲苟繩以一切之法而小小出入或不能容以彼不樂之心將遂肆焉爲

一飽之營以決去計而所以病吾民者豈其微哉此法有所不可盡者二也夫官以法名而法有不可盡者如此則將何以處之毋亦公恕之是務乎公以服吏民之心而嚴其在己恕以通吏民之情而盡其在人夫如是雖不盡法法固未嘗廢也將使良吏日多姦民日遠群蠻聞風亦將革心而向化豈不爲賢按察哉今之按察廣西者固皆通材偉器宜於吏民而吾翁君在大理日久體公行恕克既厭心亦既孚於上下今之往與其同官諸君子師師不怠竝流賢譽茲固可預占哉大凡同官同年皆有切磋相成之義

翁君之之任也余固欲有言而侍御鄭君禹範秋官劉君仲賢何君廷佩又以贈言見屬誠不自知其不敏輒以是言於翁君君其將有合也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三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四

序一十五首

送南京光祿卿楊公致仕還進賢序

弘治十六年春正月南京光祿寺卿進賢楊公以年滿七十馳疏乞致仕留司諸卿大夫士公評私議僉謂公雖老神識未衰其疏通果斷之才進當重寄猶當有以發揮於事業雖有請上且不俞已而竟得俞旨特命有司給驛以還蓋　異數也於是諸士大夫卿又相與言曰公固賢者能以禮自處　朝廷處公以禮不賢公而若是乎公行有期其寮友豐城楊公率諸僚屬張筵以餞而屬欽順以言欽順與公令子刑部郎中二和爲同年友比來南雍時進謁厚教愛良多雖不敏誼當叙公之所以歸奉揚清風焯著高致俾夫人皆有欣羨感激之意以為公榮矧重以少卿公見屬乎夫士非無才之患也才而不失其正者為難非進而成功之難也功成身退以全其令名之為貴宋當元祐之際才如鮮于子駿者不少也至考其宜民之實則凡平日鋭志功名以希進取者曾不得與子駿班彼其所存者可知已公自舉進士出宰冊徒擢監察御史歷陞至左布政使更踐福

建廣東潮江三方而在潮最久其為政適寬猛之中聲稱燁然著聞中外潮之士民至于今頌其德羙不忘一道福星子駿固不得專羙名於宋矣然則公之才豈巧於進取者可例論哉漢黄覇為潁川太守薛宣為御史大夫其功名風采震動一時之耳目後以為相而少貶焉甚矣全名之難得也公自布政遷卿光禄且無所見其才使進而任撫綏佐臺省固綽有餘裕然享有全名以去而使士夫君子有才不盡用之惜視黄薛所得不既多乎况有令子如吾二和年甫三旬官已躋於五品方來所至何可涯涘凡公所

能為而未盡遂者其必能祗承懋續以底于盛此尤人所難得者而公豈必身親為之而後慊邪方壯而仕既老而歸尋往蹈之釣遊訪平生之耆舊相與從容燕飲為樂以休數十年塵埃鞅掌之勞竊以為一日之適雖三公不换也公其以欽順為知言哉

送太守高君之任九江序

兩京刑部並置十有三司廣東司所治倶稱繁劇非識之敏才之優為之鮮克以有聲也余來南京則聞刑部郎中高君肅正名君時蒞廣東司凡司之由獄無不立斷其操持克謹又善處寮友之際故名稱藉甚一時所事大司寇烏程閔公浮梁戴公盱眙陳公皆時之鉅髦而莫不禮重君且屬以通閲諸司奏牘奏上無弗允者同官多推服以為不及今年夏以勞以望爰被推薦擢知九江其同年友鄧君汝中輩喜其名位方進將益弘厥施也相與徵余文送之昔唐陸傪由祠部員外郎出刺歙州昌黎韓愈嘗送以詩而序其所以詩之意以謂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故其去也惜之者至於賚咨涕洟而不能已愚謂昌黎是言直推重陸君云耳槩以近代官人之法要為未盡夫天下之事

惟宰輔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外此雖尊居卿佐猶各局於一職欲咸其澤於天下未可得也而宰輔之位又豈郎官所得而驟躋哉夫登用賢才固不當屑屑於資格然試功之審者乃所以養其望而服天下之心而其人更歷既多則於運大濟艱將沛然而無不利傪果賢士足勝大任一試以及民之功奚不可哉如是而賚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蓋亦過矣今高君之賢視陸君未知孰先孰後然其出知九江僚友皆為之喜者以君才志得大郡而治之肅群吏以阜烝民運訏謨而迪嘉績矣實茂著大任攸階則今日

之壽固異日之感也夫安得而不喜哉抑修之事功未有書於史冊其名垂至于今者直以昌黎之文耳余文不及昌黎未足以重君於天下後世要之史冊之光君必當有以自致以大慰僚友之望也夫

送何徽州序

國家肇建王業實根本於江南于時軍旅百需所取給者不過數郡徽其一也其民盖亦勞矣曁天下大定定都金陵而諸郡皆為近輔聖祖念其民久勞於供億也時賜租稅以休養之繼以

列聖寬仁每加意於根本重地於是江南諸郡以富庶稱天下可謂盛哉比年來中外日多事其非時調發省符下四方者前後相仍雖以富郡如徽亦騷騷入於凋瘵物不能以常盛固其數然也然而撫摩愛護之以復于舊以遠覃聖祖之澤近宣列聖之休非吾人之責其誰責哉當此之時舉其責而付之人者宜不容苟而身其責者宜亦不敢以易視矣吾於何君子敬之行而知徽之民其有賴焉君吾同年友也有疏通之才而持之以慎有愷悌之德而行之以果舉進士未幾才名已聞於當道遂擢御史莅南臺君之為御史也內攝臺綱整整一時輿論推為老成出清戎籍於吾大江之西寬不容奸猛不自遂其所經歷民耆少靡不安之吏常病於不能或能而未必良良足以裕民而能足以成務有如君者以膺輔郡之寄及其民之凋瘵未甚而為之悉心力以撫摩之俾生殖以時家給人足內有以固其禮義之俗而外有以應乎公上之求古所謂良二千石君固其選矣夫民猶樹也合抱之樹百年培之而不足一日伐之而有餘如使樹之在山常有培而無伐則

其枝葉之峻茂所以庇蔭其本根者不亦遠乎君之行也侍御馬君善徵張君某合同寅諸君子張筵以餞而屬余以贈言余言固無取君無以為飾墻壁之具則幸矣

送光祿少卿楊君考績序

學不必優而仕仕優矣而於學無復庸心焉此士之通患也患之所自凡以內外之辨不明先名而後實苟明乎內外之辨知於其實汲汲焉其於學也有不容一日怠矣汲汲乎其實者由體以達用泝流而徂源始端其趨終不謬其歸是故以之處則有以正其

行而成其身以之仕則有以發諸謀猷而措諸事業其用力也勞其收功也遠孜孜焉惟弗逮焉是懼夫安有止法哉豐城楊君方震初舉江西鄉試第一已而登進士第改庶吉士于翰林獲盡讀中祕書文學日益有名尋擢給事中出入兩京前後幾七年封事凡數十上其大者則屢勸 上勤御講筵求古帝王御世大經以施於治其他率繫大臣之用舍時政之便宜邊鄙之利害其為說大抵明切而不激委備而不迂坦然可舉而行讀其奏知其忠且達也陞光祿少卿凡寺之宿弊佐其長疏剔幾盡其爲人動必

由禮言簡而時當即之温温愈久而愈可親於乎其可謂純明淵篤之君子也實則日勝而退然不有其名慊慊然常若有所不足蓋公事之暇書卷未嘗去手於性命微旨若治體所係尤切研究間形之著述率於世教有關固將收功遠大而不自知其用力之勞者歟君佐光祿三年當考績壯上大光祿胡公合六科諸君子暨凡光祿之屬為酒以餞之而以贈言見屬君與余同出大江之西凡君交游皆當世聞人而余之迂鄙猶濫竽亦不棄所愧者知君之弗盡耳既不褻卒辭則姑述余所知以為胡公復有深於知君者其必不以余為媚其鄉里交游也夫

送助教鄒君致仕還臨川序

始余自翰林出貳南雍猥當攝行正事深惟寡薄弗勝之懼所幸一時殷攻具備協恭夙夜用以粗飭條綱至於士習之轉移則固未能無愧也今年秋大司成金華章公始至公進退有道卓然古人既出而領袖諸儒士類翕然感激駸駸有丕變之勢則凡為之寮屬者宜益單心畢慮紬繹其素學勤施於誨誘于以賛襄新化夾就群才用副 聖天子惓惓振起儒文之意而助教鄒君節明乃以此時引年决去毋

亦未之思邪雖然出處進退士君子之大節也蓋有禮義存焉過者或矯以蒙譏不及者類庸而可鄙節明起自辛卯舉人歷教蜀之達邑淛之嘉興山右之太原二郡皆有明效陟助教于南雍又三載矣雖其作人之志未始有怠而年則已及揆之禮决之義而不敢渝焉其視溺焉而不知反者何如哉而况使夫屑屑焉較計失得於毫釐之間者聞之必將有所警悟是亦所以為教也然則節明固已思之審矣節明有子洛克邑庠弟子員嘗以見余其姿稟偉然年富而志甚銳足以世其家學且聞節明嘗預荒衆之營

於其故居數里之近土田膏腴林泉清茂其歸也有足樂者獨念余之寡薄方有賴乎淳篤老成如節明者以爲之助顧勉留而不得其何能無介于懷而大司成公方謹責成寮屬之規有如節明之賢亦不能無歉然於其去也於是群寮合辭請言為贈公謂余宜有述乃序其所以歸

送太宰林公考績詩後序

泉山先生林公以太宰統治南都既三載當以其績入　奏縉紳之士類有贈言此卷則舊嘗從公翰林者七人相與分韻賦詩以爲公贈者也少宗伯馬公既序其端復俾欽順綴茲末簡狗尾之續秪以厚顏而義有不敢辭者竊嘗觀之三載考績　朝廷稽古立法固然然凡大臣以滿考聞者第付之吏部磨勘其資歷而已於所謂績固未嘗深考也名為考績而顧弗深考豈以高明遂從而略之邪葢任大則體宏位高斯責重能否所繫誠有在於簿書之外者凡平日之一言一行　帝心簡在時罔或遺必有考焉孰深於此故三載之考非大臣所以輕重大臣所以輕重其必有道矣惟公德業之美見於縉紳之所詠歌之所紀述者甚富欽順不佞莫能備舉獨觀

公在南都三載之間兩章繼上有人所難言者雖一時不無少忤而　聖明卒亮其忠世道轉移厥惟有賴則公之績豈待今茲入奏然後有可考見哉故夫以大臣之道事君雖遠去　朝廷而功未嘗不被於天下不以大臣之道事君則雖日近清光月效成事而所務者亦末矣此輕重之所以分也此公之所以重於天下也稽天下之公以慰天下之望

聖明允用斯道亦惟舊矣由此占之公又終能遠去

朝廷矣乎雖諸公之作詞不一指其於茲義大抵互出而累見云

送太常少卿李公考績詩序

聖學黜計功之心王政嚴考績之法然則學與政其道固不同邪愚不能無惑也葢嘗聞之宇宙間事皆吾分內而莫不有定理循其理而應之凡以盡吾職分之當然而已夫豈容一毫計較之私邪然而理得則事成事成則功於此乎在是雖無所期於先固自有以徵於後也王者立政分人以職而屬之事而屢省其成寧欲有加於分外邪亦惟觀其事理之得失何如以別其人之賢否云爾此聖學之與王政所以為合內外之道而君子之功所為異乎十禽之獲者

公詩寂寞而自謙拙不能詩

歟東崖李公初以進士第一人入翰林為修撰遷春坊諭德日侍皇太子講讀且兼　經筵講官才名甚著俄以便養求外補遂拜南京太常少卿之　命在太常三載考正典禮之失一二大者寔既厥心雖忤人情而不恤曰我道蓋是也於是士夫莫不服公之决而功名之譽歸焉然以愚觀之公高才博學通知今古雖衆務紛錯往往談笑處之而莫不中其會方當進當大任以究厥用區區儀文之禎蓋曾足爲公譽哉茲以法當考績將遂北上南都鄉士有同翰林之舊者情好素篤於其遠行不無睽違之感乃相與醵餞於玉堂之署觴酌既屢復侑以詩詩以唐人雲間金闕迴樹杪玉堂懸之句為韻賦者五人人得二字為詩十首泉山林公官為吏部尚書東園鄭公由戶部侍郎進尚書致仕未行紫崖馬公官爲禮部右侍郎楓山章公官為國子祭酒霽菴吳公官爲翰林侍讀學士而適以徵蒞禁詩者吏部左侍郎碧川楊公拙不能詩而以群公命爲之序者國子司業泰和羅欽順也

玉堂聯句後序

南都鄉大夫士出自翰林者舊相與為瀛洲會或時當休暇禮直送迎則遞主之所以通情愫申綢繆崇文德而永歡好也其或詩與否則顧一時之興何如今歲春夏之交少宰楊公以會典副總裁訖事來還少司徒鄭公當奉慶　萬壽表北上太宰林公首徵會於其第太常李公翰林吳公繼之諸公復雅志鷄鳴山之遊某寔躬治具蓋月中凡四會會凡七人惟玉堂壁水二會嘗賦詩焉而玉堂之詩實衍壁水之韻皆聯句也聯句成章又皆即席以和而其以疾不及赴會玉堂少宗伯馬公乃稿示俾追和焉司徒公之行也諸公嘗分韻賦詩以贈既成卷因附以二會倡和之篇惟公宏才敏識久淹南都群情屬望謂旦夕當聯八座茲以事入覲或者遂留侍黼座用賛謨猷位益尊責益重欲如今者會合遊娛觴咏從容之適殆不可多得矣時一披卷哦其詩而憶其人其能無離合之感乎然諸公方以宿德重望與學清文重當時雖暫分留務抑亦歲時間耳行當與公追逐槐棘之下金春玉應殆未止此獨其猶陋鄙滯用不適時瞻望儀刑當日以益遠公倘不踈棄尚幸時賜一言之誨哉

義田賙族詩序

義田賙族詩一卷凡若干首士大夫爲友竹陳公作也公以廣信太守進叅政致仕歸諗其族人得貧而不能自給者凡二十室遂呼其子邑庠生謐問曰吾居官受禄嘗歸其餘於汝汝皆以置田邪今吾祖之子孫其貧有如此者吾忍獨溫飽欲割田賙之汝其謂何謐對曰謹受教乃度其貧之緩急以爲多寡之差割凡三百餘畝授之券俾爲永業惟不得售扵人於是二十室者俯仰皆粗給事既傳播聞者莫不稱曰公仁人也稱之不足又從而歌詠之長篇短章渢

渢乎頎頎乎各極其趣豈非仁心義聞所感而皆有不能自已者歟公之弟廷璣卒業成均得而裝潢成卷謂其事當傳久遠具以來告請序其端夫田者民之所恃以爲命者也王政惟此爲重井畫而區授實爲太平之基自付授之權不屬扵公而田之在民者有無多寡徃徃懸絕民之不幸而不得其養者何可勝數也世世有仁人者出安得不爲之慨然太息顧其勢既不能大有所爲則姑度其力之所能爲以濟其勢之所可及而義田遂爲盛舉蓋其事始於宋之文正范公至扵今累有繼焉友竹陳公其一人也夫以文正之賢使仁宗克究其用雖井田未易遽復至於裒多益寡以惠困窮使咸遂其生意其固優爲之矣乃其用之不究豈天固欲困窮斯民也哉推公之志惟兼濟斯民之爲慊義田之舉未足爲公多也然後之效而爲者益多則民之賴其惠者益衆是爲不幸中之幸而公之遺愛蓋亦未有涯也有如友竹公父子能繼公義舉樹之風聲以聳動四方將俾蒙幸者不但陳氏二十室而止是豈不可歌乎夫以人心之所同然而偶有見扵天下無不傳也况諸作皆膾炙人口則其事之必傳也無疑廷璣猶有徵扵余言亦

其孝友之至情也愧予言不文不足以爲公重或者因附茲舉而行遠則未可知公名廷璉字宗器友竹其別號廷璣學行俱優稱爲其弟云

南安林氏重修族譜序

閩中自唐宋來多衣冠之族若林氏則其尤著者也林氏在閩中非一族而祖晉晉安太守禄者爲多若莆田福唐南安諸林皆是也夫以諸林之盛盤據數邑其初乃出扵晉安一人然而昭穆之叙親疎之分有弗能詳究而通知蓋以歷年久遠譜諜弗傳故耳是故世有仁人孝子則其扵修譜也必汲汲焉以不

忘其先而惇叙其族其敢後乎葢南安之後有諱十公者始分居政和之邵屯村其十世孫孝從又自邵屯遷居邑之西壯隅而譜逸於兵燹之餘自十公以上世次不復可考孝從之孫懷興乃摭先世所遺宗派圖稍加編輯畧如歐蘇譜法而林氏之在政和者於是乎始有譜焉顧其源委弗詳體制未備懷興從子今南京國子學正一寧嘗慨然有重修之志自筮仕即積以隨參互考訂旁搜博采越三十載始克成編首姓原次世系圖又次世傳以及衣冠圖 恩命録之類凡十類爲一卷卷如其類之數焉於是乎流派所自如水之有深源義例所該如人之備衆體傳之永久文獻足徵而譜題猶係之南安以明著其本始其尊祖之孝睦族之仁有足嘉尚者矣間奉以詣余請序其端余惟王化必自睦族始而睦之之道情以恩親分以義正自宗法廢而族無所統猶賴世之仁人君子作為譜諜以聯屬之然使恩義有弗加則亦徒爲文具而已由此言之余安能無望於林氏之族哉抑張子有言子孫才族將大夫所謂才者必其有以周天下之用也然非學問以達之理義以培之亦何以充夫天之所降也哉天之降才固無靳於

林氏之族有以充之則其族之大也可必矣此又余所望於林氏之後人者而亦學正君所以請序茲譜惓惓之意也

送府丞張公還鄉序

士君子之仕止久遠葢有孔氏之家法存焉惟其可而已然或内輕而外重則惟有見於仕之可而於止之可也無見焉夫有見於仕則不必可仕而仕矣無見於止則可止而不必止矣是故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雖名爲士鮮不得罪於聖人之門者若今南京刑部郎中張公 之去殆有見於止之可也豈非賢哉公年未可以止而止以疾其疾猶可自力以供事而重於辰入酉出遂决自止之謀會其子監察御史鳴鳳以職事入 朝乃草乞休疏屬之戒令必上上則報可且進應天府丞以寵其歸令之自郎官擢府丞者百無一二而公以求退乃沐殊 寵是其退也未始不爲進也夫進退之道仕止之宜豈可一言盡哉然自公今日觀之則彼支衰扶疢含垢蒙恥因循歲月以覬夫一資半級之遷用慊其所大欲而卒以不慊反貽玷缺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公先世累有聞人厥祖號雲林

尤精理學傳公之父晚節至公遂以家學顯上貽晚節之封下衍御史之慶衣冠世美蔚爲上海之名家公爲人質直坦夷不尚苛刻自舉進士即爲司寇屬於南都官三遷績屢考皆最蓋將騁驥於大用而遽以疾中止縉紳之士莫不惜之然寵渥荐加金緋有煒又有御史君以爲之子英年敏識才志傑然其進蓋未可量是猶秋冬之收斂而繼以春夏之發生也人之所以爲公榮者其不又有在夫昔二疏之歸賜金雖多而名位無加於舊楊少尹之歸祿雖不絕而其子則未有聞以公觀乎古之人其所得果孰多而

孰少也是必得如班孟堅韓退之之鉅筆以述其事然後可與夫三子者竝傳而公之同寅諸君子乃猥以屬諸不文如僕者其於公之高致盛美安能使之焜耀於天下後世乎哉抑姑以贐公云爾

封監察御史喬公輓詩序

天地間惟感與應其變固無窮其在人也則有中節與否而世道之隆汚人事之得失皆於此乎係是故感應之際賢者之所愼也今夫善人君子之卒聞者孰不哀之然哀之者於其人或素交或嘗一面或槩聞其平生則其情之所發或淺或深自有不能同者以夫槩聞之列而哀悼之情有若素交然者嗟嘆之不足至乃形諸悲歌而不能自已焉茲其情意之篤至謂非深有所感而然哉封監察御史甯城喬公以孝友篤誠嗣其世德著稱於宗族鄉黨享年七十有七考終牖下時其令子某以察御按治江西聞訃哀甚一時寮吏邇者造庭遐者走使旣皆弔慰如禮而凡昭受知遇者尤深感動乃相與作爲輓詩以致其情此卷則吾吉郡守張侯淳爲之倡郡寮屬曁鄉大夫士從而續之凡若干首察御之按吾藩也庶政之予奪群吏之激揚惟公惟愼其所以感乎人者深矣

而其尊人之賢德又雅足聽聞榮養方隆遽茲奄棄致吾察御未及瓜期以去而君子咸失所依則懷賢感德其能已於言乎習俗日流上下之交文有餘而實不足其尤薄者至不免身爲土芥彼旣得此於其上則於其父母之戚固漠然不一動心茲亦感應之常然君子未始不爲世道慨也由是卷而觀之有以見察御得人之深諸君子用意之厚其於古道幾焉是豈不可傳乎公雖沒而有令子能得此於人人其令名之在天地間將必有永矣張侯欲章諸作者之意爰以予忝之仕委之鄙人鄙人不敏顧義有不得

辭者輙原感應之理以爲之序

贈太尹黄侯還任萬安序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人之言夫豈欺天下後世云哉柰何世之從政者鮮求其道之直否何如顧嘗以民之難治爲解此天下之治所以終不能庶幾於三代也夫世有古今而斯道之在人心則一上之人苟得其道雖蠻貊且將率俾而况於吾民乎故夫不以三代之民視吾民是不以三代之爲民上者自處也亦無所貴於學道之君子矣六合黄侯德裕以名進士尹吾隣邑萬安其君子小民皆稱之不容口余耳熟焉蓋嘗詢其爲政之詳大槩以謂凡設施予奪必揆諸理未嘗苟有私曲余因嘆曰黄侯殆能以三代之民視吾民者哉去年冬吾邑大尹楊侯被　召入朝當道謂泰和槩邑賦繁事夥才非黄侯莫辦遂以委之侯至則以其治萬安者治吾泰和半載之間事多就緒民用無擾吾泰和君子小民所以稱之者亦無異於萬安惟吾二邑蓋嘗有被以難治之名者矣自黄侯視之其施治之難易果何如也彼其所以號爲難者得非其道有愧於黄侯也哉茲吾邑新大尹至侯當還任萬安萬安之民固莫不欣欣然喜父母之孔邇其悵然若罔攸賴者不獨吾邑之小民而已雖其君子亦然於乎直道而行黄侯其近之矣異時且大用誠以是行諸天下其庶幾有以還三代之治於千數百年之下哉侯之還任吾邑士夫皆有贈言余姻家張上舍主亮謂余以文字爲職不可無述爰以余之竊有所試者著于篇

送明府楊侯赴　召序

吾泰和舊稱忠義邦其民多士雖不爲士業亦往往通章句能操筆記姓名其治生甚勤野無寸土之曠老長旦暮相與教詔其子弟率在於孝弟忠信敦禮義尚廉耻先公家之奉而後其私圖故其民至爲易使雖使之或非其道猶必謹於上下之分黽勉趨赴而不辭况乃遇學道愛人之君子如今楊侯者以爲之父母則其愛戴慕悅有加而無已者豈非其心之誠然哉侯雲南鄧川州人也以名進士被推擇而來持廉秉公始終一節事無巨細處之務盡道理不苟以己意爲高下嚴以行恕簡以制煩日惟廂區之長數十人奔走承令於堂下其餘則皆怡怡然早作暮息於村墟山谷間無非時非事之擾民於是始知有父母之仁蓋六年於茲矣以侯之所存與其所以施

述詩而釋其義是法昌黎上宰相書著著者義篇体

於有政者雖蒞岩邑御頑民猶将有以擾之而得其心服而况於吾邦乎然得吾邦人以爲之使則其見效之難易遅速亦豈不有間哉侯玆以政績著聞榮膺風憲之　召吾邦士民欲挽留而不得也其能言者咸相與作爲文字以揄揚盛美而道其慕戀之私兩廂之長曾欽謙榮輩十有二人手一巻踵余門言曰侯之去慕戀者寔多欽等尤不自勝也顧無以致其情於吾侯願得先生一言余亦作得小詩一章将以爲侯餞未及而欽等至則復之曰余有言矣固自謂以代輿人之頌令爲若等誦之詩曰六年江縣

屹堅城羸得窮櫚識太平文旆忽将秋色遠南山長對邑樓横已看學道光初服郄喜遷喬即大行報國寸心知更苦眼中人物定分明又畧與釋其意云首云云侯治狀也旆遠惜不留也山横著不忘也初服之光吾與若等之所以惓惓於今日也或請卒章之說余曰玆其義係於天下姑置之言已十二人者立需于門顧余思蹇才踈其何能遽有所作則姑述一時對荅之語以致群情於吾侯侯其無以爲草草時一展覽将亦不忘吾邦也哉

慶宗老李黼翁承　恩冠帶序

皇上嗣登寶位爰稽典禮上

太皇太后

皇太后尊號推恩海内凡民年八十人所敬服者賜冠帶以榮身蓋優禮高年王政之先務也一時山林遺老往往纓冠束帶壮向稽首戴　帝德以欣然莫不自以爲非常之遇而其爲子若孫者感激欣幸尤有甚焉不必家之有餘皆黽勉營致酒食會集嘉賔以樂其親之心而侈　上賜凡曰親友又相率而往爲之助喜以儀物爲未足則干作者之文詞以重之蓋　朝廷一令之下本乎人情而人心感動

之無間乃如此如使王政畢擧天下之和平也何有哉吾宗李黼翁素有鄉曲之譽及玆年適八十士君子遂相與言於邑大夫奉冠帶以加于翁翁世家邑西原中族大而顯其先君子薊州二守清儉惇厚有古人風惟翁式穀似之翁之存心處事質直周愼其族父大谷崇本公嘗特稱之以勉諸弟子凡世俗千岐百轍營營往來自以爲計之得者翁視之若無見也其爲人如此故今以耆壽榮被　恩典而人心之歸重翕然翁有二弟季黻季栻一女弟歸故少司空張公封恭人今皆無故壽皆七旬上下四子絢紀

綫紈皆克家從子若孫又以十數計天倫之樂非人所及而重以稀闊之恩其得於天者厚矣抑亦修諸己者有以迓承之也古昔王化大行閭閻畝畝之間人物之長厚有不如翁者鮮矣試以翁而槩之今日僅千百之十一葢寵章可以倖得而年德相副乃爲至榮人心所以翕然歸重翁者夫豈有所私哉司空之令子上舍生寅素篤渭陽之義將以茲月八日翁始生之旦敬舉賀觴謂酒食非所以悅翁屬余一言以鋪張其盛美余非能文者然與上舍姻家雅知翁爲人葢不能不爲之喜顧無以爲助則鄙陋之辭敢

有愛乎詩云委委蛇蛇如山如河象服是宜翁有之矣又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此則上舍與余所同爲翁祝願者也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四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五

序一十五首

泰和楊氏重修族譜序

楊氏之居泰和世乆而族益蕃遭元季兵亂譜諜無復存者　國初亂定其族有隱君子曰與芳嘗追憶舊聞旁咨故老輯爲譜圖一帙及太師文貞公出乃擴以作譜用聯屬其族人其後叙州太守德敷君因而續之皆有板本行于其族迄今正德丁卯又六十餘年後生繩繩已多斑白之老而名字猶未有登載其承傳序次將乆而或淆焉譜其可無續乎於是

義官光序君慨然以爲己任顧族人散處不一遠或百數十里或占籍他郡乃馳書徧訪盡得其詳既克成編將復鋟諸梓而屬序於予君從子平予女兄之夫也屢以君意來速夫君子之作譜也其心誠厚於仁非以爲觀美也萬支一本萬派一源視萬猶一者君子之本心而譜者所以會萬於一也凡族之有譜將俾觀者皆知其本源之同而辨於支派之異雖異而同則恩不可以不篤雖同而異則分不可以不明其相愛也有恩而相接也有禮則宗法雖廢而其族之所以睦亦將無異於先王之時葢譜之所繫其重

如此而可以無作乎有作於前有續於後斯其族爲有人矣世之名宗大族承休席寵豈無才且智者傑出乎其間然所致羡以誇耀一時不過服食輿馬宮室玩好而已至凢倫誼所繫如譜諜之類求其有能究心焉者指其可多屈乎君素以貲雄乃能上體文貞與叙州之所用心而惓惓以譜諜爲重此其志識殆有過人者矣楊氏世德諸先正序之已詳其在宋朝有所謂三登仕者尤號一時之盛而君則率齋登仕之八世孫也自君祖父以來皆以尚義著稱于鄉至君式克承之以無忝其世德族譜之續宜有賴焉於戲楊氏之世德盛矣凡爲其後人者皆當圖惟無忝使孝友之行藹然於家庭之間清白之風穆然於富貴之外則所以增光斯譜也其有窮乎其有窮乎

習靜詩序

友人尹其遠篤學而文於事親稱爲以志養者一日過余西岡里居拜而言曰家君處士生十有六歲而孤克勤自植詩書之誦習常業之經營所以祇承其先覆燾其後者甚矣乎其用力之勞而成功之不易也今年五十有五矣其兄弟不肖仰賴庭訓粗若有知家君以爲志之所未酬事之所未遂者若有可委

頗思自逸以休其神明數年以來漸省外事雖衿褵之請益者猶未絕於丈席之前而塵埃之汚人者不使得至於明窓之下淨几之上也葢歲多暇日日多暇時往往閉戶焚香斂膝危坐而游心於恬澹之境其靜中若有以自樂者因自號曰習靜愚人某將告諸士友以求詠歌其所志惟先生序以先之余曰勞乆而逸之思動乆而靜之慕此人情之常也矧尊君植於早孤其勞爲甚及茲暮年而有子則其思欲靜處以自休也固宜雖然人動物也自有知之後未死以前不能一日不與事物接酬酢云爲有不容不動者尊君固將屏事絕物漠然一無所聞問使其身心如槁木死灰然哉其亦别有說邪葢吾聞之天下之動莫匪氣機而是理之存主乎其間者則固本靜萬古如一誠有見夫天下之至靜而主之則雖萬變交乎前左酬右應自中肯綮從容暇豫沛然常若無事此聖人所以立人極之道也苟惟外物是絕内寂是耽則是釋氏之自私非吾儒之所有事矣尊君儒雅老成吾所願見幸得面請其說從而著于篇未晚也況乎詩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未聞有先之者雖勑天之語先歌而發然彼自述其意蓋與序他人之詩者

不同請姑後之其遠作而言曰人心之所同然者理也先生之言固已先得詩人之所同然者矣又奚爲計乎序與詩之先後乎哉且徳車不可屈致龍門未易泛登高談與論家君惟不得亟聞之是念幸筆之于卷俾某奉以歸而質諸家君不亦可乎余觀其意確不得固辭遂次第其語書之以爲習靜詩序處士名士禎字　世居泰和山田里自其高曾來以至處士群從簪組蟬聯㪅光赫奕處士雖隱而未見然有子如其遠兄弟顯揚固有在云（未見其詩而先爲作序与未見其人而寫貌何異）

壽叔父西阜先生七十序

正徳二年歲在丁卯三從叔父西阜先生壽登七袠七月朔旦是惟初度之辰欽順方侍親里居乃敬奉卮酒爲先生壽而申之以言曰先生童稚窮經白首無遇飯蔬衣布棲遲衡門可謂困窮也矣然以欽順觀之身雖困而道則亨鄒孟氏所謂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先生有焉夫孝弟忠信爲政之本必身有之而後子弟有所矜式惟得其位則所及者廣無他道也先伯祖明遠壽官性行高簡壽至八十有五而卒先生事之益未嘗一日不得其歡心於事繼母尤恭雖其下急少容亦終身無忤與異母弟處自少壯至於今塤篪和鳴允爲旣翕素性剛介嫉惡如讎舉止類踈而見事特敏與人論説往往輸寫肺肝或就之以有謀必沮其不可者賛成其可者亦甚斷也先生之爲人如此可不謂之君子乎夫有君子之道於身斯固可貴也已作賔大族多歷年所身教默移言教無厲其有益於人子弟也可一二計邪夫遇不遇命也士之遇者不爲少然或有其位而一無所爲其於世奚益又其下者惟志于囊槖以肥其妻子至於悖理而傷教若罔聞知此其人雖貴祇爲人所賤惡焉爾視先生可同日語邪詩云樂只君子萬壽無

疆夫道合禔身功存養正其爲可樂今猶古也無疆之壽孰不爲先生願之先生有子欽藹漸涵庭訓文學日進益成王祐之志者允屬二郎諸孫雖早孤如春如靖皆朴茂可喜又以知先生有無疆之慶矣欽順學道不敏而事父未能所幸諸父中有若孤峰先生及先生及守菴先生壽皆六七十歲以上朝夕聚處詩酒倡酬談咲甚樂猶得藉以自慰凡今日所以爲先生願者又豈他人比哉欽順言雖不文而事皆紀實知言之君子得而讀之有以知先生之壽非幸也宜也兹其所以爲可願也

西昌存古録序

宋山谷黄先生甞令吾邑邑有祠以祀先生在快閣西偏迄今三百餘年矣中間甞一再廢輙有賢者爲之復之弘治壬戌附祠之僧寺弗戒于火併祠燬焉濵南楊侯南金時爲令喟曰兹吾責也亟以公牘白于部使者侍御王公哲少參王公綸憲僉王公啓言所當興復之狀與所以興復之方諸公咸韙之侍御公以謂寺因祠久祠以寺隘今兹之火先生其有靈哉遂檄侯規剗寺基以弘其制侯奉若惟謹時適有良材當入於公者侯因取而用之祠故有祭田復經

理其租入以爲之助祠成而民不費一錢而其宏偉高深率加于舊十六七新壇有泚遺像儼然凡君子小民所以尊仰先生之心於是無不慰愜鄉進士劉君鴻謂侯兹舉寔關治化不有紀述來者曷徵乃具著其事之本末爲書一編名曰西昌存古録而首之以賛詞傳序以槩見先生平生終之以先生登臨原唱及後賢賡和之章以見先生之高風遠韻有以歆動乎人人者如此至若祠址之圖祭田祭器之籍皆有繫於祠事而附以蘇東坡孫鴻之闕文信國漢節之章又義所當存者也侯取而壽諸梓將俾兹祠永有徵既畢工屬欽順一言以爲之引辭不獲命欽順竊聞孔子之作春秋有存古則幸之者有復古則喜之者葢古制亡而天下之治日入於庬襍有能存之將亡之際復之既亡之餘世道寔爲有賴夫安得不爲之喜且幸哉今一祠之復其事雖小而善政得民終有不可誣者固於是乎在後之來者進拜于祠下退而閱乎是編考其時論其世其能無所感乎即有感焉必將求先生之所以爲令者以加乎民夫然後知吾楊侯之所存有不在於香火豆籩之末者矣葢先生爲令慈祥豈弟民不忍欺而其詞章操行亦

皆有過人者皆可爲後人師法跡塵心遠超然獨得哦其詩尚可以想見其爲人茲其祠之所以隨廢而隨復也楊侯政崇易簡不一毫擾民葢於先生有合而好古崇正尤汲汲焉其所欲存而思以復之者殆未可一言盡升階漸逵方自茲始夫安知將來所録不有富於是編者乎

書院羅氏族譜序

羅以國氏其先曰妘子國于宜城之墟後徙于枝江春秋時爲楚所滅及周之季子孫又徙而南居於長沙而蔓延于豫章豫章之族既蕃遂爲其郡之望然

歷年久遠來流益分其世系雖或有傳殆難保其無謬也今吾泰和羅氏凡十餘族其稱或著或不著雖其著者亦各自爲譜而莫能相通蓋亦有無譜者然以事理考之疑皆豫章之支流而妘子之苗裔也其譜之有無稱之著不著要之繫乎其人若書院之羅則其著稱也久矣蓋其初祖洞晦五代時由邑之中園里來居迄今五百餘年昭穆相承二十餘世其人之衆殆數千指徃徃惇朴質直力本而知學雖富不驕所與婚姻交游多時之名宗宦族茲其所以著稱於吾邑也其族有譜作於洞晦五世孫弘後嘗累累增修入　國朝又百餘年而譜益大備則處士爾輔君及其子仁初諸孫淑欽葦之力也處士蓋惓惓以譜諜爲重嘗求內翰東里楊公永豐曾公二三名賢序之以授仁初仁初志欲鋟梓以頒示族人來畀而卒淑欽其中子也乃言於族人曰予小子其敢不勉族人皆喜贊使必成以予同宗遂來求爲之序嗚呼吾宗之族于書院也可不謂有人矣乎事實不可以僞爲名稱不可以倖得有如尓輔君祖孫三世皆卓立不群用能協心以成茲譜諸父兄弟又皆有以相之此其忠厚雍睦之風可想見已薰蒸浸灌殆非一朝一夕之故固宜其族愈蕃而其稱彌著也哉余又聞爾輔君嘗置祭田學田及役田皆所以爲維持宗族子孫久遠之計後之人尚克謹承其志惇孝友服詩書益圖其遠且大者用以光大其族則茲譜之傳雖百世未有已也余辭不腆然於序宗家之譜安得不深致其意哉

永慶堂詩序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有餘之爲言足乎一已而衍及乎一家足乎一世而衍及於後世之謂也天有顯道福善而禍淫慶固不可以苟得其有受天之慶至於數世而未已者善之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邑姻蕭君希道嘗以永慶名堂其諸積善之家矣乎蓋惟有餘是以克永衆目攸覩華扁昭然其豈無其實而姑假是名以爲其堂之美稱乎惟蕭氏居吾邑東南桃源里至今數百年世之遠者姑未論自君曾大父德贇翁以至於君奕世以忠厚著聞於凡分內之事則相率爲之分外之事一不爲是以既明且昌而其勢猶盛庶足以興事富足以行禮有和樂之美而無憂患之干其已然者既不可誣而方來者益有可冀此堂之所以以永慶名也鄉邑士夫見而知者豔

其名聞而知者嘉其實於是永慶堂之詩作焉善固人情所同好也慶亦人情所同欲也以其所同然者而發之詩而永慶之義無餘蘊矣古詩刪定於宣聖得三百十有一篇大抵皆美刺之作蓋因其人之善惡或婉致其詞或直陳其事其爲體雖不一要以明是非寓勸懲焉今永慶堂有詩或古或律或五言或七言雖與三百十一篇之體不同然於義爲美雖美而其辭無溢足以使人知勸是豈不可傳乎於是君之姻楊君顯祖以求余序余於卜氏之學未之習也然竊以爲是詩傳其子孫則今日之慶當思所以延之或傳於他姓則蕭氏之慶當思所以同之蓋是詩之作雖緣於一人而其義之所以爲勸固無不可讀者試以余言求之其必將有得乎詩凡若干首

送梧州太守李君之任序

正德三年春述職事竟監司郡守或黜或遷闕員凡數十銓部擇所宜補位置有倫旬日閒奏章連上或一上而即　允或再上而後諧蓋　上意方嚮用老成其難也所以示其愼也余同年進士分職南都于今僅二十一人而遷者六山陰李德美自刑部郎中僉廣東憲事臨川李希先自禮部郎中守梧晉

江陳洪載自兵部郎中守高戶部郎中太和王文瑞守台霸州曹本忠守臨江刑部郎中仁和胡永清守廣之太平六人者歷年多而經事熟固皆監司郡守之選而當嚮用老成之日同時受　命吾黨與有光焉雖或逾嶺而南稍爲僻遠然君子居之無弗宜也於是吾十有五人者僉爲諸君賛喜相與醵金以餞其行獻酬禮成樂飲無筭清言善謔閒以箴規希先顧謂欽順曰何以贈我余曰廣東西列郡二十有一梧爲中梧雖中郡而當兩廣之會有總鎮中貴人總兵將軍總督都憲三府在焉自兩藩文武大吏若二十郡以及其所統凡名有職位者不知其幾皆望梧而走以受三府之約束外之則深谿複峒連山峇箐之中昏猺惡獞在在蟠結畜其狂猘而未敢盡肆者懼梧之不可度也此其地顧不重歟守之政令不出其封而郡之形勢實臨乎遠君茲拜　命而往發揮素蘊以見諸施設獨幾庶事舉封內又爲無所負云乎哉梧之山川君實主之使其山若增而高川若增而深隱然足以爲一方千數百里軍民之所倚賴茲固有任其責者而君亦不容以出位爲嫌也君在禮部時嘗侃侃論天下事人固以爲有奇節今壤

鄰地比勢有相關切者孰謂不當一置慮邪朝夕三府誠意積乎時出嘉猷以賛良畫則君功名之美將出古循吏之上矣希先作而言曰子之言贈我良厚惟不敏是懼豈其敢忘余乃顧侍者取卷書之爲送君之任序有言於一憲四守者亦各書於卷云

送太守曹君之任臨江序

士患無誠心愛民與其才之弗周才與誠合則時無不可爲者蓋其通變宜民之慮常有以和調於法制之中截長補短以爲功因高就下以爲利日計雖不足而歲計則有餘矣彼工於狥時者必將曰時如是法如是吾民雖病吾且如之何哉於是一切以整辦爲心此其人豈不足以致聲稱資進取然而厲民以自便君子之所不由也余同年友霸州曹君本忠由南京戶部郎中擢臨江太守臨江之士之仕于南京者素知君所以存心所以行事皆相顧而喜曰吾民何幸得此慈父母哉凡吾輩之知君者亦以爲臨江之民之幸君之爲郎戶部也大要主於惜費而便民法在必行而不爲刻深故人畏而不怨嘗督京庾庾有蠹皆宿猾君廉得之軍一人徒四人宿弊為之一清又嘗摧舟淮安其稅兼輸錢鈔數累鉅萬計有姦

民囊槖其間輸者苦其邀求而司摧者多緣是獲謗弗之察也君首補宜諸法舟往來者頌焉先皇帝末年嘗從南京戶部之請裁減冗食歲羸米二十二萬有奇其議蓋發於君于時群小沸騰勢洶洶若不但已者君屹不爲動曰茲吾職也敢弗盡乎君在戶部有年其行事蓋不止此然即此以觀可謂有愛民之心而周於才者也臨江之士其相顧而喜相語以爲慈父母也宜哉夫愛民莫切於寬征此理之不易者而寬征之說豈惟難行於今日識時務者亦難言之雖然此說不行終歸於厲民而已其何有於愛況才之爲用正以濟夫時勢之難而副其心之所欲爲若不然又何貴於才矣才如君其必有以處此矣昔人有言寬也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況積以歲計其爲賜也不亦多乎夫然吾將見臨江之民莫不有以自給乃心愛戴真如赤子之慕慈母而君之聲實茂著自將進於高位豈獨彼工於狥時者之足以與哉抑臨江號稱大邦而蕩無城郭有備無患茲亦愛民者之所宜留心況其利害又不止於一郡而已余隣郡人也故因臨江諸君子屬言爲贈既道其民之所欲而又贊及乎此蓋亦唇齒之過慮云

送助教符先生九載考績序

養士之法莫備於成周方其君道之昭明也師道亦有所繫而立是以人材衆而風俗美治化隆周旣東遷教衰士散天下日以益亂紛紛籍籍以至於暴秦而君師之道胥亡也久矣士之出於其時者可謂大不幸也更漢歷唐而宋而元上下千有餘年其間有志之君亦頗能留意於學校雖其立教無本其爲法粗畧而弗周然而師道往往賴之以行是以先王之道不終墜於地我太祖高皇帝天縱聖德受天明命以爲天下主尤以學校之教爲急務乙巳首建國子學於京師遂推之以達於天下雖偏州下邑窮邊絶徼莫不有學其授業也有師其代耕也有廩教養之法視前代詳矣而於國子學尤詳蓋凡宮室之經營制度之品節成德達財之要飲食器用之微裁自 聖心無不曲盡復深懲近代之失以為敗倫傷化鮮不自儒師悖徒故所以訓飭師儒者必欲其嚴以立教有不率教者往往屏之遠方甚或處以重典肆為教者有所恃而舉其職游歌者有所畏而不敢為百餘年來人材風化可以遠追成周之盛者有由然也雖然師道有所

恃而立固爲斯文之幸而吾黨之居其職者苟非有以自立亦安能無愧於心乎學至於自立甚難而行則不可不勉勉乎行者務重乎内内之重者其外必輕吾嘗以是而求之於吾助教符先生蓋在所取也先生行恪而和言簡而當儀度修整而講說詳明士子從其游者皆自以爲得師而人之知之者蓋鮮夫嗟卑厭冷常情之所同人不己知君子之所不病先生自蒲州學正陞助教於南雍於茲九年矣兩監師儒歷任三五年者率遷他職以去而先生乆於其職自守益堅今其獻績於 朝也妻孥弗移舍館如故意若將終身焉所謂重内而輕外者非耶夫重内輕外之士豈惟可以爲教亦優於爲政也如建之民上吾固知其必將後己而先民當道者或以是處先生豈不爲得人乎然使吾失一賢佐而力弗能留吾將不能無私憾也先生之行其僚友合詞請余言爲贈余與先生皆出大江之西而學正郭先生又以同鄉之好申請至再三不倦誼有不得辭者於是乎言

七星文集序

自昔擅名文苑者皆夙智早成博學多通之士夙智早成天也博學多通人也經天之精緯人之蘊妙合

而爲文固宜遒麗瓌奇鏗鍧炳蔚可喜可愕而天下莫與之爭能然其於道有淺深則行之有近遠故有志於不朽者不以辨博高天下爲足恃必將深求斯道而載之以行庶幾仰協前聖而弗差俯俟來哲而無歉然亦希矣吾友劉雲表先生生而穎悟絶出方幼學把筆爲文字語輒驚人川湧瀾翻雲蒸龍變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年益長學益博文益奇往往受知於名公鉅人而其名遂聞天下天下之士莫不願從其遊行李東西爭先迎候質疑請益之外求其文者接踵先生舉欣然應之長篇短章人滿所欲濬長源

於經史蒐百氏之精英浩浩乎出之無窮恢恢乎其無所不有也然其沖懷遠度千古爲期反約窮深惟日不足用能盡人情物理之變協是非取舍之公酌政體之變通判儒學之失得而一無所苟使知言之君子得而讀之其心將莫不洒然以爲有合無疑夫才高而無據則易淫學博而無統則寡要是雖其文之工妙有以震動一時然不旋踵而散亡磨滅以盡亦其理也其視先生之文可同日語哉先生早膺鄉薦竟不得志於春官年僅五旬忽焉長往懷奇器而弗試孜孜深造而不能無遺恨於所止也可不惜夫

先生既卒故人厚者咸切傷悼且圖經理其遺文以傳會吉守任侯象之入　朝錦衣指揮余君世臣首以爲言侯曰是在我歸即謀于泰和令區君時行徵稿其家得記序等文十有八體凡　百　十　首釐爲若干卷刻之堅梨於是先生從子貞嗣子梓與邦人士謀來謁余序夫有文若此當不假序以傳至於數君子樂善之誠尚文之美則非序無以見也抑先生平日涉歷既廣應酬亦多茲集所編惟據存稿四方人士之所得者或頗不在集中若其五七言古近體詩歌又皆編次未就將豈無君子蒐收而併刻

之以備一家言俾異時傳文苑者有足徵乎此又余之所不能忘言者也先生名鴻別號七星居士因以名其集七星本山名在澄江之南一舍而遠劉氏居其上垂數百年世承官學至故雲南憲僉公益顯憲僉剛稜嫉惡壁立千仞以鐵心爲號而人莫不信今以鄉賢附祠學宮先生其季子云

慶義官王君六十壽序

三十年爲一世人歷世至再則以壽稱引而上之至于四世百有二十年極矣雖堯舜之聖未之有過者焉昔康節邵先生著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

元人生一元中得年多者僅百二十少者往往不及五六十而止此生之所爲可貴而壽之所爲難得也然而修短之較據耳目所及若有相懸絕者即十二萬九千六百年觀之雖百十年閒猶旦夕爾苟非自知其生之可貴有以自立而無愧乎爲人亦何異蟻蠓之出沒於旦夕閒哉故或壽而榮或壽而辱或不必壽而其名永存要觀其所自立何如爾古之聖賢特立於千萬世之上乃能與天地相爲無窮此其道固非有異於人而知之者鮮矣流俗之與居機事之相移囂轂之相聒靡然相隨而化者十常八九故其

雖生而不足貴雖壽而不爲榮是豈不可惜哉韓子有言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有如王君紹堯其殆可告者歟王君余姻丈桂林楊公之姻弟也公之子榮祥志整於居爲甥榮以書來言君今年壽躋六袠丏文爲慶且云君之先子稚自振邁以輸粟受冠帶之旌而君克世其美爲前郡侯張公孟端所重君所居在郡城中而趣尚悠然若無異於山林有子琮珥珊皆讀書克家君茲暮景甚適可謂榮矣顧無靳一言余惟今生齒極繁一城之中得壽如君者當不少高文大軸出於名公才士之所稿親戚交游之所奉持以爲慶潤增華屋而輝映几筵者蓋往往有之然不過以飾一時之耳目雖有至言妙義服之終身可以無斁而能注心者鮮矣則言亦何容易也顧君榮於余爲至戚惓惓以請且韓子之戒余常誦之其又可默與夫以君居繁會之區而有山林恬淡之趣其發言制行必當有取於君子壽而榮也固宜繼自今誠益謹其言益修其行亹亹焉惟善義是由以超然於流俗之表斯其爲榮且貴胡可勝道也昔詩人以萬壽祝君子必曰德音是茂余之言所以爲君壽者其義豈不有同於詩人者乎

中塘張氏重修族譜序

中塘張氏重修族譜既成遂謀鋟梓以傳信于後於是其族之彥一和與其族子循讓循愛族孫德大因余族祖熙翁來請余文以引其端族姑夫曾君主善復申致其意二翁皆連姻張氏余不得辭也余素聞張氏居中塘者爲萬安舊家然未始見其譜及今觀之始知其先蓋出唐曲江公曲江之後有來家吾吉豐之恩江鎮者一分而爲坳上之族再分而爲吉水田心之族三分而爲中塘之族曰遐年號顏齋者中山之初祖也由初徙至今垂四百年自顏齋以至于

德大凡若干世其顯者在宋則有大理評事仲才在國朝則有龍陽主簿鵬遠其他率隱居不仕而以行義見稱於君子者往往有之考其近世若濟遠永高之父子士洪士魁士敏士昂士淵之兄弟或以長厚稱或以豪邁尚義稱見於諸先正之序不誣也其在于今若一和之秀朗循謹之詳練循愛之篤實德大之靜顯又皆克稱其家葢中塘之族其可稱者宜不止此然即此以觀可不謂世有人乎其族故有譜遭元季兵燹而逸濟遠攟所聞知始復作之間與諸子若孫躬訪田心坳上之族求其舊譜之存者參互考

訂而本源益明迄今再加修輯而支流益備凡其生卒之歲月娶某氏葬某地子男女幾人各詳註于名字之下而闕其所不知可謂慎矣夫君子之作譜葢本於尊祖睦族之心而以爲維持久遠無窮之計然而猶虛器焉族之所以睦者人也今中塘張氏譜成板本且行於其族其宜以爲美觀乎抑將由此務相與致其親睦之實乎誠使相親相睦有加無已其氣薰爲太和將必有奇材異質出乎其間而以其族丕顯葢積之厚而發之宏固天道然也余既不辭爲張氏序茲譜惟其族人於吾斯言尚亦加之意哉是爲

序

鄧塘張氏重修族譜序

鄧塘張君九瑞以其家所重修族譜託余族叔用龍表姪王詔來請余序張氏族居鄧塘久矣其譜在國朝洪武宣德中兩經修訂迄今又百餘年而子姓益繁名字之登不容無續因而鋟梓以傳示族人所以爲無窮計也是宜九瑞與其諸弟某諸姪某特究心焉夫序序所以作者之意故家大族誠不可以無譜然其義則王文端公東白張公爲張氏言之已詳族有顯者所宜表見矧張氏先世顯者尤多然亦已

備見於翰講余公之文則余之序茲譜也又奚容贅竊惟文物之興墜雖係乎人然其機未始不由於世道之升降當元氏之亂上下分崩史多缺文族無完譜比　國初平定雖有賢者拾殘補缺惓惓焉不遺餘力然亦安能遽底於明備乎迨茲累世隆平文教洋溢不惟　朝廷之上遺文墜典一皆討論修飭以成煥乎之治至凡民間所有族譜家乘可以昭先德垂後規者或關其源而未竟其流或但爲一人之私藏而未爲一族之公器亦往往旁搜博采燦然成編鋟之於梓而公之於其族矣若茲譜亦其一也

夫以張氏之族固久且盛而其譜遭天下反覆竟亦散亡至于今乃明備如此謂文物之興墜不係於世道之升降可乎世當彌文而其族之彦又有尊祖敬宗知所先務如九瑞兄弟者則兹譜之重修良亦非偶然也雖然族之大貴乎保之有道時之盛貴乎出而有爲保大乘時之具非詩書禮義何以哉惟張氏之後人尚惟禮義是惇詩書是悅以日進於高明庶幾無遏佚前人光而重有以增光兹譜也因序以致規

送少叅張君之任湖藩序

天人之相勝吾嘗聞其語矣然不免於二之夫天固不外乎人也是故推其數殆不可勝窮循其理則不容少易凡人之所爲即天之所在也是故人事得而天降康人事失而天降亂非相勝也乃相應也雖其窮極之際轉移之機若有莫之爲而爲者然亦未始不因乎人故君子之仕也小而一邑一郡大而一方又大而天下苟其責任在己必惓惓焉惟治安是圖以爲斯民立命一有敗證固將反躬自責而勉圖後効其敢諉諸天數謂吾力不能勝乎頃年以來中外亦多事矣余方從事農圃天乎人乎所不敢知頗聞湖藩水旱荐臻盜賊群起軍民憔悴之態談者至不忍究言反覆以思恐未可謂之適然也虐政召災貪風鼓盜人事之失殆匪一朝以貽其患於今日不有君子誰其拯之大庾張君天衢舉已未進士第出宰揭陽休寧兩邑皆有聲入爲給事中於南京禮科端雅周詳務持大體葢君子人也兹有湖藩少叅之擢湖之民其有賴哉夫琴瑟不調其絃在所當改前車既覆其轍不容復循推所以致弊之由而捄弊之方明於指掌本諸身以嚴乎吏宣上德以下於民通融其有無宣暢其湮鬱洗滌其瑕疵夫是之謂改絃易

轍人事既盡湖湘漢沔之區其有不清矣乎以吾張君之賢用當是時不肯泄泄於其間也審矣余嘗得休寧人士所刊去思録一帙讀之見君遺愛之深足以不朽顧其所及者猶狹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今君位進叅藩澤可遠施苟此心不懈異日以豐功偉績去陟巖廊將湖人之思不有百倍於休寧者乎君行余不及餞黄門胡君斯靖劉君景瞻謂余素善君宜有言曰亦同鄉諸君子之意也夫言既及之誼不容隱張君宜有合矣得無有病余言者乎

送福建少叅鄭君之任序

今布政司即古牧伯之任也書紀帝舜咨牧之辭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成王志切阜民首令六卿分職以倡九牧而詩韓奕之篇有曰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藉獻其貔皮赤豹黃羆是知重民食一遐邇親君子遠小人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牧伯之所有事也修此數事以和六卿於外天下之治其有不成矣乎我　朝以布政名官加繫承宣字於其署其官之長曰使其佐曰叅政叅議其職任無異於古可知也然而中外同心倡和以義則民莫不蒙其休中外異心倡和以利則

民莫不蒙其咎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當此之時固將出遺黎於塗炭而濯之以清風引乖龐之氣於一線之微而滋息之以復乎膚革充盈之舊為民牧者容不盡其心乎余友鄭君立之夙慧不凡而充之以博學明乎陰陽之變達於人情物理之紀以進士為郎南京兵部歷職方車駕武選三司自守嚴臨事敏疌遇舉措動合人心雖權貴無能以其私撓之者當道雅知其賢遂奏為福建布政司右叅議士夫之論皆謂其必能盡心民事無疑君世居上饒之葛源直江閩之界尊府君雅有高行嘗被職方主事之封與其配安人偕老無恙君喜過家道便計日將拜慶于庭其行孔亟諸謀以言贈者未之達也會余起廢復蒞南雍侍御徐君子謙夏官歐陽君相周乃來屬筆余與君交厚其曷辭蓋君子雖無所不盡其心然必審乎先後緩急之序先後緩急之序不失是則所謂義也率義以從事始於民食之足而終於職貢之修俾承我者之心皆與我同而不同者不容一日幸居其位夫如是則其成功也何有哉功茂成於一方道且行於天下吾黨屬望厥惟在此余以是忘其不敏而書之于篇

存稿卷之五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六

序一十五首

壽桂林千戶李君序

余門下士有桂林李氏兄弟者皆升自鄉舉行皆稱其文其兄曰鸞今爲崖州學正弟曰鵾歷事南京刑部已及瓜矣鵾歸有期乃來拜請余文爲其尊人千戶君之壽余雅愛二子因以知君之平生以爲在今武弁中未易多得於鵾之請遂不辭君先世本湖廣大冶人自其高祖始以戎籍隷桂々

長至君而有[illegible]出且旁通經々子遊以廣其見聞慨然以功名々弗率屢歷師征君率在戎行積功入大將軍麾下贊謀效策每協機宜廣右士夫至以文武兼材稱之見於文字有足徵者其爲人如此可不謂之賢乎今茲花甲一周巋然武弁中老成人有子八人皆能讀儒書習舉子業鸞與鵾固佳士其他若庠生鳳儒士鵬鷗輩亦皆駸駸嚮成於是李氏自大冶來垂百餘年而君父子之間聲實蔚然將遂爲桂林之望其所以自致蓋必有過人者矣然余因而有感焉國家蓄養將士恩德至深祿賜之饒累世不乏誠有資其用耳自頃狂奴悖隷秉機竊發寔繁有徒征討之師所在成列然而月靡聞於三捷亟或見於輿尸豈非忘身徇國者之鮮其人而偷生避死之心勝邪是可慨也已夫人之生死有命非可避而偷也況義有重於生者邪又況舍生者未必不生而偷生者未必皆能久生也漢之雲臺唐之凌烟閣其所圖之人孰非忘身以徇國者而往往身名並顯壽考令終柴周之樊愛能何徽高平之戰固巧於偷生矣踵未及旋而遂爲世宗所戮非其明驗也歟有如君者奮自行伍竟長千夫當其提戈斬級之時義勇赫

張寧惜一死然而天命有在式克至于今日休彼偷生之徒雖幸而免於王法使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鋒鏑之下能死人哉噫今之武夫胡不此之思也余於是益羨君爲難得而願天以難老錫之以達觀其諸子攀龍附鳳之盛遂序次爲文如此蓋既以壽君又庶幾聞之者之或有所警云君名經字大綸六月十有七日其生辰也

贈封諭德西園豐公還四明序

凡山水之經遠者百里不皆峰十里不皆瀾也峻極之餘必有堂焉急湍之下必有潭焉曼衍紆徐渟泓

淵灦蓄其所以經遠之勢而再發之是故其爲峰也益奇其爲瀾也往往極天下之文而莫之能狀玆理之在地也固天然也而在人則亦有然者矣以余觀乎四明豐氏若今封諭德西園先生豈不能爲峰爲瀾也哉然而名逸於賢書官止於宮教衍而弗峙渟而弗流人或以是而致疑於天而不知夫天固以蓄豐氏經遠之勢也豐爲四明著姓若清敏公之在宋最爲有聞在　國朝則自先生尊人以及先生及其嗣子凡三世顯矣尊人起家進士累官河南右布政使其功名利澤殆與嵩洛相爲稚深先生有諸中者實克似之而名位曾莫之副然於義方之教則尃矣由是嗣子熈原學一旦以諸生入奉大對遂取先多士拜官內翰再遷春坊諭德簡菘院事于南京其望日益隆而文日益盛泰山之仰江漢之方將有不期而自合者蓋其資禀固異而增高益深有得於義方者又匪一朝一夕之功然則謂天以先生蓄豐氏經遠之勢其不信邪先生好古而惇禮初爲訓導湖口以奉毋夫人之養棄而歸後以教授侍　逹安
王會當得編修之封遂辭去原學屢以迎養請輒欣然而至然所至不肯乆留蓋其高尚如此其學於經史百氏無不覽而於地理尤深然則自識者觀之亦何嘗不以爲峰爲瀾也玆者將自金陵東歸其鄉之彥監察御史顧君葦來以贈言見屬余嘗辱先生不鄙相與論金陵形勝良有合因有取於山水以爲先生父子况焉

贈侍御楊君奏績序

士有志於功業者必以守身爲本其身一失則萬事瓦裂雖有絕倫之智高世之才尚安用乎頃年以來中外士夫往往不幸而壞於賊瑾而關陝爲甚蓋瑾陝產也瑾善盜官爵以啗其鄉人用爲腹心股肱耳目受其啗者恬不思義方揚揚自慶以謂天下事無不可爲然而智未及謀才未及展一反掌而已俱敗曾其身之無所措尚何功業之云當此之時其凜然自守超然遠迹不爲其所汚者亦有之矣以余所知得二人焉監察御史楊君德徵翰林修撰呂君仲木皆出自關陝者也余去翰林也乆呂君之賢蓋得之一二舊寮友間楊君則余嘗往還其寮友周君誨可許君舜咨間爲余言之尤悉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何幸於二君見之克其志也德由此而立矣况功業乎楊君初領鄉薦再上春官以乙榜例拘

去爲內鄉教諭陞教東昌保定凡十有五年七膺薦剡乃陞今職蒞山東道于南京君教人先德行而後文藝尤善啓發至如冠婚喪祭飲射諸禮皆稽諸古歷歷舉行於生徒有恩贈遺雖微一不受一時師儒中不多得也及爲御史論事持法未嘗有所遷就嘗清理諸輔郡戎籍又領都城徼巡之寄又經理諸輔郡屯田推究施張規模整整凡其寮友莫不推重以爲能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其不信夫今以考績入朝當公道大明之時而君卓然有已試之功皎然有不汚之節隮華陟要其誰曰不宜名位日隆其建立當益偉茂著忠貞之績昭垂竹帛之名以稱爲關陝第一流人物不於君有望哉君之行也周許二君舉臺中故事來以贈言見屬余不佞蓋嘗聞古人有初節晚節之說君自兹以往宜必有光於其初

枯復詩序

枯復道人今之名有道者當其望八之年偶嬰疾危甚未幾遂平復如常間取魏伯陽周易參同契讀之至於任蓄微稚老枯復榮輾然笑曰兹豈余之謂乎爰以枯復道人自號道人嘗爲言之龍泉令爲監察御史以聲績將致高位然所志不存一旦棄其官去爲尋真之遊凡世所稱諸名山無遠不到遇異人高士輙相與研窮道術而悉取其所長以自資人徒見其老而不衰無能測其所得之淺深也去年春余過訪姻友陳上舍元善於池陽獲與道人胥晤問其年八十三矣坐自旦至午不移席毎舉觴但微醺而談吐益健往往雜引仙經顧余早歲亦嘗玩其辭意竊向之後因讀晦翁感興詩乃已以此猶頗能醻答或巧相詰難以爲笑遂相與如平生歡酒數行元善起而請曰祚嘗爲吾師求得枯復詩數什莫任爲之序者今吾師與先生言如有合敢丐大筆以弁諸卷首斯則重爲枯復之榮道人亦欣然起酌余曰榮枯在先生筆端矣余惟枯楊生稊易著其象顛木由蘖書有其辭兹固物理之可徵者衰老之人理無再壯而黃髪兒齒嘗咏於詩非所謂復榮者乎然自吾儒言之皆定命也惟道術家則以是爲有道之符今道人之志於道也甚專而其精力風神不以疾減不以老鑠自非有得何以及此第不知果能啓元命之祕養成所謂神冊者否邪葢余嘗論之靈均之賦遠遊子房之學辟穀意皆遠大道則靈均爲精如其志有感

固将駕風鞭霆以遨遊八極遺濁世而獨立留不死之舊鄉庶幾乎來者之畢聞以快覩夫天之終定此其事非天下奇男子孰能辨之余旣拙不能爲於道人不能無過望也遂書其說以副元善見屬之意且又以俟夫知者區區榮枯之跡豈煩多辨哉道人張姓其字大信世爲池陽人

奉慶伯父孤峰先生八十冠帶序

皇上臨御之五年殄戮兇大明黜陟舊章成憲申飭無遺其年冬欽順首蒙 恩叨復舊物旣而以上兩宮徽號之故誕推德意嘉惠萬方明年春詔書至吉於是欽順之大人以季弟欽忠備員銀臺由翰林編脩進封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三從伯父孤峰先生以年耋而行修也得賜冠帶榮身蓋更化未幾時而欽順一門之內受 恩稠疊如此其爲慶幸何如其爲感激何如其在伯父先生則尤爲奇遇也蓋先生方弱冠即負文名襍學每小試應擧諸儒先生率居甲乙之選始自景泰庚午迄弘治乙卯周旋場屋凡十二三科而庚午之秋則先祖司訓府君天順己卯則大人封君皆中式欽順於弘治壬子二弟欽德欽忠於乙卯亦皆叨與薦名先生獨奇蹇

無成雖志不少衰而身則老矣知者蓋莫不爲之嘆息孰意其有今日之遇也哉夫曠蕩之恩不常有大耋之年不多得吾鄉素稱多士奇蹇如先生者亦不少矣而年與恩會則稀類終老於布衣此先生之遇所以爲尤奇也先生美鬚髯長身玉立儀範詳整出言有章孝友惇叙於家庭膏馥沾溉於子弟雖年登大耋而於禮節之細未嘗不致其謹也昭受 天恩夫何愧哉初 詔書至吉時欽順即欲有言爲先生慶先生曰姑及吾誕辰誕辰蓋八月十七日也已而鄉邑有譽先生復以書來曰古人擧事多於歲首矧拜 天恩重事也吾謹卜以春正近者大人封君以迎養東來閒詔欽順文當先春以往切惟 朝廷恩德隆厚有如天地欽順兄弟無能方寅奉庭訓夙夜祗勤以圖報稱於萬一惟先生所以訓飭諸子若孫者亦豈能一日而忘 朝廷也哉詩云樂只君子遐不黃耉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夫能保艾其後使之勉勉焉一惟忠孝是由或出或處無乎不可是即所以報 朝廷之大德也誦斯言於先生殆亦贅矣要亦臣子之情自有不容已者夫

送順天府尹月湖楊先生序

君子固不難知然其不求知於人人或有不之知者旣知之矣而可徒哉在前必相與挽之在後必相與推之俾其道以時行施以位普而功以事成凡以爲斯世斯人初非有所私於君子也如知之而不能推挽則如弗知推挽之而不能力與夫弗推弗挽者其間亦不能以寸爾然則斯世尚何賴哉吾江右近時人物月湖楊先生其表表者先生起家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爲給事中兩京參夂之而後遷歷南京光禄太僕兩少卿通政使司右通政又十餘年於兹矣範其驅不計其獲韞其櫝不急其沽是豈求知於人者

哉然中外士夫莫不知先生之爲君子近時知者適多在言路乃相與列薦于朝時則先生已爲當道所推遂膺　簡命尹正京府此推彼挽不謀而自合無乃亦天意邪然議者有謂先生之清德正學宜在臺省陪大議翼大政斯足以慰滿人望京尹地雖崇重顧其簿書之冗瑣應接之紛拏實則一大有司似非所以處先生者欽順思之其言不爲無理抑安知當道之意不有在乎昔横渠張先生仕于朝當使明州程純公獨言以儒者按獄於朝廷尊賢之體不爲無失王文定初相首薦朱文公爲淛東提舉公以民饑爲念遂不辭已而州縣一清民被實惠然則議者所見殆與純公意合而當道所處無亦有合於文定邪道固竝行而不悖也先生平日爲張朱之學甚篤蓋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所尊信者經五經無不明習而所尤盡心者周易欽順不敏年來粗辨爻象觀先生今日之變動竊以爲直乾之九三矣夫三與上應然彼此皆九殆非其正體之以夕惕之誠而審乎進退存亡之在彼者非先生其孰能之先生行同鄉卿大夫士會餞于一堂旣醉且别謂不可無一言之贈以欽順嘗載筆俾序于簡禮也其可辭

贈侍御周君清戎兩廣序

兩廣之守固倚重於官軍所以張大其形克實其氣者亦惟民閒之丁壯爾清戎之政舉按文以責實辭不惟丁壯是求以之應中朝之簡書實他軍之部伍者蓋多多益善而兩廣軍伍　有闕則方取丁壯於中州彼其人一聞瘴雲毒霧虫蛇蠱魅之形容往往心寒膽掉遷延規避必窮其術而後已故廣中之軍伍常虚軍伍内虚丁壯外徙將何以爲緩急之備而保地方之常靖哉故其清戎之政或舉或停一停或五七年蓋未始無謂而其舉也必以付之識時宜通

政務之君子乃能外無失乎足兵之本意而內有以深達乎制變之微權視清戎於他藩者其操縱固未必同也乃今孰爲識時宜通政務非吾周君汝和也邪君之爲御史南臺也遇事輙言而言之必當有委輙任而任之必諧憲紀聿張風聲以樹非明達而能之乎茲以內臺首推光膺　簡命出清戎於兩廣其可爲一時之妙選矣以其明達之識而斟酌於操縱之間其縱其操不惟其常惟其時若勢其求之而獲也惟其實不惟其多簡書之效成地方之受賜有不兼盡其美者乎君世家江右之寧州先嘗迎致其尊人封御史君及太孺人偕就養于官邸今其將使指也道由江右以出得躬侍二親榮歸其鄉舸艦相承送迎屬路又可爲一時之盛事矣　恩加於俯仰光被於州閭臣子所遭孰此爲異則君之所以圖惟報稱豈徒曰地方受賜簡書效成而已哉書不云乎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余於君契好惟深葢不能無厚望重以其同寅詹君　胡君請之之請輙書此以相其行

送太守馬君之任安慶序

永興馬君質夫由南京戶部郎中擢守安慶其僚友胡君用經葦來請余文以贈其行君在郎署有年其修職之勤持身之謹志向之正才識之優雅爲士大夫所稱而其爲主事時嘗以督理通租至吾郡民皆頌其明白而不擾又余所親見者况於余往還惟舊重以諸君禮請其可辭曩余爲童子時嘗隨侍家君于安慶郡學其山川形勢之壯人情土俗之美固所槩知于時太守之賢亦尚能記其一二若修武王公璠之寛厚崇德潘公蕃之嚴明皆號爲成章而其士夫之談有謂使二公合爲一人則尤爲盡善葢其責備如此自余之去安慶至于今日不知更幾守矣又不知孰爲能合二公于一數窮理極毋乃當見於吾馬君乎夫四時之行未嘗不以其漸至於溫涼寒暑之大分則常自截然此萬物之所以生歲功之所以成也故君子之爲政寛可尚矣要必有截然之體政然後立嚴可尚矣要必有優柔之用政然後和二者勢常相須葢無可偏用之理茍不明乎斯義而弛張闔闢一由其性之所安則雖或底於成章猶不能滿乎君子之論况其他乎君固有稱於士夫至欲名其爲寛爲嚴而不得其庻乎兼有之者特此以往弗縱弗苛將俾安慶之人以前日之愛王者而愛君以前

日之畏潘考而畏君治化之沛然可想已夫安慶據湖江之會實南畿之咽喉表裏江山地形險要誠使治化行而人和以得一有意外屹然足以爲上流之防其所繫尤爲不小余華嘗有感於近事尤不能不以此望君君玆往哉尚惟遠且大者是究是圖以克底豐功用兼休于前政

送宮諭倫先生還朝序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南海倫先生文敘欽承　上命來考應天府鄉試事竣當還　朝府尹歐陽君旦丞尹君梅益謹權輿之承謂禮有贈言乃以屬之欽順顧惟不敏然向者在史館嘗辱先生教益今二君又以禮見屬其可辭夫士之負大名於天下者必將有天下之責責任隆重必將與天下之士圖之然則知之何可無其方求之何可無其素公選之精愼私訪之周詳此其所以求之也知言之學日新而不已此其所以知之也書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又曰旁招俊乂凡以共圖天下之治焉爾吾斯道者將不有茂烈以副其大名也哉我　朝進士高科類底于大用其功烈之所成就則固有公論矣或汲汲於求士而所得者不皆純與名爲知人而所收者不甚廣有以大相遠邪先生以狀元及第遂入翰林爲修撰累遷至今官昔人所謂榮進素定者嘗同考禮部會試者再玆則首司應天文柄一時名士收攬殆無所遺固其盡心以求之而平日知言之學於是乎亦屢驗矣自玆以往其屬當公選未容以一二計至於游從應接參稽博訪以極乎顯微之際其所得將不加多乎哉惟多且純相與爲一體吾知先生之當大任勝大責也優優矣欽順無似嘗竊觀近時士習大抵後心性而先辭藻徇物過重而自任則輕蓋不能不私念之先生所收固其良者安得使天下之士皆務實學皆有九德之行以資源源不窮之用乎以先生之高明其必有道矣願因以請教焉

送大司成甌濵王先生序

留務素稱繁者太學與焉凡學之條章皆　聖祖所親定師生循用惟恐弗至其何敢略之有欽順忝備員司業時方乏正葢攝篆者踰年每寅入酉出以爲常猶病於不給至於人事類多疎失雖竊以爲愧而莫能免焉後再以起廢來則甌濵王先生已爲之長往時同在史館固已推服先生文學及是相處益久得其行事益詳大抵操得其綱於其目若不

甚屑屑焉而終亦不漏六館之士用此親愛之如一先生爲教旣善而其間接納賓客應酬文字條答箋牘舉優優然送迎問勞之禮無弗周宴會遊談之樂無弗與卿大夫士率忻慕其爲人欽順雖勉強效之竟莫能及乃知人才相遠果如昔人之所嘆也然則當大任建大業非先生其誰屬哉於是北太學缺祭酒輿議屬先生者十且六七及　命下果然仰惟皇上秉德至明用人至精欽順雖至愚猶知所激厲以圖無忝於他日而况天下之士素抱負才能者聞先生之進有不彈冠以相慶乎昔人有言正臣進者治之表吾方於世道觀之抑先生之莅南雍亦旣底厥績茲改轅而北車輕路熟於收功乎何有吾知濟濟衿佩一爲春風之所披拂孰不爭先奮發日改月化以成其可用之才乎昔人有詩云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收拾桷與榱又將於先生見之矣欽順不佞每獲聞先生緒論於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棟廟梁宮宜有餘裕往年流賊南嚮盇嘗持守淮防江之說爲當事諸公言之甚勤且有方諸公雖不果從而未嘗不偉其才壯其氣也由是觀之何功業之不可建哉南雍僚屬沐先生之愛惟深於其行也欲挽留而

不得以欽順嘗有協恭之雅來請贈言以致其情茲固不容以無言也先生行矣亦將有以處我輩乎

送太守程君之任衢州序

昔陽道州自署其考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余嘗以爲拙之一字當爲巧者發爾不然未爲得也夫巧固傷民矣而拙將無瘠其國乎國誠瘠未必有肥民矣何以驗之往年賊瑾用事有司率承望風旨累年租調之違負者舉之如不及緣此橫取民財一郡多者奚啻十數萬名爲勸借而實則威之以嚴刑徵諸前聞是謂白著吾民皆不堪命而卒無所於告也巧之爲禍其烈如此不可畏哉然推尋事端則凡逋負之多未始不由累政之拙在平時或可牽補一旦事變百出國用且窘旡載之策勢將必行斯民安得不重傷乎是知巧與拙皆不可也嘗聞漢宣帝論及良二千石首以政平爲言要之催科之政惟平乃善夫所謂平者豪強不得以苟免貧弱不至於見侵惟正之供取必以其時其非時之調發必不得已則審其輕重緩急而通融之有術如是而已矣夫有地數百里民小大以數十萬計政事之當平者誠不少乃若關於利害之大者宜莫過於催科催科之政平則實惠

及民而國用常足上下之情兩得爲郡者庶無負矣今之君子可以此言告者程君汝南非其人乎君初以家學登弘治壬戌進士第授南京戸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詳敏寅恭聲稱籍甚當道兼采其資望爰請于
上俾知衢州夫以君存心之良得名郡而理之其致勞於撫字也必矣而况在戸部日久中閭廩奉堂劄有事於外服其於民情之舒慘國計之盈縮緩急之際可恃與否夫孰非其所諳則夫催科之必平不傷於巧不失於拙又當於君見之矣且爲郡之贈豈無安養教化可言而顧於催科是講則以大學之教固嘗深致意於理財也理財之道得然後安養可遂教化可行不然心雖勞竟何益哉用敢以此告之君以附忠告之義以復其寮友楊君景奇朱君廷輝輩之請

送太守楊君之任寧國序

寧國直隷京師凡直隷京師之郡惟巡撫巡按爲之監太守之尊視方面幾等而寧國在江南爲奥蓋終歲無一過客太守日端坐黄堂視事騶御常稀出士民有經時閲月不得窺見其嚬笑者故其望尤尊其山川深秀渟泓土田肥美物產蕃碩故其民多給足少偷盜雖頗尚氣好爭訟然亦不至紛如故自昔名爲易治凡爲其守者皆號優遷不數年輒以成功被超擢而去葢歷歷可數也然則雖以中才處此宜亦可無闕事而天官重其爲輔郡也往往屬之高才才高則其用宜有餘夫使才有餘用亦可惜也然吾聞古之君子善於自用其才者不徒取目前之事整辦而止必將爲斯民久遠利益之計誠爲斯民久遠利益之計則惟恐其才之不多經營顧慮之不周也而何有餘之云有如楊君文明今之所謂高才葢其選也天官究知其履歷遂奏爲寧國太守非優遷歟君夙領其尊人中舍先生庭訓弘治丙辰舉進士得第歷知西華冠沛涇四縣政聲茂著入爲南京淛江道監察御史其所巡歷自京城以至東北邉江數郡皆肅清監試秋闈明察而詳恕時有按劾多稱
上旨所得　命詞甚寵聞且見者莫不爲君榮之以爲殊常此今日之優遷所以克諧於物議也君行有日余宗兄子文侍御與之同年復同道遂倡臺中諸寮友張筵以餞而以贈言來屬曰必無辭夫以君之才昔嘗優於治涇涇固寧國之屬邑也乃今合數邑而并治之誠善推其所爲其致整辦於目前毋利

益於久遠必将兩得之矣余非能言者第宗兄之見屬也固夫安得不有言於君而言又安得有所茍哉

龍泉掌教蕭先生遺稿序

故龍泉掌教吾邑前輩蕭先生遺稿一卷爲五七言古近體詩百五十首啓二首賛辭一首凡百五十三首皆手筆也先生諱孔資字愛同別號歸叟初起明經爲覇州訓導秩滿陞教龍泉俄以将母歸歸二十年而後卒平生述作頗富其仲子儒士津寶藏惟謹叔子聰以先生遺命占籍新野竟起鄉薦爲内黄訓導及致仕始克一歸時則儒士君没已數年而先生

手筆不無散失僅得此稿於故簏中寶之過於琬琰置諸衣笥出入與偕又數年而其子麟亦以鄉進士訓導高郵乃出以授之麟於是釐爲長卷以便諷誦其嘗得而讀之大抵平正典實本於性情而約之義理乃其剛直不屈之氣亦自隱然可窺其字畫明潤圓匀頗有晉人風致視彼艱深險澁以爲工偏枯側媚以爲奇者未可同日語也葢先生爲松臞曾學士之甥早歲即嘗受業故其學行與詞翰往往似之語所謂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信乎有自来矣夫以先生學行之篤詞翰之美子若孫繼述之善乃三世比

爲儒官自世之偶挾一長遂軒然得志於當時者觀之謂之久屈可也屈之久者理無不伸玆麟方以仕學蜚聲其殆以先生顯乎先大父司訓府君與先生兄弟交竟以愛女爲儒士君配而欽順之爲童子又嘗受業於儒士君乃今視麟猶兄弟也麟因以此卷屬爲之序顧惟生晚聞見寡陋敢以不腆之辭僭序先生之遺稿哉遜避久之而申屬益固則念夫尊者之出入容有子弟爲之先驅者用緣斯義而槩書其本末以引於卷端如此使夫讀者知先生之所以不朽葢有在於詞翰之外云

贈侍御羅君考績序（同姓同地同官而不聯一族今日而未有也）

侍御羅君子文與余同姓且同出泰和同官南都亦有年矣每公事粗辦時時往還相晤語葢相好如兄弟然然自君上世以来占籍金陵君生長都會之區資禀不群聞見亦多於時務皆所通曉其才具之優贍葢隨用隨濟非余淺陋所能及也君爲南臺御史初莅廣西道俄以外艱去起復改浙江道間嘗兼綰他道之章道無留事時有論列必采之輿論之公凡南都之錢穀甲兵門禁邏卒營騎工作散掌於中外諸司者屢承臺檄巡視督察姦弊幾無所容而日力

有餘輙以之讀書賦詩久而益工以愽葢士林之翹楚而南臺之出色者也玆以給賞事竟當復　命于廷計其年適當考績臺中故事當以言贈陳君秀卿不知余之不敏乃來徵余言夫以姓氏邑里之同且相好之篤而諸君之舉也又以禮雖不敏其復何說之辭憶弘治庚申君以丙辰進士授興化推官余嘗贈之詩其卒章云珍重案頭三尺法功名何止百年期蓋期之者遠矣及觀其所歷在興化則有聲在南臺則又有聲非其用法之公守法之慎抑何以得此哉自此以往超遷累擢以陟乎卿相固皆其分之所宜得乃其終身所當奉以周旋者法而已矣自古名臣碩輔功高當代名著青史類多以守法稱夫法雖人爲莫非天理守法無慾則天下之理得孰有天下之理得而功名之盛後世有闇然者哉余之以言贈君玆惟再出雖其大旨無以異於前日而辭說之詳盡則所以深致意焉庶幾大有以爲同姓同邑之光也

永新甘氏重修通譜序

永新逢橋甘氏始自宋吉州簽判廷珪老長相傳其先本冊陽人在南唐有曰從矩爲豐城鈐轄因家其邑之黎塘其曾孫令堯徙建昌簽判令堯之子也以行縣至永新而卒于泰州遂留家焉至今南京刑部員外郎公亮凡二十世矣族故有譜宋亂爲兵燹所焚員外曾大父時濟府君夙有志編輯會膺貢入太學得從文穆胡公學士解公遊因以譜事質之二公曰虛無傳疑實無忘遠可矣乃編自簽判始每五世爲圖一如歐陽氏譜法然猶泝及鈐轄列書其世以識其所自來至十六世而別爲六堂子孫益衆則堂各爲圖以便考覽或徙居他處贅入他姓皆謹書之名之曰通譜譜成告廟人授一帙而府君尋卒于今

又百年矣枝分蔓衍戶益竈增員外尊先生封主事君乃率族人因舊重修增至二十二世稿將脫以書命員外請序於余余惟甘氏之居永新可謂久矣考其世德固多鬱而未揚然更宋歷元陵谷之變遷岡阜之升降何可勝數乃能保其家族以不墜遂盛於

我

國朝則其世有人焉豈不從可知乎方

國朝之興也永新有周安者嘗擾邑以附僞漢甘氏之傑廷瑛兄弟六人不義其所爲拒之甚力湯東甌王提兵至嘉其識畧欲舉以聞廷瑛固不願仕乃酌之酒而勞之曰而後其昌今逢橋一門累千數百指

皆六人者之後率能務本實敦詩禮時濟府君雖出而未試至員外而遂顯開敏端詳足爲遠器而其兄國子生公惠亦以文學起聲價將聯翩嚮用於時東巖之言良有徵矣是知發揚之盛未始不由於鬱積之久豈與夫行險徼倖者較工拙於一時哉凡是譜之重修義固主於收族抑亦以前人種德致有今日必其引之而勿替然後於是譜有光此封君之意也余辭不腆何足爲井氏重第與員外交厚不可辭庸述所聞及封君之所爲惓惓者以爲之序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六

國朝丘仲深海剛峯俱瓊州人也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七

序一十五首

送太守龍君之任瓊州序

瓊州在南海之中去京師萬有餘里然其民風士習勤生而率教崇雅而尚文舉無異於中州其秀質良材生際明時徃徃出而擢高科躋膴仕而其尤傑然者遂以文章事業名天下可謂盛哉夫其人既多近天子之光則　朝廷之視之抑又何遠牧守之選其慎也可知然其四履所經千里不啻高山長谷之深阻有所謂黎人者實蟠據乎其間雖其人有熟有生大抵皆無常性蓋雖一郡之域又自有華夷之別也爲之守者自非才足以有爲行足以有率加之歷練之久深達乎剛柔緩急之宜亦豈易底厥績也哉求其能底績于瓊若吾友龍君德宣蓋君子之所與也君世廬陵人以家學登癸丑進士出知同安安吉兩邑入爲京府通判遷經歷于南臺踐歷諳練可謂久矣其爲人守正持重有忠信之存苟利於民爲之必盡其力在同安僅踰年爾既去而民思之不已相與碑其政蹟樹之通衢安吉號岩邑而君爲之令者七年惟其宜于民是以能若是淹也而淹之者實由

於守守雖不君悅然部使者往往嘉之因卒爲當道所知以登于臺府此其才行不有過人者邪乃今拜瓊州太守之　命吾知君之往也心不徒用法不徒守於其習俗之旣美者必將齊之以禮而益致其厚於其向背之無常者必將撫之以恩而馴致其來若夫苟且以度時穿鑿以生事殆君之所不屑爲也誠如是則瓊雖限鯨波凌蜃穴而君之聲實且洋洋乎盈耳果何遠之不近哉夫交深而愛厚宜必以無窮事業爲期此固區區之誠亦臺中諸君子相屬贈言之意也

送周懷慶序

此當諸司述職之後明陟幽黜郡多乏守吏部慎選其人以補之南京六部郎中預其選者凡十人奏上同日　報可於是鄭城周君尚賓自戶部出守懷慶行有日其同寮嚴君宗孚張君濟寬等來請贈言於余余以不敏固辭而二君請逾力且曰尚賓爲人孝爲官能少時居父喪三年至不能讀父之書將力耕以養母其母不可乃復從事于學母嘗遘疾又欲棄進士舉以終養于家然例不可得竟克登進士歷官郎署用追顯其二親今將便道過家舉焚　黄之禮自以爲祗承嚴訓庶乎其可復也其在戶部垂九載歷四川湖廣廣西三司惟慎惟勤職修而事治古之君子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先生獨能無意於尚賓乎余聞而悚然尤不敢當然於言遂有不容已者初郎報旣至談者卒相與較量地望曰某郡善地也某郡非善地某得某郡爲稱某得某郡爲優某得某郡爲失所余以爲是則有之然當置而勿論亦姑觀於其政何如爾地雖不善政誠善何辱政苟不善地雖善何榮善政日新則所謂優者未始不爲稱也善政蔑聞則所謂失所者未始不爲優也不此之

論而徒涅於其迹亦何益於其人之聽聞也哉有如太行之陽河濟之交地之最善者也談者多以周君爲稱則戶部之政可知其所以克稱於將來亦惟善政日新焉爾且君之爲官能其初安有不能於其後其爲人也孝於親有不能推之以仁其民也邪夫政必有以仁其民使蒙安居樂業之休而嘆息愁恨之聲不作然後為善積累擴充而不已然後謂之日新此固君之寮友所望於君者然也乃其惓惓之意必欲假余辭以達余雖欲已於言也得乎

送歐陽誠之出守肇慶序

君子之為政凡其卓然有可稱者或出於天資或出於學力固不容以槩觀也出於天資者寬厚嚴明往往成章而或少深長之味出於學力者簡淡平易初未嘗取快人之耳目而自有悠然篤實之光此其所以不同也易大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論語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葢以學力言則仁知相爲始終以天資言則仁知各爲體用夫始之以知終之以仁其德可謂成矣然而臨民之際動之不以禮則猶為未善况乎各隨其所見以爲仁爲知以見於行事求其深長之味夫安得而不少哉吾是以知為政者不可無學也今之君子亦何嘗不學其於仁知之道有能相爲始終者邪未可知也夫仁知之相為始終是誠不易然非從事於此則平日之所謂學者果何學邪欽順早有願學之志而用力不敏空空焉未之有得所賴一二仁友之助而誠之又當出守肇慶禍去將日遠夫何能無介然于懷也誠之旣以文學擢高科居官十有餘年又未嘗一日廢學其是非取舍之明確容貌詞氣之雍容學之有得於身心槩可見矣異時列郡之政有悠然篤實之光煥發於嶺海之間者其必自誠之出哉誠之世家安成與宋楚國文忠公同祖尊君封吏部主事慈而能教淵源既遠而濬導尤夙則其德業之所成就固宜與古之君子相為後先此誠之所以日孜孜而不懈也今其行矣肇慶士民寔惟有幸顧余坐失輔仁之益將若之何哉念此悵然不可無辭以達而同鄉諸君子乃欲得余言以贈誠之贈則吾不能尚幸誠之有以處我也

送督府都事董君考績序

上海董君文潔任南京右軍都督府都事滿三載當以其績入　奏其寅友廖君孔服等以文潔於余有舊來請余文以送其行葢文潔初以郡學生升南雍實居家君館下其相好自此始家君時為太學正方嚴少許可然獨奇愛文潔以爲可進時進而策勵之祭酒嘗通試諸生文潔名占前列僉以爲一第可以指取而文潔志亦鋭甚必欲自塲屋成名踰選期至累年猶不屑就其先人晚翠翁敦迫之乃往及部試又入優等爰有都事之擢平居雅自修飭裨贊府事條理井井尤以平恕得軍士之心讀書吟詩往往至夜分乃寐且性不飲酒清茶一啜常若有餘味也著吾夫子嘗稱公綽之不欲又稱其爲趙魏老則優

夫以爲老於大家猶有取於不欲之公綽况今之督府與六部對峙所領軍衛以數十計而經歷都事竝為府之紀綱其責任固不甚繁而地望之尊何啻百倍於趙魏老使居之者非有廉靜之操抑何能當衆望而服群心也哉有如文潔為人殆聞公綽之風而興起焉者紀綱督府厥惟克稱故兹三載之績當道者皆以最書蓋公論也然人才之在天下廉者不必能能者不必廉故滕薛之大夫亦非公綽之所能任而文潔自兹以往積之以歲月雖古諸侯之位且將得之觀其才猷宜亦無忝第不知所以終之者果何如夫宦業之有終不繫於才而繫於志志苟不怠才雖短尚能擴充以有為况乎才之未必短邪苟其志一怠則素守必渝其所謂才未始不爲戕虐人之具兹所以卒歸於敗也文潔今則有初矣惟是圖終之道尚克加之意哉吾聞董氏爲上海衣纓家至文潔從父兄益顯繼續而光大之衆皆於文潔有望於其行也余因以為贈云

送江西僉憲王君之任序

崇陽王君叙之由南京大理寺正擢僉江西提刑按察司事行有日吾江西士夫之在南京者相與張遳以餞之因念數年以來湖山千里之間反覆多事吏失其理民失其安皆欲有言於叙之復慮衆言之煩多聽者之難盡也以余知叙之為父而叙之亦頗余信則相率推余以言嗟夫余豈能言者哉然常為父母之邦切安危之慮雖欲無言奚可夫提刑布政其職固異使副僉事其位固不同至於一方之安危則未有不均任其責者故必以同心一德爲貴其德之所以壹亦惟克己以從善爾己私之未克從善之未能自用之爲好則其德且二三矣二三之德聚於上趨走之吏相與觀望於其下蓋茫然不知勸戒之所在其政惡得而不厖而民惡有不蒙其害者哉嗚呼吾江西之所以事變紛拏勵勦抏隉至于今日而形氣猶未和者其原蓋出於此也夫人之所見不必皆同就不同之中而精擇之必有至當歸一之論是爲天下之公理理之所在即善之所在雖在芻蕘之賤趨走之吏且當從之而况於同列乎夫善固自我作有所未至而人爲是從其善豈不在我作之不已而從之不貳則吾之善有不可勝用者矣於以正人之不善雖小人其有不革面者乎吾所望於叙之尚克與諸公率由兹道以咸有一德將見政事無不舉刑

罰無不中和氣流通於上下而民之受其賜也無不周矣叙之纔觀偉然表裏相副學足以知道而才足以救時是誠可與之言輒為之傾倒如此不知諸公之見之也亦將有取乎否耶

贈侍御張君考績序

凡今之有官守者言責固無預焉惟御史以言為責又兼有官守蓋自　王朝以至于方岳列郡文武庶政鮮不以御史察之其廢其興其損其益必求其當而後已一有不合御史輒裁之以法甚則舉以上聞而黜罰其人夫既責之以言又埤益之以事吾

固知御史之職之未易舉也求其能舉之者有不以正身為第一義乎夫惟其身克正則言出而人信事行而人服是以上下胥協而庶政以和苟不能正其身而徒依勢作威倚法以削令固有所不行矣則雖譊譊焉強聒不置當誰為之信用以成天下之治哉此善為御史者所以求之於其身者必詳其必有所見矣餘干張君仲敬早承其尊君大方伯先生家學與其兄孟簡同領江西鄉薦又連上禮部仲敬則先登進士科遂選為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奉若庭訓無敢失墜兢兢焉務置其身於禮法之中有所不言言必度其可行有所不行行必思其可繼故今茲考三載之績而其臺之長及天官卿皆以最書蓋公論然也視彼惰威儀善依倚者人不堪其削而事或由以僨其為賢不肖何如哉仲敬考既書最其同官賀懋教復以諸君之意屬余申贈一言雖臺中故事則然顧余之不敏將何言以為仲敬贈夫官職有大小責任有重輕歷年有久近是固不能同也要其道之本於身也則無不同士君子以其一身立於天地間以俟事物之變於無窮蓋不容一日不正則余之言於仲敬又安得別為新奇可喜之說為諸君勉修故

事而不計其有益與否乎哉以仲敬之賢吾固知其必不以老生常談易吾言必將常如其始以益顯其世也

後湖志後序

金陵之有後湖其來尚矣後湖有庫宅中洲之爽塏以藏天下之圖籍則出我

聖祖之神謀遠慮所以詒之萬世子孫者顧其地禁其事重其法久而益詳而紀載無文寧非缺典合州趙君惟贒以名進士擢南京戶科給事中來涖湖事爰始作志戶部主事眉州張君濟寬相與參訂以成

日爲詩酒之會又有何事業可書

於是湖之源流庫之規制圖籍之目官職之守禁令之條莫不燦然可見趙君旣徵月湖楊先生之序以冠于篇端矣及是始命工鋟梓圖永其傳乃持副本示予屬綴一言于其後欽順披閲之旣竊以爲斯志之作不徒然也自今以往有事於湖上者旣得其所據以適夫損益之宜以謹厥藏將永永無斁縉紳君子有志于斯世者亦得有所考以知夫民生之庶其於圖惟殷阜容不旣厥心乎盍所書雖不出于一湖而其所關繫可謂遠且大矣以趙君之明達固宜惓惓于是也志凡六卷而附録詩文一卷讀之又可以想見湖中景物之勝樂近同于魚鳥憂遠繫于廟堂庶幾有若人焉亦可以想見其風采也於戲將欲奉延

聖祖之德徽斯人吾誰與歸庸書以爲後序

贈督府都事貢君考績序

南京文武諸司其職務多簡凡有官君子弅朝視事或不過數刻即罷居常旣多暇日則往往相與爲詩酒之會山澤之遊暢然皆有以自樂者積日累月以至于三載則其事業之所成就亦皆可書華秩崇階由此而進視彼慘慘畏咎不已于行者其所得不旣優乎雖然君子於此將必有所用其心苟無所用其心則遠大之業因而遂荒於嬉者吾恐其或不能免也江陰貢君朝用以鄉進士擢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與其長廖君孔服道同而氣合協心修職靡有愆忘及今三載告盈府以稱職署其考臺察覆之吏部又覆之舉如初君偉姿儀雅負綜理之才而性尤樂易晚而好吟七字句偶對匀整善飲酒雖多不亂家畜數童子皆習歌舞每燕客輒以之佐歡人欲與之遊未嘗不往其取樂旣善而職業亦以時修可謂樂而不荒者歟令子監察御史安甫往在南京與余相好近又辱愛於君君嘗讀余文而喜數爲廖君言之於是廖君遂來請余文以爲君贈然不知君何取於余言也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君子用心之至惟欲人人皆有其樂爾今左軍所領爲衛以數十計合數十衛之人心於一府亦猶一堂之聚也其休其戚君固與有其責前此之心思誠竭則自今以往宜必有以繼之使夫欣欣喜色者滿堂玆固遠大之業之所由基也初君當得御史封辭不就竟就選調固欲一試其所學其所志有不在於遠大者乎吾嘗慮吾黨之或荒而樂

爲有志者相也庸贈君以君子之道

送太守葉君之任福州序

自秦罷侯置守至于今因之上下千數百年有天下者未當不與守共治得人之效縣可見矣然其權任有輕重則所以爲之者不無難易之殊大抵自唐以來守之權已不逮漢蓋漢雖以部刺史察郡國然有按舉而無督責政無不自守出者故得以行其志而多卓然有可紀之績在唐則臨以觀察使使者雖名爲觀察而實以督辦財賦爲功在宋則監司之員益多政多出於監司故守之志不得盡行而爲之益以

不易韓退之所謂民就窮而斂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爲者其一端爾我　國家經理天下之初以布政司按察司監乎列郡已而又有巡按御史焉則又有巡撫都御史焉則又有鎮守中貴人焉凡此皆守之所當稟其命奉其令者也使其人皆哲其命令皆公守亦何容爲異一有不合不得已比而同之至於病國而殃民守將曰是不在我未有能逃其責於君子者然則爲守於今日其難易可知已抑將何以處之乎蓋先聖之論治民必先獲乎上至求所以獲乎上之道則歸於明善誠身孟子亦言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今之君子無不習聞是說顧以爲迂遠難用而常喜用智術以僥倖於其間蓋直未及尋而所枉者爲尺亦已多矣吾於葉君時用之守福郡其將見誠明之效乎君淛之龍泉人初以進士爲湖廣廣濟尹有異政擢南京兵科給事中有直聲其務實而不崇虛名循理而不任私意蓋吾黨之所推敬焉者往率是道勿渝勿怠能同能異而一無所苟上下惡有不恊政理惡有不成者哉夫如是則所謂卓然有可紀之績者其在君矣君其勗諸南京戶部郎中陳君德階與其弟兵部郎中德英福產也以其郡得君爲

喜求余言爲君贈於是乎書

金田符氏族譜序

新喻之舊族有金田符氏其初祖曰守靜當宋宣和間來自南昌至于今四百年矣族故有譜　國朝永樂初巴陵訓導彥芳所作歲久僅存殘帙所著金田之祖系出宛丘於周太師彥卿爲五世孫云其裔孫衍觀以山東布政司右叅議致仕而歸乃大會族人徧加蒐輯因殘以求備推故而爲新既成編録寄其族弟今南京刑部郎中同和俾詳定焉於是郎中以求余序余受而閱之則夫世系之源流作譜之義

例僉議君所自作序引三首蓋已盡之且於首序終篇特擧其宗先舜功所得於朱陸二夫子切要之言以爲訓其所望於族人者至矣顧惟不敏無容復置其不腆之辭辭且再三而郎中君竟不余釋乃從而申之曰符氏之族于今凡數千指窮通約泰固有不齊然自其初祖之心推之有不願其皆爲君子者乎又自今日爲祖父者之心推之有不願其子孫皆爲君子者乎又自作譜者求序者之心推之有不願其族人奕世皆爲君子者乎欲爲君子無他由於義而已矣夫出義則入利義利消長之際乃君子小人之所由分也二夫子之所以告舜功者辨之欲其明行之欲其力僉議君特表而出之豈不爲有見哉余敢以此申告其族之人以卒承郎中君之意庶幾讀之者皆將有所感動興起無窮通無約泰無往而不惟義之是由則所以增光玆譜者端有在矣二君皆發身進士歷官中外勤敏而端愼表然皆以君子見稱於當時用能亢符氏之宗以爲玆譜之重以引以續夫安得不惓惓焉有望於後來者尚相與深念之哉

稼村類稿後序

欽順嘗聞諸月湖楊先生宋之季世豊城有王義山號稼村者以文學名當時其所著有稼村類稿文詞良妙昔嘗見寫本於其族孫處顧其傳之不廣爲可惜也余聞先生言然毋以未獲一覩爲歉一日稼村七世從孫冠以先生命奉所謂稼村類稿來示余得之甚喜疾讀一過如驟入武庫劒戟森羅擧目應接不暇終卷復細讀不忍釋手蓋其才高學博而筆鋒遒勁由當時之途轍以望古作者之門墻旣及其門且駸駸然欲升其堂入其室也其所上廷對最爲醇深有經世宰物之嘉猷有扶顚持危之至計其他作往往激詭縱恣開闔不常而未嘗不歸宿於義理其爲儷語組織尤工誠可謂一時之傑作已時冠方謀鋟梓而先生已許爲之序復請余贊以一言余曰子誠鋟梓以廣其傳於四方人之知而好之將必有甚於余者夫安用余言之贊翊余言不腆抑安能增重斯文也冠竟不余釋辭而去者數四而復來曰鋟梓已完工方束手以俟切惟斯文固不假余言之贊然其湮晦不顯亦且二百餘年乃今一旦顯行於時雖玉光劒氣理不終於埋伏而識者之遇要爲非偶然也然則非先生不能識斯文之妙非冠不能識先生之意以永斯文之傳是其可以不書庸書于卷末

慶大司徒胡公七十壽序

仕宦而至八座行年而至七旬此皆清明淳厚之氣之所鍾固天之所命然君子不謂之命者貴夫人之自立也清明淳厚之氣人之得之於天也宜亦不少顧無以養之則不克夫氣之不克者周旋必有所虧念慮必有所歉其於大受而遠到殆非所可冀即使其有天幸而官且大壽且遠亦難免乎詬辱之集掩覆之勞其又何足貴邪此無他凡以多欲之爲累耳苟其人寡欲則理與氣合而妙用無窮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人皆見其可愛而不見其有可惡也見其可

敬而不見其有可訾也夫如是而服大僚享高壽則固卓然有以繫一時之望此其所自立爲何若而奚獨命之云乎南京戶部尚書古歙胡公始由進士發身官累遷而正今位歲在甲戌壽登七旬初度屆期南都鄉士大夫皆相與登堂致慶群談嘖嘖莫不以賦禀之異稱公然自欽順觀之則公所以自立者蓋有道矣公敭歷中外畨四十年守法奉公愛民惜費厥心罔不自盡而未嘗從事於貨利之殖聲色之娛廉潔之存始終一致蓋所禀旣清且厚而養之者又一宜其官愈大而愈稱壽愈高而愈榮非近時人物之卓然者哉先是公嘗連章請老　上念公清慎老成勉留至再然公意猶未已也夫七十致仕雖則常禮而自昔君天下者必以無遺壽耇爲道蓋經事久閱理多足以斷大疑决大政而斡旋大變者惟老成人則然此

皇上所以不能釋公也公旣壽且康而謀猷克壯固宜以體國爲重豈其以决去爲高哉凡爲公之屬者莫不喜公之壽願公之留惓惓頌禱之忱謂非文辭不足以達之也則相與屬之欽順欽順素辱公愛不爲非知公者雖不敏敢敬書此爲天下壽公留公

送南京少宰石公入爲少宗伯序

君子之學有以明其體必有以周其用禮樂法制工虞教養錢穀甲兵其爲事雖有精有粗或巨或細無非一理而已能於此而不能於彼通其一而不通其二其爲用有所不周則其體之未明也固不容掩然則君子之學豈易言哉體明矣用可以無不周矣而非遭時得位則無以盡其用夫用之周不周在我用之得盡與否繫乎人苟爲君相所知而位以時晋是非君子之幸實天下之幸也欽順初入翰林則獲從熊峰先生石公遊時公文名已日起後數載爲南院

學士著述益富遷兩京太學祭酒以嚴正簡重清士氣以公平明恕得士心進少宰於南京鑑別精詳縉紳㥦服間嘗署南京工部事曾不數月而積弊一清由此觀之公之用爲何如哉此其所學豈記誦詞章之謂哉茲被　簡命入爲少宗伯南京士夫莫不欣然以喜凡所謂喜者非私公也君子之學行於朝廷則所以翼賛宏猷匡扶大本必將日見其效士夫既以此爲公願其情不約而同况當此時天下望治尤切公自南而北亦安得不深思而永念乎思之深念之永與諸公同心一德以篤致夫匡扶翼賛之功

天下之幸其在此乎公先君子雲崖先生官至桉察使伯兄東瀘先生今爲大司徒家門之盛天下所仰所以垂光青史者蓋存乎德業而不專在於名位也公行有期公卿大夫皆相與賦詩以贈既成卷太宰孫公以授欽順俾序之竊惟不敏分當辭避顧從遊之久蒙愛之厚茲又以淺薄辱爲之代誼不可無一言也於是乎書

送廣東少參張君之任序

古書善言理財者無如大學大學釋治國平天下一章其言理財之道詳矣至求其要則歸于好仁一語自後世之理財者觀之其不以此語爲迂闊者幾希彼固惑於爲仁不富之說也殊不知上有好仁之實則下必有好義之誠感應之機捷於桴鼓斷斷乎其不誣也漢倪寬爲左内史崇尚仁厚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會軍興當免其民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繈屬不絕課更以最由此觀之民曷嘗不好義邪所患好仁之君子之難遇爾夫好仁之君子愛民一念始終無間至於經理財賦亦莫非此心之推是故民有小大而其賦必均歲有水旱螟螣之不常必不肯爲取盈之計老胥

黠吏貪官汚吏之玆緣徵歛以爲姦者必有以罪其人而窒其穴遠近視其地緩急視其時務求以便乎民而不自爲便誠如是也民其有不信愛賦入其有不及者哉今好仁之君子蓋有之矣顧余不能多識以所嘗識而徵諸已事則有若張君宗周其人焉君愽學能文而性質剛介初以名進士歷知貴池華亭兩邑皆有治蹟累陞至南京工部郎中奉　勅督理蘆課課常及額而民不稱病論者多之今陞廣東布政司右參議職專督賦又奉　勅書以往昔吾夫子嘗以剛毅爲近仁君之性質既於仁爲近宜其

所好之在於仁也玆以財賦爲職誠一惟仁之是好而爲仁不富之說斷不爲其所惑焉嘗謂廣東十郡之民有不如昔日倪寛所治二十四邑之民邪或以今時方難爲則倪寛之時亦不爲不多事矣此固君之所知也君世家鄱陽之鳳亭其先出宋吏部尚書肅世承官學以君之志業將益光而大之於其行同鄉之官于南都者例以言贈盧君用中以簡至謂非余言不可顧余言迂且拙辭避久之而竟不容已也於是乎書

贈浙江按察司僉事胡君之任序

比年四方多紛擾杌隉人無定志家無寧宇惟浙中列郡熙熙如平時豈惟氣化之獨淳殆亦人事之得也然陰陽相禪其變無常治亂安危往往相爲倚伏故當無虞之日凡有位於藩臬者尤當協心同道以圖惟寧永其可以目前之熙熙爲可恃而遂忘其儆戒也哉今藩司所治大要以賦役均平爲主臬司所治則在於搏擊豪強殄除奸宄伸理冤抑屏斥貪殘罷惰無良之吏以培植善類惠康小民苟皆以克臬稱熙熙者斯可保矣斯言也吾安得不爲胡君誨之盡乎誨之登壬戌進士科初授行人擢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其爲人溫雅愼密居官不爲矯激而典法所在守之惟堅考以最書遂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其同寅蕭君吉夫等皆爲之喜來請余文以贈其行余與誨之同鄉同官南京相往還爲密聞其有憲僉之擢固欲致一言之贈而况諸君之有請乎余之所欲言於誨之者亦惟愼修其職而已然欲愼修其職盍有道焉傳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夫公明正大此其所當有者私暗邪曲此其所當無者凡吾所當搏擊殄除屏斥之者孰非私暗邪曲之徒而在我者顧可以不愼邪誨之君子人也

其必知所從事矣今浙臬長李君立卿其副徐君宣之皆余同年友皆能以公明正大自勵其他雖或未相識聞多君子余弟允廸亦叨爲之副則思欲寡過而未能也誨之行哉幸與諸君協心同道孜孜夙夜以底克臬之績以永保列郡熙熙之美使余弟亦賴之以寡過焉豈惟余之深望以副而臺中諸君子之望皆有以慰滿之矣庸書以爲贈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七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八

序一十五首

送太常卿張公致仕還鄉序

弘治癸丑欽順初入翰林今南京太常卿河東張公已爲侍講時公同年進士同官翰林者凡十數後進仰之皆以爲將來公輔必多自其中出盛可知也其後公累官至學士地望已崇遭賊瑾盜權以讒被謫瑾旣誅死乃起爲南京尚寶卿遂長太常於今又四年矣年甫六十以疾求致仕　上察其情許之且念其嘗侍青宮特令馳傳以還蓋異數也於是其同

年同官石齋楊公厚齋梁公皆位登師傅爲國柱石涇川張公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守備機務以保傅致仕者二人卒官尚書者二人其不至公輔者纔數人爾然公秩正三品　恩加二代未老而退晚福方隆數人之中又有不公若者合諸公而通驗之則戊戌一科豈不誠盛矣哉公茲還歸故鄉計其爲童子時合伴而嬉游同窗而講習者尚亦多在稅駕以往無非暇日相與登山臨水酌酒彈棋往來倡和於其間雖温凉寒暑之變猶將有弗覺者而况乎人間之毀譽世道之理亂豈復能溷其耳動其心哉公之得以遂其樂者如此時則涇川公亦以剛介寡合辭位而去得與公同其樂焉而石齋厚齋二公方以其身佩天下安危勞心焦思殆無一日之閒蓋憂樂之相去遠矣是則公可以無羨於二公之所至而二公在位雖欲尋公之樂而不可得正惟有羨於公爾傳所謂賢哉大夫者公非其人已乎公之先君子官終太守長子淳甫爲户部主事次濂甫方舉進士次沂甫以公廕爲國子生有開于前有承于後傳所謂無憂者在公其又庶幾矣公平居喜讀周易參同契間嘗遇異人得其要旨志嚮甚專夫人心有樂而無憂

則血氣和平精神完裕自有得壽之理然則參同契之學雖不復講不亦可乎公旣解官長洲吳公自國子祭酒來爲之代遂與欽順徧求諸卿大夫之詩以贈公行序則吳公宜爲而固以見屬豈以佐公日久相知尤深邪公亦謂欽順宜有言誼不獲終辭乃勉爲之序

送南京少司徒王公入爲少宰序

今南京臺省百司皆　國初所置自京師視之無異制焉至于設官則北爲詳南爲略蓋天下大政皆自京師出而南京直以根本地重諸司惟一二常務

是釐其官之不必備固其宜也以不備之員猶多閒暇之日故凡才猷學識轂華器局卓出於一時者繫官南京稍久則天下皆以爲不盡其用一旦易地而處雖未知其用果能得盡與否而君子道長之漸
朝廷用人之公不有以丕慰天下之望乎凝齋先生南陽王公博極群書才高而識遠性剛毅多大節起自郎署擢累國子祭酒進南京少司徒番及三年茲被
簡命入塡少宰之缺凡有識者聞之莫不以
朝廷用人之公君子道長之漸爲喜欽順遂因以占乎天意其爲喜也殆有加焉如果天無意於斯人將不使公等得居要地公等既居要地將未有不使之得盡其用者也夫天下之勢固有甚重而未易反者亦觀乎經營布置醞釀之工力何如合天下之君子以爲一人心同其誠而要之於久及其至也經營者以周布置者以定醞釀者以熟當幾速斷而無貳無虞天下其有難反之勢難成之事乎顧今天下之君子猶未盡合是容有間之者非欽順之所敢知也其所知者書曰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公與諸公必將於是乎究心焉由是推之君子之盡合也其有日矣公將出祖卿士大夫謀以百

壺奉餞且相率賦詩以壯其行詩成宜有序大卿洪公不知欽順之不敏而固以見屬既不獲終讓庸具述區區之見如此以就正於公云

送太守歐陽君之任序

吾邑稱士族推歐陽氏百數十年來登仕版者後先相望往往以才行著聞於時賜之其一人也君初以己酉貢士典敎湖廣之應城應城學者皆樂從其敎人才爲之一盛後登壬戌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遭外艱去服闋改吏部進文選郎中所至皆能其官蓋其識見明應酬敏動必稽乎典法而未嘗不合於人情此所以克有佳譽也茲拜金華太守之　命輿論翕然以爲宜之任有期其同官諸君子來請余言以爲贈余與君居同邑且有連同官南都相處之日久誼固不容以無言也惟金華乃浙東名郡其景物之勝自齊梁時已爲詩人所賞逮宋中葉大儒呂成公出卓然以興起斯文爲已任遂啓一方道學之源相去未百年而何王金許四君子相與導其委至于近世則又有楓山章先生相與揚其波瀾及士民其習俗要爲端且厚矣君往而爲之守豈待於他求哉余嘗聞古之有邦家者其才智雖遠過於人人然猶

必有所友有所事蓋稽謀考德旣以爲在我之資而養老尊賢又所以爲士民之勸身不出戶庭之近而化行千里者此其機也世降以還人情多喜於自用師友之誼鮮克致隆所以功業如彼其卑無足怪者今淛中大老幸有若楓山先生在君所敬禮宜莫先焉考德稽謀匪朝伊夕于以發揮於政事將見擧無不中勸無不從其士習固將益端民俗固將益厚矣夫如是君且優優然得以其暇濯八詠之清風翫雙溪之明月賡昔人之麗句以繫他日之去思其佳譽之有終名位之遠到也不可必乎余嘗佐楓山先生

於南雍多辱教益奉違日久每用馳情輒因君行附致區區之敬

奉壽少師西涯先生李公七十詩序

斯文之在天地間必於其人焉是託其人之得與於斯文者天也天以斯文託諸其人矣宜必從而佑之是以福祿恒集于其躬而禍害終莫之及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固其理也我　國家誕敷文教亦惟濟濟多士是資頃歲賊瑾盜權仇視縉紳拘囚黜罰殆無虛日而百度以之皆舛我師西涯先生李公嘗受遺　先帝方爲輔臣之首名

李文公畏瑾如虎唯命是從當時見譏於君子後來筆亭徐公之畏分宜亦然雖免於禍而人品從此卑矣業之胡廣趙戒亦耽擬一不知命之故

高而德厚瑾獨不敢以非禮見加公夙夜憂勤彌縫調護於其間所以爲斯文計者無或不至及瑾伏誅以死而公之志益伸於是申飭舊章削除密網顯拔幽滯登進忠良俾斯文之命脉畨微而復振事勢已定乃從容乞身而退以休于家伴與優游以介眉壽今玆荐登七袠非天之所佑其有是哉欽順違遠門墻凡十有五年矣有自京師來者輒奔問公起居以今所聞較之向之所見聰明志意曾無不及有以知公之福祿蓋方殷而未艾也今内而臺省外至藩方居高位當事任者往往多公之故人與其門生弟子

徵言與論人懷所得旣以見諸行事其有不合亦必於公焉質之几杖之操箋牘之貢日相繼於門下而公皆樂爲之盡其出也源源不窮身雖退藏于家而道未始不行於天下此天下之士所以莫不願公之壽千萬以爲期況於門生弟子恩深而義重其情又何如也公初度在六月九日門生弟子有位于南都者凡十有一人大司馬喬公宇先期訂議期各賦詩一篇以效南山之祝詩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爲韻而韻不及欽順則俾序于卷端欽順學日落而業日荒無能副公教愛之一二方深愧悚尚敢以不

腆之辭瀆獻於門下哉然非辭則無以達區區祝願之誠是以不敢終讓凡公之文章德業與夫歷官本末有非淺陋所能備書敬書公克壽斯文之大節以爲公壽以見天之所以壽公者誠有意也

送副都御史范公巡撫雲南序

昔虞廷以九德官人而德以有常爲吉至于今日朝廷之所登用亦未嘗不注意於有常者蓋有常之君子執德堅定始終一志惟爲國爲民是圖名愈盛而實愈惇位愈加而心愈小寔能有益於人之家國而上下皆利賴之故或久居其官或屢更其地無非

所以究其用也肇昌范公鳴遠初以癸丑進士拜監察御史即有名四遷而至浙江按察使治行益著御史大夫陶公得於巡視遂舉以自代會公遭毋憂去位不果遷乙亥秋三年之喪畢吏部即奏起公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沿江廉事甫半載而雲南巡撫員缺　上又從吏部所擬進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賜之璽書以行公學識通明操履端介於凡議法圖事取舍興革之際必盡心焉是以歲中再遷而輿論翕然無間蓋知其德之有常也雲南雖遠在一隅而　朝廷之視之也一如近服巡撫重寄往往擇焉而後授之上覃保惠之仁而下享阜康之福如此者亦有年矣夫何一二年來災異頻仍景象蕭索此毋乃貪殘之吏豪猾之黨恣爲民害民率以其愁苦不平之氣積傷陰陽之和而致然歟然則今日所以慰藉拊循其人與之厚其生和其氣俾禎祥日至災異日銷當何如其用心也蓋聞轉移感動之機不在乎他而在於德公茲執其常德以往一言一動率由中出凡地望與公相埒者孰不勸而思齊榮辱惟公所制者孰不仰而承式夫如是則左右前後孰非德鄰相與心公之心以見於行事其於民

康物阜固可坐而致也然則所以答寵光而慰輿論者夫豈遠哉公行有期其寅長大夫洪公中丞趙公合凡臺省諸公出餞于石城門外而以贈言見屬顧惟不敏其能達諸公之意然辱公年末誼有不獲辭者於是乎書

瞻雲圖詩序

瞻雲本唐狄梁公事史家記之所以著公之純孝也臨潁賈鳴和先生今爲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日思慕其尊君樂菴公不置引領西望實勞寸心乃作瞻雲之圖以寄意焉其意與狄公豈異哉然狄公之赴

官拜州也庭闈之養宜必有託養之得如其志與否蓋有不可得而知者而當其時名位所得猶未足以光顯其親今先生兄弟凡五人諸子十人諸孫曾幾二十人每晨昏相率候公起居公或不能盡辨第如郭令公頷之而已先生雖遜違侍下而凡所以節寒暖時溫清承色笑於左右者濟濟焉相與各供其職而交致其誠奉養之周從可知矣公嘗以先生初命被封爲翰林編修至于今而先生位望日高文名日遠方駸駸於大受其諸孫復多秀出領鄉書遊邑校者蓋累累有人文物衣纓聿追先世之美公之光顯於斯爲盛心志之樂可勝計邪夫以其奉養之周也心志之樂也諸福之集於公者殆猶百川之匯巨壑在先生宜若可以少輟其思而顧不能自已玆圖之作蓋所以寫其陟降不忘之意而願公之萬壽無疆也公今年壽九十有三八月二十五日寔惟初度凡與先生遊而能詩者因相與推明圖意各賦詩一首以爲公壽且以慰先生之思先生以欽順託交有年屬爲之序蓋聞忠孝無二理臣子惟一心狄公後來參秉政機卒成取日虞淵之烈心之亹亹孰非前日瞻悵之克今觀於玆圖有以見先生之與狄公其孝

思信無異矣自是而往所居之位所遭之時容或有相似者卽此心而充之其功烈所就詎肯多讓乎哉公年雖高而精力猶健其壽蓋未可量尚及見先生之大烈有成亦千古之一快也余辭不腆異時史家記事儻足徵焉其亦不爲空言也夫

鳳臺別意序

鳳臺別意一卷詩凡二十八首前十四首大司馬白巖喬公希大奉常白樓吳公南大大司成梅北魯公振之少司成雙溪汪公器之所聯後十四首大司徒東谿鄧公宗周倂和爲五言古風者二爲七言近體者二十有六凡以爲陽明王公伯安贈而篇中所寫則難別之意爲多繾綣綢繆至于再三而其意猶有未盡也陽明才雄而學邃志高而識遠方受知
明天子陟都憲奉　璽書以撫臨江湖閩廣之交憑高宅深十數州郡之地正君子得行其志之秋其行壯矣胡難乎其爲別哉蓋凡陽明所有皆諸公素所敬重焉者轂同志合不假外求道義之交深文字之會密寔天下之至樂也一旦別以千里遜違南北於其所謂深者固無在彼在此之間而其所謂密者則於是乎遂踈三益之良參辰相望其情之有不能

釋然者不亦宜乎雖然　王命孔嚴民望交切驪駒在路不可留矣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陽明所性之分固不以得所欲而有加然推其所有以見於設施必有卓然不可及者而斯人之受賜可計日待也在乎加之意而已諸公之作雖惓惓於惜别然其意未嘗不無出於此此其所以爲君子之别也歟卷旣成東谿公携以見過謂欽順曰子素與陽明善而未聞所以爲贈者何今兹卷之首簡猶虛予其實之可也欽順遂復於公曰陽明固知我眞雖無一言將不以爲簡以公命序兹卷而致之陽明亦必不以爲頌敬受而序之

送侍御范君清戎江右序

國朝設衛所以嚴武備所轄軍士皆有定伍其伍或缺則按籍而求其人以實之按籍而求其人初若易簡及其久也而弊端滋出禁令科條由是日繁故自京畿以及諸藩服　上常專命監察御史一人往涖其事期於武備之無乏爾而御史所至凡一方官吏之賢否軍民之利病有所聞見皆得列上于朝黜陟廢興於是乎在自牧伯以上有大疑大議率參决其可否一言之當則闔境之內莫不陰受其賜

四字[illegible]辭

焉蓋雖名爲清戎而其責任之備乃如此此其人之賢否所繫於輕重之數豈小哉吾江右屬有盜賊之虞清戎之政因而輶輟及兹勛勦甫定而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范君以載乃復承　命以往君桂陽宦家子旣登進士擢行人猶好學不倦才識益弘以遠嘗奉使　肅崇二府一以禮自將及遷御史于南臺歲猶未期而封事已三　上所言皆天下大計與當時切務忠直之氣輿論推先肆吾江右士夫聞清戎之屬於是莫不欣欣然以得人爲喜而君旣被　命例許挈家還鄉因獲躬奉巵酒拜上其慈

闈千萬歲壽極天倫之至樂貽鄉里之美談又重以爲君喜也君行有日侍御楊君抑之等以告于太宰孫公謀所以贈遂來徵言於余余非能言者然不謂之知君不可其可失君吾江右之民比年以來憔悴甚矣所望於仁人君子撫摩煦嫗以延續其命脉眞若大旱之望霖雨今得君以臨其上其有幸乎夫清十得三不枉平民此清戎之最君固無難辨者惟是所以宣上德而通下情賛訏謨而翼公道使吾民小大咸不失望而憔悴以甦宜必加之意也推是以往以居大行之地功業所就其可量哉遂書以爲贈

送叅議周君之任廣東序

叅議於布政司其任不爲輕矣日與使相處則凡司之政議率當叅决其可否而使寔資其助及其時旬宣于外則凡郡邑之政治皆得以察其張弛考其得失循典法以申勸戒而小大趨走之吏莫敢不承其風夫協恭以有爲表正而無失使善政畢舉而一方蒙福非賢且才者不能也然則選授之際當道其有弗慎已乎吳江周君行之初以名進士授行人已而擢給事中凡一入禮科再莅南京兵科多歷年所其爲人篤於孝友襟懷坦易而慱學多能有所不言言必當乎大體玆膺當道者舉遂拜廣東左叅議之命輿論翕然以爲宜廣東北距五嶺之陽南跨大海其土田肥嬈歲入常厚而魚鹽之利番檣賈舶之珍復充牣於域中以波及於四方四方仰之皆以爲百貨之府故官於其地而能以清白自持者不多見焉傳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官匪其人民心未有不傷者也傷心及本而邦且安賴邪是必得賢監司同秉清明之德以照臨其上然後小大趨走之吏皆將有所畏戢而厲民之事一不敢爲蚤夜孜孜務求所以爲民利者善政之下河决而風行庶幾嶺海之

閩永爲樂國近壯四隣輔車之勢上寬 朝廷南顧之憂此余於周君之行不能無厚望也始君薦名禮部余忝試事嘗與聞之及在南京相往還爲寀其同寅諸君子因屬余言以爲之任之贈誼有不獲辭者遂爲序云

送羅兖州序

羅君子文之出知兖州也南都鄉士大夫雅嘗往還者相率賦詩送之詩即兖州境內古先聖賢之遺迹爲題若山澤衢衕殿閣樓臺廟堂亭舘之類凡二十有四人賦一題爲詩二十四首既成卷侍御李君師文請余序諸其端余於子文爲宗家且同邑往還相好也贈言雖屢玆行要不容默矧師文虗卷端以見屬邪今兖州爲山東大郡地方數百里兼古鄒魯曹滕諸國而有之魯爲周公所啓之宗而孔子父母之邦從孔子遊者寔多魯人而孟子則鄒人也是以聖賢之遺迹在兖州境內爲多歷今千數百年猶使人樂取而咏歌之赫赫如前日事者本其道德功言垂法萬世人之思之仰之自有不能忘也士君子幼而學壯而仕所以成其身澤其民者固一以聖賢之道爲準况乃得周公孔子之故國而爲之守得周公孔

子之遺民爲之治而教之則於仰高企羡以求其道之必達豈容在他人後邪聖賢之論治道詳矣其至切而至要者在孔子嘗有三言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有二言曰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由孔子三言行之各極其至則孟子之二言可得而驗矣今民無壯老戹於饑寒而不能自振者舉目皆是其習俗何由而美子文方敏於事道安得不深念而力極之哉諸公之詩各因題命意言雖不能不殊至其所願於子文事必盡心道必宜民以阜其生以善其俗俾功烈茂著足以垂耀於無窮此

心則不殊也誠如是也安知後之人相與詠歌其遺愛不亦有如今日者哉余是以推廣其說以爲序

龍陂謝氏族譜序

世父而族蕃譜不可無作也譜作則源委明昭穆辨戚疏之分著顯晦之迹彰一展閲閒必將惕然有動乎其中者仁讓之行詩書之業相與惇其所未厚廓其所未宏則於前爲有光於後爲可大此譜之所繫未可以輕視也故凡有志於尊祖厚族以大其家者未嘗不以譜牒爲重吾邑龍陂謝氏距吾家僅十里許其先子發甫當宋之季自安成之辛里遷于龍陂之上肇建厥家於今八九世矣其子姓日益蕃衍而故址頗隘則又析居九城若梅塘若墨湖若橋西若下篠若西岍若楊村其人大抵惇本務實而勇於自振由科貢而起者累有見焉蓋駸駸於光大者也其譜之舊自其初祖弘至子發甫凡五十四世子發四世孫仲武乃作龍陂之譜始自子發而下别爲世次以番諸後而舊所傳録者猶謹存之不敢遺君子以爲知禮其從子仕讓從孫其某　襄府長史顯親嘗因而續之然猶有未備者於是長史公之從弟顯朝從子世高世祺世鈞與其孫其某　益府典膳

教悉心捜訪疏遠畢載而譜遂以克完其鋟梓有日矣適余得告歸省乃相率來謁請序其端惟家嚴封君與長史公實同領鄉書数父叔於余皆嘗以文會可謂世契諸君又禮請其何說之辭夫前人之用心後之人所當深體而篤念之以求無負焉斯可矣凡諸君之完是譜所望於族人子弟者豈淺淺哉心其心以事其事使將來之光大視今日有加無已此固其族人子弟之責余既不辭而序茲譜亦不容無厚望也尚相與勗諸

泠香塢韻語序

蕭君時訓余邑知名士也其淸才健筆以續卷阿淸廟之作乃其宜爾顧使之詠冷香於僻塢吾不知天之於吾時訓果何意邪然時訓懷奇而不售年且駸駸向晚其見於賦咏者宜必有怨懟不平之氣而塢中韻語吾乃得而徧觀之多至數十百首往往調高而興遠語峻而節和深意所存付之識者而已豈其有見夫在外之適然者要不足以爲損益而在我之浩然者雖當困窮之際處寂寞之濵亦無害其爲自得邪以是槩之則時訓之賢於人也其亦遠矣夫以其才且賢如此於今猶未有所遇旣非吾力所及吾

安得不歸咎於天邪時訓固非怨天者吾乃爲之歸咎於天是或一道庸書此於韻語之首知言者其折衷焉若其所取於冷香則題辭之自已出者已盡其說余無庸贅也

雷岡康氏族譜序

子張子有云子孫才族將大夫所謂才者必其智足以知所當務其志又能汲汲焉爲之君子之所先莫大於文行誠能汲汲焉用力於此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將所以大其族者不亦有餘地乎莫非文也而譜牒亦其一事凡族之譜牒非有才子孫出蓋亦莫能修之譜牒不修則本原弗明昭穆弗辨仁孝之道壅睦之風鮮不微矣前代雖有顯者其風聲事迹亦不復接於耳目又安知踐修之責之在於我求其能免於卑陋而聿進於高明豈不難哉故善觀人之家族者卽其譜牒之廢舉而其昌大與否亦自可見雷岡康氏在吾邑千秋鄉去邑城僅一舍許譜稱其先世當五代之際有能甫者自金陵來官泰和遂選勝於雷岡之下家焉更宋歷元以至我

朝蓋數百年矣在宋累有中鄉科者而未大顯

國朝永樂初始顯於梧州二守仲恭梧州常奉其先

人宗瑞翁遺言據家傳垂絲圖創作族譜譜成而自爲之序所以期望其後人者甚至然未及鋟梓而卒今其子姪日益蕃衍而譜之續編以成則梧州諸孫某某與其族之文學士某某輩之力也蓋自能甫而下通舊譜凡若干世會余蒙　恩歸省諸君乃介余姻表歐陽君宗之牧之來請余序以傳余聞康氏之於歐陽猶古朱陳之好而其惇孝友崇信讓詩書之業曰廣爲二君所稱道者亦皆合乎鄉評有以見其子孫之多才宜其惓惓於譜牒之修以上繼梧州之志余固樂道人之善又重二君之請於序遂不復

固辭而先之以子張子之言則因見聞所及以深致其意也

送淛藩少參林從學之任序

淛爲天下首藩其物產人才賦入之數皆先於天下風俗之美亦自昔有聞崇雅而尚文勤生而多藝徵諸今日益昭昭也而談者或相與摘其疵遂遺其美以其工爲讒謗而淛之官守爲不易爲吁有是哉凡興讒造謗以中傷善良其人固可知已未有君子而讒謗人者也淛中固多君子則雖有工爲讒謗者豈能勝夫不爲讒謗者之多邪誠使在我者無瑕施於

政者有利民之實必將收多譽於衆君子之口彼小人者雖欲售其姦慝誰則信之吾嘗見守官於淛中者未及有爲已懷讒謗之慮恒竊以爲過使此慮每橫於胷臆其弊也豈惟覗枉尺直尋爲常事至於枉尋而直尺亦有之矣夫苟不能無枉又何官之能守邪今吾從學往爲淛藩參議其殆無疑於此矣從學初以閩藩之秀試禮闈余備員同考官得其卷喜而進之而知其文學之美乃與余同官南京已復同事觀其析獄之精審考功之明察而知其治行之優出佐名藩寔光　簡命所以盡其在我而惠利其民者宜必有道矣夫道必本於聖賢乃能有合於君子從學幸加之意尊美屏惡開誠布公而一以忠厚待其人則令聞日章而讒慝自遠其進於高遠也孰能禦之從學行文選郎中尤宗賜等循故事請余文為贈科場之雅寮宷之誼其又何辭

送閩藩少參魏喬儀之任序

余以菲才叨任南銓新建魏喬儀適為驗封郎中前此蓋屢相往還以論文講學為事及相與同事事無不以時舉者余甚賴之喬儀初登進士科擢行人司副遷員外郎於刑部再遷郎中皆在南京其為人溫

雅周詳而臨事有守抑揚予奪無弗慎太宰孫公嘗書其考累數十言極其嘉與而人皆以喬儀為無愧所書蓋相與傒其進也久矣及茲乃擢閩藩右參議輿論翕然宜之於其行文選郎中尤宗賜輩以贈言為請余雖拙訥其可無一言以為喬儀贈哉蓋聞君子之為政要在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必於　朝廷之法無所戾於聖賢之道無所違乃為盡善彼違道以干譽者已不為君子所與若夫厲民以自植置法守而不顧則所謂何足筭焉者也然欲其政之盡善非見之明守之固不可見之明矣守之固矣或乃

遲疑顧慮當幾而不能果斷亦安能有益於事無失其時以大為民利也哉故夫道也法也俗也情也斟之酌之稱之量之觀其會以求其通灼見其可行也而吾無所容其毫髮之私於是斷然行之而不惑雖蠻夷未有不率服者此其所以為君子之政也喬儀素所蓄積良已合於君子顧遠大之業實基於達德之崇余是用申告一言以庶幾乎少有助益云爾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八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九

序一十五首

雲津書院集序

雲津書院集兩大卷為文若詩凡若干首首宋嘉定進士曾歷記以次皆我　朝卿大夫士之作題跋詩賦銘贊箴詞諸體畧備吾泰和有數書院雲津則劉逢原氏所建於記可考今其堂構無復存者而劉之後人乃與如合浦令叔正賓州守中和皆能自振於時受知於士夫君子是以空名陳迹經數百載重獲所託以垂示無窮蓋亦非偶然者矣中和既編輯

鋟梓嘗以求余序比其屬疾垂盡猶顧囑其二子克魁俾申請焉余重悲中和之志且舊諾其忍違也自宋室南遷朱張二三大儒相與講明理學以為天下倡近本周程之緒論上以接乎堯舜精一執中之傳四方聞風而興者寔繁有徒而書院之建亦由此日盛然而因人以立門戶也易由已以躋堂奧也難是非道之難明䓁學者之難得爾蓋或以利祿分其志或以言語文字膠其見或以虛無寂滅之說亂其真競枝葉而遺本根尚空談而略事實皆未必其有以自得其於聖人經世之大用又安得而輕議也然則

吾儒之學求之其可以不一講之其可以不精哉書院容有廢興此學則無時而可輟諸君子一聞雲津之故皆從而稱述之名實之辨宜亦審矣庶幾有善學者卓然出乎其間以為斯道斯世幸孰非其所望邪然則斯集也豈徒為劉氏觀美乎哉魁字煥吾早領鄉書方需時用其學行無忝賓州且嘗從陽明王先生遊可謂有志余嘗患此學之不講因序斯集輙相與一言之蓋書院者非一家之私是以余之為言亦欲公之天下也

南谷萃英録序

邑灌溪康君士桂家温而質美雅好文墨其平生所得士夫君子之作事別為卷為詩若文卷數十首蓋痛其父之蚤世則求哀輓之什以發其幽光卷成名曰懷椿樂其母之壽康則求頌美之詞以章其完節卷成名曰貞壽即南谷之幽曠構秋芳亭以寄傲於其間叢桂交香萬松環蔭有足以樂其志者則又托諸賦詠之工以寫其優游之適而名其卷為秋芳亭紀勝顧其篇章既富恐將來不能無散逸之患也乃手自輯録詩文各從其類合為一編而凡家乘之所遺贈遺之所及及諸為其故嬪有作者皆以附焉此南谷萃英録之所以名也録成將鋟諸梓以傳示後人間造予里居請為之序其曾祖母余之曾祖姑也中表之誼蓋不容辭昔人有言文章不朽之盛事然人之好之者鮮矣雖則衣纓之胄鄉曲之豪類營營於貨利之圖聲色之殉氣昏而志奪夫安知文墨之為貴乎此其人固無足論其或有好之者似能審於清濁之辨而耻於雷同之歸矣然不過以眩一時之耳目爽考其存心制行則與夫文之所謂常不免於背馳數令作者往往蒙失言之譏而其篇章所存曾未及終其身率已為覆瓿之具斯又重可嘆也君生

質既美且嘗從事問學孝弟忠信之大節恒謹修之而罔敢或踰固宜為君子之所嘉與雄詞傑句珠明玉潤所以光揚其父母而增重其平生者豈徒好尚之篤以致之哉亦夫人秉彝好德之公也然則録始自今行之宜遠其後人相與世守之無失君其不永有聞乎

贈大司馬廖公叅贊南京守備機務序

江南形勝之地蓋莫有過於金陵者矣我
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四海寔於是乎定都經畫規恢封植維持既勤既悉城郭之高廣宮闕之壯

麗官署之整飭衢陌之寬平士民之浩繁貨財之豐溢文物之炳煥威武之赫張自有金陵以來蓋莫有盛於本朝者矣及文皇帝遷都于北乃號玆地為南京實惟根本所係内外守備莫匪重臣而必以尚書一員參賛其事自非老成持重明於大體克勤小物者莫預其選厥惟慎哉百數十年之間軍民百萬之衆所以熙熙然遂其生樂其業以興夫孝友睦婣之行而内姦不作外患弗侵凡以參賛之得人和調有方剛柔相濟以克遂臻玆也其為　朝廷所倚與夫在左右作股肱者亦何異哉尚書率用兵部欲其節制之歸于一爾近者其員告缺廷議僉屬之東光廖公遂首薦之時公方為南京吏部尚書　詔改公兵部降之勑俾領參賛之寄士夫皆相慶以為得人蓋公之為人沉静端莊篤於操履遇事必精慮未嘗輕發既發亦不可回尤喜讀書徵言與義多所自得官京師三十餘載間將使指曾不踰千里外而四方吏治之得失民情之疾苦風俗之媺惡鮮不究知蓋其留心於世務然也乃今膺受玆寄其於操縱之機緩急之節夫安有發而不當者哉然自頃逆藩構難禁旅南征龍蟠

虎踞之區肆爲封豕長蛇之囿人情物態之憔悴亦云甚矣則公之在今日勞心焦思當但已哉將欲利人必先除弊弊有一朝而可革者存乎斷有須磨之以歲月者存乎誠斯二者皆公之所素有也以舉邦政以奠邦畿以馴復承平之舊觀而奉延聖祖之澤于有永不於公有望哉於是太宰白巖喬公與諸公言宜致一言之贈而屬筆於欽順愚非能言者顧比歲三遷皆辱承公後契誼非他人比其又可辭

送大司徒蔣公致仕還鄉序

聖天子光紹丕圖茂隆化理臺省重寄率惟老成虛心以聽其該施舍已以從其獻替百官承德奔走事事各期傾竭底裏以賛成太平之治於無疆虎風龍雲其可爲千載一時也已猗歟休哉梅軒先生湘源蔣公爲南京戸部尚書方踰年一旦以年踰七十力求致仕　上察其情詞懇切特允之公喜如弗勝或謂公釋重負而即優閒其喜宜矣然當此之時上下一心方以興事建功爲務顧獨爲山林長往計毋乃傷於果邪　朝廷亦毋乃曲狥其情而非擢公尚書之初意邪欽順以爲不然夫君子固汲汲於事

功亦未嘗不兢兢於名節其於進退之際豈苟焉而已哉蓋有禮義以爲之權度也是故義可進而進精明之治固將由之以臻禮當退而退廉耻之風亦必由之以長其於世道豈不交有裨益乎哉公歷官中外不亢不隨嘉績清聲孚于上下歲月逾邁心力旣殫於是懇致爲臣而奉其皎然無滓之身以退其可謂合於禮當於義矣清風所激頑懦斯遠斯固盛時之所不容少者　朝廷亦安得而不從之哉初公與其弟敬所先生同登成化丁未進士公筮仕得縣令九遷而至今官敬所先生今爲少傅兼太子太傅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不惟名位相埒而忠厚正直德望並隆天下之清議皆歸焉少傅公擁翊聖明義均心膂殫謀畢慮惟日孜孜公兹歸老于鄉乃獲以時剪荆棘於先塋薦芬芳於祖廟以慰其春雨秋霜之感其於忠孝之大節於是乎兩得之矣公之歸也有　褒勑有傳舟歲有輿夫月有廩粟凡諸尊賢優老之典咸備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其弗信已夫行李首途衣冠咸集旣酌之酒復贈以詩凡以申愛仰之誠而篤交遊之誼也詩旣盈卷少司徒蔣公謀於大司馬廖公猥以首簡見屬欽順獲游公伯仲間辱知辱愛非一日矣顧雖無能爲役而義有不得辭者於是乎書

贈少宗伯吳公北上詩序

兩京固士夫出入往來之地然自南而北者人之屬望視乎自北而南者每每有如此其故何也蓋臺省之建雖兩京如一而事之在南者良簡事簡故其責稍輕即有弗勝於天下大數亦無甚加損也若夫京師則凡大議論大政令之所從出一言之善將天下賴之一令未安其害或有不可勝言者然則夫人屬望之切固其所哉長洲吳公南夫初舉進士入翰林累官至侍講學士時望已駸駸屬之矣及來南京爲國子祭酒爲太常卿前後幾十年公文學老成才猷宏遠富有建功立業之具而久淹散地僉謂非宜及兹乃被　召爲禮部右侍郎一時人情無不欣慰行有日臺省諸公遂相與賦詩贈之詞雖不同而屬望之意皆至清卿邊公庭實以余與公同年且嘗同官徵言於群玉之首余不得辭也仰惟皇上臨御以來厲精圖治凡天下之所謂賢人君子次第收召而聚之本朝議論設施激昂奮迅蓋將痛洗近年以來因循膠錮之弊期於光明正直可大可

久以仰承
祖宗列聖敷遺之休其意氣可謂盛矣然而識者於此猶或私憂過計以謂時難得而易失機易弛而難張人之所見不能盡同而發於議論者常苦其難一也夫議論不一則其取信於　上也難厥孚未交而太平之效恐未可歲月冀也凡有斯世之責者亦安得而不加之意乎蓋天下之理公則一私則二三人皆忘其有我之私而惟理之是順則所以發上下之志成久大之業自然之應固有不容已者豈待勞心於智數之末以嘗試遷就於其間哉欽順愚無知識

葢嘗竊有聞如此舉以爲公壯上之贈意亦不爲不至也公往方日與諸君子下上其議論以見諸行事而求所以慰滿夫人之望者亦將有取於斯言否乎

壯上稾序

壯上稾者故大司成氷玉先生羅公之所著也成化庚子公以司經洗馬與故太師李文正公同被
簡命考應天鄉試相期以得士爲務禁不作詩事旣成乃隨事有作遄還朝　陛見畢遂裒集以爲此稾而以壯上名之蓋首尾僅餘四旬所得篇章凡百三十有二可謂富矣其第五子鐩今爲南京刑部檢校以刻于梓而請序于余惟公與家父封君鄉同升平生以道義相尚交莫逆父執之尊製作之美後生小子敢以不腆之辭輙附名于其上哉顧刑檢之請甚勤有不容以固辭者因憶早歲嘗聞家君之教以謂公之爲文不屑屑於造語主於理明而意勝議論宏闊而波瀾老成識者尚之公之爲學一宗程朱務明諸心以爲發揮事業之本雖泛覽載籍而不爲徒博公之爲人寛厚樂善有休休有容之量如使得行其志雖儷美於鄉先正楊文貞王文端二公可也欽順恒謹識之及免先夫人之喪適公里居方獲一再

進見坐春風而飲和氣爲之酣暢終日而不能去也然以還朝之迫領教弗詳每用爲憾葢別去數年而公遂下世矣乃今得茲帙而讀之觀其長篇短章類若衝口而出信筆而成無苦心極力之態然而舖張物理模寫人情無不曲盡非所謂理明而意勝者乎三復以還於其學問之所該精神之所契亦可以槩見矣公在　憲廟初賜進士及第歷官編脩脩撰洗馬調南京禮部員外郎陞福建提學副使擢南京國子祭酒爲祭酒三載考績北上道感河魚之疾遂懇乞致仕而歸其調郎曹葢鄉人有李孜省者以左

道幸慊公不與還往陰中傷之孜省既敗會兩京連鈌祭酒僉謂無易公者而公雅不爲當軸者所喜猶歷外服數年乃見擢然公於升沈之際出處之間確然惟義命之安而未嘗少有怨天尤人之意此其所自得必有過乎人者矣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公平生著述甚富晩遭回祿槀皆散亡惟此帙幸存計纔百之一二刑檢兄弟方悉心搜訪異時就緒當具刻之此特爲之權輿耳嗚呼公之不朽將不有賴於是也夫

月湖文集序

學莫先於明道也道苟明焉日新而不已則積之而爲和順之德發之而爲炳蔚之文措之而爲正大光明之業由體達用沛然有餘葢學之有得於心者然也然自孟子沒而聖學不傳千數百年之間道術四分五裂上焉者類以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下焉者記誦詞章而已惟漢之董子揚子唐之韓子宋之歐陽子頗皆號爲知道然所見者大意而於精微之際容亦有未察焉故其著書立言所以闢異端扶世教淑人心雖未嘗不合於孔孟而弗精弗詳之病均有所不能免也求其克紹孔孟相傳之學粹然一出於正其惟濂洛關閩諸君子乎諸君子之於道也極無聲無臭之妙而不離乎日用之常窮天地萬物之遠而皆攝於方寸之地表裡洞徹左右具宜凡其形之於言筆之於書莫不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精粗隱顯一以貫之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斷非漢唐以來諸儒所可同年而語也今其遺書具在經生學士鮮不從事於其間其能有得於心與否徵諸文章事業固可槩見有如月湖先生豐城楊公可不謂之傑然者歟公夙有志識求道甚懇百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爲的凡辭說之出於

諸君子者篤信而固守之精思而力踐之及其學成行尊遂爲多士之所矜式士無遐邇皆知有楊月湖先生聞其名而不獲見者未嘗不以爲私恨也公樂與人爲善辨疑答問終日亹亹有以詩文請者亦欣然應之伸紙揮毫直寫其胸中之藴氣昌而辭達調高而節和閎肆簡嚴雖或不同而事理物情往往曲盡葢諸君子之權度在我其應用之弗差也固宜與夫似是而非詞深意淺者其相去奚啻十百也公所著有淨稿續稿遺稿四稿五稿六稿皆冠以月湖之號以欽順之嘗徧讀也因屬爲之序欽順非知言者

夫安能序公之文哉然獲從公游不爲不久心誠好之亦自不能已於言也公登成化丁未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擢累南京禮部尚書今致仕家居尤著述不輟當積爲後稿云

贈太守徐侯考績赴京序

嘗讀後漢書至章帝本紀見其所下詔有取於安靜之吏爲之惕然有感喟然而嘆曰嗟乎安靜吏之有益於人家國也審矣然由漢以來至于今日試求其人可多得邪夫吏所以治人而顧有取於安靜非無所事事之謂乃行其所無事之謂也其本正其源清事至物來順其理而應之隨其分而處之而已無容心焉不違道以悅人不飾奇以干譽不役精於分外以僥倖於萬有一之成功蓋安靜之實如此如此者責以旦暮之效或非所及及其久也信既孚而事日簡政日理而民日安所謂月計有餘者章帝豈欺我哉上下千數百年吏於民上者何可勝數類多矯飾外貌似是而非簡冊之所書耳目之所接安靜吏蓋寥寥焉豈其實之難能亦其人之自不爲爾乃今有見於吾徐侯豈非幸哉侯之爲吾郡也持身潔廉惇尚文教愛民而惜費因事以就功簿書精詳而刑獄

惟允夙興夜寐于今垂四年矣美績優於勤勞之後輝光發於篤實之餘蓋雖深山窮谷之民莫不知侯之爲仁相與愛戴稱頌之無間御史之按行江右者獎勞之禮亦屢加焉視彼粉飾雖工終於爲人所厭苦者其榮辱之相去何如也今以三載之績入奏其爲宰相之所鑒賞　明天子之所簡注不亦可以豫占也夫侯世家寧國之涇其先君子朴軒先生學行純篤爲涇名士嘗教兩州一邑官不大顯而門下弟子受其學以顯者爲多若董都憲萬英則其尤者侯之學內得之於家庭外充之於都憲本原之地恒謹視之是以施諸政理類非俗吏所能及也侯名冠字士元別號竹岡居士起鄉舉教清豐訓浮梁知都昌餘于兩縣擢南臺監察御史以至今官行有期貳守徐君吉貞郡判陳君士華郡推陳君相揚君旦僉以贈言見屬顧雖不敏而侯之善政不容以無述也於是乎書

桃林羅氏重修族譜序

族之有譜所以著本原詳支派列昭穆辨親疎人倫之明風俗之厚實惟有賴於此故自昔知禮之君子莫不以譜諜爲重前有作矣後必從而續之凡以爲

久遠無窮計耳吾羅氏之在吾吉聚族而居者良不爲少其世或遠或近而著聞於天下者往往有之若吉水桃林之族其一也余嘗聞　國初有弘文館學士復仁宣德間有工部侍郎汝敬其才猷風烈雄奇磊落皆桃林之傑出者數十年來則有若貴藩大叅璞督府經歷瑋靖江長史其祥余皆嘗獲交焉大叅之闓踈敏達督經之深密有謀長史之左規右矩士夫莫不推重蓋桃林人物後先相望如此其著聞于天下也宜哉大叅致政家居垂二十年今年八十有三矣一旦携諸孫棹扁舟泝流二百餘里特來訪

余以其所重修族譜屬爲之序余多病筆硯踈且久顧惟大叅年德之重意氣復勤勤懇懇又可辭乎敬受而閱之乃知其先蓋出唐吉州刺史崱崱卒于官子孫遂留家廬陵後數傳有三十三承事者始分居吉水是爲今樟樹下白竹溪桃林之共祖又後七世曰忠文始分居桃林由承事沿至大叅凡十有八世泝而至于刺史崱蓋二十六世矣世有仕官具列于圖在宋嘉定間有竹谷老人茂良者實始作譜其後若竹林居士自昭耕樂翁以明溫教汝寬皆嘗致修續之功諸先正序文存焉大叅乃竹林七世孫而工侍之諸孫也其所重修尤爲詳愼且捐己貲鋟諸梓而傳之族人嗟夫大叅以踰八望九之年而於修譜一事惓惓焉不遺餘力其尊祖之孝收族之仁可謂老而彌篤也已凡其族人子弟盍相與勉修其德以增光斯譜也哉蓋其德誠修則或出或處必皆能有以自立爲孝子爲弟弟爲良吏爲名臣爲幽貞之士而九族之睦有不待言者矣夫如是則於大叅之用心斯爲無負而桃林之盛詎可涯哉庸書此以爲序其從大叅來者邑庠生體昂道同有慶也

義城黄氏重修族譜序

凡故家大族逾久而逾盛非偶然也必其作於前者功德有可稱足以爲敷遺之本承其後者又能敦詩書飭行檢勤生務實得所以引之之道固宜歷世綿長而蕃衍昌大有加無已也歟觀於吾吉之廬陵義城黄氏其亦可徵也已黄之先有諱國琛者當五季之亂能倡義保障其鄉鄉人賴之以安其生以完其室家皆相與歸德焉因以義城名其所居之里及宋興而亂定事乃上聞太祖命賞以官封竟辭不受然其後嗣遂多顯者在宋則有若宣教郎致中秘書公符少監子充工部郎官饒守炳鄉貢士輔嗣入

國朝則有若金華知縣經監察御史國用繩繩不乏今合族之衆不下數千指良材美質清文篤行見推於鄉邑者往往有之於戲可謂盛矣非其植本之深而引之者率由其道抑安能致此哉其族故有譜遭元季兵亂而逸僅存貢士遺筆所書世次自國琛大父高仲始以上闕焉成化間金華君遂據以譜其族始自高仲公下及其子凡二十世且自爲之序著其世德甚詳迄今垂五十年子姓日益繁夥而譜未之續御史尊翁潔菴封君乃謀于族衆重加編輯合凡二十　世而其凡例一遵金華之舊稿既脫將刻梓

以傳適御史以徵累謫嶺南因俾謁余請序諸首簡余與御史嘗同朝雅相善誼不得辭也蓋聞人道莫大於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旣廢而收族之要惟賴譜諜而已封君與諸君子乃能惓惓於是非其心之厚於仁乎是宜特書以著其美御史發身進士端亮忠鯁　賜環且有日當益推其素蘊以大發於事功後來之秀又當接踵而出所以爲玆譜重良有在矣并書以俟之

慶張母羅孺人五十壽序

余嫺家藩檢張君有賢配曰羅孺人今年壽盈五袠十二月十有二日其生辰也其子邑庠生律將以其日率諸弟術徹張筵爲慶預來謁文以申其祝願之至情余不得辭也嘗觀古詩人之於君子所以祝願之者旣曰萬壽無期矣又曰遐不眉壽旣曰萬壽無疆矣又曰遐不黃耉何其抑揚反覆勤勤懇懇如是哉誠以其有益於人之邦家故惟願其久生於世也余次兒翊爲孺人長女之壻閨門懿行余因與有聞焉而知孺人爲女中之君子也然則眉壽之祝在今日獨容已邪孺人之父是爲大司成氷玉先生母宜人闕里孔氏孺人自幼明慧雅飭讀書輒了其大旨

女工精緻而書數皆通在諸女中尤爲父母所奇愛及歸張氏其舅則少司空栢菴先生姑則封淑人羅氏羅淑人治家嚴整嘗歷試孺人以事亟稱其賢謂他日必能守其家法孺人事舅姑孝謹始終如一日尤善相君君旣赴官湖藩孺人獨留主家政事無弗舉君遂得一心奉職無復內顧延明師以教諸子而早夜程督加嚴不爲姑息律由是學業大進名烝烝起庠序間術徹皆知所向方爲善士張大家也孺人爲婦爲母寔多裨益宗族嫺表率能道之非一人之私譽也由此觀之不謂之女中君子可乎人生至六

十始以壽稱而五十者開六之端也由五十而進於六十又累進而盈百焉且復過之茲固律等爲人子者之所深願凡其宗族姻表素聞孺人之賢而欲爲張氏久遠計者又孰不願其享有遐壽以裨益於無窮哉此余所為不容已於言也吾兒辱愛有年教均諸子第踈懶未能副所期待其季女之壻曰王翥姓名方著於鄉書此則所謂乘龍者也今皆預捧觴之列蘭芳玉潤鵠峙鸞停萃於一門亦云罕矣孺人之所爲可慶者將不愈遠而愈大哉

三至軒詩文序

江西以南昌爲會府巡撫都院在焉其廳事之東偏有燕休之所右副都御史高吾陳公題其扁曰三至軒蓋公之於江西初以大參至再以大方伯至茲又以巡撫至此軒之所以名也維時士夫君子仰公之德樂公之政又知公雅好文事於茲軒也謂不可以無言於是或爲記或爲賦或爲銘爲頌爲五七言古近體詩多至數十百首於公之志蓋有發焉公得而讀之良喜乃令侍者次第編輯而鋟諸梓以傳久遠間以書來屬欽順序之惟公以武陵諸生登弘治丙辰進士敭歷中外三十餘年所至皆有成績而江藩兩政適遭時勢之難所以折奸慝之鋒而沮其謀蘇憔悴之民而續其命者其勤尤至惟是都臺之擢則初至再至之勤固有以基之矣及奉

璽書膺重寄益孜孜焉不遑寧處紀綱振肅施設精審激揚予奪務有以恊乎公論而厭服乎人心湖山千里之間民無弗受其賜者於前兩政益有光焉聲實流聞無遠弗暨茲軒雖寔顧豈公久居之地邪然公自受任以來于今亦三年矣所以端本澄源反觀內省精思熟慮以爲發揮運用之地者鮮不於茲軒得之一旦去此而雍容廟堂之上固宜有不能忘情於茲軒者

况乎諸君子之作事既詳於三至而推類以往莫不以無窮事業爲公願之其意亦誠厚矣又豈公之所能忘哉欽順衰病空踈詞無足采幸嘗竊窺公所存之一二而知諸君子之所願於公者將必有徵也是以敬爲之序而不辭

先德録序

爲人子者於其先人之德汲汲焉圖永其傳豈惟終慕之篤有弗容已者哉明示後世又所以爲教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典籍之所存即典刑之所在後之人得有所考以知夫先德之懿將豈無感

毅興起而象其賢者乎夫如是則吾親雖沒而其精神志意有不與之俱泯者矣宜乎仁人孝子以爲當務而不敢忽也歟吾友羅君惟升其有見於此矣此先德錄之所爲作也惟升先君子西畦先生學行高古屢試場屋輙不售晚以國子生釋褐通判廣西之太平又不久於其位而卒其卒也學士東白張先生銘其藏侍讀南峰徐先生表其墓大司成氷玉羅先生爲序群賢哀輓之詩凡先生之所以得於天成於學修諸身施之家達於鄉黨信於朋友而宜於小民者皆不一書葢莫不稱其爲君子人也後以惟升考

最追贈承德郎母贈安人袁氏性禀柔嘉婦道母儀皆足爲閨門軌範亦具見於秋官主事劉君所著墓銘德有明徵詞無溢美斯其可傳也已惟升於是合凡行狀輓章祭文等以爲是編而鋟梓以傳久遠終慕之孝不衰垂裕之仁斯在殆匪常情之所及哉惟升起己未進士出宰新會入評大理以奏疏論救大臣之枉忤權璫見斥再起知台郡遷廣東左參政所至皆有政績休不待年風節殊偉葢傳先生之學而光大之者也然則凡爲其後人者其則固不遠矣尚思所以增光是錄也哉惟升聞命其子邑庠生平奉以示余因爲書其首簡

上模曾氏重修族譜序

語世族之盛大率有三源流深長枝葉蕃衍一也簪組蟬聯墻屋華潤二也才賢輩出猷爲克敏三也三者之中才賢爲之本苟有其人則所以維持之者有其方光大之者有其實其爲江鄉之所推重豈直蕃衍貴富云乎哉上模曾氏吾泰和之盛族也其先有諱慶者爲唐光州團練使始自金陵來家邑之文溪六傳而至璋遷邑南中寧岡尾再遷上模遂定居焉又五傳而至喜喜生三子曰仲機仲美仲介仲機之

後分居萬安之汶溪仲美之後分居贛之楊梅其仍居上模者皆仲介之後也植本固歷年多庶則累千富或冠邑而上模一派在 國朝尤顯始自洪武迄今嘉靖中鄉科登進士第者纍纍有人其他或以貢升或以明經及才行舉或起蔭叙踵相接於仕途若故刑部左侍郎省軒先生德業並茂風節殊偉則其族之泰山北斗也族故有譜續扵梧岡病叟從省軒公因而重修以刻于梓然獨詳扵居上模者凡他徙者第存其系扵今七十年矣僉議修續遠近翕然扵是上模推峻光民譽惟器主直汶溪推順緒國堅

楊梅推昇洪顯泰同司其事更數月方脫稿書法一遵舊譜而合離收放事迹加詳諸君之用心也可謂勤矣梓既具遂相率過余請序其端曾羅居同里世有連余先曾祖妣孺人先妣太淑人故嫡淑人皆其族出外舅　恩例冠帶西磐先生今年八十有四盍舊譜中之晨星也尤惓惓於譜事顧雖衰鈍可無一言以相茲盛舉哉夫族之盛也以人即是譜而觀之維持之方光大之實曾氏世有人焉槩可見矣然余之望之也豈不欲其人人皆爲才且賢乎夫富與貴身外物也得之不得有命人人有貴於已者求則

得之誠於所不當爲者赧然而不爲所當爲者奮然爲之如弗及所謂猷爲之克敏者孰加於此隱亦此道顯亦此道身安而用利倫叙而家肥職修而業廣將其族之盛也庸有既乎余不佞嘗聞與人爲善之說矣况乃綢繆之好義均骨肉遠期厚望宜不容已凡列名於是譜者尚其念哉

雲亭鄉約序

嘉靖十年四月甲子吾鄉大夫士會于龍福寺中者凡十有七人議鄉約也衆志素協議即時以成夫禮之當由人莫不知然或爲習俗所奪有不能無悖於禮者見者聞者既皆以爲非是亦何憚而不改邪此無他莫或爲之倡焉耳夫習俗之不美固非一人一家之失而仁讓之興鮮不自一人一家始鄉約之議其諸大學之所謂機也一人倡之衆人輙從而和之一家行之一鄉輙從而效之俗之變而歸於厚也何有哉凡今日之約皆目前近事易知易行會議之人不出一鄉之外亦取其近而易集耳然始於近易而遠大固可推也變自一鄉而他鄉亦可動也此吾輩之志也議刱發於西澗曾公天機所觸諸君子應之如響十日徵會一惟西澗之聽會之日宿雨初霽四

山如拭草木亦欣欣然既具草各出所携相與宴飲獻酢交錯情意胥洽眞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者酒半乃相與分韻賦詩人一首南山尹公既出韻且言曰詩意宜一切以正俗爲主勿爲流連光景之辭皆應曰諾復相與議約當徧遺諸大家宜鋟梓以便摹印雲江尹公曰事專則易就吾其任之某因人成事曾莫效徵勞首簡之書諸君子固以見屬有不容不勉承者亦禮也編刻首條約次則鄉先正尹文和公書又次西澗刱議而終之以會中所賦之詩凡會議者之姓名皆載諸約後而詩之序則一以齒云

卷之九終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

奏疏一十二首

獻納愚忠疏（正德六年秋時爲南京國子司業）

臣學未聞道用不適時猥以棄材復蒙收録　天地大德萬死莫酬亦旣備官勉修厥職顧惟事君之義尤以獻納爲恭謹竭愚忠上陳四事小見僅同於坐井頑石謾期於補天伏乞
聖慈俯垂省覽采擇一二少益高深庶幾愚臣圖報之萬一也四事一曰脩德臣聞惟德可以動天惟天佑于一德竊嘗仰窺　天意其眷佑

陛下甚隆是以賊臣劉瑾之蓄謀雖深而太監張永之輸忠甚力蓋有陰相之者非偶然也
陛下旣以褒賞功臣延其後嗣獨不思所以奉答天眷以祈永命乎奉答天眷無他惟增脩其德而已夫孝奉
九廟敬事　兩宮親睦宗藩禮接大臣仁愛萬民凡此皆修德之實也而其要則在勤御講筵痛節遊宴蓋凡天下之理莫不備於經書必其講之素明然後行之不繆故終始典學高宗之德所以無愆好古敏求孔子之聖所以爲大臣頃伏田里竊聞
陛下歲御經筵不過一再近臣執經以勸講者累歲而未周然則此理之微疑有未與
聖心爲一者德何由而日新乎此勤御講筵所以爲修德之要也臣聞文武適張弛之宜先王無流連之樂
祖宗故事遊宴有時今
陛下無日不遊往往繼之以夜雖心意良愜而形體甚勞是以　奉先殿之朝謁或妨　兩宮之定省時曠　宗藩之奏請或滯大臣之進見轉疎況乃玩好日新繕修日廣勢不能無妄費左右日狎請乞日繁勢不能無妄予府庫之財且盡瀟壑之民愈

多
陛下將誰與守邦乎然則遊宴不節臣恐於孝敬仁愛之德胥有所虧此痛節遊宴所以爲脩德之要也
陛下審能勤御講筵痛節遊宴將見盛德高于千古
天眷申于萬年篤生　元良永爲民主　宗社靈長之慶其必在茲二曰勤政臣聞虞舜兢業以圖幾周文和民而忘食我
祖宗躬勤聽斷遠法舜文每日昧爽臨外朝府部等衙門以次奏事已而又臨內朝司禮監等衙門亦以

次奏事皆有定規臣嘗伏讀我
高皇帝詔旨有云朕居江東三十六年未嘗見日而
臨百官又嘗伏讀
睿皇帝聖諭有云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點起齋
潔具服拜天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
定時不敢有悮退朝至　文華殿或政事有關大
臣者則召而訪問商確臣惟此皆
陛下家法所當率而行之者也柰何近年以來視朝
愈簡時或一出多至日中萬務糾紛未遑盡理流傳
四遠虧損實多臣愚伏願

陛下常以昧爽視朝使大小之臣趨走之吏有職役
者皆得以盡亹亹之勤於昭昭之際而事無不康朝
集之員蠻夷之長當見辭者皆相與瞻　穆穆之
容於蒼蒼之表而心無不肅遇有大疑未决大政未
安即乞如
睿皇舊規特御文華殿宣召大臣從容商確憂勤惕
厲之心果無間則安富尊榮之福亦無疆矣此臣之
所爲
陛下願也三曰作士氣臣聞猛獸在山衛及藜藿中
流砥柱遏彼狂瀾自古士氣之盛衰寔繫朝廷之輕

焦宏張綵之徒

重不可誣也頃者賊瑾盜權擅作威福毒痛四海不
忍究言在朝臣工孰無知覺曾弗能抗已愧於心況
或首開趨附之端或陰為羽翼之助致彼轂生勢長
因造逆謀不測之憂幸而獲免臣不知後人之視今
日其猶以為國有人乎否邪今士氣積衰理宜振作
振作之要舉措為先葢凡為賊瑾挾私懷忿而斥逐
之者大抵多正直之士也近雖節次起用而其大者
或遺凡為賊瑾超遷累擢而委任之者大抵多邪佞
之姦也向雖節次誅鋤而其大者猶在當治化更新
之日寔世道轉移之機公論未融人情尚欝將何以

振作積衰之士氣使之一旦有以隱然增重乎
朝廷哉此愚臣之所以有憂也伏願
陛下參考群言勿為私意之所牽制勿以一眚棄大
善勿以微勞貰大姦伸阨窮斥朋比退讒諂進剛方
意嚮既明士風立變庶幾緩急之際有可倚仗之人
不然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四曰審時宜臣聞禮莫大
於時易貴通其變我
祖宗立國參酌古今其大經大法之昭垂蓋與天地
相為終始至於剛柔之用損益之權理須隨時勢難
執一臣嘗推尋故事竊見永樂年間之所行已不盡

如洪武而大者至建新都宣德正統年間之所行又不盡如永樂而大者至捐交趾是非固欲相反皆其勢不得不然然則今日之所宜行有不容以常例拘者救時之道也臣聞重華有弟源源而來行葦之詩載歌且爾伏讀

皇明祖訓定有親王朝覲之儀中輟多年似為缺典

朝廷親睦九族恩意固無不周但禮重朝宗勢資夾輔雖然中輟亦可復行竊詳中輟之由殆以勞費之故然臣伏讀

祖訓又有世子代朝之文斟酌變通惟

陛下之所處爾如以世子代朝勞費亦省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踈上以顯

陛下親睦之仁下以表　宗室朝宗之義光昭

祖訓陰折姦萌此今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周室附庸不與王會虞廷考績止及庶官我　國家蓋推廣而兼用之凡方面之長及府州縣正官若首領官皆三年一朝凡方面長貳及府州縣長貳若首領官皆三年一考其法視前代加密矣然行之既久勢若稍窮變而通之宜在今日何也蓋朝覲之年正官皆往事歸權攝多不得人以致吏緣為姦變亂文籍盜伺其便攻陷城池似臣隣縣萬安去年之變正坐此耳臣恐天下之類此者尚多也其或朝覲甫還又當考績往來道路動及朞年文冊初無甚殊賢否不容頓異徒使正官久曠而政出二三非所以為民也臣愚以為天下之縣皆統於府若州州府正官應朝凡百當任其責所屬知縣似可免行使各縣皆有正官則州府可無後患既省科歛之擾尤適繁簡之宜至於應朝官員已經部院考察免其考滿似亦無妨常使在任日多庶幾事無廢壞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至誠感物猶待悠久漢人為吏至長子孫

我

祖宗盛時在外巡撫大臣及方面府州縣正佐官員莫不久於其任如周忱巡撫蘇松等處凡十有八年陳本深知吉安府亦十有八年其他但有遷改往往近八九年故人無苟且之心而事無廢弛之患然而遷轉之際不盡循資惟其才賢而已如周忱自郎中郎陞侍郎陳本深自主事即陞知府其他科道部屬或就陞都御史布政按察使知府高第或就陞布政使蓋超遷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為流通超於前則後之久任皆謂當然超於後則前之久任孰云淹滯人

心競勸職此之由頃年以來專用資格一資半級魚貫以升自西徂東倏近而遠往來如織勞擾多端奮厲有為者或開端而未竟其功因循自便者第謹守以坐需其進欲求事理民安其可得乎臣愚以為時方多事所宜破常格拔眞材省遞遷隆久任以為

陛下分憂共理惟

陛下主張於上則大臣有以奉行於下矣此法果行則凡自臬轉藩自右補左皆宜就近不必他推至若分巡憲臣似亦無庸歲易宜令各專一道之寄仍俱假以兵備之權事權既專責任亦重儻令地方有事彼將何所歸咎哉此亦時宜之所當審者也臣聞去盜之策或動干戈用兵之道必嚴賞罰今自　京城內外至山東河南四川湖廣江西廣東等處盜賊群興大者攻陷城池僭稱名號小者燔燒聚落殺虜人民　朝廷節嘗愼擇文武大臣俾其分投招捕或黠集民壯或摘撥禁軍區畫多方而成功未奏者臣竊推求其故無乃賞罰皆輕之所致邪兵法有之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夏書亦云威克厥愛允濟今大臣雖奉　勑行事然將士有不用命者未嘗輒誅一人或有勇力超群敢於殺賊及機謀深

密堪以為間者數金之賞又不足以易其一死欲以重賞購士則府庫之財大抵劫劫（掠）無餘安危所關變在呼吸始謀不盡後悔何追臣竊聞頃者抄劄賊瑾家財金銀動踰百萬此皆萬民衣食之資而聚為賊瑾囊篋之實民之為盜固其所也夫盜起由財之聚則財散而盜可平散小儲以成大儲此臣之所為

陛下願也

陛下幸聽臣言乞於前項用兵地方各分給入官銀錢十數萬兩俾討賊者以為購賞之資仍乞假以便宜之權俾其一切以軍法從事前有重賞後有重罰則將士無不用命間諜無不盡心盜賊之平計日可待此又時宜之所當審者也夫天下至大可言之事蓋不止此第臣愚陋所見弗周自源徂流纔得其四中間節目亦未盡詳

陛下省覽之餘儻不斥為迂妄伏乞以前二事躬行於上以後二事付大臣討論斟酌奏　請施行誠致察於邇言必廣求乎衆論盡闡天下之利害以謹百司之廢興馴致太平實由於此臣不勝惓惓願望之至（疏入留中）　盤樂怠敖之時忠言何由得入

考察自陳乞休疏（正德十年時任太常少卿）

臣才不逮人學未聞道遭逢　聖代忝竊賢科受
恩兩朝躋位四品職甚清而每慚於寅直祿逾厚而
無補於涓埃矧年力之向衰兼肺腸之有疾誠合退
藏於空谷豈容久混乎　清朝考察方嚴自陳敢
後如蒙乞
勅吏部放臣致仕回還原籍俾全拙守以謝素餐則
自始至終莫非　天地生成之賜矣

災異自陳乞休疏（正德十一年時任南京吏部右侍郎）

臣以駑劣待罪南銓側聞數月以來風霾屢作於
京師荒旱遠連於陝洛　穆清之上方用焦勞小

大之臣咸懷憂懼臣夙夜亦加循省惕然不敢以自
寧者竊以災異之來實由庶政庶政厖雜責在百官
惟百官皆得其人然後政理日修災異可弭有如臣
者才猷短淺學識迂踈當此多事之秋曾無一毫之
益理當求退以讓賢能伏乞
皇上察臣愚衷　特賜俞允俾才不才各當其分
庶有益於修政之實而臣亦獲免乎妨賢病　國
之譏不勝區區至願

乞歸省疏（正德十二年冬時任南京吏部侍郎）

臣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縣人正德五年蒙
恩起廢復除南京國子監司業六年三月到任管事
自後兩蒙　簡拔以至今職恪守官次于今七年
臣有父用俊在堂先蒙
聖恩以臣身欽忠出納　命令微勞封通政使司
左通政今年八十有一歲矣臣久違定省晨夕興思
而臣父老境彌侵亦復念臣不置伏覩　國朝著
令京官供職及六年者其親在例許歸省近時臣僚
餙有援例　上請者每荷　矜從臣雖庸愚而
為人子一也伏乞　至明垂照　大造曲成容
臣照例省親以少篤夫私恩依期還任以勉盡乎公

義臣舉家忻戴何有窮已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再陳情悃乞休疏（正德十四年秋）

臣先以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疾病交侵不能赴部
具奏陳乞休致奉
聖旨羅欽順學行老成着照舊用心辦事不准所辭
吏部知道欽此已而吏部為缺官事會官推舉具題
節該欽奉
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右侍郎欽此臣近日連得咨報
一一恭行捧讀訖因伏以恩期月之間兩蒙
恩命諭留甚寵擢用惟超顧臣何人而可當此感激

之至慚懼交深分當力疾赴京委身供職庶勉策於駑鈍期少答於　鴻恩欲求終遂便安固臣之所不敢也惟是銓衡所寄叅佐必須得人臣以多病之軀無能之質南銓事簡猶覺弗勝幸滿三年因乞休致今來求退獲進去簡即繁病既有妨才復難強坐縻廩祿何補絲毫必將累聖上知人之明損　清朝序位之美而臣之罪悔其何以追贖哉是以心雖切於報恩慮不忘乎審已深惟疲薾弗稱高明用敢再具封章申前所乞仰惟　天地之量　日月之明伏望、　赦臣煩瀆之誅　察臣衰朽之跡　容臣辭免今來所改官職　准令致仕以養無能則朝廷之舉措得宜而愚臣之進退皆　寵光之所被也臣無任祈　恩俟　命踧踖屏營之至

自陳乞休疏（正德十六年四月時任吏部右侍郎）

臣見年五十七歲由弘治六年進士除翰林院編修歷陞南京國子監司業南京太常寺少卿南京吏部右侍郎改除今職叨享祿位垂三十年徒懷祗慎之心竟乏涓埃之效嘗乞休而未遂每內省以知慚玆者恭遇　景運重新

原缺

蒙聖恩陞授今職急於圖報未敢言私近得家書不期臣父六月以來左脅之上又患一瘡因藥而潰流毒不止痛苦窘迫比前尤甚以致飲食減少精神恍惚其勢甚為可憂臣一聞之心膽墮地凜凜乎莫知所以為計者竊以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人情之至切莫切於疾病況困之時今臣父病勢驟加臣之方寸已亂雖欲勉強供職決有所不能也況臣才本空踈亦自多病精力衰耗心思淺短耳目之用皆不逮人若不因以此時陳乞退休將蒙竊祿之羞以速忘親之罪此臣之所大懼而夙夜靡寧者也仰惟聖明以孝治天下將令四方萬國父父子子無一不得其分願在臣今日情實可矜伏望　俯賜照臨曲垂惻憫容臣致仕回還原籍侍養臣父庶或有瘳臣舉家感戴　天恩萬無窮已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謝　賜先臣祭葬疏

臣先於嘉靖二年四月內丁父封南京吏部右侍郎用俊憂竊思所以假寵几筵增光窀穸者具以情事上聞荷蒙

聖慈俯垂閔念　賜祭與葬有司承　命奉行
惟謹祭禮旣以時舉墳塋工亦完備　榮光焜燿
垂映無窮臣舉家存沒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臣
於襄事之後卽圖趨造于　朝百拜稱　謝不
期舊疾舉發下血不止展轉牀席自春涉秋耗損過
多氣力全乏至今動履艱澁欲進不能若更稽遲愈
增罪戾臣誠惶誠懼謹令親男國子監生羅珝驅馳
赴京代行祇　謝之禮臣北望　闕廷神爽飛
越仰祈　天鑒俯燭下情

辭免禮部尚書疏（嘉靖六年三月）

嘉靖六年三月十九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文一
通內開節奉
聖旨堪任禮部尚書的吏部上緊會推學行老成公
議恊服的兩員來看欽此會官推舉得守制服滿原
改禮部尚書羅欽順禮部左侍郎劉龍俱堪任伏乞
簡用一員令其到任管事題奉
聖旨是羅欽順便差人齎文去取着上緊前來到任
管事欽此咨臣欽遵施行臣孤露餘生日就枯槁不
意
聖明復歷收用　訓辭下逮有赫其臨義重身輕

敢忘圖報惟是審己量力則誠有不敢當者切惟
聖朝典禮在今日固已大備顧其閒隨時損益自不
能無爲禮官者苟非學有本原通知今古折衷適當
良未易言況乎儀文節目之繁乃至累千百計自非
強有力者行之鮮能以無失也臣誠至愚然自知頗
明不敢有隱平生所學僅通章句其於大道初未有
聞持此以居禮曹將何以爲折衷之本加以賦禀至
薄多病早衰今年六十有三而精力覺已全乏視昏
聽重心思短淺以此奉行三百三千之禮愆忌之患
其能免乎則臣之不堪前職昭然可見矣是以闓
命以還慚懼交集凜措躬之無地爰瀝懇以籲
天語皆由衷無敢矯飾伏望
聖明垂照察臣悃愊俯賜矜從俾臣仍以舊銜終老
山林別選賢能以當其任則　朝廷之舉措惟允
而愚臣之分義亦粗安矣臣不勝惓惓至願

辭免吏部尚書疏（嘉靖六年六月）

嘉靖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吏部差辦事官齎到公文
一通內開爲傳奉事吏部尚書缺員該本部會官推
舉具題奉
聖旨羅欽順改吏部尚書吏部還差官去催取着上

緊前來到任管事欽此咨臣欽遵施行
寵命再新慚惶滋甚緣臣初辭禮部之任實以才微
力憊勢難勉強今復蒙　改臣前職責任逾重臣
何敢當雖欲避讓於頻煩義誠有所不容已也夫致
治之要莫切於官人而凡高下之稱量幽明之鑒別
其責皆歸於吏部尚書首任其責者也必其明足以
有照公足以有執量足以有容庶幾可以仰贊
聖謨式序在位顧此三者臣皆未之有焉而近年以
來左耳常鳴目力漸短尋常視聽殊欠精明臣之多
病早衰此其驗也夫行能既無可取而衰病復有所

妨雖末僚且當辭避況銓衡之重任乎使不審而冒
處焉其不至於獲戾者鮮矣在臣之愚何足過計所
深懼者將累
皇上知人之明是敢傾竭愚忱冒干　天聽伏乞
聖明垂照諒臣之非矯飾　矜臣之果不能
特勅吏部收回　成命俾臣以原官致仕別選賢
哲以掌銓衡則庶績有其凝之休愚臣免曠官之罪
獲苟全於晚節誠仰賴於　洪鈞臣無任懇切祈
望之至

致仕謝　恩疏

准吏部咨節該臣具奏辭免吏部尚書重任懇乞休
致等因奉
聖旨卿才行素著人望攸歸近自陳休致已有旨勉
留如何復有此奏既情詞懇切准致仕有司仍月給
食米四石歲撥人夫四名應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
備咨到臣謹已望　闕叩頭祇受
恩命訖理合具本謝
恩伏念臣一介書生粗通章句偶塵科第遂廁班行
自翰林編修六遷而至今職叨享祿位三十餘年荷
蒙　國家長養登用之恩至深至厚曾無毫髮微

稱所蒙近以衰病支離不堪驅策力辭重任懇乞退
休章奏再騰
俞音始降在臣私願亦既滿盈豈意
聖慈垂念閒居日用之須重以食米人夫之賚
恩加望外
寵倍常倫誠由
帝德之如天不忍一物之失所遭逢有幸感激無涯
竊揆餘齡無階
上答惟遇歲時令節瞻
天拜稽祝延

聖壽於億萬斯年此則愚臣惓惓一飯不忘之義也然而尤有所深願者伏願陛下靜以制動安不忘危敬奉天時恪遵祖訓允蹈書經之三要備舉中庸之九經高盛治於百王回淳風於九有非獨愚臣幸甚斯實天下之幸宗社無疆之福也臣無任感戴恩德願效餘忠之至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一

傳二首　題跋四首　銘三首　賛十八首

大卿徐公傳

公名貢字廣賢姓徐氏泰和水南大原里人也其先自萬安阜口來遷曾祖諱應麟祖諱以忠父諱孟朗先兩世繼為區賦長至其父始得代乃別築車溪之上篤教諸子公與伯兄川季弟威俱有異質相與共學交相切磨學成相次領鄉書成化甲辰公遂登進士第明年例與告寧親俄遭內艱弘治戊申服闋還朝授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甲寅署車駕員外郎丁巳陞郎中還涖職方會　詔舉賢才南大司馬張公悅少司馬張公敷華同以公名上遂陞福建布政司左參議公為人端厚謙約而嚴於自守遇事務參酌情法之中弗苛弗縱在兵部嘗建言職掌五事俱得旨報可其處置公差船隻撫存犯罪夫役人尤便之初至福建有豪民冒種海田招致徒黨以數千計鎮巡疑所處檄三司集議莫敢堅決公曰吾嘗察之稼事十六七成矣急之必致變宜俟其穫懲其人而申嚴其禁自可無虞衆遂以其事屬公事卒賴公而定閩之鄉士累建請鬻僧田部符下藩司查處

公時兼管四道既考見其都數察諸議者意皆主於奉行公獨以為田之在僧糧差無幸免者今欲變賣則其間虛糧萬數無所於征且賣入勢家則優免者必多差將誰任況諸大寺僧徒佃客各不下千人一旦奪其所資以生者其能安坐以待斃乎此其不可明甚以報戶部雖駁令再處竟亦不果行也建寧大水壞及城門公董工修築城中舊有流泉一道久堙弗通屬頻歲火災且科目乏繼談者皆謂泉堙致然求通屢矣然泉之入出于涉城垣用此率難其事至是公慨然曰事機之會其在今日乎遂跡導之以其方已而士果興災頓息建人皆曰徐公之賜也漳浦之南詔地鄰廣東流賊嘗入之公嘗建議展築其城置一守禦千戶所實以漳州衛官軍四百於策為長議未行而賊復入至以巡捕官去公即時督厲兵士擒獲其首惡及黨與二百餘人遂舉行其初議城既展公廨營房以次就緒居人始有寧宇其地嘗封閉銀坑一所卽令守禦官軍以時巡邏而罷遣其客兵歲省口糧幾二百石福清縣庫被刼盗不時獲邏者計誘二人許以自首免罪乃妄引平民八十餘人公廉知非真緩其獄已而竟得真盗八十人者皆賴以免惠安丙洲兩塩塲塩苦而黑商中殊少例許折納銀米塲丁仍曬塩貨賣時泉州一衛以犯禁當戍邊遠者二十人公不謂然一日以問臬司犯塩禁者何處或答曰有例二千斤以上邊遠充軍公曰例首不有越境二字乎在坐皆默然有慚色自此問遠戍者鮮矣福清舊額魚糧七千石比年所入纔及四千公究知魚戶舊則船八百料者納糧八石六百料者六石其餘以是為差歷年多舊戶日消而新戶日長弗登于籍乃一一覈實新戶止各徵其平以補舊額舊額頓復而其民一無怨言佐閩藩垂十年政蹟甚懋屢為巡按御史所旌正德己巳春陞河南右參政事有干藩府者據理平處人皆愜服其年冬陞遼東苑馬寺卿會公久病未痊先已馳疏乞休致辭甚懇遂得請而歸公平生謹於事親居喪有禮既仕獲再贈其父南京兵部員外郎母歐陽氏由安人進宜人及休老于家歲時輙躬詣先塋展省增壤屏翳祠堂敝則重建之待子姪及宗族姻黨皆有恩意然隨事警飭亦不以姑息為愛也去縣城止隔一水非公事未嘗入士君子杏高仰之公生正統戊辰嘉靖丙戌年七十有九矣深惟始終常理乃相地於天柱岡尖峯

之下築壽藏焉既成以銘見屬余嘗執筆史館粗聞書法有如公為人為政皆卓然有可稱述謂宜立傳以傳久遠乃據曾桂陽所録事狀參以平日所知為次第書之如此蓋善善之公也公原配劉氏繼周氏贈封皆宜人四子部援例冠帶郃郡郈俱邑庠生而卲前卒

論曰先吏侍公方嚴少許可仕官南雍最與公厚善余以此獲從公遊公嘗與余談經理致精確粲然如指諸掌余心服焉其學之所得者深宜乎施諸政理類非俗吏所能及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學乎

太常典簿楊伯川傳

伯川諱增常州武進人其先相傳出漢太尉震居武進者六世矣由錢塜再徙前黃至今同居其諸父宗範宗謙宗源諸兄伯和相繼登科為仕族父浦號蒲軒母胡氏太保忠安公姪女伯川自幼機警言動皆有畛域稍長治毛詩補郡庠生俄以例升太學累試鄉科不偶久之始拜龍虎衛經歷三載考最 賜勅有幹濟操持之褒而贈其父以其官贈其母為孺人妻陸氏封亦孺人無何擢南京太常典簿伯川累世豐富其居官毫髮無所取事無大小一裁之以法以故其同事及其下人多嚴憚之初逆瑾嘗併龍虎衛衙以廣其居及伯川得官龍虎遂能節縮俸資創造如式太常之擢蓋與能也在太常河東張公芮為卿余為少卿皆才伯川事常倚之以集伯川亦欲伸其志於知己時論常侃侃一日爭事過激忤張公余力解之退復與伯川言所以處之之宜伯川亦悟事良已然頗藉藉外傳會考察例行言者因以此疵伯川吏部擬從外調時伯川滿考去過家聞而嘆曰吾不能復仕矣即上疏乞休 詔許以本官致仕知者皆惜其用之未竟也伯川性孝友待其異母弟伯

温素有恩意凡先世遺産及身所充拓者皆與之均已而弱不自持扶持之尤力待賓親有禮於鄉人及往來道路間者亦能有所利濟雅嗜音樂然絶不飲酒其用度有制雖富而不奢也家居僅四年年五十有一正德戊寅七月三十日疾卒前卒之數日以家事付其子鑨纖息無遺其配封孺人者贈禮部侍郎龍臯陸先生之女男子惟鑨一人太學生淳篤知向學女子五人長適陳大尹之子太學生適生次適徐符卿之子坦次許嫁成國公叔子鳳餘尚幼伯川既卒其表兄周時鳴嘗過余道其平生而悲之且曰先

生知伯川者恐不為之一言俾克有聞於身後乎已而復具事狀以鼈來見拜請益堅余不忍辭也乃撫其實為之傳授其子俾傳焉

論曰凡人性稟不出剛柔兩端隨其所長而有以濟之固君子之道也是故剛以濟柔則不至於失已柔以濟剛則不至於失人伯川起諸生更二官皆能卓然有以自立良由天資剛果其氣壯其志銳然尔長途方騁而忽焉中躓豈於所以濟之之道講之有未詳邪然視夫世之便辟側媚脂韋淟涊甘於汙穢之處以求尺寸之伸懵不知廉耻二字為何物者其為賢不肖要不可同年而語矣余是以有取於伯川云

題宋元祐幸學詩卷後

宋元祐幸學詩作者皆當時宰執侍從文學之臣凡七十二人人一首試國子祭酒豐清敏公預焉遂屬祕書李格非序之而以鐫諸石迄今正德辛未盖四百四十年矣余始獲觀寫本於清敏十二世孫封春坊諭德西園君所盇封君之先人方伯公初得板本於葉文莊公襲藏惟謹封君因另為寫本圖刻梓以傳今其嗣子原學以宮諭蒞南京翰林院奉迎以至因出視余詩後有文莊及諸名公題跋二十餘首皆取諸葉氏封君所得則自方石謝公始盇因其時以稽其事而慨元祐之不終因其時以求其人而幸君子之有後諸公揮筆可謂盡之然余考之七十二人中講讀之員凡六而清敏亦兼侍講先是程叔子嘗有言曰君德成就責經筵元祐未幾變為紹聖姦言之易入良由君德之未明耳豈其時經筵講說徒應故事雖賢如清敏曾不得專且久以致其功邪嗚呼其可為永鑑矣封君梓行是詩固欲以奉揚先烈然有子如宮諭將必於清敏有光余竊嘉之敬書于其後

書珠林劉氏遡源錄後

珠林劉氏為吾邑右族其先在後唐時來自金陵逮宋而人才輩出衣纓官業他族莫或先焉入　國朝則有槎翁東原兩先生俱負重名槎翁受知
高皇累官至權吏部尚書終國子司業東原晚歲乃起為豐城教諭竟卒于官詩禮之傳至于今不乏也東原五世孫經美服膺世德曰篤不忘嘗輯為遡源錄一書六世孫桔繕寫成帙而經美卒矣桔之父經助君以余嘗表章槎翁遺文宜若為知言者特來請序夫懿德之好人情之所同也余何知敬受而閱之

上下數百年間劉氏文獻之盛粲然畢具前輝後映可敬可仰録中有先德録序數首余三復焉固此録之所本乎經矣賢哉其可謂善述也已録凡十有八卷字皆端楷首尾無一筆少縱非用心之精專者不能經助隱居授徒學行淳篤寶藏此録及東原遺文比之天球河圖然非其人未嘗輕出劉氏子孫之多賢於此亦可見矣夫為人後嗣者誠篤念其先世之美所以圖惟紹述必將無所不用其至傳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將不於劉氏見之乎余曾且病弗能序其詳庸書此于末簡以俟

跋王宜右所藏蘭亭序刻本

右蘭亭序石刻一通元襄城楊伯讜先生以貽吾邑王竹亭先生者竹亭自誌所得年月於卷首凡十九字其字細如蠅頭點畫僅可分而一筆不苟前輩畜德之厚於此見之二先生以文字道義交聞其當時往還書尺甚富今獨存此竹亭六世孫宜右好古嗜學服膺先德奉藏惟謹葢自至正甲申迄今已百六十餘年又可以見君子之澤矣欽順竊喜獲寓目焉敬書于其後

題王改齋手翰

故翰林編修改齋王宜學平生磊落大節雖遠方俗子莫不知之若夫庸言細行率求無愧於聖賢之學吾黨或未必盡知也此卷乃其手筆凡十有三帖皆與其倩張律景陽者所致勖者惟道義始終無一私昵語凡世俗營營功利事未嘗輒汙簡牘非其志之素定養之素密其能然乎夫顧學聖賢者無隱顯無巨細無久暫惟誠惟一而後能有所至改齋其有見於此矣吾黨之士得此卷而閱之則知其庸言細行一無所苟不但其大節之磊落而已景仰當何如哉景陽學敏行端夙有佳譽葢誠知所取法以余為改

齋知己特奉此卷請識一言余初識改齋於文字間契闊久之始獲一會輒欣然叩其所得因謂近時講學者其說不一只為心性二字難明改齋深以為然顧行後匆匆未及究竟又兩年而改齋逝矣使其尚在余得與之下上其議論未必不歸于一也今其手筆亦有及余講學之說者開合數四感歎無已景陽其亦有以識余意也夫

劉文懿公享堂鍾銘

正德十一年秋七月庚子　詔贈故南京工部尚書安成劉公宣資政大夫配淑人王氏為夫人十三

年　月甲子復　賜公謚文懿贈以公季子刑部署員外郎秉監考績　恩謚從公嗣子南京工部員外郎秉常請也　命下中外之論翕然公初繼其父補伍廬龍景泰庚午發解京闈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于翰林擢編修遂削戎籍累官尚書以卒　勅葬廬陵縣南塘之原今二十八年矣墳前既循例建享堂至是始備鐘鼓鑪餅以嚴晨夕之奉範金有日秉常與其弟秉監謀曰贈謚　重典也鐘重器也宜有銘遂以幣來請欽順嘉其合禮敬諾為銘時則秉常已進郎中矣銘曰

天挺英姿孰艱其始自我軒騰于千萬里蔚著詞華深含德義用罔不宜媚于　天子勞殫若工望虛宅揆多士如林永懷遺軌營葬南塘特廑　勅旨夫人來祔並從先妣露栢霜松倏踰二紀　恩典載頒公則有子惟子克孝克感　宸衷惟　皇仁聖惟舊德是崇穹階以贈飾惠惟公光昭簡冊於穆清風享堂作矣式配其封惟數之備而器始克冶金入範莫重非鐘對揚　休命以震于無窮忠惟世篤懿以實洪於戲文懿百世之宗

思齋銘

友人張君圭貴名其燕息之齋曰思余不敏蓋嘗從事於斯而略知其說矣為之銘曰

有貴於己人人所同物或能蔽思無不通苟惟勿思狥欲忘返上智下愚於焉始遠嘉我良友忠信為基反觀內省以類而推視聽貌言喜怒哀樂當幾必研有動斯獲膏粱非旨文繡非華實茲天爵其貴曷加箕範軻書訓詞炳若要匪徒聞斯為善學一心旣立萬善畢陳敢銘齋壁以賛日新

留福堂銘（為都御史張公大經作）

於惟令族累葉潛藏蓄久而發式宏以光大叅挺出玉質金相學優則仕力敏才長及民有惠敷政有方存心制行罔敢不臧豈伊身計求福皇皇冀留于後爰以名堂賢孫繼起一鶚高翔三紀在服勤勵自強官長御史望尊巖廊歸承　優詔樂且無殃矧多才子克紹書香雲霄健翮千里頡頏宣水瀰瀰宣山蒼蒼茲堂信美名以實彰有蓄來裔惟德之行祗循祖訓永詠其昌

户部都給事中張君經載遺像

雄姿山立雅度春融氣剛而志正學富而才充歌鹿鳴而發迹標虎榜而登庸肅衣冠於青瑣司獻納於

九重侃侃乎匡時之論優優乎補過之功凜凜乎忠身之節惓惓乎致　主之恭菜綠姜衾素有聞乎至性顯肝徵膽宜全具乎天秉然慮及千年而浮生為己促官纔七品而流聞則無窮其浩然之在天地間者苟非益江湖之潤澤寧不助鼓舞於雷風也邪

再從叔父舉庭先生像贊

學足以為童子師而持身亦謹才可以為百夫特而見義必趨足跡江湖惟致勤父母之養襟懷風月曾不忘詩酒之娛繼承有子克廣令圖方怡顏於松菊遽畢景於桑榆噫彼其懸諸天者吾莫如之何已然

考其平生之靡慝豈不可以占其餘慶之有孚也邪

上模曾氏五世圖贊（有序）

此上模曾氏新廳一房五世圖也一世諱以浩號浩溪二世諱楚芳號芳林芳林實新廳祖而圖始浩溪者本其所自出也芳林三子季良季高季倫良號良心二子士通士鑑高號高峰一子士敩倫號倫窓三子士實士舉士珍六士之行惟士敩甫最後餘如所書之次焉第五世頗衆圖不能盡載載者僅三人首曰之儀良心孫也次曰之相倫窓孫也又次曰之雅高峰孫也於戲可謂盛矣盍觀於此而其世德可徵焉欽順泰士舉翁孫壻拜瞻有素景仰無已謹叙其世而系以詞詞曰

洵矣芳林新廳之祖允淑浩溪芳林之父新廳之盛實始二公三季六士益介昭融比于玄孫克承克似赫赫家聲光延五世非仁曷守非義曷為雲仍千億尔祖尔思

秀溪張氏五世圖贊

於惟華胄望我西昌百年五世世矣重光翼翼徵君抱才弗試比于曾玄多有名位一經啟後雙桂題坊儒師宮教太守侍郎貴或以孫九卿是贈仕或以醫

訓科是稱紆青曳紫騰茂蜚英近而益信死者猶生乃眷玆圖孝孫所作凡十四人貌皆儼若徵君有子亦謝徵書孝孫有父亦安隱居隱顯雖殊休明有自行誼藝能文章政事隆隆家棟實實國楨惟善之積而慶以宏彼積弗恒驟榮遄落曾是朽株可施丹雘休哉張氏源遠流長遺容濟濟生氣洋洋張氏休哉其傳無已勗尔後賢式遵前軌

自贊（有小序）

余近得良工為寫家慶圖并寫此像日月逾邁不覺四十年矣傳稱四十君子道明德立之時竊有愧乎

斯言因書數語以自勵時為南京國子司業已得請将奉老父還鄉期以晨昏之暇温習舊聞庶幾乎少有進爾

弘治甲子十二月朔旦整菴識

入官一紀惟是隨群行年四十爰始有聞厥聞伊何聖人可學昔豈不聞泛焉靡覺今其覺矣洞矚聖心川流山峙日照月臨人有古今心無彼此何以存之曰惟敬耳敬非有物要在不忘存久斯熟而外以方顏安屢空曾事于斯[illegible]志宜堅用工宜敏前途修短何慮何猜此生難得尚勿虚哉

劉咸彥行樂像贊

高樹凝丹秋江如練寄蕭散於扁舟挾童奴以為伴有酒有魚有琴有劒或泝或沿從吾所便遠而望之疑若晉宋閒人即而觀之始知為劉氏子咸彥也惟乃克家之敏既經營以致其豐是宜幹蠱之餘暫遊衍以忘其倦睇彼芳洲雲移物變幸清流之可枕復何有於他羨

碭山司訓梅軒龍先生像贊

道孔門之閎學而文不偶於主司挺漢相之風儀而官僅止於司訓每致嚴於行之修初不計其屋之潤

循循善誘作人遂破乎天荒翼翼小心裕後式資於理順故園虛窈窕之尋遺刻富清新之韻榮光之烜諒有在於箕裘轂譽之流將何分於遠近也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廷器像贊

貌肅而氣和言徐而行篤聰明出流輩之先孝友集家庭之福學之博尤致力於本原文之工早蜚聲於塲屋甲第高登虎符分屬僉曰吉人允宜華轂夙興夜寐政無怠於浚明植弱鋤強民以遂其生育既驗歷于兩州屢光華於薦牘河有巨防畝蕃嘉穀秋曹遷秩凜直道於祥刑錦誥推恩慰深悲於風木輒謁告以來歸胡遺榮之太速偉諸子之克承奉遺書而肯讀

鄉貢進士蕭君時堅像贊

貌不踰於中人而英風遠激學有見乎大意而細行亦矜其論辯之雄殆瀾翻而海湧其文詞之健乃鳳起而蛟騰茂天倫之篤叙藹和氣之薰蒸安蓬廬之偃仰謝偃室之趨承向令見用於當時得以發舒其素蘊心志既光明而不疚事功宜磊落而可稱豈意天年之早盡空期甲第之高登載瞻遺像邈矣良朋贊揚惟允永世足徵

潛江大尹二休蕭先生像賛

德性端方天資穎異文學夙成科名晚遂式膺一命之榮昭受百里之寄時當多事政尤謹於廢興歲且荐饑心克殫於撫字亶受直之無慚顧宜休之有二葢明哲固足以保身矧賢郎復優於繼志仰令聞之猶新眷遺容之孔睟爰繫述其平生用永垂於後嗣

南平大尹郭君本寬像賛

和厚之氣望之可親篤實之光近而彌著夙窮家學之源雅擅文場之譽科名甲乙曾無慫於所司宦轍東西乃一安於所遇妙甄陶於芹泮教以有成勤撫字於花封政惟多恕年未及而遄歸身既閑而日豫廣庭危樹載培可意之芝蘭白石清泉時撰探奇之杖屨方壽域之高躋總塵襟而畢濾雖述賛之非工亦見聞之有據也

潮州別駕咸表劉君像賛

貌魁梧而心則小文閎放而行則恭本自賢父兄涵濡之素加之明師友切磋之功多見多聞顧高科之不偶有民有社寧俗吏之為同服勤茹潔行簡持公嘉績連收於兩邑賢名遂達於　九重監州是擢恩獎斯隆雅望方諧於展驥遐心俄附於冥鴻松菊秋高已覺清風之可遡山林歲晚尚觀諸福之來崇

楊母貞節梁孺人像賛

盛年寡處執志惟堅　令有旌門曾弗少延持其完節以報所天相從地下無愧生前若乃勤以代終載廣其家之業慈而能教夙成其子之賢奉尊章而誠心曲盡遇嫺族而禮節無愆凡鄉評之未泯皆懿行之可傳者也竊取春秋之義式昭風化之先

繁昌司訓松澗李先生像賛

其貌清癯其中則腴有才有識有詩有書篤家庭之孝友端後學之範模既守經而不妄亦變通而非迂三世儒官允擅承傳之美八旬眉壽猶無揮灑之娛茲所以鄉評歸重清譽孔都而出入遊從之密蓋莫非君子之徒也

恩例冠帶西磐曾公像賛

良璞未剖幽蘭自芳言有稽於古昔行無戾於綱常廣會群居春風和氣族規家範烈日秋霜出入邁兩京之迹猷為增奕葉之光古貌巉巖心田則坦恩波浩蕩象服斯皇既踰八而望九況子肖而孫良賓席每虛於鄉飲旦評尤重於邑庠磐松挺翠籬菊滋黃天之所佑樂且無殃究儀刑之在望慚述賛之

非長庶少申於頌禱詎能盡其鋪張也邪

族祖粹然先生遺像贊

氣質凝重德性沉潛君子之交後生所瞻孝友篤於家庭而每懷靡及學問通乎今古而常若未厭其衿佩之及門者類若江皐之植其文章之得意者自比水中之鹽器堪大受才亦旁無謂千里其非遠曾一命之弗需然而華屋永存乎遺像架書靡墜於殘鐵其子孫之有立如此區區之窮通壽夭於先生豈足為嫌

臨清翁像贊有小序

翁曾姓字民譽余妻兄也嘗自瀕溪作堂以居扁曰臨清鄉人因以號翁而余實為之記今其子曰淳曰濟復以翁像求贊於余追尋作記時忽忽十一二年而翁之壽七十有六矣記中所述於翁性行已詳無庸複出直舉其壽之箋而推本以贊之其辭曰

猗人之壽惟德之徵翁德良茂壽宜愈增有汎愛之心有兼容之量事有斷而不撓言有稽而不妄怡然睦五世之宗卓矣為一鄉之望此余所以嘗為之記其堂又欣然樂題其像也

旌孝蓉江王先生像贊

貌偉氣昌而色惟康陋脫綺紈之習清含蘭桂之芳寤寐前聞惟志之卓步趨周道惟行之莊既旁通乎載籍爰大發於篇章諒逢時之有命肆懷寶而深藏孝感克周於大變友恭仍萃夫多祥譽本家庭而鄉評允協榮膺肇帶而令德彌彰至若襟懷之灑落談吐之鏗鏘接人之易直處事之周詳亦可謂兼有衆長矣玆怡怡於暮景惟懇懇於義方其收功而食報又豈淺近之可量邪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一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二

祭文三十首

祭太平知府王公文

嗚呼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自古雖然豈無卓爾惟公先世太守尚書公少而貴晚亦分符百有餘年有祿有位公視如無溫恭靜退出言舉足循矩應規若無不可而有不為三載遐邦令行禁止食之謡之大小咸喜庶幾黃髮以究厥施天乎何意曾不憖遺歸葬茲山其寧惟久生死交情炙雞絮酒嗚呼哀哉

祭舅氏羅翁文（正月十九日）

嗚呼吾母兄弟次長惟公孝友直諒古人之風公在初年讀書幹蠱出取束修入奉慈母家口數十視猶一身飲食衣服莫或不均亞卿（公族父也）有言汝家良睦彼富彼豪視之有恧曾惟大族禮正吉凶須公裁酌以適于中公于晚年頗厭紛擾後子前孫朝園暮沼龍坡春暖杖屨出遊登高眺遠其樂油油老父家居門墻密邇時枉過從談笑移晷吾母先逝幸公久存庶同老父頻對清樽將謂昊天俯從斯願孰意今茲奪公壽算嗚呼哀哉欽順無似早辱稱奇鄉科之捷耀以大旗遠佐南雍特屢枉視目擊清貧口贊心喜雖無旨酒亦暫淹留平安之報別後屢收頃乞侍親來歸故里見公康彊欣慰無比茲逢新歲緦服在躬拜公弗克公遽考終嗚呼哀哉考公平生諒無可訾沒世有稱訂于君子衣衾既備棺斂孔時哀號悲泣莫匪親知龜吉辰良祔于先祖水繞山環有龍有虎公歸奚憾生者徒傷少停風馭歆此一觴嗚呼哀哉

祭澄江先生尹文和公文（同郡舉）

嗚呼學之博矣或短于辭惟公通敏當代攸推文章事業兩得云稀經濟大略公復有之雄毅偉望清秩崇資遭逢

憲廟尤被簡知孰工為閤官屢外移

卒登黃閣參預政機　王言以大國是以熙

元良是保朝著是儀　重明繼照彼此一時奉身而退鄉有袞衣江山之勝可遊可嬉著述之富愈出愈奇踰八望九一疾不支訃音上達　當宁齎咨

謚從　中錫葬則有司公乎奚憾不朽在茲顧惟某等嘗辱提撕山頹梁壞何仰何依寓哀一奠有淚漣洏澄江明月悠悠我思嗚呼哀哉

祭黔國公夫人樊氏文

惟靈柔姿懿質毓粹含貞媲前保後不肅而成親則帝甥芳傳椒殿容德既閑蠶繅亦善明哉都尉式謹

相攸莫如黔樂豈必中州萬里于行上公是配蘋藻宵陳欒殽夙退篤生主器光紹前聞月行幾望桃實向蕡音樂在房亦惟静好曾是委佗而不偕老痛深骨肉有淚如澠喪車還葬卹典宜膺牛首峩峩玉顔永閟與此一觴縉紳之誼嗚呼哀哉

祭大司徒吳公憲之文

嗚呼才不虛生名不苟得必有勳勞效于邦國承流宣化激濁揚清兼資文武濟以忠貞四十年間知公有幾君子所資小民所倚我
皇勉勉方切圖終人惟求舊公遽罹凶天實生公著

名亦早胡不少延為傳為保嗚呼哀哉皐皐訾訾其玷莫知靖共在位公則有之赫赫炎炎其談可畏寵辱不驚公其無愧高冠初掛三徑已成論文尊酒樂我良朋佯與優游疾綿壽祉曾是哲人七旬而止嗚呼哀哉蓋棺論定好惡嚋私銘幽揭顯不朽在玆丹旐翩翩行就窀穸曷寫哀悰瓣香束帛交游之痛邦國之悲昭明如在歆此一巵嗚呼哀哉

祭都憲金公德潤文

嗚呼一第為階百年良遠何以克終其惟勉勉公由鄉校登擢巍科郎曹精彩如鏡初磨乃職旬宣于川于廣于贛擬金閩楚交響瘦姦隱慝公鑒惟明深山長谷公令惟行莫祥匪刑莫惠匪政凋瘵以蘇反側胥定通才宏量勤力小心何燥何濕何淺何深玄鬢欲斑外庸斯試旋軫留都式均勞佚乃佐邦政乃長憲臺不徐不亟陰闔陽開有周其防無罅不補遭彼權姦莫予敢侮功成身退壽考令終全人之目交口屬公訃徹 九重輟塵卹典出綸如紼俾幽作顯靈輀將駕素服盈庭齎咨涕洟豈獨親朋亦有瓣香來自千里報德酬知以後為耻吾儕宿戒與此一觴斯文之好何日而忘嗚呼哀哉

祭都憲歐陽公子相文

惟公稟質瓌奇抱才卓犖行事近乎中庸處心一於誠確鄉榜榮登甲科繼掇出宰花封春勻萬蕚晉陟烏臺秋高一鶚式膺副憲之遷躬提列郡之學既樂育夫英材亦兼瘵乎民瘼方面正員載光簡擢刑以時清政以時擴尹京府而令聞沛然佐都臺而清風凜若宜享遐齡永膺高爵胡一疾之偶需竟彌留而不作氣之當盡者既還付於山川用之未窮者終虛委於冥漠此上下之情所以無不盡傷而吾人之淚於焉為之迸落也丹旐悠揚長江空闊歸葬故山復

為完璞其等好素敦於同鄉禮宜薦乎清酌痛方甚而詞莫宣情有加而儀則薄嗚呼哀哉

祭常少劉務敎先生文

惟靈天資醇樸心地坦夷為石潭之孫而克繩其武為文安之子而善為之箕中舍承　恩光增東閣符臺進秩名著南畿旣兼工於詞翰亦克謹於操持遭權姦之亂紀甘廢黜而不辭陰霾旣廓舊物重縻爰被清卿之擢厥惟顯相之宜俄嬰末疾乃宿名醫方屢更而藥罔效疏朝上而舟夕移行金緋於清晝覩桑梓如平時小愈之歡僅洽長終之慘遄罹訃音遠徹孰不興悲欽順分聯伯仲韻協壎箎尚擬從遊之有日寧知再見之無期遙陳薄奠以寫我思公乎如在庶克鑒茲嗚呼哀哉

祭告故嬸曾淑人文

茲者柩已登舟安置妥貼時維冬半江湖水平晝多北風舟行良便兒子翊不離左右季弟復得告偕行早晚之間家庭無異吾妻魂靈其無恐無懼安歸故鄉以就窀穸一杯奠告尚克鑒知謹告

祭告江湖之神文

大江之神　鄱陽湖之神　章江之神　欽順不幸

喪妻封孺人曾氏又喪介婦張氏茲遣兒子翊扶送二柩由上新河發舟歸于泰和以圖安葬江湖浩渺厥有攸司謹以剛鬣柔毛果殽清酌用伸虔告神其保佑俾人情胥協風波不驚登岸如期副此惓切則存沒皆受明賜謹告

祭封編修陳公文

嗚呼鄉有老成一鄉之望儀刑所存奈何凋喪公以子貴惟德稱之出言不苟持行靡虧命服在躬穀華有煒會訂耆英養怡耳旨高年盛福以引以增後生小子是仰是承予秩再遷握章南院庶公一來式燕且衎安車未動凶訃遽聞愁雲黯黯落葉紛紛凡在官曹孰非僚友惻愴同情遙奠杯酒嗚呼哀哉

祭楊淑人陳氏文（月湖先生之配）

惟靈德門鍾美姆教時申祇循內則以慎其身清吏之支豐城之望爰得所歸其車百兩姑嫜允顯位號斯崇孝隆于始禮奉其終肅肅良人聖賢是企克配無違柔嘉而理欽于賓祀惠此宗姻執麻服澣居貴猶貧樛木垂陰芝蘭滿室撫愛之勤一如已出豈云徒愛尤篤教之乃其文行莫可瑕疵携赴鄉科庶幾聯擢胡不少須遽歸冥漠相夫之效錫命已蒙夙勤

九膽未覩攀龍嗚呼哀哉欽順等忝在同鄉飫聞德操儀鳳在贍失凰是悼風帆南泝寓奠一觴慰存悲逝詞短意長嗚呼哀哉

祭叔父守菴府君文

嗚呼惟我叔父一紀而孤我父惟兄是挈是扶是率是模以成厥德是度是諏以脩厥職先祖宦業吾父是承居家而理叔父之能惇本鄉方朝耕暮讀為所當為惟日不足公私無濟門户以光肆其餘力亦善詞章鄉閭我平族諜我定克厭群心亶惟忠信帝嘉我父早賜歸田荐封四品式介高年鴈序載聯華髮

相映子姓振振莫不承令春風秋月菊樹蘭階從容林酒和樂無涯大耋之榮方為兄喜如何一疾竟頹不起嗚呼痛哉憂勤惕厲靡間初終生平所獲有吉無凶名以德延謀以孫遠壽考令終旁稽亦鮮顧惟鄉族重失老成咨嗟悼嘆有識同轂嗚呼哀哉欽順越自成童粗知學習仰賴提撕爰忝科級間從家食興滿竹林逕于官邸亦辱來臨拜别嘉禾壬申之夏夢想音容纔如隔夜恩侔長育報乏絲毫遽承凶問惟有悲號斂莫致誠葬莫供役悠悠蒼天此恨何極一觴之奠其敢怠寬哀纏毫素辭達為難嗚呼痛哉

祭王宜學編修文

惟仁與義人道大端有生均稟去之寔繁所貴吾儒真知允蹈為臣必忠為子必孝時雖多變我則有常不幸而死其道彌光君世高明資稟尤粹學匪詞章務求諸内一官翰苑再犯逆鱗南離炎瘴竟殞其身新化方流
天子明聖彼獨何人構兹禍阱是非榮辱苟快目前百世之下容有聖賢旅櫬來歸江山慘淡求仁得仁君亦奚憾斯文之好遠大之期嗚呼已矣曷寫余悲

遷葬顯妣夫人告文

維嘉靖三年歲次甲申十二月辛卯朔越二十六日丙辰孝子欽順等敢昭告于
顯妣贈淑人曾氏之墓　男等卜以明年正月元日奉葬
亡父封侍郎府君于四十一都天柱岡之陽牛丫塘之上惟吾　顯妣禮當合葬謹卜明日丁巳之吉夙啓玄堂虔奉遺魄俯就新棺至日與　亡父靈柩同行往即永安之地伏惟鑒知

祭劉氏女文（甲申五月二十日）

父子之愛天下所同而吾愛之所鍾乃若稍偏於汝

者數年不見念之無已忽聞遘疾心甚憂之然以汝孝敬誠莊克修婦道宜為鬼神之所鑒佑冀必臻勿藥之喜以遂歸寧之願也豈期日復日月復月纏綿半載竟至此極遂成千古之長别邪天乎痛哉荼毒盈懷言莫能盡特令汝弟往奠一觴汝其有知歆我至意嗚呼哀哉

劉氏女周年祭文（乙酉五月）

汝生在室几十九年嬪于劉氏其數亦然命既弗長子復短折宗姻之論徒惜其賢昔人有言吉凶不僭令旣無徵於汝又安所取信於天耶倐再逢於諱日

驚歲月之易遷貞姿懿質永閟重泉惟見外孫女二人婉孌於吾前而已嗚呼痛哉酒以薦芳詞以達意一氣感通無遠弗至尚饗

詣族高祖樂志府君墓告文

維嘉靖六年歲次丁亥正月己卯朔越八日丙戌族孫南京吏部尚書欽順敬謁

族高祖考樂志府君　高祖妣王氏孺人合葬之墓再拜而言曰　府君去世垂八十年德積厥躬慶延于後子孫蕃盛咸篤孝思攺厝從宜獲茲吉壤山川盤互永永其安慨想明靈不忘佑啓詩書科第尚克有承瞻仰塋封良深慰感特牲清酌惟以薦誠謹告

祭三江先生毛文簡公文（丙戌春）

嘉靖更化朝多老成一其心力以迓休明公作春卿首嚴邦禮既飭既周神人具喜心勞身病夢繞南雲里門未入凶訃遽聞嗚呼哀哉學博而醇文清而婉德厚才克識精慮遠賢科首選謙約自持居無妄動進必循資甫陟桂坊孰其余沮竟長詞林孰非吾與經筵陳説亹亹其恭文場校閱濯濯其公乃佐銓曹遂聯八座多事之秋有嚴無過驅馳萬里捧　日而升化成可待壽顧弗增嗚呼哀哉議禮之難古今

所病猶幸殘經頗存明證品節有稽氏志斯定公之忠勤於斯為盛懋官懋賞　恩則非私病妨朝謁位許輒辭　錫之温詔春浹肝脾預期平復來覲勿遲公竟不來

皇心孔盡官豈不高用其未極易名孔令　卹典載申光昭青史一代全人欽順無能辱公同榜過賴公消善資公長星霜屢易乖隔恒多尺書往復不廢琢磨爰及晚年幸同史事筆削方啟去留復異從茲一别再見無期遡風承計有涕漣洏頃值家艱荒迷失度薄奠寫忱後時為負嗚呼哀哉

祭飆山先生章公文（丙戌春）

嗚呼天高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含公之問學德容之溫潤則并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萃精誠於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亹亹焉無時不勤休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極其形容而粗能道其大畧者也公之發身則聽歌鹿鳴省元卯榜吉士蜚聲公之歷官則翰林編纂評刑僉臬司成六館然而滿考之書恒少居閒之日甚長惟公論之交附肆屢騰於薦章 朝廷方急於用賢由司成三遷而正位宗伯公尤篤於自信自南雍一退而終老故鄉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詳其本末而粗能道其行藏者也藻思雄文忠言讜論折獄惟明誨人靡吝何王金許上遡程朱正傳斯在之死弗渝其所未為付之猶子出入門墻矧多良士謂公宜壽千百為期云何一旦失此人師欽順初涉仕途公方高臥竟以非才忝為公佐夕炙晨熏膏枯起惰巨海纖鱗欣然自賀研窮性命商畧古今何遠何近何淺何深奉違彌久懷仰無任屢憑過客貽我好音聞訃南銓亟圖遣奠家門驚心弗果如願奄罹大故孤露煢煢迄玆累歲徒抱微誠墓道春風青回宿草翼翼新祠栢題蘭椽敬遣頑兒祗薦蘋藻短誄無文中恍是倒嗚呼

新居落成祭告先考妣文（丙戌冬）

仰蒙 垂裕克遂詒謀惟此一區舊為重屋癸未之夏吾 父實考終于斯其年仲冬爰始改作堂寢相次傍翼以樓比及今玆工役方畢永惟吾 母存日已開厥基吾 父晚年復形諸夢時如有待事匪偶然今擬名前堂曰有開中堂曰思永後堂曰拱北式昭夢卜之祥仍寓箴規之意率遵遺訓罔敢自專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羞用伸虔告 英靈如在惠我無疆

祭劉壻咸宏文（戊子秋）

陰陽迭運五行交錯萬變不齊其機疇握求之弗獲惟曰自然莫致而至命也何言子之秀明識于初冠甥館得人良適我願往來二紀匪直情親論文講學所敬日新行已端莊性尤耿介孝友之稱孚于內外徐驅遠到衆所共期云胡中道倏與世辭嗚呼哀哉疾之初萌微覺中燥懼貽我憂諱弗以告徵於面貌始克知之百方醫療則已後時三歲孤兒八旬老母永訣丁寧載耳載苦手書囑我一札十行披讀未竟

淚下浪浪嗚呼哀哉玄室既營靈輀既飭視窆末由重我心惻平生所學觀象玩辭死生修短亦復何疑送往撫存兩兄一體慰子于冥庶其在此有殽維旅有酒盈觴靈兮不昧來格來嘗嗚呼哀哉

祭大司馬王陽明先生文（戊子冬兄弟同擧）

惟公才周萬務學本一心氣葢古今量包湖海紹斯文之墜緒躋斯世於平康豈惟衆所同期誠亦公之自任遭逢昌運服在大僚屬時望之方隆胡仙遊之遽爾固有光於建立曾未究夫經綸偉矣希文天章遼邈勞哉諸葛渭曲凄凉愚也弟兄夙欽風義交游

以世氣味攸同宦邸論文不在盈尊之酒歸途講學猶存隔歲之書約信頻垂盡傷何已素幃伊邇薄奠斯陳有烱精靈鑒此誠意嗚呼哀哉

祭蕭若愚憲副文（戊子冬）

甲子之秋鄉升秀士我之識君茲惟其始出入兩京過從二紀我之知君詞章政理閣辱書箋率單底裏我之懷君室遠人邇權任方隆生涯遽已我之悼君胡能自弭身後清名洋洋盈耳有永其聞克旋其櫬弔以瘵妨辭由誠累寓敬一觴靈其鑒只

祭告始遷西岡祖大觀府君請神主入新祠文

頃年改作祠堂卒底完美乃涓吉日用妥 明靈位正厥中禮從其舊 質堂府君位下子孫神主序列于左 章山府君位下子孫神主序列于右謹以牲醴用伸虔告 靈其降鑒是止是綏祐我後人永永無斁

祭告三代考妣請神主入小宗祠堂文（俱己丑十一月）

頃作小宗祠堂卒底完美式遵 國典以妥 明靈茲奉 顯曾祖考妣神主入居右第一室 顯祖考妣神主入居左第二室 顯考妣神主入居右第二室 亡叔凱風秀才神主祔于左序 故嬪贈淑

人曾氏 亡婦張氏 姪婦曾氏神主祔于右序謹以牲醴用伸虔告 靈其降鑒是止是綏祐我後人永永無斁

祭季弟允恕都憲文

嗚呼死生修短吾不復疑廢與得喪諒匪人為若吾弟之善始令終其亦可以無憾矣吾又何為哭之不足而繼之以辭邪葢英才之挺出恒千一以為期其陶冶於陰陽者既精醇之間值而玉成於君父者亦茸苦之無滋歷歲年其既久殆左右之咸宜冀仰酬於大造必有補於當時撫流光而自惜睎前哲以高

馳曾此志之未就忍何心而弗悲嗚呼天人之際誠有未易言者矣古今之跡豈無歷覽而周知者乎所以淚滿英雄之襟葢不獨孔明渭曲之師而已嗚呼痛哉甲申之吉爰契我龜玄堂深穩允協成規君行靡顧我老安資舉觴為別能不遲遲嗚呼哀哉尚饗

又小祥祭文

吾弟云亡余襟猶濕誰謂玆辰小祥奄及四方上下魂氣何之百憂余感知乎不知賓鴈再來荏苒仍吐子獨何為一去終古情深骨肉矧曰奇才長編斷簡觸目興哀物理固然如何則可歎此一觴庶其慰我

嗚呼哀哉

祭外舅西磐壽官文

中元追遠時俗所同思翁不見有惻其衷翁殯在堂神遊何許祇奠一觴泣涕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又

惟公德重于鄉壽幾於耄子姓振振率遵彝教東塢藏春西磐寄傲取樂能多其神不耗乘化飄然如夢斯覺諸福寔全幾人能到惟予小子好自髫年迂愚靡及愛助惓惓追玆退處頻侍芳筵餘歡未洽永訣何遽靈輀既飭于彼新阡寓誠薄奠有淚如泉嗚呼

哀哉尚饗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二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三

墓碑二首　墓表七首　墓銘二首

贈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夏公合葬墓碑銘

公姓夏氏諱傅字時訓別號訥菴卒弘治壬戌十二月十五日年僅六十又明年正月葬其邑范莊先塋之次時其子從壽官至戶部郎中而公亦既被封為承德郎工部主事矣郎中既免喪未即起會逆瑾亂政輙坐以罪除名及瑾伏誅官乃復始獲贈公奉直大夫戶部員外郎公配包氏亦自安人進封太宜人距公之卒葢十年矣後十有二年太宜人壽八十有一嘉靖癸未二月二十五日無疾而終時郎中以福建左布政使入朝歸至京口聞訃號慟卜以明年　月　日啓公之兆而合葬焉以欽順辱在同年雅相知先期具事狀緘書幣遣使走二千餘里來以墓碑見屬顧欽順亦抱無涯之慼久廢文事而書詞甚懇有不容以固辭者乃勉為之書按狀夏之先本陳州人有諱曼者從宋南遷始占籍江陰至公十二世而上世多顯曾祖諱賢永樂間以人材徵歷事有勞未及官而卒祖諱景昭鄉稱長者考諱瓛并隱嗜吟自號小靜以見志母趙氏出宋宗室家法嚴整

公生而穎異數歲誦習無人甫成童即以父命當家不克終學然家事井井小靜嘗被註誤公奮往就逮痛被拷掠卒無改辭事竟白母嘗遘疾晝夜不離榻前居喪盡哀歲時尤篤於追遠父母所嘗敬愛者遇之終身不變與傲弟處能有容哭其死痛若不勝因致羸憊樂道人善有不善輙面斥之賓客過從談笑灑灑所交厚者緩急輙為之盡力遇里中子弟隨事勸誘不自為煩博物多能於星命地理卜相諸家之術槩所通曉凡古書畫器物一過目頃真贗無遁情好事者多就公以求鑒定雅善繪事兼工刻鏤既自以為無益絕不復為晚讀醫書有得因嘆曰人生業儒上也其次宜莫如醫於人良有濟二者吾皆失之今老矣吾子孫幸識吾言其治家嚴而有恩自奉精而不侈雖片紙必適於用布政君自幼學即嚴督之禮致明師未嘗惜費受封之後有司屢請赴鄉飲輙遜辭其謙退又如此然壽不稱其所有故其卒也人尤惜之太宜人出同邑名家宋龍圖學士孝肅公之後父曰士礽母陶氏太宜人生有至性母病不食亦不食能讀小學列女傳而纂組尤精及歸公克承克相旦夕奉舅姑之養惟謹賓筵時薦皆迎意而辦見

公疾亟過甚常從容諫止之兩遭大喪贊公襄事幾無遺力陳氏妹家貧無子請於公致其夫婦與之鄰處而禮送其終夜常篝燈治婦工輒課其子誦讀盡二皷乃已子既顯未嘗色驕及其除名而歸亦怡然不以介意惟却冠帔不復御俄追奪令下笑曰吾固知有是也其後年益高家務日殷旦夕猶綜理不倦僮奴殆千百指錢鎛機杼各勤其事計日而獻功布粟有餘尤樂施予事一經其裁决人無不厭服者宗黨皆以女丈夫稱之子男二長即布政君時望偉然次從聖女三壻周瀌趙慎何惠孫男三長禎邑庠生

次禋次祐女一許聘華子信次子及趙氏女及禎皆先卒曾孫男一霦霖母王氏禎婦也守節以長其子亦太宜人有以成之事狀甚詳皆布政君所自述書其大者如此餘不能悉書也葢公所不足者年而令名之垂則永太宜人所不自享者逸而遺其後人之休則有餘凡　綸命之所褒鄉評之所尚孰非公之所以不朽而墓碑之刻布政君尤惓惓不置孝子之用心固如是哉銘曰

夏始南遷惟狄之避再建厥家式蕃來裔或質而處或仕以文提學判府表表前聞顯晦相秉亦惟天意長厚餘風逮公弗墜公多材藝内行亦修凜其剛直孰我敢佽私養公需仰酬俛應宣聖有言是亦為政惟賢克配天固畀之識高慮遠代終允宜勉勉相先克成其子高步天衢蹶而復起貤封有　命有赫其光其生孔淑没也不亡松栢成行永寧兹窆太史作銘洵于世世

正奉大夫河南左布政使劉公墓碑銘

劉之先本汴人宋季有功甫者來為吉州萬安丞遂留家邑城西奕世載德至今伯祖克平累官刑部尚書始大顯從伯父述憲及公官皆至左布政使再從

弟咸粟今為刑部左侍郎百十年間連三世比居大官文學行誼政理之長往往有聞于天下公諱挺字咸卓生質明粹從師問學穎悟過人以邑庠生領成化癸卯鄉薦弘治庚戌中二甲進士觀政兵部癸丑授武選主事己未陞員外郎辛酉署郎中事癸亥實授郎中正德戊辰以内艱服闋改禮部歷祠祭儀制兩郎中尋陞光禄少卿庚午邑人有通番事敗者時逆瑾竊柄雅忌江右士夫因偽傳詔旨凡其官京朝者皆與外任公遂出為湖廣右叅政辛未陞右布政使壬申轉左使移河南公為人精確端凝臨事尤不

苟雖處繁劇未嘗少厭初涖武選雲貴旗役冊適至同官疑其多冒濫欲盡革之公謂此曹素衣食於縣官一旦盡革將失所者衆詳其本末以為去留可也於是稽較累日得可存者十五六時大司馬馬公嚴重少許可閱公所上牘甚嘉之曰活者殆萬人矣武弁蔭襲新條舊貫乍離乍合吏易緣為姦公黙識無遺予奪皆自已出或挾威富輙求上比者一不顧曰法如是吾何敢私在武選凡十餘年所守如一日銓綜清整譽望甚隆間嘗輔少司馬李公閱邊李公卒于行公攝其事修城堡選將領補器械出精卒於私

役以實行伍諸所施設皆適機宜為少卿嘗被命勘遼陽軍屯同事者意有他忌公為梗俄以計解其使事在湖廣厲精句宣威立惠行無減其伯父長藩時也河南荐經大盜千里蕭然公初至盜甫平王師凱旋宴犒迎送勞費百出群僚相顧殆莫能措手公不動聲色區畫有方事皆贍舉人情大悅無何感疾間小愈益勤事事已而增劇遂不起癸酉八月五日也得年僅五十有六高祖諱昭年曾祖諱俊英俱贈刑部尚書祖諱廣華卓犖工詩翰考諱述勳累贈奉直大夫兵部武選郎中妣彭氏封太宜人奉直公早世公事太宜人甚謹恒得其歡心與二季居怡怡如也接人謙和有片善輙稱之不置為古章句步驟柳柳州字法顔魯公晚益奇偉精於易學鈎深剔微卓有定見遊其門者甚衆多底于成若吏部左侍郎汪君偉翰林修撰陳君瀾按察副使吳君山其尤顯者其器業宏裕士夫莫不推重都憲安成張公司徒安陸孫公冢宰樂平喬公知之尤深使天假之年所建立又當何如也配蕭氏同邑學堂官族封宜人男子一胆邑庠生男孫一宗健公卒後七年庚辰之冬始克葬其邑楊梅山之麓其年胆復短折又五年為

嘉靖乙酉公季弟搏以潮州府通判致政家居念公墓碑未刻無以昭示久遠乃為書授宗健來請余文余初仕京師與公鄰居往來為密嘗荷公有所警發益相尚以道相契以心者也公族弟邑庠生宏為余子壻復功判府君以請顧雖不文義其可辭哉事狀出刑侍君允為實録銘曰

峴岡之珍匪珪斯璋鄧林之植匪棟斯梁猗歟德門禎祥所萃莫出匪賢亶惟國器仕非徒顯名以實隆徃者弗覿盍觀于公王質瑰文有卓其行介不失人和不失正十年武選藹矣休聲軺車所至克壯邊城

分所當為盡其在我內陟非華外遷非左荊湖南北地大民稠旬宣之績人歌二劉晉長汴藩百紛填委會通在目從容而理庶幾黃髮弘濟斯時天乎何意而遽奪之世實需才才難自古蓄弗盡施歸咎無所高原鬱鬱斯卜斯藏刻辭墓道於昭厥光

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墓表

弘治甲子五月二十二日南京刑部郎中鄧君廷器卒于家先是君以疾謁告家居士友皆冀其復起至是竟不祿聞者莫不悲之是歲之冬其嗣子球俾其介弟瑭來南都謀葬事余諾為行狀又為請葬銘于其榜首太常李公公亦諾之而適以考績北上余亦得告隨侍南還皆不果為明年冬球兄弟葬君油潭之山余往與于執紼之役已而來謝泣言曰先子葬已緩誌未有銘雖則人事差池然不肖孤何所逃罪幸先生攺為之表俾孤等刻置墓上用少贖罪戾於萬一是所願也余重哀其志矧實知君忍使其平生遂弗彰聞于后顧行狀亦未脫稿乃芟其繁而謹書之君諱鼎廷器其字別號居易自幼穎敏過人初讀小學書至諸葛武侯范文正公事皆書顧學字于左師大奇之比長舉業既成猶以為未足遂負笈往從

一峯羅先生遊居久之造詣益深特見奬予成化癸卯領江西鄉薦明年登進士第八乙巳出知鄧州君性本慈祥其設施一以愛人為主時方歲歉首竭力救濟饑民賴以全活已而益廣儲蓄數年間積穀至七萬石收養孤寡凡數十輩察疑獄生死者六人於學校尤盡心激厲有方而誨諭諄切其於鋤惡亦果有罷閑巡檢王雩者橫甚人畏如虎君捕得竟論戍邊由是部使者交稱其賢署其考皆最弘治庚戌以外艱去任癸丑攺雎州其治雎如鄧重建廟學修築河堤士民莫不歸心且連知兩州皆有嘉禾紫芝瓜果竝蔕之祥頌穀屬耳又三載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戊午陞郎中其治獄務求情不肯有所遷就當其執議挺挺雖忤當道意不恤也然亦以屢執不合遂謁告以歸君篤於大倫事父母及異母諸兄誠心無間初其母劉既喪其父潛菴公遂析產以畀諸子繼室子惟君畀田數畝乃遠而瘠君拜受於堂下退靡後言後以進士居京師念公年老即奏乞歸侍事雖不遂然士友益以此賢君任鄧所得俸資必先以備養諸兄子姓咸取給焉其居公之喪他事一不聞問惟建祠堂以奉時祀合族人共爨以階親睦而已於處

鄉人故舊雖貴不變有貧已者亦接之怡然嗚呼能言者不必能行勉於暫者或違於久此士之通患也君於言若不出諸口而行乃能敏焉故其處則父兄宗族信之其仕則君子稱之小民德之而其感於物者又能致祥而召瑞斯豈可以偽為者哉雖其位止於五品壽僅踰於五旬若未足以盡其才而卒其志然視彼靜言庸違石中玉表者固已相去遠甚嗚呼斯其可表也已鄧之先由金陵來居泰和在宋有舉神童者數傳而至明遠娶冠朝郭氏始居今之鄧原

國初有以文行與同邑楊子淵羅子理竝稱曰崇志先生者君　世伯祖也曰原善曰永文君之曾祖祖也父諱鵬翀澹菴其別號性豪邁涉獵書史以君貴贈南京刑部郎中母劉實繼郭配蕭氏先君卒二母及配贈皆宜人男子七球璿瓚琮瑊瓏瑠瓚邑庠生其季亦多秀爽知向學男孫二梁槃葢君墓中之石未書則余書其墓上之石於其世有不容畧也

儒林郎合肥知縣曾君墓表

高明之冑襲　國恩而受官使所能終有令譽無忝其先烈者何哉端厚而周詳恬和而有恥守其道而不變則上下左右皆宜之是以令譽克終而於先烈無忝此其人固不多見然則曾君之墓余可無文以表之乎君余同里人也諱慶字曰慶別號延菴故刑部左侍郎省軒公冢孫六合訓導主敬先生嗣子君生質簡重稍長即隨侍公左右日領誨言讀書作文積累不懈年二十以公蔭補國子生預試京闈文卷已入等考官或避嫌落之後屢應鄉書竟弗利年三十九始為福建布政司都事小心善贊畫嘗供事試院力薦松溪吏陳明入試已而中式士論稱之歲當入朝私贐無所受幕中時有差遣知市舶之盤詰為人所趨絕口不言至如巡塩監織稽覈屯田類當涉

窮荒歷艱危與諸豪猾為敵讎擻至即承或助之治装輙遜謝竟其事皆辦聲譽由此遂起中以外艱去凡再任乃滿九年吏部通閱其考多褒語語出於御史者尤善遂擢知合肥進階食俸皆從六品從陞格也合肥廬附郭縣舊嘗掣肘君至則修明職掌體正而情通或啓以時宜結鄉宦飽權璫則可以要譽免禍君亦不顧顧戒石亭扁則曰是官箴也何可無創為之如式均叙賦役賑救凶饑務使實惠及民民焉氏市居習持吏短長為家一旦發其姦論如法有徽貫墨銀以贄輙峻斥由是政聲日章卒亦無能禍君

者幾以疾卒得年僅六十人皆惜之君平生篤於倫理為都事得閒輒取道歸省父祖祖父相繼沒二喪迭舉皆出君區畫而孝誠備至仍刻省軒遺德錄以傳處分家財一惟毋命待其弟庠生膺蓋老而益厚也二叔父與父異出視猶一體恒切切冀其有成自奉洎然而性喜修潔書畫服飾常自完整毋郭氏配羅氏余族姑君以都事勞法當貤封勸報不時臨終以為遺恨子男四南冏同用用邑庠生女一適尹憲副之子習孫男八戩咸感彧箴式盛試女四長適楊鴻諸孤既葬君西徑之原以余世姻雅知君來請書其墓上之石余文素拙誼則不容辭也惟君位未崇年未永其用容有弗究而聲譽之美所得良多一時名公如戴都憲廷珎秦司馬崇化張京兆宗厚皆盛加奬予徃徃見於文字非其端厚周詳而有耻何以致之先烈戴揚而垂後亦裕墓之有表固其宜也

封徵仕郎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公墓表

南京吏科給事中毛君用成聞其父封君之喪將奔歸襄事介同官葉君時用徐君可大來屬余書其墓上之石余辭不文不獲退而取徐君所為狀讀之則其事多可書者乃作而嘆曰噫是其墓之有表也宜哉顧雖不文書之其可不法按狀公諱倞字士能號石菴姓毛氏其先良鄉人曾祖從讓洪武間以部長從征定雲南遂留戍其地因家焉祖義父瑀毋曾氏公性醇樸而篤於孝友於治生尤善貲稍裕則推以與二弟而赤手自樹用此悅於其親季弟居祿豐莊越三程來省暴病以卒公慟甚為獨舉其喪長女適中江教諭裴昊昊卒老毋妻子無所歸亟迎以來居之便宅凡生事皆為之經紀其毋終則葬之子女長則婚嫁之而女氏訖完其節諸子皆教之學給事君既仕所面命若貽書若因鄉人寄語一惟忠孝大節是訓語不及他常言若能持身奉公吾死且瞑目其激切多類此也雅重然諾善平人之曲直而耻言人過人有窘急嘗傾己助之或貸而不能償則焚其券其接物和易下至僮僕遇之皆有恩平生不信浮屠惟喜延儒紳俾諸子有所觀法稍暇則觀古史於歷代事變類能道之蓋滇南人士稱之必曰先生而無不愛且敬者此公之性行可書也公賢而壽且康鄉飲禮行有司得公為大賓乃皆喜而公每謙避僅一再赴給事君嘗以行人奉使亟取道歸省得少師西涯李公詩為壽傳誦傾一時甫入科遇國慶推恩公

遂被　勑封如其子之官階徵仕郎而原配谷氏繼袁氏贈封皆孺人又三年為正德癸酉正月六日而公卒享年八十有四矣此公之榮壽可書也公祖父皆早孤而單賴曾祖母劉祖母魏守志不移撫之以立劉之寡也年方二十四魏之寡也年方十八相與引毛氏垂絶之緒而屬之公豈非難哉至公之世而子孫始衆積善餘慶要為不爽然非徒衆而已乃有給事君乘時而出以忠藎稱為　天子爭臣敡烈著聞而天下皆知雲南之宦族有毛氏也豈非盛哉於是　絲綸之命士君子之論莫不以善教推本於公夫公能以其子亢宗而二毋之節益顯是尤不可不書以昭示無窮谷孺人為處士竹窻之女柔嘉莊靜有中州舊族風範佐公甚得婦道而不幸蚤卒法當附書公五子鑑玉鎧錡鉉玉即給事君也鉉縣學生二女一適胡宇皆谷出孫男七曰清曰漢曰涇曰汶曰洪曰澄曰淯女五書以著其世他有墓銘在無庸複書

奉議大夫修正庶尹南京通政使司左叅議程公墓表

正德初年逆瑾方用事察士夫不附己者輒斥之時南京通政使司左叅議程公資望兼優吏部擬塡太僕少卿員缺及報下乃令致仕瑾既誅死言者多以公與劉東山諸公竝薦僉議當復起而公俄已即世君子皆惜其用之不究云先時公葬其配於邑之下露墟預營壽藏于其左其孤梓旣以公卒後五月奉柩而藏之及是其子壻蕭桂來南雍卒業乃手録事狀一通謁余再拜請書其墓上之石從余與公久相處雅辱愛厚誼固不容辭也公諱温字德和別號鑑亭姓程氏永州祁陽和平里人其先世家河南之上蔡曾祖惟昊元季為祁陽令阻兵亂遂占籍邑中祖子富考達蘭谿主簿再贈南京吏部郎中母劉氏出誠意伯之後宣府左衛千戶佐之女公自幼則從事問學年十六補邑庠生成化甲午以詩經領鄉薦已而卒業南雍與鄱陽胡大轂樂平程正之交莫逆甲辰登進士第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進考功郎中公外和內剛器質厚重言動必以規矩自官吏部於人物即克究心一旦考察庶僚公適為考功以贊太宰廢置無或不當大為縉紳所推太宰張莊簡公嘗以事有定見志有定守稱倪文毅公文以文行兼優廉能竝著稱皆薦其可大用於是有通叅之擢後野亭

劉公為太宰復當考察公以年踰六十即移牒乞休野亭持之不肯上曰君未宜去當與共圖天下事爾其見重於當時諸名公如是及歸林下杜門却掃平生所購書凡五百帙盡以充入學宮曰來學庶其有資有隙地在舍傍乃闢軒鑿池環植花竹朝夕偃息乎其間親朋至則談笑彌日足不及公府口不及時事遠近聞而高之公以正統丁卯生生三十八年而仕仕二十六年而休休六年而卒得年六十有八娶成氏　吉府奉祠正賢之女初封安人進宜人又置側室三人皆無子以伯兄壽官淵第三子為嗣即梓也女六人已嫁者四壻甯象賢蕭桂皆國子生劉廷瑜邑庠生其已字者一一尚幼孫男一人瑩顏太守華玉嘗為公記壽藏而未及詳其世其葬也故人相知者皆相去遠莫任為銘葬已而桂始託余余是用特詳其世以表于墓上其平生大節則張倪二公之評品可徵當為天下後世所取信宜不假余辭之贅也嗚呼公其不朽已夫

益陽羅氏松山墓表

益陽羅君[illegible]衡早失父事其母郭孺人甚謹孺人享年八十以卒葬其邑西二十里松山之原今十有七

年矣[illegible]衡恒痛念二親之潛德弗章思有以表著于墓道及其嗣子嗣秀以例升太學乃授之書俾請余文刻焉余既舊交且宗家固宜無靳於文於時屬公私糾紛則辭以不暇比余省覲還任嗣秀已注選而歸[illegible]衡復寓書其從弟太學生[illegible]元俾申前請余無以復辭也[illegible]衡自為狀云初祖號雲邃翁當宋建炎二年自廬陵巇下來居益陽八傳而至大珍生贈南京光祿寺典簿允恭寺簿生詩敎敎生考諱高字時升別號竹軒考氣豪志遠不屑意生業業舉于擅名邑校校諸士皆推重之累赴鄉科不偶天順癸未膺貢入太學旋丁內艱服闋之京遇盜于繁昌至月子河遂卒時成化丙戌十二月十三日也年止四十有四妣出同邑舊族天性純朴言動無所苟綜理家事尤容中年寡處子女皆未成人惟一女奴代給薪水復遭歲歉幾不自存所親欲令就產于鄉妣泣且言曰不幸夫罹奇禍所以忍不即死者為此遺孤一旦置之村莊與樵牧伍烏望其能世先業終不聽頹垣破屋處之裕如衣食婚嫁百需悉力經營兼資紡績既而豪隣有覬覦其居地者勢不能遏乃携諸孤幼徙依外家以居時從叔憲使安尚從公食亟令[illegible]衡

從之學學成中成化庚子鄉科旋復舊廬妣心良慰然以前此哭泣之過漸至喪明僶衡方卒業京師聞妣動須扶持遂決意歸侍周旋膝下凡十餘年一旦呼僶衡囑以後事且諭之曰他日居官務以忠愛為本下至僮僕輩一一呼而慰之翌旦遂卒殆若前知然者考妣生年皆永樂癸卯考四月五日妣十月六日也子惟僶衡一人初任淮安府通判陞金州知州以禮致仕女四人壻符善懷曹嶔胡伯川國子生蔡國聰孫男二嗣秀其長次嗣才孫女二壻陳仕學許栻俱邑庠生狀簡而文末復深致其懇余讀已為之

惻然有動於中既以悲竹軒之不幸及詳觀其寡孤之所以自立以克至于今日休又信夫天道與善之必然也夫吉凶禍福之在人固有常理然二五交運萬變不齊人之遇之未必皆偶故君子或有時而得禍惟君子而得禍此其所以為不幸而可悲也余雖未知竹軒如狀所稱亦可想見其大致而其始終之際乃如此於余心能無惻乎自竹軒既沒門户日以蕭條孤兒寡婦人固得而欺之矣孰知屈以時信晦以時顯不旋踵而光復舊物且有以垂裕後昆俾寺簿之宗于茲復振其福慶之集又如此良由孺人克盡為婦為母之道秉心不二教子以成所以迓承乎天者有其地也是則必然之理信惟影響而適然之數亦惡足多置疑於其間哉吾是用具書其事而推其所以然以為羅氏松山墓表

衛輝府學訓導楊先生墓表

先生諱佩字光郁以字行別號南阜居士姓楊氏世家泰和之高隴與太師文貞公同宗曾祖子友祖彦實嘗輸粟有司備荒　璽書旌為義民父敏異亦以輸粟冠帶先生生數歲則知學甫弱冠選補邑庠生與仲兄僮俱有名提學臨試率居甲乙之列其時文

既善尤喜為詩坐構行吟至忘寢食屢應鄉試輙不偶而詩名特著往往見知於賢士大夫久之始膺貢上春官再試及等授衛輝府學訓導守官清苦而勤於講授諸生多用有成凡七年以病謝歸歸五年為正德乙亥十二月十六日終于正寢享年七十先生孝友慈厚父既卒家事一惟伯兄處分後以母命析居所得土田有便於伯兄者舉以讓之無難色待諸兄之子一一有恩家故饒財自奉儉約而豐於賓祭尤樂施予同舍生有貧乏者月廩之入皆以周之族建祠堂首營致大木以為倡從弟有嘗陰謀為害者

先生恬不為動迨其妻死于疫與之棺而葬之葢其識量如此配胡氏有賢行先先生三月卒先生所為詩專用唐律多至數百千首而稿或不盡存存者皆藏于家惟當代名臣詩一卷梓行于世初先生年方四十即相其鄉鶩鼻峰之下預營壽藏嘗作詩一首云殘編於我老將至預為夫妻身後謀自古以來無不死此丘之外更何求已知處世眞如夢何必葢棺才是休親見四周風氣足青山不動水長流及將屬纊又作詩一首以自輓云平生清苦承先德不覺光陰七十年無命無才今巳矣有生有死古皆然休論教職俸橐盡敢謂名臣詩句傳回顧南皐春意舊鶩峰江近水涓涓凡其詩之格調大抵類此而其為人大致與夫始終之際二詩亦可以槩見矣其孤曾茂旣以先生卒後七日奉二柩合葬所豫營處曾不遠千里來金陵謁余文將刻石表于墓前先生從兄之子平為余女兄之夫忝辱交於先生尤厚無可辭者乃㨿先生孫壻邑庠生王曆所述行狀取其世德之實學行之美書之而特著其詩二首以見其所成如是庶乎後之讀者知而信之也嗚呼先生其不朽乎

濟南府知府蕭君合葬墓表

前濟南知府萬安蕭君謝事家居之八年年甫六十有三正德戊寅八月　日以疾卒先是歲在癸酉君得吉地於其邑之荷塘山旣以葬其故嬪王孺人遂營壽藏以俟前卒之數月適余蒙　恩歸省君以其子皐來訪首出所自書行實一通王憲副正朝所書孺人行狀一通示余請合為一文將刻之碑以垂示無窮余頗疑乎其名然誼有弗獲辭者旣復以書商確書未報而訃聞矣悲夫皐襄事有期乃奉君遺言來申前請顧雖不敏忍不為之表著以慰君於地下哉君諱柯字升榮號黙菴姓蕭氏其先有希宗者自龍泉尚洲徙今萬安之龍塘至君若干世矣曾大父雲巖大父用器父諱翀母泰和長溪曾氏君生而穎異年十一二巳能賦詩綴文提學憲副夏公奇之養之邑庠畀之以遠業成化癸卯遂領鄉書又十年始克登進士科居二甲前列改翰林庶吉士學識益充踰三年授雲南道監察御史其持憲有體雖嚴而不苛嘗巡京城督馬政按四川凡所剖斷激揚多恊公論考績書最　勑以其官封其父而贈其母孺人配王封亦孺人兩遭家艱荐經數載比還臺遂掌三法司奏牘俄有濟南之　命至郡方值歲歉君亟以

賑濟為務防制盜賊招撫流亡伸理寃滞孜孜如不及於學校尤加意作興已而郡庫之財有用之不以其法者君發其事事聞　上罪坐巡按御史竟死獄中言者因以是及君君遂坐免遇有相慰問者則曰吾無愧於心足矣他何計哉君謹飭自好而篤於大倫四兄早亡與其弟協心幹濟以養父母提挈諸遺孤子俾皆底于成與人交意氣驩然而未嘗苟合雅善舉業由鄉舉入太學堂試屢占首選從遊之士常數十百人鄉試之年嘗一為四川監臨官兩為山東掌卷官所刻程文往往經其潤色其他應酬之作亦

皆有思致有松鶴軒文集藏于家孺人諱恩珠正朝憲副從兄正中之女也性明慧通女誡諸書及歸君能以勤儉佐其所欲為彌縫其所未至而從臾其進學尤力用此甚為君所敬禮事有未合未嘗不與之謀謀出多稱君意即所不可君亦終不行也及君自濟南入朝孺人在邸疾且殆猶戒其子遣報平安如常日曰無以是撓而父心其識慮深遠又如此家道之成非偶然也卒年五十有一實正德戊辰正月十四日君凡二男二女孺人出者男即阜邑庠生績學有待女適同邑廖民頌先君卒幼男曰夔女許嫁同邑王氏者側室黎氏出孫男二仁孝余家去龍塘伊邇余初遊場屋已識君名其相與定交則自癸丑同升始既而兩家婦子又同舟北上情好之篤莫或加焉迄今二十餘年而死生離合之際有不勝其可感者矣君名位不為不顯文章政術亦皆有以自見所可惜者退休之日早其於建功立事有遺力焉然以其未老之身而獲夫優游之樂又能明乎必然之理而順夫來去之常可不謂之有終也乎斯其可表也已葬之歲月則正德庚辰　月　日云

廣西太平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知廣西太平府王公以職事入　朝道經故鄉疾驟作留治數日竟不起正德二年十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三諸孤恭等卜以次年十一月己亥葬公雲亭鄉小溪茶頭山之原先期具公事狀拜余請銘余游公父子間不為非知公者顧德薄名頽有言不信其何能永公之存用此固辭而其請益力曰葬先公而不得先生銘猶弗葬也恭兄弟何所逃罪茲大事也敢二三乎余感其意勤乃為執筆公諱俅字去矜姓王氏王氏自晉太傅導始盛於江南其後有崇文者嘗剌吉州因家于吉至宋戶部侍郎贊又徙居泰和

故公世為泰和人　國初有以文學徵為諸王說書學者稱竹亭先生公之高祖也曾祖字伯貞官至瓊州知府有惠政民祠之至今祖諱直累官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端父諱稹好學篤行楊文貞公嘗說王以與之以公貴封中書舍人加贈南京後軍都督府經歷文端諸孫凡十數皆名能守家法而公最良年二十四以文端遺恩授中書舍人歷陞南京光祿署正後軍都督經歷凡三仕率九年勤慎周詳未嘗有過弘治甲子始擢知太平太平地接蠻荒法禁積弛強猾蕣鼠習爲固然公至首鋤厲民者數家酏盜鑄之魁一人戮妖師一人豪姦屏息群情大慰乙丑歲歉以官粟貸民約令輸息十一民以不饑息既入併他所通融分儲府之三坊為廩者九乃定為義廩法將隨歛隨貸不復取息期於久行大新學宮增補弟子員時臨視其勤惰讀書令自小學始又取古冠昏禮俾其講說推行游宦死太平者積數喪貧不能歸皆為資遣之俾歸葬行旅入境死喪疾病處之各有條其施設規模類非俗吏所及也公器局修整惇行孝弟毋宜人歐陽氏早世每語及輙泫然事伯兄能敬以和觳色之娛絕于耳目慱學

多識兼工詞翰而不以自名接人甚恭雖童幼必與為禮識時知變然不茍為同在中書時鄉人李孜省以左道幸朝士多出入其門公迄無一跡其遷光祿卿當國者嗛公持論高語嘗侵巳故以抑公公不為悔也督府卒有獲罪於其母者法司當以大辟公察知無大故呼其母諭以天性之真母大感悟泣下詣法司自實獄竟罷復為母子如初母病且死囑其家人世世無忘王公德公仕中外垂四十年其忠厚之存隨事及人多矣而得行其志之日淺故於建事立功有遺力焉然考論其平生大節則世之知公者未有不以公為君子者也初娶楊氏文貞公孫女早卒贈宜人繼任氏長樂知縣衡之女封宜人五男子愈恭愚思愨愈乙卯舉人恭邑庠生思辛酉舉人文行皆有稱而愈先卒二女子大司成羅公之子鐽建德司訓劉先生之子廷儒其壻也孫男二女四公訓諸子恒曰學以言行為要謹言正行必始于家庭干祿非所先也嗚呼公其有見哉銘曰

儀維德隅恭維德基道豈遠而文端我師望之顒顒即之雍雍寔其蹤通為邦有庸弗違者天世欽厥傳歸寧斯阡於千萬年

李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李氏諱穆字元載吉之泰和人泰和自國初以來號稱多士其尤顯者文學勛業往往追配古人或乃顛躓於時負其才終不獲展而深培厚積以大放厥辭者亦多卓然有可稱述先生其一人也先生方幼學屬對已有奇語長而益務博覽性復強記逈出其輩流賦詩作文不拘一體宏肆簡嚴各極其趣裁剪之妙幾於自然於叙事尤長有條而不紊薈平生所作名寄寄集者凡八十卷所修郡邑志處別為部又數百卷嗚呼可謂富矣其才如此而其用

弗究豈非其命哉先生年三十有四始以虎賁左衛軍餘中應天府鄉舉明年得官南樂訓導將滿考會其令以官地私媚貴人先生不義其舉發其事被逮至京竟坐兩罷後雖申辯得直第令以冠帶家居士大夫聞知交致書幣以講學著書為請由是蹤跡多在荊楚間因以寄寄為號所至或數月或一二年留滯久之而先生老矣既倦遊而返則與諸故舊為真率會閣老澄江公尤重之每見必酌酒賦詩奕棋相笑謔以為樂如是者又十餘年年八十有三正德戊辰八月八日以疾卒其始終之際如此先生為人坦亮和厚事親孝待諸弟姪有恩凡授徒所得束修皆持歸以為親養晚年喪母諸弟請具適有潤筆金數十即以授之介弟元平以翰檢遷官廣東過家病卒倉卒無以為歛即歛以己所備棺於親戚交游禮意無不周洽一飯之德終身不忘必報之乃已而尤喜施德於人在南樂有竺簿者嘗被誣為言於所知得釋竺致五十金為壽先生曰吾所為言義也奚以利為竟不受嘗客武昌見民冬月渡金沙江多溺死者亟以啓事白于當道乃倡為橋以濟後因為浮橋為利至今其教人有方多所成就如曲沃二耿　縣二

戚尤知名所作真行篆隸諸書學者亦爭藏去以為法薈其性行與其及人者又如此曾祖文佐祖克禮太保王文端公為銘其墓父諱玉璧博學工吟咏有詩集若干卷藏于家母劉氏以元平貴贈父翰林檢討母孺人配蕭氏先卒子男四長仁繁昌訓導次佾仕信佾信皆為儒仕為郡掾女二長適上模曾拚次適雲南按察僉事曾顯孫男九長潮鄖陽學生次鴻潛漢沔溫淙瀠洲女四長適藍田蕭傑次適濠下嚴縱餘在室曾孫男二曾音先生初葬其配于五十六都佛獅印西南為雙壙而虛其左疾亟遺言諸子善

自立且令合葬無違卒踰年諸孤始得葬日於十有二月　日佾先事來請銘先生欽順父執盍嘗獲侍教焉茲其敢辭不敏乃據先生所自書年譜及仁佾所補述事狀叙次如右而為之銘銘曰

齊景千駟伯夷首陽同歸于盡芳孰遠揚兒童所羡金朱煌煌孰云不朽德業文章嗚呼先生才高志剛栖栖一世抑又何傷遺文百卷其存者長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三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四

墓銘十二首　墓碣一首

南京戶科給事中劉君墓誌銘

君姓劉氏諱紘字景瞻吉之安福人漢長沙定王子安成侯蒼之裔其先居湯村君高祖敦復始徙今葛洲再世得忠愍公球以大節聞天下而族姓益顯及君為給事中於南京戶科從子兵科給事中持矣淮安知府持慶又同時起毅烈益其盛如此君既居言路與諸同官一心多所建明如論竇給事不宜深罪章實君具草尤有關繫又往往獨言戶科事言皆溫厚而平正可據以行正德壬申六月忽被錦衣逮先時君以職事入朝道淮陰有巨璫驟至持慶方侍君語未暇省璫璫怒即騰章誣詆持慶并中君獄成持慶坐免君得白還任然已因暑致疾醫療久之竟不起癸酉正月二十一日也得年纔三十有六人事之變固有屈有伸而長逝者已矣嗚呼是豈獨劉氏之不幸哉君自幼開明遇先生長者談名理及古豪傑事輒拱立注聽長益深造遂以春秋擅名邑庠弘治甲子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授汪陰知縣時海寇擾鄰境衛甚民洶洶君至首料丁壯為備備甚設卒保無

廣堂左右立二厨分收案牒日以次發視決遣而謹其扃鑰定擬賦役覆視必再三由是吏絕姦欺刑清政平民小大無不服者時詣學視諸生業且問興革所宜一日諸生以修學請乃從容風曉俾歸各謀于父兄居無何相次以名來上計楹授任聿底完美少師石齋楊先生喜而記之逆瑾勢方張郡縣率以賄爲悅苛政亟行君若罔聞知顧民間有隱田久逋輸稍稍摘取之以彌縫歲計而已前令涂禎既入臺忤逆瑾以死士民悲思不置君立主于名宦祠祀之或危其舉一不顧愛民惜費至輟堂食錢以益賑卹受獎勞取具公帑甚廉葢爲江陰四年而擢戶科又踰兩年而卒君性質端重寡言笑喜揚人善人或道機穽事輒頻蹙不欲聞祀先延賓務致豐潔其於自奉泊如也曾祖伯文以忠愍貴贈禮部主事祖珪父釗以君貴贈南京戶科給事中母王氏贈孺人配謝氏封孺人子男二禴禝女二君之卒也六科同官與吏部兩歐陽郎中實經理其喪事司勳復爲狀以禴來謁余銘將歸葬其邑　之原嗚呼余何忍銘君也伻來告曰以己未發引不得已勉爲之銘葬在

年　月　日銘曰

白而長身有蔚其文朝綰銅章治轂夕聞乃陟黃門當幾必果靡遺弗拾靡獻非可追榮所自式被
恩私焚黃墓道指日爲期病不及瓜沒有遺憾昭示方來美銘非濫

中順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墓誌銘

正德九年夏南京太常寺少卿劉公以疾求致仕
優詔賜允既還里居以其年十月十二日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三諸孤壽等將以　年　月　日葬公　里　山之原乃奉翰林庶吉士尹君襄所述行狀走數千里來拜余請銘余與公同官南京有年晚辱同事不可謂不知公也銘安得辭按狀公諱稱字務教别號拙菴系出漢長沙定王之後世家永新城北曾祖諱元傑贈工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妣歐陽氏贈淑人祖諱髦鄉舉易魁隱居教授學者稱爲石潭先生封翰林院編修贈官如曾祖妣楊氏贈淑人留氏封太淑人考諱定之累官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妣賀氏張氏贈封俱淑人公賀淑人所生文安第三子也成化壬辰以任子授中書舍人滿九載陞大理寺副仍掌中書事又四年陞南京尚寶司丞丁

張淑人憂去位服除陞尚寳卿又八年遭賊瑾盜權變亂任子成法或相先以賂得免公誼不肯遂罷歸歸逾年賊瑾誅死乃還公前官滿考遂有太常之擢授階中順大夫比其致仕僅亦踰年爾公祖父皆名重天下而公天資純樸守其家訓惟謹歷官四十餘年寅畏小心未嘗有過其家居每夙興輒詣祠堂焚香展拜已則就省張淑人安否遇有疾必躬侍湯藥不離左右及其卒也執喪甚哀而禮亦稱之接人謙厚質直不爲矯飾其言若不出口至論先朝典故古今人物出處則屑飛繩貫終日無倦公退常博覽載

籍吟詩合律作字雖倉卒無一筆苟士夫之論皆以爲能世其家云配廬陵胡氏封宜人內助有方閨門整肅子男四長壽國子生次福富尚女四嫁賀柄賀宷蕭應寵蕭湘孫男七女四凡狀所述與余所以知公者皆同余爲之銘宜也銘曰

石潭之孫文安之子祖父高明難乎其似似之惟有有行有文家轂載延有馥其芬優游兩京位登四品逾六首丘知幾則敏惟終之令子始彌光遺基有付亦曰肯堂

成都府同知致仕李君墓誌銘

成都府同知李君致仕家居者七年年五十八正德丁丑五月十一日以疾卒余其同年進士也聞訃則走哭于其家弔其寡孤問其喪具而退既踰月其孤黌等奉監察御史李君師文狀來請葬銘余不文念於君之葬也無能爲助遂勉從其請君諱儀字公著別號虛息其先鎭江丹徒人曾祖福洪武初徙實京師始占上元籍祖惟善父元昭皆有隱德君自幼頴敏彊學善記弱冠從故方伯吳秋堂受易爲門下多士稱首弘治壬子以應天學生領鄉薦明年會試中式　廷對　賜同進士出身歷知江西之新昌山東

之冠同知四川成都府中遭家艱者再居官前後不能以十載而皆有名初至新昌値寇賊群行即躬練兵民爲備民驚從者皆招使復業轂張實副卒能上下相保寘橫民盧希淵於法及其諸子境內震服臨江王張二姓格鬬王殺張一子懼罪乃殺丐者三人稱爲己子以誣張累訊不得其情後乃屬君君問死者皆有婦邪各以婦氏對徐檢視黄冊驗諸死者及婦名氏張具有之王一無有也於是刑王婦婦即吐實曰受顧來爾事乃白冠俗死者多從火化君求不食之地爲漏澤園以與民葬埋俗由是變勸學禮士

補助貧乏之士民皆歸心焉其爲同知嘗攝守重慶時劇賊某者率其黨蔽江而下人情洶洶君百方備禦江兩岸皆置疑兵旗幟鮮明金鼓之聲相屬盜相顧叵測竟潛遁天全六番二招討以茶利相讎殺往來道阻播州當嗣宣慰者與其庶兄不相能日尋干戈騷動四隣監司皆檄君廉問至則一引大義責之且婉爲開導遂皆感悟頓首謝不避願受約束還報監司皆迎勞以禮然君素羸弱頻涉危險勞瘁甚病且作遂以致仕請堅請而後得之家居清約無異寒士而綜理詳密雅好吟咏有虛息稿若干卷藏于家配王氏子男四長鰲先卒次即黌次鱗習舉子業次魴女三長適王知州子儒次適倪主事子霆次適張布政子志孫男二祖夢祖繩女二君於義利能知所取舍既終母喪父又疾篤兄子求分異即請悉以家產與之播州贈累千金見即辭去此皆有足稱者葬以

年　月　日墓在　縣　里　山之原

銘曰

學優乃仕光于累試爲柔爲剛應變不常宜仕而止
式全其美居逸而動以詒厥孫其存孔厚而嗇於壽
沒也不亡睎此銘章

義官蕭公墓誌銘

公諱珹字景卿別號退逸姓蕭氏其先自瀘源轉徙社坪再遷今泰和城西之茆園凡若干世矣曾祖仲齡祖貫之父元獻貫之爲溧水知縣有能名其世父伯齡以進士卒官寧波同知伯兄薦之亦以進士知高要而卒仲兄引之以子少司空曩貴封左通政蓋百十年間領科名登仕版者相踵家門之盛鄉邑推之公生而資禀端厚務就外傅日記數十百言長益深造大爲少司空所器許甫弱冠遂喪其父俄又喪其伯父大父母垂老諸弟多未成人而公私百務日滋出公於送死事生養老慈幼應門幹蠱一切盡心力爲之且惓惓督諸弟于學俾無忝厥世處宗鄙以和以度未嘗有疾言傲色見先生長者爲禮必恭其交接之周雖童孺亦無所忽諸父仕既顯聲勢烜赫公當其時方精爲諸子擇師程督之嚴無間晨夕稍暇則課僮奴力耕稼外此無他慕者雅好賓客客至爲具必腆家有餘積往往推以及人弘治中嘗入粟助公家賑饑例錫冠帶公儀觀瑰瑋設施優裕既拜錫鄉人僉以克稱其服爲公榮之比及晚年顧諸子若孫職業之修皆可觀因以退逸自號其志亦可見

矣正德己卯二月二十日以疾終于正寢距生正統己巳六月四日享年七十有一配曾氏多內助子男四庠廩廪廣廩廣嘗例授 淮府典膳孫男十一仁傑儼仰侃修偕仲倫侹僅仁儼俱邑庠生女三其壻贛庠生曾應鳳西原羅光鳳余次子邑庠生珝曾孫男五朝鳳朝賓朝用朝魁朝宗女三諸孤卜以辛之年十月辛未葬公雲亭鄉下梘之原先期奉平樂貳守叚先生所述事狀來以墓銘見屬余於公伯子舊有斯文契晚獲與其季連姻因以知公之平生頃余還任南都公携酒殽追送十餘里盡懽而別其時方

盛暑而公俯仰酬酢竟別無倦容且飲啗皆勝孰意其遽止此也然其始終之際如此可不謂之福人也乎是宜銘銘曰

世累簪纓於赫家聲含醇以生昌辰是丁不競不倖
識慮惟精以篤于成以永其盈曾不百齡大命俄傾
地有留耕允穆鄉評蘭玉交榮身後之禎尚覩茲塋
俾表崢嶸

旌義冠帶介軒劉君墓誌銘

君諱述倫介軒其號姓劉氏嘗奉入粟例受冠帶之旌先世本汴人宋之季有功甫者來丞萬安因留家邑城之西其後裔日蕃且多才傑入 國朝尤盛仕而名位有聞于天下者若故刑部尚書克平湖廣左布政使述憲河南左布政使咸卓今南京都御史咸栗父子兄弟踵相繼也隱而名號有稱于鄉邑者則君其一人焉君曾祖正年祖德英父廣宣正年仕元爲瑞金丞與贈刑書昭年公爲再從兄弟皆功甫之曾孫也君生五歲而孤有兄述夔僅十歲母孺人鄒氏年甫三十守志不貳以撫二子其伯姒周亦早寡有子述傅相與同志同居後十餘年而述夔又卒家事日就衰落君夙夜圖惟自振罔敢懈督視耕作生

殖貨財爲之皆有方積累久之益恢于舊貫乃與述傳協謀作堂以事二母堂成其伯父浦城教諭有臨以雙節名之廣東布政使周公鐸爲之記一時人士得於見聞者皆相與稱頌二母之志有成而二子者爲能無負也有司察知其實將奏請旌門之典鄒孺人俄以疾卒例不得與獨周被旌君既早孤事孺人尤謹孺人性嚴急每婉曲承順務得其歡心及謀葬孺人既得善地因奉移其先君之柩來合其謹於送終又如此顧以旌典弗逮每一念及輒慊慊不自釋云君性剛直而厚於倫紀言動詳審取予分明族有

公使錢籍在祠堂君計所儲未足以周於用請得而蕃息之比其入也倍焉族老長良喜命子弟勞之以禮君再三辭謝曰此分內事爾何勞爲衆益賢之房孫鑾卿嘗舉家病疫死亡相枕親戚無敢入其門者君亟以鑾卿歸視家人善視之審其藥食而時時進之旬日疾良愈留不即遣旦夕撫教與諸子均踰年乃聽其歸立門戶鄉人有曾華山者典司縣庫嘗寓食君所食畢忘所挾官錢而去君見而收之有頃號而來曰食客多矣將誰詰身家之禍今至矣君迎謂之曰無患輟而泣吾以歸汝出其原封授之華山驚

喜泣拜曰公活我公活我遠近傳聞益用高君之義曰斯其所以爲介乎平生與物無爭非公事未嘗涉迹公府諸子皆教之學其季尤穎敏則遣充邑庠生學行之端信於朋友君享年六十有七正德丙子十二月初八日以疾終于正寢臨終精明不亂諸子環侍囑以孝友勤儉無忝我又顧其季子若婦言曰汝尚無子宜審爲圖言畢命取酒正坐三釂恬然而逝配蕭氏出同邑南門舊族賢明善內助子男四斐彦能宏宏余子壻也斐早卒女一適泰和庠生曾用孫男四軫卿鐵卿　卿亢卿女二君卒後數月宏以毋

銘甚不通

命來南京拜余請葬銘問其期知未卜也余因與論古禮及鄉俗之弊曰玆事何可緩汝歸與諸兄其速圖之銘吾宜爲審日月有期不汝誤也及是乃來告曰將以庚辰之歲　月　日葬先君於邑東田心里塘下山之原石巳具敢請乃按宏自爲狀及求得其族譜詳考其世次爲之論著如右而銘之銘曰

遐思以忞忞式亨厥屯無曰亨只孝之篤義之遵慈弘于教以垂永世之仁其蓄其大其有弗洵

封承德郎禮部主事前建寧推官孫公墓誌銘

公諱庠字尚禮姓孫氏其先濠梁人六世祖仁從

高皇帝起兵始家于滁其長子聚克有武功世官正千戶次子慶是爲公高祖慶生會會生和皆以善人長者稱和生允恭卒官贛州教授教授生公公有子七人其第三子存登進士第今爲贛州知府比三世以文學顯於是孫氏蔚爲滁之名宗教授公經術通明由鄉舉歷教嘉魚贛州兩學諸生多所成就如都御史李公田御史孔公儒尚書董公越其表表者公早承家學成化癸卯繼舉于鄉六上春官不第弘治辛酉始擢建寧府推官至官創作理刑廳日勤事事獄無小大務底於平而亦無乂淹者建俗貫服毒草

以死誣人公得其情率反坐其謀主俗以衰息有殺人而泯其迹者吏不能得至枉坐平人當道檄公與温州郡官雜治之公默禱於神得異夢焉旦閲諸囚有張烏眼者後其衆以伏公命前之曰殺人者汝也其人惶駭具服出其殺人之具于河而枉者遂白閩浙間相與驚異以爲神白水洞盜起官軍往擊之屬公督餉餉道多灘險苦難繼公令以苧布爲囊囊其米遇險輙負以之夷竟事平餉以無乏他如督逋賦輯礦徒皆有成勞可紀然性素剛直時爲守者所爲多不法公常顯諫陰諷冀其能改乃竟爲所中傷罷而歸歸則益留心於教子動以義方不徒文藝存初仕爲禮部儀制司主事三載考最獲封公以其官階所得　命詞甚寵公每寓書京邸必勉其盡職且令兼習刑名曰此用世所須民命所關也晚得雙泉於醉翁亭西乃作亭泉上品其風物釐爲八景因自號雙泉居士又營壽藏於城北之龍蟠岡名曰安樂窩時時携客往遊登臨觴詠樂之不厭也存旣領郡持吳白樓先生文歸以壽公賓筵無虛日已而從公游於窩上公飲酒甚歡因諭之曰汝觀我我壽殊未艾也而有君命何可久泥於私翼日遂親送之登舟而誨勵加切州舉鄉飲欲得公爲大賓以公前此屢辭乃具輿從踵門固請公時年已八十至則進止拜興皆中節度邦人士益高仰之無何喪其長子因感傷致疾醫療踰月竟不起嘉靖甲申七月十七日也其生正統乙丑十一月二十九日原配李氏　伊府長史傑之女贈安人繼黎氏滁州衛指揮全之女封安人七子者長孝　益府典膳次孜義官次則知府存次季次孟州學生次厚次孚女四人長適吳知府璋之子鶴次夭次適舉人李德霖次適郭奉祀之子原孝孜及吳氏女李出孟厚及李氏女黎出存季及郭氏女少室寶娠李出孚焉出孫男九宗之守之憲之容之寅之實之賓之宜之官之女五長適鄒金餘在室曾孫男一世羙存聞訃哀毀先以書來致其寮伍貳守佐所爲狀道其乞銘之意而匍匐隨之初余偕計道滁獲與公晤遂厚交焉于今三十餘年矣存仕學兼優顯揚斯在顧自以爲子職多曠幸得銘以葬庶以少逭其罪愆云者余讀其書聽其言悲其志而慨公之不作也銘其忍辭塟以　年　月　日地則安樂窩是已銘曰

侃侃孫公亶惟自信有慵其嚴有祗其正彼哉何物

我嫉我仇豈無泉石畢我優游抱弗盡施施弘于子寵命煌煌其來未已公歸奚適安樂之窩堅珉有刻終古不磨

南京刑部郎中周德孚墓誌銘

正德丁卯冬德孚以甲子舉人來南雍卒業余時方爲司業一見偉之進而與之言知其所蘊有過人者輙以遠大相勵明年春德孚遂中二甲進士擢知邳州其爲政有條甚得民和俄劇賊劉六等跳梁四出德孚亟料丁壯增埤浚隍具器械積芻粟爲備一旦賊果驟至即躬率士卒登城抗禦晝夜巡督不輙休

衆感其誠益相與用命賊連失利遂解去城卒完民小大驩呼曰周侯實再生我相與立生祠祀之余時卧病淮陰淮人多爲余道其事莫不壯其節也壬申冬德孚進南京刑部員外郎莅山東司其治獄善求情嚴而不刻長貳亟加奬予同官有不合者嘗挾私誣奏以事久之事竟白時理其事者頗持深文使德孚毫髮可疑當不但已余方佐南銓知之特詳丁丑秋余奉表入賀

聖壽德孚以考績聯舟北行旦夕晤語益欵戊寅陞 司郎中其冬丁繼母柴氏憂解官南歸踰年又哭其父以哀毀致疾醫藥罔效後其父之卒七閱月竟不起庚辰三月二十三日也余時移疾家居聞訃大驚爲之嗟悼累日豈意德孚遂止此邪蓋得年四十有五而已德孚天性孝友毋早卒事兩繼母皆無少違忤有弟三人出繼毋李俱幼而失恃柴繼至遇之殊少恩德孚恒惻于心撫視周至服食寢處以至從師受室百需一切以身任之父嘗貸重貲挾以出遊既乃垂橐而返即竭力以償所貸生事日窘養大父及父毋未嘗有失節家庭之内譏譖或行諸弟往往被譴德孚輙起敬起孝婉辭柔色委曲開譬必

致感悟而後已論者尤以爲難平居端重有威言不妄發自奉約而豐於賓友待宗族鄉黨各當其分一飯之德終身不忘處官處家條理皆極精密其可稱者亦多矣惜哉周世居泰和羅江里遠有端緒德孚字也諱尚化曾祖諱崇高祖諱希茂皆不仕父諱廷從封南京刑部員外郎毋李氏贈宜人配同邑路邉蕭氏封宜人柔順貞則男子三人循典循法循理理邑庠生男孫 人德孚貴而能貧其卒也至無以庇其妻子蓋久而不克葬諸子經營累年始謀以嘉靖乙酉 月 日奉葬 里 山之原豫來拜余

請書其墓中之石余於徳孚有不能忘情者乃據平昔所知參以其友郭正學所述事狀爲之誌且銘之銘曰

有質如山有文如泉有政惟蠲企高鑽堅行義昭宣世所稱賢而不永年嗚呼莫之爲而爲者天也

上舍生郭君廷祥合葬墓誌銘

君諱麟字廷祥別號介軒姓郭氏其先自吉水白沙徙贛之烏溪十二傳至朝玉甫自烏溪徙信豐龍洲君高祖也曾祖諱子恭祖諱彥英以輸粟被徵爲義民又徙安遠之陽寨考諱紹經母尭氏君自幼穎敏

選充信豐邑庠生從明師受尚書長而學識益進提學試入優等俾膳於廩人屢試秋闈不利貢禮部卒業南雍無何喟然嘆曰吾親既不逮養吾何爲於此遂謝病歸家居二十餘年介然自守邑大夫皆高其行每鄉飲恒以賓介處之名聞於少參俞公會舉雙橋之役訪以兵事所言多見采納維時陽寨亦多警乃移家信豐之水東轂實蔚充水東稱巨擘矣正德壬申十一月十一日以疾卒其生正統乙丑八月二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君天性孝友初遊邑庠去親舍稍遠晨夕自講堂退輙南望欷歔得一佳味即馳獻其親度未嘗不敢輙食二親沒居喪如禮遇諱日必齊宿將事以爲常兄弟七人其四異出相與雍睦無間而事其伯兄惟謹待兄弟之子皆有恩有遭誣在理者罪且不測亟捐百金以營救之事卒解待親友情極款曲而言論侃侃不苟爲同尤喜奬掖後進持身嚴整衣履雖敝不甚垢飲酒至微醺即止厭俗尚奢靡一以儉約矯之教行閨門出入以度無敢求服美者食指雖衆每時其寒饑而溫飽之緇黃之流庭無一跡其租入歲羸萬斛里中貧乏賴之以濟者不可勝數所焚逋券前後以數百計人多徳之有士

人持券投君求濟其父喪君盡然輙遺之數金而歸其券優遇庄客果不給即貸其租惰者必撻以示儆由是人人思奮多有成富家者矣配胡氏出安遠名族時濟翁之女孝敬溫柔宜于上下性勤甚杼柚無虛日凡事一惟君命而彌縫之力爲多以正統壬戌十月望日生卒正德甲戌二月既望享年七十有三子男一守謨女一適瓊州王太守從子巽孫男五鐸鑰鏐鈇鍜鐸鑰鈇俱安遠學廩膳生鏐鍜俱信豐附學生曾孫男五日昌日宣日乾日賛日　女五守謨及王氏女鏐孫鍜孫皆後君卒家仍多故君之葬是

以綏也始君特奇愛諸孫教之甚篤晚得余從弟欽謞以爲之師遂委心託之迄今二十餘年余弟猶主于其塾而諸孫者學皆有成此可見君詒謀之遠諸孫亦無負君之教矣嘉靖己丑鐸等始得吉地於信豐安息里下堡寨前並營二壙　向卜是冬十二月乙酉奉柩歸藏前期因其師來請余銘君之賢余聞之余弟稔矣乃按其鄉友瓊倅俞君淵所述事狀參以所聞叙而銘之而不辭銘曰

學匪徒文惟行之端理優于家政弗以官婉兹内相媲德無愆以明以昌人也非天紹聞嗣服諸孫則賢有衍其流莫深匪泉寨前之阜厥壤燥堅雙璧偕藏我銘是鐫

封淑人羅氏墓誌銘

故工部右侍郎栢菴張公之配封淑人羅氏年七十有八以疾卒正德癸酉六月四日其子鏔将請命于朝合葬公墓先期屬其再從兄宿遷司訓錀爲狀拜授使者來南都徵余銘欽順早辱公知旣乃通好於淑人德善得於耳目者非一日矣惟不文是愧銘其敢辭張羅皆泰和西郭故家門閥屹相望淑人爲蓟州同知孟旭之女夙閑姆教動止有常則年十

八歸公時公父贈光祿卿華軒先生母贈淑人吳氏俱在堂淑人承事惟謹吳愛之愈於諸婦公自家居績學至取科第歷官兩京榮名宦業爲世所仰警戒相成之益淑人寔多有之嘗從公呂梁直歲凶饑民載道公悉力賑濟淑人則親烹糜于内日出以食旁近饑者累百千人其用心如此後公以内艱服闋起淑人即留主家政園田邸第歲有增加人謂公官久宜然而不知淑人自奉甚薄凡事可省即省於中外賢子弟待之尤厚間有失怙恃者鞠之長而授之室故莫不爲之盡心遇臧獲有恩而指使必當故莫不爲之盡力用能以其家大非偶然也及再從公京師每時節朝賀　三宮有所賜予歸必具香案載拜而奉藏之已而公以疾終諸子姪皆不在侍淑人治喪一如禮旣請得　卹典又得葬銘於名公遂扶柩以歸葬焉年益高治家益不倦出入以度内外斬斬比疾革遺言毋以金帛殮我葬毋隨薄俗妄費其善教諸孫務底于成言訖更衣正坐而逝子男二長鑌早卒無子其妻蕭氏寡居十餘年而終以節稱次即鏔用公廕補國子生久當得官以淑人老不忍去左右其妻羅氏故國子祭酒冰玉先生之女賢孝宜其家

女一適象山知縣蕭興孫男五循律衛術　女二長歸余次子翊次許嫁王翥淑人德容莊肅言簡而善盡事理尤知所取予陰德亦多初被　勑命封安人後進宜人以至今封又兩被　誥命尊榮康豫壽考令終其福可謂備矣是宜銘銘曰

從夫而貴豈曰無人動家以大或匪思存彼昧弗思其祥可考聽此賢明子孫是保惟動惟儉惟德之光惟柔惟順而動也剛　恩命屢申號登三品在笥之珍亦有宮錦生涯奄盡五福斯成載厓　卹典合葬惟寧

太恭人李氏墓誌銘

太恭人李氏諱淑賢出蛟川儒家爲安福令恭之子歸鄞之楊爲安福司訓贈刑部主事南里公之婦山東提學憲副菘畦先生之妻今南京儀制郎中叔通之母先以菘畦初仕最封安人後以叔通初仕遇國慶覃恩加封太恭人正德壬申叔通因考績過家得躬捧　命書展讀成禮踰年以疾卒癸酉十一月十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七太恭人生而貞靜其父尤所鍾愛爲審相攸一日與司訓會學宮見菘畦大加稱賞遂字焉及期來歸時祖舅靖菴壽官祖姑張方以勤儉治家禮法甚嚴其姑封太安人陳實繼贈安人金金慧而賢陳頗重滯弗當祖舅姑意太恭人委曲承事務求得其懽心凡縫紉汚浣飲食賓祀百需一以身任之動皆整辦陳由是得安其所終陳之世執婦禮無怠婣族莫不賢之菘畦雅志功名太恭人內助有方不使家事分其心文學益大進遂發解制省魁禮闈累官至副外臺宦業焯著諸子始知學太恭人即嚴督之期必紹芳祖父由是叔通亦魁鄉舉第進士以至今官其處娣姒諸姑間和易寡言御群下不嚴而肅平居尤謹婦戒非至親無得見者崇尚儉素絕不信浮屠言執祖舅姑及姑喪皆盡哀及菘畦卒于官痛毀幾絕叔通適來省亟令扶柩以歸藩臬諸公以菘畦守官廉諭所屬裒得千金爲賻叔通義不受具以白太恭人太恭人曰兒言是也汝父固以清白遺汝兄弟吾何取於此邪竟辭之子男二人長叔達以輸粟拜承事郎娶張氏福清丞　之女次即叔通學行爲士林所重娶張氏開令鏞之女女三人長適確山令吳照次適士人金鏞次適郡庠生盧倖孫男三人充耘充耔皆習舉子業充[illegible]尚幼女一人適郡庠生王楷叔通聞訃將奔歸謀葬于其兄

謂銘當首圖以余雅相知厚乃手述事狀介其僚友夏惇夫劉士鳳來請誼有不容辭者遂按狀序而銘之狀無一語及辭金然士夫習傳其事崧畦雖沒而道益行於妻子其可不書書之豈徒昭示其後人且將以愧夫世之貪冒無恥者太恭人之葬當合崧畦之兆在其邑桃源鄉白馬塘變以明年　月　日

銘曰

宣尼贊易坤以順承有齊女士不習而能輔成君子龍變雲蒸惟坤主利而以義勝義方之教亦既有徵休命申錫奚啻百朋其終也令惟德之恒堂封永合來拜繩繩

太安人劉氏墓誌銘

太安人劉氏爲封南京刑部主事蕭君廷美之配郎中世賢之母也正德庚午遇　國慶覃　恩勅封今號乙亥閏四月十四日卒于南京官舍其生景泰癸酉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郎中將奉柩歸葬于鄉以其同官周德孚所述行狀來拜余乞銘余家與蕭劉皆有連郎中於余相往還尤密誼有不得辭者按狀安人諱錦娘出吾邑西平士族祖　父

安人生長富家既歸封君朝夕承事乃若素嘗艱苦者事舅姑惟謹遇有疾湯藥必循用節度及其卒也佐封君治喪哀且慎鄉人以孝稱之初其舅筠軒翁尚義輕財晚年家無餘蓄封君遂客遊江淮以取給已而占籍桐城家事一付之安人安人悉力經紀公私酬應斟酌適宜殊不見窘束之態尤盡心教子延明師購書史具膏燭至脫簪珥以給其費而時時督勵之郎中學垂成乃遣就封君於桐城益加磋磨俄以庠生中應天鄉試第七連登進士第擢累今官士夫皆知其有父母之教也安人性勤儉慈恕而明達祁寒暑雨不廢女工郎中屢迎養官中衣食之奉

隨時稍加安人輒不懌曰汝今守官清慎吾自樂矣安用勉強爲此乎訓諸婦多温言而規範甚整臧獲有過亦誨諭從容賙恤族婣惟力所及遇外侮能傳片言折之婚媾間有武斷鄉曲者歲時謁見皆拒而弗納其族父雲表一時之高士嘗稱諸里族以安人爲有女中男子之風云子男三長即郎中世賢文學治才士林推重次世瑞次世立女二長適萬安曾藻次幼在室世立與在室女皆庶出也孫男三午介聿女七俱幼前卒三日世瑞自桐城來省安人良喜御酒食談笑至夜明旦郎中省問如平時乃入部俄報

安人驟得風眩疾倉皇馳歸聚醫滿堂皆束手無措凡三日而逝嗚呼其命也夫葬以　年　月日墓在　里　山之原銘曰

君子生生于千里外內事之修非賢曷賴賓禮先覺以爲子師教成于內名乃外馳爰登甲科官資屢進祿養　恩封式鴻厥慶迪勤訓儉終始不渝承以守官清譽孔都何德之豐而壽之嗇沒也不亡眎茲銘刻

太夫人孔氏墓誌銘

太夫人孔氏系出闕里　宣聖五十八世孫故湖廣

左方伯安菴劉公之繼室也祖諱　父諱練伯闕里支派寔繁惟練伯公一門婣婭爲盛其女之壻多名卿賢大夫而弘泰弘緒二衍聖公又皆其甥之所出大抵皆德選也劉世爲萬安宦族公父官至大司寇受知　英廟有重名而公克世其業以顯方爲御史喪其配歐陽氏聞太夫人之賢以禮聘焉既歸公執婦道惟謹後公遷副閫憲擢長湖憲進左右方伯太夫人隨宦南北寔多內助公得以盡心所職宦業日熙姑康夫人耄壽家居間從公歸省朝夕上食恭甚康夫人卒贊公襄事無違禮待諸子女恩意惟均所生二男子二女子公卒時俱未成立既而婚嫁皆以時舉其生事爲之經理尤悉家亦裕如貌莊性嚴人莫敢犯然施諸婣族踈數隆殺必有恒儀度泰然逈出儕類望而知其爲貴也初以公貴　封孺人後以子貴進　封太夫人晚年處人更和而治生之勤終始如一忘其身之老云子男四長玉累官刑部左侍郎以議獄忤　旨閒住次奎先卒次壁又次璜以貢需次銓曹女四歐陽宗之彭稺黎恩張玉其壻也孫男九思嵩念慤愈慾恕憙　嵩以官生領鄉薦慤愈俱邑庠生曾孫男五俱幼侍郎本公季弟之子公初

未有嗣以屬歐陽夫人子之其事太夫人有順無違居閒累年與諸弟日隆色養愉愉左右太夫人心志益樂壽益高體益康盖享年八十而卒嘉靖辛卯三月二十六日也其生景泰壬申十月十一日侍郎初葬公于其邑松陽之原奉歐陽夫人祔于左以是歲十一月初十日奉太夫人祔于右先期具事狀緘書授其子嵩俾來謁銘欽順與侍郎相知深且有連誼有不容辭者謹次其事而系之銘曰

肅肅衿鞶來自闕里從夫而貴復以其子體柔用剛式弘內理　龍章載錫先昭厥美松陽之原墓木拱

矣葬於斯合其永寧尸

贈淑人范氏墓碣銘

贈淑人范氏爲贈右副都御史菊軒姚公之配今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鏌之祖母也沒後五十年爲嘉靖壬午以宮保貴遇　國慶覃恩爰贈淑人初淑人葬時嘗識其存沒大槩納諸壙中而德善之詳未有述也宮保恒夙夕慊慊惟弗傳之是懼及是以提督兩廣軍務功成得謝乘傳東歸乃辱顧欽順于山中徦以墓文見屬顧殘薾無能爲役然交深而誼重其曷辭按狀姚范皆世家慈谿宋知越州范公信淑人所

自出也父積翁毋陳氏淑人自有知即涵濡內教動止有常度嘗讀小學諸書於姆訓甚閑及歸菊軒公尤善內助會公尊人雲隱先生以註誤謫戍遠方群從子姪六七人皆孱弱無依至不能具饘粥菊軒顧而心惻以屬諸淑人淑人曰是當無負於公乃收恤提携衣之食之時其缺遺而補益之恩勤備至及長復選求名家女以完其室家由是皆底成立生事日廣門戶復大振蓋同居而食者垂六十年後乃異爨然恩愛綢繆無間也人以爲有鄭氏義門之風淑人初無所育久之始得一女乃言於菊軒公曰吾聞物有螽斯者善群處故多子孫公無芥蔕我宜速爲百世圖可也菊軒善其言乃納少房徐氏遂得二子淑人旦夕引以自隨恩猶已出及其從師受業時脫簪珥以爲之助焉自宮保初生即大奇之嘗寘諸膝指以語人曰大吾姚氏者必此孫也若是者蓋累累言之宮保亦耳熟焉恒語所知不知當時所見云何何其異也以舅姑皆沒於戍所遇忌日必蔬食者三日躬設奠哭泣盡哀客有來賀生辰者輒峻却之曰吾舅姑安在吾敢當此禮終其身不受鄉人皆稱淑人之孝可以爲法矣平居容必整服必潔几席非灑掃

弗即婢使見之皆肅然不敢有涕唾謦月旦望坐堂上子婦以次進見咸畢畢惟謹環侍左右拱聽告戒命之退則退亦無敢爲嬉笑者其嚴正又如此子男二長堈淛江壬午舉人建昌府學訓導次墅宮保父也倜儻有風槩所贈官與菊軒公同女二長適士人孫琳次適錢琴孫氏女淑人出也孫男四長鎡例授承事郎次鋇次即宮保次鎮曾孫男十長潮次泮邑庠生次渙次淶癸未進士第一人翰林院修撰次濾乙酉舉人次汲國子生次淦次湞次滚次瀛女一適南京刑部郎中王鎔嗚呼和氣致祥寔惟常理以今

觀乎姚氏宮保振其烈翰撰繼其芳文學才猷志行之美功名之盛葢天下莫不仰之其爲祥也大矣繼今而出者又未可量也然推原所自謂非淑人叅斯一念中來邪夫德類叅斯和之至也其所禀者厚矣宜其他行皆非尋常女婦所及宮保所以服膺無失至于皓首而不忘表章之者親親賢賢其道固如是也淑人生以永樂甲申卒以成化癸巳塟以乙未墓在其邑飛凫山之原是宜有銘銘曰

百世之祥一念以開萬夫之傑得于嬰孩窺觀者逌胡見之卓哉亦有群辱君子所哀式均以慈家用咸恢　湛恩流潤深入泉臺銘於斯刻匪竟其來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四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五

行述一首　墓銘六首

先吏部府君行述

羅氏系出豫章初祖諱詢宋紹興間來主泰和簿因家邑城東壯即今鈇城三傳至伯玉府君諱子圭舉嘉定解試伯玉二子曰涇甫則族祖庶吉士仲深府君之高祖也曰和甫生叔大號大觀始徙邑南鄉上模里之西岡大觀生君晢君晢生元亨元亨是生先高祖諱以直號直庭富而好禮鄉稱長者配郭氏繼劉氏先曾祖諱寧字存謙邑學生芳洲陳先生高第未試而卒配曾氏先祖諱鐸景泰庚午鄉試中式授黟縣學訓導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配王氏贈淑人生三子二女長子即家君自幼穎敏有志操隨任黟庠潛心問學未嘗出戶庭先祖嘗以陰山木風之暫遊即反丙子還鄉應試三塲畢即赴黟不幸先祖前數日得疾棄世遂奉先祖母扶柩歸葬己卯舉于鄉明年會試禮部中乙榜急於祿養拜青田學諭便歸爲叔父受室畀以家政奉先祖母挈季父少姑以行時年甫廿四毅然以師道自任青田科目乂乏之士亦鮮有志者乃擇可進者加勵之謹條範公勸

懲日坐堂上親爲講授夜間至齋房稽其勤惰且有茶果粥餌之餽士爭感奮文風一變陳睞王庭相繼中選倡修廟學饌堂事具潘太守琴所作記己丑秩滿辛卯擢安慶教授先祖母仍就養焉其爲教一如青田靈星門部于藥局力白于太守且率諸生撤去藥局以位靈星及移學門於靈星之右求羅一峰先生記之學宇頹敝輒割俸修葺視如家事不屑屑煩有司初廨舍有妖頗著影響屹不爲動久之遂熄庠生吳本清毋喪廬墓縣不爲申徑取諸生呈轉達當道得蒙旌表丁酉秋闈閩淛交聘往考閩試得人爲盛若司寇林公待用春官鄭公仲璧輩凡若干人是年先祖母壽滿六袠事既竣還至中道遂迎以歸會婣族稱觴爲樂庚子秩滿諸生得雋者柯忠劉溥王鑾方向戴恩亦前此所未有也辛丑上吏部考居最力辭有司之選壬寅進南京國子學正尋聞先祖母訃奔歸治喪乙巳復前職戊申考績受　勑進階登仕郎乙卯秩滿先時已有歸志因不肖欽順初入翰林先夫人勸往一視乃北上六月轉國子助教仍加俸一級冬聞先夫人訃遂上疏乞休時年僅六十已未受　勑封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庚午受　誥進封

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庚辰加封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是冬感寒疾尋愈逾年患疽久之亦瘳癸未四月偶痰氣壅滯至十九日巳時竟不起生正統丁巳四月一日戌時享年八十有七家君爲人孝友勤儉嚴毅方正重義輕利壯老一心養先祖母二十餘年曲致承順居喪葬祭盡禮痛先祖不逮養移其孝於伯叔祖先後迎至官邸極愛敬焉兩叔兩姑婚嫁以時先祖母視成而已撫教季父學成早世念之終身先業惟叔父所取仍作樓以居之既倡群從作本房廳事及後堂增祭田以供時祀致政歸復作祠堂及廳事以尊祖合族先塋所在一一悉心經理宗族婣表待之咸有恩意施不望其報有桀驁者率　優容之終亦自愧服也兩輯族譜家乘皆鋟梓以垂久遠服食器用雖貴無所加然必整潔夙興夜寐罔自暇逸教兩庠升堂伐鼓恒在府縣之先諸生每私計之九年無一日曠也以身爲教不尚言說一言之出聽者莫不敬而信之延及平民亦恥爲非禮安慶父老皆以爲前所未見也既離任往來經過諸生奔走候問如常咸依依不忍別有尾行數里瞻望弗及而後反者後復白于當道設主名宦祠生祀焉

其遇諸生恩義兩盡於束脩不計其有無貧者非惟不受其議婚不能成禮其室敝無以爲居其親老而養不繼其親喪而不能舉且皆有以給之（畧見安慶志及李太守璡書）而鄉士夫之賢而貧者亦間周以義（見劉通府鉞書）然實無厚積于時惟先祖母肉食而已敬以事上而不爲諂非公事不入守令之門在安慶見太守止行揖禮而前後守若陳侯雲鵬王侯璠潘侯蕃皆賢雅相禮遇會必坐款有文事輒以咨之巡按侶公鍾至舒見其立迎曰固當驟試一論乃大加歎賞曰吾巡舒六邑人皆稱汝行檢可謂文與行稱矣侶明年巡潮

遂有老討官之薦兩任提學若憲副劉公釪御史戴公珊婁公謙率優禮焉戴每揚之於衆各縣學生有不率教者輒發諸講下背書觀禮婁初至進武生十數人皆告願入府學婁問潘守彼樂羅教授寛邪潘備稱之婁曰吾固知其然也在南雍尤爲大司成方石謝公所重謝歸休諸生謁文以贈謝得之喜曰吾初得先生之爲人今又得此文惜不久處盡閱餘稿謝後起掌成均爲作像贊有維昔南雍實爲老成環視六館惟先生有嚴之語一切世味泊然無所好惟酷好觀書然不喜泛濫六經通鑑綱目之外則文章正宗文選古體韓歐曾文李杜盛唐詩及本朝二三大家集而已夙擅文名遇人有求無不樂應南雍務簡與同官爲文會有所指摘皆自以爲中其病也後以不肖兄弟迎養又兩至南都及錢塘弔古探奇吟咏尤富自丙辰謝事後或家居或就養三子實畨侍焉而季侍于家最久壽朝令旦必會婣賓宴款盍無歲不樂自作慶壽記紀其實以示後人每聞　朝廷進一善人行一善政輒不勝喜群姦用事語及恒蹙額長嘆季有　召命部符且再至即以大義速其行曰有以事君吾志樂矣年踰大耋聰明康徤金緋在

躬人詫其榮而秉謙執虛未嘗自滿雖後進晚生必與爲禮人無遠近親踈皆知其爲君子長者而推爲鄉之達尊未病前二月先祖神道碑亭初畢工即從子姪肩輿而往周覽畢喜動眉宇曰了吾此念節屆清明又欲躬奠祠堂不肖以筋力難強諫至再三乃已屬纊前三日進茶猶欲自舉請曰甌熱則應曰我自知之執虛如執盈盍臨終無一語之亂將歛則大風雷雨竟夕萬瓦如傾鄉人驚訝以爲哲人云亡非細故也訃　聞　賜祭仍　命有司營塋域事家君諱用俊字舜臣別號栗齋又號西岡退叟配先夫人

同里曾氏初贈孺人再贈恭人三贈淑人賢明慈孝與家君相待如賓先二十九年卒家君終老不忘哀焉子男三即不肖兄弟女二長適楊平次適蕭欽蕭氏妹亦先卒孫男五琰珵珝瑠珏珵瑠俱邑庠生珝國子生女五長適萬安庠生劉宏次適楊泰餘尚幼曾孫男四僩倜儋份女一所著有芝田皖城南雍寓京歸田諸稿論語有類編葬卜後二年乙酉正月庚申墓在邑樟橋里天柱岡之陽先夫人同兆云

亡弟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允恕墓誌銘

允恕余季弟也諱欽忠初號敬軒更號西野晚樂金魚洲之勝作惺翁亭其上士友亦或以惺翁稱之生成化丙申三月十九日年二十預江西舉送遭母夫人喪未行弘治己未中禮部試列名第八廷試第二甲第三人　賜進士出身三榜皆與仲兄允迪聯名庚申春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其秋遂移疾歸壬戌秋奉先吏部公赴杭以允迪在運司迎養故其冬還朝改禮部精膳司正德丙寅陞署主客員外郎事明年春選陞通政使司右參議三遷至左通政滿考推恩封先公如其官贈先母恭人壬申冬請告歸省癸酉陞南京太僕卿會疾作辭明年陞通政使行未及上而言者劾其曠職吏部得旨將改用之力引疾求退竟得請既而有司以病痊奏請起用不報嘉靖壬午始復除通政使添註管事辭不允會遭先公之喪及再被旨入朝供職則丁亥春也允恕舊有血疾變爲積塊供職未幾疾屢作頗妨朝夕遂連奏乞休上矜念之特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賜璽書俾總督南京糧儲視事僅浹旬復以通政使召辭疏亟上召命加嚴己丑春力疾啓行且再辭行至邳州奉冠帶開任之　命抵家輙就床褥疾日益甚更數醫竟

不可爲矣前卒數夕強起正襟危坐舉手向余首屬爲銘已而從容百十言皆臣子大節且言事君之義敢有不盡但自覺光景已促無可柰何兄宜爲我表白此心死無憾矣遂語及葬地顧諸姪歷示其向背曲折令善爲之乃復舉手向余曰夜向深兄宜就寢弟亦倦矣明當更盡所言然自後恐重傷余懷時有所付囑惟授諸子姪而已語皆精審如平日初允恕來告行余嘗酌之酒酒半頗嘅叙其平生謂異日兄當銘我有志未就而卒此言幸勿忘也余笑曰安有是然心竊恠之及疾甚余偕允迪往省其宵輙感異

蔓或示余易義有戊與癸合之文卒之日則八月二十五日戊子也嗚呼孰非前定邪惜未徵其所自覺者何也享年五十有四吾羅氏祄祖諱詢當宋紹興間自豫章來主泰和簿遂留家邑城東北隅今所稱鈌城是也八世祖號大觀始徙居上模里之西岡世遠族蕃居止頗隘允恕欲還居鈌城未果乃市地學宮之傍築室而居之高祖號直庭富而好禮鄉稱長者曾祖諱寧從芳洲陳公受書游邑庠早卒祖諱鐸黟縣訓導贈南京吏部右侍郎考諱用俊國子助教致仕累封官與祖同祖妣王氏妣曾氏俱贈淑人配

蕭氏封恭人子一玨女四長許嫁曾教諭之子民章餘皆幼側室丁氏王氏吳氏玨王出也允恕生質厚重自幼不凡年十四五即有志向上聞父兄前輩語及聖賢可學輒踴躍思奮若不能自已者舉業外恒別有用心處家庭相聚於學蓋無所不講若心性理氣諸說講之尤詳始或異同終其所見皆合性剛負氣然於親賢取友每深自謙抑惟善是從一時名上往往樂與之交晚於湛甘泉尤善也為文工造語簡潔圓勁惟意所向善變而不窮而必歸宿於理詩古近體多清婉有餘韻頗造古作者畛域方將會萃其稿以俟知言者擇之事二親愉色小心恒若不及奉養之具雖微未必躬視之余與允迪性各有偏未嘗不婉致其樂也厚於宗族嘗別儲粟以周其乏臨終慮其不繼復益之千石屬講求斂散法以圖經久居官奉職綜理精敏尤善奏對廷中推為第一嘗一充廷試讀卷官雖久從家食然於天下事皆嘗留意逢時再出亦將有以自見矣顧阨於多病而年復不永可勝惜哉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葬邑東門外金魚洲上首寅趾申皆從其治命並營二窆虛其右以俟蕭云嗚呼余衰鈍不文然所以銘吾弟者惟其信而

已矣文不文不計也嗚呼銘曰

生必有知孰為之制近止尋常遠通百世知之所逮皆欲行之其近其遠抑有攸司進非子能實惟知退有赫其臨有嚴其對斂其精英還之彼蒼隨帝周流其或不亡

郭處士配羅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羅氏先祖考贈侍郎府君之季女也母王氏贈淑人景泰乙亥十月二十六日孺人生于徽之黟庠官舍故其諱曰徽娘踰年而府君卒後四年先考封侍郎府君筮仕得青田教諭奉王淑人往就養孺

人隨之成化庚寅先封君[illegible]考過家遂歸孺人于同鄉竹溪郭氏爲處士善仁君之配孺人性專靜寡言笑自幼奉母訓惟謹及爲婦能竭力以事舅姑烹飪調胹汚澣補綴率身親之不以付婢使姑老而患風痺左右扶護者十年未嘗有惰容事後姑亦能得其歡悅處士雅克振奮孺人相之甚有方治女工常至夜分大布之衣非甚弊不易日積歲累貲用益饒用能廣園田新棟宇以成處士君之志春秋薦享賓客過從殽羞酒旨不戒而具尤篤于教子奉師之禮每每從厚待群從子姓皆有恩有與處士不相能者遇

事輒相持不置孺人恒委曲小心以彌縫其隙卒歸于和孺人體貌清癯然素少疢疾中年嘗苦目眩恪守禁忌俄而遂愈晚以勤家之故乃日就衰憊一旦呼諸子語之曰死生有命吾度不能起汝兄弟其善事汝父務相與雍睦勤耕讀以圖光大家門吾死無憾矣翼日遂卒嘉靖癸未二月二十日也享年六十有九子男四長淳龍南縣學生屢試秋闈未遇次景直先卒次景文景賢女二長適平原曾僉憲嗣子紱次適上模曾國教諸孫齐孫男十三某某女二處士卜以是年十月庚申葬孺人于其塋曾家山之原先期命淳具事狀來以墓銘見屬嗚呼自吾姑謝世而吾父同氣之親無復存者矣永念平生友于之愛不知涕泗之交集也未踰兩月吾父又棄諸孤積憂薰心百慮昏塞尚安能執筆以銘孺人之墓耶葬事且嚴處士君竟不余釋乃勉強叙而銘之銘曰

孝敬儉勤慈惠温良宜家之本婦德之常彼驕彼哲茲謂非祥不覯梟鴟疇辨鸞凰孺人逝矣遺馥彌芳亦有賢子尚觀顯揚

亡妹蕭氏婦墓誌銘

亡妹諱考珠姓羅氏以成化己丑六月七日生于淛

東青田之官舍家君時爲其邑教諭適九載當考績故因以考名之稍長先母曾夫人親教之女事習之旬月輒可觀其工多而用省者稍解即已性沉密寡言笑而遇事優爲先夫人每有所指使動皆如意以故尤奇愛之年十五嫁爲同邑蕭欽時肅妻時肅先君憲副公與家君同領鄉書故因而締好吾妹出入貴富一以勤儉自將相時肅治家斟酌淺深度量緩急不動聲氣而條理斬斬時肅常曰吾家之成吾妻之力也憲副公嘗便道還鄉良賤聚食累千指且賓客沓至吾妹介婦也適以次當家隨分應酬未嘗有

失恒痛先夫人早世於家君動靜必謹候之屢歔時物以助其言既連失數子即以時替時肅置妾久之復無所出由是恒欝欝不自釋曰如身後何余每從容寬譬之輒應曰諾然未出户已聞嘆息之聲竟以此成疾卒正德乙亥六月　日年止四十有七嗚呼痛哉後數月時肅書來以葬期告遂請爲銘夫其賢而不壽且無子余所爲甚哀之者也將爲之計久遠銘其忍無作乎吾妹有二女長適南富王煦次適清溪楊袞皆同邑葬以卒之年　月　日墓在千秋鄉江東里　山之原余往時嘗一至其處爲時肅言可爲陰宅者也銘曰

凡人之情皆願有子命之方正有無定矣妹也賢明獨敵於此我銘其藏究極終始後千百年誰其忍毀

亡女劉氏婦墓誌銘

嘉靖甲申春余壻劉宏以女氏之疾來告亟令人往候之疾且進其二弟又迭往候之五月十　日竟不起年止三十有八嗚呼痛哉將以是年　月　日葬其邑　都田心之原宏來請銘銘蓋有不忍爲顧不可無一言以慰吾女於地下乃追憶其平生誌而銘之吾女以成化丁未八月二十五日生名之曰任

潔稍長其母携之從余於官所即能領教戒嗜女紅間佐其母治庖饋已而業復在手居止有常處未嘗輒窺外户於服飾不求華美雖屢經修補亦自安之余心重其賢爲之相攸屢矣最後乃有薦宏者稱其秀穎好學受知其邑大夫黄德裕特進補弟子員余察之信女時年十九遂以歸焉劉世居萬安之横街爲衣纓鉅族吾女既習聞婦道承上接下無所不致其謹舅姑悦之居五六年流賊破其邑焚其居宏先已挈家避之江上適余復起莅南雍遂以壻女偕行館之再期宏請還修子婦之職乃辭去吾女初嫁資裝殊弗備及是亦未能有所增益察其意無不悦者宏既抵家其父介菴君以口衆事煩析産授諸子宏方力學圖進取一切内事皆吾女任之自此比其卒十餘年間凡宏之親師取友所以資給之者既無或缺而田園加闢棟宇復完吾女之約身勤家於此亦可見矣生子皆不育有女二人長者年十三幼者六歲女之族姓曰泰和鈌城羅氏今所居里曰西岡大父號栗齋國子助教致仕封南京吏部右侍郎大母曾氏贈淑人余其父也號整菴母曾氏亦贈淑人銘曰

女事之習其心孔事迨其有家黽勉相先勞則多有而不永年無忝所生銘以是鐫

恩例冠帶西磐曾公墓誌銘

嘉靖庚寅春正月外舅西磐公有疾欽順往問之就牀坐語甚款意氣浡浡如平日以酒饌進徧嘗之已乃握手言曰吾疾殆不起即不起宜以時葬勿效時俗所爲第爲我書其平生納諸壙中吾無憾矣余拱而對曰謹奉命旬日後公出就西齋宴息勢若小愈二月十六日朝食罷覺微噎就卧少頃則恬然逝矣余走哭于牀遂視棺斂時其伯子明揚官于廣乃與其仲明瑞謀殯公于正寢之後堂以俟禮也明揚歸卜葬日得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甲申欽順乃以公治命爲誌公諱顓字之恭別號西磐姓曾氏世居泰和上模里爲望族曾祖諱楚芳祖諱季倫父諱衡字士舉前母羅氏余從祖姑繼母後塘羅氏母南舍郭氏以正統乙丑二月十三日生時舉翁年幾五十矣得子晩頃刻不令去左右教愛甚周公生質清臞或頗疑其難育惟西平胡處士仲温甫一見奇之許妻以女後卒歸公是爲外姑胡孺人也稍長從師讀書學五七言詩皆畧解顧舉翁年已老乃一意服勞學以中輟性閨爽樂易事伯叔諸父與群從兄弟處皆能得其歡心遇人無小大戚疏一見皆如舊識綜理家務及供事邑庭動皆整辦鄉人莫不嘆羡謂舉翁有賢子矣翁既逝公益挺挺自植族綱之振宣力尤多嘗慮房族閒有不率教者特走會府以族兄刑侍公故所立家範白於憲司願得舉行以保其族憲使陸公大悅下其詞郡邑俾符公如所謂公益嚴諸身以爲之率進二三賢子弟以爲之輔小懲大戒而恣肆者鮮矣舉翁嘗率群從建祠堂以事先公復與諸有力者增置祭田時祭益備延師教子常厚爲禮待賓客一無所忽性不飲酒然公但在席即無不樂者有時興至或高歌一曲音韻清遠聽者皆爲之灑然余初入翰林公爲挈家以來留浹歲及佐南雍復走使奉迎至則爲留再歲兩京之勝皆徧覽之士夫多以詩文贈其歸往往能道其實嘗得別墅去所居之西僅里許竹樹深茂意甚樂之因以西磐自號又別治花塢出門百步而近名以藏春其晚年益無日不在塢中也邑大夫聞其賢嘗禮致鄉飲辭不赴及年八十遇　覃恩詔下遂拜冠帶及絹綿米肉之　賜賀客駢集醻酢雍容衆莫不榮其遭而羨其稱也胡

孺人先公二十八年卒所生女一人最長是爲余室封孺人卒贈淑人子一人即明揚傅羅河泊所官貳室劉氏子一人即明瑞邑庠生孫男三人曰都曰鄒曰郊曾孫男四人朝著朝彦朝譜朝瞻初公葬其考於里中嶺背之原既老遂營壽藏于其側今啓而葬焉墓門壯向匡其山勢然爾銘曰

惟西有磐碩人之寬貞于歲寒五福斯完葬從其先既固永安匪辭曷傳堅珉是鑱

處士楊君墓誌銘

君楊氏諱平字顯正別號勿齋余女兄之夫也年五十有二正德己巳五月庚申以疾卒親交厚者皆赴哭盡哀而余哀之念之至於久而不能置葢不獨以其親也自余獲從君游于今二十餘年矣雖狎見未嘗不相先以禮相匡相翼一出於誠心而驩然無間其不相見遇有事輙交通手畢君所貽或片紙數語莫不粲然成文家君嘗稱其簡當可喜其風儀秀整性軒豁善辭辨從容往復亹亹數十百言不可窮然余說或長亦未始不欣然服也先夫人大故余在朝二弟荒迷莫知所措殯殮一出君手極其周慎家君致政里居君時時來省遇生日必清晨攜酒殽至歲

以爲常不爽時刻余兄弟相繼登仕厚君贊喜者數矣而未嘗少以非義見于葢其識明而氣豪審於大體而所向者恒近正然也嗚呼余閱人亦多矣求如君者葢少而况肺腑之親乎此余所以不能忘情於君也君幼學記誦兼人年十六受室其父方游邑校圖進取即舉家政授之君不得辭學因以中廢然治家極有條理常以其間涉獵書史旁及陰陽醫卜之說皆頗通其大義事父母善承順弟奉亦有才智事多與之謀內協宗親外交納名人賢士施張磊落嚴價聳一時富有餘財然一錢不妄用即當用雖空橐無難色楊氏居泰和世久其源流有太師文貞公所作譜在自君六世祖始遷高隴其諸父又分居綿溪君曾祖彦實以輸粟被旌爲義民祖敏恭別號不侮父光衍未仕而卒母歐陽氏初室蕭氏贛榆大尹時習之女繼室是爲家君國子助教封翰林編修之女於余爲兄側室劉氏蕭氏諸室皆無子先已立弟子泰爲嗣女三繼室出者歸尹貫劉出歸陳僭蕭出許歸曾氏子綱初余往省君疾君首以葬地託余爲相得航溪里南木岡寨下之原吉比疾甚余再往省則遂託余後事第姑應之嗚呼豈謂遽成永訣邪君卒

後十有一旬有一日其從子穩卽余所相地斂甓竝甃二壙越七日戊午壙成奉君之柩葬其左虛其右以俟君繼室余於是再往視窆且爲銘刻石納壙中以寄余情以終君之託云銘曰

才足以達其志氣足以充其智年則不償其有而從子爲之嗣嗚呼奈何其永寧於是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五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六

五言古詩三十一首　七言古詩十二首

五言律詩五十一首

分題得含春亭送李惟誠大叅之陝西

終南不改色清渭仍東流春花幾開落亭址餘荒丘
城頭北斗低明月滿高樓金蓮無消息長夜風颼颼
憶昔貞觀初廟堂多俊游從容奉清問高步登瀛洲
王道何坦蕩致理侔殷周嗟嗟令狐子得君無與儔
云胡延英奏背汗露重裘形迹一以拘肝膽何由投
大夫中朝彥攬轡澄西州勝蹟應徧覽兹亭無久留
永懷明良會夙夕弘嘉猷休戚諒自致允矣垂千秋

爲謝以中題山水扇面

花柳塞川谷不知山淺深茆亭面流水蘭若依喬林
上有白雲飛迢迢巘壑陰下有清泉鳴泠泠鐘磬音
扁舟來何許漁父遥追尋握手一長嘯悠然千古心
此中有真樂安得投華簪願從賢公子高步閬風岑

送大宗伯王公入朝得鷺字

束髪事　明主久矣勤疏附息偃且南都雍容奉王度功成朞月間四曹靡留務持此贊熙哉　皇心副傾注午棹龍江津昏鍾廣陵渡望望春明門靡靡朝

天路旭日繞龍鱗仙班遴鵷鷺乃眷世臣良三接隆
恩遇庶弘造膝規允慰儒紳慕

送太宰林公入朝得水字

暄陽舒萬彙花葉光蕤蕤燕餞屬芳辰衣冠紛萃止
初筵顒有孚旣醉賡燕喜瀟灑瀛洲仙雍容尚書履
萬里遠朝天初發龍江涘簫鼓喧中流鳧鷖滿新水
仳離誰不懷余心特殊此自古經濟資清光恒容邇

自勵三首

昔聞爨下桐乃克伯喈琴知音苟不作山水徒高深
平生守章句中歲勤溫尋新知能幾何淘沙初見金

聖賢諒非遠萬里行自今精誠神所相無虞力難任
以茲恒夙夜聊欲忘華簪
峩峩數仞墻百官紛濟濟盻茲墻外軀所見諒無幾
高門日夜闢欲入誰余柅柰何迷不思竄身荊棘裏
紫陽基下學象山明自然支離與徑捷彼此嘗交鐫
百年公論定畢竟誰爲偏昔聞昌黎語軻死失其傳
皇極久不建西教擅吾權技人劇妖冶落網無愚賢
孰辨眞頑空枸肆成痴顚良心一以溺作聖何由緣
二程開興運戮力掃腥羶涵養須用敬致知學攸先
神功合內外彝訓肅昭宣誰哉樂易簡徑欲遺陳編
自然豈不貴無乃流於禪孫風邈難嗣鈌月澹寒川
近來白沙老應執九原鞭緬思原泉句今昔幾尼淵
寧知下學功是水可澄鮮

爲歐陽牧之題竹二首

深根便東引挺出懸崖畔東風翼新梢勢欲凌霄漢
惟應具眼人不作尋常看
此君吾所愛一見心神融由來律呂皷出自空洞中
歲寒凛無恙葉葉皆清風

東窓爲曾如周賦

栽竹已滿林滋蘭欲盈畹愛此東窓幽不換金門顯

明月透輕紗高枕便息偃遙山上紅日四壁晴光亘
庭閒燕雀馴境靜輪蹄遠春風和且柔芳草齊如剪
舉世慕登仙金丹期九轉却恐金丹成蓬萊水清淺
何似窓中人世累漸消遣瑤琴時一弄尊酒自洗腆
我居枕西岡有軒亦東展雖勤待旦心夢見周公鮮
北望多浮雲南觀疊層巘嘯傲得此生玆言庶同踐

愼軒爲蕭蒙紳賦（侍御劉咸栗爲求）

閑軒面南山山光浮几褥高人時往來幽花晚芬馥
雖餘潤屋資不作守錢俗理學二三編自抄還自讀
因思兩大賢皆云愼其獨爰以愼名軒大書常在目

從知一念微終若秋陽暴毫髮分公私天淵異榮辱兢兢如捧盈洞洞如執玉敢萌機變心况舉橫行足芳譽藹當年清風振喬木乞副交游期亦萃家庭福柱史明知人其言固可覆何時一樽酒爲子歌淇澳

次韻同年鄭憲長舟行書事

藥褒正闢心凝塵滿瑤瑟忽枉故人書頓愈無妄疾長篇屢沉吟首得防尾失風波固云惡髙天自行日那知洶湧時不有龜龍出吾命乃在天顛頓亦奚恤侃侃開笑談底柱屹中立雖然西江水未容一口吸顧此濟川舟何方不可適終風徒爾爲行雲靡留迹

大哉天壤間自生還自息此意當誰知吾目爲君拭君吾榜中英常情詎能測激揚肅官箴鑽仰希聖域變化陰且陽居然守無極應悲行險徒終年長戚戚

輓興化陸子賢舉人（其子國子生府求）

平生春秋學字字經推尋躍如果何物昭哉素王心興賢詔屢下叢棘圍冠襟文章豈不美誰辨沙中金倪首充歲賦遠韻無悲吟瑤京日華紫璧水春流深仰止瓊臺翁一旦逢知音驊騮鳴向樂萬馬立皆瘖價增終有合天定詎難諶光華京兆榜魁名動儒林庶幾日千里如何中陸沉凄凉淮海畔風物莽蕭森淳生孰爲父大節人所欽庭闈懷婉婉襟度想愔愔遺勞析薪在負荷諸孤任顯揚會有日謁薦宜居歆旻天多雨露楸梧鬱蔡陰懷賢良自苦悵望空遥岑

豐生訪初冠

皎皎珊瑚枝凝輝玉堂邒一見已知奇再見益堪喜少小攻文章明窻無虛晷茲晨突而弁居然異童子古禮不多存存者何當已三加威儀備所重成人爾成人必有德忠信以爲址簣簣靡停功峩峩見崇峙家轂四百年鵬程九萬里尋常得失間何足掛脣齒

昔賢懷一飯况乃言之旨祝子非他人颺濵天下士

悼亡女

東風射窻急窻紙摵摵鳴疇昔窻中居一去不聞欬展轉夜過半攬衣步前楹寧知治縷夕正此月華明耳目不堪觸更堪憶平生十年一夢短傷哉父子情周身舊裙布猶如新製成柰何修潔姿大命偏早傾花綴故枝紅草回隔年青婉孌無復見痛恨何時平

古軒爲程處士賦

末世爭外鶩彌巧彌喪眞孰知深山中乃有葛天民含淳而抱樸洸晦以自珍奉身一裘葛養母無鼎茵

連枝無異爨比屋有分囷百金能一擲趨義勇過人
高亭踈還舊小軒亦開新山凝太古色水泛桃花春
紅塵何由到鷗鳥長相親春秋鄉飲酒雍容見嘉賓

彭郡博先生蒲萄爲王斯遠冬官題（二首）

彭師樗散日余及升其堂堂前蒲萄架架下筆滿床
秉輿一揮灑枝葉互低昂明珠來照眼宛若中心藏
誰能寶此幅瀟灑冬官郎

馬乳西北來分井到吳越畫圖不根着妙在三兩折
修蔓引清風遠影含初月彷彿驪龍騰頷下光明滅
釀酒縱盈缸涼州吾不屑

送少宗伯楊先生考滿赴京

堂堂建安公四朝藹嘉績公姓何振振振振豈天錫
淵源良有開才華况無敵一舉凌天衢未脫劬書癖
藻鑑清秋懸全牛片時析幾微慎周防中外屢敭歷
留都禮樂存遺文賴參繹穀色初不煩神人乃胥懌
茲當述職期凉風滿襟裓離亭一杯酒永懷自今夕
臺省須仁賢如聞有虛席文旆倘重來慰我長親炙

守拙爲册陽賀環賦（舉人王濂求二子皆監生）

饑餐高原粟渴飲下泉水救粟水火如時時散鄰里
公家別有輸爲義良亦偉峩峩烏紗帽見者胥仰止

三徑以藏身一經以教子有子復何憂萬事渠能理
游心濂溪賦真可泯吾齒袖手公輸傍無由血吾指
名途多疾足利路罕徐軌獨倚一株看勞勞竟誰使

九日陪吳白樓陳葦川王陽明汪雙溪登蔣山

得依字

佳辰不可負文會何當稀聊携一壺酒相與登翠微
園陵鬱佳氣古廟豁重扉陰雲坐來斂草露亦已晞
游目極千里凉風正吹衣翩翩南來鴈遠避風霜威
南土人尚餒何由爾皆肥長林移晚席滃湖凝夕暉
同爲醉鄉客各詠新篇歸天運靡留處大事多乖違

眞樂在三益所願長相依

封淑人卞氏輓章（少司空洗公之配）

樛木陰正繁釆蘋人已遠空餘桃李花不辨春深淺
憶昔菟裘成君子懸輿返久勞欣共逸相對日三飯
雜佩出房清朱絃送穀綫每憐尊酒深未覺年華晚
兒女情所鍾垂老尤繾綣死喪忽相繼肝腸成寸斷
一疾遂不支百年何曾滿皓首失同心老淚盈雙眼
翩翩册旐揚望望牛眠坂慘淡悲風生淒凉蒿里輓
玄堂閟周翣貞石蟠秦篆冠帔不俱藏春秋時一展

貞母詠（少宗伯建寧楊公之母）

朝讀貞母傳夕吟貞母詩母壽今八旬芳名千載垂
昔歸君子室心德兩相宜執手奉成說黃髮以爲期
烹鳧酌美酒從容理朱絲清音正盈耳桃華猶滿枝
遽乘埃風去棄我眞若遺褱來無晝夜晝哭穀轉悲
逝将從君往重結深長思有身嗟未判辛苦安得辭
繼體心所切懸弧事竟奇深閨寒復暑長養寔勤斯
聰明自天錫教誨亦不遲居然富文學下筆驚王司
名題黃金榜班遷白玉墀爵位既頻陟 恩封遂屢
馳尊榮傾邑里光彩煥門楣盛德固有報始望那及
玆彼哉鬢眉具長佩紛陸離當幾靡定力王業何由

熈人間有貞母豈得無男兒貞母宜萬壽非獨閨門
師

持節瞻雲圖爲符臺劉克柔賦

馬首太行北孫雲渺江東忡忡劉子心烱烱如秋公
大江日夜流雲舒還復卷王事有程期遊子安得返
何時拜家慶春酒碧於油坐令回首處變作綵雲浮
歸裝不自由圖畫先春就稽首附征鴻封君千萬壽

悼內（四首）

墻頭桃李花墻下多芳草忽忽又逢春春光空復好
食案頻蕭條塵衣日顛倒嗟我同心人云胡不偕老
春深風已和入户但淒淒逝水無復返德音終不迷
去年雙飛燕又入梁間棲我心非金石能不增慘悽
五十不爲夭勤勞嗟未償我官已臺省君猶布衣裳
平生薄自奉所願名節芳相我僅三紀苟得非所臧
百年庶無悔庶幾同樂康俛仰忽不見此恨何時忘
養老非無人鸞刀手親把教子亦有師辭色無少假
吾父壽而康惜爾得年寡吾兒儻能立庶以慰泉下

次兒珝祗役赴京作五言古詩一篇送之以致
丁寧告戒之意（丙戌正月二十四日）

嚴親頃辭世仰家 恩典優榮光懸日月感激無時

休寸忱思亟展祗謝當 龍樓柰此多病撓彌增曠
禮憂服勞吾兒事欣然買扁舟束裝戒明發春江正
瀏瀏勇往誠足慰離緒紛難收夜堂明燭短教戒胡
能周呼童展長卷爲汝書紳謀直詞無潤色情致加
綢繆敬身第一義三益資交游亦既辨菽麥寧當昧
薰猶出門路如砥非義將安由茶肆與酒市一跡不
可投神明扶正直人道惡輕浮參倚必有見洪閘皆
安流薰風御堤柳鶯聲滿皇州 金門僂傴入進止
宜詳諏故人多臺省往見亦奚求所貴親德範庶或
聆嘉猷旬浹事當竟有闕勤增修白雲試回首歸輿

誰能畱蓬窻多暇日還肯惜之不知新在温故中弸外乃彪阿蒙三日別議論驚同儕兹行將驗汝刮目期清秋

季弟允恕家居十有五年幾若與世相忘者兹再被 召命長銀臺無復可辭之義於其行也賦得五言古詩一篇送之

山林閒人跡抱此幽獨姿幸有同氣良出入相攜持春風花下酌秋巘雲間欞論文或竟夕次第分醇疵外物復何有真樂良在兹悠然天壤間百歲以爲期季也志尤偉閒居亦孜孜積書早充棟博覽仍精思

上下數千載歷歷如見之庶幾經濟業豈曰華藻爲憶昔嘗在服頗受 先皇知金門數奏下退食每委蛇歸省得寬告養痾竟棲遲手裁西墅梅結實已纍纍大來新萬象求舊靡遐遺珪璋敢自儗特達蒙恩私趨命理宜急圖報今其時畫舩雙桂棹宛在澄江湄君當別我去我老將安資相送不能遠夢寐還相追微霜清遠驛到處堪題詩殷勤寄魚鴈以慰長渴饑

同諸士大夫議鄉約于龍福寺約成賦詩分韻得君字

禪扃豁清晝深虛隔塵氛雨餘山翠入林靜鳥巖聞嘉賓何濟濟跋涉良已勤非貪涅槃趣思整時俗棼此意誠懇懇誰謂徒云云坐中三大耋（鄭東山八十尹南山八十二曹石壁八十一）笑語芝蘭薰群英亦騈列意氣凌青雲道同叡自應彼此曾何分揮毫已具草命酌還論文長年懷契濶兹會餘清芬清芬諒無已即事期收勳庶幾萬分一持以報吾 君

送張黃門經載使雲貴

崢嶸雙闕中霄起諫垣近在紅雲裏元氣潛隨北斗移龍司出內虞廷理地分清切須英豪遐想虞廷夢

亦勞簪纓於我誠何有却恐言高位不高同年磊落張經載封事頻投心欲攄弘恭側目憚更生潞公歛衽欽唐介世道明須我輩扶當幾緣底太模糊輕裘駿馬長安道合有人間大丈夫如君夙夜宜青瑣春風忽泛湖南舸黯黮淮陽計不疎褒求金馬謀全左也知今日重安邊邊務惟應足食先要令萬竈貔貅飽煩杜千倉雀鼠穿青袍拂曙辭金殿出門步步頻畱戀已料先聲動五溪即看行色搖芳甸日暖官河柳絮飛清尊欲盡思依依往來萬里多聞見奏草能令在外稀

味梅爲無錫錢世節題

寒風吹開白玉瓣暖風吹出黃金彈入羨味羙萬口知伊誰得味初花時錫山居士腴能稿前身莫是西湖老已愛撑簷獨樹奇還欣照水斜枝好歲歲花開雪滿天美人綽約當瓊筵仙姿共出塵埃表素質相忘太古前此中真味人稀會花間不惜朝朝醉劉毅空稱一代豪等閒鵞炙爲心累

慶楊光祿尊君太守公八十壽

隨車雨足懸車早閒中閱世渾難老見說人歌召伯棠還聞食有安期棗瑞星一點弧南明高堂簫鼓慶長生歲律又更新甲子神仙何必定蓬瀛黃梅雨歇薰風度綠槐陰裏華筵鋪珍饌無炮玉面貍角觥滿挹金莖露燕子飛飛清晝長沉煙靄靄笑談香座擁賓朋盡露醉舞廻綵繡紛成行二郎父叟朝天履承恩暫許供滫瀡百年盛福陳省華一代清名楊伯起心事優優身轉輕世間寵辱那能驚未爕白髮三千丈應看黃河幾度清

送少司徒鄭公進尚書致仕還閩分韻得水字

早年獻策　明天子筆底珠璣爛盈紙便隨群彥集瀛洲還以三長參國史綵鳳聊依垣竹鳴白駒不爲

塲苗止坐慚薄技奉周旋歸把遺經究終始龕牖前頭翠色多棹歌敲外清流駛李渤方懷少室居謝安又向東山起三秋憲節凜冰霜六館春風散桃李已覺憂勤髮漸踈未論冷熱官頻徙分務功高計省堂賜歸恩重尚書履出處孤蹤自不群卷舒妙道誰能揆巢父真成一段奇仲翁寧擅西都羙請看龍江出祖時送行車馬如流水

梧岡三瑞圖爲曾主善姑夫題

三鳳來何處飛止梧桐樹岡上梧桐幾百年老枝新葉含春煙煙消日出天萬里三鳳和鳴清俗耳虞廷文彩何爛然岐山遺響傳周史靈物由來瑞太平絕似曾家三弟兄亞卿邁種皐陶德兩教都傳伏氏經就中國教才尤敏七步成章思無窘百鳥喧啾徒爾爲豈知靈物殊凡蠢梧桐依舊凌霄高枝上來來多鳳毛養成羽翮拚飛去隨時隱見疇能嘲

望廬山

千里廬山一片石元氣爲根倚天立月色宵澄白鹿寒露華曉霽香鑪濕左瞰長江右枕湖近分衆皺遠模糊未容絕頂通人跡長向晴空展畫圖誰能共我尋瑤草幽泉怪石窮探討倘遇仙翁跨鶴來長生秘

訣應傾倒凡骨支離無柰何徒勞翹首望嵯峨此行倘遂區區志須借蒼崖百丈磨

學古樓歌

屈指今年四十五一事無成心獨苦壯斗那能挹酒漿東風正好親農圃家住西岡地頗幽門前屋後多平疇一溪流水去無路四面青山來入樓樓名學古浪標榜古人實學今誰講旦旦趨庭奉起居時時靜坐聊存養此心存久還自靈中和無物如有形幾微極處通天地呼吸之間具典刑平生謾抱區區志途長力薄愁難致荏苒如今作棄材悠悠宇宙非吾事學成假使遂行之要見黎民飽暖時可能學古樓中坐妻子啼號付不知以茲農圃端須學黃牯價平添一脚且種山田且讀書菜羹滿釜渾家樂

梅鶴舊圖敬賦長歌爲
大人封君萬壽之獻

羅浮山畔娟娟月照見寒梅一株孱老鶴長年此託棲氣骨風神兩超越生綃半幅誰寫真見今把玩偏能頻眼前猶自有奇物天下豈得無仙人仙人人道吾 翁是未論服食論標致清白孤高壽且康秖應梅鶴差堪譬久大堂中春酒深醉醒坡夢與逋吟直將甲子循環數那許塵埃半點侵此去羅浮幾千里望望白雲猶尺咫浮暗之香喜達天鳴陰之和慚爲子茲圖絕宜張壽筵拜授使者籤軸全宜羹三實憑長養南飛一曲永流傳

芙蓉書舍爲大司成甌濱先生賦

甌濱先生讀書處先秋曾見芙蓉花時來早作青雲客舊遊回首天之涯天之涯海之角書舍新成制純樸扁揭芙蓉貴有徵芙蓉幾度開還落歲歲開花直待秋紅霞百丈媚寒流向來底事開偏早王氣呈祥不自由鄉閭一舉曆高薦臚傳及第人人羨花有知無未可知至今盛事傳鄉縣先生自是讀書人徵言次第歸經綸功成合有還鄉日好持杯酒酹花神花神得酒應增王書香繼繼誰能量但遇先秋一朶開門前準備車千輛

爲楊顯祖題畫送尹別駕實夫之嘉興

澄江夜來秋水生畫船擊鼓喧朝晴百壺欲盡千峰午壯懷秋色兩崢嶸相門舊歷逢原里至今書屋臨江水十載香名滿縉紳讀書有用真能子歸來偏掃松楸陰飯嘗新稻羹香蓴故園風物豈不美簡書王事悲人心故人自昔深相慕別意殷塵托毫素楚水

吳山路幾千渚蘋岸蓼花無數東南名郡數嘉禾城
郭光涵震澤波官好常陪五馬貴政通應得萬人和
浮雲富貴終何有汗簡功名渾不朽贈之千金謾一
言論心何日重携手

楊氏姊七十壽歌

春來無處無芳草何處春光應更好喬木啼鶯日正
暄華堂戲綵人難老早向深閨足苦心蠶繅布縷又
金針夭桃已協周南詠慈竹仍涵晚歲陰澗蘋采得
還親筆天關幾爲思親到長子提孫孝不衰壽康宜
獲天之報即今七袠顏猶童香風坐滿芝蘭叢白頭

老弟逢生日長歌徑過東山東五人同産三人在誰
能不念平生愛有分歡娛合共追無情歲月從渠邁
舊路重尋了不差入門絃管競嘔啞殷勤一酌長生
酒看取蟠桃幾度花

晴山搜書舍爲廖太守賦

蔣生徑裏足清陰陶翁籬落皆黃金晴山先生書滿
屋亦有花竹清人心棟雲飛盡日杲杲玉華峩峩插
晴昊境靜應無俗客來詩成自把芳樽倒有時尋壑
復經丘歷歷平生舊釣遊春風高樹啼黃鳥秋水方
塘泛白鷗真樂由來無內外觀物搜書兩無礙說向

傍人會者稀高談空自超三界

次峽江庚戌春赴南雍省侍秋半乃還頗有賦詠而亡其稿追憶僅得此下十章

眼界俄開闊悠然獨倚蓬瞋煙藏遠樹殘照掠孤峰
合市人初散隣船話不同兩年頻過此碌碌愧英雄
（相傳此地舊有周瑜廟）

過白沙

過盡白沙洲千峰躍未休青餘原上麥紅失驛中樓
客子程途遠長江日夜流不緣君父重奔走亦何求

過市汊

人家依岍淺驛岍俯江斜密雨遮龍霧（洲名）奔流走象
牙（灘名）金陵何處是白下望中賒明到南昌郡徐亭掃
落花

過吳城

舟過吳城驛蒼茫暮景斜古祠淹日月生計半魚茶
碧草眠黃犢青山印白沙風光長似此何處不爲家

望小孤（時正與友人對飲）

小酌初成醉扁舟已出湖乾坤雙眼闊江漢一峯孤
龍窟深通海茅封半屬吳址流平似砥無復向時虞

過李陽河（時正與友人圍棋）

圍棋决勝苦回首李陽河一鳥過江沒片雲遮日多
荻苗風裹淨漁艇浪中俄囊槖今垂罄蹉跎可柰何

過清溪

山水池州好風波客子愁可憐趙鼎發深愧宋齊丘
忠義名長在姦諛死即休致君時未晚弔古淚還流

過蕪湖

佳麗蕪湖縣千年拱帝京樹連淮浦碧江逐海潮平
天地容疎拙風波託死生不將詩句覓對景若爲情

次烏江

慷慨虞歌闋崢嶸漢業成烏江元入海亭長謾多情

義帝今安在韓生已就烹拔山如可恃無處看天明

回途過大孤

萬頃秋波裏擎天一柱孤仙姬不可見元氣自相扶
往返隨陽鳥平安憶鯉魚顧瞻江漢水極目倍躊躇

送許儀賓還南昌

野色開晴望榴花照別筵交情詩卷裡帆影暮雲邊
天錫恩波闊人誇感里賢論文殊草草分手思茫然

何孝子廬墓聞而有作

風雨青山夜苫寒病骨臞精誠驅魍魎嚴衛伏於菟
報德心何極旌門　詔有孚孝經餘斷簡長此奉訏謨

輓封君秦先生同年國穀之父　二首

志節居貧見穀光與世延青衿原有造玉樹晚爭妍
已拜雙龍　勅何須二頃田向來勤仰止聞訃重凄然

遠業開庭訓新封領戶曹養分天祿厚吟對碧山高
晨省歡初洽仙遊事總拋楸梧深馬鬣風雨暮蕭騷

次韻答余宗周侍御余時按治遼東　二首

驄馬遼陽路霜清草樹稀直知臨事勇端慰遠人依
過客傳新藁行年損昔非夜堂孤酌處南極正騰輝

（余生日之夜獨酌於察院中因賦詩見寄）

拙宦終何補深知轉覺稀來書仍款款離思重依依
虎豹精神別蟲魚事業非何時燒短燭杯酒共清輝

哭同年張經載黃門　二首（經載欲有所言草疏至夜分感寒疾而卒）

高步驅流俗峩冠領爭臣物情端有望天道詎無親
筆絶中宵草山頹百歲身魂遊何處在華月滿楓宸

朔風吹訃至塞夜不成眠邦國斯人淚煙波寡婦舩
故山春寂寂冊旐晚翩翩自古誰無死脂韋浪百年

戊辰五月西歸寫懷寄會中諸君子　二首

竊祿渾無補歸耕似有名海鷗迎客下風葦冐江平

道在貧堪老身閑夢亦清金陵千載地回首獨含情

五月還鄉客飄然一布衣耕耘真子職消息是天機

江水無潮漲風帆帶雨飛心知蓬島近自合寄書稀

舟中偶作次韻

江立風前水山眠雨後霞舊堤浮半柳新市聚圓沙

去國蛇添足防身弩失牙月華今夕減愁聽隅船笳

賦玉泉

境勝陰陽會泉甘草樹芳清池凝玉液翠壁瀉虹光

澤潤京師闊流交渤海長山前亭子在游豫憶

宣皇

送張虞咨都事考績赴京兼過華亭省墓　二首

黃鳥正嚶鳴垂楊拂曙晴幕開都督府舟發石頭城

宦業孚臺論離筵悵友生向來觀國眼今去轉分明

莊簡編年就參軍奏績時學因庭訓篤忠自孝思移

雨露心兼悚風塵髮未絲不妨聞鶴唳休遣滯行期

送李司徒致仕　二首

春城車馬動相送滿江干風定塵猶起潮平酒未闌

急流推勇退當局羨旁觀珍重尚書履惟應踏翠巒

溫詔從天下辭榮也自榮進曾居要地退始見平生

霄漢冥鴻遠河山晝錦明遙知行樂處詩比沁源清

送荊大卿致仕還溧水　二首

往日湖西道風霜我最知才高終作士髮短欲成絲

優老恩偏重還山路轉夷不妨琴鶴外添取送行詩

徑竹蕭蕭在歸來菊正花青山迎晝錦醇酒送年華

閒散漁樵狎尊榮邑里誇尺書時往復相去未爲遐

次韻奉答守菴叔父

清酒嘉禾別黃花兩度秋喜聞心轉逸羞與俗同流

步穩風生袂詩成月滿樓竹林無限好強半夢中遊

送劉司寇致仕還蘇州

今日姑蘇郡耆英似洛中公爲劉伯壽誰儗席君從

白首功名遂黃麻禮數崇樊籠真自取能不羨冥鴻

送大理胡伯珩遷少卿北上

酒尊深幾許離思浩紛紛城日遲烘柳江風暖送雲

近郊行色盡　雙闕曙光分想見皐陶作嘉謨一正

君

送徐監生亘歸臨川

遊子促歸裝官橋柳乍黃姓名銓部籍蒲笋故人觴

風正雙帆駛天高一劒長家庭多暇日舊學好商量

次韻答周德孚員外　二首

竝泛長河遠同朝　紫禁尊語傳晨纜解談欵夜燈存柳幄籠村店湍雷殷闍門陟明堪豫賀公道謝扳援

父書曾徧讀師道詎能尊竊祿年華遠趨朝職分存一函終盛禮五柳憶閒門相彼溝中瘠須煩徤者援

示允迪允恕二弟（再疊三疊）

非引勿登樓（樓居嫌閒雜人來往以此五字榜于梯邊二弟以避嫌遂少見過也）樓高近斗牛俗人那得溷同氣合相求至樂存書卷餘歡付酒甌此心渾不安溪上有群鷗

非引勿登樓襟裾或馬牛百年清自足千古靜堪求

風動青紗帳茶香白玉甌憑高時一望春水正浮鷗

非引勿登樓遥青愛石牛靜觀渾有得高坐更無求

日暖琴三弄霜嚴酒一甌只愁江海上無處看眠鷗

同允恕弟遊金魚別業次韻（二首）

夜榻幾論心村庄更一臨作樓偏得景栽竹漸成陰

帆駛風初正尊殘日未沉坐聞哦五字憂思覺同深

猶存樂水心軒檻喜平臨高樹鳴天籟輕雲結午陰

地偏幽事足江迥遠書沉踈拙終何補滄洲興轉深

大司馬彭幸菴先生賀席上作

銀燭然初夜寒鴉徙別枝衣冠成雅會肝膽託新知把盞欣逢聖哦詩聽出奇潞公今再起不似洛中時

送賈南塢先生奉使安陸恭題

興獻帝神主

宮錦製袍新承　恩出紫宸暫成千里別聊勸一杯醇霧廓淮山曉花明郢樹春想當揮筆處光彩動神人

大司寇林見素先生朝見之日余適出京承見示謁武夷精舍宿武夷自壽詩凡四首依韻奉答

高人何適莫消息與時行岫暖雲還出溪春水自生

棹歌經夕遠驛路到燕平無忝師門處心如九曲清

巖崖矜險絕筋力副攀緣自作從龍起難忘枕石眠

道南尊嫡派經古惜殘篇想見賡歌處薰風滿舜絃

愁極逢興運根深有大年曉峰精舍上春水壽觴[illegible]

穩曳尚書履光陪閬苑仙功名卑馬援矍鑠自堪憐

一酌金陵酒分飛二十年誰教宮漏底相見燭光前

海宇公宜壽塵埃我未仙春明回首隔猶荷故人憐

金陵官舍四首次郭价夫司業韻（館舍余所創建也）

十載經營處能忘別後情棟梁天與立竹樹手栽成

再到逢賢主相看是老生要知人地稱詩句已全清

師席高南斗西齋類隱居窻虛蕉旋展庭淨草新除廟鼓時驚夢山雲每潤書此中多樂事誰擬問朝車賸有論文樂無存玩物娛萬形皆至理一貫乃真儒習習傳天籟亭亭聳德隅歲寒吾與汝那肯向炎趨（此詠舊所栽檜）

壁水傳新製瀛洲又一時爲憐居第好須遣故人知細竹連深巷疎花映短籬便應携酒去醉倒亦吾宜

贈鄉舊張克謀

三十年來往鄉情久更親家和渾是福屋潤豈爲貧每愛清尊滿何妨白髮新出門時矯首鍾阜正嶙峋

毅軒弟六十不受賀以小詩致意

憲府歸來早林居十五秋心誠辭寵利蹟果動
宸旒深戶凉初入前山翠欲流壽觴宜數舉花甲况棠周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六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七

五言排律七首　七言律詩八十八首

送林太宰入朝

宥德登三事留都領百寮勳庸隨日盛華衮及春朝每憶天威近寧辭驛路遥祖筵移白晝文旆倚丹霄江暖魚龍躍風微燕雀嬌碧雲淮浦樹明月廣陵橋物色添詩稿民風聽里謠由來冰作鑑到處斗横杓信有安危責能忘燥濕調漢庭推丙吉唐室重房喬宰府應重入　皇綱動聿昭拔茅如有象踈拙分漁樵

送邵憲副提學江西得氷字

有美儒林秀無慚國士稱文章明藻火意氣俯丘陵山霧曾藏豹天風忽徙鵬　勑從中秘出官就外臺陞正學推胡瑗諸儒慕李膺獨持風采峻會覩譽髦興雨共芳尊歇雲兼別思疑炎威方熇熇珍重玉壺氷

壽封君吳先生號味菜

人物三吳舊家聲百代延風流思季札文采見通玄種德高槐在鳴陰老鶴便菜根新得味春酒正開筵屋照晴川潤花迎綵服鮮氷壺行玉果銀甲響鵾絃

蓬島雲霞接南山紫翠連舉觴公自樂分席我無緣
壽域知優入官封看屢遷正當難老日還值太平年
磊落欽高躅殷勤寄短篇莫論初甲子從此更三千

送鄭司徒致仕還閩

子卻公家事真成晝錦還風雲清夢斷天地此身閒
人在羲皇上　恩深季孟間長篇寧復逸逸駕未容
攀遠驛通嚴傳新杉繞故關海鷗應漸狎徑竹擬重
刪敢告離觴盡休辭酒量慳可能分手後猶得會蓬
山

大人生日奉壽

壽酒年年旨今年旨且多三郎初在侍雙鬢幾曾皤
庭隘回波舞林低擊壤歌乾坤真廣大風景更清和
水活秧堪脫山明雨乍過曉鶯啼綠樹梁燕乳新窠
每每人同樂來來吉有宅獨憐西望眼無奈白雲何

仲弟允迪參議進表還取道歸省江東酌別詩以送之

公事粗能了私情自合通暫迂千里道偏得一帆風
過我冬纔半趨庭日正中金緋堂上下桑梓屋西東
壽酒先春熟華鐙徹夜紅鶴鳴欣子和壎起聽篪終
燕賀逢迎數牛眠洒掃恭朱絃還雅調玉樹愜深衷

龍福三生石王山百丈峰轍因乘興遠詩為索題工
溪鳥群相狎巖花漫作叢舊遊人漸減新好趣應同
鄉井雖云樂官資亦頗崇吾　翁如月眼貪看及民
功

仲弟年滿五十且新居落成詩以慶之

新構連雲起華筵匝地開晴光鮮戶牖秋色淨樽罍
鵲鵲衣冠集紛紛燕雀來芝蘭隨日長茀祿自天培
知命希宣父娛親學老萊遠山明有望深徑寂無媒
棋響林花落詩成鶴夢回鉤簾通野氣閉閣理書堆
瓌琰崇家乘綠綸寶　聖裁百年方半歷衆美似無

該脫潄泉霏玉朝餐菜截薹私懷真自愜　王命忍
相催筋力吾衰矣猷為子壯哉幸逢更化日應展濟
川才壽儗岡陵竝名期竹帛陪短章慚善禱為報謝
瓊瑰

劉仁仲修撰歸省壽其祖母

龍衮昭垂萬彙春從班多暇夢歸頻非關故國青山
好為憶重闈白髮新畫舫寒光迎灩灩壽筵晴色散
峨岷何由洞把巴江水淨洗金罍侑幾巡

送襄陽郭太守廷章兩考還任

峴山深刻照乾坤善政千年擬竝論魚藻載歌榮晝

接虎符重剖慰思存風前旌旆河南路雨後桑麻漢上村送別秖今何必遠佇看玄髮入都門

持節東魯爲周希源冬官賦

展親共喜天書下持節遙看水部東麟角新聲諧律呂馬頭晴色見龜蒙心馳闕里春風動醼錫靈光禮數隆周度想應河患急早攄籌策贊司空

送尹如川副郎奉使靖江

星郎蹤跡半天涯今日槎頭却到家萬里風雲隨絳節九原香火拜　黄麻板輿曲畫人間樂晝錦從教里閈誇想得盍簪重對酒東風開徧上林花

妹夫蕭時肅與其兄時堅攜酒邀余晚遊休咲菴

纔到城来便覺忙共尋芳草趁斜陽高漚潭淨邅山合休咲菴深翠竹涼掃地開筵情轉洽倚風懐古興偏長斯文此會應難得後夜相思月滿梁

陳秉衡劉　二侍御餞余西江第一樓（卽滕王閣）（戊午冬）

酒酣秉興却登樓千里湖山豁醉眸風挾霜威侵骨冷梅將春意與心謀繡衣愛客成佳會彩筆題詩紀勝遊後夜孤舟明月裏顧瞻南斗思悠悠

送義興耕隱徐公還鄉

先生歸向毘陵去木落天高正及秋萬里長風吹潞水一舩明月過揚州大家文獻風流在暮景林泉福履優籬下黄花應有待壽筵深泛紫金甌

送胡長史之建昌

親王開國綏南土賢傅承　恩出　禁闈鳳輦龍旂煩扈從緋袍金帶有光輝當杯莫惜離筵醉此別應知後會稀路入官湖詩景好落霞孤鶩看齊飛

分題王司副天申沙溪八景得太守仙風南阡耕樂（二首止存其一）

太守遺蹤半緑苔廟門猶倚碧山開競傳梅福登仙去恐向桃源避世来樓鶴長松無鳥宿鎖蛟深穴有人猜何當載酒窮幽討杖屨應須約我陪

送封君劉先生歸陳留（侍講司直之父先任南雍博士）

清朝父子才名重上國衣冠樂事多優老舊承天子詔考槃還賦碩人邁白雲有待開三徑明月相隨過九河物外高懐誰共賞塵途回首一長歌

送吳翰之任北勝州（劉仁仲先生之友）

大夫官重清時選脩沐　天恩夙志伸辭　闕乍窺冊鳳曉下車初見碧鷄春治如延壽終移俗政比陽城却近仁最是交親憐遠別便鴻無惜附書頻

送同寅劉可大先生南還

十年甲第尚青袍宦業多因養母抛朝退不辭趨館數夢回還念倚門勞燕山曉送雲邊騎嶺水秋移月下舠一日三公真不換相看吾已愧吾曹

送熊掌教之任無極（徐舜和先生為求徐其所取士也）

馬度河橋柳正黃青山千里護行裝道尊豈論功名薄縣古曾聞士習良高座横経朝伐鼓小齋哦句夜焚香碧桃天上花如錦會有人傳種樹方

送萬典簿之衢州

久客京華鬢未霜又携書劔赴衢陽黃金臺下八千里青草湖邊鴈幾行大國樞機闗簿領小齋風月託壺觴知君更有登臨費七十二峯秋興長

送學士李石城先生詣闕里祭告（回祿後）

衘命專車駕四騏雄藩冠蓋遠追隨暫停秘閣裁書筆細講虞庠釋奠儀泗水秋風千古意東山明月幾篇詩眼前不用論興廢天地無窮祀典垂

送李壽夫司訓之繁昌

秋日河橋楊柳疎幾人携酒送征車官清最喜逢迎少俸薄寧論服食餘紅燭夜傳齋内火青山朝對案頭書嚴君會有東遊興入饌偏多白白魚

送羅宗温太守之思南

別駕翺翔絶後塵功成俄領郡符新從知簡拔遭明主想見敷施慰遠人錦樹秋風催畫舫青山春雨映朱輪三分公事詩無酒莫惜篇章附鴈頻

送朱克諧謁告還進賢

故園桑梓客邊心看徧春花思不禁得告暫容親藥裹承　恩終擬盍朝簪如雲雙鬢功名在向日孤帆驛路深莫道行囊無一物　王言何止重千金

送王慎簡乃郎還安成

一見能令雙眼明謝庭蘭玉不勝清二南詩熟聞来日五采衣懸別後情檣上萬鴉淮浦樹江頭百雉豫章城経過數寄平安字莫遣高堂白髮生

送劉文煥憲副提學福建

十年聲價重朝紳三世衣冠一味貧明陜乍辭丹鳳闕晝遊先慰白頭親豺狼道路風霜舊桃李門墻雨露新未覺離筵懷抱惡士風從此定還淳

送羅宗器還任閩藩

東林見月幾虧盈布被藤床客夢清最續過煩徵覆考（宗器以無按察司考語吏部行查是以久住報至乃得歸）新詩長得入優評便民方畧仍騰疏入幕風流獨擅名來鶴亭前春色早

錦袍歸映百花明（亭乃宗器建以為退息之所）

九日同彭景武春官徐舜和汪抑之器之三太史白雲觀登高

人情都愛重陽好塵世難逢笑口開與子丁寧深載酒及身強健數登臺千山落木嵐光老萬井寒煙暮色催上馬頹然烏帽側風流無讓習池回

送羅子文任興化推官

離觴欲罷更吟詩正是詩人別我時雲布曉陰天漠漠柳含春意日遲遲親闈視膳江魚美官舍開筵海錯宜珍重案頭三尺法功名何止百年期

送李都閫赴江西

将軍赴鎮馬如龍寶劍飛霜膽氣雄第一才名光武舉儘多能事振家風西山曉色旌幢外南浦秋聲皷角中翹首雲臺高萬丈會将歌舞笑兒童

送蕭順之宰古田

交情十載渾如昨文雅風流繼昔賢製錦秪今須妙手夢刀他日看喬遷仙舟汎汎投前浦啼鳥依依戀別筵勤學一生知底用姓名留取汗青傳

次韻吳克温先生雪假山（二首）

對酒山成大笑號千金須賞片時勞解囷積雪寧非智恐碍飛雲不用高勢壓簷楹張鳳翼光侵樽俎析牛毛眼前真假無煩辨不見桑田變海濤

夢裡山靈向我號良工無乃用心勞三峯削出瀛洲近千里移来太白高見睍恍疑流石髓出雲空擬潤田毛知君自有悠然處幾度長歌酌翠濤

送趙庭實太守之濟南

入眼風標識貴人錦袍還似布衣貧久含鷄舌趨金馬暫別龍顏剖玉麟千里封疆河濟合百年勛業鼎彛親寒風落盡離亭柳未阻隨車有脚春

輓封編修吳公（南夫先生尊甫）

憶過吳門趨拜日秀眉盈寸炯雙瞳承　恩已帶冰銜貴愛客頻催玉觶空千里書来驚伏枕一朝仙去訝乘風天平山畔人多少細挹甘泉思不窮（翁於天平山浚井以便往來者故云）

送段廷舉掌教之東平

移官又問東原路臨別匆匆不盡觴庠序合興周禮樂山河猶記漢封疆行邊樹繞雲帆迥坐裏風回泮藻香師道正看繩祖武冰銜重擬荷　恩光

壬戌元宵應　制（四首）

明德當天曆數歸華夷無處不光輝還將燈火同民

樂未覺觀遊與道違瑞靄逈浮溫室樹鄭雲濃染侍臣衣不知夜色深還淺星近蓬萊頂上稀

千金一刻是元宵惟有官家樂事饒煙火熏天呈巧樣管絃隨處奏新謠重門月上金鋪暖四海春回玉燭調願取滄溟供壽酒年年今夕奉神堯

九陌香塵徹夜飛禁中燈火正輝輝煙雲杳靄魚龍見樓閣玲瓏錦繡圍風遞歌聲聞別館梅交春色上重闈　皇心自儆無虞日畢歲觀遊此外稀

舞態頻更夜未央漸看華月轉東廊燭龍夭矯天門逈火樹參差輦路長一呋獨回春似海三呼齊祝壽

如岡太平樂事渾難寫擬續卷阿第二章

試六館諸生喜而有作

夙正衣冠坐講堂載歌棫樸興洋洋碧梧日上群英合冊桂風行六館凉野馬盪回周禮樂春蠶繅就漢文章陶鎔自愧渾無術校閱寧辭累日忙

送劉循理冬官公差之贑便道過家

官曹暫入身如客省檄專承　命自天驛路年華南鴈盡故園春色小桃鮮功名正屬三塲後弩矢寧煩百步先何處詩懷應更好欝孤臺上俯晴川

齋居懷京中舊寮友

殘雪凝光竹嘯風齋居那復故人同孤吟入夜才偏澁遠道逢春夢忽通七日文章慙霧豹百年蹤跡等泥鴻也應書念江湖客鳳沼詩來定幾箇

送馬汝礪太守還廬州（尊翁時為南京少宗伯）

飄轉濡須鼓急撾兒童騎竹滿晴沙繞傾別酒催行色便有春風管物華雲氣暖通南省樹茶煙清繞使君衙亦知撫字勞心在留取功名入世家

氷蘗為彭中舍乃尊賦

生來不作封侯夢老去依然赤子心千駟景公身易朽一瓢顏氏樂堪尋行藏自喜山林遂清苦誰知意

味深欲叩凌陰探藥籠秘方珍重幾南金

奉邀舊翰林諸公草酌次韻（是會有詩太宰林公名曰壁水會詩）

煙雨樓臺午氣清肩輿聯過識高情座當移處懷初暢酒到酣時令轉明樹好故應啼鳥戀山高還被夕陽旌風流夢想瀛州舊璧水新煩訂會名

送陳黃門惇贒送父還鄉

安車穩就金陵養　紫誥新貤近侍封正喜德星移照遠忽聞歸興逼秋濃銀鞍晚衕離亭雨綵服晨窓別岸鍾此去亦知寬告在壽筵無日不從容

次韻呈守菴叔父

平生防意直如城憂患無干老太平閑對金昆終日歡醉看玉樹幾枝横養魚水縮還親導採藥山深慣獨行誰道古人今不及鹿門風景正分明

送鄭司徒致仕還鄉

老至飄然謝寵榮 詔書優進地官卿從知去國心猶赤見說還山夢已清驛路暫依紅樹宿海邦重訂白鷗盟維駒不盡今朝意仰斗徒懸後夜情

和鄭司徒留别韻

别酒初醒月満江暫憑官舫作吟窻残棋懶用機心著神鼎那無膂力扛路出五湖人去獨風清三徑鶴

來雙閣中著述能多辨消得群儒北面降

送邵憲副提學江西

兩齋官河擲作晞仙舟乗漲去 如飛諸生學問存章句夫子心胸有範圍白鹿洞前雲漠漠聘君亭下草菲菲從來古意知多少此日臨登願不違

中秋夜看月有作（丙寅歲）

月満高樓猶未知今朝那合上樓遲不須達曙殷勤望且試停杯一問之三五可能長潔白尋常還是幾盈虧樂同年少心偏遠徧倚欄干有所思

十六夜

長空萬里净無雲月色今宵満十分清賞偶因嚴戒輟（時老父以目眵止酒）遠書頻遣吉聲聞（時連得二弟書知允迪再被薦允恕亦平安）山連北斗疑增峻風入南樓覺尚薰辦得此心如此景人間何事漫紛紛

奉和

大人送行韻上呈（二首）

可人秋月満樓光明發誰教促去裝清夢尚隨靈壽杖兼金難覔返魂香前周後魯知何日北斗南箕各一方惟有訓辭長在目要看千里作尋常

奉來庭訓日周旋宦業無成浪有年愛日自縁心事

切辭官非為里居便陶鈞妙手寧須我螻蟻微忱莫動天離思更将秋色遠晲江孤鴈落霞前

又用韻奉廣 大人之意（二首）

慣依黄髮歎年光肯為浮名浪趣裝竹色不随寒暑變花枝長伴笑談香家傳宦譜非今日道濟時艱有大方烏鳥私情憐未遂諸孫歌舞亦能常

两京仍讃彩舟還色養關心幸有年三徑舊開風月満深衣新製起居便謳吟體傳唐家律寤寐心懸杞國天遠别極知諸福在夢魂偏泥寢門前（兩有年字同義别）

瀛洲雅會次劉野亭先生韻（四首）

垣竹埤梧映碧溪八龍名氏爍新題乾坤此會今能
再江漢清流自不西前席已歸黃閣老雅歌仍和壯
山藜黃花待我渾無恙敢向霜枝着眼低

鄙夫貪住白雲谿一鶴多慚大手題幾憶蓬瀛天遠
近又親談咲席東西酒行樂處無浮白爰味平時半
著藜千古斯文知未喪晚風衰柳望中低

分曹多暇復同遊意氣驩然隘九州佳地稱為文字
飲清樽嫌及婦人謀毫端珠玉三千首眼底衣冠第
一流却恐踈慵叅未得　君恩交誼兩難醻

黃花對酒勝春遊覔裹蒲萄肯換州諧謔有時成故

事行藏無處著人謀病軀毎憶三年艾長楫終輕萬
里流瓊玖木瓜渾不類向來詩句若為醻

送王實菴太宰致仕

承　詔歸田鬢未皤好山徐奉板輿過人生盛福今
如此身外浮名更若何四海均平藏妙用三朝遭際
足恩波夢魂儻憶留都景飛示新篇莫厭多

楊文貞公祠成大司成氷玉先生有作次韻（二首）

霖雨當時已霈然更餘膏馥遠流傳元臣廟食宜千
載太守囊封契九天奔走故應多士合經營還喜後
人賢清時盛典那無紀墻壁新題又幾聯

物情天意久差池殷禮初聞賦孔時公旦烝嘗侯國
領巫咸勲烈史官知衣冠此日方胥慶陵谷他年莫
浪疑來哲升堂渾不少合分前席與伊誰

送王伯安入朝（庚午冬）

危鑪聯句佛燈前雲散風流頓十年曾見山東題小
録又聞瀛海遇真仙一封朝奏心徒切萬里生還命
有懸今日仕優仍好學獨携書卷去朝天

慶鶴次劉野亭先生韻（四首）

出塵標格價難裁籠入南宮手自開槐露乍零呼伴
起竹風微動御仙來新袍有象宜為主老鳳無毛合

避臺我欲借騎應不惜上摩黃道訪三台

故典新儀費討裁爵襟煩思若為開纔看種竹百竿
活又喜傳書雙鶴來聲徹鈞天諧律呂食分清俸走
輿臺浮丘相法流傳在何似吟篇落上台

鳴皋詩好為誰裁靡爵心同象有開禁省合容仙客
聚竹窻疑是故人來春程萬舞時叅隊靜鼓瑶琴屢
傍臺多謝揚州貪刺史清風千古屬公台

緇素應煩玉女裁曉風蔽度畫堂開身輕幾欲凌雲
去性警端能擇主來曾見蘇公遊赤壁復隨清獻過
琴臺人間俛仰江山舊今日光華遍上台

送黄太宰先生致仕

馬船横歷大江湄且對離筵賦別知天上風雲還似昨古來卿相亦如斯青山自是通行路黄髮何妨再起時家近蘭亭春正好未應高興減羲之

送楊長史之任

壁水溶溶老翠芹湘潭春色又平分裾長穩向王門曳調古多從宦邸聞晚殿光華依大雅晚窓消息付徵醺有時夢繞同寅地莫遺緘書隔暮雲

送韓大卿赴刑侍任

宦轍周流四十年甘棠陰在有詩傳匡時慮遠人難

識執法官高地屢遷朝下午門同輩少賞尋韋曲晩芳妍群生共此恢恢網一道宏綱上屬天

送俞少司空赴　召

鶯來高樹有新鷇吹起残花弄曉晴春水欲平桃葉渡冬卿初別石頭城覲年江上心能遠顯父壺中酒正清臺沼百年餘武烈秖應前席問蒼生

送林博士赴九江貳守任

手栽桃李盡成陰此去應勞撫字心清酒幾行賒後會朱絃三歎有遺音爐峰日射香煙紫湓浦潮添雪水深解慍風行吾亦快不妨題句滿東林

陳復清輓章（侍御察之父）

吳水東頭舊隱村幾株楊柳映柴門閑中秀句多能辦身後清風凜尚存藥圃燕交春徑跡釣沙龍變晩潮痕亦知埋骨青山久深入泉臺有湛　恩

次韻膳起荅何中蒙趙元默二舉人（二首趙嘗又白溯門）

雨中江柳亂毿毿午枕知君未肯貪萬里珠還南海櫝一般青出白沙藍心游物表風斯下坐到更深月正南巾幘依然塵不染蒼頭猶進曉盆淋

眼前真合口三緘山有黄精憶舊鑱美酒如澠輸客醉翠屏當牖要人監吟多未覺風光盡夢少何妨燕

語喃行止分明天意在北風長夏送歸帆（時除名歸）

雨中過鄱陽湖望廬山不見

那堪雨脚連山脚寄與山靈莫浪猜宇宙要開觀物眼風波方見濟川才卧龍庭院誰專領跨鶴仙人儻一來袖有瓣香真自惜鑪峰何日掃莓苔

北堂永秀為趙元默賦

北堂坐對宜男草遊子行看永秀圖風渚殘燈飛夢近曉叢清露著花無香浮壽酒筵初秩影亂褊衣日未晡共識王孫家法遠眼前餘慶是貞符

候風南浦連日苦熱

南浦逶迤緑樹多萬艘環繫水無波喧敺不覺催人老矣景其如執熱何河朔芳樽空往事郢中白雪漫高歌十年塵垢紛盈爪聊就深清試刮磨

寓懷寄監中寮友

鷄鳴山下橋門路二十年中憶屢遊伴食再書新紙尾趨庭先到舊營頭（大人舊居校尉營）清時有幸歸田早白日無私照物周千里故人高誼在幾回風雨夢孤舟

慶族叔用舟甫壽七十

東風吹却暮雲輕南極星光徹夜明細數春秋經七十直從髫亂閱升平山扶棟宇層層在手種松篁箇箇成壽酒一年還一度德音長合重鄉評

用西阜叔父韻謝守菴叔父招飲

小樓偏得近高居酒熟常蒙隔壁呼最喜家庭多壽豈不妨窮達有乘除古人可作歸元亮實事堪陳陋子虛飲到酣時情已洽天寒何必更挍壺

環山樓為陳太僕題

元龍床上有高樓新占淮南第一州青翠入牎來不斷圖書終日坐忘收花香客醉釀泉酒雨霽人爭野渡舟吟送夕陽芳草遠滿川雲錦散驊騮

用韻謝諸父見過賞雪

張綵　焦芳
俱是瑾心腹

雪中清賞就蝸居坐久還聞凍鳥呼草率時羞慙餖飣拜興常禮荷開除老親飲量渾無敵諸父詩名總不虛聞說梅梢春意早擬於花下更携壺

次韻寄二弟并自述（共三首）

同朝同氣復同居看取荊花滿意舒斗附北辰喉舌正春生嚴棘網羅除笑談自可無三益變動還應玩六虛飲酒飫時遥念我磁罌無謝玉為壺

奉親堂上是安居春酒杯長日自舒已向園林成獨樂不知廊廟富新除讀殘帝典孤鐙在參透禪機萬象虛藥籠祇今多國老閒身聊寄老翁壺

天涯書到動經年字滿長箋又短箋小日弟兄原競爽一時名位總光前從知有道與明哲自信無媒合蹇連身世未應容易了古書何啻一囊錢

聞逆宦伏誅次澄江公韻

元惡端宜具五刑株連仍覩罷三卿（曹劉畢）君臣有道終須正天日無私本自明堪笑李斯空歎犬（張也）若為馮道尚封瀛（焦也）中興合在周宣上一攬威權萬國平

次韻奉呈　大人

一門重疊被　恩光仰愧慈烏又趣裝清酒已壓先叔別紫袍猶得自薰香心期及物才非稱教熟趨庭

行合方聞說便途歸仲子私恩公義總天常（時衘加之封文書遂行望謝禮告祠堂會族）

次韻答守菴叔父復官之賀

社鼠寧容久穴居時來羣憤一朝舒祖功宗德分明在苛禁繁文次第除萬里渚鴻飛向北幾人蕉鹿夢成虛不才也復青氊舊賀酒親煩載滿壺

次韻答曾雪坡

此行疑是又疑非賴有高人獨我知義重敢先東郭吊情深難忘北山詩即看俎豆橋門日寧異簞瓢陋巷時好景別來偏入夢雪坡春水到思池

寄李敬夫用其送行韻 二首

謫仙孫子瑩氷清七步踉蹡五字成心遠獨憐山水好眼高渾看利名輕存身我已慙龍蟄縻爵誰應和鶴鳴別酒半醒回首處江風吹浪暮雲平

君王自合天綫載巖居夢亦清手栽松竹喜初成明畏我葦寧關世重輕殘卷未容資蠹食好山重許對鷄鳴却愁心學人稀講滿耳高談了治平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七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八

七言律詩九十八首

遊白鹿洞 三首

偶尋白鹿洞中春初識廬山面目真（往回數次惟此行始見廬山分明）雙瀑下垂深歲月（開先瀑布在西南遙望見之）五峰高聳切星辰（白鹿書院正在五老峯下）篤生豪傑寧無繼雄鎮江湖合有神安得結茆當絕頂此生長作看山人

肩輿晨發路逶迤樹老山深日上遲古洞有名傳白鹿斯文無恙仰　先師瓣香喜遂平生願遺刻貪尋絕妙辭指點重勞賢別駕不妨深酌更題詩（南康胥通府陪行因具午飲）

斷岡深谷少人行逢著山花不識名水滿稻田羣鷺下林藏茆舍一鷄鳴儒冠夾道儀俱肅（時郡學及星子都昌二學有生員九人讀書院中在擢對亭前迎候皆秀朗可喜）石刻臨溪字半明（將近書院道傍澗中皆巨石挺立往往深刻大書所可見者白鹿洞鹿洞風泉流雨文竹忠信流盃聽泉凡數十字蓋有文公先生遺筆焉其晦而不見者尚多有之）追省舊遊多漫浪斯文今日最關情

送楊晋叔京兆之任

玉立班行憶共朝金陵重覩舊風標九天召命來何遠千古心期話未消酌別盞香初壓酒過江帆趁欲

歸潮都人合識韓京兆佛骨端能手自燒

辛未五月九日仲弟允廸自丹陽寄來江行五詠時久俟不至遂用其末章韻作一詩答之

繞門迎候幾朝昏飛蓋飄然向大藩百里江津能自畫五年心事共誰論雖傳謝眺新篇到應負姜肱舊被存東海莫教明月上金樽分照欲傷魂

憶仲弟以六月六日上事（二首）

曾從東海泝天河又占吳山第一坡官比舊寮真特達（遞使同知免歸）魰蟠深匣未銷磨薰風別院啼黃鳥細雨閑堦長綠莎飛蓋東西休草草要聽含哺老人歌

桃花千樹塞玄都超佐薇垣 帝渥殊上事不妨霑暑雨開門先合剪春蕪農來徧野家應給寮寀同心德不孤須憶少年兄與弟青燈相對講三謨

奉呈 大人封君

簾幙風薰酒味柔野雲垂蔭晚油油靜觀物理都成趣閑聽樵歌或點頭衣笥遠封開孔雀（聞京中寄有孔雀袍上壽）釣臺新水下輕鷗不才又作經時別多負當年返哺謀

憶季弟（以上皆用仲弟寄來詩韻）

日照銀臺晃披垣五年五度沐 殊恩（拜右參一轉左參二進右通三轉左通四馳封五蓋五年內也）對揚閶切心無愧裁決從容令不煩章色入簾詩與遠花香迎客酒盃存誰知一片雲思欲共雲鵬萬里騫

次韻答楊司訓光郁先生時致仕歸

愁將病眼看催科不道剛逢使者過生理秪憑詩卷足夢魂原傍隴雲多氷霜晚節松當徑牛女佳期鵲近河（先生一向獨處官舍）不與故人畱一宿良宵争柰月明何

送少司寇戈公赴京

早從周道騁華驂閱歷年深事事諳諸老共推心德一兩都更踐法司三時須壽考天饒健人惜睽違酒要酣王國靈長端有賴登仙庵聽鄙夫談

送通政馮子珮同年赴京（二首）

先朝同醉杏園春此會南都僅七人（高文達龍德宣劉廷璧李公著胡伯珩子珮及余也）顧我官資偏耐冷喜君 恩命又更新廟堂自是憂民地青紫誰非報 主身高閣離筵殊草草有懷無惜附書頻（子珮行予六人者餞於憑虛閣）

小弟銀臺久備員長官今喜得高賢日明梧竹開唐省風度壎篪恊舜絃對酒共輸情似海清黃須讓筆如椽因君重起連枝念為把平安兩字傳

送都憲丁應韶入長銀臺

著處圓融德稱才還因求舊領銀臺看花莫問玄都樹把酒聊空白下盃心計向來勤獨運　廟謨從此屬豵陪有時雙栢軒中坐為道禎兒一味獃（雙柏軒者季弟所居廂房之新扁也）

壬申元夕　大人用梅聖俞韻賦四章依韻奉呈弁寄二弟

坎止流行到處歡童顔無藉酒卮還元宵月朗心千古紙帳風清屋半間晩愛吟詩渾入杜早知尋樂獨希顔分來一派源頭水洗透諸兒夢覺關

千金圖奉萬年歡況喜陽和次第還春酒復陳燈火

夜綵衣長在戶庭間天憐淡泊舒華月人為團欒逞笑顔猶有一般佳絶處紅塵飛不到清關

記得西湖醉裏歡滿城燈火夜深還（乙丑元宵正寓杭）老親樂在遨遊外賢弟官猶季孟間藩省秖今叅大議閭閻何日破愁顔身無童侍繞三口宅有重門庇用關

政通應得萬人歡將父心勞獨未還　紫殿香煙朝夕裏澄江明月夢䰟間豈無鮑叔深知管會有宣尼巧鑄顔他夕不妨更秉燭談鋒先斬利名關

夜坐偶作（時臥病僧菴）

斜倚繩床認斗牛火星初夜欲西流人間絺綌猶含暑天上風雲已報秋舉世可能無管葛腐儒空觧說伊周行藏兩字明如月領取清光付酒甌

次韻平陽方懋學秋夜客懷（二首渠時主王司成之家）

坐閱芝蘭長謝庭幾番時雨又秋晴流螢影度鄉心切老鶴聲回客夢清屋裏琴書渾冷落眼中星斗却分明還山自是尋常事問取鵬摶九萬程

一葉飄黃下碧柯羇懐強半屬詩魔山圍晩市風塵合月滿秋庭草露多賓主東南原自美才華西北定誰過玉泉金井深千尺汲引無能柰若何

壽致政大司徒洪洞韓公

宰相從來自有真故園消息幾回春遙看冉冉低垂翅贏取堂堂老健身烏弄花枝春酒熟山圍壽域衮衣新亦知海内瞻依在還擬彈冠踵後塵

次韻答吴石樓學士（二首）

累歲開雲日有程向人疇酢禮全生愁將小數迷金注不道諸公費玉成原廟曉晴高樹出公庭春雨亂蛙鳴報章未就心偏悚山北山南伐木聲

曾舒短翼共雲程偶落天南北路生人在蓬壺勞夢想詩來江漢妙裁成春風未遺梅花盡阿閣應聞鳳鳥鳴尊酒論文知遠近百年珍重是風聲

次韻儲柴墟少宰除夕感懐病起自慰（二首）

使宅清如學士廳一燈除夕烱寒星春風細入鑪煙紫食案高将菜縷青曾有嘉謨參禹益况餘新製敵孫丁從前只欠維熊夢聞說維熊夢始醒

大成門左闢寒廳華轂來趨曉戴星坐久玉山疑乍倒笑回銀海覺全青登庸正擬光毗甲陪祀還應戒上丁神相高明諸福在得需醇酎幾人醒

次韻寄答劉中和大尹

論文尊酒邈佳期春樹愁看暮雨滋桂管夢回三萬里河楊花發幾千枝庭參鸑鷟登科日筆掃珠璣退

食時游刃也知餘地在心君随處合巍巍

喜通政弟至龍江（壬申十一月初七日）

別來誰擬會江南細數年華已十三煙郭樓臺還舊夢夜窻風雨入清談燈花屢撥偏能健心事相看兩不慙白髮高堂凝望久豈無尊酒未容酣

仲弟久無書

立遡東風卧看雲多情啼鳥隔窻聞人非尭舜誰無過子有衣裳自合熏保障一方雖用武平安兩字豈須文床頭賴得清尊在且共良朋一醉醺

得家書知季弟以除日至邑城新正三日拜家慶六日焚　黄先是久雨其日始霽各識以詩一章

萬里歸來及歲除布帆無恙喜何如南平門壯知新作光遠堂深得暫居草酌夜畱親客醉朝衣晨向縣庭趨逢迎有道應忘勢不害真為孺子愚

拜舞能多喜不禁童顔朱綬畫堂深堦庭草木通和氣里閈兒童續好音　紫誥直從天上落香醪初向壽筵斟風吹幕動輕雲捲矯首南山見碧岑

旌旆悠揚鼓吹明翩翩輿馬快新晴　龍亭立處山增勢　鸞誥宣時谷應聲封號光華躋四品義方辛

苦憶平生每憐子季寗無見今度焚　黄禮又成

喜季弟得子

季方書報捧珠新喜動渾家色笑真十載震來長虩虩一門麟趾漸振振桑蓬出試寗論巧犀玉分張自合均天眷吾　翁全福在壽筵無日不陽春

寄贈仲弟進　表赴京

分守歸來暑欲徂遠飛雙棹入　皇都炎天黙試氷霜力壽域重披海嶽圖要得承恩堪醉飽不妨隨例有追趨賢勞合是平生事暫許鄉園入夢無

送薛全卿之淮安

往還不盡斯文好猶喜分符近在淮洪範剛柔歸擬議小民休戚繫科差風含畫戟森階戺雨濕青田盡海涯期月規模千古事好音須慰故人懐

送王甌濵赴北監便道歸省

寵命初臨正及瓜緋袍金帶轉光華門墻桃李新千樹南北車書舊一家晨省細將萱草看晝遊都付里人誇永嘉前輩儀刑遠心印傳來定不差

瀛洲會次豐原學先生韻（壬申四月十九日）

開徧春花麥正秋鍾山晴翠滿芳洲地靈合有群仙會景勝那無七字收淨洗玉盤行海錯徐開霜匣看

吳鈎年來自笑無靈氣敢躡冊梯出一頭（是會也以欽順有遠行將處之賓席偶疾作不克赴實亦不敢當也）

送歐陽誠之出守肇慶

吉州著姓歐陽氏六百年來幾泒分木本水源推刺史風流文采到司勳遙遙祖武今能繼藹藹仁聲素足聞多賀端溪諸父老炎天高蔭有青雲

送龍德宣之任瓊州

同鄉同榜復同庚獨以能官早著名臺院風隨銅虎去故園花向錦衣明從知攬鏡心長在須信乗桴道亦行尊酒送君還自省素餐應覺負平生

欠通

送呂仲仁少卿之任

沙頭別酒過江醒滿路懽聲是德馨飛蓋乍臨西瀾水携壺頻上醉翁亭山當戶牖瑤琨碧雨過郊原首蓿青同事亦知吾弟忝書來方自說趨庭

半山為歐陽時瑄賦

秀色知從武姆分蜀江迴抱隔塵氛骨蟠地穩疑藏玉頂去天遙斷出雲樵徑客稀群鹿擾草堂星在遠鐘聞會看叢桂秋花發山北山南處處薰

哭族祖壁翁（二首寓居景陵）

故園喬木碧森森新貫經營幾歲陰空有尺書頻問

侯何由尊酒一論心湖田繞屋秋仍熟紗帽籠霜病稍侵不道生涯今奄盡計來清淚滿衣襟

塵世勞多佚未償桑榆無復繫斜陽負薪有望前聞在坦腹多能後事詳每憶轉蓬聊異縣不知埋骨定何鄉舊時長徑山頭月夜夜清光滿屋梁

哭孤峯伯父

昭代遺才老一簞却憑高壽作恩官烏紗對酒壎篪合丈席談經弁總攢病起尚憐黃菊晚仙遊俄上白雲端孤峯絕頂良宵月愁向金陵洒淚看

贈王宜學時以翰編謫官嶺南

凉風吹客過金陵尊酒相逢感慨增路遠只知紅日近山深初見白雲層百年譜諜傳忠孝四海交游念寢興君力正強吾未老江樓春暖待重登

次汪司成秋日登獅子山尋閱江樓故址韻（二首）

絶頂風塵萬里秋閱江何處覔高樓草深欲礙遊人上林茂長容倦鳥休近水一灣明似玦遠山三點大如牛知君感慨題詩罷滿酌金罍坐看鷗

碧山紅樹玉人登水色人心晚共澄萬里軽帆風作使六朝遺跡谷為陵霜鴻過眼渾如客美酒開懷不計升強欲追扳多病阻坐酬佳句復難能

甲戌初度伏蒙

大人寵賜長歌謹用首韻賦詩一章以志感且以

申致眉壽之祝

青田官舍懸弧日五十年前正此辰科第偶然承世業劬勞何有報吾 親詩來錫福恩逾重夢想承歡意亦真猶覺寸心如赤子靈椿何止八千春

依韻奉答西皐叔父

五十又逢初度日聰明那及少年時高堂錫福憑黃髮同氣增光有白眉官久只餘金作帶酒醇何用玉為卮竹林勝賞須重覔已幸新民似舊黎（時江西羣盜之就招

者號為新民云）

次韻寄答銀臺弟

百歲平分業未光家庭杯酌但循常孤踪久合依盤谷清夢時猶繞建章江冷魚龍愁混處天遥鴻鴈憶殊行何應共睠姜肱被細講行藏到夜央

送大理胡伯珩遷少卿北上

北人官向北京遷騎鶴揚州不論錢原隰皇華如舊識官河新水快重沿手無高下究須白心有經綸髮正玄因送年家還自省坐慚清俸欲歸田

春晚登憑虛閣次熊峰先生韻

穿雲舊路偶重登歩屧軽如鶴背乗高閣俯臨千萬樹夕陽斜映兩三僧振衣總覺清風洒題壁惟應大手能何處花開紅又白醉遊吾記昔人曾

送楊晉叔亞卿入掌太常

尊酒江亭送長官錦帆高掛疾如翰風生綠樹吟懷爽鳥下平蕪望眼寬 清廟駿奔惟德稱治朝精選見才難台躔已近頭仍黑勲業何勞把鏡看

壽錢侍御乃父封君

曾抱遺經函辟雍倚閭人老宦情慵虛名漫領江州幕厚徳終膺柱史封七袠滿來還健在大篇吟就每

春容隔江雲物悲遊子壽域天教有路通

幽壤重光為唐仁夫少卿賦

两度　恩光照夜臺分明功自義方來林間稍覺悲風靜地下都應笑口開碑表嵯峨天近止山川盤欝氣佳哉舊灰未冷新煙續長使贏金父老猜

送龍孔紹上舍還鄉

浦樹迎秋咽早蟬江風吹雨潤離筵壯懷永結青雲上鄉思遥馳白鴈前伴得同聲深酒盞行逢佳景費吟箋已看頭角崢嶸見此去寧容久在淵

送同年劉廷壁出知蘭州

吳帆高映楚江秋轉向黃河最上頭落葉打蓬疑夜雨邊雲仰旆見州樓男兒意氣終能壯刺史班資亦自優都下故人長引領政聲多遺向東流

送大司馬張涇川進太子少傅致仕歸全州

頻歲求歸始得歸此心惟是老天知冠公聞望無多輩白傅風流又一時帆向瀟湘秋色遠首回鍾阜夕陽遲能将捧日排雲手盡采山中五色芝

送尹其信司訓之新昌

喬木名門遠近知舊官新命老成時重逢正擬論文細相送無嫌載酒遲氷雪戒途應耐冷江山如畫好

題詩憑将實學從頭講肯作尋章摘句師

送大司空柴公致仕

相送都門更一程喜於身退見功成舊提留鑰江山重新掛朝冠步履輕綵鷁亂流風正駛隼旟開路晝偏晴山林歲晚無塵雜幾箇松筠是友生

楊恒叔以母老求去　詔進太僕少卿以寵其歸（二首）

徵書暫起陶園主祖道榮歸僕寺卿京洛風塵從此出哲人心跡到頭清鷗迎釣艇添新伴客鬧詩壇續舊盟樂事騰於諼背取傍花啼作小兒聲

早從京兆聞佳政晚向留都近德隣杯酒未交心已醉篇章雖和諷能頻腰間合有黃金帶頭上終須細葛巾文敏家聲渾未墜百年林木盡含春

和答尹憲副先生（三首）

頻收佳什見情親一字都來不犯塵秋院揮毫風正爽曉窻開卷墨猶新論心每憶同遊處矯首難忘奉別晨門帶清流山附屋暮年詩酒共誰頻

天賦微才諒有垠誤蒙　新命出楓宸平生漫許心非石何道能令鬼不神報乏涓埃慚厚祿愁深江海繫斯人爭如未老身先退林下清風世所珍

十年一曲採芝歌高掛朝冠保太和風采至今傳蜀
土文章從昔重賢科情縈藻句能多寄光照寒門辱
再過休怪報章成怠緩兩曹重疊簿書磨（時兼攝工部）

和答楊司訓先生

芹泮香風十載聞故山歸早亦殊恩春來每自添詩
債洒罷同誰卧竹根臺省備員遥慶我篇章傳世竟
輸君因風報李還西望雲樹參差日未昏

奉和　大人示喜之作

天恩已自
先朝厚休命還從此日申三品從班兼着我萬邦黎

獻豈無人憂時鬢跂終誰諒衛道身微每自珍勉率
義方圖寸補永怡黃髮照青春
山明水瑩西岡里日暖風和久大堂　老父自應多
受福諸兒都辛畧成章才慚吏部纓能濯識可銀臺
佩合楊海道書回仍有獻壽筵珠玉爛輝光

送胡司徒致仕

壽篇懇著留公句公竟投簪可柰何林下清風應更
遠鏡中踈鬢未全皤功成不負官曹重身退還膺寵
命多却把釣遊尋往跡携竿重去弄晴波

寄銀臺弟及寫懐各一首俱用其采石登高韻

樹色凝寒鴈陣横兩回江上送君行長年也識沿洄
意流水何如去住情將父事諧心最樂登高詩到語
堪驚別來還夢金陵否早晚相親是交生

柳暗春城起暮煙城頭殘照數峰妍欣同道侶尋顔
樂懶聽詩翁詠李娟蜂蝶有營終自苦夔蚿何校漫
相憐素來心事如絃直得謝浮名更洒然

羅子文侍御墜馬傷足有作次韻（二首）

九衢驄馬乍停經羸得都人掉臂行事出不虞應有
數膚存無愛豈無驚少拚日月供衾枕兼把琴尊養
性情高歩天衢玄髮在直須宣力徧蒼生

詩句清堪敵草塘為占諸福定如岡還臺再騁追風
驕宴客仍開晝錦堂便好喧呼如杜適可能堅卧似
袁僵他年華轂翺翔地細雨新橋路莫忘

次吳白樓借山韻

借居聊誦鵲巢詩兼得峰巒不費辭青眼熟看忘主
客紫金遥對辨公私棲雲老樹巖頭幹照水名花洞
口枝仁者安然如固有我來須盡壽筵巵

送學正蕭乃禎同考應天事畢還定庠

秦淮西畔棘闈深夜燭晨光最苦心自信吹噓遺朽
木總知淘汰得精金儒門譜牒端能繼客路風霜亦

慣禁此去三鱣佳兆恊再從天上叙鄉音

送王司成考績

離筵氷雪瑩征袍未説官資望巳高戀闕豈辭來往數過家無有送迎勞百年繼武仍科第四海知心總譽髦春暖鳫行分又合鳳池從此對揮毫

送大司成魯蓮北改莅北監

南北山川總　帝畿賢勞那得謝驅馳江濤滚滚風初定燕黍芃芃兩載滋多學竟須歸易簡時文先與變支離臨岐病眼分明在不負清朝國子師

少司馬陳公進大司冦致仕僑居金陵

宦轍留連即故鄉石城斜日錦衣光官高獨欠樓臺地身健何須服食方繼粟　深恩應有數承家餘慶故難量都人拭目看英會莫遣風流擅洛陽

送潘寺正鑑任福建僉事

棘寺勞多德在人外臺超擢　寵恩新未論富貴還鄉里豫擬澄清到海濱秋院兩𣪺蕉葉重晩衙晴色荔枝勻重芳汗簡應留意惟有廉公兩字真

午日白巖司馬招飲于天界寺席上次寗菴宗伯韻

高雲閣雨試朝晴寶地清凉即化城江不擇流看欲納烏猶求友聽嚶鳴衣冠巳盡東南美歌舞兼容雅俗更聊把閑情付游衍永持忠赤賛升平

孝陵行香喜晴用前韻

遥鐘隱隱報新晴陵樹蒼蒼接禁城燈火重門千騎出陂池流水亂蛙鳴瞻依地切天同久奔走身微歳屢更歸路喜看紅日上南山剛與帽簷平

題山水畫送郭姑夫南還

竹溪溪上久逃名秉興飄然到石城尊酒咲談剛匝月腎腸傾倒見平生雲移遠樹千峰出風送歸帆一葉輕福壽直将山海祝畫圖持贈不勝情

憑虛閣宴飲次吳寗菴周大理韻各一首

十方雲起望來迷下界聞歌客到齊高會我叨陪末席捷登誰肯犯旁蹊談衣日用諸秉小氣逼星躔萬象低吟罷不妨歸路晩緑楊無數鳥爭啼

雲藏高閣樹浮煙老衲焚香導客前秀合江山千古在美兼人景一時全爭哦藻句添公事頻繼芳尊減俸錢紅日醉看猶未晩羲和應與暫停鞭

貞壽堂為安福朱仁舉人祖母賦（少司空趙先生所扁）

堂下蘭菲桂亦芳栽培人只在中堂栢舟自昔閑風教春酒頻年祝壽康過雨遥山朝翠合凌霜高竹晩

陰長司空為秉春秋筆兩字應垂百世光

辛丑十月七日早辭　朝有感而作

萬年枝上萬鴉飛曙色蒼茫接　禁闈當路驊騮行總快候　朝燈火聚還稀南來日久衣添著西向心勞帶減臺寶鏹再承　恩賜出鑪煙裊裊思依依

寓儀真公館大雪

清源見雪又迎鑾天遣愁腸一再寬杯酒自堪供變理瓊樓誰切念高寒孤村乞火還趨市小艇求魚巧泝湍　詔許寧親歸有日緘書先遣報平安

戊寅春分日祀先禮畢奉

大人合宴于中堂喜而有作

神馭初旋燕席張東風花柳日偏長圭田永食諸孫報福酒分霑滿座香歌舞總能娛大耋笑談時復得周行歸寧已荷　天恩厚吉禮參陪更有光

觀瀾為曾峻術賦

門前屋後雙龍水岓岓青苔送急流應恨早年無眼力頗於中道識源頭高人會肯傳琴譜稚子何須理釣鉤便把脚跟牢劄定芳名從此合多收

慶季弟新居落成用仲弟韻

新構崢嶸與世更宋朝遺址尚依城地靈總信人須傑心遠從知夢亦清春酒日長花縢發曉簷風細鵲雙鳴百年事業無窮在一善何妨取衛荊

吳甯菴宗伯家園絲瓜有一蒂四五實者次韻

二首

生祥生到後園瓜始信天親積善家一氣分張還共蒂五行團聚正交花題経大手絲成錦賞泛深杯影辨蛇靈種只疑傳不得未應無地長春芽

浮花摛畫紛垂實和氣熏餘更發祥未說嘉賓來四面會看仍代起三場巧憑造化人難測秀出叢蕭露轉瀼往事合將同穎況作書何日獻　明堂

中秋燕集　大人命以看字韻賦詩

宦海心期欲訂難一時齊奉萬年歡堂高坐待冰輪正酒醲行分夜氣寒物外高懷原灑落人間真福是平安壽星近與南山接還上層樓仔細看

次韻憲副弟獨遊金魚州

一見洲形便識名去年曾此共臨清路盤絕岓遊蹤步秋透遙山望眼明老樹新篁均兩露浴鳧飛鷺各心情雖然獨往堪乘興誰與詩成勸一觥

送李濟之赴寧波貳守任

暫假霜威肅泰和（李以御史再調而來）又飛文旆入寧波當官

已見勤勞著敵愾兼聞斬獲多（嘗與勤王之舉）老樹踈花江畔影古峩新調別時歌相知相愛相期遠汗簡功名諒不磨

次韻憲副第元日志喜人日寫懷之作（己卯歲）

晴光朝動綵雲端拜稽欣逢后土乾家慶一門春鎮好　皇恩三世海同寬瓊葩的歷含殘雪瑞靄氤氳繞畫闌早晚賜休應有詔鯉庭從此日承懽

流傭無處覓完襟何意春雲又作陰把酒未消今日悶讀書曾見古人心望懸北斗虚回柄責在群公合受箴賴有庭梅為伴又愁來猶得對花吟

遊青原山（庚辰閏八月十一日歐陽綉衣從龍季弟允恕同遊）

朝訪名山露未晞翠嵐浮動欲侵衣坡頭路轉松陰合隴上人間荳莢肥泉響遥聞心已淨寺門初到夢先飛從來勝有煙霞癖爭柰行藏與願違（數月前嘗夢遊上元縣一寺又入山則宛然夢中境乃知上元即青原亦異哉）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九

七言律詩七十八首　七言排律三首　歌一首

清明謁　陵有感（辛巳年）

曾騎羸馬遡秋風廿載重來鬢已蓬史館故人多化鶴泰陵新樹復摩空山連禁籞春仍碧花傍齋廬晚更紅坐聽白頭宮監語鑪煙銷盡思無窮

送太宰廖公之任南京

春風飛葢出長安蘭臭彌襟執別難河近故園分馬頰山臨東省見龍蟠經綸業共年華遠舉措功歸士習端便擬從公從未得永懷遥寄碧琅玕

送楊瑞虹亞卿謝病還蜀

昭代家聲海內聞兩朝華寵職頻分正趨黃道依紅日俄向青山卧白雲物理亦知無定在襟懷聊與釋憂勤鏡中玄髮應難變滿擬重來更策勳

慶劉鐵柯司寇八十壽

江亭酌別公初老煙樹馳情又十春暮景喜聞身絶健秋曹猶頌筆如神花開別塢飄香遠歌送深杯換曲頻誰伴咲談終永夕孟光曾共早年貧

次韻蔡都尉自喜

鳳簫聲協早登仙金石何如信誓堅曉入簾帷香滿

霧春融庭院柳鋪綿德門慶衍兒孫令戚晼名芳遠
近儔重覲　嗣皇如　憲祖未妨詩酒樂餘年

送彭錦衣濟永歸蘭州（幸菴司馬之弟）

金臺雲氣接金城去住偏關手足情經國雄才新遇
主承家能事舊宜兄百壺且壯登車色雙鯉應傳過
隴斂眼底太平渾有象騰哦詩句莫談兵

汪石潭分惠新酒無侑以詩依韻走謝

寒欺吟筆硬如柴鄰饔分霑一笑排透鬲便疑生羽
翰賞心何必論官階方傳內署名難擬韻洽同袍樂
每偕銀燭燄光搖醉眼報章題就漫稱佳

送熊峰太宰祭告東行

百神隨帝扶　輿運啟禮春來次第行祝帛遠將周
上宰衣冠迎拜魯諸生堯陵孔廟瞻依切漢檢秦碑
感慨并風詠也知餘樂地玉堂青史仰裁成

送劉克柔尚寶祭告南行

朱函分捧內廷香旆指西南驛路長將祀有誠宜受
福登高能賦更飛觴鶴樓曉照熏殘席牛渚春潮接
故鄉須憶明良千載遇壹遊雖樂未容荒

送劉汝忠尚寶祭告東海東鎮

晼分青帛出　廷中才地真當海鎮雄馬首直迎初

上日旌旄徹颱欲回風亦知物色勞題詠應有馨香
妙感通十載關心松栢路更持杯酒酹先公

慶敬所少傅六十壽

力扶周鼎寸心勞紅日初升見二毛神秀早從南嶽
降忠貞頻荷　王音褒花迎大丰春無際喜動連枝
望總高元老壽康天下福承　恩長傍鬱金袍

送張敬亭都憲還宣城

優詔覲承返故鄉春山春水盡增光懸車已遂題橋
志背郭應開佚老堂花塢嬉遊詩轉富賓筵歌舞晝
偏長也知別有酬恩地接武亨衢見兩郎

二月二十九日隨　駕耕耤

壇上風雲護赭袍壟頭旗鼓夙分曹三推預擬粢盛
潔萬壽緣知稼穡勞景向春妍人總快燕逢　恩賜
我猶叨升平敢就諸公卜未取明農一節高

三月初七日　駕幸太學喜而有作（時朝鮮使臣陳乞觀）
（禮　詔特允之）

翠華侵曉蒞成均道仰先師釋奠親王振金聲千古
韻鳶飛魚躍萬方春講容坐聽承　優詔光許陪觀
慰遠人茗飲啜餘齊拜舞中天文運喜重新

成國朱公奉使安陸恭上

興獻帝冊寶

奉明園樹　九重心目極南雲思不禁玉冊尊親昭盛典上公啣命愓冲襟花迎使節晴川麗風引香煙暁殿深登薦禮成歸奏早開遊應出賜來金

承乏南銓同年諸公會餞于石潭少宰之第即席聯句為贈余因賦短章留別三江以冢孫之戚不與時五月二日也

金石交情向白頭一尊今日轉綢繆心同不道江湖遠材劣偏慚雨露優綵筆有神看並掃明珠無價辱分投秋來更喜多鴻鴈別後書應次第收

五月四日　朝辭後過部中告辭白喦太宰留酌于水鏡堂已而移坐花間同石潭少宰聯句為贈余亦賦短章留別

花前樹底更移尊醉眼看花未覺昏長卷倏題佳句滿高情須共古人論極知場藿堪終夕誰遣驪駒已在門商鼎秪今欣有屬漸容投老白雲村

舟行有懷三江宗伯用收字韻奉寄

離索偏懷老狀頭交情自昔兩綢繆已推永叔文章妙更仰王曾德望優祖道深杯妨共把雲林倦翮有先投蘭枯莫重經時戚笑實都看晚歲收

送胡伯珩都憲入賀、尊號禮成

剛拂行塵又送行蟬鳴高樹已秋聲使華盡仰中丞貴嘉會欣逢大禮成喜動　天顏榮晝接養除　慈極副蔡傾晚風涼月過從地尊酒從容話兩京

送郭正學太守之辰州

晝舫南來日幾程眼前華寵見雙旌宜民豈乏循良政折獄曾留敬忌名溪繞舊封巒路合砂登新穴貢函盈臨岐重憶當家事入境還看竹馬迎

鈐山堂為翰讀嚴惟中賦

堂上昔年曾聚首隔江山肯送青來雖緣客路忙中別也識天機靜裏該文筆迅揮端有助道心深契了

無猜出門咫尺多芹藻誰信詒謀更遠哉

贈大司寇趙清溪先生次熊峰太宰韻（二首）

才高當代更多聞到處真成旱歲雲司寇得人方慰我留都分務復從君山河再展于公第案牘新刊杜禹文偏是後湖風物好不妨飛蓋往來勤

去來心迹喜雙清官署依然接太平（南京三法司皆在太平門外公先是嘗佐南臺故云）湖水滿時蓮正發圖屏空處草還生爭看老氣凌霄漢自倚丹衷答　聖明堂後新碑高幾許知公無愧續題名

次徐太守登快閣韻（二首）

飛樓獨立俯重闉高興凌雲得句新江氣半侵巖岫曉菜花微漏圃田春暫延故老還諏俗遥望窮簷總切身分合趨陪慚蹇劣杳如南北海之濵

戶牖憑虛次第開喜看春色上蒿萊香凝便坐遥山合風動高旌過鳥猜詠物思深渾脫洒懷賢心苦重徘徊寧知父老瞻依切顛倒雙江作壽杯

東湖書院為吳獻臣亞卿賦

高情偏愛水雲村書院新開地望尊未說五車堪實腹要將諸子共尋源風回遠渚漁歌斷月滿中庭桂

影繁誰信我非曾宿客曉來傾蓋已忘言

張怡軒藩臬以使事便道過家省墓訖遂還任

晝遊初洽又辭鄉綠水紅蓮引興長寢食未忘公事了姓名曾列薦書香洲連驛樹藏鸚鵡山染晴雲躍鳳凰早晚政成應入奏更從天上沐　恩光

送通政弟赴京

東園花木正芳菲誰遣行藏與願違還闕未嫌雙鬢短報　恩渾覺此身微柳縈別緒紛如織風獎征帆疾似飛諸老會時應有問幸容衰朽謝朝衣

詠茉莉用通政弟韻

庭前偶結三年伴嶺表曾聞四季開弱朵慣涵清露重幽芳能趁美人來未論茗椀分餘韻且向冰簷護宿栽花譜流傳多鉅筆總誇顏色亦偏哉

詠憲副弟庭中茉莉用前韻

南屏緊護芳菲地為問霜前幾度開老我不應迷路入晴蜂猶省傍簷來香浮壽斝憐新摘根穩陶盆憶舊栽却笑詩成花已過凌冬能發更奇哉

用韻招二弟小酌

時平稍緩憂心擣老去何妨笑口開已戒張遊花底坐預期聯步午前來和鳴莫負朝陽扇晚翠曾壓老

父栽記取詩人歌蟋蟀一觴一咏亦宜哉（父母俱存兄弟無[illegible]又逢盛會全福人也）

滕王閣新成燕祠文謝二忠次陳高梧都憲韻

江上重瞻第一樓按圖還是幾春秋衣冠聚會清時事歌舞銷沉異代愁北斗近簷星盡拱西山迎客雨初收俗傳澤國須雄鎮賴有中丞肯細諏

兩公真不愧儒冠斗牛秋高劍氣寒百尺新祠連閣起萬年青史當經看勤王慷慨心俱盡就義從容事總難風馬雲車無近遠他鄉何似故鄉安

送朱推府顯伯考績赴京

南山凝翠雨初晴高樹含風彩鷁輕戀闕不知江路

求過家還趂晩潮平雲霄此去看凌厲才氣從來羨老成最是平反遺愛遠挽留無計若為情

壽徐大卿廣賢八十

門題三鳳爍金鵶天柱東頭第一家官到大卿心更小齒登甲壽德彌嘉幽居地遠江如帶仙侶遊深棗似瓜從此耄期無用祝靈椿原慣閱年華

壽節菴叔父七十

竹樹陰濃小逕迂壯遊那復夢江湖門衙遠岫將青入身到稀年謝杖扶肯播力均家有慶代終心一德非孤憑誰喚取丹青手為續西岡五老圖

讀歐陽碧谿詠雪諸作用韻羨之

雪裏豪吟忘旦暮句中深念亦黔黎才高豈待搜尋得興劇時同戲謔為稍出肺肝酬大造還將風雅訓諸兒余衰已甚應藏拙試問年來和者誰

謝曾石壁僉憲過訪

一冬纔見兩朝霜高蓋臨門喜欲狂雲雨謾憐翻覆手（時曾公偶慍于群小也）利名俱脫戰爭塲瓦鑪續火添和氣尊酒論文款夕陽豫擬春遊何處好童洲橦寺正相望

送鄧正科還南安

已是聰明不及前那堪鼻孔更成淵醫門晩遇肱三折官薄真收效十全入眼更憐風韻別論交應覺世情偏百年種德深深在諸老留題有鉅編

壽楊潜菴七十（二首）

群從風流不復瞻喜看霜雪在多髯芝蘭滿院紛呈秀水竹成村獨養恬山拱壽筵秋更碧客貪清話夜仍淹七旬自是人間少五福惟應好德兼

得謝朝簪力已慾秪應肝膽向君偏手書月計方成束福履時聞總勝前謀客肯忘林下老抱痾空憶會中仙桃花浪軟綿陂緑更擬春來好放船

送謝掌教夔之任同安

通家情好比連枝猶憶宜陽話別時桃李賸霑春雨化松筠偏挺歲寒姿　恩須魏闕新街潤路繞（直抄謄向）閩山疋馬遲高士軒今無恙否便風須遣故人知

壽蕭鴻臚七十

天上歸來二十秋海中仙屋又添籌筵開暖應黃鍾律酒進香凝碧玉甌扶老妙方資夜氣傳家深意屬書樓司空閥閱渾無忝耆舊誰當作伴遊

賀竹港建小宗祠聯科坊

峭號延羅兆有開發從營構見多才祠堂得地靈龜

勑棹楔凌雲過鳥猜家家科名光譜牒綿綿香火續雲來霜清旦氣虹梁舉六偉敲高皷似雷

和陳靜齋都憲歸休志喜之作　二首

久勞暫逸　恩私在誰信中年便得休疏廣畫圖能赫赫展禽心事故由由華堂燕雀爭迎主別館松筠總奈秋有客問奇千里至不應終日對年求

亦知動久還思靜應悟其間至妙歟寒谷春生吹律罷暮山雲返作霖餘籬邊勝采陶翁菊床上無攤老氏書二十年前尊酒會秪今吾是老狂夫

秦鳳山寄示歸休志感之作依韻答之

向來頻試活人丹此日懸車靜入鑾黃鳥多情仍送酒青山無恙獨憑闌身強底用千金藥境勝應添百齡蘭海內耆英渾有數幾人東向祝加餐

用鳳山韻自述

久矣褰頹變遲丹夢魂無復到金鑾風高徑竹秋偏爽露浥庭莎夜未闌筆硯廢來聊學圃珩璜抛後穩紉蘭老饕不管傍人笑官粟猶能滿意餐

次韻劉煥吾州守見寄

行藏隨分了無疑秖許平生鮑叔知荒徑旋開那用買深杯難強故應辭猶期向晚粗聞道頗悔從前浪作詩汗簡功名君自省龔黃千載合追隨

謁初祖主簿府君墓太玄觀主蕭雲漢候于途因過觀中少憩而歸　四首

雙壠亭亭四百秋（府君嗣子附塟其側）總知龜卜契人謀山形盡向龍門合王氣長依宰樹浮蘋藻薦誠趨後裔詩書垂裕仰先猷獨憐官轍驅馳久今日重來已白頭

山勢遥瞻百丈雄佳城盤處却冲融清溪世遠碑相亞白屋人淳姓偶同（府君墓右前去十數武有清溪楊氏祖墳文貞公墓碣表馬山下居民十數家為攻木之工皆羅姓也）藏歛有光應射斗出雲何意也從龍諸孫滿眼來能數若報當年種德功

髯翁疑是地行仙手把熏爐導我前溪上路窮琳館出屋頭山合錦屏連古碑有字渾能辨（殿中有碑題磯牛僧孺撰）鴻寶非人可浪傳

追省舊遊還一笑苦寒曾訝酒無權（廿年前送司空張公之葬寒甚殆不可支歸迹畧憩于此座客皆相先引滿累觴而散）崢嶸臺殿俯清流瀟洒仙翁足應酬福酒旋温聊共酌靈砂雖近不須求風前客袂長林晩雲際鐘敲古洞秋先壠隔山纔咫尺一回瞻拜一來遊

壽正郎尹南山八十

項中仙骨自成峰未數丹砂玉屑功袍笏滿門官獨顯篇章行世字尤工幾人大耋童顏在百里耆英賀

席同何物更能醒醉眼鳳毛群繞碧梧桐

次韻小雷洲靈芝

水釣巖棲道亦光懶将毛骨試仙方禎祥特地呈三秀孝友原來萃一堂白首聚觀喧咲語絲毫描寫富篇章門閭自此須高大俯瞰黄茆百仭岡

次韻答曾蠡海

京洛風塵暗九衢岩松翠飽歲寒餘晩從故里開新宅時對青山讀舊書恬養會教春夢少静觀應覺此心虚南轅北轍成何事細數平生愧不如

次曾蠡海賀進階韻

碧山真隔紫宸朝石瀨濺濺遠市囂衰鈍已慚金作礪光華那稱玉圍腰誤煩　詔旨來空谷復枉詩筒過野橋一寸冊衷何所似華封三祝　大哉堯

次韻王磬江對雪效禁體之作

清光寒氣坐來兼野逈風微勢轉添山路葢深時誤馬竹枝孳重半欹簷奇思丙夜軍麾急静覺澄潭釣艇淹白首竝耕渾有幸多收麰麥禾傷廉

承示禁體雪詩韻險而句工誠傑作也敬服敬服碧谿頻和十三首何其富哉往年嘗得碧谿雪中高作一韻疊至數十首僕自知非敵勉和一章以答其意未有吾衰已甚應藏拙之句荷其見諒遂斷來章僕自此亦不復作詩矣今來盛意不可虚辱輙復強湊五十六字奉答意淺詞澁足見開荒之費力也惟覽而正之幸幸

送繆州守之任夷陵

愛國情真
聖主憐歲中官職看頻遷北來製錦鑾煙斷西去行春郢樹連嘉績儘教光汗簡老懐偏是惜離筵丁寧至喜亭前柳淺繫東吳萬里船（繆先世冊徙人）

慶曾石壁僉憲八十壽（二首）

浴沂剛值暮春天又闢華堂展壽筵一道笙歌麟趾竝兩階冠屨豸袍先心清自得延年術官乂曾無負郭田鄉里秖今須表正願公長作地行仙

未及稀年勇退藏年躋大耋更康強旌旄到處賢轂在杖屨便時野趣長觀物分明惟道眼傳家珍重是書香平生最切高山仰獻壽深慚藥裹妨

己丑元宵西野弟見遺閩燈一架約同賞而未果今年節届兒輩出而張之固請一觀因奉卮酒為壽余感念存沒俛仰惻然竟不能成歡而罷爰賦二律以識余悲（庚寅歲）

漫說良宵抵萬金閩燈高照畫堂深精窮物相誇能
事細析秋毫覺苦心五彩特宜紅燭映雙眸剛免黑
花侵早期對賞人何在危酒停來痛不禁

魂遊今夕定何鄉忍對華燈獨擧觴壁上龍蛇神未
死（春帖彡西　野手書）座間風雨夜偏長寒林漫託孤棲翼古
匣深蟠百鍊鋼平日讀書渾恨少五車剛費一杯藏

慶歐陽碧谿六十（二首）

深巷閒門取自怡屢煩當道駐旌麾才如太白名偏
著賦埒楊雄字總奇花甲荐更新歲月栢臺猶仰舊
威儀諸郎繼武渾能事此去恩波未有涯

君作行人奉使初贈言盈卷我偏迂那堪歲月推遷
速且喜山林燕息俱報國餘忠森令子養生真訣陋
陰符從來畫手多傳信合寫人間壽豈圖

慶蕭有容親家開六（二首八月十日）

老人星見塞鴻來萬里澄明壽域開望　闕禮成天
正曉通家情重句還裁清香近起團團樹晩福真宜
灔灔杯心遠地偏今是在要知陶令是仙才

百年簪紱幾英豪肥遯丘園也自高瓜地兩餘延蔓
遠橋林秋半著枝牢佳辰快覩群賢集令德何慚大
手褒勉續南山歌萬壽仰高長得慰兒曹

次韻答郭本寬大尹

名題鄉榜憶同年愧以潢汚邇檻泉宦海每憐稀聚
首恩波都幸早歸田君逾大耋知猶健我有深杯儗
共傳藉草春山如見許乘槎應不羨張騫

送金司訓致仕還鎮江

經閣新成坐有氊講餘歸興忽飄然笑看桃李春風
在貪取煙霞樂事偏鷗鳥慣來遵渚近鯈魚初上入
庖鮮林深地僻新聞少免得閒愁撓夜眠

送張司訓　作汧陽令

十載清風首蓿盤時來今喜拜郎官尊崇亦自民間
起得失饒經局外觀酒盡江亭催去棹秋生秦樹鮮
征鞍朱絃只為知音贈携到琴堂子細彈

次韻答歐陽主素掌教

草堂客到聞新句花塢春來見小車閱世頭顱渾盡
白向人肝膽未曾疏寛涵遠岫堪晨夕天縱浮雲任
卷舒幾度揮毫還念我賸分珠玉照林居

慶廖晴山太守八十壽（二首）

三紀賢勞鬢有霜懇辭符竹便還鄉晝遊轉覺朱轓
貴林卧偏憐白日長老圃寒花隨意采南山晴色捲
簾當從知鼓缶歌能壯春酒如泉客滿堂

鄉榜題名一咲同白頭林下兩枝笻多君坦蕩朝朝樂顧我疎頑事事慵載酒便應娛大耋抱痾猶阻挹清風曾聞三壽如陵句借我成章思不窮

慶三從叔父宏菴翁八十壽

百尺樓成兩鬢霜老來仍喜濟時康延年藥省惟餐菊賀壽杯深更鼓簧德肖雲山（先叔祖號也）人共仰齒先嘉會（堂名累世同居）祀能將願言百歲從天錫看取孤孫贊力剛

燕落文光（為楊柳之憲副題贈楊太守）

螺川門第鬱相望忠節家聲遠更揚高棟妥靈來孝感輕雲含雨避文光表章珍重邦君筆酬酢殷厪憲

伯觴嘉會百年曾有幾詩人端合詠無荒

贈引禮舍人曾氏悅

最是曾家好弟兄相親相愛自平生家庭舊業尊黃卷臺榭春風茂紫荊部檄遠塵專使捧 王門爭覩曳裾榮入閶洊薄何須論千載椿津有令名

答歐陽碧谿次韻（二首）

老憑杯酒傲冰霜驚喜詩筒落醉鄉象管力無周鼎重龍泉光射楚天長調停律呂心偏苦鞭駕風霆勢莫當千載蘇黃門戶在幾人携手共升堂

雪月風花引興同日來何處倚吟笻明珠作棒增新眩醇酎分需起宿慵考德欲尋耆舊傳論交欣見古人風厚來薄往君休訝學未成章力已窮

和楊邃菴韻送林見素都憲廵視江西

長風吹浪錦帆遥又向江湖答 聖朝斬馬劍存心獨苦活人冊熟手親燒春回赤管謳歌動霜壓黃茅瘴癘消罔兩絕蹤逢霹靂攙搶端合避招搖香先黍稷崇周訓信炳冊青肅漢條簿領豈煩諸葛校辛甘須藉易牙調十年仰斗誠偏積一片離魂黯欲消丕泛蒲萄期盡醉帳依楊柳未全彫詩成好為知音寄

義重無勞舊隱招鼎軸只今公論在故應踈拙伴漁樵

賀姊夫楊顯正滿五旬

百歲平分鬢未絲臨風玉樹記當時東方玩世多訝達端木標科擅說辭遺簡尚懷庭訓在芳名贏取旦評推滿堂佳客深更宴繞屋良田幾曲陂黃菊晚香心共遠紫荊春茂樂偏宜巖棲有味甘肥遜天運無情任客移華旦新年仍受賀昨非今是早能知長生祝罷無他語仙果終看結子垂

次韻答王宜安

好篤金蘭自昔年風標真象抑菴賢甲庚未論誰為長糠秕應慚我在前繞郭雲山多種玉满池春水獨栽蓮興觀日誦詩三百施濟庭餘禄二千夢説事賒便築野希顏心苦耐鑽堅名洲久著龍頭讖蓬島仍棲鶴背仙會展謀猷資世用肯将通介逐時遷高才定有高人識大器端從大化甄白髪慈闈憑養志青雲難弟况随肩中書太傅千年譜武姥澄江萬里天共學斯文空老大巧逢新格謾顛連借巢恰似鳴鳩拙攬鏡羞爭玉女妍勇盡敵塲疑再賈灰寒冊竈訝重然時當易轍聊憑軾座有知音敢絶絃珍重交情憐鮑叔尊嚴師道愧伊川雖存立雪尋常地終欠吟風一二聯肥遁向懐追漢綺中興今喜際周宣長歌寵贈能無和報國微軀擬竝捐

送鄭端典親家還鄉

十年两度清溪曲細説家懐及鄉俗前輩凋零足嘆嗟後生満眼多翻覆逢場思戲酒思沽有田不耕書不讀行止模糊里閈嗤門戶支離祖先辱豈知貧賤亦天生不驕不惰有時亨析薪能荷自堪樂緼袍雖敝誰敢輕千言往復两無忤愛君瀟洒更老成鬢毛畧見數莖白心地光涵一寸明山水可遊無過此茲來却奉邦君使貢金三十鋋鋋良結伴八九人人喜午榻棋敲數着高夜筵杯酌三巡止豫指歸裝只要詩熟知宦况清於水西齋褊淺難久留短歌何以寫綢繆两家兒女粗解事與君垂老應忘憂百年風月未為少两段平分後段優我亦行藏無固必會當解組共遨遊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十九

僧名浮屠塔名浮圖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十

七言絕句一百四十首　小詞二首

題許由傳說二圖

箕山樹古白雲深孤塚誰封却到今曆數由來歸濬
哲荒唐餘論豈堪尋

箕尾儲精泰運開巖居何意畫圖來漢文也解徵奇
夢不道黃頭乏相才

題雙鶴圖

胎仙本是仙家物長與群仙作伴閒何日傳書雙渡
海誤將形影落人間

雨霽秋江淨晚汀憑高一望野田青閒來不用看圖
畫好構城南放鶴亭

晚看取魚供　先妣愍忌之薦

記得明朝奠酒漿取魚侵夜繞回塘　慈顏一去無
消息腸斷西風桂子香

發能江（以下俱壬申夏考績北行所作）

浦樹亭亭散曉晴鍾山回望轉分明順風順水船如
馬初是朝天第一程

過儀真

樹杪浮屠遠露尖官船梗稻客船鹽十年笑考三年

續東去還須半月淹（送大人赴仲鈫官所）

過金山

八年三度金山過圖報　君親總未能盤石隱江清
見底濯纓無路愧山僧

發京口

灶府從來酒味醲秪今租稅不全供雖然上下都無
事淮甸旌旗在眼中

過丹陽書所見

丹陽吏卒紛紛過遥接觀風使者回平輓一舟無百
力唱呼轂合響如雷（後其人果干清議）

過常州

新堞連延表舊城城中門第半公卿千紅萬紫皆春
色白傅園林獨擅名

過無錫

好山如畫隔蒼煙洗耳空懷第二泉要識太平涵育
久古城為路半無磚

喜鄒永章承事來訪

一杯初把望亭前萬里神交二十年曾記南塘松與
石眼中今始見高堅

永章弟永明揮使晚至請次日登虎丘

笑談取適元方簡俯仰留情叔子文白首怡怡還好客相期同踏虎丘雲

遊虎丘（虎丘俗地也詩殊不切）

名山不用多粧點景物由來自有真客到山巔僧未覺野煙籠樹鳥啼頻

過吳江

湖心有地還成縣湖面無雲總是天一帶西山青照眼囊中那得買山錢

次嘉興

客中午日嘉禾郡江上清樽父子情芳草亦能醒醉眼榴花何處獨分明

拜別父叔

滿湖青草黙無言歲歲春風不離根遊子却慚湖上草白雲回望渺平原

復過蘇州

千年事往不須悲後此千年未可知今日繁華天下最我來剛費七言詩

復過無錫遇雨

東風吹雨向毘陵山色濛濛對曲肱平日愛山今轉解只須常看不須登

復過常州承李太守羅二守餞于毘陵驛中

薰風醉我毘陵驛高樹陰濃鳥緩啼但使客來醇酒在不妨曹相卧臨齋

羅二守復携酒送至新閘

雲樹十年多少事畫船尊酒故須深那看又作匆匆别明月今宵兩地心

復過丹陽阻淺久之方脫

平生行路喜遲遲耐得如今閣淺時似有高人騎駿馬也曾清晝陷深池

復過鎮江

城兼山勢兩崔嵬池受江潮日往來和雨和煙瓜步柳隔江猶解映樓臺

過揚州

兩兩三三聽事人陶然都是醉鄉民黃昏㸃鼓移舟去揚子灣頭月似銀

過邵伯

聞說去年湖水泛舊痕依約半柴扉今年一飽天公賜處處牛車刈麥歸

早發高郵

湖氣連城雨未收行邊多是打魚舟因何換得農官

做添著湖田萬項秋

次淮陰

漂母祠前起夕陰隔江漁艇對孤吟干戈滿眼諸公在合有千金一飯心

借得公舘養痾

擬借禪林暫託居偶臨公舘更清虛門前盡日無車馬一味薰風養病軀

公舘即事

庭前高樹欲凌雲擾擾昏鴉漫作群明月滿天人已靜數聲猶向夢中聞

内子生朝

花吐高葵日正長草深幽砌獨焚香浮生苦被虛名累仍向天涯憶孟光

讀桂進士兄弟文字喜而賦之（進士名蕚其兄名華）

坐久香風斷續過入心文字不嫌多還尋邃密深沉句他日重逢柰若何

復過廣陵道中

一夢迎鑾已十年再來心跡總依然踈簾復對青山捲誰信看山獨有緣

借居三塔菴

野寺蕭條一老僧粥鐺茶竈煑枯藤夜牕對我渾無語自去堂前供佛燈

連日客至

庭草朝來滿意青屐痕交處便凋零從前不是逢迎懶恐誤諸公伴獨醒

送魏良輔秀才還新建（四首）

萬木邊江葉盡稀玉人初抱五經歸懸知後夜趨庭夢長共孤雲斷續飛

客路風霜日夜嚴行裝携去幾重氊丁寧莫怕寒侵骨耐得寒時骨更堅

千里琴書入故村朋來何惜酒頻溫也應問訊村南北兵後耕牛幾具存

鷄鳴山下小齋幽曾訝明珠暗裏投千古斯文期共學科場容易出人頭（共學非爲科場計也當識此意）

次韻奉答守菴叔父（二首）

百年詩酒樂時雍清比梅花勁比松長憶橋門聯上壽舉觴惟願福來崇

官寺原因地勢高宦情常苦送迎勞何如伴賞東林竹笑把銀黃等一毫

用前韻奉寄壽官伯父（二首）

翩翩飛鷺滿西雍老鶴相依只澗松高岸烏紗摩醉眼救時勳業付姚崇

四峯騈聳一峯高好景長牽客夢勞拙宦有年無寸補何如羸取伯成毫

用前韻奉寄西阜叔父（二首）

初度曾經七著雍坐看西阜長高松簞瓢陋巷詩千首身自居貧德自崇

仕路崎嶇不出高有心那得為人勞細僉大押干何事枉費山中萬兎毫

連被公薦不果用士夫有見慰者因賦短章（三首）

朝朝無事也升堂退坐寒齋日正長大學中庸頻料理不知身外有軒裳

江漢秋風月夜清一壺聊對菊花傾人心自有光明處變化無端是五行

伊洛淵源世所宗高談性理半雷同若無上蔡除根力遠隔程門一萬重

蕭生循威為余寫真復作小影傳其家因題一絕

循威運筆有家風能與衰顏借壯容十載江湖心事苦不知多少見眉峯

送三坰宗姪邦圍（二首）

朝耕暮讀承家早冀北滇南識路多數酌金陵官舍酒醉來詞氣亦平和

吾宗子弟森森在愛尔青年頗自強勤儉兩言行到底管敎門戶日輝光

送求古叔還鄉（四首）

薰風一棹入秦淮為惜多年出處乖官舍晩烟人吏散燈前觴詠兩開懷

家庭肅穆團三從肝膽輪囷總一身況是早年曾共學縕袍那羨錦衣新

平生經義千篇在老去心情七字能得喪飽經知有命當杯何惜醉騰騰

兩月清談未覺窮歸裝何事復匆匆匡時愧我渾無術悵望東林舊竹叢

吳台樓重修清風亭有述次韻（二首）

重把粟萬葺舊椽楣間珠貝復齊編清風暫作頌臺主黃閣還公未老年

竹色青疑上采椽翁陰涼可玩遺編詩成每向花前酌酌到梅花又一年

庚辰閏八月十四日冒雨發郡城

杪秋涼雨濕行轎山路泥深費折旋多病不堪來往
數可能頑石補青天

安成道中有感

碧水澄潭岸影斜夢中曾繫遠行槎分明只欠深秋
景黃土墻頭匾荳花（四五月間夢往安成中途棄舟登陸亦忘之矣是日行邊所見恍然有悟乃夢中景也異哉）

後中秋夜分宜公館對月

秋再中時月倍明倚闌東望不勝情奉親堂上諸孫
子歌舞還應到幾更

袁城謁韓文公祠羅守質夫復請登宜春臺一
覽

渾厚文章百世師冊青香火郡人思宜陽水石應堪
顧不似潮陽謝上時
高臺孤起郡城中表裏山川四望通賢守愛民還好
客等閒那肯著遊蹤

次宣風館

幾間官屋百家村四簋殷勤禮意存壁上題詩渾欲
滿紗籠塵蝕豈須論

次萍鄉

邑小猶能滿萬家山耕溪釣足生涯倦來不暇聽更

鼓鼙覺東牕月已斜

次醴陵

公館憑高得暫停咨詢欲罷見疎星淥江（縣前江名）近繞
蕭墻過江外群山晚更青

宿荷塘鋪

茅屋零星十數家溪山深處有公衙一杯暖脚還高
詠稿就燈前字半斜

次臨湘驛

岡阜連延半隱陴清湘如帶曲通池猶聞屈賈悲傷
賦不見朱張切磋時

早發長沙守貳追至北關揖別

半窻斜月淡寒輝輿隸喧聲徹枕帷行客計程常起
早可煩顛倒郡侯衣

次湘陰

城下湖波欲漫梁燭行遥見太師坊（夏忠靖公家）太師名
德聞來久貧到諸孫德更光（聞公諸孫共有山田僅數百畝）

次大荊驛

山館停車坐夕陽芭蕉新葉過簷長吾心已覺渾無
事是處安身總不妨

登岳陽樓

黏天秋水淨無瑕極目東南感慨賒心體本來包四海相如詞賦為誰誇

次鴨欄驛對岈

斷山偃蹇卧中流山下平鋪一片洲茅屋人家生理薄酒帘斜拂釣魚舟

次魚山驛

斷堤疎柳簇茅廬土著無多半客居誰似李家兄與弟共將名字顯嘉魚

江行即事

秋晩江湖漸落槽兩涯曾架逐塲高低田水泛常艱

食鮮食堪求豈憚勞

過牌洲驛

地平山迥渺洪流西嚙東吞得自由道是牌洲須記取驛樓仍在水中浮

望金口

早泛扁舟閱二梁山川形勝憶興王寧知此日過金口眼界雖同志未償（金口兩岸皆山相去甚近絶似東西二梁但不及二梁之雄壯荆江洞庭之流至此始為所束）

至金口登高一望

生受輿夫路草茅登臨何止助風騷殘山點點浮鵝鴨阻截狂瀾恨不高

次漢陽

漢陽城下暫停舟江樹湖雲一片秋千古神功存大别隔江黃鶴亦高樓

次蔡店驛

一飯行行兩舍交饑來仍念僕夫勞驛樓已近泥塗隔笑指厨烟上柳稍

過漢川縣

一塞圓聳映湖明却借名川表縣名城市蕭條官吏少鵲袍猶喜見諸生

次劉家隔

複渚重湖接漢川劉家名隔是何年南來北去尋常事樹杪風帆後或前

次應城縣

艤舟湖岸路初平野色蒼茫入應城中道不堪風雨惡燎衣猶自到天明（自劉隔舟行三十里始登岸又二十里而風雨大作車帷盡裂衣靴皆濕透）

至德安駐城南金泉寺

環寺山重竹樹稠繞城江曲淨含秋僧家亦有奔忙日只為征驂一夜留

壽府免見遣官來賜羊酒
靈光伊邇愧塵容肥羜芳尊禮意濃因憶
先皇虞蜀險愛深同氣此移封
途中見野菊盛開有感
荻籬黃菊手親栽豫擬清香溢壽杯庭戲跡遥憐野
摘馬頭三嗅獨徘徊
次應山
遠山崷崒近坡陀千室深藏宛一窩莫道窩中無勝
槩須知平地有風波
過恨這關

恨這關頭一問名浪傳先主恨難平居民却有無窮
恨家落黃巾半死生（因問關名下人以劉先主事對且及往年狂賊劉六之慘云一縣死者以數千計）
次郾城公館
重門深院小廊徧茗椀薰鑪坐有氈猶憶荊湖山色
好望窮來路渺雲煙
次信陽州
野樹蕭疎見女墻沙灘清淺競褰裳城中宦達知多
少曾向南宮識二良（張常少雲何憲副景明皆壬戌進士其年余備員同考也）
次明港公館
午飯長亭已渡淮夕陽明港坐空齋盤飧復自官廚
出一飽應慚始願乖
次確山
幾輩酣嬉老太平兒孫辛苦築堅城西山不管人間
事長向秋空閣晚晴（邑西南一帶皆山壬申兵燹甚酷）
九日確山早發見菊花有感
客裏重陽也自佳山城初日見黃花遥知仲季娛親
處應念驅馳驛路賒
次遂平
詩與多應似確山不堪重疊叙艱難環城樹色青青

在休把安色托抱關（自確山歷遂平西平郾城臨潁皆經劉賊殘破城皆新築）
過西平
片片秋田總過犁滿原晴色樹高低欲從父老諏生
聚清晝無緣駐馬蹄
次郾城
渡口孤舟往復頻兩行燈火入重闉途長馬瘦饑僮
僕橐有餘糧猶覓薪（未至城數里渡一小河舟往回數次始畢夕炊柴不足旋取之久而後至）
過臨潁
潁水趨淮日夜流幾經名縣又名州懸知潤及都蒙

福遠近無煩子細求（縣名臨潁而去潁良遠）

次許州

麥田微綠柿林丹豐歲從知闔境安聞道德星渾未識不辭深夜倚闌干

過長葛

一番朝雨靜浮埃長葛雲林望裏開風動輕帷如有意好山東面送青來

次新鄭

劈面崇墉帶淺河後肩隨踵上南坡車徒未了逢迎事又報公差御史過

次鄭州

已有輿梁屬要津應無芍藥媚芳春萑蒲澤畔安然過始信孫僑是愛人

次滎澤

星蓋風帷夜復晨日中滎澤偶停輪不知濟脉今安在欲濟洪流且問津

登西城望廣武山

蓋世英雄百戰休黃河依舊繞山流斷垣廢壘蒼茫外斜日西風獨倚樓

途中憶長兒生朝

節過重陽候欲遷來弘曾憶手親懸承家要是身先立細數今年是立年

渡黃河

汀樹風微水不波急催輕棹過黃河河流曲折渾無定憑仗稍翁涉歷多

次亢村驛

過却黃河走退灘人煙寥落北風寒亢村有驛無完榻聊託羸軀一夜安

次新鄉

客遊那免犯泥途舉趾淩兢愧僕夫暫入新鄉如故里夕陽庭院老槐踈

過衛輝

有斐詩篇豈鮮亡無名公跡故難荒風埃不辨泉源處惟見清流繞郭長（御河也在郡城北）

次淇縣

盡日衝風野氣昏肩輿辛苦到淇門豐年不了庄家債薄酒無煩注滿尊（淇水在縣南二十里清而淺年豐而酒甚薄民之貧也可知）

過宜溝驛

宜溝南北棟交加地拱邦畿錯犬牙驛吏逢迎無別語趣墟叢棗告燒茶（驛南牆外乃濬縣地斗入衛彰二郡界中）

次湯陰（岳飛故里）

閥閱爭高王氣銑鄂王祠廟更岧嶢湯河未過先聞說山雨多時也漫橋

過彰德

日中猶未减風稜把酒安陽慰夙興韓氏墓田人共保不須多事問西陵

次磁州

河北風沙五日程磁州初到目增明高門小户多光潤應是州家政理平

過邯鄲午飯有葷

幾為膏粱錯用心饑腸吾已慣芝葷（蘭）邯鄲夢巧渾難說七字哦成付賞音

次臨洺驛（古洺州也）

煙火星攢約萬家斷垣猶自繞坡斜邏旗戍鼓朝還暮應有童逢隱絳紗

過沙河縣

十里浮沙一帶河冬來惟是攝衣過民間大欠耕桒地霖潦無端占却多

次順德

山勢遥連澤潞長樓臺高壯壓龍岡岡頭定有寒泉

疑是得字

伏玫井隨宜也不妨（城中水泉多漬龍岡攢亘東西郡子城在焉）

過内丘

迎 駕心忙驛路脩雙旌聊為一簞留帝丘往事粗能憶忙裏無從問内丘

次栢鄉

遠樹浮青認栢鄉近城惟見滿林桒不知縣吏清平否試問家餘帛幾筐

過趙州聞伍朝信都憲以迎
駕東行僅先數刻

我自南來憲節東趙州城裏各匆匆承 恩正屬旋鑾日會向 蒼龍闕下逢

次欒城（九月二十三日）

來到欒城更着忙曉庭袍笏自熏香黄昏不見雙鳧影三五空餘鴈鷺行（令以下皆託言他出庭參惟數吏耳）

過真定

北嶽横分第一支滹沱南抱正流澌昔人話好行還憶玉食無忘麥飯時

未至伏城驛數里天已晩有數騎睥睨林間整
備而過

前路迢迢日漸沉怪形疑影隔林陰气君琴鶴渾無

用留慰衰翁晚歲心

新樂道中

一年官路幾回脩差盡丁男到白頭縱有不平猶實地往來車馬莫深愁

發定州（二首）

野性從來酷愛山不辭終日對孱顏 嶮巖 定州城外山偏好誤送征車入帝闕

泝路霜消日正東淺青濃黛滿晴空車帷礙却觀山眼欲去帷時又怯風

次慶都

深池流水出山長公館高槐蔭女墻題壁自慚非作者端居誰信發天光（察院壁間有林粹夫都憲詩刻二）

次保定

千里王畿得右肱三關西去鐵為城欲求士飽民安日符鑰須還授老成

聞

聖駕已次臨清喜而有作

江南花木競春深塞上風雲逼歲陰愛日倚需長一線管窺應得見天心（冬至已近）

過安肅

萬瓦無霜曉更寒羸軀偏覺舊袍寬日中一飯方停筋又報前驅已跨鞍

過白溝河

高柱長梁跨急流淡雲寒日使人愁兵家幾度分成敗青史千年記白溝

次涿州

心感隨緣只自知涿州城下又題詩軒轅一戰渾餘事想見山龍黼黻番

次良鄉

琉璃河上俯琱闌第一臺前見北山未入春明心已

慰五雲光護六龍還（河在縣南四十里有石橋頗工察院有天邊第一行臺之榜乃同年謝汝為所題所經河北郡邑惟良鄉正北負山云）

柬同里曾氏諸親（二首）

晴明天色中和酒九世依然共一堂（自國大公至弼宇行計之也）知是源深流亦遠秪應相好莫相忘

忿來不管珠弾鵲惑解真成鐵化金物我平觀無一事眼前何限好光陰

確齋為禮舍豐城王克振題（二首）

經營世業紆長筭進止王門肅令儀機巧紛紛都看破了知誠確是根基

交情舊與中郎稔今日題詩更及君想見暮年多樂事佳兒佳壻總能文

長兒琰行年四十族長老而下皆辱來賀兒頗任事宗祠之建預有勞焉是日榜刻適完予亦良喜因憶前十年趨　召北上途中值吾兒生朝曾寄一詩勉之今用原韻賦詩二首見意

西岡元自闕城遷新榜宗祠易舊懸爭賀吾兒今四十徵勞差可慰髙年

深愛寧隨外物遷寢門晨夕寸心懸果然百歲從天

賜看汝班斕七十年

自題半影

安卧煙霞歲屢移清癯渾似布衣時等閒開卷非無益只悔平生學道遲

早以儒冠對　紫宸　三朝遭際忝臣鄰　深恩未報身先老為語兒曹合致身

次兒玥以國子生登名仕版選期且及猶戀戀庭闈余以大義督之乃束装北上行有日奉所藏余半影請識一言欲時時瞻誦以圖無忝余方作行誨未就姑題七言絶句二首于上詞雖不足而意則有餘矣吾兒勉之嘉靖辛卯春二月既望

久雨次韻吳甯菴小詞二首

不信東南天也漏川原湫湫都平愁聞簷溜短長聲鳥慵兎怯那肯任為晴　了事椶簑披欲綻青苔坐滿南屏朝朝望闕眼雙明陽開陰閉元后亶聰明

右調臨江仙

祈禱精誠空自許得勢豐隆肯聽風排去薪米經營誰得住舟行却是人行路　時事關心朝復暮禹甸茫茫不見栽秧處珠網低垂紛亂緒梁間燕子都無語

右調蝶戀花

整菴先生存稿卷之二十

懋菴先生存稿跋

右懋菴存稿二十卷乃

太宰兄手自校定者欽德得而讀之何其言之斐然也蓋從容法度之内而自著巧力之全清而醇贍而偉奥不類於藏謎古不至於聱牙衆美備矣中間因事論事據理說理以人品人考德表德篇各立意變化無方不可占其經濟之具博約之功長厚之存哉古近體詩亦與文稱於戲一代作者兄其是耶顧欵藏之篋以示夫后人曷若鋟之梓以傳諸人人庶館閣宗工山林儒碩有欲為

皇明文選之續者得以按圖而索駿馬不亦可乎不然玉光劍氣固自有好之者出之

嘉靖甲午春三月十有七日弟欽德拜書